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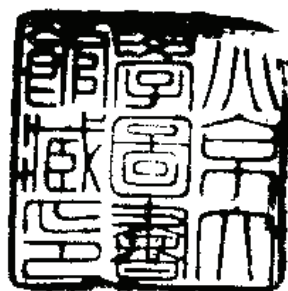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四册

集部第一四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蘇詩摘律六卷 〔宋〕蘇軾撰 〔明〕劉弘集註 北京圖書館藏明天順五年劉弘王璽刻本……一

支離子詩一卷 〔宋〕黄希旦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鈔本……六八

山谷老人刀筆二十卷 〔宋〕黄庭堅撰 北京圖書館藏元刻本(卷十六至二十配鈔本)……八一

黄太史精華錄八卷 〔宋〕黄庭堅撰 任淵選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六年朱承爵刻本……二〇七

後山居士詩集六卷逸詩五卷詩餘一卷 〔宋〕陳師道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陳唐活字印本……二六一

舒雙峰先生存稿六卷 〔宋〕舒邦佐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崇禎舒日敬家刻本……三四四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十五卷文集選二十九卷首四卷(一) 〔宋〕李綱撰 〔明〕左光先 李春熙等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四一六

蘇詩摘律六卷

〔宋〕蘇軾撰　〔明〕劉弘集註

北京圖書館藏明天順五年劉弘王璽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蘇詩摘律六卷》提要

蘇詩摘律序

東坡蘇先生詩若干卷乃龜齡王先生纂集一以所咏之題分類故五七言絕句律詩與古選長短歌詞雜收而並載焉奈何後學者於之篇不能成誦處輒生厭思併律束諸高閣所以先生之詩

湮沒聲采而未能振耀于世予一日温習舊業得龜齡先生纂集誦之頗窺蘇律覺髮意趣公退之暇摘取若干首類抄諸儒句解於其下間亦僭竊妄補一二皆圈以自別集成名曰蘇詩摘律將貽諸家塾以便自觀時進士邑人王璽大

用教諭吉水曾進迪常吟壇契家
也見而恍之重屬爲士君子者焉
遂相與僦工鐫刺以傳嗟夫詩所
以吟咏性情貴乎自然流轉不必
摘剔新奇搜羅怪異與夫一字一
句之來歷然或自然有來歷奇異
復不失其性情之正乃所以爲美

不可得而及先生之詩詎不謂如
此乎但其援據閎博指趣深遠將
謂摘剔新奇搜羅怪異也殆不知
先生吟咏之際自然與性情俱出
隨筆融化耳先儒謂如武庫乍開
干戈森然豈虛美哉學者苟於此
口誦而玩味焉則先生全集之堂

興當自得之
天順五年夏六月上日直隸大名
府開州長垣縣知縣前鄉貢進士
常之無錫鶴叟劉弘超遠序

蘇詩摘律卷第一

長垣縣知縣無錫劉弘集註

新城道中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絮
帽樹頭初日掛銅鉦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
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葵燒筍餉春耕
身世悠悠我此行溪邊委轡聽溪聲散材畏見搜林
斧疲馬思聞卷旆鉦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
官清人間岐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

按趙次公曰銅鉦今所謂鑼也卷旆鉦之鉦
子由的書繞似於詩鉦人代鼓鼎耕即論
語長沮桀溺耦而耕之意

別黃州

病瘡老馬不任鞿猶向君王得敝帷桑下豈無三宿
戀樽前聊與一身歸長腰尚載撐腸米闊領先裁蓋
癭衣投老江湖終不失來時莫遣故人非

予按楚辭注鞿在口曰鞿瘦則的其注
頭辟也故人多者變時先生竟移汝州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先生依舊廣文貧老守時遭醉尉嗔汝輩何曾堪一
笑吾儕相對復三人黃雞催曉淒涼曲白髮驚秋見
在身一別膠西舊朋友扁舟歸釣五湖春

按先生指明叔言廣文鄭虔故事明叔
籍在密州人前故稱老守指禹功醉尉
慎乃故將軍李廣過霸陵尉醉呵故事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

三年三蹋過淮舟款段還逢馬少游無事不妨長好
飲著書自要見窮愁孤松早偃元非病倦鳥雖還豈
是休更欲河邊幾來往秪今霜雪已蒙頭

按款段即馬少游所謂騎款段馬之意
長好飲乃庠前對床吟無事故好飲窮
愁出史記虞卿傳虞卿非窮愁亦不能
著書以自見於世云

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懽勞遠
夢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浮舟減
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傾髮間白曰二毛帆受風如腹細水流石上
波如魚鱗故曰石鱗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着玉堂仙。江雲漠漠桂花濕，梅雨翛翛荔子然。聞道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論錢。恰從仲武來弘景，便向羅浮覓稚川。

李肇曰唐史若仗在紫宸內閣則起居舍人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 次公曰翰林院公廳謂之玉堂○陶弘景掛冠神武門葛稚川居羅浮山

白塔鋪歇馬

甘山廬阜鬱相望，林隙熹微漏日光。吳國晚蠶初斷葉，占城早稻欲移秧。迢迢澗水隨人急，冉冉巖花撲馬香。望眼盡窮千里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故流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

老去仍棲隱海村，夢中時見作詩孫。天涯已慣逢人日，歸路猶欣過鬼門。三策已應思賈讓，孤忠終未赦虞翻。典衣剩買河源米，屈指新篘作上元。

不用長愁掛月村，檳榔生子竹生孫。新巢語燕還窺硯，舊雨來人不到門。春水蘆根看鶴立，夕陽楓葉見鴉翻。此生念念隨泡影，莫認家山作本元。

悟生生明詔擢月海十鬼門關乃廣南西路容牛二州界賈讓哀帝時進治河三策虞翻以直有酒失孫權放於交州本元先生自江鄉寄旅於海上未必以家山為是本元

扈從景靈宮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宿霧，祝融驂乘破朝寒。英姿連璧從多士，妙句鏘金和八鸞。已向詞臣得頗牧，路人莫作老儒看。

唐李絳為翰林學士進破虜之策上曰吾不意頗牧在吾禁中

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書呈同院

微霰疎疎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何時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

和同年草堂

不用長竿矯繡衣，南園北地兩參差。青山有約長當

戸流水無情自入池歲久除醲渾欲合春來楊柳不
勝垂主人不用怨怨去正是紅梅着子時
阮咸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
阮富七月七日咸晒錦綺衣服咸貧乃
以竿掛犢鼻褌於庭此詩初句借此

意來

平山堂次王居鄉祠部韵

高會日陪山簡醉狂言屢犯次公醒酒如人面天然
白山向吾曹分外青江上飛雲來北固檻前脩竹憶
南屏六朝興廢餘丘壠空使衰雄笑寧馨

寄題刀景純藏春塢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抛造物陶甄
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低戸暗櫻桃爛熟滴
階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襄陽龐德公隱居峴山元直並操舟造
其家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

南來不覺歲峥嶸坐撥寒灰聽雨聲遮眼文書元不
讀伴人燈火亦多情嗟予潦倒無歸日令汝蹉跎已
半生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長檠

心衰面改瘦峥嶸相見惟應識舊聲永夜思家在何
處殘年知汝遠來情畏人默坐成癡鈍問舊驚呼半
死生夢斷酒醒山雨絶笑看饑鼠上燈檠

落第汝爲中酒味吟詩我作忍饑聲便思絶粒真無
策苦說歸田似不情腰下牛閑方解佩洲中奴長足
爲生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翻翻不受檠
坐來情退之示孫湘故事牛閑解佩
乃渤海太守龔遂教民賣劍買牛之意
洲中奴長則李衡謂其子曰吾龍陽洲
上種橘千株歲可得絹千疋之事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
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
主人林氏媪出應白髮青裙少寡
獨居二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
之

縹蔕緗枝出絳房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
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籬破
屋爲誰香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
佛桑其花紅重葉如桑有桑一條長
文朝生暮落

贈張道人

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父造物小兒如子何寒盡山中無曆日雨斜江上有漁蓑神仙護短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

漢費長房見市中一老翁懸壺賣藥市罷入壺東漢蘭子訓見百歲翁自說如見子訓顏色不異後入於長安東灞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武帝時李少君從武安侯席中謂九十餘歲老翁之大父游射處蓋老翁兒時隨行識之一坐皆驚杜審言病中言甚為造化小兒相苦醉踏歌乃藍采和故事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塵妙質本來空更積微陽一綫功照夜一燈長耿耿閉門千息自濛濛養成丹竈無煙火點盡人間有暈銅寄語山人停伎倆不聞不見我何窮

李學曰誘嚴經云又郁山析塵入空者用幾色相合成虛空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皆和予亦次韻

聊為不死五通仙終了無生一大緣獨鶴有聲知半夜老蠶不食已三眠憐君解此人間夢許我來逃醉後禪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

佛六通神仙五通不死而已傳灯錄云不生不滅夜半陽生於子鶴氣類相感而鳴吳蠶三眠乃老醉後禪即醉中往往覺逃禪何中來也

永和清都觀道士童顏鬢髮問其年生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鏡湖勅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羈枕未容春夢斷清都宛在默存中無邊佳境橫兒去試問行年與我同自笑餘生消歲劫半篇清激百灘空

唐賀知章謝事歸越勅賜鏡湖一曲玉局在成都趙次公曰列子周穆王造化人之居而左右曰王默存而餘則先生自謂予與劉器之同發虔州江水忽清漲丈餘贛石二百里無一

見者每永和毬之鮮州先去予獨游清
都作此詩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苦而腴祇有琴聰與蜜殊語帶烟霞從古
少氣含蔬笋到公無香林乍喜聞鶯鶴古井惟愁斷
轆轤為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是詩奴

錢塘有僧思聰善琴故曰琴聰安州有
僧仲殊辟穀常啖蜜故曰蜜殊先生自
註李太白云他人之文如山無烟霞春
無草木蔬笋有酸餡氣古井斷轆轤乃
唐令狐長壽寺壁詩中來島指賈島賈
初為浮屠名無本何則可明韓贈無本
詩盖頌裕之故莫輕許詩奴之語由此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汙人但怪雲山不改
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少遇物無情句
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嗅看雪浪滿衣巾

專思慶元專樵舉問障山帆曰元觀麼
汙人佛書云月絲千江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巉第幾尖深谷野翁毛羽
怪上方仙子鳳鸞纖不慿弄玉騎丹鳳應逐姮娥駕
老蟾澗草巖花自無主晚來蝴蝶入疎簾

秦穆公女弄玉妻蕭史蕭善吹簫教弄
玉作鳳鳴一旦鳳凰來集其屋公為作臺
弄玉乘鳳蕭史乘龍而去宋接曰姮娥
羿妻也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
竊之奔月託身月中月有蟾蜍之象焉

樓觀

門前古碣臥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長有幽人悲晉
惠強偷黃庭學秦皇丹砂久穿井水赤白朮誰燒厨
竈香聞道神仙亦相過只疑田叟是庚桑

臨汜縣有廖氏家世壽後他人居其故
宅疑井水赤掘井傍得丹砂數十斛乃
丹汁入井之故白朮除惡氣焚則香李
亭曰莊子云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
得老聃之道北居畏壘之山先生自注
秦始皇始立老子廟於觀南晉惠始修
此觀故詩中悲晉惠學秦皇之語正
道其實

同諸平顗遊棲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往返四日得十一詩寄舍弟子由同作

鳥噪猿呼晝閉門寂寥誰識古皇尊青牛久已辭轅軛白鶴來時訪子孫山近朔風吹積雪天寒落日淡孤村道人應怪遊人眾汲盡階前井水渾

老聃乘青牛薄板車丁令威化鶴歸集遼東華表柱上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

萬里家山一夢中吳音漸已變兒童每逢蜀叟談終日便覺峨眉翠掃空師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

第一卷 十二

無功明年採藥天台去更欲題詩滿浙東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臥病退院

夜聞巴叟臥荒村來打三更月下門往事過年如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論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惟有孤栖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

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

春時臘酒照人光歸路春風灑面涼劉氏宅邊霜竹老戴公山下野桃香巖頭匹練兼天靜泉底真珠濺客忙安得道人攜笛去一聲吹裂翠崖岡

書普慈長老壁

普慈寺後千竿竹醉裏曾看碧玉緣倦客再遊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參白足知禪味苦厭黃公聒晝眠惟有兩株紅百葉晚來猶得向人妍

曾武將樸置如天下祇爲白足和尚羅摩詰辭飲食不絕却以禪說爲味黃公謂黃鸝也

與毛令方尉遊西菩提寺二首

推擠不去已三年漁鳥依然笑我頑人未放歸江北路天教看盡浙西山尚書清節衣冠後處士風流水石間一笑相逢那易得數詩狂語不須刪

第一卷 十三

晉吳郡守鄧攸稱疾去官吳人歌曰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魏毛玠典選舉最清儉毛令乃其後桐廬方干爲徐鉉所器重惟姿態山野咨不登第時號爲方處士

路轉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雲自占東西嶺明月誰分上下池黑黍黃粱初熟後朱柑綠橘半甜時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郎取次知

李厚曰王羲之謂謝安曰但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

雪後到乾明寺遂宿

門外山光馬亦驚 階前屐齒我先行 風花誤入長春苑 雲月長臨不夜城 未許牛羊傷至潔 且看鵝鸛弄新晴 更須攜被留僧榻 待聽摧簷瀉竹聲

按續日吳王有長春苑

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 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 明日忌日也 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 以贈長老仙公 仙公撫掌笑曰 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火 豈此祥乎 乃作是詩 院有蜀僧宣逮 事訥長老識先君云

石耳峰頭路接天 梵音堂下月臨泉 此生初飲廬山水 他日徒參雪竇禪 袖裏寶書猶未出 夢中飛蓋已先傳 何人更識嵇中散 野鶴昂藏未是仙

雪竇禪師居四明 賜號明覺 或人謂 識嵇紹稠人 其昂昂如野鶴之在鷄羣 王戎曰 未見乃父 嵇中散耳

廣州蒲澗寺

不用山僧導我前 自尋雲外出山泉 千章古木臨無地 百尺飛濤瀉漏天 昔日菖蒲方士宅 後來薝蔔祖師禪 而今只有花含笑 笑道秦皇欲學仙

上簡頭陸寺碑云 [illegible] 下臨無地 [illegible] 則言非壽 [illegible] 天之漏 長蒲方士宅 乃因 [illegible] 傳安期生之故居也 維摩經云 如人入薝蔔林中 唯嗅薝蔔 不嗅餘香 傳燈錄 [illegible] 謂香嚴禪師曰 汝只得如來禪 未得祖師禪 今以是為名 此地多有始皇 安期家語

三百年不傳道

留[illegible]

眇渺疏林集晚鴉 吟村烟火梵王家 幽人自擇千頭橘 遠客來尋百結花 浮石已乾霜後水 焦坑閑試雨前茶 秖疑歸夢西南去 翠竹江村遶白沙

百結花江南有 [illegible]

次韻楊褒早春

窮巷淒涼苦未和 君家庭院得春多 不辭瘦馬騎衝雪 來聽佳人唱踏莎 破恨徑須煩麴糵 增年誰復怨羲娥 良辰樂事古難并 白髮青衫我亦歌 細雨郊園聊種菜 冷官門戶可張羅 放朝三日君恩重 睡美不知身在何

踏莎曲名 羲娥謂日娥月也 張羅翟公

雅廷尉故事

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曾元翰

堆盤紅縷細茵陳巧與椒花兩鬭新竹馬異時寧信
老土牛明日莫辭春西湖弁水猶能畢北寺觀灯欲
及辰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為何人

出皇竹馬郭細侯故事潤州北寺灯七

元最戲詩云頭二二則嚏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

蕭索東風兩鬢華年年幡勝剪宮花愁聞塞曲吹蘆
管喜見春盤得蓼芽吾國舊供雲澤米君家新致雪

坑茶燕南異事真堪記三寸黄柑擘永嘉

建茶產處乃郡東曹坑温州永嘉出柑
此處亦有柑故以為言

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

使君置酒莫相違守舍何妨獨掩扉静看月窓盤蜥
蜴臥聞風幔落蛜蝛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殘時汝
欲歸搔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

在京日蜥蜴在壁曰蝘蜓負黍虫曰蛜
蝛道大公内故事上元夜貴戚宮人以
黄柑遺近臣謂之傳柑東方朔割肉懐

歸曰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追和戊寅歲上元

春鴻社燕巧相違白鶴峯頭白板扉石建方欣洗牏
厠姜龐不解歎蠨蝛一龕京口嗟春夢萬炬錢塘憶
夜歸合浦賣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

杜穎曰前漢石建為郎中令事親孝謹
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
取親中裙厠牏身自澣洗焉次公曰後
漢姜詩妻龐氏事姑至孝不解嘆蠨蝛
其蛸蝛見東山詩蓋婦人嘆其夫出而

伊威在室也言春夢錢塘夜歸之句
下謂先生自許其實泣牛衣乃前漢王
仲卿疾病無被臥牛衣中泣對妻子故
事

和子由寒食

寒食今年二月晦樹林深翠已生烟遶城駿馬誰能
借到處名園意盡便但挈酒壺那計盞偶題詩句不
須編忽聞啼鴂驚羈旅江上何人治廢田

此詩先生謂今年寒食在二月晦樹林
深翠生烟已見春色濃矣非無為此假

不來記取城南上巳日木綿花落刺桐開

李白詩集中有尋城北范居士失道落
蒼耳後漢龐德公隱鹿門司馬德操徐
元直嘗造之值龐上冢命其妻作黍罷
回盡歡三國志管寧避難居遼東前漢
王式薦為博士被江公所辱式謂諸生
曰我本不欲來為衆所彊遂謝歸

九日次韻王鞏

我醉欲眠君罷休○已教從事到青州○吳霜鏡我三千
丈詩律輸君一百籌○閑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
南樓○相逢不用忙歸○明日黃花蝶也愁○

陶令性嗜酒醉則謂人曰我醉欲眠君且
去矣桓温有主簿善別酒好者為青州從
事惡者為平原督郵呂文穆戲時縉胡旦
父遇呂甚薄後與呂談詩旦後謂御批淡
明年呂爲中甲科寄聲於旦曰渴睡漢狀
元及第矣旦曰待我明年來第二人及第
輸君一籌李商隱師令狐楚常呼楚子綯
為郎君綯後為學士商隱謁而不見因有
郎君官貴東閣重窺之句老子南樓乃

庾亮在武昌秋夜登樓故事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雲間朱袖拂雲和○應是長松掛女蘿○髻重不嫌黃菊
滿○手香新喜綠橙搓○墨翻衫袖吾方醉○紙落雲烟子
患多○只有黃雞與白髮○玲瓏應識使君歌○

周禮有雲和之琴瑟李白寄遠詩秦納
有添意青松交女蘿○趙次公紀壹番舉
髻日一枝筆月較九點頭似如竹筒盛
皆累揮筆謂陸機曰人患才少子患才
多玲瓏乃樂天醉歌語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
歲○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腳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
髮稀○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南來三見歲云徂○直恐終身走道途○老去怕看新曆
日○退歸擬學舊桃符○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尋病
客鬚○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

此二詩先生因除夜之事以寄旅情感之
意守歲乃故鄉風俗○恐卻日曆新年也
菴名古人居菴作酒因以為名

次述古目杆次堂求門夜歸

娟娟雲月稍低仰斂斂星河半隱山泉鑰未收清夜永鳳簫猶在耳微聞疎風琵緗經絃杵香霧凄迷著鬢鬟共喜使君能散樂萬人爭看火城還

續曰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也公曰疑淳則風琴爭之稱也李曰李肇國史補大長蠟漏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樊籠火炬送二火城

十月十五觀月黃樓席上次韻

中秋天氣未應殊不用紅紗照坐隅山下白雲橫匹素水中明月卧浮幽未成短棹還三峽已約輕舟泛五湖為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

言月色甚好然洪中共次則味其所見之景及其所臨之情末乃惜別而已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風吹河漢掃微雲步屧中庭月趁人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攙春遙知金闕同清景想見氈車輾暗塵回首舊遊眞是夢一簪華髮岸綸巾

次公曰哀樂步屧白裯郊口屧履也毡車以毡裹車取其暖而不響眠非所劣

月夜之興末二句則追嘆平生而已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

岐陽九月天微雪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無事屋廬深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簪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傳問西琛

次公曰岐陽即鳳翔府也師曰公為鳳翔簽判太守陳公弼命公兼府學教授次公曰貂裘蘇季子之裘也乘傳所以為使○悵景蕭條官居冷落情思傾傷因服貂裘曰堪出使則英邁之氣自若矣

江上同舟詩滿篋鄭西分馬涕垂膺未成報國慙書劍豈不懷歸畏友朋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與誰登遙知讀易東窗下車馬敲門定不譍

續曰左傳引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次公曰先生與子由之於易蓋家學也此指言子由在京師懷遠驛之東窗○同舟席味臨岐涕泣兄弟真情乃介次則感嘆惜別之意存焉末復勉子由不忘于學

立秋日偶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百重堆案掣身閑，一葉秋聲對榻眠。牀下雪霜侵户月，枕中琴筑落堦泉。崎嶇世味嘗應遍，寂寞山棲老漸便。惟有悶懷忘尚在，起瞻雲漢更茫然。

大公曰淮南子一葉落知天下秋○詩言擬究前此而有月色泉聲之美因言嘗遍世味艱苦不覺山棲清淡老來相按末則無有猜雨之意

癸丑春分後雪

雪入春分省見稀，半開桃杏不勝威。應慚落地梅花識，却作漫天柳絮飛。不分東君專節物，故將新巧發陰機。從今造物尤難料，更暖須留御臘衣。

大公曰愼之雪詩譏弄陰機○詩言春分後未許有雪半開桃李不禁此寒威然雪之則形容春雪之意不必强解諷諭時事說末言春深當暖今復雪寒造化難料如此自後寒衣亦須常備不可放定不可忘危猶不可忘雪之意

有美堂暴雨

遊人脚底一聲雷，滿座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十分瀲灔金樽凸，千杖敲鏗羯鼓催。喚起謫仙泉灑面，倒傾鮫室瀉瓊瑰。

續曰李白待詔翰林唐明皇度曲欲造新詞李白已醉於酒肆召入宮宮人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刻成十餘章任昉述異記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綃臨去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予主人大公曰詞章比雨之暴耳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

大公曰馬耳山名也與臺相對

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

厚曰道經以項肩骨爲玉樓眼爲銀海起粟爲凍起肉上爲生粟按日雪宜麥

而作悅

謝人見和前篇二首

已分酒杯欺淺懦敢將詩力鬬深嚴漁蓑句好真堪
畫柳絮才高不道鹽敗履尚存東郭足飛花又舞謫
仙簷書生事業真堪笑忍凍孤吟筆退尖

按口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衣弊
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
人皆笑之○以李白詩飛花送酒舞前
簷

九陌淒風戰齒牙銀杯逐馬帶隨車也知不作堅牢
玉無奈能開頃刻花得酒彊歡愁底事閉門高臥定
誰家臺前日暖君須愛冰下寒魚漸可叉

雪中以收詩云張秋手底事

雪夜獨宿柏仙庵

曉雨纖纖變玉霙小菴高臥有餘清夢驚忽有穿牕
片夜靜惟聞瀉竹聲稍壓冬瘟聊得健未濡秋旱若
爲耕天公用意真難會又作春風爛漫晴

師以韓詩外傳雪花獨六之實○世傳有
雪壓瘟疫末二句乃言時事無定

王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

弊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自笑餐氈典屬
國來看換酒謫仙人宦遊到處身如寄農事何時手

自覯剩作新詩與君和莫因風雨廢鳴晨

次公曰何遜詠雪詩言非玉塵

夜擁笙歌霅水濱回頭樂事總成塵今年送汝作太
守到處逢君是主人聚散思量都是夢身名漸覺老
非親相從繼燭何須問蝙蝠飛時日正晨

厚曰韓退之山石詩黃昏到寺蝙蝠飛
○意甚悽涼悲感不得志之言也

龜山

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身行萬里半天
下僧臥一菴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潮連滄海欲

東遊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頹今在不

次公曰宋文帝遣將拒魏太武築城此
山○意甚豁達識破世事

蘇詩摘律卷第一終

蘇詩摘律卷第二

長垣縣知縣無錫劉弘集註

連雨漲江

越井岡頭雲出山，牂牁江上水如天。牀牀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蜑子船。龍卷魚蝦并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只應樓下平堦水，長記先生過嶺年。

急雨蕭蕭作晚涼，卧聞榕葉響長廊。微明燈火耿殘夢，半濕羅幃泡舊香。高浪隱牀吹甕盎，闇風驚樹擺琳琅。先生不出晴無用，留向空堦滴夜長。

蜑子取識水性○次公曰隨牀猶數床声微於床攜者皆是紫梅所謂牀条大觸如甕盎淋狼而食實惟琳琅計○先生自謂也雨不止晴用留滴夜長益寫悴亡之情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

城頭月落尚啼烏，烏榜紅舷早滿湖。鼓吹未容迎五馬，水雲先已颺雙鳧。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煙鵲尾爐。老病逢春只思睡，獨求僧榻寄須臾。

次公曰烏榜紅舷遊湖船五馬指太守雙鳧指二縣令五馬故事螭頭舫

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文王時敏鳴岐山泉與世窮通詳題注○援曰詩黍離傷故宗廟盡為禾黍東山詩我徂東山零雨其濛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

蜀江久不見滄浪，江上枯槎遠可將。去國尚能三犢載，汲泉何愛一夫忙。崎嶇好事人應笑，冷淡為歡意自長。遙想納涼清夜永，窗前微月照汪汪。

千年古木卧無稍，浪卷沙翻去似瓢。幾度過秋生蘚暈，至今流潤應江潮。泫然疑有蛟龍吐，斷處人言霹靂焦。材大古來無適用，不須鬱鬱慕山苗。

故木山老泉有木假山記三犢歐詩送之遠從向幽谷曳以三犢載珂輪注水深廣兒○葉黃卿曰江有潮來枯木先潤霹靂焦出柳宗元琴賛山苗次公曰左太沖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全篇因雖形容頭意先生傷已悼世之情不自諭焉

壺中九華

清溪電轉失雲峯，夔裏猶能黛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曾飛鳥，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

次公曰：雲峯，廬山也。廖曰：劉禹錫云九華山在池州。次公曰：壺中，神仙壺公之壺。程縯曰：莊子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次公曰：靈光殿賦云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闚窗而下視。○仇池，先生先得之石。比碧玲瓏，指九華石。詩蓋形容其奇秀以致欲得之意。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清潭百尺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蜀客曾遊明月峽，秦人今在武陵溪。獨攀書室窺巖竇，還訪仙姝款石閨。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腳踏飛梯。

明月峽，程縯曰：在古巴郡。武陵溪，劉阮採藥遊處。書室，漢馬融讀書所。仙姝，次公曰：玉女也。不將雙腳踏飛梯，乃題中所謂畏橋險不敢渡之意。

寄題興州晁太守新開古東池

百畝新池傍郭斜，居人行樂路人誇。自言官長如靈運，能使江山似永嘉。縱飲坐中遺白帽，幽尋盡處見桃花。不堪山鳥號歸去，長遣王孫苦憶家。

程縯曰：宋謝靈運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愛好，所至輒為詩以致意。永嘉今溫州是也。白帽，次公曰：帽也。魏初有白帢之製，猶白接䍦、白綸巾與夫管寧白帽。任居實曰：歸去，子規啼云不如歸去。

羊求葺大度觀小園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說乞名與詩

春風欲動北風微，歸雁亭邊送雁歸。蜀客南遊家最遠，吳山寒盡雪先晞。扁舟去後花絮亂，五馬來時賓從非。惟有道人應不忘，抱琴無語立斜暉。

趙次公曰：先生自杭倅以開運鹽河至湖州，若夫乃三月矣，故曰去後花絮亂。五馬，謝靈運守永嘉，以五馬自隨。○蜀客，自謂也。道人，指宗說。先生復宗說求亭子之名與詩，因亭北向，故起句說春

風削發北風不動之候乃鴈去之時送
以歸鴈送鴈句接先然亭名在吳甚妙

次韵陳海州乘槎亭

人事無涯生有涯逝將歸釣漢江槎來椊我欲從安
石遁世誰能識子虛日上紅波浮翠巘潮來白浪卷
青沙清談義景雙奇絕不覺歸鞍帶月華
種績曰雅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而知
也無涯謝安與孫綽泛海風起浪湧安
吟嘯自若次公曰紅詩云夜留子嘘言
其清遠矣

泗州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

偶隨樵父採都梁竹屋松扉試乞漿但見東軒堪隱
几不知公子是監倉溪中亂石墻垣古山下寒蔬乜
管香我是江南舊遊客掛冠知有老蕭郎
次翔厚曰大平寰記載航盱眙橋驛求
漿外若嬉姆似曰雲英擎一盃水求郎
君要飲隱几出孟子荊冠陶弘景故事
樂天送蕭處士詩蕭文好飲老蕭郎只
子監倉指蕭淵朱光言軒中清坟丁崇
不知主人乃監倉之官以見其不休也

北望飛塵若書霾洗心聊復記東齋琊翁聲好猶忍
越野橋香清未過淮有信微泉來遠嶺無心明月轉
空堦一官倉庾貧堪老坐看松根絡斷崖
倉庾的漢書本文時國家無事為吏者
長子孫居者爲姓號倉氏庾氏○次公
曰翁雅風雨上曰麤○先生言北望
飛塵似乎書霾盖有元規塵汙人之意
故自去洗濯其心聊且記東齋之景如
此云

留題蘭皐亭

雲後東風未肯和扣門還客夜經過不知舊竹生新
筍但見清伊換濁河無復往來乘下澤聊同笑語說
東坡○明年我亦開三徑○寂寂蕭蕭無雀可羅○
乘下澤出馬少游之言東坡集先生曰
樂天詠忠州州有東坡嘗作詩以言之
次公曰蔣詡開三逕羊仲求仲故事
先卿曰樂天詩云門今無雀可羅○
還客自謂也先生請偷時變從法令未
嘗扳扶夜扣門過此盖不敢違只怕人
新筍譬言樵人已有黨類請伊換濁…

言賢者退而不肯進矣末則賞風俗之

益倫如山

壽聖院寒碧軒

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緣肥

此詩首言清風響動窗扉以起第二句窗外有大竹之數第三四句承第二句形容竹第五句六句以竹間所見聞而言末二句乃歸著院主說甚是清狀語

之今人頭大作處

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

奇逸多聞老敬通何人慷慨解情翁十年薄領催衰白一笑江山發醉紅聞道賦詩臨北固未應舉翁向西風叩頭莫嘆無家客歸掃峨峨一畝宮

漢偶得閒識博洽罪廢後却撫不辭紅指酒容憔無已詩題寄酒借紅○賦詩北固門尹曰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賦詩栗扇西風摩口王尊每遇西風起舉扇自障曰元規塵汙人宋機曰

禮儀有一畝之宮叩頭猶點頭也言不必點頭呼我無家之客尚有峨峨一畝之宅可以歸歸矣先生蕭洒不凡如此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

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橙透甲香○遲暮賞心驚節物○登臨病眼怯秋光○慣眠處士雲庵裏○倦醉佳人錦瑟傍○猶有夢回清興在○卧聞歸路樂聲長○

竟卿曰丘代方于豪士常居雲庵○詩意叙時候節物因病不得預宴故良會

之心雖如此猶不已

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會再用前韻

月入秋帷病枕涼○霜飛夜簟故衾香○可憐吹帽狂司馬○空對親春老孟光○不作雍容傾坐上○翻成骯髒倚門傍○人間此會論今古○細看茱萸感歎長

狂司馬謝奕也落帽孟嘉會龍山此事嘉乃桓溫參軍非謝奕孟光鴻妻為人賃舂光為具食必舉案齊眉雍容嫻雅司馬相如客臨邛起飲待事○師尹曰骯髒体非也伺主兒

述古以詩見寄發不赴會復次前韻

我生孤癖本無鄰老病年來益自珍肯對紅裙辭白酒但愁新進笑陳人○北山悠鶴休驚夜南畝巾車欲及春多謝清詩屢推轂豨膏那解轉方輪

厚曰莊子老而無以陳人推轂子一曰前漢鄭當時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漢曰庫丁辨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而不能運方輪○周禮巾車注巾猶衣也之衣大槩詩意多感嘆末句見先生直道事人雖屈不改亦然

應有句外二字

和蘇州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之什余時以劉原道見訪滯留京口不及赴此會

不羨朱輪擁後塵爭看繡幰錦纏輪洛濱儘從三人貴京兆平反一笑春但逐東山攜妓女那知後閣走窮賓滯留不見榮華事空作悲詩第七人

按朱輪太守出入導飾之物車上張繡曰幰三人貴厚曰晉改前上貴傳狀人妃寧有小疾皈於洛水京兆第一人

從並侍飾觀或東擁洛消武帝登凌雲臺望見田侯妃問羣臣曰京兆尹亥綠曰情不懸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其母問不知多有所千乃喜咲為飲食言語或無所出母然后不食厚曰謝安遁東山以妓女從後閣走宵宋陵曰陳遵每人辭輒閉門客雖有急終不得去當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史大窮候遵值醉時突入見遵母扣頭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閣出

去○先生自言京口滯留不得預此會去歲今宵六人大得蓋惜之也

聞喬大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今年果起故將軍幽夢清詩信有神馬革裹尸真細事○虎頭食肉更何人○陣雲冷壓黃茆瘴羽扇斜揮白葛巾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

故將軍厚曰漢李廣嘗夜從一騎出田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後曰馬援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

衆尸還奚樓曰相者指班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緱曰諸葛亮與司馬懿對於渭濱戎服莅事使人視亮乘素車葛巾羽扇指揮三軍〇紛州秋冬之交節婦曰陳雲冷靨則氣象甚矣

座上賦戴花得天字

清明初過酒闌珊折得奇葩晩更妍春色豈關吾輩事老狂聊作座中饒醉吟不耐歌紗帽却難從教落酒船結習漸消留不住却須還與散花天

堯卿曰文忠公詩青春始非老者事結習漸化大出維摩經○酒船先生嘗在杭作樂天酒船

夜飲次韻畢推官

簿書叢裏過春風酒聖時時且復中紅燭照庭嘶騕褭黃雞催曉唱玲瓏老來漸減金釵興醉後空驚玉筋工月末上時應早散免教堅谷悶吾公

酒聖魏時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出徐邈故事○騕褭綺曰神馬也次公曰黃雞玲瓏出樂天詩序曰樂天詩金釵十二行緱曰秦相李斯作玉筋篆堅谷問公樓曰左傳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二月三日點燈會客

江上東風浪接天苦寒無奈破春妍試開雲夢羔兒酒快瀉錢塘藥玉船蠶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冷煙濕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

雲夢地名在湖廣錢塘亦地名在杭州〇次公曰羔兒即今羊羔酒子仁曰藥玉船蓋以藥煮石而似玉者也作酒盃次公曰蜀中春月村市聚爲蠶藥謂之蠶市東京繁華之處夜市燈火最盛○大既詩意多感慨末二句然即物以寓惜春之情其悼世之意可得於言表

與歐育等六人飲酒

忽驚春色二分空且看樽前半丈紅苦戰知君便白羽倦游憐我憶黃封年來齒髮老未老山去江淮東復東記取六人相會處引杯看劍坐生風

黃封子仁曰酒也筆下以黃封酒爲貴

○[illegible]指觸
和姑使知者白[illegible]之
刃本云六人[illegible]先生
㵒㵒落落如此蓋[illegible]

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

庭下黃花一醉同重來雪鬢已皤皤不應屢廢議安石但使無多酌次公鍾乳金釵八似王鵾絃鐵撥座生風少卿尙有車茵在頗覺寬容勝弱翁

按曰謝安於佳山水每携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廢百金世頗以此譏

爲安妹不肯意綠曰蓋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曰牛僧孺自誇服鍾乳三千兩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頗多唐賀懷智善彈琵琶以鵾雞筋作絃鐵撥彈之次公曰前漢丙吉字少卿馭吏嗜酒醉嘔汙車茵吉容之㛏相字弱翁爲郡未有威嚴

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隱宅圖

樂天蚤退今安有摩詰長閑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輞川圖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揚雄寄一區晩歲與君同活計如雲鵝鴨散平湖

次公曰樂天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摩詰唐王維隱居輞川有[illegible]爲湖絃日將詩開二徑又陶淵明歸去來云三徑就荒後曰揚雄家岷山之陽有田一廛有宅一區○先生末二句自致歸隱之計欲與亮功同其活計乃養鵝鴨是已曰如雲散平湖則其趣味有難以語俗人者

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澄泥研

舉世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頒豈知好事王夫子自採臨潼繡領山經火尙含泉脉暖吊秦應有淚痕潸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戎擬學班

子仁曰魏於鄴都建銅雀臺後世以其瓦作硯爲世所貴重驪山帝始皇所葬毒任曰班超棄筆硯欲立功異域○世人爭以銅雀瓦作硯爲美雖有金不換一枚以其貴重也豈知王夫子不同世好却去採臨潼繡領山石爲此硯蓋此研必先生得於王氏者求其名則驪矣然

始皇葬於此山曾毁其墓今因研石温
潤且有斑色汝州客山柱大象麻俊书
秦淡痕濺之句先生筆意不俗如此耒
則假言今且去從戎學班超投槀筆硯
而不用也故封題寄汝豈真從戎學班
手乃作詩融化動蕩處

紙帳

亂紋龜殼細相連慣卧青綾恐未便潔似僧巾白氎
布煖於蠻帳紫茸氈○錦衾速卷持還客破屋那愁仰
見天但恐嬌兒還惡睡夜深踏裂不成眠

第十卷　十六

子仁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
細纑名爲白氎子國人取以爲布甚軟
白養益曰趙后外傳帝賜后紫茸氈

新釀桂酒

搗香篩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
甕○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
主恩爛煮葵羹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蠻村
次公曰小山淮南門下士招隱篇小山
之所作也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攀
桂枝兮聊淹留等曰周禮酒人篇以式
法授酒材次公曰杜詩清晨紫菜把常
隨地主恩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

已破誰能惜甑盆頹然醉裏得全渾欲求公瑾一倉
米試滿莊生五石樽三杯卯困忘家事万户春濃感
國恩刺史不須要半道籃輿未暇走山村
綜曰後漢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
林宗見而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
益厚曰周公瑾常過魯肅求資糧肅家
有兩囷米囷各三千斛乃指一倉与公

第十卷　十七

瑾援曰莊子惠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
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莊子曰子何不
慮以爲大尊而浮之五湖也綜曰晉書
刺史王弘無令人候陶潛知其當往廬
山乃遣人賫酒於半道要之至則問其
所乘曰素有腳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
○得全渾乃頹然醉中不喪其未繫天
性之氣象所因誤云三盃卯時酒容容
到酉
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蠻檑又欲醉先生稍垂麥仰陰陽
足器潔泉新表裏清嘗日著顏紅有董春風入髓散
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

先生自注真一色味予去黃州日所醖蒲酒也次公曰元叢云泰熟頭似麥熟頭昂青州從事皆指濕主簿別好酒之名○詩意大槩言酒而中一懸妙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

自撥床頭一甕雲幽人先已醉奇芬天門冬熟新年
喜麴米春香並舍閒萊圃漸疎雲漠漠竹扉斜掩雨
紛紛擁裘睡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縠紋 此篇重出

戲酒無人遇子雲○年來家醞有奇芬○醉鄉杳杳誰同
夢睡息齁齁得自聞○口業向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尚
紛紛○點燈更試淮南語○泛溢東風有縠紋○

原曰坡詩多有天門冬酒初熟味酸久停則香美餘酒皆不及杜子美十分開道雲安麴米春盖酒名也○一甕雲形容酒色如雲之濃幽人先生自稱萊圃竹扉喻因擁之頃乃漉酒帶醉之時識出叢其誰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攜天上小團
月來試人間第二泉石路縈回九龍脊水光翻動五
湖天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聲萬壑傳

續曰盧仝詩手閱月團三百片陸羽品泉以無錫惠山寺石泉為天下第二續曰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岩谷乃登之嘯也○按惠山泉水甚清美柔則香而甜九龍峯在山之左太湖居山之前登絕頂而望風景極美先生未借孫登故事言乃托興寄意耳

蘇詩摘律卷第二終

長垣縣知縣無錫劉弘集註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

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玉仁曰宋玉神女賦朝為行雲暮為行雨共父茶品要錄云沙溪之園民或雜以松黃飾其首面試時雖鮮白而不能久○玉川子盧仝自號明月即其所謂手閱月團三百片山武林杭州山名清風亦指今詩所謂兩腋習習清風生此詩中一聯與末句雖只言茶未諷世之情自著

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

二八佳人細馬䭾十千美酒渭城歌簾前柳絮驚春晚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濕醉巾香掩冉月明歸路影婆娑綠珠吹笛何時見欲把斜紅插皁羅

綠曰白詩吳姬十五細馬䭾厚曰曾植詩美酒十千渭城歌即王維詩綠曰綠珠石崇家妓善吹笛○此詩先生傷已詠物之情隱然可見劉辰翁所謂慨嘆君句句見題是已

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

上苑夭桃自作行劉郎去後幾回芳厭從年少追新賞閑對宮花識舊香欲贈佳人非泛洧好紉幽佩弔沉湘鶴林神女無消息為問何年返帝鄉

厚禹錫詩盡是劉郎去後栽泛洧詩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擬離騷紉秋蘭以為佩賈誼賦則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鶴林潤州寺名有杜鵑高丈餘每春月爛熳寺僧相傳貞元中有僧自天台移栽之○此詩以一物之微而感慨憂悶之意兩存此忠愛若是哉

紅梅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illegible]其詩[illegible]作對小紅○[illegible]石曼卿其詩曰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

枝巢先生比作正補外之時意謂師欲
隨時以取容道則不容隨時以苟合也
人謂廣平鐵石心腸恐於此老亦不

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其韻

故山桃李半荒榛粗報君恩便乞身竹箪暑風招我
老玉堂花藥爲誰春纖纖翠蔓詩催發皎皎霜毛鬓
囓新只有來禽青李帖他年留與學書人

續曰歐陽脩内制集云涼竹箪之暑風
厚曰王羲之有問人求來禽青李帖○
此詩蓋先生嘆田園將蕪鬓已種種故
思欲歸老且傷功業未就而恐闕感
恃之心亦自拳拳也

和子由種菜久旱不生

新春階下筍芽生廚裏霜虀倒舊罌時遣小奚由求野
薺強爲僧舍煑山羹園無雨潤何須歎身與時違合
退耕欲看年華自有處鬓間秋色兩三莖

子仁曰子由詩云家居閑暇厭長日欲
看年華上菜莖○詩意蓋謂種菜無雨
不生猶可求野薺爲山羹以充口若道
與時違而不行可不退耕爲田舍翁乎
未則嬌子由欲觀年華何必於菜莖耶
洒然不羈如此

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黄耳蕈

遺化何時取衆香法筵齋鉢久凄涼寒蔬病甲誰能
採落葉空畦半已荒老楮忽生黄耳菌故人兼致白
牙薑蕭然放筯東南去又入春山筍蕨鄉

續曰遺化之說乃佛書維摩詰遺化菩
薩化衆香國事次公曰杜詩放筯未覺
金盤空○楮木可造紙菌草芝白牙薑
嫩而未佳詩謂法筵久已凄涼忽得此
菌又兼得此薑誠可充一供末云放
筯東南去入筍蕨之鄉無往不樂如此
豈栖栖懷土者比乎

贈治易僧智周

寒窻孤坐凍生餅尚把遺編照露螢閑束九師新得
妙夢吞三畫舊通靈斷絃掛壁知音喪揮塵空山亂
石聽齋罷何須更臨水胸中自有洗心經

厚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
又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少公曰晉
虞翻發浩歎宜東之高閣使天下太

平然償還具什月樓曰煩廣謝癸上曰
巨郡吏陳挑夢臣與道上相遇而多六
文號長三以飲臣臣乞不令之道上亡
易在天三丈尺矣知音者者乃指其與
契濶辭相知特已遊矣顧曰伯牙子期
故事序曰先法師游錢人然信者多乘
石爲徒與談至理石皆首點頭復曰晉
書佛圖澄嘗齋時至流水則從腹旁孔
示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納腹中綜
曰昔日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贈惠山僧惠表

行遍天涯意未閑將心到處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
在案上楞嚴已不看歎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自
千竿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

此公以僧均錄惠山詩遂與曰表此本
空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女安○詩
意謂惠表師懷已熟潘溥如此劉辰翁
批此詩神氣眼渾渾然

贈楊耆并引

西蜀楊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復見之益
貧所異於昔者蒼顏白髮耳女能奕歷當者
妍士與賢不肖對者都使耆時遇合豈必
戚當世之士載買宿伏風驛舍夜半逆旅有
歌者其聲悲起聞之蓋昔富今貧者余亦
爲懷然因飲之以酒而作此詩今日寒雨不
止忽憶其事且念楊君之棲遲與逆旅者何
異故出以與之

孤村微雨送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杯酒相看惟櫪
馬悲歌互答有寒螿天寒濟穆猶横歲歲晚空携尚
倚墻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此詩寫出感慨之情末則寓其安處之
遺君人寧不釋然乎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
詩問之

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
事化爲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漫遶東籬嗅
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

續曰陶潛重陽無酒對菊作上守王弘
使白衣人送至厚曰桓溫有主簿善別
酒以好者爲青州從事惡曰司馬相 [illegible]

子虛賦設爲烏有先生言烏有此事又
曰晉書畢卓云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
螯拍浮酒舡中便足了此生矣大公曰
陶潛在東籬得王弘酒便酙酒對菊遂
醉而歸雜纂云夕餐秋菊之落英厚曰
童時爲廣帥後漢孔融爲北海相常嘆
曰座中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次公曰諺云子路嗑嗑尚飲百榼○此
詩無非形容耆至而酒不達末句似有
警意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病中聞汝免來商旅鴈何時更着行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着書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謾去鄉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次公曰鴻旅之鴈不着行又曰王城堪
隱則言子由尚在京師也○商州在鳳
翔之東南先生時在鳳翔子由不來商
則弟兄不見正猶旅鴈何時着行也詩
意多感嘆

近從章子聞渠說苦道商人望汝來說客有靈慚直道逋翁久投厭凡才夷音僅可通名姓瘦俗無由辨頸腮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

次公曰說客指言張儀爲秦詐楚王獻商
於之地六百里次公曰直道指子由之
正直爲說之所慚擾曰逋翁四皓也避
秦隱於商山見鄉以商山之人語如夷
人任曰商人多瘦○詩意言商人皆欲
子由來官下則述商地之人物末復言
以直道答策不應於此求免不任亦何
意哉自有落落之意

辭官不出意誰知敢向清時怨位卑萬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雙髭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有師此外知心更誰是夢魂相覓苦參差

次公曰言子由之養親三年不赴又曰
仁宗策問子由所言得失師曰老蘇有
易傳卿以爲錯謬乎歸路多參差○
詩意感慨交異之情亦可見

華陰寄子由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裏還家旋覺非臘酒送寒催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三峯已過天浮翠四扇行看月

意猶身賈島避難詩有指消頃也

寄黎眉州

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雪後峨眉翠掃雨餘天治經方笑春秋學好士今無六一賢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流年

次公曰瓦屋在邛州峨眉在嘉州皆山名蘇曰黎公平好春秋自之曰破爛朝服黎以春秋受知歐陽文忠公公自號六一居士○陶淵明賦歸去來詞令先生借以自況詩意大槩愛重黎公致其

朝仰歆會之情焉諷當時好士不若先輩之人故公深致之久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子由復至齊安未至以詩迎之

驚塵急雪滿貂裘淚灑東風別宛丘又向邯鄲枕中見却來雲夢澤南州暌離動作三年計牽挽當爲十日留早晚青山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

次公曰見周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說不行黑貂之裘弊以宛丘陳州也陳國風有宛丘之篇任曰太平寰宇記有云

過呂仙於邯鄲逆旅自言久不得意仙翁乃以一枕與之就枕即夢入枕中仕宦數十年甚快意及覺所炊黃粱猶未熟也○厚曰杜牧之往安州詩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詩意甚感傷而喜迎子由之情可掬且相期白頭致事而愛世懷抱方可釋然也

寄餾合刷瓶與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頹宿火通紅手自培小甑短瓶良具足穉兒嬌女共燔煨寄君東閣閑蒸栗知我空堂坐畫灰約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棗待翁來

厚曰孟郊詩云我有古心意爲君空摧頹又白樂天詩對雪畫寒灰○詩意甚宛曲此說得刊然先生心事豈真摧頹而空坐畫灰乎

桄榔杖寄張文潛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兩茫茫江邊曳杖桄榔瘦林下尋苗草撥香獨步儻逢勾漏令遠來莫恨曲江張遙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

次公曰袁盎傳云不以在亡爲辭今借以言淵氣或在或亡也厚曰庾志挑柳樹大四五圍其枝正可作杖又曰草撥朱崖南頓曰晉書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隱於羅浮山次公曰唐書張九齡韶州曲江人當時號爲張曲江其爲相建言故臣不宜與善地故八司馬之竄皆在嶺也劉禹錫有詩追恨之又曰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有天下大名孫策誅之孔文舉與

曹公書忘歆曹公夜書救之書未至而已誅初憲爲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曰魯國孔融憲異之乃載歸結爲兄弟○詩意悠然而敘述之情不甚露末句於子潛發徘徊意耶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

燈燼不挑垂暗蕊爐灰重撥尚餘熏清風欲起鴉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閑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雷州別乘應危坐跨海清光與子分

時子由謫雷先生謫海南詩謂夜坐是憐之景有避新活計舊知聞乃其自得之妙清光欲與子由之分亦特寓論所言爭體註以要不出詩意

渝州寄王道矩

曾聞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砌下流唯有夢魂長縹繞共論唐史更綢繆舟經故國歲時改霜落寒江波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永厭聞船上報更籌

詩言道矩到州正水濤之時寄有夢意繫絆令則喜得綢繆而共論唐史焉時歲時將晚長江波浪不險固可行舟但

長水歸夢不成更籌不奈聞徘徊先生鄉思之概耶意

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次公曰歐陽公詩云瘦馬凍今踏雪泥又曰子由與先生皆嘗同宿縣中寺舍題老僧奉閑之壁自註往日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澠池○詩意以前數聯寄…

生聚散離定情則叙滅他實事具懷舊
之語也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礪溪宿撰
二十五日自號溪潤宿於僧舍曾閣閣故
會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
薦留名有懷其人

龕燈明滅欲三更，歌枕無人夢自驚。深谷流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林明。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欲向礪溪問姜叟，僕夫催駕斗標傾。

次公曰烟花錄載僖後主詩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又曰姜叟太公也，釣於礪溪。○詩言宿號不寐之故，因懷題壁前縣趙爲所謂故人，正指其人，末則歸於濟[illegible]溪之志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從來直道不辜身，得向西湖兩過春。沂上已成曾點服，泮宮初采魯侯芹。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鼙鼓莫違民。

堯卿曰時述古守杭已三年矣，綿曰詩
摭采其於人曰劉希夷詩歲歲年年人
不同。摸曰宋玉神女賦朝朝暮暮陽臺
之下。綖曰荊楚歲時記曰去冬節一百
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語直道
事人。寒食即杭俗□競

草長江南鶯亂飛，年來事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點檢幾人非。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

胡曰稽康詩事與願違。任曰牛僧孺詩
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鬬樽前見在身。自
註杭人多以放鴿爲太守壽。堯卿曰唐

譯賓錄宮中養鸚鵡能言，貴妃呼爲雪
衣，此呼鴿爲雪衣借用

浮玉山頭日日風，湧金門外已春融。二年魚鳥渾相識，三月鶯花付與公。剩看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何人織得相思字，寄與江邊北向鴻。

自註浮玉山即金山。洪父曰湧金門在
杭。次公曰退之詩浒以孤嶼鳥，公與足
相識。堯卿曰當時新翻眉樣謂倒暈者
樓雲都月遠山峨眉之外，先生有詩
云倒暈眉連秀嶺浮，蓋謂此。又曰樂天

此君詩有消殘黛臉消紅樹曰賣花聲
蘇氏織錦爲回文詩以寄綃又曰蘇武
陷匈奴不得歸使者謂單于曰天子射
上林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
單于驚謝歸武

國艷天饒酒半酣去年同賞寄僧庵但知撲撲清香
軟誰見森森曉態巖穀雨共驚無幾日蜜蜂未許輒
先甜應須火急回征棹一片辭枝可得黏

學曰李征封謝國色朝酣酒次公曰古
有蜂詩云不知辛苦爲誰甜任昉唐武
石谿曰朝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閩
亂謂杜田鼓雨鄰侯對廳蜂虫名甚巧妙
曰但知香軟誰見態嚴曰驚無幾日未
許先甜豈尋常真諂蓋將托其意焉

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羡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
老殺雞爲黍子來無地偏不信容高蓋俗儉真堪着
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滯經營身計一生迂

濡沾濡言土脉潤厚米勝珠言米粒其
好也惠泉無錫惠山泉陽羡宜興也名皆
常州所屬賣劍牛龔遂事此以借用雞黍

范張事皆註引論語事此詩意此五詩
先生厭棟猜到情極兆情語之令人讀
淤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
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
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續曰杜詩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
鬚眉蒼傳曰唐貞元初有張君者遇崔
氏於蒲萑小名鶯鶯元稹爲作會真二
上谿曰漢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
作樂上見趙飛燕而說之帝每微行與
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曰張蒼自秦時
爲柱下方書漢文帝四年爲丞相無齒
食乳妻妾百數學曰劉禹錫罷蘇州過
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見二妓曰郎一
席上與司空詩云司空見慣渾閑事斷
盡蘇州刺史腸撲曰前漢張禹弟子尤
著者彭宣戴崇崇每候禹貞帷置酒
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

原缺第二十葉

婦女相對傳人絃管鏗鏘極樂𥁞夜乃
罷而宣之來也高見之於便坐嘗論鞋
義未嘗得至後堂○杭州臨安縣武巳
時賜名衣錦城非杜詩之錦里詩意大
槩謝諷子野甚風流洒落

贈張刀二老

兩邦山水未淒凉二老風流總健強共成一百七十
歲各飲三萬六千觴藏春塢裏鶯花鬧仁壽橋邊日
月長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先神日子野歙州烏程人刀景純潤州
丹陽人○宣溪刀兩州人物故曰兩邦
言其山水未凄凉者因二老風流尚康
健可謂重其人也時各八十五則共成
一百七十歲藏春塢乃刀公塢名仁壽
橋子野所居金釵成行借僧孺故事言
先生蓋嘲戲子野寵姬之多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鸜鵒聽呦呦明朝只恐兼烹
鶴此去還須却佩牛便可先呼報恩子不妨仍帶醉
鄉侯他年萬騎歸應好奈有移文在故丘

端為學士重陽日高隱上鋪不見因以
詩記于屏風云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
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
前有所思吳學漢臣戴前從周楚客
邾江離即君官貴施行馬東篇無因更
重窺邦衛國史補風俗貴茶茶之品益
衆福州有昌山之露芽孚〇門走適宗
道村湖安寓於會稽與王義之許詢支
遁輩遊常○露芽謂茶舊宗謂蜀先生
尋僧而詩及納僧事因九日也

湖上青山翠作堆葱葱鬱鬱氣佳哉笙歌叢裏抽身
出雲水光中洗眼來白足赤髭迎我笑拒霜黃菊為
誰開明年桑苧煎茶處憶著衰翁首重迴

續後漢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望見舂
陵郭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後曰劉
禹錫以在廉郡者多寄詩四句之書備
謝却木川赤髭白足之僧白足赤髭等
高僧止近湖曰劉實佛默耶舍尊者髭
赤時人號為赤髭論主學曰杜詩九日
寄岑參只見鄉東離官始枝高鄧秀又

米米黄金花同由满衣仙欣然有九日與盧羽煎茶對榻自號桑苧翁余來年九日去此久矣以筆硯奚囊乃翻廣雲水先中是鄭方嘴嚴袖自而米鐙方光服可謂有脫然塵外之趣矣

蘇詩摘律卷第三終

蘇詩摘律卷第四

長垣縣知縣熊劬劉弘集註

送鄭戶曹 彥能名僅字彥能赴大名府户曹

遊遍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芳鮮齋僮瘦馬從吾
飲陋巷何人似子賢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
無氈東君不趁花時節開盡春風誰與妍

鄭曰後漢鄭太字公業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厚曰廣文鄭虔也爲廣文館博士 ○詩意若曰户曹而惜别悵時之意尤拳拳也其實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黄州永安城而俗謂女王城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
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盃釅野老蒼顏一
笑溫已約年年爲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大公同楚時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

未聽內史楚園之賓以陶詩蕭王英其
免悟而還之也○此詩感諷之意溢於
言表云須得之

次韻王誨夜坐

愛君東閣能延客顧我閒官不計年○策杖頻過如未
厭○尸居擁迹豈辭遷○且將詩句驚搖落漸喜擁鑪省
樸緣但約月明池上宿夜深同看水中天

紀日前漢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
子仁日杜詩搖落巫山暮擬日莊子適
僕緣○莊子撲作僕乃僕僕然

馬翩翩之勢其餘意蓋言當卅
擬物遲順之際不可不慎詩句休驚搖
落喜有機緣可謂深遠時機若失未句
乃兩且靜以自觀之意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

江上松楠深復深滿山風雨作龍吟年來老幹都生
菌下有孫枝欲出林白髮未成歸隱計青衫儻有濟
時心閉門試草三千牘側席求人少似今

拜日前漢東方朔謁公車奏牘三千餘
厚日漢光武側席求人求之如不及縣

行月不當幹貴而不顧州桐反是琴用
折枝為貴○前輩也詩意稱言前輩佩
老而子孫依然深美其埃貫而可用但
於上之求賢不速古耳

送杜介歸揚州

柵入都門何事空○閒看清洛漾春風○當年帷幄幾人
在○回首觚稜一夢中○採藥會須逢蘄子問禪何處覓
龐翁歸來鄰里應迎笑新長淮南舊桂叢

厚曰返臣出奉車輦入侍帷幄蘄曰觚
也擬曰後漢蘄子訓傳有百歲
為東時見子訓貪恭於會稽市
顏色不異於今次公曰龐翁龐蘊居士
也乃與江西道一禪學相與者待打鍾
有傳類文選劉安招隱士詞淮南小山
之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偃蹇連卷兮枝相繚○詩意感嘆死時
而送介之情不失

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

送君應典鸑鷟裘憑仗千鍾洗別愁朊惝風流餘上
史○埋輪家世本留侯○子河驂馬方爭出照誠齋自此

諸子由使契丹

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辭馳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陵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予仁曰杜甫詩餘生長避地適遠更沾襟唐曰匈奴傳單于遣漢書自云胡者天之驕子不爲小礼以自煩次公曰清禁見言下山之舍紫省武陵春言子由之舍鄉省水經注錢塘縣有武林山由惟錢錄武林在錢塘縣舊治

次公曰唐李嶠吳風儀善奏對常對才鄉門也人對文學皆當世第一信錯説乳髪子又為宗章山南擬萬應把所急用而入番會盟使倂尚書左僕射從父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聖○時先生出任杭州倅意洒落豪放自非當語

和柳子玉過陳絶糧次韻二首

風雨蕭蕭夜撲迷不須鳴咩強知時多才久被天公怪缺食惟應賢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脛顔公食粥敢言炊詩人情味真嘗遍試問於君底事虧

次公曰晉史陸機傳人患才少陸機更患其多無已曰退之雙鳥詩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顧曰杜詩云貴猶無苗山寒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唐曰顔真卿乞米帖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已數月今又罄竭只用憂煎○風雨夜梅見前註此詩雖次韻絶特其不平世事之意嶮良

今君誰復肯相尋圖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南行千里知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

學曰文選江文通恨賦蹤影跌宕文史次公曰青熒燈燭光也選有熒耀青熒師曰杜詩兒女燈前語夜深胡曰杜詩對人語更闌○皆集陽羨時事何知矣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一時冠蓋盡嚴終舊德年來豈易逢聞道堂中延蓋

更定應林下拜梁松虛魚自曬閑箱篋料斗長收古
鼎鐘我欲弃官重問道寸莛何以得春容

次公嚴助然軍二子皆少年之貴續曰
曹參爲齊相嘗避正寢以延蓋公亭曰
馬援有疾梁松候之拜牀下援曰我乃
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續曰世
說郡隆以七月七日曬書子仁曰歐陽
公收古鼎鐘銘刻最多見集古目錄續
曰東方朔荅客難吉以莛撞鐘豈能發
其音韓詩東野不回頭有如寸莛撞
鐘禮記學記持其從容然後能盡

其齊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
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
二首時周有服

藹藹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屐穿山
翠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
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

續曰退之詩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
又曰晉袁耽字彥道在服時代溫與償
夫博享曰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灌夫
有服往賀罵程不識○不許醉紅裙及
袁灌故事皆因周有服聊用

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臥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
貫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鶴
鵝軍憑君遍繞湖邊寺漲淥晴來已十分

續曰雄家貧嗜酒人希至時有好事者
載酒問奇字厚曰羊欣長隸書父不疑
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爲吳興太
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
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次公曰
禮記之言歌曰上如抗下如隊纍纍然
端若貫珠續曰鸛鵝陣名

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
寄仍邀遊靈隱因次韻答之

卧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疎宜獨
往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
日閑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

次公曰杜牧睫晴賦倒冠落佩兮與世
闊疎又曰雲公梁之高僧也以比本長

老心地法門禪家之大要無還先生自

註楞嚴解云我今示汝無所還地

座上復借韻送岢嵐沖道判葉朝奉

雲間踏白看纏旗莫忘西湖把酒時夢裏吳山連越

嶠樽前羌婦雜胡兒夕烽過後人初醉春牖來時雪

未澌爲問從軍眞樂否書來粗遣故人知

師曰軍中有踏白馬遊行師以爲先驅

又曰夕烽過後平安火也緣曰杜詩還

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踏白纏旗羌

婦胡兒言岢嵐事物夕烽人醉春雪未

澌言岢嵐景假若步裡吳越之句豈非

形容朝奉閑放而思故地乎

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

季子應嗔不下機棄家來伴碧雲師中秋冷坐無因

醉半月長齋未肯辭擲簡搖毫無作色投名入社有

新詩飛騰桂籍他年事莫忘山中採藥時

次公曰戰國策蘇秦去秦而歸妻不下

機又很之贈崔立云採棗擲簡自不供

阮咸善琴士無貴賤皆爲彈終日達夜

無怍色○碧雲師舊註謂江浄誤指惠

休樂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暮而

先生碧雲師亦幾於誤乎曰他誤有焉

而此乃借用何必泥惠休之是否況先

生博學無誤耶詩則形容汪留山中之

意而且致規勉之情

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

羨君飄蕩一虛舟來作錢塘十日遊水洗禪心都眼

淨山供詩筆總眉愁雲中乘興眞聊爾春盡思歸却

罷休何日五湖從范蠡種魚萬尾橘千頭

續曰莊子有虛船來觸舟次公曰卓文

君眉如遠山○聊者且畧之辭以其興

盡而返也人於春時思歸倍切所謂春

來江上幾人還是已橘千頭見前註種

魚范蠡有經

次韻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頓遞酒

聯鑣接武兩長身鴻鷺行中語笑親九子羨君門戶

壯八州怜我往來頻佇聞東府開賓閣便乞西湖洗

塞塵更向青齊覓消息要知從事是何人

厚曰穆父時有九子遂以九子母夫夫

目之次公曰先生自杭倅徙知密又徙

徐從湖哲宗時知登元祐四年知杭片
年知潁七年徙揚此又知定㝎曰先生
目云本欲乞餘湖就東府對耳○青齊
從事見前註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

解組歸來道益光坐看百物自炎凉捲簾堂上檀槽
閑送客林間樺燭香淺量已愁當酒債非才尤覺和
詩忙何人貪佩黃金印千柱耽耽瑣北岡

堯卿曰張籍詩黃金捍撥紫檀槽 樂天
詩風燭樺烟香○前四句美景純後四

句先生自言檀槽謂琵琶千柱瑣闥王
杜詩所謂御門空閉瑣松岡之意

人間嘗火正爭光每到藏春得暫凉多事如知田舍
好凶年偏覺野蔬香溪山勝畫徒能說來往如梭為
底忙老去此身無處着爲翁栽插萬松岡

堯卿曰景春有藏春塢塢前一岡皆松
命曰萬松岡○嘗火指名利言凉者心
清也詩意皆先生自謂

次韻子瑞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闕兼寄子
由

中山保塞兩窮邊臥治雍容已百年顧我迂愚分竹
使與君談笑用蒲鞭松荒三徑思元亮草合平池憶
惠連白髮歸心憑說與古來誰似兩疎賢

次公曰中山定州也保塞保州也臥治
借用汲黯爲淮陽太守上謂淮陽吏民
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者也續
曰漢制竹使符以竹刻符中破爲二右
留京師左與太守其受代則合符也續
靈運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
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爲

工○詩意謂雅欲與子由歸老之意亦
不淺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

鬢畫霜鬚照碧銅依然春雪在長松朝行犀浦催收
芋夜渡繩橋看伏龍莫歎倦游無駟馬要將老健敵
千鍾子雲三世惟身在爲向西南說病容

次公翁蒨如鏽翠銅鏡也又春雪白髮
也白鬚雖去而白髮猶在故言依然也
又曰繩橋在灌口引繩架之故云繩橋
昔李太守之子禁龍於此今山上有伏

龍勸馬援楊子雲歷成哀平三世不徙
官○詩意甚儆凡君且道其實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

道人

不羡腰金照地光暫時假面弄西凉晴窗照日肝腸
暖古殿朝真檜柏香說靜故知猶有動無閑底處更
求忙先生官罷乘風去何用區區賦陟岡

援白樂天詩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
弄獅子學道家服日精月華氣○有酒
然世外之意況肆理俱到

送鄧道士孝甫還都嶠

乞得紛紛擾擾身結茆都嶠與仙鄰少而寡欲顏常
好老不求名語益真詩邁有妻還學道陶潛無酒亦
從人相隨十日還歸去萬劫清遊結此因

續晉詩邁初學道時其妻尚在援陶潛
傳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
共至酒座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適
○詩作說郡而首聯極有味

和董傳留別董洛陽人能詩布衣與東坡

華游有詩曰古來風義出于少孔世□

州處士楊韓魏公聞而薦之已卒

麤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厭伴老儒烹瓠
葉強隨舉子踏槐花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
婿車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濕字如鴉

續後漢劉昆教授弟子常五百餘人每
春秋享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
俎豆援唐進士關宴常寄曲江亭其日
公卿家傾城縱觀細車珠鞅櫛比而至
中東床之選十八九○詩意甚譏而慰
之然知而不舉亦未免後世公議

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

帳入仙人碧玉壺一歡那復問親疎杯盤狼藉吾何
敢車騎雍容子甚都此夜新聲聞北里他年故事紀
南徐欲窮風月三千界願化天人百億軀

○史記淳于髡傳杯盤狼藉堂上燭滅
主人留髡而送客援司馬相如車騎雍
容閑雅甚都又公孫弘帝纂要云古艷
曲有北里靡靡之曲 邸南史徐君蒨善
絃歌好聲色載妓肆意游行荊楚山川
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

以南路兼南路行樞卿子厚詩於帝作

竹身千億過上峯頭望故鄉

縱飲誰能問舉壺。不知門外賊星躔。綺羅勝事齊三閣。賓主談鋒敵兩都。楊畔煙花嗟歎息。海中童丱尚追徐。無多酌我公須聽。醉後癡狂膽滿軀。

次公同官有智壽八詩言不少問涌之淺深水次公陳後主於光明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後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妃居望仙並複道往來故有羅綺之勝矣楊與兩都賦設

西都賓東都主人以相問答綺杜牧之詩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晉書如皇今孫權與帝男女二千人入海求仙得平原廣澤一去不來次公趙雲與曹公戰先主明日視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二詩豪放寫與引據不泥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身世何緣得兩忘。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只應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

次公方丈仙人因子厚自翰林中出守故以況之詞一月三捷綴莊子不如兩忘而化於道

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綠骨輕。霅水未渾纓可濯。弁峯初見眼應明。兩卮春酒真堪羨。獨占人間分外榮。

晉松柏入土千歲化為茯苓形如龜蛇烏獸者最良也次公霅水弁山乃湖州佳景○周宣七好爐火之事故有此作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十載飄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詞。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

續口陷書賀若弼傳父敦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成以謹口學云晉郭舒為王澄別駕將士士入宗廠嘗因酒忤澄怒也左右捺毆舒鼻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次第

何敢妄動啓憲曰別觀任邪誑言我醉
因張拾其鼻多其眉頭舒嵬而安之安
遂得免○此作因亦剽竊而憫時之情不渝

宿州次韻劉涇

我欲歸休瑟漸希舞雩何處着春衣多情白髮三千丈無用霜皮四十圍㫒覺文章眞小技早知富貴有危機爲君垂涕君知否千古華亭鶴自飛

次公諸葛長民曰富貴必履危機陸機臨刑歎曰華亭鶴淚豈可復聞乎○
詩意懷愉時之任人可見矣

次韻李邦直感舊

騶騎傳呼出跨坊簡書塡委入玄堂誰教按部如何武只許淸樽對孟光嫌娩有時來入夢溫柔何日聽還鄕酸寒病守尤堪笑千步空餘僕射場

厚何武爲楊州刺史所奏擧二千石長史先露章服罪者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繼退之詩嫌宿夢娩娩厚張建封好擊毬之戲韓愈依幕以書戒之又贈張僕射詩○跨坊次公爲凌跨坊巷之義得之時邦直擧東京

詩故如此矣

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

簿書顚倒夢魂間知我踈慵肯見原閑作閉門僧舍冷病聞吹枕海濤喧忘懷杯酒逢人共引睡文書信手翻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輕我却須吞

子仁億餘慶嘗論事而訴於判事時執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忘甚嘗嘗欲狂言而須吞之當時不能
容邦卿爲邦直否

城南短李好交遊箕踞狂歌總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樂天知命我何憂醉呼妙舞留連夜閑作淸詩斷送秋瀟灑使君殊不俗樽前容我攪須不

續晉桓伊於上前彈箏歌詩以言謝安之忠安起攬其須曰使君於此不凡○
詩意淡然自傷而象氣亦不除

老弟東來殊寂寞故人留飲慰酸寒草荒城角開新徑水淺長洪失舊灘車馬追陪迹未掃唱酬往復字應漫此詩欲更憑君改待與江南子布看

厚張昭字子布曲略曰余嘗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

一嘆之言如是爲欲使孫莘帳下兒讀
之邪將使渠子亦見之也○曰開新徑
君雖爲我此遲留○別後凄凉我已憂○不見便同千里
曰失舊遊豈徒云乎
遠○退歸終作十年游○恨無揚子一區宅○懶卧元龍百
尺樓○聞道鵷鴻滿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
續楊雄有田一㕓有宅一區○詩稱臧
悼

和孫莘老次韻

去國光陰春雪消○還家蹤跡野雲飄○功名正自妨行
樂○迎送纔堪憫早朝○雖去交朋親吏卒○却因讒謗得
風謠○明年我亦江東去○不問繁雄與寂寥○
次公句秀欲注非子儋虞曰此書誤復
須注正是婦人作樂耳以繁雄寂寥言
邪之如此○詩謂以讒外補之因情甚
落落

答仲屯田次韻

秋來不見渼陂岑○千里詩盟忽重尋○大木百圍生遠
籟○朱絃三歎有遺音○清風卷地收殘暑○素月流天掃
積陰○欲遣何人賡絕唱○滿簷楓葉亂蟲吟○

顏札詩本參几弟皆好奇悵我遠來遊
渼陂厚甥子大木亦園之竅穴風作則
萬竅怒號又曰地籟則衆竅是已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千戈萬槊擁篩籬○九日清樽豈復持○官事無窮何日
了○菊花有信不吾欺○逍遙瓊館真堪羨○取次塵纓未
可縻○迨此暇時須痛飲○他年長劍拄君頤○
後曰晉史傳咸勤事云令史張濟等行
減東有新立府問篩籬障二十丈又裴
潛妻子織篩籬以自供是日南都教授

按兵悉門晉傳咸傳楊濟與咸書曰天
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
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事正作癡
復爲快耳次公曰逍遙瓊館以言張公
之宮祠子仁曰詩云台我服矣欲此酬
矣安國杜詩痛飲真吾師顏曰回單攻
狄不能下齊兒謠曰大冠如箕長劍拄
頤攻狄不下累於梧丘次公同李太白
詩司必隅長劍注順事上階

蘇詩摘律卷第四終

蘇詩摘律卷第五

長垣縣知縣無錫劉弘集註

次韵王仲至喜雪御筵

三軍喜氣鑠飛花。縣起空驚月在沙。未集驛駒金騕褭。故殘鳷鵲玉橫斜。偶還仗內身如寄。尚憶江南酒可賒。宣勸不多心自醉。強扶衰白拜君嘉。

章孝標賦春雪詩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次公杜詩云雪殘鳷鵲亦多時○橫斜雪殘之貌也線左傳敢不拜嘉○詩因詠雪而復寓歸班之情

夜翁無拙似制作是已

表弟程德孺生日

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說蘇程。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遙知是弟兄。曾活萬人容望報。祇求五畝卻歸耕。四明遺老凋零盡。鶴髮他年幾箇迎。

先生自註予與君皆壽骨耳德孺在楚州予在杭皆賑飢救活數萬人○意謂德孺形體之似心迹之同實語也

病中遊祖塔院

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道人不惜階前水。借與匏樽自在嘗。

學曰昔王凝之妻謝氏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叔父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匏杓也以匏為杓詩意切實自然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韵賦詩得人皆苦炎字四首

城中樓閣似魚鱗。不見清風起白蘋。試選菱溪最深處。仍呼我輩不羈人。窺船野鶴何曾下。見燭飛蟲空自馴。遠郭荷花一千頃。誰知六月下塘春。

次公宋玉風賦曰起於青蘋之末今湖州次公菱溪四水之一名四水合為一溪○野鶴下來見燭有所為矣

苦熱誠知處處皆。何當危坐學心齋。海藝要共詩人把。溪月行遭霧雨霾。鄉國飄零斷書信。弟兄流落隔江淮。便應築室苕溪上。荷葉遮門水浸階。

次公畢卓云左手持蟹螯

紫蟹鱸魚賤如土。得錢相付何曾數。碧筩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運肘風生看斫膾。隨刀雪落驚飛縷。不將醉語作新詩。飽食應慚腹如鼓。

次公曰距川城北亦依莊子運斤成

也續曰杜詩饗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

盤白雪高

橋上遊人夜未歸共依水檻立風簷擕中煑酒初當

夾月下新粧半出簾南郭清游繼顏謝北窻歸臥等

羲炎人間寒熱無窮事自笑蹤猶不受痁

次公曰顏則顏延謝則謝靈運也之逕

羲炎也其爲状一寒一熱今天下受之

則不聽寒熱之役也○世事有寒熱苦之

亦寒熱曰不受店則不爲寒熱之事動心是

重遊熱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

去年新柳報春回今日殘花覆綠苔溪上有堂還獨

宿誰人無事肯重來古琴彈罷風吹坐山閣醒時月

照杯顛不作詩君錯料舊逋應許過時陪

注意與子由道別來事

和梅戶曹會猟鐵溝

山西從古說三明誰信儒冠也捍城竿上鯨鯢猶未

掩草中狐兔不須驚東州趙使飲無敵南國梅仙詩

有聲不向如皐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

續後漢皇甫威明張然明段紀明並知

陵前漢韋賢其子玄成皆以明經歷位
丞相續前漢石奮子慶諡曰恬侯又後
漢東平王蒼對明帝曰為善最樂

王文玉挽詞

才名誰似虞文寒月斧雲中琢肺肝玄晏一生都卧
病子雲三世不遷官幽蘭空覺香風在宿草何曾淚
葉乾猶喜諸郎有曹志文章還復窩波瀾
援晋書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終身稱
疾辭位次公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
宿草而不哭焉續曹志蓋縣陳思王植

之孽子亦好學有才者也

初到黃州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遶郭知魚
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
曹郎只慙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續曰秦始皇時一切逐客唐左遷謫降
官授州刺史司馬者皆員外置唐曰柴
何遜唐張籍皆為水部郎以詩知名撥
按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先生以詩
賦酒官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
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決決流水
谷盡放青春沒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
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子仁曰古詩春入燒痕青次公曰先生
集中梅花兩絕乃欲至黃州時詩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
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筆奇妙
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予言有所會者

復作一篇仍用前韻

酒渴思茶謁扣門那知竹裏是仙村已聞龜策通神
語更看龍蛇落筆痕色瘁形枯應笑屈道存目擊豈
非溫歸來獨掃空齋卧猶恐微言入夢魂
次公屈原既放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續莊子載仲子見溫伯●子而不言曰
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容聲矣
○微言必有實事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篇讀至
夜半書其後

三[illegible]清冷不成眠伴直難呼孟浩然暫借好詩消永
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愁侵硯滴初含凍喜入燈花欲
鬬妍寄語君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

厚王維侍郎金鑾殿作浩然商較風
雅乃竹首而退○有所謂詩禪佳處參
禪乃其句之妙也

沐浴啓聖僧舍與趙德麟邂逅

南山北闕兩非真東穎西湖遊已陳季子來歸初可
喜老聃新沐定非人酒清不醉休休暖睡穩如禪息
息勻自笑塵勞餘一念明年同泛越溪春

厚齋浩然詩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
次公言東穎之西湖蓋先生在穎州與
趙德麟同治西湖也蘭亭記云俯仰之
間已爲陳迹續春秋閔元年八月季子
來歸谷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
歸喜之也厚莊子孔子見老聃聃新沐
方將被髮而乾忽然似非人孔子便而
待之少焉見曰向者先生似遺物離人
而立於獨也越州次公曰先生欲之越
云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
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
面走馬聯翩鵲啅人却對酒盃渾是夢試拈詩筆已
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忍其前韻

平生文字爲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
馬城東不鬪少年雞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
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爲予投檄向江西

續塞上翁失馬本以不爲福後爲米歸

曾陶淵明辭東郊道又陶淵明自彭澤
弁官歸家貧不酒皆從人飲維摩詩示
病又言以法易爲妻子旧間予下獄乞
以官爵贖子兼貶筠州監酒

次韻王庭老退居見寄二首

浪蕊浮花不辨春歸來方識歲寒人回頭自笑風波
地閑眼聊觀夢幻身北牖已安陶令榻西風還避庾
公塵更搔短髮東南望試問今誰裹舊巾

任陶潛云夏月虛閑高卧北牖之下○
浪蕊浮花惜時節恐寒人指庭老風波

地川宦途亭夢行身出佛經史公璧見

前詩

接果移花看補籬　腰鎌手斧不妨持　上都新事長先到　老圃閑談未易欺　釀酒閑門關杜甕　殺牛留客解耕犂　何時得見纖纖玉　右手持𣏌左捧頤

子仁杜詩牽蘿補破籬　師魚鄉樂府詩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　次公班固賦降上都而觀方國　又論語吾不如老圃　子仁隋末充頎高雅　賈誼亂時劉黑闥弃居漳南者特論之　黑闥方種蔬　即殺

牛與之共飲　又杜牧之云散了巡巡　素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

次韻曹允章見贈

遠援知非我所師　流年已似手中書　正平獨肯從文舉　中散何曾勸孝尼　賣劍買牛眞欲老　得錢沽酒更無疑　雞豚異日爲同社　應有千篇唱和詩

稱手中書謂四十九也　孚與漢禰衡字正平曾孔融　後晉嵇康將刑東市　顧視日影　索琴而彈之　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　吾每靳固之　廣陵散於今絶矣　孚杜詩不得嫌即相覓沽酒不復疑　後韓愈詩願爲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次韻孫秘丞見贈

感慨清秉似變風　老來詩句耳偏聰　徒嫌自笑成何事　吟咏誰能用許功　不怕飛蚊如立豹　肯隨白馬過垂虹　吟哦相對忘三伏　擬泛冰溪入雪宮

次公殺肺有耳聰之疾　聞蟻動如牛鬭　又白樂天曰筆歌鼎沸　勿作吟咏生活　先生自註　湖州多蚊豹脚尤毒　垂虹吴江亭名

次松洪卷孫倅

十年身不到朝廷　欲伴驪人賦落英　但得低頭拜東野　不辭中路伺蒲明　纔舟若雪人安在　卜築江淮計已成　千里論交一言足　與君蓋亦不須傾

孚韓愈詩低頭拜東野　閣潛佛工弘每令人候之　若知其當往廬山　乃邀其故人盧通之等齎酒　先於半道要之　孚若雲湖州二水　次公千里論交　即嵇康呂安每一相思　千里命駕也　孔子與程子相遇　傾蓋而語

重寄

凛然高節照時人不信微官解浼君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直欲吏朱𨻶●好詩衡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乞取千篇看俊逸不將輕比鮑參軍

阮籍傳太尉蔣濟聞籍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求免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以病歸摩宣爲丞相朱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今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之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杜甫詩明遠文章驚遠爲臨海王子頊前軍參軍憶李白詩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卷第五　十

次韻樂著作野步

老來幾不辨西東秋後霜林且強紅眼暈見花真是病耳虛聞蟻定非聰酒醒不覺春強半睡起嘗驚日過中植杖偶逢爲黍客披衣聞詠舞雩風仰看落蘂收松粉俯見新芽摘杞叢楚雨還昏雲夢澤吳潮不到武昌宮廢興古郡詩無數寂寞閑憑■通解組

歸來成二老風流它日與君同

次公白樂天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又佛書云空本無花病者妄見續背書殷仲堪傳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也學論語子路從孔子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次公曾點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黃州對岸武昌縣有孫權故宮樂府有與武昌人詩與子由一老來往亦風流

卷第五　十一

次韻答子由

平生弱羽寄衡風此去歸飛識所從好語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臘退重重山僧有味寧知子瀧吏無言只笑儂尚有讀書清淨業未容春睡敵千鍾

次公柳子厚詩翻愁弱羽上青[illegible]之文選衡風起兮揚波于仁傳云衡風之末不能舉弱羽顏杜牧之詩家住城南杜曲傍一枝月桂兩回芳山僧却未知名

姓始覺空門氣味長厚退之南迁下條
昌黎作瀧吏詩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
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首
笑官何問之愚譬如官京邑何由知東
吳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
抵何由到而知

次韻道潛留别

為聞廬岳多眞隱故就高人斷宿攀已喜禪心無别
語尚嫌剃髮有詩斑異同更莫疑三語物我終當付
一還到後與君開北户舉頭三十六青山

次公曰攀宿願所攀慕也任唐僧詩公
髮為作詩斑續晉王戎問阮瞻曰聖人
貴名教莊老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
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
三語掾厚懷叢經佛言明還日輪暗還
里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别頑
虛還空鬱㶿還塵世間一切所有不出
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次
公三十六峯以言嵩山○後二句若與
參禪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别臨平山上
塔五年雲夢澤南州凄凉楚些緣君發激烈秦淮為
子留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遊

次公臨平山在杭州仁和縣又杜牧憶
齊安郡詩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即
黄州也又宋玉招魂句句有些字
言楚人之語也○餘杭亦前註挽舟事
先生自謂一篇皆然

次韻段縫見贈

季子東周負郭田須知力穡是家傳細思種薤五十
本大勝取禾三百廛若得與君連北舍故應終老忘
西川短衣匹馬非吾事只合閉門不問天

厚錄云為勃海太守勸民口種百本薤
五十本薤一畦非種者不稼不穡胡取
禾三百廛兮次公杜詩自斷此生休問
天○杜詩先生云短衣匹馬戎獵中

次韻滕元發許仲塗秦少游

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丘吞澤
芥自慙潢潦薦溪蘋兩邦旌纛光相照十畝鋤犂手

自親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

以司馬相如子虛賦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言獵齊王問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方九百里又烏有先生之言齊曰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左傳詞潢洿沘之毛蘋蘩行潦之水可羞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前漢貢禹之傳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後漢馬融上東巡頌安帝奇其文○二公所那皆指滕汴

竹人伽也皆先生自謂

次韻蔣穎叔

月明驚鵲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瓊林花草聞前語罨畫溪山指後期豈敢便爲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

魏武帝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何枝可依○驚鵲未安一棹自遠先生言在位未久而復改郡江上風浪謂宦途之險枕中春夢謂仕宦易過罨畫溪名常州宜興先生與穎叔早約卜

作今時則未可去

和王斿二首

異時長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聞道騎鯨遊汗漫憶曾捫蝨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尚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

淮南子盧敖遊於北海遇若士謂曰子處矣吾方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拔晉書王猛隱於華山懷佐世之志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次公選詩載有無全目諸葛亮與關羽書曰髯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子仁杜詩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嫋嫋春風送度關娟娟霜月照生還遲留歲暮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且看松雪媚南山野梅官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子閑

倬文選魏文帝典論之文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厚汴渠舊引黃河元豐中始以洛水易之謂之清汴或謂之新洛又南山四川

之山汐公長橋泗州之橋又曹子建詩飛蓋相追隨○生還謂道路無恙而還

次韻張琥

新洛霜餘兩岸塵埃舉袂識西風臨淮自古多名士樽酒相從樂寓公半日偷閑歌罷裏百年暗盡往來中知君不向窮愁老尚有清詩氣吐虹

師汴梁舊引黃河水元豐中始以洛水易之謂之清汴或云新洛厚禮諸侯不臣寓公○塵埃西風見前註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着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流起襄鬢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嗔寵婦洗盆餅回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寵李密有歌妓名雪兒次公禮記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寬心時復嘆殺兒寒潮不應准無信客路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好詩惡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

次公言白樂天也自號醉吟先生嘗謂江州司馬猶樂天又有詩云猶有誇張少年處哭呼張丈與鼓扎接晉書王戎與阮籍飲時兗州劉昶字公榮在坐以酒少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籍曰彼何如人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能不共飲唯公榮可不與飲蕭齊竟陵王子良常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爲率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尚有丹砂索老何繡谷只應花自

淙淙灑灑與月相磨若方傍海看初日我已嶺江擊素波人不我知斯我貴不須雷雨起龍梭

嶺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楼晉陶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掛于壁有頃雷雨化爲龍而飛去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艎朱雀橋邊看道裝供張已應煩百兩擊鮮無久溷諸郎問禪時到長千寺載酒聞過綠野堂此味只憂兒輩覺逢人休道北窗凉

次公蒜山在潤州朱雀橋在江寧府晉

之建中也歸隸廣陵堂乞骸骨歸東海
故人設相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數百
兩學前漢陸賈分橐金與諸子曰與汝
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
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
擊鮮毋久溷汝為也人公孫千出名在
建康從臨川文穆高氏蒙之六十年以來
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
曰年及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
恒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

次韻送徐大正

別時酒酣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
斗今年並海棗如瓜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為
我賒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謂漢書乎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次韻徐積

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先須問子桑但見中年隱槐
市豈知平日賦蘭臺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
暫陪若說峨眉眼前事故鄉何處不堪回

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
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次公作
南子云槐市學也樹青槐棧宋玉風賦
云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
至者王乃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次公
峨眉山在嘉州

次韻趙令鑠

東坡已報六年儀惆悵紅塵白首郎枕上溪山猶可
見門前冠蓋已相望故人年少真瓊樹落筆風生戰
堵墻端向甕間尋吏部老來專以醉為鄉

次公注子言東坡子北居畏壘之山之
耶畏壘人懷先生在黃州凡跨六年故
云先生至常州以遇哲宗即位復朝奉
郎知登州至登州五日召為禮部郎中
則所謂白首郎者謂此也續晉書王戎
有人倫鑒識常目王衍如瑤林瓊樹自
然是風塵表物摩杜詩集賢學士如堵
墻觀我落筆中書堂

次韻王震

[illegible]文過我治平間霧豹當時始一斑聞道吹噓借餘

論敘敎流落得生還諸篇帶月來黯夜妙語先春發
病頹詩酒藤花猶得用竹林良會許時攀

紙料樹桀陶答子不修德而富三倍其妻諫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何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也凡豕仁擇食故肥而死然後陶答子被誅

次韻周郊

南遷欲舉力田科三徑初成樂事多豈意殘年踏朝市有如疲馬畏陵坡羨君同甲心方壯笑我無聊鬢已皤何日西湖尋舊賞從煙蹤雨聽漁簑

次公西湖退言杭州西湖也先生與周朋祖嘗游之地○詩皆先生自謂有不得志之情

蘇詩摘律卷第五終

蘇詩摘律卷第六

長垣縣知縣無錫劉弘集註

次韻胡完夫

青衫別淚尚斕斑十載江湖困抱關老去上書還北闕朝來拄笏望西山相隨杯酒形骸外笑說平生醉夢間萬事會須咨伯始白頭容我占清閑

昔蕭望之不從霍光以射策為郎署小苑東門候時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為對曰各從其志也續晉書桓沖謂王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答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後漢胡廣字伯始練達事體明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次韻錢穆父

老入明光踏舊班柴鬚那復唱陽關故人飛上金鑾殿遷客來從飯顆山○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置我二劉間便須置酒呼同舍看舉飛龍出帝閑

按李白嘲杜甫云飯顆山前逢杜甫綿唐李嶠爲鳳閣舍人朝廷每有大手筆

特令恪為之孚劉向劉歆父子俱以文學術偁絕翰林學士初除例賜名馬

次韻答宗大博

被垢老吏識君郎花榭大衡門絕賓血圃應生有稗夜光那復明燕因嘗知西首深巖迆也若東坡病瘦身免使謫仙明月下狂歌對飲只三人

賴仆于夫子弁進絕塵粵人號為皆行卯月先天馬子也○詩意不覺喜慰如此

次韻答滿思復

自甘茅屋老三間豈意彤庭綴兩班紙落雲煙供醉後詩成珠玉看朝退誰言載酒山無賀記取啼烏巷有顏但恐跛牂隨赤驥青雲飛步不容攀

次公此詩乃先君廷朔在西掖時所唱和援李白憶賀監詩懷山無賀老續業乾陽顏以純孝著聞後有烏衛鼓集類所居之村次公府氏春秋之所之山而跛牂上共上凌進故也○詩比論時句不同

和人假山

上寬攙天碧玉環絕河千里抱商顏試觀煙雨二峯外都在靈仙一掌開道物何如童子戲寫真聊發使君開何當挈取西征去畫作圖林六曲山

仕上黨山任河之東御蜀顏商山也屏華山首陽山黃河流為一山開古語云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通流今華山有手掌仙掌峯是也次公佛書童子聚沙爲戲

次韻李脩孺留別二首

十年流落敢言歸魚鳥江湖只自知豈意青天掃雲霧盡呼黃髮寄安危風流吾子真前輩人物他年記一時我欲折繻留此老緇衣誰作好賢詩

次公顧淮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十年流落與魚鳥自知先生言謫徙不一而傷悼之也首聯則謂今朝廷清明皆取舊人匡政所以得預蓋喜慰可折繻者知李之賢欲裂其繻而留之奈相位未能若緇衣之賢為甚惜也

此生別袖幾回籠萬裏黃州空自疑何處青山不堪老當年明月巧相隨窮通學是思家意衰病難堪送客悲好去江魚煮江水劍南歸路有姜詩

原缺第五葉

續江魚江水後漢姜詩妻龐氏故事○
前四句先生自傷向時遷謫之情後聯
言人生窮通不同而思家則同惟老來
送客之際倍於思鄉未甚兔惆悵也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

平生學道已神完豈復兒童私自憐醉墜何曾傷內
守色憂當為念先傳書空漸覺新詩健把蟹行看樂
事全責却老驥為酒直大呼鄰叟作新年

莊子醉者之墜車骨節與人同而犯
害與人異其神全也○詩意蓋戲而慰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明牕畏日曉先暾高柳鳴蜩午更喧筆老詩新疑有
物心空客病本無根隔墻我亦眠風榻上馬君先瑣
月軒共喜早歸三伏近解衣盤礴亦君恩

有物謂有神明助之心空無根出佛書

次韻王定國倅楊州

此身江海寄天遊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相如還蜀
道空教何遜在楊州又驚白酒催黃菊尚喜朱顏映
黑頭火急著書千古事虛名應未厭窮愁

閉戶端居念獨深小軒朱檻憶同臨燎須誰識英公
意黃髮聊知子建心已託西風傳絕唱且邀明月伴
孤斟他時內集應呼我下客先判醉墮簪

次公謝安常當雪內集而元史記淳于
髡傳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玉堂孤坐不勝清長羨枚鄒接長卿只許蒲萄閒置
酒時因議事得聯名機雲似我多遺俗廣受如君不
治生共託屬車塵土後鈞天一餉夢中榮

原相如賦有犯屬車之清塵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前一日微雪

寬詔隨春出內朝三軍喜氣挾孤貂鏤銀錯落翻斜
月翦綵繽紛舞慶霄臘雪強飛纔到地曉風偷轉下
驚條脫冠徑醉應歸臥便腹從人笑老韶

學後漢侯霸建請每春行寬大之詔
慶霄字出文選　鏤銀翦綵[illegible]

再和

與君流落偶還朝過眼紛綸七葉貂莫笑華顛羞采
勝幾人黃壤隔青霄行吟未許窮騷雅坐嘯猶能出
教條記取明年江上郡五更春枕夢春韶

原缺第八葉

緻左太沖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詩意不覺春閨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我老詩壇仆鼓旗借君佳句發良時但空賀監杯中物莫示孫郎帳下兒夜燭催詩金燼落秋芳壓帽露華滋故應好語如肥蘐有味難名只自知

按佛書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羣卧治何妨晝掩門稍喜使君無疾病時因送客見東轓搔頭白髮秋無數閉眼丹田夜自存欲息波瀾須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

緻漢有八牛弩以射越軍矢及十里次公末句蓋有兩激豈越州首篇有勸莫多言之意乎○羊羣比衆民欲善牧之也波瀾言宦途事

次韻袁公濟謝芎藭詩

燥吻時時着酒濡要令卧疾致文殊河魚潰腹空號楚汗水流骹始信吳自笑方求三歲艾不如長作獨眠夫美君清瘦眞仙骨更助飄飄鶴背軀

緻左傳楚師伐蕭無社與司馬卯言號

村中

次韻周穜惠石銚

銅腥鐵澁不宜泉愛此蒼然深且寬蟹眼翻波湯已作龍頭拒火柄猶寒簡新趣少花初熟水積雲蒸蘚未乾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無脚是輕安

原石鼎聯句云龍頭縮菌蠢淮南子函牛之鼎沸則蟻不得置一羽焉

和州除夜雪中黃寔送酥酒二首

莫雪紛紛投碎米春流咽咽走黃沙舊時好事徒能說逐客如僧豈有家冷徹書生自凍搏燈何事獨成花使君年老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譁

次公送客先生自謂昔州之謫也

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卻如酥欲從元放覓拄杖忽有鵝生來坐隅對雪不堪令酒冷隔簾應已厭歌呼明朝積雪深三尺高挑驢頭尚一壺

次公杜詩金城土酥淨如練

寔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黃昏已作風翻絮半夜猶驚月在沙照亦王家明刹儻淮雲海暗人家來雖有信迎三白舊蜀無不六花欲喚何咸來守歲林鴉歷亂

蠶簇花與雪花皆六出次公杜詩守歲

阿咸家

分無纖手裁春勝況有新詩點蜀酥醉裏冰髭失纓
路夢回布被起廉隅君應旅睫寒生暈我亦飢腸夜
自呼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

次公蜀中人家多請婦女以點酥

杜介送魚

新年已賜黃封酒舊友仍分赬尾魚陋巷関門負朝
日小園除雪得春蔬病妻起斫銀絲膾稚子歡尋尺
素書醉眼朦朧覓歸路松江煙雨晚疎疎

縑詩赬魚赬尾

謝人惠雲巾方舄二首

燕尾稱呼理未便剪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
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覺周家新樣俗未容陶令醉
名傳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霧玄霜合比肩

縑頭巾起後周陶潛以葛巾漉酒

胡鞾短靿格麤疎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
鳳輕身只欲化爲鳧魏風褊儉堪羞葛楚客豪華可
笑珠擬學梁家名解脫便於禪坐作跏趺

縑曰詩魏風葛屨刺褊也楚公子春申

君客皆躡珠履武帝作解脫履

次韻〃長官寄宗院同餞曾少卿

琉璃百頃水〃風静平湖響鶴巢冥蔭疎松飲驛
飛伶傳寒螿抱秋花困眠不覺行浦楊柳路相將踏
桂華西人看縑巾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誇

王恭於雪中披鶴氅行孟昶見之曰神仙中人

送吳延州

恨無負郭田二頃空有載行書五車江上青山橫絕
壁雲間細路躡飛蛇鷓鴣號黑暗道蠻啼綠闌黃連採

蜜花共惜滿城門下土不應萬里向長沙

送人滿身爲兒時辭曰黛含之角鷄見其影則鳴爲愛知於天子相而逐形風土大賴長沙

次韻孫莘老見贈時莘老移廬州因以別之

爐錘一手賦形殊造物無心敢望渠我本疎頑固當
爾子猶淪落況其餘龔黃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
眩書惟有陽關一杯酒殷勤重唱贈離居

學曰黃霸衛恒傳羅叔景趙元叔與張伯

奐作詩見稱故伯奐自編上記崔村不
足下方維趙有輪○先生言筆未賢能
向前庵留補卟旡我之跡頼乎嘆惜之
情溢乎詞表

陸龍圖挽詞

挺然直節庇義岷謀道從來不計身扃鐍家無十金
產渭車巷哭六州氏壟埃薹弄三年別樽俎岐陽一
萬新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草更沾巾
師植表記爲紀以俟絶氣晉手祐卒南
州人聞事悉莫不號慟龍市巷哭忠

都有思賢守寶篇書

臺頭寺送宋希元

相從頃盖六今年送別南臺便黯然此夜更歌金縷
曲他年莫忘角弓篇二年不顧東都女二頃方求豐
䆁田我欲歸休君未可茂先方議斷龍泉
先生是日與宋君同載松寺中序左傳
韓宣子聘魯韓子賦角弓宴于季氏有
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
此樹以無忘角弓又晉張華字茂先與
雷煥登樓共望氣煥曰斗牛之間有

異氣是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有豫章
豐城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
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劍並刻題一曰
龍泉二曰太阿

答王定民

開緘爽爽滿銀鉤書尾題詩語更遒八法舊聞長
史五言今復擬蘇州筆蹤好在留臺寺旗隊遥知到
石溝欲寄鍚須并蠻紙請君章草賦黄樓
如張長史草書神逸善有八法筏山
又有韋蘇州五言詩高雅成一家之体

賀參寥古弟章生子

鬱葱佳氣夜充閭喜見徐卿第二雛甚欲去爲湯餅
客惟愁錯寫弄麞書參寥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
有餘我亦從來識英物試交啼看定何如
杜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云生始懸弧
大作堂上賓引第湯餅筵得天麒麟
参林甫男子姜度生手書慶
之曰開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也
厚晉王渾妻鍾琰生子濟時目稱趙庭
而晉渾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笑曰若

使新婦停酌參軍生子不翻如此

引蒲醉吟

千章杞梓谷雲天博散誰收老鄭虔書氣到君浮白
裏豈年及我徘徊前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雞鵝萬
竈煙太息何人知帝力踏來金帛看頳肩

饒元齊鄭文侯飲群臣酒曰飲不盡者
浮以大白次公還之城南聯句浮觥權

眉頰

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春

屋上山禽苦喚人鑑前冰沼想生鱗老來厭伴紅裙

醉病起空驚白髮新卧聽使君鳴鼓角試呼稚子整
冠巾曲欄幽榭終寒窘一看郊原浩蕩春

次公公孫讚言鼓角鳴於地中太守之
未得鳴鼓角○末句先生非直謂季
春蓋特諷時事云

自昌化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二
首

亂山滴翠衣裘重雙澗響空窗戶搖飽食不嫌溪筍
瘦穿林閒覓野芎苗却愁縣令知游寺尚喜漁人爭
渡橋正以體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麥齊腰

次公怕縣令知田有遣迎争涉逆波
令者與之争席之意

每見田園輒自招倦飛不擬控扶搖共疑楊惲非鋤
豆誰信劉章解立苗老去尚餐彭澤米夢歸時到錦
江橋宦遊莫作無家客舉族長懸似細腰

楊惲答孫會宗書載其詩曰田彼南
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
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漢宣帝聞而惡之
朱虛侯劉章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高后燕
飲進歌舞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太后曰

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耕耕
種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
默然次公先生之意以為方仕宦之際
而欲自棄於世則人之所疑而不信也
又退之詩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懸

祭常山回小獵

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
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
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晉書顧榮傳齊王冏召為大司馬主簿

闌干收拾湖山趣兵攻陣壘變般走於
南岸城市萬餘人舟不復齊棠盡以羽
扇揮兵指潰散晉謝玄爲兩淮先遣
北府書生使之用兵

寶山新開徑

藤梢橘刺元無路竹杖棕鞋不用扶風自夜來聞笑
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骨青螺髻路遇仙人碧
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黎葉戰暝禽呼

緬張武帝改元陶貞白寺塔下得佛
髮青紺色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

右於風爲螺形也

峽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

蕙死蘭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嶺頭梅數枝殘綠風吹
盡一點芳心雀啅開野店初嘗竹葉酒江雲欲落豆
稭灰行當更向釵頭見病起烏雲正作堆

次公文酒清話載王兆常作雪詩云吉
陽縣令云云天寒下豆稭灰

題馮通直明月湖詩後

老衍清篇墨未枯小馮新作語尤姝呼兒淨洗涵星
研爲子親書明月湖間道并江空抱月年來人肅自

還珠請君多醸蓮花酒準擬王喬下履鳧

陵陽子明之子野王當時謂之小仙君
南浦月明湖中古樹柯江也河影如
月旅明故名之兩也

余主簿母挽詞

閨庭蘭玉照鄉閭白首雖貧樂有餘豈獨家人社中
佩却因麟趾識關睢雲軿忽已歸仙府喬木依然擁
舊廬忍把還鄉千斛淚一時洒向老萊裾

戲与家人前假衣作小兒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街槐綠闇雨初勻瑞霧香風滿後塵清廟幸同觀濟
濟豐年喜復接陳陳從容已覺天顏近俯伏初嘗貢
茗新輦路歸來聞詩兆將見顯照有辛

厚豐年亦詩云云載芟良耜不可合之
粟陳陳相因

入仗魂驚塊草萊一聲清蹕九門開輝輝日傍金輿
轉習習風從玉宇來流落生還真一芥周章危立逃
三槐道傍儻有山中傳問我收身早晚面

次公金輿以言天子之東輿厚爲思云云
都賊周章夷猶注周章夷猶恨不知

所之也

僕領貢舉來山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

月二十日同遊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飄行避門生時小
歇忽逢騎吏有嘉招魚龍絶技來千里斑白遺民數
四朝知有黃公酒壚在蒼頭向晚自相邀

趙曰金明池設水戲作魚龍鬼𩿨之戲故椒花內皆如真焉 摩曰王戎常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衫締方暑亦堪誇歲晚凄風憶皂貂共喜鶯鶯歸禁
籞心知日月在重霄君如老驥初遭絡我似枯桑不
受條強鑷霜須終彩勝誇顏得酒尚能韶

摩曰戰國策蘇季子黑貂之裘弊

再和

衰遲何幸得同朝温勁如君合珥貂誰惜異材蒙徑
寸自慙枯枿借陵霄光風泛泛初浮水紅蓼離離獻
綠條後日一樽何處共春與小桃晃作歲韶

趙曰虎之樂曰咸英之樂曰韶師曰春常太常也

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

沈郎情瘦不勝衣遊老便便腹十圍媆媆身輕山上
走懽呼船重醉中歸舞腰似雪金釵落談辯如雲玉
塵飛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趙曰沈約累嘗遺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 杜詩取樂喧呼覺船重

次公曰揚雄道詠拜詩一片如白雲西京雜記載戚夫人善爲折腰舞傳樣待融幅巾奮袖高談如雲 先生平生涵養不露石錢塘前日遊覽不識此興曰回頭四十二年非始謂如一夢耳與蓬公知非字不同

潘推官母李氏挽詞

南浙淒涼老逐臣東坡迷往盡鄉人杯盤慣作陶家
客絃誦常叨孟母鄰尚有升堂他日約豈知負米一
肝新今年我欲江湖去猶帶雨速小寺問春

次公曰南浦逐臣先生自云顏曰晉許
孜觀汝彬數員土成慣不受鄉人之助
卓公年廣二十二年卒十七卜撰實注
峯家也口向家寄陶似非剪髮故事先
生必與清尖好而知李氏之賢故云尔

次韻王㡾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

霜葉投空雀啅籬上樣筋力發扶村對花把酒未甘
老育面染鬢聊自取無事亦知君好飲多才終恐世
相縻請看乎日銜杯口會有金椎爲控頤

先鄉曰劉夢得詩近來時世性先輩好
拉驅旅事後生○金椎控頤出莊子先
生引爲句太露但前六句甚佳

次韻王定國得穎倅二首

仙風入骨已凌雲秋水爲文不受塵一意固應歸地
穎餘波猶足挂天紳買牛但自損三尺射鼠何勞挽
六鈞莫向百花潭上去醉翁不見與誰春

任曰莊子地籟則衆竅是已又云大塊
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万竅怒
號陵曰魏杜襲言千鈞之弩不爲鼷鼠
而發機次公曰百花潭應在潁州厚曰
歐陽文忠公自號醉翁致仕居潁州也
曰詩謂定國之才足可大用非細故惜
以佐之誤事而惜之耳

滔滔四海我知津毋像先生拄杖去自少多言聞晚
道從今閉口不論文澀翻白戲罇中酒歸看青泥坊
底芹要識老僧無盡處拼前半蟻不曾聞

設曰老子多言數窮又莊子載孔子言
丘之胝聞道也孚曰魏正旦元會讀白
戲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獻者有人能
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先生深傷
世滔滔者欲閉其口明洗然以自娛
焉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

何緣揚州又幾年官梅詩興故依然何人可復聞季
孟與子不妨中聖賢下菜君方淮上郡歸心我已劍
南川此身正似蠶將老更盡春光一再眠

次公曰晉王湛傳王濟之叔父也濟於
帝稱其美帝曰誰美曰山濤以下魏舒
已上湛間曰欲乾季孟之間乎○先生
言不特傷定國倅揚州之久而悼己之

情亦自不捹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溫長與東風約今日悄香先返玉梅魂

次公曰十洲記聚窟州有返魂香○盡處村謂其地遠而僻老計曰漸成蓋先生謫於始理生業九重舊巢乃言建中所謂鳳巢西鬮九重門句中來矣先生嘗直史館及謫去職時亦嘗三館故云舊

柳惲詩白雨頭熱釣石溫以見此地遠遊之地與東風約今日者考前卷此月日肯與潘郭二[illegible][illegible]門尋春故云

地爐

細聲蚯蚓發銀瓶○擁褐橫眠天未明○衰鬢鑷殘欺雪白○壯心降盡倒風旌○自稱丹竈錙銖火○倦聽山城長短更○聞道床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

次公曰蘇秦傳楚王曰寡人心搖如懸旌○韓愈石鼎聯句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凄涼感慨之意托此而發

寄組經句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清坐乃無一事

病怯腥鹹不買魚爾來心腹一時虛使君不復憐烏攫屬國方將掘鼠餘老去獨收人所棄遊於特到物之初從今免被孫郎笑絳帳何須讀道書

[illegible]曰莊子老聃方沐孔子見之曰請問所遊曰吾方遊物之初次公曰孫策字伯符人呼之爲孫郎江表傳曰策欲斬道士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捨前聖典廢漢家法律嘗

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不肯爲攫方將掘鼠義形容無肉人棄我取爲時而言時到物而其清坐自得之境也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官梁交且見寄次韻答之交頗文雅不類武人家有侍者甚惠麗

知君月下見傾城破恨懸知酒有兵老守無何惟日飲將軍競病自詩鳴花枝不共秋欲帽筆陣空來夜

斤營憂惜微官將底用他年只好寫銘旌

竊曰南史江洛議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援曰梁曾景宗振旅凱入帝於光華殿宴飲聯句帝令沈約付韵時韵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成

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進

鬱鬱蒼髯千歲姿肯來杯酒作兒嬉流芳不待龜巢葉掃白聊煩鶴踏枝醉裏便成欹雪舞醒時與作嘯風辭馬軍走送非無意玉帳人閑合有詩

史公曰史記載千歲之龜其大如錢遊於蓮葉之上鶴踏枝言松也廖曰杜甫詩云洗盞開嘗對馬軍史公曰玉帳將軍帳也○歐公有白戰體蓋欲憑此以掃卻白戰或謂以松枝圖掃白壁亦有但於松醪無意義

蘇詩摘律卷第六終

蘇詩摘律六卷 内府藏本

舊本題長垣縣知縣無錫劉宏集註不詳時代惟取蘇軾集七言律詩注之潦草殊甚

支離子詩一卷

〔宋〕黃希旦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支離子集一卷》提要

支離子

支離子詩若干首[illegible]為集君與可之書來囑余序按支離子樵人也姓黃名希旦去家為道士然寧閒解於京城僅有見之於蜀者故相傳為神仙其徒尤喜稱之條設嚴事唯謹然未有能傳其詩也夫道家者流以

為宗以長生不死為極致然自有其教以來言語文字時多則無非累無所傳鍾呂之徒崇幻虛恩皇特未必有是事併與其人亦未必有之則所謂長生不死者又果安在若支離子者固樵之長才秀民也悅於異教常性興趣其意雖欲羈風馭氣游於無極之表而其所以自見者卒不能離乎言語文字之習則彼豈以神仙為真不死者哉今觀其詩大抵沖澹閑適草衣木食巖棲川居之意為多不汲汲於富貴而能全其所守以去既在儒家則林逋魏野之流雖不以支離子名亦足傳矣然世之為詩者何限飄轉雲落與其身俱化亦多矣而是集獨存至今則以其徒指為神仙之迹而奉持之也夫支離子之所以傳於世者以仙非以詩也既仙而可傳則何賴乎詩仙而為詩則詩之可以永其身者甚於仙而支離子之託儒而逃者也可不傳乎吾故表而出之使世之讀者如見其人則所謂長生不死者果在詩不在仙也淳祐辛未元日烏山方澄孫序

支離子形解順自東坡居士表而出之世之高其道慕其人者何限也獨未見發揚其詩者詩非支離之妙也心寓於虚道協於淨適意肆筆不能不詩而非推敲撚髭為之以詩求支離子者不見支離子矣雖然相馬不以玄黄豈遺馬而得驪黄琴不以弦韻豈舍器而知趣道非詩也而詩豈離道吾觀採巢詩云深源無俗迹滿地是靈芽詠藥而非藥也初秋詩云殘蟬容自悠歸燕為誰忙吟秋而非秋也讀經詩云貪持塞外燭忘却室中燈徒自千般會輸他一不能大不能乃支離子之能也以是觀其詩庶不徒為言語文字止矣不然且恐支離子悔至默九龍觀道士危必升趣清而氣恬以所編支離子書示余余讀之既因告道士以視支離子詩之　未知以為然否淳祐己酉首夏朔日旴江陳宗禮敬書

古今騷人韻士用力於詩孰不期於傳世而海塵川沸俞數變遷刻楮之工鏤冰之巧卒與泡沫風燈等為滅没誰復省記其間幸而僅傳者千百一二爾儘翁老禪衛口肆筆曾不經意延有世傳人誦歷歷叔而長留如正陽子雲房之章回翁岳陽樓等作是豈徒詩之傳哉抑有道存焉耳夫仙之為道清虚沖淡簡易平實淡其嗜慾息存真積力久自然神完氣充州解羽化極其至也乘風御氣登天避露超六合而凌八表不知者往往指為虚無誕昧恍詭幻怪高虚使仙之道而出乎此則其學尚不足傳而況其詩哉若　支離翁之為道所謂清虚沖澹簡易平實者也讀其詩可見矣翁以宋熙寧甲寅化于汴都有頌東坡居士題之天下之人傳其為仙而詩則未傳也越百七十有五年淳祐己酉九龍道士危必升宗太虚者得若干首彙次成編緝之梓植齋千峯陳公宗禮秘書烏山方公澄孫序之其詩遂傳二公皆以正學名於當世讀其序則翁之為道愈可見矣此集行廿有八年而燬於兵又廿有九年而吾　秋澗李高士清修端雅深知翁之所以為道為購舊本捐己貲重刻以補九龍之闕事而徵言於余余因慨古今騷人韻士鎔鑄鍛鍊句字月句或者嗜深機淺吹沙作糜何補人世故期於傳而弗傳若此翁者固非有意於言語文字之傳也而長篇短章久遠復粹遺編墟簡已亡復存豈非天將啟有道之言助無為之化而遂託之於後來之知道者歟讀者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則得之矣　秋澗名嘉謨嘗為邵武道錄今超然塵表見之令人意消太虚者頗能文去之五十年矣實吾宗老琛子云大德乙巳夏六月朔空碧子危徹孫稽首拜書

羽師謝與怡寄程點棋題之九龍宮宮有支離子詩若干首刻而燬燬而刻者屢矣比歲兵興而宮之詩刻復磨師將重鋟舊本于所慕韻蹈之賢々堂請序其端夫情發於聲而詩言乎志支離公志於仙則其形於聲詩也宜古乎仙矣儒之為道悟超虛靜脫落識渦蟬蛻鶴舉飄然獨存篆文反人為之蓋以仙道寓也與常人殊也苟善是術則其詩矢口而成應機而發率由天性中流出莫非道妙豈待屑屑求合乎詩之矩度而後為詩哉若其心胸含蓄萬靈窮搜百態構思運筆隨物賦形小篇大篇异體長句短句錯出音節諧宮商氣勢傾江河此學優才贍而專力於詩者能之非仙家所事矣余叢吏於郡暇日訪郡故實以仙名者曰禾平張仙丹臺黃仙貞即支離公也獲其蹟而味其詩非有道者能如是乎求其道者固將不廢其言與詩之所以屢燬而屢刻也前序論仙有無評詩工拙蓋各有見予與照怡遊從之密弗獲辭其請故又述臆說以屬前序云至正二十二季十一月八日豐城朱守智序

支離子詩集目錄

性情
春日書懷
和守道苦吟
水心亭
題淦江縣壁
郡齋雅歌堂
送人山
贈遠人
賦分
餞關少卿
懷中孚
春盧子披戴
簡鬆慶齋主人
郎席和人見贈
決饒忠齋韻
挽吳太保
古意
寄孟老侍官南康
竹洞
燈夕和韻
贈賢上人
陪夏令遊西庵
請禪月集
顯真亭
採藥
和人秋感
詠竹
登高懷古
越王臺
二月春將半
寄題修山主
送文甫西靖
穢夕登樓
晚眺
寄友人
遠游
桂華軒
秋半
讀楞嚴示初進
謝孟老
題葉默元祖延壽亭
和人見贈韻
餞元使君諱中中時為郡守
和劉子英見呪
寄友人
遊九曲

次韵酬靈公
和新笠韵
贈張侍禁
和伯春韻
送朱羽士
閑居 三首
寄李尊師
謝人惠星冠
還夏合詩卷
送朱秀才
竹宮凝祥池
海鳥
野鶴
晚亭峰
謝人惠長生雞
和惠暖菲佳句
卧君
讀谷子詩
春日
渡江
史館出都君澤感而有作書此勉之和蔡侍御
和蔡侍御題鎮玉堂真蹟
謝人見贈
寄友人
送君節
和賈鴻敷移竹
感時竹
寄吳益老
贈畫龍朱處士
觀申公山水
送吳益老
靈蛇
餞孫明叔歸鄉
九天彌羅真人支離子傳附

支離子詩集目録終

支離子詩

性慵

性慵人事拙思向遠山居欲得是非少先空來往疎蕃鄭惟水竹良友祇琴書冷淡生涯外逍遥宝任虛

顧眞亭

剪去舊蒿萊開亭養聖胎閑關虛室白隱几寸心灰池爲氤蛇鑿竹因鸞鳳栽徳懿奔競者何處閙丹臺

春日書褱和韻

二月又將半閑居興若何芳菲殊未賞泥濘阻相過華細饒苔蘚紫門長薜蘿静頻宜自惜隨分育天和

采藥

采藥山中去扳躋不覺賖㴱源無俗迹滿地是靈芽岩過陰留雪溪澄淨見沙可憐名利客應笑此生涯

和守道昔吟

清去才豪客閑心盡付詩喻餘萬象窄搜極五神悲句可傳千古名非顧一時我邀酬和處還似效顰眉

和人秋感

烈士悲秋興高吟擊太阿功名辜壯志歲月數流波永巷砧初響荒階葉漸多靈槎如可釣從此泛銀河

水心亭

爲愛方池淨危亭此構新寒光搖玉鑑晴色戲金鱗月上驪宮曉蓮開水府春主人能息慮四座絶紅塵

竹

生涯何所有満砌植琳琅瘦影碎秋月使梢横曉霜且從喧鳥

岩餘倚集寶鳳呼饒都邑却誰知此興長

題安江縣驛

舊俗雖頑猶共如所術爲樽壘惟從菊圃圃欲生萬遇客聞譏
孫兒家合龍褒古來閉牢邑餘幾棲風騷

登高懷古

天氣夕陽淸極懷上古陵老松寒瑟〻秋石瘦棱〻　塚荊榛
滿紅塵歲月增只今高處望曾是幾人登

硯齋雅歌堂

池上堂新構公餘此雅歌陽春誰謳和明月夜相過

趙王臺

叢臺枕古丘伊昔趙王遊輦路今何在凄凉艸木秋

道人山

屛列郡南隅子眞嘗具趣雨歇深入閑雲霞先捲斂

二月旹將半三首

二月春將半幽居掩竹齋自慚疎懶甚苔蘚滿空堦
二月旹將半裏畔細雨中華前輕薄子醉倒笑春風

送丈甫西嘯

家世積儒學高門尚素希鄕書重捧去月桂定攀歸預想擁藍
使行當易採衣異時如見訪林下亦光輝

和張侍禁韻餞閔少卿

羅寺返神京丹霄指去程三主新就命四海甚聞根難從禦泰
樂空流曲水淸幾多遺愛在棠樹滿郊榮

秋夕登樓

高閣倚斜陽登臨覺倍凉殘蟬空自恋歸燕爲誰忙藏日雲頭
猛沿山雨脚長竹郎鋸上景野蒂仙瀟湘

襄中學

嗟達雖未久南走夢魂多客路家飄梗年光嘆擲梭景洞簾花
林風起洞庭波舊仍龍山會歸來赴滑磨

晩眺

晩凉思逸興策杖出松林車馬自來往路歧搗古今斎飈未落
葉永巷已鳴砧自笑眠雲客因時感激深

春盧子披戴

夙想有靈骨的如來道家未能駕鸞鶴且喜披雲霞功德名如
蓬進盡路不賒真同泰競者碌〻耗年華

寄友人

性僻少知己惟君日往還聽琴憐淡靜除酒笑爽難俗眼從它
白吾倚且任閑生涯人莫問到處有雲山

簡饗慶齋主人

雨過淨山好無如饗慶齋主人操大雅樓閣俯蒼崖檻碧搖新
柳庭黃發嫩槐登臨詩酒興此際興誰偕

逍遙
自在逍遙去閉門誰見過披琴空韡韡對酒不成歌秋影生新
桂涼風撼敗荷天涯誰是侶歲暮得疑磨
卽席和人見贈
淚學壺中術偷安物外身敢希千木富寧恥子思貧酒為驅來
漸文因拙後浮蓋將下里曲幸爾和陽春
桂華軒
私意抑何嘉軒開號桂華欲高諸子志先擬素娥家植影庭聞
竹秋香檻底花琴清彈綠水酒美酌流霞慧帙惟黃卷新詩草
碧紗定知攀折處從此路非賒
次韻思齋韵
彼美饒夫子皆秋四十餘自知名教樂全與市塵疎丹鳳又啣
詔臥龍難隱居應嗟雲外客養拙侍冲虛
秋半
晚吹生叢竹凄涼又半秋季華驚倏忽人事覺淹留林裡殘蟬
急山光暮雨收登臨將眺望烟霧閉層樓
和陳太和道鎔韻挽吳太保
持誼視三聖精勤盡一心俄聆徐子叙遽掩伯牙琴至道無來
往浮生自古今應隨先帝馭朝謁九門深
讀楞嚴示初道
曉悟自圓明牽纏足愛憎貪持空外覓忘却室中燈徒自千般
會輪他一不能如如元本性無減亦無增
古意
大道長闊闊人心自艸艸天地固無私賢愚同一老誰信丹砂
人顏已長美好啟亦新人徒相送須及早君看東流波日夜翻
浩浩
竹堂易名堅節謝孟老以記見遺賦此謝之
自愧非才久退藏敢將孤節比修篁如何君子深情愛特為山
夫遠發揚錦繡文章和展廣萬柴門戶頓生光已刊翠琰傳無
盡勝得高枝宿鳳皇
寄益老情官南康
臣山勝槩昔聲欽今日夫君優訪尋李白書堂螢自照樂天禪
室月空臨澗松岩檜當年色露竹霜篠此日音莫對他山忘故
里武夷秋晚洞雲深
題葉狀元祖洽壽亭
八十仙翁鬢似銀更祈遐壽構亭新烟霞遠隔紅塵跡花落長
須紫府春世美鳳雛生羽翼天資鶴貌長精神芳辰拜獻金巵
滿葉有蓬萊第一人
竹洞
竹洞新開碧玉林徑幽疑入五華深座師明月一天靜畫擁青
雲四座陰剪杖貯來雷雨化迎風時聽鳳皇吟烟霞不用重關
閉塵俗誰能遠訪尋
和人見贈韻
山夫分合處林泉豈是幽棲欲學仙但得樽中常有酒何須梁
上更安眠道情冷淡閑心外世態輕浮滿眼前自愧愴恫無用
者一篇褒拂枉高賢
燈夕和韻
年年此夕話閑閑豈信閑居與白愔覺逐艷陽遊去去寧知華

髮等閒谿火連夜市曾無禁燈泥星文不可占韋道少年懽宴
處忘闍惜未拈珠簾

餞元使君

長亭春日正遲〻五馬旆客赴闕時画島林中鶯鼓角塩花崗
衅照旌旗公卿已副題朝望民吏空懷去政思我媿不才叨奉
顧耶將猶鶴達參隨

贈賢上人

三藏空卿從袈衣使携瓶錫故鄉歸家煩卸晉求傳印却笑楊
名枉用機貝葉譴閑修默〻雨花輕散法演〻焰入借問真消
息遙指孤雲出岑嶶

次韻子美見貺之什

要慕雲林遁姓名獨橋長媿昔時情術玄豈解為黃白神酒何
塢上紫清樓〻是非安可問悠〻寵辱譏勞驚感君佳句吟哦
處似得凌雲羽翼生

陪夏令遊西庵

賈制幽深沈縣西我來正值孟冬時維無悪遠門塔叩幸有陶
潛駕可隨世態堦前朝槿色歲寒雲外老松枝伊予本是林泉
客到此寧慚謾賦詩

寄友人

溪水相逢正仲冬夜寒酒興笑尊空丈夫功業須時至世態炎
涼是處同塔劍還勞蜡憤氣集終自轉浮風安能擾〻隨本
覺一任窮通造化功

讀禪月集

唐末高僧號貫休篇章激切近詩流烟華雲月何妨咏水竹雲
林不碍遊蜀國至今名烽熠蘭谿當日踏海留此心彈指雖云
妙手奈閑黎未點頭

遊九曲

幔亭下到興何長獨上仙壇夜久凉蟾魄照開三島路松風籟
散九天香青山綠水年〻好白髮紅塵日〻忙休悶蜉蝣蝸角
事無何捷取舊家鄉

次韻蜀壺公

上樂仙書數百函任它流俗轉慳貪天階星斗常朝北祖印家
風護說南世態似雲終易散人心非水故難探先生八十詩尤
俊寄與山夫作雅談

和新篁韻

碧抽新覺過牆頭使有蕭騷韻滿軒樹暗何妨藏健筍艸藝事
解得深根豈將色變風霜冷只把青㴊雨露恩爭得仙翁來剪
拂再教塵世識龍孫

贈張侍禁

章句新奇素有規旨歸庭悟政堅持當朝涙許錢供奉昔日徒
誇既步兵物象探窮天地窄江山搜極鬼神驚只憂旦夕榮遷
去六藝無人為發明

和伯春韻

琴書冷淡作生涯欲望何門待起家籠罩偶懸蘿外鶴蟠龍猶
媿艸中蛇曾固翔雲知松操每到殘陽見槿花且樂天真存道
在過懷莫倦讀南華

送朱羽士

瑳瑳黃冠走市朝惟君節操宗孫標但將詩酒閑陶性肯向層

活皆折腰騰集十年塵外迹丹砂幾粒杖頭斟生涯別得壺中
趣俗子從他笑寂寥
閒居
草堂嘯傲動经乖已把生涯付自然提費工夫披古籍懶通名
字謁時賢鑑中閒參金鼎火身外誰求子母錢寄語王褒如着
論不須呼吸學神仙
又
素實松扉懶啟關雖居城市似溪山可憐俗客無情到恰稱幽
人得意閒物外生涯從冷淡塵中勞碌屬愚頑窮通今古何須
問且拂焦桐坐竹間
又
為晴策杖趁回塘盡日徘徊漫感傷世事落花隨野水人情歸
燕揀雕梁未高寡識生寬諍德重無名却久長近悟壺中真妙
趣是非難復史思量
寄李尊師
底事悠悠信莫彛還疑深入武陵源數年江上秋風夜故國閒
中笑兩鄙塵世利名寧自笑逢壺旨趣遇誰論路岐無盡人空
老白髮偏親久倚門
謝人惠星冠
學道多年尚屈蟠堂勝仙倚遺裁冠曉簪乍覺星攢頂夜帶徧
宜月滿壇對繼寧循朋友正避時羞為利名彈預思他日雲林
下輕掠紗巾窄髮寒
送朱秀才
西風切烈長亭寒紛紛黃葉飄林壑男兒未遂行路難匣中有
劍向誰彈窮通朝市與雲山處之以道皆可安太公白首垂長
竿時來逢展摩天翰
竹宮凝祥池
天地涵化育淵魚自凝祥早歲與雲雨霽霓遍四方
游魚
嘻戲錦鱗光恩波近日旁悠然如得所何在必濠梁
野雀
仙沼容棲息歸心想羨雲水禽不相昵還勝在雞羣
幔亭
曾孫曾會幔亭中贖擘麒麟酒滿鐘宴罷不知消息處至今鄉
老望孤峯
謝人惠長生雞
錦膆金骹性頗剛感君見惠鎮司晨他年喙鳥升雲去應謝吾
窓蓋主人
和萬伯春惠箋并佳句
林間舊葉霜枯盡景上題來不可移多謝蘭亭仙侶意彩牋為
既史頌詩
此君
此君依舊竹蕭蕭似恥閒花野艸嬌不是春風紅不得自憐蒼
翠後時凋
謝方干詩
數篇驪雅名雖遠三拜逢迎禮過差禍得唐來身已老灌園何
苦吏咨嗟干特三每見人設三拜為人啓訟連塵十餘舉有司瑊才可笑不可與啓扶人料名數刪韶中原群士耳于洛知而輸蓬遂後遇醫補得而年已老其干詩云弟子已攀桂先生就讀園為恨深矣弟子李頻登第寄

春日

春日遲々畫梅開落花初點翠苔痕援琴欲對和風鼓不奈林中百舌繁

將渡江湖風浪數有詩因次之

非才本是白雲人承詔觀光上國春今日江風休鼓浪平生方寸是通津

史館出都有歸北山之句君潭感而有作謂大丞相能辭榮歸山偉輩留滯京塵似未高閑子書此以勉之

要得淸閑便是閑但于方寸絶機關白雲高遠太虛濶休問南山與北山

和蔡侍郞題鐘玉堂眞蹟

筆力奪窮造化端遺蹤今伴白雲閑夜深月皎龍淵靜疑有神寶護此閤

謝人見贈

予本山野吏託跡學老莊百家雖歷覽所得無毫芒敢望當世知但欲雲林藏豈意有君子惠然登草堂儀表鄙吝風談論淸琅々讀杜遺作爲孤陋昔褒揚辭采何絢爛錦綉昭日光意旨峭且遠淺識安可量終慚無以報奪強成斯章

寄友人

憶昔相會處朔風寒颼飀別來曾未幾泡館又涼秋萬物有代謝四時休君子樂天命窮通何喜憂嗟哉營營輩戲々無良謀但欲飫利祿心常橫戈矛奸詐讒諂媚音聲兒女柔對面論金石旋踵如仇讐所存無一實白首寧知羞此輩安足道聊爲達人語偉哉徐夫子操守眞難儔四海波浪靜超然一虛舟所學恥衒耀勢利掃開滯有昔溫林酒與世聊沈浮寧知古史勁擲泛赤松遊所謂樂天命克景任如流

送君節

神乘動春舟安能守枯澤彩鳳飛摩天安能棲荊棘吾友君節君英銳久淹抑理晨塵土中報名本鮮赫識然遊皇都潘舊經濟策逢時得鈞展富貴在朝夕得意早還鄕高堂髮先白

和賈鴻舉杉竹

琳居珠館何虛設寶砌無人苔蘚碧仙翁倚檻靜吟哦却憶賞翁拂岩石勁節虛心守歲寒未嘗暫變風前色移來退遯不辭勞深根耕向粧臺植漸承春意葉青々時爲天香雲冪々月籠翠影尙蕭疏露護孤枝雜濕煙迎風閑夜擬龍吟結實他年期鳳食非才終鈍老烟霞此際渺當親採擇寄言紅紫莫相猜彼此無情蒙化力逢時剪拂任它人俺去葛陂都咫尺

感時行

勸君莫種朱槿花朝榮暮落堪咨嗟勸君種取亭々竹霜繁風勁依々綠誰不見陳餘張耳輩當由論交號雖背畫將金石比眞誠金石何如糞土泥又不見管鮑光武與嚴光貧賤富貴難相忘英靈獨與天地長令人萬古遙相望不可得見空徬徨

寄吳益老

古觀秋深風索々蒼苔滿砌粘人脚可憐幽竹正青葱回首妖叢盡凋落雁來燕去爭忙々山寒水碧天蒼々四時代謝各有常昔人何事爲悲傷俾予不卞山野吏有時擊劍斗龍吼興來長嘯復狂歌得失是非本何有刀名錐利甚徒人今古賢愚限奔走此時酒渴正孤吟憶見高陽諸舜左

贈画龍朱處士

神龍変化在恍惚出無入有非形相借懸筆力本通神因向人間彰厥狀後之學者徒紛紜葉公雖愛寧知真泥蟠高飛世未見寔潭蹈淺聞煙雲忽來偶遇朱處士繪畫有名傳自祖等閑適興忽飛騰墨池一潑壁数堵忽繚斷贅隨手生但待時来向容衆観者紛々莫敢前直疑堂上生風雨請君速為點些睛即看挐攫騰雲去

観中公山水

中公山水老更狂耽々巨耳復啞方生涯禿筆数千管欲與造化爭毫芒長烟三素挂四壁經営指點何安詳凝神淨慮偶得意一洗混沌開玄黄須臾三才及萬類逐還筆下分低昂水寒石瘦老木怯叢薩岸古天蒼々漁舟行客動不速閑者自閑忙者忙伊予本是山野変對此直欲乗風翔咫尺杳然数萬里又疑跳入壺中藏可憐絶藝老更妙為君卒爾成斯章

送益老

俊格邁群倫英毅動衍仲人間観鷲鷲天上降麒麟筆力蛟虬逸辭華錦繍新義君如赤白嗟我西吳爲事散希希輩文慚揚後塵嘗荷留雅什不啻獲珠珍去々車何速回々意未伸酬恩思拂動送别淚沾巾况遇龍飛日欣逢鳳詔辰寧楊看此際析桂定来春榮耀當清世憂勤在濟民異時功業遂麾下武英隣

嘉祐辛丑太守高公下車之一旬雲蛇見于天慶之九龍堂鱗甲五色燦然光輝矯首宛轉至夜半風雨晦冥雷電交作倏然不知其所在其変化不可測乃如此豈非龍之類歟非有德者曷能感之據事紀實成古詩一篇狂斐不才聊寫盛事之萬一

猗々先古宮樓殿蔭松柏昔在貞観年天皇御區域九龍出池中遺下霊跡跡揭來四百年氣象閑且静想望當時畫日晴喋々嘉祐辛丑歳郡侯得名伯下車数旬吾民已休息雷霜嚴號令雨露沛德澤奸猾縮爪牙豈魂而善魄善人霊寃憤歌謠喧巷陌和氣達神明感應何其急是昔夏六月雲日紅翕赫殿北古龍堂窖戸久不闢倏然雲蛇見宛轉真像側鱗甲錦繡文燦爛鮮五色蹤之驗馴遠邇之不驚傷郡侯率郡僚朋來拝莅戲近暫夜未午風雨滿天黒迅雷皆四起狂雷隨一擊須臾風雨收形影誰能覓斯益龍之霊変化固難測方知至神物其来表有德我慚才疎頑平土好文墨况羞覩盛美恨不刻金石鋪叙成長詩詠嘆舒胸臆太山恥微塵滄海納涓滴此詩雖鄙俚質者寧棄擲

孫明叔道士歸郷作古詞以餞之

西風凄切兮草木黄凋服飄々兮還故郷淮水淘々兮波茫々武當華光兮雲蒼々本無名于彼此兮何嫩擧于離觴撫瑤琴而慷慨兮鸞鶴翻變於清商歎古今之擾々兮覺輪歸之茫々悵舊隱之何處兮想松竹以成行志可追乎莫顧兮世幸遭乎陶唐予亦將駕以俟命兮將逸遁而南翔嗟京國之繁盛兮非野逸之食攘况携標之無用兮華羣才乎明堂既不能馳騁以爲合兮宜斂蹤以深藏雖中節之莫顯兮此固丈夫之守常龍飛沈之陸走兮各類聚乎其方唯人為最霊兮何狗物以皇々吾不知老之將至兮昧進退之存亡往昔之聖賢何在兮但山高而水長想塵外之諸子兮笑無窮而自穠望丹臺之高路兮何

凝滯以繚擅戲群鷗之游泳兮況自在汎乎滄浪漱厓溜之珠
璣兮寒岩竹之琳琅玉可液兮霞可餐蘭可佩兮荷可裳白雲
萬頃兮誰爭紫芝三秀兮誰將樂矣哉歸去來兮每對月而相
望

九天翊羅真人支離子傳

真人姓黃名希旦字姬仲邵武軍邵武縣畫錦鄉長樂里人也
自號支離子生于宋仁宗景祐二年幼而穎拔長而靜〻學問
文章為世推服嘗謂與其慕軒冕之榮華何以挽光陰之迅速
乃逃儒從道家者流初寓本軍之九龍觀禮道士吳惟靖為師
授黃帝老子之學天資曠達不偏不倚游心於萬物之表怡然
自得閱披史傳發為歌詩與嘲風詠月者異趣略無塵俗氣所
居有堂植竹數莖號曰堅節徜徉乎其間不忻趨謁閭里好事
者乃攜具從之游至則觴壽交錯酣詠自如脫去邊幅外不異
於人人莫知其所以異也城東二十里有樊真人（真人功成騎白虎飛昇故名其觀曰白鹿）朝斗壇昔隋時盧道士（始開基遇白鶴飛起初名白鶴今天慶觀）鍊丹於城
南山之頂號曰靈臺真人時復往來人莫知之但傳云支離丹
臺後莫究其盧樂真仙之所由熙寧五年京師五福宮成詔選
天下士有被潔清高者三七人崇奉祠事支離與其選時知軍
事元居中以名達於上也支離至宮日嚴香火隆冬極暑罕褻
怠色晨昏怡神養氣謹言語絕嗜好望之儼然而即之則和氣
可掬越明年辭歸舊隱惟一訪別鄉人館閣校勘黃公安中公
有詩贈之曰樓頭畫角鳴〻咽寒鴉噪晚枝悽切林中老析侶
長戈頂上青松點殘雪武陽道士故鄉人攜琴整冠來告別意
嫌陌上別離多歸就壺中長日月時道錄碧虛子陳太初奪之
力挽留然清德上聞有詔知太乙宮逐典宮事熙寧七年季秋
吉朔厭人世間蛻解于太乙宮昔年四十二未解化之前若遺
祿者數月絕食日損形日瘵人所不能堪而真人笑語自若與
異於常時將解化謂弟子吳農鄉曰碧虛子（圖經云碧子陳景元）虛挽吾

於斯時至不得面達聊筆數句為吾示之其辭曰地水火風强名四大迷湯真源疑疑憎愛幽哉惑癡會即便會雲散月明廓周沙界寫畢跌坐謂弟子曰吾今往矣候吾七日面有笑容則叩吾脉頸之金鍾吾即返矣七日外若無喜色將吾葬之至七日巖卿進視之見其精神頓爽面目如醒遂擊金鍾復蘇語衆曰貧賤富貴不入吾身次又笑倏然而逝（是時趙氏家生一子後七日而死舉家哀慕後芬真人而化之迹自知乃是真人遯再復生于世益居富貴業華不入胃次遂化不復來矣）是昔異香滿室五日上聞之賜龕材宅穸于蔡之南龕鄉坊右丞黄公履求為傳大書其事時翰林軾張旨跋其事兼題其額曰支離子形解之頌一時名公鉅卿作跋者不一後數年間有遊道于蜀者乃作偈謂此人曰汝為我賫此寄予葛觀道衆云昔遊西太乙今日返成都若問去來事雲藏月影孤寫畢不知所在真人以一卷付大全云有一先生附文字於此歸還鄧道士欽明（欽明有學問不第從道浩方爲里昔年八十主成都天慶觀後歸奉旨重勅白鹿觀黄公大全撰其觀之碑記云）言畢不見蓋此乃真人親自授之由是盡得真人出處之實乃鐫石立於觀中歲時而祠祀焉茲不復敘

九天彌羅真人支離子傳終

又於浪慶之日書芳竹堂集有詩數百篇首章云性慵人事拙思向遠山居欲得是非少先宜來往踈善鄰惟水竹良友祇琴書淡泊生涯外逍遥宝任虛其集亦傳于世開僖年間閣學尚書謝源明（字固光游井醫都武城長子杭錢耕野中人也）東帥四川日祈壽設醮命雅州道士胡大仙祭醮拜章伏章與云至天闕遇九天彌羅黄真人傳進章表謂予曰吾乃尚書鄉人支離子也今奉帝命勅宰天曹章奏之司今玉帝正與三官考校科舉之籍木卿覽詞其餘章奏悉覇繫于此世子與尚書有舊先為上聞遂得旨回於是始知真人住號尚書乃就成都府天慶觀之東隅建立祠宇仍抽清俸置田為常住今觀中世世焚修祠事之奉請黄公大全紀其事蹟始末而未盡其詳不數日間忽市肆中有一道人手攜得右丞黄履所作之傳于成都時賣將於茶肆間道人乃

支離子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一曰竹堂集宋道士黄希旦撰希旦邵武人一名騁字姬仲自號支離子熙寧中嘗召至京師典太乙宫事後病卒其徒傳爲仙去無可證驗也此集爲淳祐己酉九龍觀道士危必升所編後附小傳云希旦爲九天彌羅眞人掌上帝章奏語甚怪妄其詩亦凡近無深致不類出世有道者之言且希旦没於熙寧甲寅不云有詩越一百七十五年是集忽出於羽流則非惟仙去之説事涉荒誕并此集殆亦依託矣

山谷老人刀筆二十卷

〔宋〕黄庭堅撰

北京圖書館藏元刻本（卷十六至二十配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山谷刀筆二十卷》提要

山谷老人傳

山谷老人諱庭堅字魯直姓黄氏其先婺之金華
人六世祖瞻以策干江南用爲著作佐郎知洪
州分寧縣瞻生玘玘生元吉元吉始卜築脩水葬兩世
於山中遂占數焉元吉生中理贈光祿卿中理生
湜贈朝散大夫湜生庶嘗攝康州贈中大夫公之
皇考也公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康州
奇之既孤從舅尚書李公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塾
見其書帙紛錯因亂抽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大驚
以爲一日千里也治平中兩首鄉薦遂登四年第
調汝州葉縣尉熙寧中詔舉四京學官有司考其
文章優等遂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留守太師文
[illegible]
公才之留再任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先是眉山蘇
公子瞻見公詩於孫公莘老家絕嘆以爲世久無
此作矣因以詩往來會蘇公以詩抵罪公亦罰金
元豐知吉州太和縣改授宣德郎太和號難治公
以平易近民民亦不忍欺會頒鹽策諸邑爭授多
數獨公平平耳大吏不悅而民安之到官年餘移
監德州德平鎮公奉佛最謹過泗州僧伽塔遂作
發願文痛戒酒色與肉食但朝粥午飯如浮屠法
時元豐七年三月也序遷奉議郎
哲宗即位轉承議郎賜五品服乃以秘書省校書
郎召入館未幾除
神宗實錄院檢討官集賢校理逾年除秘書省著

除郎執政數議除美官為言事者所攻不果又遷
朝奉郎遇郊當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實錄
書成當進一官丐回授母夫人李朝廷從之遂君
安康郡公事母孝有曾閔之行安康疾彌年公晝
夜視顏色不離親衣不解帶時其疾痛苛癢而敬
抑搔之在親滌廁牏浣中裙云遭母喪哀毀過人
得疾幾於殆還葬因廬墓側終喪先是蘇公嘗薦
公自代其略曰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
配古人世以為實錄云服除除秘書丞兼賢校理
同修國史離哀乞守太平除宣又改鄂未幾管句
亳州明道宮紹聖初議者言
神宗實錄多誣失實召至陳留問狀三問皆以實
對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命下左右或泣公色
自若投床大鼾即日上道君子是以知公不以得
喪休戚芥蔕其中也至黔寓開元寺摩圍閣以登
覽文墨自娛了無遷謫意後以外兄作本路常平
官避嫌移戎州公一不以介意與後生講學不倦
四川人士爭從之游縱公指授下筆皆有可觀
今上登極復宣德郎監鄂州在城鹽稅改奉議郎
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改朝奉郎知舒州又召以
為吏部員外郎辭不拜上章乞郡得知太平州
到官九日而罷管句洪州玉隆觀寓居江夏公風
韻灑落胸中恢疏初無怨恩談笑謝譴或以忤物
素昔忤趙丞相 正夫而公 胥也公在嘗作荊

承天院塔記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採摘其間數
語以為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雖放橫逆未
嘗一動色之怡然自得也崇寧四年九月三十日
卒於宜州享年六十有一大觀三年十一月歸
葬雙井祖塋之西北配孫氏莘老之女封蘭溪縣
君後配謝氏師厚之女封介休縣君一男曰桐一
女曰睦嫁將士郎舒城李文伯公學問文章伯當
是時公與高郵秦少游宛丘張文潛濟源晁无咎
皆游其門以文相高號曰學士一文一詩出人爭
傳誦之紙價為高而公之文尤絕出高妙追古冠
今視後輩前賢節位益顯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
公謂之蘇黃公嘗游灊皖樂山谷寺石牛洞之林
泉因自號山谷老人天下皆稱曰山谷而不名字
之以配東坡云公楷法妍媚自成一家游荊州得
名本蘭亭愛玩之不去手因語古人用筆意作小
楷日進曰它日當有知我者草書尤奇偉公歿後
人爭購其字一紙千金云

三

山谷老人刀筆目錄

○卷之一

初仕至館職（一）

上東坡先生
再上東坡先生
上小蘇先生
見張文定公
謝張文定公
謝運幹朱朝奉 二首
與洪甥駒父 九首
答二洪甥
與徐甥師川 三首
與秦少章觀 八首

○卷之二

初仕至館職（二）

與俞清老 三首
與景仁考功 二首
與公肅舍人
與潘邠老 十一首
與王立之承奉 直方 二十五首

○卷之三

初仕至館職（三）

與徐彥和 五首
與景温都運 三首
與景蒼節推
與李伯時 四首
與張仲謀 三首
與人
答王觀復
與衛嗣賢
答陳敏善 二首
答知郡大夫 四首
答太平州梁大夫 三首
答聖與權郡 二首
答曹苟龍 四首
與人 二首
與王謹中環中昆仲

○卷之四

初仕至館職（四）

與人 二首
與叔老
與王及之賢良
與周甥惟深
與孫克秀才
與逍伯充
與濟川姪
與懷道姪
與宜春朱和叔 二首

與人
答萊州使君 二首
與鄭仲常 二首
答監使蝦甫
與君錫仁親
與職方太叔
與六姨 三首
與范宏夫
答佛印了元禪師 二首
與濂溪西堂和尚
與雲岩禪師 二首
答清隱禪師 二首
與觀音院長老
答虞公闍黎
與翔大師 二首
與雲居發首座
與余洪範 二首
答張益老 二首
答程德孺運使
與人
○卷之五
丁憂一
與洪甥駒父 四首
與洪甥龜父 二

與方察院
與李子正通守
與仲謨運勾
與周子文長官
與焦君明 四首
與曾甫 四首
與關伯仁 三首
答人
與德舉宣義
與人 二首
與本州太守 三首
答何斯舉 五首
○卷之六
丁憂二
與李德叟
致前書附
與呂晉甫 二首
與張和叔通判
答蕭子莽
與胡少汲 五首
與潘子真 二首
與徐甥師川 二首
與運判大夫 二首
與聖弼 五首

荅仁居逸質 三首
荅宋時發 四首

○卷之七
丁憂 ㊂
荅洪甥駒父 二首
與南康使君察院 二首
與宇文少卿伯修 四首
與伯充團練 二首
與頓敦詩察院使君 三首
荅孟易道傳通判 四首
與元熙使君
與君玉主簿
荅睢若
荅臻僧正 二首
荅東林長老度公 二首
荅羅漢南長老 二首
與芝上人 暑發四首
與覺海和尚 二首
與秦世章文思

○卷之八
黔州 ㊀
與秦世章文思
荅京南君瑞運勾 一首
荅洪駒叔 二首

與故叔通直
與張叔和通判
與人 三首
與唐彥道 四首
荅僕聖使君 三首
與程德孺金部 二首
荅王太虛
與周達夫 三首

卷之九
黔州 ㊁
與周元翁
荅李材 二首
荅王觀復 二首
荅雍熙光禪師
與曹使君伯達 諸四首
與逢興文判官 二十九首

卷之十
黔州 ㊂
荅宋子茂
與人
與達臨院 三首
荅瀘州安撫王補之 二十四首
與瀘川少府
與韓純翁 二首

與胡秀才
卷之十一
戎州 ㊀
與東川提舉先狀
與東川提舉手書 五首
與戎州新守先狀
與戎州新守手書 四首
答瀘帥王補之 十二首
答王雲子飛 十七首
卷之十二
戎州 ㊁
答王雲子予 三首
與楊王霖子均 八首
與人 二首
答王觀復
答李長倩
答南溪宰石信道人 三首
答宋子茂殺直 六首
與試官李正孺
與試官番子敦
與試官王君宜
卷之十三
戎州 ㊂
與載賓應奉議 三首

答楊齊顏 四首
答蘇道翁太宗尚 六首
答張道游 二首
答石長卿
答王子厚 四首
答王秀才
答[illegible]方國 三首
答王周彥 二首
答楊明叔
答嚴君可
答郭英發 二首
答僧從之 二首
卷之十四
戎州 ㊃
與趙申錫判官 二首
答黔州馮與文判官 三首
答黔州陳臨押 三首
答黔州趙水令甘師閔 二首
答黔州潭司理 二首
答黔州崔少府
答李德素 三首
答李郎
答李允工
答李大受

答李廣心
答淑寰
答山因守
答清長老三首
卷之十五
戎州（五）
答徐甥師川三首
答廉溪居士
答楊君三首
答戴純仁二首
答家致平
答江安李殿丞
答家亶叔
答王觀復二首
答對自源
答史子山
答唐坦之
答王觀復六首
卷之十六
戎州（六）
答何靜翁四首
答閬州□仲修使君三首
答蘇大通六首
答孫紹□

與楊子建秀才
與杜元叔
與王君全
與呂道人
與純禪師
答賢公座主
與崇勝寺老
與定嚴院主濟公
與人二首
答人三首
卷之十七
戎州（七）
與範長老二十首
卷之十八
離戎州至荆渚
與東川路分武皇城□共城九首
與宋子茂殿直三首
謝瀘川贊府
謝郭巡檢
與處善使君二首
答權敦禮十六首
與李翹叟法曹四首
與張中叔
與馬中玉金部三首

與黃茂衍二首
與黃訴正二首
與黃端己
與李濟之
與周達夫五首
與人
與邢孝能三首
與人

卷之十九

荊渚

答蘇黃門三首
答李端叔三首
與徐甥師川二首
答王周彥五首
與王雍提舉
答王觀復五首
答向和卿簽判二首
與峽守
與閻善二兄
與黃穎徒
與顧之八舅
與涌叟姨夫
與范德孺龍圖
與王全州

與歐陽元老十一首
與文舉五首
與劉温如

卷之二十

離荊渚至宜州

答李幾仲
與胥彥回朝請五首
與知縣二首
與嚴汚渠院二首
與唐以公三首
與崔供奉
答伯舟父
與曾公卷
與人二首
與徐尉思齊
與人三首
與馮才叔機宜十首
答李彥明知縣四首
答佛海瑞公
答棲賢和尚
答決鏡僊者
答長沙崇德乘老一首

山谷老人刀筆目錄終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一

初仕至館職一

上東坡先生

某再拜某闇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備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悌博約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相當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爲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此特所見於一國一州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進之士不頋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使有之彼非用心於富貴榮辱顛日暮計功道不同不相爲謀則淺陋自是已無好學之志譊譊予既已知之者耳某天幸蚤有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獨未嘗得望履幪下詢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知學已來又爲祿仕所縻聞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幙府在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斗筲使有黄鍾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故有數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之賢者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草書故竊取焉非閣下之愷悌素處何特不可直不敢也仰恃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我並時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何如哉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氣候暄冷失宜不審何如伏乞爲道自重

再上東坡先生

某再拜自往及今不承顔色如懷古人須不作書且置是事即日不審何如伏惟坐進此道如聽浮雲之去來客土不給伏臘尚可堪忍否夫忠信孝友不言而四時並行晏然無負於幽明而至於草衣木食此子桑所以歌不任其聲求貧我者而不得也且閒燕坐東坡心醉六經滋味糟粕而見存乎其人者頗立訓傳以俟後世子雲安得一見之耶傳得寄子由詩恭儉而不迫裏思而不怨可頌乎如南風報德之絃讀之使人凜然增手足之愛欽仰欽仰公擇幸老頗嗣音否師厚詩語氣益謹嚴極似鮑明遠但因來不多複未果錄寄耳比以職事在山中食筍得小詩輒上寄一笑此旁州士大夫和詩時有佳句要自不滿人意莫如公待我厚頗爲落筆思得中紙鈔讀如老杜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者朝夕須報惟君子之四時體道一致神明其相之四月六日某再拜

上小蘇先生子由

某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年矣嘗

學魏繁一川輒數縱迄飢衆對之幸每得於師友昆弟間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況皆而繹易致曲以遂直欲親之不可媒欲疎之不能忘雖形迹闊疎而平生咏嘆如千載寂寥間伯夷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於學彷徉塵垢之外樸拙無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也得邑極南幸執事在旁郡且當承教爲萬金良藥使痼疾少愈而到官以來能薄不勝事劇除沈薄領救過不暇筆墨不足以寫心之精微故每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賓有高安行李必問動靜以其所言參其所不能言承典司營庫之篇舉職不怠懷璧淵貧含者乎席良以自慰比得報伯氏書詩過辱不遺緒言見及故不自量菲薄輒承請左右敢問不肖既全於拙矣於事無疎親不了人之愛憎人謂我朱愚非所恤獨不知於道得少分否共惟聞道先我爲世和扁有病於此初困聞而知之因來尚賜藥石之誨抱疾呻吟仁者哀憫秋冷不審體力何如伏惟爲福頤強飯自重不宣某再拜

見張文定公

雙井黄某再拜獻書致政宣徽少師閣下詩云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惟古之德人其高明有臨其靜深有容其潤澤在下其光輝在上使人望之而鄙吝之意消亦不容蠢矣共惟閤下道尊德盛截之從衆斂類於樞而山立興軒委佩而超然出入諸公間如砥柱之屹中流也問學文章水鍾似已惟道以爲體白首日新夙夜德人之事如川之發源其貧無行義之儲不見比數於時輩無以爲左右重顧有事賢之心取迪自肯且爲當見深識士大夫詠嗟盛德相講勸以爲歸而身賤遂未得有足跡於門牆之下今日掃舍人之門非敢以小人固陋僭求言論風旨拜於庭而承顏肸進几杖而見嚬呻得所以不言而飲人者則淇澳之所歌昔聞其聲今見其實操豚蹄以祝雖所欲者奢而可笑先至後去以幸東壁之餘光不可謂無意者也蒙冒清重備以聽命不宣某再拜

謝張文定公

某頓首再拜致政宣徽少師閣下某不肖懼不給使令豈敢望教伏蒙開納衣被以道至極温厚嚮拜孔德之容慰適小人之願幸甚幸甚重蒙燕誨勞苦非聡學孤生之所宜蒙惟閣盛德之聲色於不有倚富貴於几杖之外而下無能此豈流俗之情哉顧器淺能薄恐夙夜自強不足以副門下之意暑氣煩溽不敢再造齋館伏祈調御衛生之經河潤九里不但小人蒙福也謹上狀皇恐某再拜

謝運判朱朝奉 孝侍

其野拜不學無術得邑僻左承前遺滯之餘
朋會糾紛煩爛不可撥抬健訟之民一不得
郡刺史訓訴官長長短視遠者常得其影類多見
聽追逮證佐糾楊相推因緊案情海以半户之外
縣事以來于今八月惟是智度短淺裁割未有見
効夙夜發氷須謹訶至則免冠就訊歸伏丘壟以
安無能之分加以山野不曉事與中朝士大夫絕
不相知故於門墻無一日之雅進寸退尺終不敢
驟以書通今者豈有以不肖欺左右者乎遡蒙過
聽識拔於衆人之中以備使令承命悸然恐不任
鞭策以負高明之舉也然伏思閣下才品卓越簡
在欽明將朝廷不異遠方之寄來作雷雨下車未
[illegible]
幾惠咸載於江西藩嘗訪之親識閒決事若流誠
得執鞭走趨陪騎千慮之一實所欣慕大旆按行
將臨下邑當以職事待罪輒自達小人之情秋暑
尚爾伏祈調護行李爲國自重區區不勝至願

又

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盜名恐累足下知言爾
往多故不作報度已經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
映發心不在焉如墻壁間代詩文與俗俯仰不足
紀錄得顯且兄弟時持書冊來講問撥置簿領一
解頤爾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閒當有自娛即日體
力勝否昨所諭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爾苟志於
仁矣其餘存乎其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者

與北門發同爲君子之詩夫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觀義理者固於其會怨與不怨去道遠
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足下以爲如
何無階合弁寸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頓自重不
宣

與洪甥駒父 九首

駒父知錄外甥得書喜安勝文城感義兩宅想每
得安問官下簿領之餘頗得近書冊邠老相與有
日新之益老舅自夏來爲外婆時時少不快極廢
學意緒常濛濛也中外不幸益帥行次陝之閿鄉
暴疾頃刻不起一月來哀痛不能堪奈何奈何没
以二月二日二十二日巳次水門外曾照寺蹔往
[illegible]
哭之每令人欲心折也適此變故來人索書草草
作此邠老且爲道千萬意某書寄

又

駒父知錄外甥得手書知官下安勝爲慰所寄文
字更覺超邁當是讀書益有味也學問文章如甥
才氣筆力當求配於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
也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極當加意養以敦
厚醇粹使根深蔕固然後枝葉茂爾仕官如農夫
之耕其得秋在深耕而熟耰之設事之成則有命
焉每見邠老亦爲之道此不審以爲何如至親中
失公擇莘老胸中至今憤憤不可思念餘惟自
重某書致

又

駒父外甥所得書此筆札已眼明又見詩歎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可謂江南澤中産此千里駒也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矜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曾七年三過其門而不入禹貢之書歷功茂矣然而終不伐此必有長處寡怨寡言是為進德之階千萬留意猶望官下勤勞俗事勿擲古人之言猶鈎其深彼俗吏事聰明者少加意即當書最既以立家為東榮又手足為心當念如此夜二十刻許大郎來言黄人不肯留呼燈作此極草草續別為問九舅白

又

駒父知録外甥久欲作書人事怱怱因循至今所寄詩每開卷歎息彌日甚齋心服形之功亦至然此老舅以為白首之詫也如甥才秀如此不患當路諸人不知但勤官業慎璧自愛耳所老才性極明敏相與琢磨去盡少年之色須用董梧之鉏痛治之耳學功夫以多讀書貫穿自當造平淡且置之可勤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論議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雕琢作得寄來其書奉

又

駒父外甥推官得來書并寄近詩句甚秀而氣有餘慰喜不可言甥風骨清潤似吾家尊行中有文者忽見句法如此殆欲不孤老舅此意君子之事親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文章直是太倉之稊米耳此真實語決不相欺又聞頗以詩酒廢王事此雖小疵亦不可不勉除之牛羊會計古人以養其禄老舅昔嘗亦有此過三折肱而成醫其說痛可信也鄧翁亦甚相愛論亦及此切希加愛不具九舅書上

二

南昌必數得安問所須筆墨二種及龍紫齋謀二允有新作又寄來都下有所須因來示諭切希勤吏事以其餘從事於文史常須讀經書味古人經世之意寧心養氣累九鼎以自重乃所望於甥者一日克己天下歸仁焉無患人不知也灌園老聰明強敏相從以講學為事乃佳耳

又

駒父別後惘然者累日雖道途泥濘顛頓相依頗不寂寞黄州人來得平安之音甚慰也即日想安勝太守書頗相知更希善事之又[illegible]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為[illegible]公私皆辦矣安父在此留黄亦自佳不知能如此否外婆比來意思殊勝比去冬十分減六七望夏秋間得佳也

所寄釋權一擔祠堂縱橫極見日新之効更須治

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歷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三

鴻父不果別作書凡欲與二甥道者意不殊也往見所作王父倦谷軒詩極知不負老舅所期既食

貧不免仕宦古人所謂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此亦不可不勉賦自是中郎父子舊業更須留意作五言六韻詩若能此物取青紫如拾芥耳老舅往嘗作六七篇曾見之否或未有當謄寄大體作省題詩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二何常相見否爲致意寄蜀紙茶托多謝何須爲尒烏田馬牙一百謾寄書大字縣手書勿令款斜失威儀乃佳耳

答三洪甥

龜父玉父盎父諸甥得書知侍奉大母縣君安樂甚以爲慰駒父常得近耗代者已至否鴻父只在齊安否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然

[illegible]貧恭人須奉來兒[illegible]科舉更須收拾筆墨入規矩中得失雖不在是[illegible]是應科舉法也方君一鳳雛出觳雖未能翔于千仞竟是真鳳凰爾人還許春秋推行何如治經術不滿于真近有書傾倒甚至亦未暇作報嵇文知讀書有味否所欲於范守處作人易爾但平生未識乃一通書後信便可言此未緣相見思念何日不勤惟萬萬自愛因來頻寄書老舅永書

與徐甥師川

師川外甥奉議別來無一日不奉思春氣暄暖想侍奉之餘必能屏棄人事盡心於學前承示諭自當用十年之功養心探道每詠嘆此語誠能如是

足以追配古人刷前人之恥然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盡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淨室焚香令心意不馳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彊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甥性識穎悟必能解此故詳悉及之[illegible]或得相見因五舅行草草

又

師川外甥奉議前日直夫行寄書當已達即日春氣暄煖不審何如想侍奉八姉郡君進學不懈小大同福前呂新婦臨蓐免身得男乎因來頓報直

夫以公事程課入城應接賓客善鑄持之親賓
唯此一人斜倚文而作少年之過皆老謂其近於
親豈可責備耶紙筆護送亦未佳但可供學爾他
日有佳紙當別寄洪姊夫過省高殊可喜文意超
邁雖中巍科可也非久當面故書草草

又

比遣李掾人報書臧裂及今欲一二作書臨頭眩
意緒可知也累日得雨天氣差涼雖阻江山風氣
不殊比來八姊郡君尊候何似甥讀書益有味否
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
指趣觀世故在吾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
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心膽欲大也非法不言
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
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人特立獨
行者蓋用此道耳洪潘皆是佳少年但未得嚴師
畏友追琢其相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森於前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綉其鞶
帨又安能美七尺之軀哉非甥輩有可以追古人
之才老舅不出此語也未緣邂廝千萬強學自重

與秦少章 覿 公回

頃兩見少游皆承在天壽前自外歸又承見過相
待甚久惜不款晤也惠示與晁十一書筆勢駸駸可
喜其心醉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
至於論議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
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二問之前日王直方仰慕
詞二篇來亦可觀皆告之云如世巧女文繡妙一
世欲作錦當得錦機乃能成錦足下試以此思之

又

辱惠教審安勝爲慰學問之本以自見其性爲難
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
彝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鍾
鼓爲之說故見已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
適人有工拙者君子雖欲盡心夫有所不暇相見
乃盡之

又

辱簡記承學問不怠爲慰前得所寄書晨讀頗有
家法比事要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
三日聚糧可至千里如足下才性之美何患不及
古人但勿欲速成耳詩軸都爲謝公定借去未取
得來即遣去前承陳無已語有人問老杜詩如何
是好處但云直須有孔竅始得因相見試道之

又

前承惠詩并得教極荷相與不忘詩甚和呈所問
文體大似擊鍾叩其旋蟲輿荀簴不若發其全體
之聲耳欲得陳無已舊作黃樓賦記又答李端叔
書如有本且借示

又

向辱示教并示所文累紙又辱惠車馬公私悤悤

不辨眼前盛意未報然欽愛之誠則勤足下當為此天氣川夜涼漸可灯火相於文字益有功乞可以養生事親者川心焉事與道俗一以貫之獨願勿載得失於心術耳爾後稍暇當約過醻池閑談

又

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榷精盡檢閱不厭勤爾舉場下筆遲澁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併書十扇甚愧勤國士也筆意殊有佳處公舊學蘇餘杭書已有功政坐亦從不肖規摹筆乃小嫩耳寫字郁筆也亦安用功然賢於博奕游息時聊爾為之能使筆力悉從腕中來筆尾上直當得意

又

欽然數日見李共簡春秋之論要意其如此豈敢為必其趙看許世子恐如左氏所傳昇聖人以義責臣子之忠孝故有抑揚魯史者故磊磊見於世不没其實不計其後欽剥如此耳晝夜方侍親老季玄武君香火作報草草

又

比在告熟讀前所惠詩卷如公闕祭文語意甚善詩句極有風裁可喜合處便似吾少游語然恨工在遣辭病在骨氣爾古之聞道者請問治天下則對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文章雖末學要須茂其根深其源以身為度以聲為律不加開鑿之功而自閎深矣公誠以此言為可則猶有一

物為八合道之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為不少專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為冬斷可識矣承自勗勤速故及此更占大方之家有所聞見幸見教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二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二

初仕至館職二

與俞清老 三首

二十年不通寒溫辭官得面慰喜非復常理簿於官期行李匆匆終日送別唯耿耿耳清老根慧韻勝已有退聽返聞之功加以師友問學當於古人中相求耳游戲神通似是道力堅固事吾輩正當滴水滴凍師須詩文意求之故紙中類是戲論不足傳更不錄去今寄此數篇結般若緣幸將觀省推奠不捨鼻繩好看水牯

又

得手教承行李到淮陽安穩甚慰俗間酒中亦得磊落人知此道者否不肖沉埋塵土中已成流俗人時時夢想猶有曩時江湖雲月爾思欲弄舟風煙之外嬰縛以未有脫期求懷方外之人自是宿債輕不可更作罪自纏縛也相望千里無緣奉面惟強飯自愛

又

尋書審宴居有以自樂開軒陳書想見紫桑道人甚慰懷仰寄惠荊公自錄詩極荷勤厚不忘景陶軒名未爲作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爾觀晉聞人所謂景莊景倩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耳亦如所謂郡守爲一麾也輒爲題爲今是軒并寫去其自去年三月已作詩徐爲公作數語并淵明詩十數首可作帖張之軒中也

與景仁老功 四首

某頓首昨晚辱賜教勤懇并惠啟源名品感佩無量以來人言竭上省宿不敢答故不即遣記經昔體力勝否曉并此一兄極嚴味美亦安昌佳輩才飽爾且試瓏當如何別有一種亦得日早然略入湯不甚熟味厚或不喜其太種繢當遣某頓首

又

某頓首天氣差晴想孝感體力安勝寄馬鞭以擧詩續其後不足觀也所送五幅今寫得漢文數篇納上可與似洵仁一觀

與公肅舍人

某再拜久不獲望履懷惟有懷仰聚蒸不審台候何似法帖前承誨論累日匆匆不曾識今遣還几下某再拜

與潘邠老 十一首

某頓首比辱車馬臨相風度殊有塵外之韻中心竊獨喜知足下留中進於忠學之矣故見此光華耳得手誨并新文匆匆中疾讀已竟況病去體未三復也清圻紙佳惠亦未暇省錄

又

某頓首辱以米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不敢然辭頃徒淳而道不明何以當此惶悚惶悚

訪逮所疑不愧叩之則竭也皆謂求之藝賜之
由之勇師之莊皆聖人之一也由夫子觀之其人
性學之蔽如此閒譏言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故陳常弑其
君請討之非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伐
燕何爲勸之其可不疑也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
室堯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不得申
也哉一而發自小道故大人弗爲故者膠於物之
迹也離乎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
明於此然後可以知性故雖非性而可以求性也
不避礙而疑滯以求必行此老氏以智爲賊者
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又一

某頓首昨晚得手字會以四日院中書成奏書沐
浴於感慈日莫燼甚念作報及書所送紙皆不能
今且又相君入院當亟入勢未能如邠老所須但
詠五言覺輪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比承慰存
司之不知已草草治行遂不過我而東鄙心甚恨
快此乃學爲舉子之文徼倖一日既得人爵而棄
之者也豈所望邠老者耶又恐自有故不能爲此
蚊蚋之過前耳書囊那可收道中詩篇匆匆未及
他

二

某頓首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是爲喜盡而悲夜也

□能不喜夜天地尚然而况於人乎死生亦大矣
而不行與之變況山林不滌其胸者乎心所蔽
關學孫繁舉而指之以吾常行而物變之中故也
今遇小變不捐於其蚊䖟已磊磊崇於胸次則行
乎爭名干戈之間泛乎衆口風波之上其能立我
以宰制萬物使得其職耶邠老幸思之京師三
大衢開市井通博之禁比三日而得喪大相懸有
懟而殺身者聞者未嘗不笑也由今舉子觀之豈
不在可笑之域耶尊府所欲書亦未寫得可徑附
遂至古文間十日中當必作大門石刻當附駒父
及十日往矣若尚能少留今晚幸過我濯去俗士
思紛之塵而後行亦佳耳

三

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
皆與之同響其文獻足以追配古人孫茂深亦有
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
挂壁觀之聞茂深閉閣焚香作此香饋之時謂少
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又

某頓首累承手記以退食輒奉老人寢膳或至中
夜得息故不果每作報大谷公不刻已奉許作但
未得暇耳數事已諭駒父詩中多佳句甚歎伏也
晉主夏盟而子產非所以爲盟也然其勢不得不
實聽司馬侯之言以告諸侯則有詞英文公之知

禮義也不特奄殘從徑而不食也豈足以為原大
夫所以令君知大夫也晏子曰大者不踰閑小者
出入可也蓋君子甚酌此故以制行則如此非所
以觀其私也若夫觀其私則德無小大忠信而已
矣故君子有悔而無吝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
以為由初發心以至成道惟一直心無委曲相此
最近之承與季共[illegible]以講學為事甚善甚善多謝
季共不果別作[illegible]

又一

頃蹀試城南到家即奉車馬已南雖懷仰不可忘
而多故匆匆才可遣服故不能作書忽辱來教承
侍親郊居施而不失其所為懸新文辯麗三復欽
歎閑尅純用力讀書不至妨甘旨此亦人生至
樂事利衰途割自可一切放之公往所作道人詩
長句一紙一篇者持與子瞻遂為子瞻所取至今
恩之因來幸手錄一本見惠如此作在向來諸人
亦難得也子瞻所作溫公神道碑文極雄壯後可
付去適允甚又家中小大多發溫方調護醫藥奉
狀草草

二

承示喻祖夫人挽詞謹奉教不審窀穸當在幾時
耶公所作文甚敢有餘然每讀之十數過即使人
恨之自以作文從來少功求得所謂公試讀司馬
溫公子伯康薦御傳韓魏公原道求其故因來示教

所論方鞭策後學[illegible]流俗毀譽雖不足解免
要必有自求對病之藥莫如於孟子之自反承相
與致不疎故又此備墨堅劍鞭劍各一丸謹往作
良甲世使人氣塞少康骨氣充實似可慰其親意
洪源鄭氏三子通趣向清潔又老於世故凡與
之游有磨礪之益也頗嘗從容否

又

辱專人惠教甚慰懸想審村居侍奉萬福得文字之樂
為[illegible]詩書[illegible]爾雅少加意便當不減
古人甚[illegible]珍重比來歲月深此物
漸少[illegible]詞又未能成今日來頭痛苦
謁告[illegible]來人[illegible]留數日恐渠食盡不能待且遣
行[illegible]此物每遇無意無思時滯端
不可強作成亦不可傳爾懷蘇亭記謹諾俟叙本
才求也豈一務是東野軍曾人甚貴異之今亦難
得謾往可為公千篇之費溫公神道碑市中有板
本十千可買適令買尚未來子瞻論作文法須熟
讀[illegible]大為妙論請試詳讀之如可都示諭伯氏
[illegible]家居以代者據位擇縣至今未還去耳知命兄
能比無恙有十許篇詩是今春所作不足觀悶人
傳借有漫字矣謾從一觀公書字甚工然少波瀾
政以觀古人書少耳可取古法帖日陳左右當業
之餘輒臨寫數紙頗勝變態自無使筆意便自
有佳處近見無咎作慶州使宅記又為佳作未

有本有即奉寄彼土亦有士人可與共此者乎因
書示諭作書但連一二紙書事不須屢幅頗似不
情未緣會面千萬爲親自重
又
平居極欲奉欵曲而出入公私事亦相尋來終日
不了眼前以此中休窮年音問不通雖交舊間頗
相委悉無簡贅慕勢之嫌然亦自覺俗狀可憎也
辱教獎借太甚加以恩意存問老少知公見愛深
也顧鄙陋何能有益左右萬一其言過稱不敢當
其臭味同者切喜此道有攸助爾所惠詩卷疾讀
数回詞意相得皆奇作也自頃未嘗得見筆墨緒
餘不謂公已能至此欽歎之未足此心此文乃如

明月夜光終不可掩豈待不肖推挽然願公終所
以而後敢言其上使長者知公不徒爲言而後生
有述爲此報左右之勤懇容至草草
又
辱教墨甚勤惠顧相與欵曲之意無日不勤身在
公家又年過四十漸不能堪如此碌碌度幾月爾
承強學以所不辱此盛德之舉充斯言也足以追
配古人文章安足道哉
與王立之承奉 直方　二十五首
伏承手誨雪寒侍奉萬福爲慰惠詩文皆有爲
之甚善更權以古人之言求合於六藝當有日新
之功書室可名曰求定齋古人有言我但惟求定

彼蓋以治國家我將推此以爲養心之術木之能
茂其枝葉者以其根定也水之能鑒萬物者以其
屢定也故曰能定然後能應不審以爲如何適爲
親老今旦苦痃眩故久稽來使又未能寫所示紙
翻想　祭也
又
每思足下有日所時遣之氣頗欲以文字相從所
居既南北相望又公私匆匆初無暇日但馳仰耳
辱教審體力勝健爲慰承尊府往懷州幾時當歸
也彼少游書詞意自相了佳作也若讀經史貫穿
使詞氣益遒便爲不愧古人矣劉勰文心雕龍劉
子元史通此兩書曾讀否所論雖未極高然譏彈

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高麗紙得暇即寫多
事草草
又
某頓首比辱寵臨甚惠匆匆不得欵佇車馬多愧
得手字承侍奉萬福爲慰潘家眞蹟已取去范蜀
公墓銘納上昨日市中已見蠟梅開者数枝矣
又一
頓首辱教喜承侍奉萬福丹砂床雖樸破竟佳物
也已綴老兒錦帶受賜多荷也所求同學殊難得
人當更求之蠟梅風味想已能動人耳某頓首
二
筆十五墨一皆自用佳物以公留意翰墨故以相

孫何嘗尚少不揆…來日忍子謄來
可惜少紙於清泊處以…陳之如張武筆其所
好也來日午後亦一到館下某頓首上

又

如公之明暇固若瓊枝琪樹常欲在人目前特以
公私匆匆又老兄常須醫藥故不能數相見然未
嘗忘懷也辱手誨審侍奉万福爲慰蠟梅佳句併
荷勤意二年來不作詩遂失句讀矣才自局中還
奉答草率

又

辱教并惠示蠟梅詩感歎恨多病不能繼聲爾論
題假三二日間檢上策題不須作但取通典凡事
自大者類取古今沿革与今日所宜者作文一篇
大略得三十篇即縱橫貫穿矣小詩若能令每篇
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須來詩人推陳無已得此
意每令人歎伏之蓋渠動筆不倦味古人語精深
非有爲不發於筆端耳

又

辱教惠蠟梅并得佳句某慰懷仰數日天氣驟暖
固宜木根有春意動者遂爲詩人所覺極歎見下
韻勝也比來自覺才盡吟詩亦不成句无以報佳
貺但覺後生可畏爾

又

某頓首上自觀音酌客回下馬未穌得手…

寄…向…恨日月…明日晁張欲
來詩院當一到館北園也某頓首上

又

前除教承才元舍人還家安勝欲遣記問動靜匆
匆未果耳病疽者但有痛處或有頭或无頭但用
大蒜切令厚二分許貼瘡上用麥粒大艾炷灸
（蒜可灸至十五六壯可換一餅子）極甚者可灸至二百許但灸勝如
不灸也灸了與托裏散喫（托裏散用…）
（…）日二服來不妨瘡可用追風散洗（…湯泡取清者）乘洗淋洗了用官藥
膏…毒熱盛者日再洗換膏藥如壯熱頭
痛…根榜痛可用大木薜荔二斤葉爛研用酒一
升…許攪拌裂取汁煎一沸隨宜取及未解再服三
服不妨雖氣弱人旦去瘡毒爲上

又

昨日到家即問老親藥餌切不知車馬見辱也繼
得手誨審侍奉万福爲慰書畫筆意驚二頓驚老
眼更以書史宴之古人豈難到耶菊苗得奉甘旨
拜賜良厚對客奉納草率

又

某頓首昨日辱教并送紅藥極荷勤戀適留慧林
沐浴到家已燒燭故不即上答天氣頗潤澤想侍
奉万福洮研一枚并昇設送來日午後當奉詣某

又

某頓首不得面忽復累日惟深懷想驟爾暄燠不審何如伏想侍奉万福四詩納上欲倣和為了同納而數日特冗甚故未就耳草率遣此詩成別奉記某頓首

又

辱教審侍奉熙慶為慰兩氣差涼頗得近文字但苦為俗事所奪耳寄寂齋賦語簡秀氣鬱然大為佳作欽歎欽歎然作賦須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跨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爾

又

比以親老時時小不快又身亦多病故百事廢弛思欲胥踈江湖之上耳如所諭云云皆非鄙人所任責者但審侍奉万福為慰所問應舉事恐不必介士大夫平居事父兄之餘力固以讀書學文不免為親應舉得失便有數科寧有利不利耶思善理則欲精知古今則欲博學文則觀古人之規摹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盛暑懶出入不欲公冒暑遠來但懷思耳

又

某頓首公私匆匆初無補事但常不得閑以此久不果通問辱教審侍奉万福為慰得邢襄陽書遣

其懿積之悲令人酸楚少年中求敦夫誠不易得想足下好文喜讀書又与之有雅故亦當深念之人幾日行告遣至下處取回書今日適往莊僕作書多未及此爾某頓首

又

某頓首欲雨尤濕熱不審何如伏惟侍奉万福今日以所示書送蘇翰林即得報如此今遣呈劉梅二詩遣上不知圃中更當詠到何物也呵呵

又

比辱車馬甚惠欲往上謁因得歎語尚以秋暑未文歉病逃畏衝冒耳承惠教審侍奉安勝為慰三文皆佳作今少年書生未見能此者甚歎伏也然有一事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昏眩眼澀奉答草率

又

頓首前辱車馬甚慰懷想兩氣差涼想侍奉万福承惠教勤懇感慰蘇公適出賦意去年作適頭眩未錄得錄得即遣上匆匆上謝草草

又

頓首承惠教審鬲州舍人齊止安勝為慰辱存問感激擬秋菊之英亦是佳製為老兒比方便常服未敢遠出翰林處去詩甚佳碑落無礙本也

又

頓首今日略到一兩處報謁即頭眩遂歸臥寺齋不知車馬嘗見過也悚愧悚愧辱教并得新鴨脚以奉甘旨感佩嘉意至深也已思得三詩弔惇夫候公行日寫納

又

頓首伏承手誨送薏苡極荷勤意長句清新讀之洒然適為親老數日來腸痛急意緒極無聊奉啓草草

又

頓首辱教審侍奉萬福為慰承讀書綠陰頗亦自樂甚善甚善所送紙太高但可書大字若欲小行書須得矮紙乃佳適有客奉啓草草

又

頓首自二十四舍弟沒意思慌惚至今故久不通問辱教審侍奉安勝為慰翰林出牧餘杭湖山清絕處蓋將解其天弢於斯人為得其所然士大夫以為國家事體不當聽其去雖然又有義命矣承欲往見當候道達即奉聞深衣令小姪遣付適頭眩寺中臥奉報草草

又

頓首晚刻不審何如伏惟侍奉萬福來日定成行否未成行別奉啓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二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三

初仕至館職三

與徐彥和 [illegible]

再拜比因太和學賞院人回寓書信左右當已呈徹專人齎手誨與[illegible]監郡草偃風行又得從容於文字推惻怛以惠鰥寡忠實以教官吏力行所聞不以才高位下而自暇頌神之聽之實百福之所會學亦暇經術訓極見用心之美今時道俗往往不諳言行斷文之作實不虛費翰墨若欲究竟政事史漢亦損之又損根不得相見爾謹奉狀陳書懷想

又

其頓首前承損惠壑源蘇合方在南昌人事紛紛不暇開視及還山中碾試壑源甚妙蘇合稱情少未嘗見計与異時所得埴合中者相懸也感佩佳意无以為諭香法今錄上不知公庫方尚在否或合得成令惠一二兩幸甚

又

頓首前附隆慶僧人回已狀并煩調護刻示明示衆語計已與工若早得十數本帶向北亦佳所惠香非往時意態恐方不同或是香材不精及婆律與麝不足即前錄上小宗香法必已徹几下矣欲寄新双井以山寒尚微它日別求便附上石刻數種謾塵書中醫證不足觀也

又一

頓首前附陸慶人拜書當已徹几下自須多病不
能詞官即日不審何如伏惟臨理悠然内外蔽禾
類更无所措手頌覧則官曹人物精確定不使玉
石俱焚也所寄詩文久乃得熟觀之極見琢磨之
功恭想用墨之暇左右經史時以古人用心處一
流乃筆之選也不緣恭承惟有懷想不宣

二

太和尉裴安世如晦之子其人好李善士但恐為
吏不甚快健不稱尊懐嘗試接引之否其家有如
聆琦妙書及古墨皆天下之選可試觀之也前所
寄香似与小宗不類恐元是香材不妙使香材否
如所惠蘇合之精自可冠諸香矣意可尤須沉材
強妙前録意可方去似遺兩種物盖當於諸香後
云龍腦麝香各三錢別研若果遺幸增入更有一
鄭康成注漢宮香法亦檢得續寄上双井似差勝
去年謾寄一斛嘗試如何

與景温都運

再拜啓伏承拜延閣之命將漕以寬憂顧伏惟驩
慰慈公勤勞閲陝之間十餘年白髮王事此未足
以畴茂勲也比諸公稍相知察伏異好謀而成以
綏百祿區區祝頌

二

公擇十月五日遂舉窆岁傷痛何可言幸野夫在

江西調護不奠斗脊肉在楊頌得增益冊兆須生
事甚有意所助錢即送之云亦不以為日貴也

三

双井白芽露芽各二種謾往恐閑中湯餅之流不
能味公家壑源則鷄蘇胡麻合草以之亦時須此物
耳

又

再拜伏蒙賜教勤懇感慰无量冰雪寒冷不審按
部所止台候何似伏惟旌旆偃息文武能否皆刎
於前鄙寡得職神明相之動静燕李尚阻參侍臨
紙懷仰伏祈為国自重謹上啓

又

再拜蚤來草具牋記道所以不能至館下之故并
送茶當已達聽下伏奉手誨勤懇感慰先公行録
副本已領所欲乃跋尾耶俟老親醫藥小間了
筆於前啓輔寄上盛暑小勤行李願為國自重

與景善節推

得仲謀書承以失李將不遂近官公頌歷卅故艱
難當解此物去來矣不知今謝何官汝仁得安閑
否无緣會面千万強李自重當官愛民以行所聞
謹勤手狀

與李伯時

頓首適自省中歸過令嚴門問得車馬不至遂馳
歸已放散從人遂不可出他日可約一集幸為遣

此意適到家郡檢得去潤帖不審須未

又

頓首失脫集良耿耿然爾後只約公家集亦好于
潤帖欲換標又以送碧虛之未及亦今以為壽數
日間上謁

又

頓首累日不面懷仰則勤寒暄終未適宜不審体
力何似聞公復得一假虎形齊有早平張仲謀欲
邀車馬到驟驟云堂陰甚清涼又有荷花明亦一
往長者能來否若來乘畫舫為妙謹啓咨承

又

頓首累日不聞譏策之音不審体力佳否來日欲
同元咎文潛會于啓聖公能來否否中飲了便出
即至彼矣

與張仲謀

來日早具素飯幸毋願聞公不以麁糲欲知竹林
齋厨之味故敢奉邀亦

又

朝涼伏惟起居輕安輒具早飯幸玉趾來臨斯亦
元咎文潛皆十齋故不設葷味想不以蔬飯為菲
薄也

又

頓首前日髮鬚闊足下文君彤繁不甚審諦不敢當
問得教承已安平甚慰丁列被論公宜少補之天

乃若其心志如此意當小事也明當得面

與人

前承諭作求山記敘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
之有元氣萬物皆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藻繪
哉往年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論其前王
荊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竊濫歎惜以為名
言凡作序引後記焉尤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
介足下深識之

答王觀復

承問所以尊名前輩奉字曰觀復維亨嘉之會草
木亦樂其生天地否塞君子有失其所故曰天地
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君子所以處窮通如
寒暑者何哉方萬物甚盛之時已觀其復矣此求
名若心痛略元三日不發時故懶作文字且寄奉
字之意如此

與衛嗣賢

嗣賢之孫欲令名書字繩祖漢衛宏得古書數部
頗得攷正古文異他日李聞可以繩其祖武也其
上

答陳敏書

陳君足下因江李其得書勤懇殊殷敬逾礼見處
以丈人行則不敢當往在鄉邑與喬州同年年相
近故相視忘年欲以丈人非先大夫也又書辭
所推与太過亦非所敢當古人有言天下有名立

伏惟勤□邇安緣詩薦遍諸點姑安勝十九娘同
年生然悲四十七歲勝必已到家東床元禮佳婿
除甚必已拜命矣其道中留以四散就馬已物故
悲都不覺暑氣今日恍又冠氏來日趙大名矣遣
還安德人困倦上此狀極不如禮仰恃眷憐有素
故耳川年遠去右不勝下情伏乞為國自重以慰
瞻仰謹上狀其拜

答太平州梁大夫 白首

承別紙誨諭慰遠千萬差人涇荷眷予曲折北行
送迎矣朱祿有父兄之舊其人亦好義趨急難想
撫敘寔無不繼意也伯氏越州司理欲相送至府
然為南禪似便餘須春面可既邑中借書吏作
字書字欵頓小大露不能如禮伏幸裁察

又

當塗號為少訟高明臨之內外皆稱職宴衆清閑
況時有酒之集湖陰邑中士大夫多可人又百
物價平於貧家寓食甚宜寄館近縣無盜賊之憂
也承有問勤甚故縷縷

又

陳無已蒙朝廷擢拔豈但慰親戚朋友於學士大
夫勸為仁人在位國家宜數有美政如此耳

答畢頃權郡 白首

伏承書賜勤懇承衆教誨備之篤依悵慰懷道出
貴部送有恭承之幸何慰如之憂衆喧鬧不審側

如伏惟簡易清正從氏所避疫之味有神相之
兩日昔蒙客至二載乃辦作此極草草伏幸裁察

又

竟日得奉緒言承長者山教故舊之歡不但地主
之禮也旦來伏惟起居輕安相戒遂行不遑詣別
已狀草草不宣

答曹荀龍

辱書勤懇侍奉聞從谷山水頗得遊於文字慰
喜無量寄惠新詩如俯仰山川考合書傳日有新
功甚善足下能學問如此到古人豈復難耶遠寄
鹿脯與鱐皆以奉老親且甚精美感激感激又承
寄香及筆與小體此況頗非少文甚愧愛厚也

學尋府解官欣慰無量北來冀得言面不及千廣
自勉自愛冕無咎已赴淮陽想日近得相見先得
合并之頃良可喜爾俞清老貧悴未有以振之真
負此愧而子方邦國有言有守之君子也豈識之
乎試訪求之至山陽可以見徐積仲車同年也公
賢德其聰明智慮千人之傑也

又

辱書勤懇感慰承奉親在江湖間蹤僻無事何樂
如之在康莊擾攘中常苦人事奪也陰得勞寂處
可讀書作字甚耳讀書勿求多唯要貫穿使義理
融暢則欲下筆時不蹇吃也阻面故云此

又

舜哥許惠昆山游極前所之根點肅亦佳荷遠意
勤懇承許奉為福邑中說眾人皆喚得寧閒想甚
日新之功收未衛尚見所造詣府自去年二月么
多病不復能作詩舊詩數稿謾錄寄山川之勝
要漢間還事亦可溫尋首中有新作宜因以來賦
題不必果高難人所謂用復足要於題中下少文
大兩須有數篇六龍詩為姪輩戲作欲奉寄適有
少損擾事未辦檢錄後信可往作賦要讀左氏前
漢精密其佳句善字皆當經心略知某處可用則
下筆時源源而來矣

與人（四首）

頓首靈陵之別忽復四年時辱書問不通時得動靜
彷彿於南方親舊間耳人來伏奉教賜勤懇感慰
無量仕宦不遠鄉里定省之樂不廢親側又以文
字為職何慰如之往者行李道塗滯留不及求樂
之事矣於公至仁孝矣想能夙夜從事以補往者
好武不遇以為尊府君之壽[illegible]得
一[illegible]以[illegible]不進
某[illegible]所
藏但老懶與復日新又恨以食[illegible]一江湖差
退使老幼溫飽耳

又

[illegible]

記事不專為小物役思乃佳耳前日承往歲所作
三詩皆以食菜斐然而成欲手錄呈數日冗甚未
了續當送不伐處也欲封兩劄倩春升作書送通
判所封未畢續附行軒也

與王謹中環中昆仲

某頓首累屈車馬欲一至舍所問動靜常以休日
有賓客慶弔事力不暇給非情相愛有以忘其不
肯豈敢爾耶承朝夕遂出都臨風依依願道塗善
護行李至山中便有登臨之樂豈與奔走塵埃中
者同味耶然鄙夫於此處興復不淺山中有新作
不惜時見寄也前示兩軸皆高秀有江南山川之
雲氣前携至館中欲示數同舍輒溷在群君間檢
尋未了他日檢得將下來當寄還也環中所要子
瞻日日出東門及陶家佚者堂詩偶檢不得亦
當別為寄三二日若未行尚可約慧林一面耳謹
奉狀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三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四

初仕至館職四

與人 四首

頓首伏蒙賜教存問勤懇審比來萬福如常竊慰
懷仰豈弟君子退處閑暇亦豈知者共歎得所賜
委喻累幣但增歎耳方朝廷審華補輟職又知公
者多不在人材之地故尚爾淹留造物者常因其
材而篤焉如公夙夜靖共豈久廢者耶頌進德不
息以綏百祿

又

南方歲事兩澤及時否諸道多不稔朝廷遣使旁
午未嘗旰食憂勤也聞江湖頗得歲審爾訟訴亦
應稀簡郡雖僻陋君子居易以待時想能安樂也

與崧老

再拜奉別忽復八年雖於親舊間時聞動靜而
奔走南北無緣作記以修闕往唯攀仰不忘爾昨
兄弟杜來貴部皆蒙勞來甚勤久欲通書道謝而
冥煩困於簿領怱怱以至今即日不審何如伏惟
邑里安於豈弟犴獄衰清齋閤時有文酒之樂某
竊食於此無以庇民裸被以待免除耳未緣參對
惟冀自重以需百祿謹奉啟

與王及之賢良

頓首前辱車馬屈臨匆匆不得參候重承書詞稱
與如後進見先達之禮不肖自視歉然實不敢當

從[illegible]公[illegible]文[illegible]以交遊頗困賜之過當
甚智潤色[illegible]大能得且味[illegible]欲伏聞綿川學計
義有本軒乞取藏之春秋論策借留熟觀劉容上
香不如禮

與周甥惟深

聞天資甚美但恐讀書未得其要觀古人書每以
忠信孝悌作服而讀之則得益多矣亦不必專作
舉子事業一大經一小經如吾甥明利之資加意
半年可了當以少年心志治君子之事業耳學問
當以不及古人爲戒勿以一日之長驟主司得失
爲意則出間疾甚不能入矣

與孫克秀才

頓首辱惠頌勤懇詩已編觀之矣詞章清快易得
可學之才也請讀老杜詩精其句法每作一篇必
使有意爲一篇之主乃能成一家不徒老筆硯玩
歲月矣酒三尊謾送去以沃旅愁草草某白

與趙伯充

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晚唐諸人
詩所謂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
要須讀得通貫因人講之百許年來詩非無好處
但不用亦如書字要須以鍾王爲師耳

與濟川姪

濟川姪夜來細觀所作文字甚有筆力他日可爲
諸父雪恥但須勤讀書令精博極養心使純靜

今老泐不退枝葉不茂也

與懷道簡

四十二弟資性甚美文字亦有筆力然須得師友琢磨劉元亦有行義甚可依滿沚諧少皆有文藻與游必有以益正是強季時光陰可惜也

與宜春朱和叔簡

承頻留意於季書脩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要須以古人為師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古人論書以沈着痛快為善唐之書家稱徐季海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其大意可知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病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書

又

細辛為物最奈久藏若有但見惠得二兩許便足合老兒一藥待此而成不審曾為尋否市中買到只是馬蹄香耳

與人

拜手奉手筆喜承起居輕安齋罷欲到城中借人馬來因為調老駒可也隋隊實墜碩隊義皆同耳昔人自有憂官家養成樂佗從間无睡處但是識量不同亦不必校也非敢折否但據理論之耳

答萊州使君簡

昨晚到舍得所惠教并頒再覧新詞極荷勤懇前[illegible]亦為能[illegible]之須宜須乞鄰亦得來詩為老[illegible]亦佩嘉德庚伏天差可堪伏惟侍奉万福前勇未到到即送上詩刻二本不足觀護仕

又

重煩照以手劄孔意道當何必如此荷故人之情惓惓不敢退避但增愧耳謹勒手狀道謝万一

與謝仲常簡

不意疾故嘉興都人奄然終發伏惟追慕抱携顧復之勤哀苦何以堪處日月川流遽至成服創痛何堪柰何柰何惟以理喻痛致力襄事謹問匆匆

又

承須挽詩領郤句不足以相哀紓見謂之勤敢不奉承數日間當遣上矣

答臨使殿直

辱書勤懇并惠送井泉荷惓惓之意某到城三日賓客人事幾无暇眼暇迫行二嵗乃作此書耳所須作詩郁復得此暇望見公書齋亦自有思故名齋曰寸陰又所作曉光亭名亦不雅馴今名亭曰開幽其意具别紙眼花極草草

與君實仁親

楊華店有土井清冽而甘不作土氣自双井來所經井泉數十皆不及此惜張又新陸羽輩不及知也公好事而有俊氣稀為發揮之欲奉煩以伍什

硯寶一兩器取井傍石一数置其中令水不濁青蠢
蒙硯石以泥送至郡中早得乃佳
此欲孫恋父作小字數紙未暇然開胎相望数會
亦易發遣辛匪照也

與滕方大叔

至京一月未及參拜豈於左右真尓闊踈耶初入
都即謁安撫之地既定則病今日小愈方試行户
庭間力未能暇馬也七兄還家詳聞動静深以為
慰承廪禄不給聚族白髪勤官况味尚爾耶病起
力乏上狀不如儀

與六娥

拜拝歳初到家兩次離庭又賔客無日不在門故
絶不得暇久缺修敬推深瞻仰春候暄暖即日伏
惟尊体動止輕安道齋香火精勤不懈主薄及新
婦夙夜率職孫女長茂某雖有乞江淮一差遣比
被堂劄趣行方治行李為邇迤江淮聽命之計非
久亦至城下當候參覲謹附承動静頓調適平等
心以養眉壽不備

又

拜拜啓季春極暄伏惟尊体動止萬福一向以供
職都下匆匆才了眼前故不能以狀啓蒙批誨感
慰至深龍姥來能詳道左右動静承煩以家事未
就緒多伏枕近湯藥遠思不勝悵恨官小食口衆
未能以秋毫助左右但曾中盤一車輪耳後更患

六場熟計之然人生只如此生各以聰明回保妙
强以待災去福來遲所願傾喘可以息諍無争可
以止怨此最事簡而易行頗留意於此唯望以聰
明用光自照焚香誦經勤督斎郎李業以待時至
祝祝

二

前察千作嵗外十竹遠寄以來勢飛動即與坐客
同掛之無不歎祚欽嘆當擬竹記数句語標軸它
時與中州士大夫共此奇觀也但恨未及識此竹
体法之所宜或能因暇筆示幸甚竹族類最多而
神霄不章齊民要術戴安道竹譜皆不能及其種
類物性常欲疏記根所識未博耳所寄紙軸猶未
服落筆畢夜就爐或可作即上寄至親間時有可
快快者但頓紀以慈悲喜捨視之則究惜氣消心
意安樂白頭受福以庇孫曾古人言以有忍其乃
有濟有容德乃大六娥聰明必能澈解此意

與范宏父

拜拝昨旌旆在城東以老親當藥未問不得至館
下欲再遣騎承動静而使節已行公私匆匆因循
至今天氣比來寒暄不節不審南上如何比惟接
部所止官吏効實煩亂得安神之所聽起居百福
尚阻参承臨紙増情頓爲因自重以須召節謹奉
狀

□往來廬山雲居之下閒道舍幾甚而不得面晤
其言句多傳中朝士大夫間望風懷想則勤耳忽
蒙示書存問勤勤小人沉迷俗狀去道甚遠何以
得此於善知識也未緣參對頭為甚忍世緣謹奉
狀
又
某汨沒塵中懷高勝之風无日不勤因來何以教
之
與雲岩西堂和尚
雲巖西堂和尚即日伏惟少病小惱氣力安樂雲
觀衆生太慈引接得无疲勞蒙賜書重言教止
為此事恐某前來悟處不实深見老婆心切万里
相對豈可自護若不任麼終不去通箇消息念念
不續徹底惟空都无道理没可把捉更雖割甚處
三乘十二分從上祖師一切所立法門尽是止啼
錢无緣頭許可掛唇吉都无所合故於普賢行頭
中百巧千拙且任麼過有病處頓加鍼艾无緣親
近憑此問信
與雲岩禪師（二首）
頓首辱手誨審道衆清肅四大輕安良慰懷想惠
示木石碑刻拙字煩剪被甚愧石門閣字氣象老
可觀題名刻得不文匏散廼似古碑爾
又
承比來微冒風寒伏想四大已佳知事竭力營辦

□□當自无惱未果求益論但有懷仰換牌甚善
隨意亦既不會作客勞煩主人耶碑成若得暇早
還人往取也人回草草
答清隱禪師二首
頓首汎水淹留辛得對談塵殊慰敬參二十九日
離舟到山下冒風雨日相望二十里極思茶會顧
陰慘不敢遣人奉邀爾到星子便承監院垂訪出
示後所惠書荷勤懇荷縱擊香臺山茗石刻皆領
荷謝嘉既到城下人事便紛紛不能如幽風処得
閑作書奉謝良草草雨寒想道衆肅雍多愛多愛
又
新意伽陀大為佳作甚有警策也令人多未暇奉
和建溪三十鳥盞十右送清隱長老待四海五湖
與觀音院長老
昨日承訪別荷勤懇知參隨者衆蝸舍不得少延
對錫甚愧早來行李備兩良勤既治舟行想須盤
桓雲岩兩三日拙頌不足觀謾表意爾双井遠索
得少許已不甚佳謾俗下到煎點消塗推與善愛
答廣公闍梨
頓首承示諭欲刻藏紀小字舊文拙惡何煩特地
但旦留旧本示人可也今別寫求明智菴禪師示
衆語一本請令善工刻之乞付許衛已自有書道
達佛法淡薄魔事熾然有力道人正當出手扶樹
願必欣然成就此緣也

與朔大師（書）

頓首昨病塵數日既參告又公私紛紛故不果謁
謁尊教昌永堂頭氣力安樂道人尚清癯遇力甚
甚甚善去公宗派因碩訖名其後但未曉所欲作
序意旨一二日到寺中咨問吾兄與承天方可下
筆也

又

頓首昨曉同劫語甚慰旦來想日力增勝判狀納
上

與雲居教首座

伏奉禪師七月七日遺書承即以是日薪盡火滅
壓事熾然法幢摧折人天所共悲仰伏想山中異
類悲鳴草木變色九諸外護仁賢誰不哀痛聞
維有日恨以世諦束縛不能往同法會今送香一
合并燒香頌去幸為告白匆匆萬不一陳

與余洪範（書）

伏承教答敬佩磨琢之益論聽言之道有之則善
改之無之又何邺焉則洪範之論雖盡聖說不可
家說而户曉則又相傳以為長短此物理之不可
免者也則不肖論之盡矣於流俗與之則無不須
盡不能得一事止作詩多開鍵則又不肖之病矣
誠不可鍼艾者也自省以來浮流世俗之風波四
十年莫不過如此也飢食渴飲困則歛卧如聾盲
入水不落羅刹計中不肖亦不能學也

又

所論一官風俗可病何尚不然八風與四威儀動
靜未嘗相離也雖古之元聖大智有能立於八風
之外者乎欲斷此事當付之兇丹進什兇在許昌
有說話參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之左右
問故兇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即公不
聞洗耳而已

答張益老（書）

頓首少同里閈又比聯親科場中亦聞緒言而從
食南北缺然音問不通者二十餘年忽奉來教存
問勤勵過此占思承游意塵埃之外得妙手於斧
匠之斧斤又過辱推許以希古之意欲編為諸琴
品藻稱述誠碩附名於不朽然法不孤起仗境方
生此公之所聞也要須它日得一披拂乃下筆亦
人回忽忽上狀

又

斲琴要須以張雷為準則得妙材不加斧斤故傳
百世耳閱百世而不壞者固能而後利都下有杜
瓜劉栗皆為名家不以乾没易其素志雖微物亦
傳況此嘉器能得古人之風聲氣習者乎

答穆德孫運使

再拜啓昨日辱大旆枉顧罷飯因得聞所未聞甚
慰從來根行期促迫不得継承益論耳伏奉手誨
審經宿尊候萬福為慰今早候星出城不敢適造

然動靜方此阻遠頤爲用自重以須進用謹勒手
狀

與人

頓首來日欲遜文潛過觀音晨飯午後具數盃只
是斯爭兄弟外老兄與共六分耳多得斯品乃佳
或借一庖人就觀音具之若有饗糖餅丸之類就
此煖湯耳續馳納五千去奉其費或不足更示諭
酒已具於此器用之類皆賴公家也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四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五

丁憂

與洪甥駒父 四首

老舅不孝天降酷罰外婆郡太君六月初八日棄背
諸孤叩地號天無所告訴苦痛煩冤心肝崩裂苦
痛奈何苦苦奈何奈何日月不居奄經四七攀號不逮
忍苦未死奈何奈何二十一日七舅來自汝州兄
弟相持號痛哀絕奈何奈何想吾甥少失所恃比
歲數見外婆今復承失當深悲苦幸朝廷恩賜例
外賻絹二百下本屬應副葬事今已得五所并舉
二十八叔母孫謝兩舅母四喪歸葬但以暑伏未
敢扶護登舟然行期亦不過此月下旬矣哀荒不
能一一江淮諸友試舅存沒者以此告之不次某
疏告

又

駒父推官外甥得去年十二月十日所寄書審官下
勝健爲慰近龜父自南昌來相會數日文字極進
亦兩得文城委曲甚安也老舅哀疚荼毒扶護艱
勤水行略已半年經此歲序哀摧感咽殆不自勝
今日入分寧界溪山草木觸事痛心奈何奈何比
以雙井舊宅不能容四十口十四舅已就溪濱卜
間作一宅可庇風雨葬事徐圖之在九月十月間
也諸事亦稱有無爲之耳劉四家禍乃至於此言
之使人動心今不知遂在何處居也咸臨博詞采

光華亦足慰泉下之人矣璧陰日新之功當不止於此因來更數寄嘲衎暇治經否此乃文章之根治心養性之鑒又當及少壯耐辛苦時加鑽仰之勤耳鴻父何佛古禮在幾時且留官次否小舟几研動搖作書極草草不次其寄

又

老舅孫苦病痛苟活未死粗能饘粥以奉堂殯日月不居奄經祥練追慕不逮痛深奈割奈何奈何煩冤荼毒殆不自勝重以給事叔父之喪飛痛幾絕剝割痛深加以殺割奈何奈何遠承書疏存問但深感塞新文寓祭讀之委涕無緣相見訴此痛毒因人還草草荒塞不能萬一千萬將愛念此慇懃不次其寄

二

叢承兩外甥寄惠安康撫存悲摧感塞無以為喻大事之期卜以來年二月初吉今鄉堂陶石七人功略具矣一木一石無非七舅親致力也舅疾苦之餘幸能饘粥唯苦廢志亦是年將五十不堪憂患耳駒父鴻父又此留於春秋各須強學要須窺古人用心處乃可少暇蓋此多病相勞即頭眩書不倫次其白

與洪甥駒父

得邇中書審侍奉大母縣君安裕同諸弟進學不倦甚慰懷想即日霜寒想同新頌供具旨甘不匱

黃州教授得安問寄詩比舊增勝每得所寄文字雖哀苦憔悴中亦一開顏也所問禮樂事具悉禮樂者聖人所以節文仁義至於大成者也脩之身立於天下一法也一物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夫範圍天地非聖人孰能之惟聖人能遂萬物之宜通天下之志萬物皆得宜禮之實也天下皆得志樂之情也董生王吉劉向所論蓋欲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以教化民此與聖人之言不悖孔子所論孟公綽卞莊子之徒蓋或過或不及非以禮樂節文之則不可以為成人如孟子所論合安聖人者知人之本根枝葉故其用禮樂也知變化之道與萬物同流故鐘鼓之間而與天地同和俎豆之間而與天地同節後世不本之心術故所膠楚越也而況於禮樂乎對客疲倦草草奉報

又

得來書知侍奉萬福進學不倦為慰老舅窮蹙哀摧比經祥練追慕無異痛深奈割奈何奈何方此荼毒百憂攢弊又聞給事叔父之訃一慟欲絕奈何奈何鴻父在太學時得安問否得劉教書推與二生文藝頗有懇情通知古今在勤讀書文章茲罷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之行不見之美極須留意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誣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

省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已而思之若一日去其
一則十日亦盡去矣管子曰聖人晝夜行此之謂
也此所謂安身之利用孟子所謂曠安宅而不居
者謂此等也潘君文字極有思致近又得渠書傾
倒其至多病未能即作答且爲道意不知此君能
留意治心養性否古人言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
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此至言也見徐外生
奉議亦道此意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奬
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
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未能相見千萬自重勤
務本之學

與方察院

某叩首往歲貢院得奉緒餘初不欵曲還家即苦
公私無暇日刺謁記問缺然此高明所寄喻可勿
論也今者遭禍故歸改葬田里無緣一望光采辱
哀憐矜苦良厚感慰何可勝言小舟几儆絕筆皆
不能啓敬持相察知乃敢爾

與子正通守

道出貴部幸得承誨語又辱主人之禮勤重感服
無以爲喻晚刻伏惟起居萬福某以悲苦裝懷不
能一請別謹勤手狀幸照察

與仲謨運勾

叩首道出貴部數以卸事圖須每家眷聯不幾感
恨易已天氣小冷不審體力何似區區鄙辭幸甚
慎舟人以不成程次來曰乃成行无緣言面須加
愛重双井茶謾分上適有僕夫自遠來茶味似可
人故往但不知此有佳磑否病餘疲瘵不次

與扃子文長官

叩首比因家弟從君子游頗聞風旨罪逆餘生大
病幾死无緣參詣昨日飲鎮剪小兒女扶杖經行
偃息江濱主人之舍仍蒙願存不得曳杖奉迎晚
歸聞知維舟之所瞻望甚近卤麁不敢前他日江
上卜解后林下韋間謹奉狀

與焦君明

叩頭罪逆餘生苟活未死護喪道出貴郡卤覺无
緣望履常伏承慈哀特垂祭奠弔問勤懇孤苦之
情感塞摧絕謹奉疏称謝万一哀荒不次

又

比辱寵顧勤懇无緣參詣霜寒承体力勝健爲慰
石研爲船下壓壘未可見三兩日納上洪州兵級
三十人祇候請米已數日或得分暇一給与幸甚

又

昨晚荐辱垂顧極荷眷予之勤舟卒請米已嘗面
檮想爲留意

又

兩日不得面車從出至開先万杉想殊有樂事天
氣晴暎不審尊候佳否當須東齊廟碑今錄上鄙
懸不足觀也忿遽上狀草草

與婁訥一簡

叩首冬暖而雨天氣未佳不審比來何似伏奉牋記累幅礼數過當雖懷戚勤重然甚休少不敢承也比以舟揖未治淹留意緒殊不佳速承遣開濟行李非仁衣孤苦安能如是欽服高誼大不可言

又

不肖於公家伯仲有一日之雅又德以家復職承嘗旋以未嘗得望履爲故不能一通記問今者遭罹大故護喪西葬由舍道出貴部藹然凶筵无緣參候伏惟豈弟之政田里所安縣齋虛閑寢膳宜適哀苦耀瘠雪寒手凍上狀不如礼伏幸矜察

又

四順湯法今詳録上大槩欲藥材精耳舟次風雨賓客不可少駐清暉閣大是佳處但風寒亦煩指麾借藤數間遮映前後更得兩青條則足矣郡事溷高明悚惕悚惕

又

愴惠賜茶感刻送酒香味極佳從來苦郡城厨醖味如稀餳不謂歩兵奇醞乃出大邦之下細酌風味如對清論欽羨欽羨

與閭伯仁一簡

叩首昨日幸得面少慰馳仰已約不再謝聞吉楚將軍乘幸勿出也双井白茅半斤許煩對香□

入經室以助靜緣致□□此道以觀某芸

又

叩首適蒙致奠奚深哀感帰揖久矣不聞兒然緣閒居殊不能致戲乗綺楚州乞仁此邦王泉皆云是其良狠杜門亦賴此陶寫故謾往遣人負轎奥能一臨否

又

早來詩別勤甚哀憐孤苦病羸意深厚矣很行李匆匆不能求教欽由司又煩郵及饋粥致伊蒲之助感不可言

答人

某叩首即日不審尊侯何如伏惟尚能支持某昨以八月出都至盱眙大病幾死殆不能勝喪幸出大江以來即无恙然風波處處淹留百憂方會正月八日乃至双井山川如昔觸事隕心奈何奈何到家得所惠書存問勤篤感慰无量旅櫬即次已二十餘日賓客未聞撥忙作此狀極草草

與德孝宣義

叩首罪逆餘生苟活未死扶護假道原地主之礼甚厚不肖之孤哀摧感甚欲詣拜謝无地苦言別深自欲作書以近鄉里處處賓客來弔祭略无暇曾以正月八日到家親賓至今未間雖懷仰不忘未能近掌盛蒙存問勤懇大慰馳情比承太守已到官想上事不至勞勤体力勝健哀悴之餘□□

之功則稼穡自不可已之人哀淬磨李甚不稱旨
句也太和詩似不必作有識者見駒父書幸取觀
之未緣會其唯勉李自重

二

外甥鴻父得託貴門相與遂有葛瓜良以為慰諸
令弟想講李不倦哀序皆塞不記貴字欲李字曰
斯界不知可用否取論語所謂也斯李矣者但恐
或犯諱字因來示喻陳李常所刻蘇尚書詩集頗
為厚紙印一本見寄只封在鴻父處亦可爾

三

江黃州遂至於此令人氣塞中間雖見郎報不悉
今其護喪向何所今定如雍丘耶承李共娛春甚
可念朝夕作書託遞但此既在深山中寓書四方
未必達耳

又

叩首春來寒煖未節承侍奉萬福為慰令弟想近
李無恙承示喻親友離群有獨李之嘆若無其人
當論其世友古人於黃蔡之間宗伯蘇端明之詩
筆語妙天下於今為獨步當激賞其妙處寧馬以
騁也謝斯李詩句多自得之它日七八年少皆當
壓倒老夫但須得忠信孝友深根固蔕則枝葉有
光輝耳頃深念之寄東蘇公詩集亦自有用處要
欲得一本厚紙者藏之名山耳李常所寄亦是此
一種紙資料李常為用厚紙印耳斯李者謝朸

己斯李矣翔而後集也隨古人去就之意無可
言欲作序者但為之華藻耳哀序以來文思枯涸
幾如井谷射鮒公宜吳泉稍集即當下筆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五

丁憂二

與李德叟

三絲太君伏惟履此春和尊候萬福蒙哀卹存問不勝悲感某兄弟罪逆不死幸畢先孃孃大事日待葬於墓次耳此亦粗能饘粥不煩憂念外家多故只使人意緒伏想白首懷道能照世間煩惱根本自得輕安以享子孫之福祿白亭一疋頗精賦恐可以作道服白曬荔枝二百謾送下茶輕賣恐揀大婕安樂想侍奉不懈持齋誦經漸能平喜否也髮聽一疋謾寄所謂千里鵝毛也

跋前書 附

某少從學外家張夫人飲食教誨之有母之道焉食貧隨官南北盛德未報往得罪棄於黔州而夫人捐館舍不得盡哀於銘旐之前未嘗不隕涕也何仁表之妻出舊書讀之愴然崇寧元年九月甲申繫舟樊口題

與呂晉甫 二首

比辱車騎臨碩恩意良厚適到家日苦賓客者且菲薄不足以淹留君子於今愧悚比方掃除若下草堂日親鋤灌林影水聲可以永日恨公不能來耳雙井四餅皆今年極嫩者又玉沙牙一斤以綱護白牙然此品自佳氣味但未得過梅香色味當全爾公留意茲想不可欺也

又

叩首別後忽復春夏哀苦窮窘多病嬰纏日力不自給久失修問即日初暑不審何如伏惟平易之政民有畏罪懷仁之心訟庭寂然鈴齋蕭散有以自娛聞者已在湖口解印想必有期遂有相遠之嘆臨書惘懷

與張和叔通判

叩首罪逆餘生茍活未死大事求畢哀痛無已不能敘書歲中亦三四寓遞示諭自得南康書後不復知安否更煩公遠思又十三妹憂煎不可言相望數千里此情何以堪也四月初時託轉運司寓遞計必得達入夏來不審宅中尊幼皆佳否齋郎及兩嫂郎婦各常得安問左右兒女皆長茂揚家時得書否大娘令人不忍思之柰何柰何承合肥闕不遠稍向南來以為慰或聞野夫男恐得合肥不審何以處之某須在淮南雖　大病然至江上即能飲食今雖羸瘦如昔時色力大都不覺囊滯也却是元明居喪來絕葷酒初甚瘦悴既畢大事心意稍寬將息得甚完復天給事叔進過小祥傷痛傷痛宅中幸無它常相見但十八新婦時時服藥未得脫然安樂耳十三妹切勿憂家中人生但且自保安樂而已無事時惟看經可以寓意三妹修行應更勝進九妹念四妹逐日念經豈不輟也未緣會面臨書隕涕千萬將愛書或不達慎勿憂

煎不次某叩首上

答蕭子寄

與足下之先君子游於今三十年常恨濟父不見用於時又愧祿〻隨食南北不知濟父一丘一壑便足了一生也此聲以先君子之治命見囑作銘今此衔哀墓次待諡朔〻何得復有文思又承究竟不期不敢但已以孤泉下之顧率爾就此不知可以傳後否試持與君表議之可用即摹刻也哀荷貴〻不倫次

硯研一枚墨四種漫往爲臨池之用

與胡少汲

某叩首春末得莊僕𤣥所惠書即附慰疏問啓目蓮〻遠近及念九兄弟與嫂何如學問可望否張氏女得所否何以書至今未達耶計是奉新莊夫郭有所謂發不往故直留前書在村舍爾足下手足之痛相及在體於人情豈能堪然當以承祭祀爲重以道即爲智慧之用知其兒女㾦羸則不孤兄弟所以相期者矣惠寄鰕簞油拳皆山中所闕多感多感永前堂蓋取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矣此取有前後堂前堂面竹〻外脩溪〻脩溪以南萬阜山重疊無際後堂北桃李皆數十尺盛夏綠陰甚可愛二榜誤傳堂意致公往作大經皆所謂便陳壽不美於史迂固之罪也諸詩皆有勝處知別後不忘學欽歎所須伯兄廟碑及近文以盛暑悔汗作皆不復可及此物秋涼後或得手抄數篇也

又

某頓首辱書勤懇并惠示象前堂詩詞意深遠欽歎欽歎別後頗來不審彼來候何如即日想進學不怠體力清勝遠寄山薑甚副所須蓋此居山堂中最是常飯殺家遠近日高乃相辦故須此耳舉道者碑甚佳不知彼方猶能傳奉道者語錄否試爲尋訪舊於文字中似見有之耳公家與不肖蔣有瓜葛又是年契不但以令兄游從故爲兄弟文人行非所以見兆幸敗之百欠奉狀草率

又一

某叩首頃得相見甚愛風度高明根本款語耳前年得佳句并薪簞適遭大故哀荒幾死天幸扶護歸次鄉里山川如昔觸緒隕心多病多故不復能與人事又賓客未嘗去門以是去年後辱書亦未能作答然閒獨思念公於不肖勤〻懇〻非有佗求特以草木臭味同亦相求於一世之所棄故雖愛薄如此想必不疑滯於胸次也承以令兄之家疾苦復作幸即輕安家事所寄憂責未女唯貧壞自重

二

先嫂必孝友解事家居惟瘵瘧則不以細故傷大義亦使亡者無憾於下泉矣念九當此多難能自持否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要求禪悅照

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消懸無處安腳病既無根枝
葉安能爲害娛子膺老見出世宗師誨會說老道
行不愧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綺言
妄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若尤喜接高明士大夫
渠開卷論說便穿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
却覿得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
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嚮古人所謂下人
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

又

某頓首尋書逼在邑中以故未得即歸又當往府
中聞諸公所以未得如前約錄近文奉寄爾自州
中歸冬夜長可手寫數篇往也二年來老覺眼力
不足數日來漫服拔乃似有益眞必得力冬夜可
觀書耳年垂五十百衰相現故思如少没致好勤
學爾所報令兄家兒女詳悉甚慰誨諭存心處竊
頭公如此耳古人學問亦無別用處舉斯心以加
諸彼而已

與潘子真 二首

庭堅叩頭子真足下累辱惠書及詩切伏天才高
妙鍾山川之美有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黃州
一舉千里非荊楚之材所能味拘以是久未知所
答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
以無資故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問其
道理之曲折然後[illegible]而無悔夠深而不隱遠故

而知衝此治經之術治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
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
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
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眾以對萬物而不惑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
矣在父之側則頭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頭如
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
與不己若者處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
也齋心服形靜而後求諸己若無此四病則善矣
若有以之頭留意也

又

大門養道此困冥居數十年其明於天下之義理
必深矣試以不肖之說請之倘以爲然足下加意
垂聽幸甚若夫發揮樂善之心吹噓詩句之美推
之諸公之前挽之青雲之上雖無不用之助當世
君子皆當爲足下羽翼也若足下亟知小道不足
以致遠發憤忘食追配古人則九萬里風斯在下
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知爲良醫不肖嘗病於是故
不敢不以告惟照察幸甚

與徐甥師川 二首

得手記審秋來侍奉萬福閒居不廢問學甚慰懷
想考舅殁病羸比緣先覲練祥追慕不逮痛深
[illegible]割又聞叔父論事之訟號[illegible]門戶陵遲二

至於此痛毒之情殆不能堪遠承尉恤爲勝哀感
所寄古州舊句非得見諸賢和篇皆消悲有句法
韻之屢歎棘耗在前老者增愧耳竭人物之英也
然須治經以深其本行止語默一一規摸古人至
於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乃可師心自行耳君子之
言行不但爲賢於流俗而已比其大成使古之特
立獨行者皆立於下風也多稱私當攢潰書詞不
次

又

辱書存問勤懇見所作二詩皆有老成之氣它日
學問文章當不憂但念當得智慮深遠甚於世故
者琢磨乃爲有益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
能曰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人治水十九年於
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世間知書
能文亦不足驕人矣潘君詩句中觀其人甚刻厲
不輕評然不知於治心養性有少工夫否凡卷殼
斬詩卷中人但能納言而敏於行皆足以追配古
人矣今人不足驕也不知甥與諸友嘗如此念之
否多病草草因來有新作寄惠爲望

與運判大夫 二首

庭堅叩頭秋暑未艾不審尊候何如南方下濕夏秋
來不病風土否嵐氣豈能侵諸郡亦少事未出按
部否小人致力墳墓尚能饘粥爾然首經之中無
情參侍者勝懷仰伏祈調護寢膳以須堅羅求叩

又

孤苦病羸苟存視息以奉大事私門多故叔父給
事又棄昭代創鉅痛深加以剝割荼毒之情殆不
可堪以是欲作記承動靜心意憒憒臨紙輒廢伏
惟高明思擇能略細故未緣瞻近易勝馳情謹勒
奉候

與聖弼 四首

叩頭承邑中積辦之後事須裁割想游刃有餘耶
日就緒某村君草木薈蔚伏承游旆屢臨存問之
甚厚感此氣踰感服無以爲喻秋晴頗復暄燠
不審體力何似惟四郊無事侍奉萬福爾然以宜
無階修敘不次

又

伏承手誨嘗雨寒侍奉萬福爲慰風雨之旅當至
毀化衡涉良苦回顧能少駐謹掃榻奉候不次

又

日月川流忽復季秋改朔霜露興懷伏待燕卑土時
節往而不反追慕慕哀書疏存問恩意千万悲感
痛寒大不可言哀羸爾然不得請於參命謹勒手
狀不次

又

經過得數語甚慰幹務鎖碎幽煩謂護精審非爲
於親痛之義安能若是感佩不可言寒霜即日爲

千萬不至勤於頌得暇近書冊時發朝夕於此相
聚煩甚祥說使旅人忘懷也尚阻參承千萬珍重
譚奉手記

二

公從仕上下之交皆得其驩心又勤於公家可以
無愧推少讀書耳能逐日微一兩時讀漢書一卷
積一歲之功所得多矣遇事數暫輟明日復續則
意味自相接然時亦不須貪多但要有倫序耳

答唐彥道 四首

某罪逆餘生苟活不死塊伏田里曠絕人事初不
知辰者近在鄰州不獲修記承問怨尋隊教恩意
勤懇承審居仁里將十年有壽康彊知止之風有
激貪懦老成之化功在後進多勝欽嘆欽歎即日
天氣暄暖伏惟体力輕安水濱林下不資扶持數
含相望無緣承教臨書增情謹勒手狀候起居伏
冀若時自壽以福遠親

又

某銜哀墓次祥禫奄欲除盡日月如流悲慕無已
永失顧復長為窮人柰何柰何猜惠紛然繼此微
號拙於生事貽親戚之憂愧感愧感山居粗了大
事略不成生涯無甘物可謝來貺抵增愧尔不謹勒
叅候

又

相與為瓜葛臭味既同又託肺腑相親為也何敢

方復以關封巨戕為賜亦小使頭得手每與公[illegible]
可数也適以大事所畢獲休豫二果日乃辦數年
隱約田里無緣得面少罄緒言臨書增懷頓首

又

承示兩園石刻鄙文拙字豈足傳遠徒有多愧尔
石刻鐫模頗可人但墨蠟功不至耳

答宋時發 四首

叩首不得款語忽復歲尽多病多故不能數書推
有馳情耳孤苦病羸荷承問訊勤懇感激感激比
審嘗府在廬南令弟已赴太平交構間辭有以自
勵甚慰前得寄建士木添為用多荷多荷黃袖亦
甚適但不甚要為尔因人到馮家廣時帶得数求
薑甚來乃佳多事奉記草草千萬為道自重

二

承諭晚老須極荷承愛之惠晚不能引弓自射触
月之心不死所以不能以法供養延致十方明眼
兄弟求安樂法處自退席亦無利益因果歷然一
切心造老夫不別時機若牟麥草乃是道眼不明
耳但世諦中有如許事若粘却腦脂帽子脫下抓
臭布衫豈足更顧惜也所云四果仙人慰衆得非
通城燒香薰客者乎開但勸人誦經燒香耳若然
者亦不足深咎也

又一

承手辭示諭甚林老人報緣傾壞雖蹉過一[illegible]

心如木石行如氷雪豈可多得亦是叢林後生渔
檑耳七佛等偈并送又大通真贊同在此正是嚼
鐵底空耳

二

洪源鄭居士子通趣尚清素又老於此故九与之
游有霧露之閒也頗肯從容否因以公之所餘賙
其山居之乏甚佳渠餘无求於人士大夫自當動
心也元明及諸弟姪亦奉承動靜近圓兄行各已
作書矣兒女輩幸各着精微須存問多感令嗣讀
書必勝進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六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七

丁憂三

荅洪甥駒父〈三首〉

駒父外甥推官得來書知還家侍奉吉慶爲慰新
婦諸孫想獲夏見宜既不免應舉亦須温習文字
詩酒須少輟也自須每與諸人論甥之文學它日
當大成但須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
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㬉紹不知
法源自何來又不知所葬者是何舍利以此難作
文累矣又不知是澀是律有師承無師承可究問
一二跡來玉父不及書想鈎深索隱有日新之功
又爲諸弟姪草數篇六韻詩適意思不堪未能寫
寄鴻父更加意舉業須少入縄墨乃佳前要文字
猶未暇作新書室政在大梲安國中耶師川應舉
否頗解作舉業否父遂生麻中不得不宜凡來翰
墨亦可觀否老舅既缺哀痛無已日在墓次亦苦
多病未緣相見千萬強學自重不具老舅某白

又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二年未嘗不思念閑居絶不
與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
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稚
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
手繼以歎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
皆好但少古人縄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

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文章但已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爲我雪恥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強學自愛少飲酒爲佳見師川所寄詩卷有新句甚慰人意比來頗得治經觀史書否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馳騁其事理二者皆須精熟涉獵而已無此功也士朝而肆業晝而服習夕而討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潘君必數相見比得其書甚想見其人

與南康使君祭院　二首

某再拜某罪逆餘生苟活未死日月川流既見素冠追慕不勝哀痛然已須者使車方承詔而西裝書疏累紙存問慰恤恩意甚厚實深哀感方以竭力大事又治給事叔父葬役故不能即爲疏懷負無可言者比聞使節嘗來東江西尚賢一　參覆謹勒手狀

又

某再拜頃者君子在言路切念忠言嘉謨日補袞闕以兩蘇四方何去國之亟耶南康下車即聞四里皆受其賜少淹留使節以庇江西桑梓之邦實依裔雲之蔭願恐即遂還朝耳近見李子修大夫已請宮觀若遂請嚮對有期也

與宇文少卿伯修

某頓首再拜啓秋初舍弟入都哀悴之餘未能堪事上狀極不如禮計得徹聽下初冬霜寒不審尊候何如事方叢委責成於禮官者多應報亦少勞否中叔同舍諸禮官多佳士想亦可樂某以艱故多病九月之末方畢給事叔父葬事歲中一再財力俱困又病餘氣息蕭然未能造朝方欲乞一宮觀養二三年未知蒙聽察否尚阻瞻承臨書懷仰謹附承動靜不宣

人

伯修名實甚美回翔之日久矣獨無除書乎維知軒冕若寄者宴處超然繕刀而藏之及試用則若新發於硎矣不肖自須顛傾於大故一病幾死又失夷仲叔父二年來生理欲盡比雖勉從吉服摧毀實未堪事尚冀偷日月裴回墓次不知諸公能見憐否若有問及不肖幸一言致之

又

循之遐叔景謨相見幸爲致懇哀悴之餘瘦茶強以作書腕幾欲廢以是未能修問耳

又

輒有鄙事溷煩高明小姪樸年可從仕矣自須以

惙強勉手狀伏乞台察右刑別無照州安置某
再拜　　日

又

某再拜啓別故人車騎來臨豈能自躬在塗不獲
一借啟於次蒙不自安重承垂諭欲留置食并延
親賓恩意之厚感激無以為喻偶以往江南先有
葬禮時作臥胃不能久對尊客坐起又欲因親舊
還郡遣置家小書信以故不得承重意惟有感愧
爾君子盡人之情不待覶縷謹勒手狀伏候裁察

又

某再拜清旦重煩車騎敬佩嘉德何日循志伏承
手誨勤懇惠示遊德頌及數詩使君新記伏承欽
嘆所差白直適已押到甚強壯可遣塗也感服感
服謹勒手狀

又

某再拜流人遠逐世所賤簡道出貴部辱公故人
之意甚厚至三再車騎不能一拜辱知公能見察也
天氣尚小寒不審尊候何如去此阻遠惟有懷仰
千萬珍重

與元熙使君

某頓首啟見在塗困乏擾擾紛遽得見君子慰藉
無量頗以一面之雅頗慨不忘淮有感別辱手緘
勤懇繾綣以示食良荷眷眷之意甚及甚佳殊慰所
欲惡區區其冗付來使少頃詣別謹勒手狀

與君正臣簿

叩頭辱手墨存問勤懇風色稍和靜審自公安勝
為慰損顏甚思容許沈略勉此上孤增愧爾今日
以先君遠忌就正素飯僧來日當上謁或遂奉別
也

答賸老

久欲一至東庵以京苦遽辭又多賓客故未能爾
得手字存問勤懇感慰兼惠珍饌極荷但媿俗人
虛食信施爾次來日參告因過舟次幸垂頓

答臻僧正（二首）

叩頭辱手字審霜寒体力安勝為慰損惠伊蒲珍
饌極荷勤懇但深愧俗人虛受信施爾亦凶釁無緣
參詣謹奉狀陳謝萬一不次

又

辱惠書乃知先山主順世聞之驚歎然淑書肖壽
不病而化去又得孝順子孫奉後事可以無恨也

答東林長老廣公（二首）

叩頭前年文閣先瑛老自廬山輒寄到所惠書及
極荷故人之意田里間既不接人事又多病多
故因循不作書至今挂林下故人不以書跡數為
意勤息耳冬春來雪寒異常歲不知湖外何如即
日伏想四大輕安道眾安比於寂否未緣瞻承懷
仰無量偶便於狀極草率

又

叩頭伏啓陽書稱道用深以冥衆維繭甚慰懷
未間以道自重

答羅漢南長老（二首）

章侍者來得賜書累紙存問勤懇審住山安隱道
衆同此承叔何慰如之跡示先雲居始終事迹亦
當照強作塔銘適多故未能下筆計中冬夜長可
親灯火必辦然事法相成於末道擅越亦欲作數
語俟少暇區區既從吉方從人事更須費月十
日求緣暗承謹勒奉候

又

寄惠先雲居語錄謹以分送同聞此道者誰不贊
嘆興作真贊數句摩聾告嫉鉄刻鉄大分豈有勝理
那聊示句道之勤不切見七月七日上堂語可謂
克家之子不墜正宗亦以數句助哀取笑取笑

與芝上人 晏秀（四首）

叩頭頃在維揚承垂訪亦見晁無咎道論墨句法
之美然此時大病幾死殆不省識然承惠書敘別
折延釋然耳査公蓋前輩名士游揚文公王文忠
公之門參禪至道有氣息者然此僧堂記恐尚有
首尾耳承寄惠瓦炉湯藥珍感珍感併一小郡
謾助庵中丕等煎耳未緣會面惟向道自愛不次

又

頓首承書審秋來道用輕安爲慰惠示六偈詞意
閑暇可以忘老躍鑿之林不肯貫字也中有数字
未甚安如美玉之瑕既得傳遠輒加琢磨不見罪
率易否今于東坡替又翻夫所作者一軸奉呈可
刻之圓通蓋模刻者易爲功爾尚面語謹奉狀

又

叩首承書累紙恩意諄諄特以翰墨中相知耶某
衰悴之餘未能望事方欲請一宮觀以養病未知
業應能否今當用十月之吉焚黄於先壟賓客事
方紛紛职者兩大葬皆有朝旨下所属應副又當
扶病上府謝諸公計得少休在中冬也萬一不得
所欲治舟而西三月間或待林下相尋矣多事匆
草草

又

頓首承書累紙告拙高勝甚慰懷仰寄惠黑龍涎
白蓮湯皆佳物珍感珍感錄示諸人文字得開所
未聞欽佩欽佩所須手錄小字謹諸適爲發數處
書未得暇它日可奉寄示喻米元章書公自鑒何
如不必依蘇翰林玄論也春氣妍暖諸山經行想
可樂尚阻會面惟加愛

與覺海和尚（二首）

不得侍巾拂累年哀毀之餘不能数通書記今者
北來被旨待罪於府界不得問訊左右實深懷仰
伏承四大違寧侍僧久勤湯藥不審寢飯何如尚
可堪忍留幻說法否瞻望丈室謹勒手狀

又

某數年在山中究尋疑處忽然照破心是幻法處
事休歇方悟十餘年間時家獻熟提撕然悲無量
當以此實相義於無業衆生界中亦求法以報
恩德飽繫于此不得聞所未聞惟深瞻仰不審近
來寢飯何如伏想覺海澄圓惺惺圓寂無去來相
而幻質火風之法必壞又須安排得着所在古人
云亦不繫頭不須淵沿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無相
樹子又要千百人擊鼓作甚麼三十年巍巍堂堂
雖入萬四千寶塔分收舍利未爲分外然把定法
堂留此幻法費他十方常住令衆頭種子動念兩
兩成債亦是大寬小急願更於世諦中垂方便千
萬千萬

與秦世章文思

承誨諭沙頭宋樂二公可幹僦舟之辞適得書已
得舟行李略備更不尋得此二人也所諭韓鄧諸
君皆未相見爾到必貲償舍中寓止徐欲傍山作
小庵并數間寮舍亦欲置數畝田以爲飯又欲以
二三百千託一人家月供數條便可足三四人爾
徐徐更作書煩執事爲區處也有蜀人師範上座
是大潙侍者欲得渠入蜀來且黔州同住庵數年
聞範在城中開碑未了告令人尋逐投此書亦望
渠一報也
即將親隨一人耳秋凉後試艤取兒子及一乳母
來亦止四五口爾不煩大第宅但欲作草庵前爲
三間堂繞庵作五六間寮舍貯茶藥及兒子房直
子才十二歲生事不願多便有餘但不能作市井
事亦有數畝田則免須在仕者供饋有人供三五
千則免煩內地親舊勸俸兩公試爲籌之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七

與秦世章又思

舍弟叔達將其仲子及所生并護兒子相及其乳毋附蘇伯固宣德舡自鄂湖登州不得道中一字然計亦無它止是年少忽此間事耳鞏上塞奇士也長伯釋子鞏多不辯其所知唯不肖乃深知之矣九月初已得荆南關牒僧師鞏判憑入黔州然至今未到切料渠多病亦不甚遠行處處留人有與故遲迴耳某黔中尚未有生計方從向聖與乞得開元寺上園地高下兩段鋤屋兩区疏圃矣年歲間亦須置二三百房錢貴縣久不啻溲耳每煩聞諭千萬椉荷恩勤然平生未嘗作市井商販事又未至寒飢遂且過歲月亦富人謗兒叨亦不欲受之古人所謂手推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伏想深見察也

又

令嗣云到涪數日即治裝向侍傍適有賓客會食作書草草幸照察舍弟在涪州已數月此欲歸適秋雨江漲未能來計十月可到此小兒稍能誦書性質頗樸讀亦買得園地宅有今就黔州府東翁鄉人矣承垂意翰墨已刻法帖後記摹刻甚工但不知法帖石幾時得到黔中耳華嚴合論承已幹置此非小緣印成請三兩看經僧編讀舉揚得未縣重複脫漏則方爲成器若早得來尤幸不肖竊鞏上人若爲么看數徧可不孤法施之心也所以請華嚴閣■十千則未須且留與黔中諸人結緣也向解元選並并已數月亦以渠老親多服藥欲數通書毋亦問遺之勤頓未有佳物爲報所謂子女玉帛則君有之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

又

比舍弟知命攜小子相小姪相并兩兒毋到黔中獨處客舍一年得骨肉在眼前少慰岑寂又女子已嫁諸兒弟姪各赴官可以忘念承存問曲折故及之十六舍弟在麻陽必時得忽消渠極老成幹公家如豪須聊感刻感刻道林琳公相見否與有十年之舊因見爲致意也今歲秋暑異常不雨欲一月草木皆有焦色父老亦云久無此旱矣然江水時溜漲計思贊爽播間亦得兩耳

答京南君瑞運句 一首

頃者未寓逐奔迸就親犬沐浴補旋於荆以罪人在塗不敢請謁乃兩辱車馬恩意教厚勸戒以防患洗心平生未嘗得侍而情如骨肉它日深念之何以得此於左右豈君子之於人望其表而識其衷真以爲可教耶乃佩服苦口之規於今不忘日者又蒙賜教并書幅且名以節保內訟缺然尤不敢當多病昏塞眼前記一忘十以是不通書問

几下又閲歳矣伏惟君子父人之所知四累之地
无援人之嫌謗附承動静川謝不敏

又

頓首荊州士大夫之淵藪想多得佳士与游諸令
弟講學有日新之功边郡蕭清外臺賓安伏惟海
領不至勞勤揚清濁於使者日有裨益某待罪於
此謝病杜門粥營数口衣食使不至寒飢買地畦
家已爲黔中老農矣閑居不欲数与公家相関故
不復偕書吏作門記但以手書上答不審能照察
此情否悚仄悚仄

荅黎晦叔選

頓首自頃数辱惠書大牋三四拜賜乃辦一報足
下不倦益勤惟好學求友之心不愧古人顧不肖
棄漂沒不揆駑駘不得復齒於士大夫之列足
下何求而勤若是自觀歉然愧不自勝也人來復
奉手誨勤懇喜承履春安勝良慰懷仰山川悠遠
瞻對无階千万強學珍重

又

頓首承寄惠長韻詩去年三月中到涪陵乃得之
詞意高妙氣格老成歎服无已惟所以推不肖於
古人則極不敢當賈誼有王佐之才而不能尽其
蘊李白歌詩度越六代与漢魏樂府爭衡豈不肖
之所敢望若不肖者猶未棄衣冠一老僧安能有
益万分又自元祐中以病眩不能苦思遂不作詩

无以報来貺且[illegible]廢耳又[illegible]院銘義[illegible]爲致問千
万適有親舊相過連日苦人事來人迫書甚怱作
記極草草

情一之説筆下未能尽試熟思之日用應世務者
是精是雜爲一爲二便可得之若要作記俟他日
從容適有少人事窘迫又發南方数遣書人故未
暇耳

與敬叔通直

頓首替伏林泉之下老嬾日甚一日又杜門不接
事所以久不能作書惟長者於某兄弟至厚當
能相忘春氣暄暖即日起居如何伏惟万福承已
外除尚未報美除何地黔州風俗淹陋士人極不
知學每思荊州多士大夫是樂国耳承天金蛮時
有朋游會集否天民兩遣人到黔州送双井但不
知道出荊渚長者猶在里中耳江山悠遠臨書增
情千万自重須陞擢諠附承動静其再拜

與張叔和通判

知命七月半離光湖今已百餘日都不得一字然
蘇伯固備嘗險阻艱難必能調護諸兒令得所又
張遇得力遂不復置念計止是要一阻風尒元明
到彼必不能久留且能道黔中曲折求嘉又三十
三可以放心也九十三外甥多謝顔寄書不柱老
舅慵懶不答書否所問黔中叢極可笑僧舎塑象
又壁畫皆似此山中人物作叢貞之態雖往在端

尋聞風俗亦不陋於此也但比施變閒卻多石堊
被楠豫章千尺之材倒卧澗壑與歲月共公盡枯
無工匠到此修數間至百方搜訪方得完葺也更
深夜靜共伊商量如何某上

與人（三首）

頃有公別得解后款語欣慰無量功觀道李沉深
文字解雅但欲俗歎嘆耳沙頭之別已復深夏懷
想何日不勤余妄劉居士數得相見否林下之友
近獲得誰此道極難得能家徹底之見今時例皆
如此若欲知曹溪正宗四稜着地平常穩實惟有
余洪範得之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頗少留意新詩
想複多得佳句何時一握手臨書增懷千萬為道
自重

又

頃自別來忽復三年每與範道人歎仰李閒才德
之美根水邊林下獨不得公耳詩太如金如錫如
圭如璧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常切撫公所由所安
不愧此詩也但不知別後能數從余洪範研究新
羅不了公案否世間萬事日進則崇成於功名之
會皆此事日退乃安樂亦所惠詩極見為李日益
之功欲歎欲歎範道人言公須翻詩前年冬偶得
得兩卷謾往雖此物自要須得無功之功乃得妙
耳太平闕在幾時久不得來音意已赴任此書或
不相及託元叔求便附達亦江山數千里臨書悲

[illegible]頓然進此　則常相見

二

頃承惠香極清淡可喜每與範道人同之耳此來
絕無香材時時焚降真甲棧凌俗雲霾虛躁非至
人深靜不能調制此物耳開元叔苦磨礪豈乎復
否於香何不見寄如王所獻天女推我能受可以
與我呵呵
熙觀新羅錄乃知此老人跳出青州老人葉巖
可滿子甚不易得惜乎不見南方二三尊宿耳尋
作得序子亦念與範公因循不曾錄出遂復忘卻
兩莊客飢淹留餘月忽煎迫行朝夕如不可過又
適翻眼故未能追錄因書當寄太平耳

答唐彥道（四首）

放逐之迹人所賤鄙道出荊州就親舊少留湯沐
乃辱長者數歸家瓜葛之義碩昵甚勤書行祖送
恩意不倦中心藏之不可弭忘到黔中來得破寺
堧地自經營築室以居歲餘拮据乃蔽風雨又稍
葺數口飽煖之資買地畦菜二年始息肩以是至
今不以書達齋几惟君子隱居就閑亦聞人事足
以照察此心矣某既苦腳氣不便拜趨因杜門已
數月雖鬢髮白而飯尚能齋粥如曩時惟懷仰風味
意則勤矣人行附承動靜

又

蒙惠示舊文一編三復增歎詞意邁俗逃空虛恐

蠶而知自能珍少加琢磨當不愧元次山矣然以
殿故陞薦非敢承白首懃親何以方復如此爾後
但得惠賜手筆數丁足矣幸蒙痛察

又

某殘菽卷惠捐棄漂沒未常得望履下之履惟是
事賢之心何日不勤惓惓且因將命自致謹奉狀

又

比因三家作酒皆美以飲客因作三頌謾往一笑
有金桃棕櫚二頌熟惓未暇録也王廣道有樂業
言行有常可喜人也言欲游富義謁入関齋欲倚
公一言爲重如何

荅從聖使君 三首

再拜比蒙賜教勤懇審治郡威嚴内外斬斬齋閤
安閑頗與僚佐尊酒對山川之勝何慰如之某自
放林壑之間閑居益有味弟姪到眼前遠者常得
安問頗以自慰恨數舍無緣參候爾於不肖有所
開教之罵之乃所望於左右謹勒手狀

又

數年來絶不作文字猶時時作小記序及墓刻耳
近作王全州祠堂記非久録上至於詩不作已是
元祐五年中也伏承閒斯民之豊樂頗與僚佐吟
醉泉石間欽仰風流恨不得追陪且有數篇樂府
謾録呈新舊相半彼營敀有可使歌者乎此乃有
三二人亦可教但病顋又不飲亦少味耳

又

此邦茶乃可飲但去城或數日土人不善制度焙
多帶煙耳不然亦殊佳今往黔州都濡月兎兩餅
撫州入香六餅試將焙㷿嘗都濡在劉氏時貢炮
也味殊厚恨北方難得真好事者耳

與從德縣令部 三首

再拜啓上樵孫知府令部三丈霜寒即日伏惟尊
候萬福去歲舍弟來蒙賜書勤懇爾後大姉至荆
南遂無從上狀比貴郡道老王孝子者到黔中問
得左右動靜甚恭爲慰王老人言德政皆茅旧里
安息時時與節禪居頗有言句傳在静坊以爲警
策聞之欣然如獲瞻對謹勒手狀附承起居

又

再拜德孺兄弟才李之美當翱翔臺省羽儀侍從
而淹回在外知所歎東川近鄉里亦便安於私過
家上冢亦仕宦所樂伏想下車中外翕然無復勤
發硎之刃深味禪悦親見古人何樂如之正輔到
京西得一書河南通直及蜀掾皆在眉山耶儋耳
寂寂不聞音耗計榮州之西皆榮州耳雖然老聞
有行業想時接几杖比得備物亭頌遠想高致而
無已平易和早陳棟

荅王太虚

頓首某弃棄不毛之鄉以樂魑魅耳目昏塞舊學
廢忘直是黔中一老農矣足下何所取重而厭之

審教陳義甚高猶河漢而無極皆非不肖之[illegible]承古之人不得所行於高明之勢則必寓於(言)之宅功名之塗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能與日月爭光卧雲軒中主人蓋以此傲倪一(世)耶先達有言老去自憐心尚在者若其與枯木(義)灰心亦不在矣足下富於春秋才有餘地使有力者能挽而致之通津恐不當但託之空言而已(辱)錄承教以閑困隨因來有所述作幸能寄惠灌園之餘尚須仲吟以慰衰疾謹勒手狀

與周達夫 (二首)

頓首頃見範道人稱說安居深靜參禪問道之意恨未相識元叔家莊夫突蒙惠教勤篤[illegible]在[illegible]寂即事契理得清閑氣味甚深良慰懷想聞元老親到黃龍庵頭入室頗脫却舊來杜撰禪深為之喜此賢用心堅密亦料渠當究竟此事猶恨未遂往宣城耳若得見渤潭文公雲岩新公西堂清公百鍊椎下鍛方得與古人同一印爾範公於此相從十八月不知歲月之過也以受業師死而歸閩嘉州凌雲有疏勸請若被煎迫往往復游此來也田端彥今在荊州否無緣會集臨書增數千萬為道珍重深味禪悅便求(知)之功觀元老昔何以不足今何以足若醒去不浪施功矣

又

頓首篤(丸)[illegible]蒙書勤懇感慰無量但聞元叔之訃令人嗟惜久不能平(蒙)里(故)書門人元叔之書特達不可得也所示行狀情味曲折謹撰其大概作銘又載其餘於祭文不審如此可以(如)親之(意)否元老自中落落既涉世道業當與進耳(然)高人海想其風采根本識也一家之君(愈)長之(文)愁不易更情想(仰)良年康必能念公(莫)存撫甘旨之奉未緣會集臨紙悵仰千萬珍重

又

頓首辱書(備)道公堅固氣力(好)祭(恩)慰懷仰承去歲失內助於世法亦何可堪忍然苦海中終無了期想不忘範公之言更加精進元老聞已解官(居)時(問)到家得近音否未緣款曲叙想[illegible]

珍重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九

黔州二

與周元翁

往在雙井所見黃龍心老蓋莊子所說伯昏瞀人之流但年已七十四五不復肯出矣有清新二禪師是心之門人道眼明徹自准以北未見此人今所與共居範上座是簡州人爲山喆老門人也其人聞道已久多見前輩道機純熟知慮深遠於士大夫中求之未易得恨公未見此人耳公純一已久正是學道人願少加意此與讀學言句穿得佛祖如貫珠終何益哉思公容悴而守道不渝此蓋古人所能也然既能求道於生死之際則世累自已此輕根本直下撥塵見已耳所寄絹細讀書此數種語試觀之何如所云矢注目而不瞬若視去如來不當言動不動法皆是魔滅敗壞之相故是長者云若不見法身本體所以萬法皆屬人天果爲有漏之因既盡心於此不可不着此精神令徹地不疑念念但觀不捨晝夜豈更有一塵佛法可建立也

答李材

再拜蚤聞被選考試如公清慎好學上司采擇誠不謬矣以嫌不敢奉謁方欲作啟問行李早晚遽辱賜教開諭勤懇感愧感愧不肖曩時以虛名屢當此責嘗聞諸先生長者以爲考試以至公慎密爲主以禮待士爲次所出題雖自有意義亦不必純取合己意者或其人說長或理不足而文詞勝皆可取也既而用之人多以爲然昨聞上司甚病士人以行賄成俗極欲革此弊恐舉子道中投謁至於僧道術士皆當避之耳公氷清玉潔更及此者交游之情不能已爾尊夫人左右想侍奉不闕或須藥餌告令人示諭

又

頓首頃辱惠書勤懇閒居多病人事廢絕過風日晴暖從門生兒姪輩扶杖逍遥林麓水泉之間忽不知日月之成歲以是久不報書專人來又蒙戕記累紙存問益勤伏承偃息田里侍奉吉慶鄉鄰父兄雖酒日至何慰如之今歲黔中雪霜早寒數日來雪欲及摩圍之麓不肖到黔中三年所未有也不審南充冬候何如此方舊同僚惟呂東玉在亦逼代矣守倅相見不數然意乃鄭重皆清慎不擾不易得也某杜門終歲益覺清靜時苦門生抱經來咨問尚習氣未除耳範公去已十月不得音問比聞爲凌雲疏請或被逼迫往往復來此也竄逐之餘枯木寒灰未委溝壑無階會集惟有馳情千萬進學蓄德以須陞用使二親身見之

答王觀復

頓首某去國八年重以得罪來禦魑魅抱疾杜門屏絕人事雖鄰州守官者或不知姓字如是者三

牟于玖矣忽奉來教乃承寓公住閣中維摩文朋
識修潸泳自放文字之間此亦吏隱之嘉趣也家
不鄙昏耄遠寄述作璆琳琅玕森然在列如行山
陰道中風光物采互照映人頗損不暇後生可畏
互視老拙重還甚畫媿也承索鄙文豈復有此頃
或作樂府長短句遇勝日樽前使善首者試歌之
或可千里對面故往手抄一卷无緣會集求琢磨
之益於不肖有所聞不外教戒之

又

頓首承惠寄先公贊善詩集伏讀增歎雖相与昧
平生而風味可想見也所欲跋尾固不敢辞然進
蔽昏耄初不省先公世出名字无從下筆有銘碣
之類因來乞一通他日當以佳紙使諸生董宇書
者寫本跋尾去僣耳道人佳句固所願見手錄寄
示劉知足下不同流俗欽重欽重長芦三偈不愧
古人之作者此所以困窮流落者歟凡足下所作
文字詩句皆有追風之逸氣於今良不易得文章
以理爲主而足下之文理亦勝少加意經術便爲
不朽之作老大亦何畏之子振頹綱足下勉旃春
寒良食自重

答雍熙光禪師

頓首某棄捐溧浸不當行李林下水濱時顧影
笑耳二年得範道人於此日聞所不聞不知老之
將至範公歸蘭池已數月初不聞人道般若名字

恕得王老持所惠書來隨侯之珠和氏之璧煥然
滿前不独蓬蓽生光雖聽同徑而聞足音跫然之
樂也兩川併法淡薄王老道公動静甚詳又知東
川主人是内外護喜无量真淨老師吹无孔笛於
芦峰之下四年未有和者然每得安健之音爲慰
餘事王老能吞道不復云千万珍重

與曹使君伯達講四首

再拜經宿伏惟起居勝常洒掃江閣以須長者常
許辱臨食罷睡起幸命駕來嘗臺源一杯敬佇車
音

又

拜首盛屈干旄來顧幽谷槃著踈索於今爲愧乃
蒙簡牟道謝益增愧赧喜承尊候且來輕安飯後
詣舟次謝不敏

又

再拜啓伏承手誨分惠荔子色香動人眼鼻識与
山煙溪露俱來乃知雙溪荔枝已勝嶺南珍重眷
与之意无以爲喻

又

拜手承連日在告不審尊候无他否夏至前陰氣
爭君子節嗜慾定心氣之時頤加調護以受中和
之氣前日見甚欲分茶器此一隻乃紫毛琴光瑩
光則宜茶也就日中見紫毛已有金作釦且釦上

與逢與文判官二十九首

頓首某啟逐乘捐人不比數須聞君子來仕宗中
之畫欲寓一書承動靜亦以所処違高岑剔不能
自致忽奉緘教之辱非所敢當切審冉御在近然
有糸承之幸何慰如之方聽挈音伏謁水次謹奉
狀起居五月二十一日某再拜

二

隱約林泉之下人事幾絶每作牋啓輒當煩公家
偕書吏比來更欲省須遂不能作牋報人切惟公
狀之礼交見盛而忠信薄故輒闕之謹奉手狀承
問伏惟痛察

又

蔡衆明時乃蒙加以緘教見待以故時士大夫之
意已成田舍老翁豈敢當此礼數過當即日溽暑
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起居万福軒蓋何時入城想
瞻馬首謹勒手狀

又一

頓首伏奉手誨勤懇承按行諸砦衝冒風雨備嘗
險艱因留攝領黔江人安精敏之政想至則卧閣
觀書耳即日積雨開霽人情舒泰伏想起居輕安
方阻瞻言慿書增歎思角忝之期以日爲歲

二

頓首黔江風俗雖陋然雞魚鵝鴨亦足盤餐粱米
有黄白二種不減北方想亦可居但難得藥亦想
已著索漢耳非久交印想須到城中相幸

給餘也

又一

頓首咨車馬到城元不得款語行日蒙訪别不得
追送間居林泉之上有勝日未嘗不奉思也伏承
手誨存問勤懇并惠芰實良荷不遺之意雨後小
凉想邑中无事居處安樂何時東來瞻望馬首謹
勒手狀

二

頓首黔江寄迹施州聞其民稍喜爲田訟然牛刀
之餘刃投之雖肋何足治哉顧閑居少得游從耳
南老不藏否人物吉德之君子也時相与談民間
稼穡事亦足樂也比江南寄新茶來味殊佳恨未
得同一烹欲寄少許去恐邑中无善碾不久徑成
永便寄上

又

尊人尊手誨審起居万福爲慰承閤中亦嘗失調
護喜遂康和也賢郎癰腫已平未亦是天氣亢沴
故有熱者先得之耳苦藏府秘滞可用皁角丸与
麻陎利皁角丸只用炙甘草一兩生大黄一兩朴
消一兩先治甘草大黄爲細末研朴消相和煉蜜
丸如梧桐子初可十丸二十丸漸加三十丸也溫
熟水暖空時候服得大府流利則蠲白裹殺苦頭
痛喉熱宜消風散荊芥消風散足可煎
作下蘇合香丸如此治无不差矣寄惠塞及

芰實皆嘉惠也聞公殊清貧得無數為左右費耶
數舍阻面惟有仰懷千萬珍重
竹瀝法用竹北方人謂之斤竹者三二寸者皆可
二尺許截斷中破之以塼兩口相去一尺安定鋪
破其上如仰瓦狀兩頭各用垸盛就竹下以茅火
急燒竹瀝自流入垸中候竹乾又換新竹各得半
垸許新絹濾去火炮可服兩丸藥矣治癱瘓脚氣
惟竹瀝為上藥也適彭水令尉訪及乃去病癱者
是二歲兒則若不可用許多斟酌極少與之却可
多與乳母服

又

頓首多日不果修問天氣差涼伏想邑庭虛靜頗
得安閒之樂今日見公移承以疾在告不審無它
否謹承動靜

又

頓首啓伏奉手誨勤懇審邑事不至煩勞起居輕
安為慰高使君想到城即交印冀朝夕得奉緒餘
謹奉手狀

又

頓首奉別忽十餘日懷仰無量即日霜寒不審體
力何如寄惠棒椎極濟所乏感刻感刻貳車受命
已累日云過與龍印行計車馬必到城與韓趙同
行也見南老為致意

又

頓首昨日奉書草草當已徹呈伏辱手誨審履長
納慶尊候輕安為慰旦夕參謁謹奉手狀某再拜
荆團糖纏俱少盖知命處之失宜耳送寄麥狀極
荷分湯餅之

又

興文未及別啓輒附此承動靜送荆公詩編已收
風雪中度瘦驢涉嶺良不易想到縣少休息民事
不至壅閼時得觀書把酒也且切戒南老少飲為
佳少女老翁苦樂不同不如擁衾獨卧曰保白頭
安樂飽飯煎茶婆娑永日也張波若笑此為癡語
但恐黠兒口偏耳聊寄此知三人相對一笑也

又

頓首辱書勤懇審履春多慶為慰媽已領極荷留
意承行李已發黔江道途泥滑良不易聞今日當
到城瞻對有期欣慰無量謹勒手狀初九日某頓
首

又

頓首啓伏承手誨審車馬以施州之役因邑事暫
過家又得少親餘論為慰盛暑在道伏惟衡冐勞
勤謹承動靜

又

奉手誨喜承經宿起居輕安樂府輒改定數字遣
上

又

天色稍寒今日遂成行否已具數幸早命寫白
字草且撿示他日或要却送
又
頓首黔江之政不死間言蓋願中之以不倦耳去
子弟已成就不傳首郎報大府之常事諸人但不
其見殊故畏縮手耳各子謝垂意須以部事風長
者殊愧進星亦讀父之或得亦不須宅中時不須
祭問郎君甚清勝也丁忠州開江津之禍酷極哀
悴殊可念
又
頓首經宿不審台候何如承趣装有日即今可過
此共不拓一杯否想數日在告事務修已　臨行
亦无他幹矣
又
頓首還家想亦少得休息莫有懷不滿意者否今
日燒沐可來灌去故年鈍肉寧務困共一招野菜
糟薑飯也
又
頓首啓軒車自黔江回首辱惠頻仰愧不棄之情
抱病杜門不能修謁跧荷相眼故不復多道謝耳
雪寒累日不審起居何如比遂不尋夜過地炉之
約嘗亦卜到丈累未就緒又貳車丈馬相及故從
便取謹啓承動靜寓舍中或闕器用不外示諭
又
頓首累日致於甚拙良不易使客去想復料理濟
婁摘發遁滯亦未即得暇耳伏承手諭貴躰力輕
安前老須茶因人當送向聞比頗耽酒不解茶故
不再送耳
又
頓首累日不果承動静惟有懷仰辱手誨審尊候
輕安爲慰過此開談舍弟又遠出幸同遇求日耳
早來聞說食穀中闕醬偶忠州致数器來遂有餘
今往一器非公厨醬之比也呵呵
又
經宿伏想起居輕安今年進奏吏遂不以曆日見
及恐有分諸吏者可買一本耳
又
昔日已領重煩惠教揀又揀又得暇復過此煮茶
否
又
頓首答奉手誨宿昔起居輕安爲慰分惠洪杜新
牙感刻感刻許垂顧謹掃榻奉俟
又
再拜比蒙賜書并送蜜極荷勤懇方欲求便上狀
昨日又辱手誨并送二灯檠細事恩須承不厭疑
感愧感愧軒蓋今日當到城何慰如之謹奉手狀
馬山鋪迎候前路
又

[illegible]用得天
以之輩耶分勤物感刻感刻許晚刻見過謹當丞
渠飯寒漿

又

頓首啓早承訪別又未有朝夕望顏色之幸良耿
耿晚刻不審餘乃何如竹枝本納上來日絕早或
行過此共糲飯一甌乃行不遲也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九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

黔州三

答宋子茂

頓首去北都於今垂二十年不復知行李所在忽
得所惠書乃知官守在潭南仕宦聞閱遠去鄉里
度亦以吾主人息明可依也觀書詞叙述知不廢
名教甚善甚善知命前往涪陵視嗣直舍弟近方
路到家猶能道碑樣下相從也非能不幸早世嗣
續不立此心不可言也因來書語及愴然父之某
老矣虛中鑽已十八年小子相今十四并其所生
母在此知命亦將一妾一子相同來今夏又得一
男子曰小牛相又小牛頗豐厚粗慰眼前略治生
亦粗過買地畦菜開軒藝竹水寶林下萬事忘矣
無緣會面千萬進學勉官業

與人

頓首寓逐窮鄉惟恐薔蔚不深不復與人事卼辱
教賜累幅存問勤懇叙示先君疇昔聚之舊豈
勝感念即日霜寒不審尊侯何如樸府省文書常
有樽俎之樂未緣會集千萬珍重

與達監院

頓首昨覺海和尚化緣當時意謂必得相見既而
到正月寂然亦想在遠方小恭中不即知耳去年
得圓公書乃知滄所助蓋嚴州寺雖經近城而
車馬罕到若究谷得亦是道人蕭散處但不知衆

緣合否爾者殘忍曰佛事不可留因王慧先回附承
動靜
又
留日不肖初被謫命萬里茫然人不知黔州在何
處聞王慧引欣然便肯送行忽常念念留此苦口
教誨不甚向前學佛事但寫府守差淨潔院門或
可作供申耳當時亦洞山刹並香嚴數老諸人於
其能遠來他日欲助渠僧緣試更鞭辟或可作出
家人亦可助其初時一念爾某頓首
答盧州安撫王補之 二十四首
再拜補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屋聞與李師載
兄弟游因熟閣下才德此時方以見聞來淺山宮
別甚[illegible]不宜捉人事故不得望顏色其後從仕
東西屢見於側亦見師載能道補之出處今者
不肖得罪簡牘棄絕明時萬死投荒一身弔影不
復齒於士大夫矣所以雖聞閣下近在瀘南而不
敢通書忽蒙賜教禮盛而使勤詞恭而意篤所以
奉王公大人者推之無竊寇苟活人之前始懼而
終不敢當讀之赧然惟是先公全州之政名實相
稱東以李誠之所論撰可信不疑顧流人罪垢不
可洗前雖強顏稱述但污公耳惟閣下文武
不攻治邊郡有聲見將[illegible]功伐自昭於青雲之
上以為前人之烈[illegible]之王公大人得意之士
使發光明白而行[illegible]名於不肖何哉在中朝

曉挾文章有名譽居某之右者甚衆閣下不取諸
彼而取諸此何好惡酸鹹與世異哉平居其言不
見信於人況於罪戾有言不信之時閣下何取焉
加以憂患之餘神明去幹舊所記書皆忘略盡窮
鄉又無書史可備尋繹挺筆臨紙茫然不知所云
而辱委託丁寧期於必得勉輒承命書其大略言
語昧陋安能增光輝萬一以慰孝子之思以滿全
人之意勉授來使病于夏畦
又
天氣差涼即日不審尊候何似伏惟樽俎折衝蠻
夷安業百福所會有神相之江山之勝想僚佐多
佳士有以宴樂之某憂患之餘癃瘵未復鬢髮半
白學問之功於前惟是自斷才力百無所堪已成
鐵人石心亦無兒女之戀矣無緣言面一笑聊因
筆墨以通傾倒之意守倅皆中朝士人相待甚厚
爲幸不細也存問勤篤故覼縷及此
二
謫官寒冷人皆掉臂而不顧乃蒙遣使賜書存問
勤勤惆惆恩意千萬感激無以爲喻俸餘爲賜甚
惠厚頗助衣食之源但愧拙於謀生一失官財以
口腹累人愧不可言某兄弟同庖蓋四十口得罪
以來勢不可扶携皆寓太平州之蕪湖縣粗營柴
米之資今可卒歲乃來伯氏授越州司理小姪樸
授杭州官尉皆臘月闕可分骨肉相養也某

莆江濵一舍粗可禦寒暑已分長爲黔州民矣長
者未歸朝廷自此時可修問謹奉手狀不能萬一

三

先公潛德之光雖未顯於中朝而清流之民傳世
奉祠此非人力所能致也　於不肖之文曾不足
以發輝萬一過蒙稱謝不敢當謹如來喻改正數
字大書并作碑額衰憊爲之殊不足觀不知堪入
石否更冀裁酌

又一

春氣暄暖不審尊候何如伏惟文經武略燕及夷
夏樽俎折衝百福所會頃蒙寓遞賜書勤懇千萬
匆匆未果馳狀某棄捐漂没不當行李無緣瞻望

旌麾伏祈爲國自重

二

黔守曹伯達雖戚里子弟文雅有餘遠蒙采聽推
薦不肖實與受賜傅君春首必蒙湔拂黔州監押
劉薦本儒家子廉節而曉事閒在左右亦知其爲人
也師載困於簞瓢承惻然念之仰見不忘平生之
義古人所謂皚飲不及壺食要及其倒懸時耳舍
弟挈兒子來得到荆南書言非久亦來伯氏及諸
弟各已赴任蒙恤問故及之

三

某閒居極欲省事不能數假借公吏遂闕爲問老
眼昏澁作書亦甚率略伏待高明照察底裏施黔

伏祈小蔡亦可飲誠一二數種草一根試畫寄可加訶
江以副李尚輔幹機警若以道術之可令辦手伏
望照察

又一

縣首拜稱循之安炳圖總閣下秋夏歷兩寒燠光
節不審貴州氣候何如伏惟凌政在人吏夏蒙福
六物特序未審茂好齋閣清淨起居輕安張侍禁
來蒙書勤懇并聞得張侍禁郡日動靜曲折甚慰
懷仰無緣參候憑書增歎謹勒手狀

二

恐縣想時得安問見省榜得第二郎君姓名奉助
懽喜此稍未見賜第之書度必取辦科也亦喻唐

道人稱述小子人物愧悚愧悚小子於今年十四
骨氣差老厚讀書不甚費人鞭策但義理之趣不
甚發耳過荷齒記故具之

二

都監劉君於此相從在公家相調護終始不倦承
獲預薦章不肖實亦受賜

又

程三班回奉狀當已徹聽下即日夏氣煩暑不審
貴州風土寒燠如何伏惟投壺雅歌蠻夷安業卧
閣宴閑百福所集某潛伏蓬蓽之間亦粗能經理
衣食之資舍弟遠挈小子皆集一子一妾來相与
人亦慰眼前餘無足道者抱衆窮山無階承教

實後生遇人根未識耳巴翁勞諸子有可
學郡守學中及師川皆天下上也朝夕聞所未聞
何慰如之會面未有期千萬珍重謹勒手狀

又

某頓首辱書說禮意甚勤適以私忌飯僧又不欲
久留來使故略爾奉手記惟君子盡人之情能察
之耳蜀中諸舍姪多相識亦肯得書策中比來乃
疏書問亦以道遠且不便耶如子寿之詩今不易
得要是讀書數千卷以忠義孝友爲根本更取六
經之義味灌溉之耳

與胡秀才

庭堅頓首仕學士公游致不諫合 觀吾子問學自
將出入鄉黨有老成忠厚之氣謂尉不可言也屢
辱軒蓋迫留日夜不能一詣齋閣負負曷已所須
詩錄上又以二小詩旨既既不工日少年根太輕
俊老人根不重遲不徹其後此張學之嚴也頭加
意以立門地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一

戎州一

與東川提舉先狀

伏審提舉大卿朝議伏蒙按屬城尚在指揮以
書以川路程頭施設施路光輝伏惟久患脚氣秋
趣艱難不獲躬詣道祇候參迎下情死任皇恐
之至謹具狀申聞謹狀

與東川提舉手書五首

啓季冬極寒伏惟提舉太博尊躰動止万福即日
某蒙恩衰疾所纏不能衣冠無階參覲下情死任
望風瞻仰之切謹奉狀起居不宜謹啓

又

再拜啓切惟道途風霜使節借問良亦勤止即日
不審按部所至尊候何似澄清之氣凜然光被於
江山頤篤行李以慰寒夏瞻仰小寒伏祈爲國自
重區區誠禱護附承動靜某再拜

又

皇恐再拜某[illegible]激僕愚未嘗得望履候下重以負
罪竄逐强顏未死捐棄漂沒不當行李死階修敬
昨日親嫌迂置戎棘遂得潛伏逢華爲部之民區
區常慮謫籍之塵垢點污大旆之光輝以是久之
不敢通名於左右恭惟君子能知人之情知其心
危慮深終不以爲簡也某再拜

又

門朝夕承教爲恨耳瞻望數舍臨書增情伏祈爲
國自重謹削承動靜

二

再拜劉公救蒙薦引遂有成命蓋公樂得人材不
棄朽蕪之賤矣欣歡欣歡公敵士大夫家子弟樽
俎淡然亦可觀至於爲公家則刃有餘地退而省
其私則安貧守節爲於者又未易得者久備使令
乃知鄙語不妄李倘至江安既寡過又繕完城壁
頗有功其意亦頗出門下也若得在部曲中見廿
多能能辭妙於其事也陳倅彼薦章甚守法循理
又不矯激照映其同列識亦難得達昊丈聞於左
右非特一日之雅渠已若於此事其爲吏長於督
責令計[illegible]四[illegible]
察吏吏姦伏之情若在幕府尤稱職耳

三

猶酒醋蜀紙真珠粉乳餅皆須垂以口腹所須累
長者感愧无已西州紙乃有極佳者近方託人置
得二千許然不知其孔穴亦難置耳唯魚牋厚經
肯令金浣花大小昇風爲佳品比常市者其價倍
倍也酒醋極爲用此州公醖濃大縣常薄甚則酸
澁民間時有可飲者不免少料氣耳乳餅亦佳此
冨順眉州易得但多入米易酸真珠粉自是食中
有風味者其所作爲枝湯擘去荔枝肉別貯其白
然汁以水解白沙蜜漸漸和合令味相得即井荔
[illegible]煮減半以薑合貯之討客數人一句又

令入湯小半盞煎沸用紗囊盛龍腦先撲熱盞乃
注湯餘甘湯餘甘用一種大如李皮皴肉黃赤者
少盆中微擦去皮乃以摩菖汁細摩人用水半
盞四人用炙甘草一寸同煎又之亦用龍腦撲熱
盞乃注湯大率人不過餘甘一枚真珠菜淨濯去
腥氣入葱白數寸撲鹽一撮椒數粒沸湯綽過研
五味齏醋食之其佳腥腥去皮及莖幹取成塊
者湯中煮令熟炒麻油炒令香下葱薑椒醋水相
半煮沸微加鹽醬其美比治二種菜食之殊佳謾
錄上

又一

別來忽累月自以罪戾不復可湔拔所過人視之
[illegible]
唯恐爲渠作祟故雖平居親愛能忘其不肖者亦
不敢以書通如長者之庭則未嘗不歸往也乃蒙
九月十日賜教存問勤懇感慰无量无緣瞻望臨
書馳情千万伏祈爲國自重以須進用

二

拙字不足觀辱過情之奢增媿令姪紙卷輒寫去
一笑耳此所居寺甚隘比於舍後作槁木寮死灰
庵前後相當差明遂日與嘉州在純上座及唐道
人同齋粥向所苦心痛不作來六十餘日竟飲食
後以點中時但脚氣不除時有頭脛膝中痛但妨
讀書及拜起耳於參道日向百不會者不爲大患
也蒙眷憐之厚故具之

又

拜不聞嗣音忽逾月匱匱惟有懷仰即日天氣亦小寒不審尊候何如惟慈惠浹於民上下愛敬府中无訟齋閤但文史歌舞之樂家庭詩禮雍雍穆穆神之聽之百福所會其衰病不損杜門似有味萬事隨緣亦忘衣食之豐約小兒輩稍知讀書有兩道人於此同齋粥耳村鄉人鄒好先者以鬼谷五命遊兩川舊矣云有緣事至治下故輒付手狀承動靜

比想氣體益康強尚能劇飲否頤勤衛生之經以須不次之用

又一

頓首再拜奉三月朔教存問勤懇忽臂痛月餘未能上報家弟來歸又奉四月十三日所惠書荷眷撫之意无已自顧衰疾无所堪任何以承此嘉德惟高明豈弟能厚往而不計其來輒量固如此耳雖尤前人風鑒之万一未嘗不深嘆伏也夏氣縕濁即日不審尊候何如伏乞為國自珍以須不次之召謹勒手狀

二

須承擯惠五米六酒四醯舍弟經過又煩濡沫公養孤恤貧推惠甚博不肖每累公憂其簞瓢棟乏[illegible]乏到戎一年雖未有生資然萬事隨緣少欲易足家人亦能忘貧耳蒙左右眷怜之念故及之

又一

稱之知府文撫閤練達兄閤下秋暑即日不審尊候何如伏惟以護自將夷險一致飲食起居有神相之承忽被旨罷瀘州所恩傑左未知其詳審爾即當東去此往庸庸之情戚嗟若不可終日須切觀希賢仁聖仲宣深惟事君之大節可与冰雪爭明也更之所以祝倚伏惟明公胸中落落故不復云之耳惟是無階參待不勝馳情謹承動靜

二

承欲漸解舟至王市治行盛暑良不易聞撫句廳亦可少駐使節若俟治舟略有倫叙放舟就江津以待江水落似佳聞老兄囊中亦不豐然隨緣以度日用豈有闕耶子弟皆賢想勵之裕如也聞命之初賢愚無不動心以為老兄何以勵之獨不肖以為不然夫物之成壞相尋如歲之寒暑有人喜寒而惡暑世必以為強疾人至於樂成而憂壞則謂之有智可不可也老兄鑒此必有餘不能忘情時及之

又

蚤恐秋暑方作旱災熒惑甚可畏不審比來寢膳何似蘭亭詩偶寫得但揮汗臨紙研殊不能工耳盛推不幸至於此甚家倚盛德之蔭如震風凌雨之得庇矣比然謂護之功未畢迫公治行不識諸劫皆得理所否人生老能如此此觀不安分而

多賢俗生求与造物者争功豈不大段耶

又

耕拜亟得而秋氣明爽伏惟燕處萬福見所賜家求聘日書恭得日用輕安興進退之際意慮淡然惟有欽嘆承佮行日就緒何慰如之雖聘候未而數聞君子之音欣慰無斁謹奉手狀承動靜

答王雲子飛 十七首

頓首久欲作書與懶相遭頹然輒復過日竟辱惠敎先之不以罪發無堪而奉之以礼意自視耕然無所可用名在不赦之籍豈當得此共惟足下好賢樂善之無已有心吉慶出於家風故爾即日霜寒不當何如想侍奉萬福其視然蓬華之下已忘生死於榮辱實無所擇至於樂聞士大夫之好學有忠信根本可以日就月將者則欣然動其心此則餘習未除耳何時得款語盡道德之致臨書留往千萬強學力行為親自重

二

聞居杜門不欲頻以公家俗書更不能作牋以報公衙之賜惟君子不人之情大於此而見其質也承尊使君已挽再任之命伏惟欽賢侍旁未有王事想見伴相從講學日有光輝之益小兒輩過辱推獎盡推鈍似厖厚不鮮事以有福耳亦設令讀書或冀少識字可從杜耳御書無法不足傳後世俗眼謂之能亦自不可解誠有意書學當遠法王氏父子近法顏楊乃能超俗出群正使未能造微入妙已自不爲俗書如蘇才翁兄弟王荊公是也雖然須要先探其本耳辱書甚有意於不肖遂發狂言回顧惟以赧然

三

陳侵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関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illegible]有此理若見爲問訊千万

四

相与甌閩草木臭味又有瓜葛故不復作牋差來枝槃皮膚枯朽剝落唯有心如鐵石益厭不俗文書而意疏也他日惠書願悉去表襮但作家書數行幸甚舍弟極道公家眷卹不倦之意嘉州文字若下計乗舟不日過此冀得少欵清論臂痛方小愈不能多書能照察否

又

頓首前日遣諸兵還寓書當已徹齋几即日暑氣益侵不審何如伏惟侍奉興寢退食敏脩日用安吉子均子与相從講李有日新之功子茂所領甚冗亦得暇時來近文字否但恐尊酒權浪費日多

耳某比无他得舍弟到服前某謹已華亦隨緣令
讀書不欲迫逐之平生自不得此物秋毫力耳自
此欲弄筆研開藏經或未數書千万珍重謹勒手
狀

二

頓首不敢率易作尊公書因寢門問膳爲道小人
區區舍弟到家亦多病未能作狀也閬中進士鮮
除自源自閬中來相過留此兩月許其人知書有
以自守某之友王蕃觀棱今爲閬州節推亦称其
家居擇交不妄与人游也遠來困於旅瑣欲謁薪
水之資於瀘州不知士人中有哀王孫者乎

又一

某頓首舍弟還家伏奉賜教長牋礼数過當非所
敢承别紙恩意勤重頤言行朽㦸何以當雅与之
言耶即日暑氣蘊煩不審何如伏惟侍奉万福所
苦既平得調護之力想氣髓飲食乃壯於未病時
也然更須以養長入畏爲念蓋人生血氣未定時
不知發服伴毛之戒故及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
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孝道以身爲本不可不留意
斯事也尚阻會面臨風悵望千万爲親自重謹勒
手狀

二

承尊公仕官連蹇感衰之節挺然所豈乃知此人
固与長樂俱生者也於其中有簡擇取捨以至於

大鑒相攘日尋干戈古之孝道皆源探其本以无
諍三昧治之所以万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方卷
談道如懸河而不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
羸頓如此亦是胷中不浩浩耳寒師温克蓋得其
兄乾公江海之一勺耳惜公不識範公也承爲小
兒鑄私記感愧感愧兒輩率易恩煩方治行事多
乃亦及此耶草草暑中倦筆畏讒寫去不審可意
否

又

比急足回奉狀必已徹几下数日秋暑尤逼人不
審何如伏惟侍奉不倦調護治行之策何如潘臺
有來音未尊公去瀘鉏田野小民亦耿耿然在公
家以理自遣固已无纖介矣唯行李須令出於万
全耳瞿唐灩澦非可玩之水也文字以託寄上座
將行不審可意否士大夫聰明文章卅頗易得至
於秉不凋之節奉以終始万人乃一耳樂公父子
好善不倦故書此獨行一篇在所謂輕塵足岳墜
露增流者孔子曰重耳之伯心生於曹小白之伯
心生於莒安知我不得之桑落之下小小逆境皆
進德之門户也惟加意焉

又

再拜雨後民氣稍甦物價亦小平頗以爲慰伏想
即日侍奉万福治行當已就緒比因成瑣江人奉
狗仲書必已徹几下耳蘇天錫諸孤已向楮市[illegible]

累日欲作書永安撫公動靜陰情不常夜中取冷
太過晝則憒憒以此竟未就至於懷仰之私與蹤
跡不類也度必蒙見察耳恕恕復通萬一

又一

再拜言君子不幸先公安撫使君奄棄明代聞問
驚惻不能勝情此陷天崩永失依怙攀号不逮肺
肝摧絕柰毒痛楚何可堪任柰何柰何日月不居
遽更弦望追慕無冀觸事隕心罔極柰何孝思柰
何某抱罪裔土身不得前無緣扶服奉慰謹奉疏
悲塞

二

再拜善人宜極眉壽以爲名教尤所勸勉士大夫
知與不知莫不嗟惜伏想子飛兄弟天地之情甚
篤當將屠割之苦何可堪任日月如積追慕則新
柰何柰何其儻以病目多以意緒無聊欲究作小
文以佾奠酹之奉殭乃成是以往弔獨後衆人
惟其忠實之情則在衆人之前仰恃哀察

三

承欲寓居襄鄧間漸謀生事以未安也以不肖所
歷不若且止荆南荆南士大夫家頗有知義者以
歲月買田築室使幹者以舟上峽稍稍化居時物
以爲有理至都下雖有二十二驛其實半月從容
可到間幹故卞集尚須久留衞佁所前已託劉季
識道鄙意餘朝夕更奉書也居喪哀爲主而濟之
以忍辱則无悔摧毀太甚亦不可以独爲君子子
方以禮制情

又一

示諭作佛以爲不可儀之禮其義蓋不然也古无
此禮近世李宗諤始以公狀施於私敬如先達王
元之楊大年其道德至今可愛敬凜然有大臣風
節者蓋不用此禮也如世病世俗好爲苛禮細謹
故在高位而不可望以相知察者未嘗与書辭褻
時在州縣亦然其可望以相知察者亦不復修世
俗之禮也知甚如子飛風度智術者可共此不疑
也

二

尊翁園綠盛暑伏惟起居万福因問寢幸達區區
承齋㝡損膳以憂不爾惟至誠感動天澤必已霈
然耳盛推官遠旅之間禍故如此使人驚歎悲塞
不能爲心非頓盛德之庇且覆溺不可知矣二女
長成若且了得此二事其餘皆易措手揮汗臨筆
硯書疊不如禮故不敢上狀伏幸裁察

三

庭堅切聞尊公園綠忽被旨罷瀘州計須待監司
交割乃得解印亦聞檄氏舍近止其善然盛暑又
江漲水陸皆不便不審即日治行之策如何幸垂
諭所寄紙軸及尊公所要蘭亭詩子子紙軸皆寫
畢不敢付此擔卒初二日登上座決行並託調護

去甘作書求見公動靜及附寄尚書也

四

再拜得書勤懇甚勤秋來侍奉万福餘蓋不足言所以夙夜黽勉子職以悅親者惟強學所未知力行所未至耳其餘隨緣厚薄可也顏子親在堂而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以道義事其親故也度吉六日事還行到瀘亦九月初矣治裝尚從容水涉亦安穩矣尚可數書因便寄作記整頓一千万珍重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一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二

戎州二

答王雲子予（四首）

頓首辱書勤懇勤懇多病懶書殊不足副所以來故久不能作答往得書見省字熟觀所惠書詞意深厚喜見上大節詣明又君賢父兄珠玉之淵宜其清潤光輝不資於人而自燉矣而求學問道之意常若不及古之學大成者蓋如此固不肯先以培益左右乃一矣即日盛暑伏惟侍奉万福未緣會集從容談笑惟彊學自重

二

比來不廢讀書何以想以道義敵紛華之兵戰勝久矣古人有言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冊而游息時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皆迎刃而解也古人嘗喻植楊蓋楊天下易生之木也倒植之而生橫植之而生然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棄此最善喻頤養老終身於朝明子予以謂如何

三

承七月七日問喜承秋來侍奉万福仕宦之奇耦倚伏之數公家父子既盡之矣亦無可言者惟有顛沛不忘問學耳所惠書累幅勤懇老懶不能盡答惟君子能盡人之情不以重歲月記為恩厚也

所寄紙偶以書數種鄙語目寄上姊讀書城南地
日或作兩幅小楷字往矣數舍无緣而會千万強
李自重

與甥王霖子均 八首

頓首天錫沂流凡得三書今猶在城都所將物已
有所付但事未集耳往書軸出於草草不足觀傳
後他日有佳紙當爲作小行書數幅也適作書多
臂中欲作墜痛書不能一一

又

人來不得書承小失調護良耿耿想瀘南得雨後
差家所苦亦已平表姊太君乃福天錫家禍如此
開處思之猶不可堪何况親當之者承已權多必
如法然聞其家大小尚未寧夫人又欲便歸聞之
測然不知十九娘之孫遂能如期來否宋三十七
亦鮮事吏丁寧之當此艱勤亦是人種陰功時也
府公非次罷歸賢不肖誰不嗟惜然此豈人事哉
此公老於世故存心忠厚有器量必非久困者今
西方須人材未必不因此出旋渦耳但恨不待一
往見瘧暑既不可登陸水行又防江漲計須少從
容爲万全之計及行尚可三四奉書也秋暑能病
人萬爲親自重某頓首

二

承体中多不快亦是血氣未定時失調護耳少年
例多如此某二十四五時正如此病因服兎絲遂

檢啖所勞今寄方去蜀中難得細粒兎絲至[illegible]
便可得也
兎絲子淘擇淨焙乾秤九兩準一勝用好法酒附下
灑浸一升浸三日許日中曝時時翻令漉盡酒淨搗
爲細末乾甕器貯之每日空心抄一匙溫酒吞下久服
不令人上壅服二兩月則啖物則如湯沃雪半歲
則大肥息矣養氣虛則少少服麻仁丸可也往歲
常得此法与京西李大夫其人服不輟服任秘書
少監与同省啖物作勞如少年人也已七十四五
矣

又

頓首禍變无常賢叔安撫使君奄弃盛時聞問驚
哀痛何勝柰何柰何表姊太君銜姪叔之制礼所
遠遽而賢叔孝友之義兼信常人想哀毀亦不可
言日月不居逝者益遠求懷敦睦何時可忘千万
以前日之意服頤子飛兄弟承余饘粥某頓首

二

兩辱書承表姊太君存問誨諭懇意千萬開慰无
量安撫公慈祥孝友忽然失之举家皇皇於今未
寧子飛氣弱昨日又經大病恐摧毀太甚須垂意
調護之也子于父之喪子想哀毀亦不自勝惟以
礼節之耳想市骨肉想時得書數寓亦安穩不審
郎諒居既舍舟出陸康寧已多又素无根基恐未

便得成就以老夫計之不若且止荊南借弟宅暫居稍置田園物賤又有通水之便入蜀及理途轉江又易爲力更從長相度須病眼半月許方得少愈鄉僕煎迫求歸適有便舟連日寫書眼複痛眩戒欲眩作書極草草

又

辱書審雪寒侍奉万福爲慰知子飛兄弟居喪盡哀應禮甚副此想望之意但不知成都幹事使臣能不於存亡之際有所負不万一不如人意乃門户交蹇時物理當介亦不足計較也以今之勢且百事隨緣省約并力於荊南之田爲三年伏臘之計有餘亦可小作巴峽往來化居之策人生爲善天不終困人耳无緣會面千万自重

又

霜寒即日想侍奉安常表姉太君當此百憂眠食健否檀卄卷子方寫得數行日爲索客踵門粥食亦失時殊可厭倦寫得續求便并金剛經往矣留使臣二日待文字竟寫不就甚愧草草上報餘須後信也

又

子均仁賜累辱書審侍奉表姉太君寧固甚慰聞情安撫公即世忽復見吾又懐仁心義烈未嘗不爲撫淚也况少孤遠婦方得所託而遽失嘉木之蔭悲痛何勝耶扶護遠歸子飛子予荒然在疚内外事子均不可不悉心盡力也急發此書不能具所欲言三兩日間遣曹史回當具之

與人 二首

昨夕飲酒不多何以泣懷恐猶未起故不敢奉謁少間能來相尋否偶得小詩謾遣至或可解酲耳

又

夜來飲酒不多何故泣懷如此欲煩公作炒桑蛾薷令淘淨水飯主人可乎早了縣事令眼前淨後共飯乃佳耳

答王觀復

頃曾遠承遣介惠書勤懇勤懇二復增歎足下強學博聞日新而不已小人負罪不得齒搢紳之末豈敢如所推獎且求博約琢磨之意但愧恧自汗耳又每所稱道輒以不肖列於先達數公之間此尤不敢當亦使足下品藻之論不信於時人也某避嫌易地尚蒙恩貸戎州雖地熱春冬時作瘴疠不如黔州地寒有雪霜風土宜人然米麥衣著差易得如黔州士大夫亦有可与游者一裘一葛蔬飯易足但爲自東更移稍西僦舟泝流在道幾三月不能不費耳遞承致余故具之先公詩卷又得熟讀高明温潤有作者之風惜乎不得少發其蘊見於世也輒以鄙語附驥尾或因此詩而傳後耳見和東坡七夕長短句及可惜騎鯨人去之語既嘉足下好賢又深歎古來文章之士未嘗不亦也

章〻和成二章言无可采當面一笑耳鄙文一編
所得何其多耶其中亦多少時文字氣嫩語艱不
足存者此所无者謾剗下以与門生兒姪輩欲所
无者亦有三分之一忽〻未果錄去他日可寄也
但有樂府長短句数篇謾往遠寄綿絺紫紗戎州
地熱即用作暑服荷眷䘏之賜也尓到未有佳物
可以爲報家園双井來乃分上聞足下飲食宴樂
出入車馬无不在於李妣此古人乃不難到更須
加求已之功沉潛於經術自印所得根源深遠則
波瀾枝葉光遺恨矣李長倩氣骨清秀但讀書泛
濫未能得其要得足下切蹉當有日新之功同僚
中復得佳士否所差人不綿歷比較之楚失路而[illegible]
啼幸門生胡斯立者見而憐之爲僦一閣人送來
留此雖多日日与三升米今問得自富順入資遂
由巢至閬十五驛徒行不重戴一日可到二人供
給米三斗錢一千計不至餒於道矣異日或還行
可并其乳媼來也欽想好李之風无階面會臨書
增懷千万強李自重九月八日

答李長倩

頓首自發黔中遂不聞左右動靜忽得來教承掮
局在閬中去親庭不遠旦夕問安雖從吏事不廢
詩書驩喜无量王觀復佳士想相從甚歡與元關
在何時授專肯同行就養否知命在涪陵渝藏舟
行日又留舍弟官所約九月來歸猶未得近首

章皆在此庸緣可遇不上〻〻力也今寓舍在南
寺乃當闡闢中屋至差勝閑舊居但无後壁闌
江山之勝此亦有東禪在近風物蕭洒但須登
覽又主人爲治南寺已成功不欲謀遷東禪也
在綿上座唐獲道人於此同〻㴋粥忽忘日月之逝
也相比得一少年与之共李〻略就緒相亦讀書
不實徹……李語李行
意氣已勝相殊慰眼前伏臘所有爲廣狹之度
不求於人亦林下之樂也別後故人惟楊明叔李
問文章書札皆勝進彭水行……歲蒲云當求此方
之遺欲竟其李殊未可量也比時若心痛又眼有
黑花以故作書不論不成字李〻裁察相望數百里
臨書耿〻千万自愛九月八日某頓首

答南溪李石信道人 三首

頓首放逐顛沛人所簡賤昨拱而窺三川之塗者
惟恐不肖之塵玷辱之也道出貴部而軒蓋奕〻
來顧蕉萃終日不懈切深欸服意此邦猥寡狀豈
李之澤深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燕別來忽復一
月病餘疲苶終未復常以是闕於修敬乃蒙示書
先之存問勤懇感愧无以爲喻秋暑潤濕似欲不
堪不審尊候何如伏惟万福謹勒手狀

二

雅聞南溪民淳事簡況君子居之必有以新其風
俗之陋思對清處想時与佐同文字之樂諸縣

讀書亦有日新之功日亦願吾兄努力無先登覽江山
之勝得一堂亦且粗遣朝夕來集鵲躁處此蓋已
有餘俟他日稍以私力葺之旁近有禪子道人欲
相從寂寞者亦翻其風雨而已

又

再拜忽承賜教累紙勤懇番邑廷虛閑時与僚佐
共樽酒之樂何慰如之東鄰俯甚邇小獠无不垂
涎也梁蒙一元大武之享而甘其翰音之獻不登
長者之堂良以為愧須聞江上大風頗為災幸而
比兩足豕成豐矣吾輩可以坐抄經營飽湯餅也
代者今在何所稍凉到城中亦佳耳所諭懶書前
言戲耳人生勤懶各隨積習而成性懶亦好勤亦

刀十二　八

好此司馬德操法也尚阻瞻對惟日為歲伏冀善
眠食自重

答宋子茂殿直 六八回

頓首須辱書審啟力輕安為慰娥眉僧去繼春書
皆徹凡案否某寓舍已漸完但令者但擇三四人
差謹廉者耳既不出謁所与游者亦不多山花野
草微風動搖以此終日衣食所資隨緣厚薄更不
勞治也此方米麥皆勝黔中合飽飯摩腹無復以
卒歲耳閒居亦强作文字有樂府長短句數篇後
信寫寄未緣會集千万勤官自壽愉餘日近詩書

二

都下兄弟想常得安問木龍岩二四古　稍引水試令

傍其下風諸公人聞此君之義亦來之但恐先有
求囑者已諾之耳不欲作王師書因請事爲違此
意

又

頓首比因還部兵奉書當徹几下盛暑少雨比來
日用佳否子飛子均子亭想數相見否每相聚輒
讀裴前漢書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
則俗塵生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
味也不肖累日來意思極不佳初疑其欲作大病
熟思之乃是目臚連旦夜中不加寢衣耳既而徹
簾數帶少忍頓而加衣遂無恙恐鮮君到詫累日
病故具之鮮君在閤中修謹讀書知意味者也以

故人書到此見其宗人其宗猶壘也紿碭朱之術
故一毛不拔以此困於逆旅諭三四平日與游者
乃能上道意望廬人稍能薄濟之如何百凡草草

又

頓首兩辱手誨承病起及今乃安和矣能以覆轍
鏡槐如此即是萬全安樂人矣人生以身爲本其
餘於我何有自今可研物理求道術否王師之去
民有甘棠之思而門下之士失嘉木之蔭想亦耿
耿不易平也或聞有理之者與或便得一闕耳未
緣會集千萬珍重

與試官李正孺

再拜持罪賤贓之域衰疾無所堪任幅巾直廬不
可以謁長者之門雖聞車馬到城不能一詣鄉乃
蒙辱頒訪不倦無宜得此但愧赧耳晚來暑氣不
解不審飲啗何如承來旦遂成行願道塗珍重謹
勒手狀

與試官苗子敦

再拜某罪戾行僇人所鄙賤重以衰疾眩瞀不能
隨從人事諸賢到城竊有望見顏色之願而無由
乃蒙謙光照曜陋巷非所當得惟有愧恐承來旦
遂成行秋暑未艾願加珍重以慰馳情

與試官王君宜

再拜稍棄漂沒不當行李雖使客迹無階修敬伏
承以王事到城虽顧陋巷恩意勤懇自視缺然何
以得此惟愧悚耳秋暑尚爾不審晚來起居何如
衰疾不能一詣館次謹奉狀不敏伏惟照察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二

戎州三

與戴景嵩奉議 同前

再拜自使節之西未知定止故不能修問中間承令嗣惠書審動静以爲慰書吏還州奉所惠寄王氏父子石刻知公之未忘不肖也感刻感刻即日秋暑未艾不審尊候何如伏惟岂弟慈祥神明所相閤中乃福六六七二讀書勝進差遣竟何如或云亦康關恐可得諸公所會乃不能爲公致一佳關耶若乃一滇下荆州乃有參對之幸矣謹勒手狀附承動静伏祈爲道珍重謹狀

又

再拜黄娥老時相見高明文雅每會集極奉思也六六所寄絹欲作扇面似不中節如此寫去他日已扇絲緩急皆失字形勢也侯有裝背工令中破作兩軸寫上真草可也作燈籠伶狀乃可施於茗隔酒壚中耳成都舊有大字陳藏器本草二冊若爲買得一本幸甚或難得亦不固求也若遣定頭奉數字之賜

又

再拜適對客而書吏來告行不欲又失通問之便工狀極不如禮惟君子能恕人之情耳某再拜

答楊齋郎 同前

頓首辱書勤懇喜承盛暑侍奉万福某捐弃漂沒不當行李得罪明時無可解説而足下相與乃平生數千里之間精神感會勤勤懇懇如嘉古人亦足以觀足下之不隨流俗故不待相識而相知也然當此盛暑未宜衝冒貽老者思念耳未即瞻對懷仰則勤尚冀珍重謹奉狀

又

頓首伏承尊公岂弟之政在民民安樂之又得借冠恂之頌想見樂國風物之美恨不得身出其間耳欲作尊公書適病起疲茶作二書已不能堪幸因問侍道嚮往之意

又

範道人京敬愛之友也公家父子能垂盼可見英鑒不凡然彖爲作院主以處之未得其所範公知見今兩蜀未有此人至其行業甚識亦未易得吾輩當以師友待之耳古人云太一貴神五帝乃其佐也道尊德貴固不當以名位畜之也

又

遠寄建溪極荷勤篤不忘知殊喜双井根發黠中來已苦誅求到胥耳今年送藥人計久亦來來即求便上小兒輩皆承存問感激

答樊道尉句宗尚 同前

再拜雨餘便熱喜承起居輕安伏奉手誨委掃除之幣於不肖之庭自視缺然何敢當先生之礼至所以爲幣又不敢當也聞古者相見之礼以束脩

豪逢一犬言其足以將至京易致而不費化朝鮮
之孔天子受其贄而及其玉雖千乘之富亦不以
其貨也唯足下之誠已達於不肖其幣則反諸從
者裘俗之中猶以古道自振亦吾儕之職也伏幸
照察

又

頓首重承手誨不聽辭所將之幣似未見察也所
諭行束脩者前書盡之矣幸足下三復之昔者孔
子食於季氏不祭而食食於少施氏而飽曰少施
氏食我以禮非以季氏之食不美於少施也足下
諒之而已

又

頓首過者極道古人之義而足下終不察豈不肖
之貪鄙汙陋素聞於世耶物有可以取則管仲與
鮑叔賈分財多自與有可以無取則王陽不食西
鄰過墻之棗物有可以與則孔子與元思粟九百
有可以無與則斷於子華之母請粟故曰可以無
取取傷廉可以毋與與之傷惠二者俱失足下一舉
而使彼已俱失之切以為過矣易曰初筮告再三
瀆足下深思此義斷之可也

又

再拜[illegible]罪曰不聞金玉之音方深懷想忽
辱專人賜[illegible]承尊夫人寢膳多福甚慰
無[illegible]遂寄亦小失謂護書最遂清康也所

[illegible]未決耶秋冷方阻參承千萬為親自重

二

鮮自源閩中文行之士也聞兩三到門聆乃幸一
見承有長王孫之意不識能割甫田歲取之數否
如不能則自契至於成湯亦佳也又不能則盤庚
從民涉河猶可若乃衛文公之騋牝吾何望哉

又

頓首裹疾杜門所可晤語寡矣懷仰君子何日不
勤承見仲多賢里居在親側又得琢磨之益何慰
如之知命向成都已一月矣相讀書不輟韓十隨
[illegible]西牛兒留此蹈梔不可耐也敘茶器極煩謂護
惠連肩珠佳滑淨写實自到幾道未始得此物猶
有可恨無魚子碎紋耳因人為買細白入筒布一
匹清水井欄布二疋蒼心布二疋於知命所取直
也知命落魄歸不及事幸為求便先付來也內景
墨[illegible]甚工載倅寄十本皆不精也

答張道游 二首

頓首裹疾杜門承君子之玉趾甚愧然得聞高誼
之緒餘又以為幸耳伏奉手畢喜承舟次安穩惠
酢餅極荷眷憐之意謹勒手記道謝萬一某再拜

又

杜門久不復從公家借吏卒故不發人事不能一
詣舟次惟君子能寬之耳承遂行時寒千萬珍重
某再拜

答石長卿

頓首白來伏惟起居輕安所惠示文字義理貫穿自作語亦工舉于中足下爲長雄也如劉兼更酒熟觀班固漢書論事之文論則須令有關鍵則百發百中如養叔之射矣別有他文歸邑中可更借示也

答王子厚 四首

再拜辱書勤懇備悉來益得意於江山日用清勝何慰如之寄惠紙筆及隸額等荷不倦之意然筆已盡封皆敗可惜也借示石恪畫一軸此天下妙筆也熟觀之動人神爽宋純時果深也極似趙昌枝葉乃以過之王友功夫雖到脫洒處蓋不及也然花木之類直得真趙昌亦不必收本來格不高耳不審有孫太古佛像鬼神及湖灘鶯鷥輩否有之俱欲借觀也所寄歐陽文忠雙井詩詞意未當雙井之價或恐非文忠所作今分上去年雙井可精洗石磑曬乾頻轉少下茶即如飛羅面乃善煮湯嘗試之然後知此詩未稱雙井風味亦未上面會希珍重

二

頓首所寄卷軸老人下筆不喜借界道卷紙又窄不及輒以一紙續之但如此亦自不凡耳二頌語拙意陋謾往仰高之意雙井茶當以蕉布作巾裹厚紙盛一隻置其中每用手噴之盡解去白不并簡去其殘守乃磑之則茶色味皆勝也點時淺灌溉注甘冷泉熟水煮盤湯奈令熱湯才沸即點草茶少許不比建溪須用熟沸湯也往嘗作建溪茶曲不審見之否或未見後信當寄也

二

伏承易名以避處卿甚善然竟字亦未甚好輒欲易貴名爲彬何如亦與子厚字叶又王彬周世宗朝名相其心術治行超然出一時人中心常切慕之也

又

再拜前辱書勤懇衰病老懶久不修問惟是懷仰何日不勤聞飾涉冬天氣小冷比來日用何如亦得世外蕭洒人與之發明此道否古之人不從流俗之波自放於深山窮谷非爲山川之美與不交世事而無憂患而已蓋欲深明已事與百聖而不愧質鬼神而無疑故於彼有所不顧矣承山齋頗有書籍時亦把其氣味耶石恪畫妙絕亦不敢取但欲遍觀公家所藏耳須至興勳隱二榜忽二書不能工謾往石洞忽告行奉書草草千萬珍重

答王秀才

頓首專馬來辱父命以厚遺客實欲高義又覩眉宇有孝閔之氣恨不能留從容以致切磨之功然吳以古君家父兄之賢也專人辱書禮甚厚其與所可用於此損棄漂沒豈所敢承故下家風古

樂美則可矣最難兼得者惟忘懷憂患之書
欲分雙井以報嘉穗適發緘得書遣遠來兼備未
解又候他便也王定國尚未到計是益州幹事淹
期耳足下氣宇甚裕切揣量之但從師取友之功
少讀書未及根本耳涉枝固帶然後枝葉茂道源
夫寒然後川流長淨圖書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
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此佳語也頓
少進意不加功而談命猶不鑿井而俟泉也此乃
鄙智之所知既承傾倒見與故聊助聰明之萬一

答王定國 三首

再拜須兩辱賜書勤懇井損筆墨食味知公雖在
謫所未忘不肖也亦聞涉重險到官骨肉無恙仍
繹完解舍寒暑具宜以是可相忘於江湖故循緣
瑣懶不復作記乃見所寄姚醫書知公歛望不作
書猶不能忘不肖也其到夔道猶黔中也恨未得
望顏色耳謹勒手狀承動靜

又

頓首秋冷伏惟起居萬福聞官所不至勞於吏事
憂患之餘頗復勤學亦有學子相從講問欽仰不
已某衰疾老懶百事廢忘不復堪事矣今年來病
滯下十餘日比因積雨舍中水夜上為今所逼又
暴下十數行於今體氣極寒所進皆極溫燥藥生
冷不得妄近矣聞公頗有張公無恙時所燒諸金
石鍾乳華可以扶衰乎見分也某再拜

又

頓首聞張夫人多病意管意態已不堪又常以湯藥
愍想亦思二耳婦人多兒女之恐外間事不須所
今知也古方有治百合病者其意欲食復不能食
常默默欲卧復不能卧欲出行復不能行飲食或
有美時或有不聞食氣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身
形如和其脉數此豈夫人疾狀耶意欲用四物湯
加百合等分同煎煎成調成鍊鍾乳一大錢計三
兩日中可知能試用之否宇姐諸人皆無恙乎

答王周彥 四首

辱手書勤懇并寄詩文意氣駸駸冒其囊出門已無
萬里古人所謂斷以不疑鬼神避之如公筆力也
曰執能當之往在元祐初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
二公初謂不然久之東坡先生以為一代之詩當
推黃豈而二公遂推其當而圖新方其初改轍易
轍如枯弦散聲雖成聲而殊闇佚實不滿人耳少
焉遂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也知足下之作深
之以經術之義味弘之以史氏之品藻合之以作
者之規矩不但使兩川之豪士拱手也未即得面
晤情無量秋初觀能一來快盡此乎謹勒手狀

又

某亦周易求發記古人致意處此學不可用今之
治經進士規矩也又小字老眼所不能讀遂不能
承來旨也大概讀書要總宗旨周易者以與民同

□戀爲宗聖人以此洗心空無一物乃見愛惡之
源故其言皆自根極中來故曰神而明之存乎人
若非道器位攝其言而道之全體不可舉也故曰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大道者勲至下甚易而甚易
于其枝葉在上其根本在下故求道於德業之上
者其去道遠矣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也試以此三語求易則思過半矣觀
足下於所聞所知每反身而行之如此去易不遠
但求之過耳

答楊明叔

某拜啓待罪窮壘與驪駁爲鄰平生學問亦以老
病昏塞既無書史可候撿尋又無朋友相與磨琢
直一談一笑流俗相看耳忽蒙賜書存問勤懇且
承安貧樂義不溷鄉黨齎壘以爲道塗之資載書
以爲到官之業想見風采慰人心固有君子何
陋之有不肖早衰五十而無聞日月餘光得好學
之士相從尚或有所發明壘風欽嘆無以爲喻謹
奉答道願見之意心之精微非筆墨所及伏惟照
察謹狀

答嚴君可

頓首流落窮徼士不復見中州故人忽承君可以書
見教氣味深遠識慮當的累年衰白不復夢見古
人頗覺神明頓還耆舊自喜雖老又得友世寓舍
不能爲足下作譜主人不當煩食何以偶爲張若

微記仁祖御飛白詩後試往一讀其從來不知何
文章之關紐若來下筆更覺義味不足如君可深
於其趣者也幸爲指擿收拾昔黃魯直數尚言朝
聞道夕死可矣夏茂深感其言援以經術況方在
林泉間無事時乎想不惜萬金良藥起此痼疾

答郭英發 三首

頓首發春即治亦告悉謝遣公家人惟兩僕夫備
使令事事躬親所以不能酬答吏兩日慨舍亦畢
工矣然自遠方來督書者凡七人又當作書累日
甚覺勞蔽世俗書求付奉吉慶爲懇又并有可与
同味者乎兒輩頻記憶大旨讀書小者跟蹤幸無
他耳舍弟未來聞正必到魚洞矣純上座歸嘉州
將一月唐道人亦且行矣七佛偈誰所作猶問五
子之歌誰所作也五觀佛語世爲士大夫開此觀
山谷語也東溪老君山開先長老行瑛廬陽公王
安上純父是時爲和州守叔之宗少文南史有傳
陸探微畫與顧凱之可並驅爭先少文茂深略同
時也西臺禮部員外郎李建中名士也國初權西
京留司御史臺故時號李西臺書蛛絲所謂蟠蜷
在戶者謂毛壘壓壘壓舍累醫方謂之烏龍尾銀
鈎蠆尾晉征西史亦睛妙得崔張筆法自言書
如銀鈎蠆尾山水紫相計長使蔬似根爲聚物之
味所取耳銅研少留意幸甚烏豆粥大烏豆一升
隔宿洗淨用七升水浸明日入油一斤炭火煨至

此當瓊爛可煮三升米米極熟下豆入白糖一斤和勻入細生薑碁子四兩是謂殊矣纏頭事不能記其人姓名未可得信三子名字訓作書忙又歳能說節竹贊頌文陋筆弱皆不足傳乃煩刻石但增愧爾東坡公聽楚琶一曲奇甚試用澄心堂紙寫去因詩句最壯頗增筆勢或有佳石試刻之置齋中亦一奇事也

又

頓首前日既相約適會千騎見招遂不得奉聞愧悚辱教喜承日用輕安東示四頌詞意高勝欽嘆不已然倡揮無根花滿園非不照曜風日但不耐久耳要須且下十年工夫識取自己則有根本凡有言句皆從自根本中來殊不與認奴作郎認賊作子時文章同味也今日不出能見過可共前日所碾茶也垂喻婦翁之意感愧感愧幸為致聞千萬度里中書德平居亦罕出積雨道阻何必以人事為意他日晴快策杖尋幕閒或可邂逅也

答僧從之 二首

頓首中閒辱書勤懇衰疾老懶久不能通問實不忘遠相傾倒之意石洞來譽動靜為慰金雞石堂想開展殊可觀根鈍繫無由一登覽耳堂榜謾書去不識可意否漸冷千万珍重

又

純公頻得音問否聞方蘑深邃少過賓客得數僧同粥飯想亦樂之然一去未嘗得一字也劉青竹新之遂成然今年但出細筍作竹一條耳計亦是移來根滿不壯又堂後土性不美故耳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三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四

戎州四

與趙申錫判官 二首

再蒙軒蓋兩過戎州稍盈左頤裹疾杜門人所厭棄而公獨惓惓如此自視缺然无以致此特出於忠厚不問炎凉耳炎江初暑乃似中州盛夏不雨輒作瘴疠不審比來尊候何如王事不至勞勤否家弟經過甚煩重顧感戢感戢刻未緣瞻近臨書增懷千万珍重

又

録惠新聞殊慰孤陋衰疾備嘗乃以杜門守四壁無樂尤苦持有賓客俗氣未除耳入夏來欲閉藏恐尚以書信發遣未透頗竟曾中塵埃更半月必得閑也書尺堆案作狀極草草伏幸照察

荅黔州馮與文判官 三首

再拜蒙賜教勤懇曲折衰疾差懶書問不繼惟有懷想无日不勤承薦章已應格何時得解印遂就遷陞耶尊公左右想數得壽康之問令弟所授何處闕閣中万福諸小娘子安勝寶郎長茂未緣面會臨書馳情千万珍重

又

頓首承未即解印且得罷幕下凡百安便也王補之小疾遂不起可悲可痛觀其意氣殊未衰不謂遽至於此然子弟多修下身後亦不狼狽也但

[illegible]而未諳其風俗人情或止於州宿耳聞[illegible]了無事經營酒厨饌各成次第宋倅既去雅亦復游行山水間否其僦居戎南不接与公家相聞時時東杖過民間輒終日亦自忘歲月之作也

又

巴中元事想頗得与升之對書册閑談建溪貳拾餅謹送同饌以開瀘酒昏睡想此書到已治行軒矣文字更須數日盡攜人從未遣去日食飽腹便但寧子耳

荅黔州陳監押 三首

再拜奉别遂二十許月通書不數懷仰則勤九月末屈殿直方送春初所惠書來皮子皆蚺損瀘戎往來之人如織此君乃慢事如此雖然亦足觀公於不肖之勤也承近來王事不至勞瘁閣中清健賢郎不廢李開慰无量聞賈使君明決解事宋倅遂全安想郡政殊辦時有歌舞之會對江山否斌老才格甚不凡所恨相遠不能取來此讀書如旁近蜀得先生難使之長育人材亦向嘗干王補之爲公措置一差遣不意此公遂如此侯新帥到試更圖之不知閣中能令遠來此[illegible]書否見讀書椎鈍資質下劣未嘗不思斌老之[illegible]利卓立也未緣瞻承臨風懷仰千萬清修不懈自珍自壽

又

頓首承賢郎誦書作詩寫字皆日進甚慰久別之思很甚適尤緣致琢磨之功惟深念金玉之質可惜屈過歲月耳四十拙鈍如物但不廢書耳王補之小妹遂不如令人嘆塞觀其意氣殊未衰不謂遽止此也學問文章尚神餘否新奴並數兩可用芦心布採餘共白毛細葉用嫩湯點可摶就摩圍煮治翁非良也

又

賦老得書喜侍奉安慶讀書不懈黔中難得師惟可閉門自讀書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惟要不雜在恐心一緣義理之性開發但以韓文為法在作文字且不用作時文經義之類如此等物若修在成看太學經義三五日便可成就有餘也草書水墨之類且置作之妨人讀書全功胡斯互清修節行甚美可與游從根源邊隨計入都耳左傳前漢讀得徹書不用求多但要浹洽〻不廢江出岷山源若甕口及其至於楚國橫絕千里非方舟不可濟惟其有源而不息受下流多故也既無人講勸但焚香正坐靜想見古人自當心源開發日勝進也今寄王獻之黃庭張長史草書千文可觀古人用筆之意

答黔州趙水令田師閔

再拜衰病慵懶別來不復能作書惟有懷仰兩辱賜書勤懇如春光儀承治縣政成與夏信服斎簡暇模何慰如之某杜門不接人事頗得閑談之味未緣款承惟冀為國自重

又

頓首承賈使君賢明又有風力想治郡殊有條理州縣一家當復易為敵手耳前承誨諭不忘頑罪廢之跡雖言不能為左右重耳聞尉公甚才美邑中得之當數有佳集對江山也

答黔州譚司理

再拜衰疾老懶別來書問不繼惟是懷相與之厚何日不勤兩辱賜書皆重復累紙審在公不廢大儒遊倒之態諸郎讀書勝進何慰如之聞賈使君賢明公作所苦遂安和想郡政極清辦僚佐皆得開適乘閒亦得從容摩圍山水否未緣會面臨書馳仰千萬珍重

又

賢郎性和易資以經術即成佳士但師友非長育人才之匠恐不能盡其才耳公塾江生事既優裕一歲郵千便可致一佳士在門勿令與悠〻之輩雜處則子弟日聞所不聞公亦得博約之益矣

答黔州崔少府

再拜中間辱遞中所惠書并寄黔江題名記甚慰衰疾老懶又不遇便人故因循不作書除三班般家人辱書勤懇感慰無以為諭山中公務王事清簡想亦隨緣宴坐觀書登臨風日黃雞白酒互有

以樂之耳與文得歸殊自喜但不知後來攝邑者
能相照否妄修許京削而以令狀塞責蓋是奇耦
之數非人事也如公才器他日當任通邑大郡待
大人君子發之耳尊府數得安問否雁陽縣皆
得書否所須書字當為作書特猝迫又不能成亦
是不急事耳有刻數種謾寄往恐兵亂譏護不謹封
在鼎臣許可中可就取之江山悠邈向往何日不
動千萬自重

答李德素 三首

再拜德素家翁承議家母縣君秋涼伏惟尊候萬
福遂蒙遺書存問敬佩眷撫之意比承節烈分除
又有析生之感此物理之必至人情之不能一各
其所安惟所遇安之而已慶公實中今亦浩浩矣
寄惠建溪吳术刻絲又承家母遠惠家機衣著累
意重復感愧感愧所教且勿作文字此至言也謹
服之無斁女子闕於教訓想奉事溫清多所不周
乃蒙稱譽過當愧悚愧悚太平眼放光明照破四
天下禪子奔競固宜獨切搖長者造門之晚也未
緣瞻承臨書懷仰千萬珍重

二

再拜承令嗣居家不廢學小郎讀書精甚三聰好
女童進長茂良慰遠懷或妄傳所作語以為親友
之憂雖老病昏忘不至如是斷俚也時時戲弄未
嘗及世事但老農漁父山川田里閒昔譊耳不啻
幾聘到都下若得一差遣在京而成湖北可數通
書何慰如之太平清公盛德之士道眼明徹非往
時相會所談肚撰禪也人生無幾各已頭白惟此
事不可不刻意況公有敦信樸茂之質幸勿爾所
藏繳帚不務打撲令淨也尊知孚愛至深至厚故
敢進此告語

又

再拜德素親家翁宣德秋深淮南尚熱即日不審
尊候何如遠蒙賜書勤懇感慰無量日月不居承
遂祥除永思罔極何以勝情又聞孤幼有言不免
析煙想尤深頭復之痛耳德素常入諸禪探玄關
道頗有得力處否以時日計之車馬入都當已得
闕還坐中矣未緣瞻承巾侍千萬為道自重謹勤
手狀九月二十三

答李郎

書至李郎先輩即日秋冷想侍奉吉慶三十三娘
安勝三聰童進長茂又不得書方深思念忽得通
直院二莊答至如從天上落也承彼上下動靜甚
悉寬慰無量寄吳术綾絹綠等甚愧煩費知周妳
能管句三聰童進妳子得力安奴近來喜循理亦
不極惱人遠想如在目前也擇道家二十一娘雖
是姻媾乃是好行當稍推尊之也知不免析居
此乃人家常事人生厚薄隨緣不必介意也某往
在黔縣及此新無置錐之地而嫁三女弟喜辦而

亡未能懼懷也張年定晩得男想其上下情書可
知四十親情至今未定若得北地士人家在此相
當者使與娶婦其不欲令遠去今年來驟長考未
聞衰頹矣所須書字闕時多有輒爲人取去因人
所寫得數紙試點檢與三祖山語意何如萬里懷
想江山激然人生惟有忠信孝悌長久事耳餘不
足復道千萬將愛不具九月二十三日書

答李允工

再拜允工親家都轄通直自去年十一月德素院
莊客回遂不奉來數每深瞻望忽蒙專使及門開
慰千萬承還家待求安之關家母縣君子舍諸孫
皆清安爲慰大雲僧舍平生所游愛其山川徘徊
不能去[illegible]往遊觀甚不肖所名亦勤戴氏崇
飾作一發歎羨不知今何如矣遠寄建溪[illegible]并
頒家所惠家機衣着甚愧頻辱眷恤也某到夔道
逾歲遂能其風土但時飲一盃酒耳至今未能少
背[illegible]瑰然衣食厚薄隨緣亦是不煩過念也江山
萬里懷想則勤頤爲民自重九月二十三日

答李大受

頓首辱書勤艱𧻓侍奉不匱子職二十一娘二外
生皆安勝爲慰遠惠山术極是裹㿈所須感刻感
刻更煩二十一娘寄衣物甚過當愧悚求安乃山
水佳處平生愛利未嘗[illegible]得[illegible]恨睽[illegible]故也隨待想安
樂往亦遂觀董二詩計今櫝在彙上試爲訪之三
十三娘與[illegible]娘姪孫二十一娘相喚恩意勤重遠夫
感戚[illegible]以爲愉[illegible]數紙以相熟甚老懶不耐事久
之不能卜筆近方寫得今寄不知可意否蜀紙盛
福千兩護寄達意紅刻絲一疋寄二十一娘識勤
長[illegible]極濃紙可作書簡種成者三二百張真雞距
筆心筆數十[illegible]便人以寄荊南士大夫家便可達
或難得使亦不復求也相望萬里會面無期千萬
勤善爲親自愛九月二十四日

答李廣心

廣心主簿承得所寄書知官下不忘學問時至太
平探尋味玄別後乃能如此何慰如之大男李士
左右[illegible]得安問即日主事不至勞勤新婦安[illegible]
幼學讀書勝進諸姪長茂蘊父外生老於場屋作
人亦自清若各授邑中當承益弟之蓋不知今年
利鈍何如郎川遂能杜門擇士遊問學有自得
盡他日當爲豫章一名士但恨彼未有國士與爲
師負耳承主簿聽作雙寂堂乞名謾作數語還可
意否老夫賴龔與都門相別時大既不遠然猶如
故四十今年甚長老杜所謂吾笑汝身長者也知
命到家不能一二月後以所識李夔韓十上成都
矣相望萬里會面無期[illegible]然千萬勤官強學
爲親自愛九月二十三日某書

答叔震

頓首遠辱惠書勸慰承里居日用輒安奉侍[illegible]

原缺第十葉

初不懈退甚善甚善今嗣遂能勤學有舉業何慰
如之更令求明師賢友方爲不虛用心耳云若想
更成次第之時一到彼抖擻木場上塵土便覺超
然矣清和尚未得近書然因舒城人去嘗寓書信
也所寄送清公頌頗見志頗不忘般若中也向須
觀音普令手抄去可託幼安或珊上座滕上憕子
也云若經藏記如此作去不知可死心家中老人
意否四郎讀書長進否若嗣文歸到雙井必且復
來下處糖師子一餅設助齋廚遠道無佳物可寄
也蓋老想時往來水碓若成功度亦小息肩矣相
望萬里臨書增懷千萬進道自壽

答世因弟

世因弟得書知存之眾小又索連周君獄中良不
易郭西水碓既成功想可謝居爲倪姨緣矣郭西
柴場雙井水碓相望亦相奪平壽安姑所若想即
平東卿亦漸謹爲活生否六十八亦源源而來耶
世承兄今行李在何地亦有息肩之策否三郎五
郎讀書頗有效耶書來都不及馬新婦病意其遂
康和復常矣重得今年十三喜讀書否吾輩人家
但勿令書種斷絕其成功則天也嗣文想今已到
雙井矣嗣直今極解事能官上位甚禮之嗣功不
幸深可痛惜至今思之令人氣塞也嗣深除將城
計上官亦能盼但道里悠邈不得其情狀耳知命
來入峽中數年大率只在涪陵至今猶未歸也老

也悅禪師語錄序政以欲留言語遂久下筆成都
互有人來乞此本云得序即大字刻印也朱將發
往時与同榻十數夜首稱我鑿終无入處蓋宿乇
般若種子然其存心甚矣常令人念之徐師川資
質甚茂亦爲孫磨之否唐君益有智慮當官善處
人謀若回光於此道誰能眼蔽但苦不自肯耳

又

承懷寧富尉出於名家而孝弟間孝恨未相識也
寄老章石刻但老人不作詩已十餘年如老婆不
可施粉澤矣幸爲道此意徧索諸人不能來叩
關鍵蓋是護惜舊聞以謂禪家愛著木橛子換人
眼精但不知乃是一對木橛子耳知命百事長進
惟此道全无交涉渠既不及亦无下手處四十性
和厚不爭而義理之性終未發且令熟誦書勸勤
講解浸潤之耳知命來峽中得一子曰牛兒頭骨
奇壯性氣磊落他日或是吾家千里駒也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四

戎州五

荅徐甥師川 二首

師川外甥奉議學書足意千万審官苛蔵究庫之煩得宮觀之祿以奉親杜門讀書有味欣慰无量即日俱家姊郎君清健新婦安勝兒女今幾人書中殊不及此何耶所寄詩超然出塵垢之外甚善甚善恨君知刻意於斈問時不得從容朝夕耳承以鄉中歳歉寓居同安同安美俗里中有佳士又四旁有禪老皆可人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兩得之矣士大夫書多報吾甥擇交不妄出極副所望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江季共不幸可惜此君不死可彷彿孫莘老也潘邠老居憂不至貧否胡少汲往甚有志欲慕古人不知今何如相望万里臨書增懷千万珍重

二

所寄詩度超今人已千百但恨未及古人耳杜子美云讀書破万卷下筆如有神此作詩之器也然則雖利器而不能善其事者何也无妙手故也所謂妙手者殆非世智下聰所及要須得之心地老夫斈道三十餘年三四年來方解古人語平直无疑讀周易論語老子皆親見其人也太平清老老夫之師友也平生所見士大夫人品未有出此公之右行方吾甥隻居不與於王事可數至太平新極此事精於一而方與渭夫老懶作文不復有古人閑鍵時有所作但隨緣解紛耳謾寄樂府長短句數篇亦詩之流也觀一節可知侏儒矣亦寄數篇雜語与三十三娘之婿李文伯相近想可得本一讀以懶書不能多耳

又

庭堅頓首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川言行之美未嘗不歎息也所寄詩正忙時讀數過辭皆尔雅意皆有所屬規摹遠大自東坡秦少游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頹波之砥柱也續當寫魏鄭公砥柱銘奉寄甥能忍夏蚊之噆膚而從學中遊真曠世之奇事也豪諭當塗不可作久計誠然以聞已別有命須近詩謾往數篇老拙豈能如所云觀一節可以知其侏儒也

荅濂溪居士

前承書累紙存問久别懷思增深得此開慰多矣文字久欲以所聞改作多病懶放因循至今張南浦遣人行適作就忽眼痛大字書往不審可意否知命斈識与筆力皆進於舊但斈道絕不知蹊徑今之斈道者類皆然亦往鉎久在江南能明此事者不過三數人耳頗有聰明善於般若文句似与經教不倍哉若行[illegible]不愧古人或放蕩猖狂也

能脫脫割著並不知痛痒可歎也公既在滄城可
那工夫過山致敬歸宗又老此人極須傾蓋乃肯
動手不然秪止以實答待其真實道人不易識且
須高著眼目餘事未能具道千万珍重

答楊君 三首

頓首尊書勤懇兼涉寒侍奉万福聞慰无量寄示
石刻此方士人多故得之即分送矣黄甘比時々
人送來顆尖雖香然味比鼓道所出則多酸惟資
中者少滓而足味誠佳果也雖味亦勝下流來者
但愧以口味累君子耳未緣會集千万珍愛

又

頓首遠承勤重之意特遣莊客致黄甘白鹺感佩
无已家園双井二品讓分上此千里鵝毛也双井
雖品在建溪之亞而為草茶之傑若得佳石碾先
以芦心布中揉篩去茶毛碾之如雪花也煮新湯
嘗之味極清佳乃草木之英也當求名士同嘗之
耳

又

景宬耶過此三得相見古人之意甚勤々也過瀘
戎或可得安撫司句當則為見闕然聞王帥殊病
未起何如或云漕臺若還遂亦到遂州也純仁來
須書字今書得二軸別封角且与專差人同書送
去公所須字真草各一軸去以答鄉里書數千封
方倦甚他可當別寫小字一卷奉寄

答戴純仁 二首

頓首耶承惠書勤懇適參寥人還時不能作答比
楊郎遣人來所惠見寄書小參問訊千万留即日
侍奉吉慶聞慰无量尊公到此三相過甚荷故人
不替意比聞在瀘甚安健也未有會見之便千万
勤以自重

又

所送綃記一昭覺鵰道者背两小軸適天寒又兼
用不甚良制作乃不如法且作行草两軸去春暖
當更背两軸作中字奉寄適專致賓客奉書極草
草

答家致平

前日蒙過門謁謝敬佩謙光之見及適遠人於發
職舟待書故不獲瞻見延望車從実深悚仄旦來
伏承起居万福良慰懷仰召飲敢不祗命但以病
絕酒不復滴許如此則敢侍坐耳

答江安李殿直

再拜頃聞江安火事燦然而不及公家不審何以
勝此灾也多病且懶故不能書然往來者每能道
動靜以為慰專人辱書勤懇感慰无量寄惠木瓜
諸兒皆欣々也買搖錢尚餘亦許為隨錢買蛮嫗
遺裙如公室中青白者為佳耳梅綠皆好殿直時
通好否因書為致意千万適饒飲得茶遲意思昏
悉奉書極草率累約不作公啓狀但得如家書數

行可矣何故復慕長歲耶此後幸亮之

答李壹叔

頓首燭下見所惠簡書承昇力漸勝所諭憂惠无穢奪人生理誠如來示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照明種子也人從照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与我及彼八物皆次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細以熟念煩惱從何処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不以四、之波瀾然无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言校此利衰毀譽苦樂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以有窮困哭不可計校而爲之且孩騰焉逐至於衡尽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至亦第於是

答王觀復 三首

再拜與抱之來承書勤懇所以相推与師開之意如珪璋特達頭不肖非其人耳先公詩跋尾辭意蹇淺不足以垂世傳後重煩長牋稱謝祇增愧耳抱之道起居狀詩意極懃從來鄉往之心損惠衣物荷遠意不倦頭頁病嫩爲公貫感愧所欲作大字會甞痛勉書之不能工不知堪用否小字德當俟他日也戎州寓居安隱無一事不稱意者未得見公風度又對錦屏山耳氣候暄燠卑溼深自愛敬謹奉狀

又

於所校文所以六二十計竟皆乘少所作也詩皆見鄙語已詩抱之校對矣有小兒輩雜抄很落抱之盡抄去不足觀也龍圖一餅談往可對銘牙泉之彭道微二月十六日巳上未唳矣長情度巳去贊辦多作字便不能堪言草草

答鄭自源

頓首春晏來多病故久不作書亦聞在李邑會李相有衣食之源故可相忘耳辱書勤懇千萬并寄顏李書皆所欲得欽佩至意所欲齋亭記老嬾倦作文如王方平不復言麻姑發會耳隨語作二銘不足觀護往何靜翁寄詩及論史事皆佳作也恨未相識耳如此甚好若得師友成就當於世間有大名也近又得梓州趙頌子智能文有會聽非今露化人語作大義進士也亦聞其本是醫家子居鄉黨有行義亦根其迫於衣食從人講授未能卒業耳蔡次律張寬夫今年來作詩及文字皆進德倦又多賓客奉書草草

答史子山

頓首辱書勤懇審侍奉萬福爲慰書惠石刻感戢恨摹勒者非其人不辨顯親傳後之意亦是鄙文不足以傳遠故感果如是耳遠致張雅墨絲鞋蒼酒公自食貧何煩如此拜增愧耳唐坦之館投數月封春鉏之服以留於竟當能久堪耶對自源煩調護西歸良不易微公索之柿熟之時矣然斯事

亦難責辦於在官者惟公尚可耳溢暑不雨比來
体力何如講授不至疲勞耶未期良集惟希珍重

答唐坦之履

頓首頃得瀘州報承聞公一膝已過趙市復還城
中初亦不解然道人行止如雲蓋多如此遂不復
念耳辱書乃知寓史子山家主人息意不倦遂固
循度夏驚驚割股何可使緒久不合耶解夏遂東
歸耶亦趣之東流則遊得城則止乎張祖祺便舟
可惜失此一快也二親倚門十年妻兒有攻苦食
淡之歎亦能久伏忍耶樂義堂但榜之堂中与兄
弟共觀之銘熟大於是乎既要注脚行之而心中
自以爲宜推之於人而人以爲宜則是義也有人
亦若是无人亦若是正信調直終不覆藏則是樂
也臨財无苟得臨難无苟免古人之義也君子坦
蕩蕩古人之樂義也古人所謂爲治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深根固蒂外慕休息空手到家喫菽
飲水誰不欣然濃戎間三伏中瘡疡方作更希珍
愛

履李坦之取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廿余
化家諱請即用之

答王觀復 頓首

頓首蒲元礼來辱書勤懇千万審在官雖勞勤元
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
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梗不諳

律呂或字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
精博耳長袖善舞多財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刘勰
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巧
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
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
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
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
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
法東坡云但熟讀礼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
二篇讀數百遍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
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
其氣象萎苶其病至今猶在惟陳伯玉韓退之李
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无
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
之若乃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
巴巽火三蟄楚桐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
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
餘賓客妄謂不肖當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於
應接蒲元礼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礼数非公
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三月二十六日

又

再拜何靜翁莊夫來辱三月二十日所惠書勤甚
并惠暑服每承傾倒之意不啻衰疾之餘歘然光
所甚何以得此愧悚愧悚益狩路皆報不肖蒙恩

稍復官次得莞庫在武昌去家不遠因得上先人丘墓實已滿慰衰晚所期但恐告下遲江水已漲未可下峽則秋冬之交乃得去此耳舊詩一卷皆葉縣尉時所作亦漫點定并去年所送一冊同往十絹寫不肖舊詩不足觀也魚守求堂名輒書整暇堂三字去事出左傳秦漢以來郡雖有尉而守皆將其兵故謂守爲將夫兵戢以時動折衝千里惟能整又能暇也東坡先生猶在海濱未知公幾時得掃其舍人之門旣不能縣記作書然他日便可袖此書求見矣昔合浦吏貪珠近交阯及孟嘗政清去珠復還東坡胷中有百斛明珠昔還於儋耳今還合浦蓋天公之政清耶公學問行己之意

甚美但文章語氣務奇蹤不平淡昔東坡嘗云熟讀檀弓二篇當得文章體制此雖論也頗以此求之往嘗佐東坡考試於禮部其所極以稱許新進諸生往往面從而背非某告之曰其他在問伎而諸君或勝東坡至於評論文章東坡異端一覰可定優劣其後諸生亦多以爲然何守之詩語氣平而意深論班固漢書中人物理勝其文不加藻飾意其得師友當爲晚成之器但憂其戀嫪鄉里妥安娛妾不能發憤忘食親見古人耳如此才俊雖京洛多士處亦不易得也但未知其宗族鄉黨間行義何如耳能脫然洗滌盡富家子鄙吝舊態否鮮澄溫良有餘但恐强毅不足以讀書少耳荷公

調護度今歲伏臘得所矣蒲大防去寄書今必徹几下公幾時官滿代者爲誰度幾時得去門中也未有會面之期臨書悵仰千萬强學自重

又

頓首辱書勤懇千萬委之以九鼎之重顧延羸不能勝也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者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爲佳作耳穀靜翁鄉行之美甚副此意所問勸靜翁求師取友而不以教觀復者蓋觀復知此有餘耳如公才識禪家所謂朝生王子者也但要琢磨盡去角使衣冠謂不知何許人

此二賢者使得師友皆不易得也所寄唐人諸詩皆有佳處甚慰觀覽也魚使君所欲作記極不敢辭以旣往青神見家姑欲行人事賓客會集衮衮過日不暇留來人多日竟未能成史彥直旣到官渠當數有人還眉州令自此來取信甚易致也恭詞及爲東坡與不肖所作十韻皆欲奉答而未成但未知他日寄達所在耳策問十篇思深慮遠佳作也亦恨彫文勝耳不肖在巴峽所得人有李仔任道本梓人而寓江津二十餘年其人言行有物參道得其要老成人也有王庠周彥榮州人行已有恥不妄取與其外家連戚里向氏屢當得官固辭以與其弟或及其族人作詩文雖未成就要爲規

寧焚滌□若又東坡之只謂也故亦有淵源耳有
趙績子蒼者列祭〻作文皆有次第要爲有用之
言然觀其作人未可知也蔡相少律張溥貴矣自
不肖到戎朝夕相親近然次律事〻優於貴夫他
日或可望爲中州名士也有廖錡宣叔者嘗東李
京師才性明利其不在人下來相師問之意甚篤
然憂其質不甚美韓退之所謂藉湜輩雖屢指教
不知果能不叛否其既以江漲未能下峽則欲至
〻神見老家然以是人事賓客猥至今日方能作
書遣來人作書又草〻千万照悉公至吏部改官
且還營丘乎因書示諭七月二十三日

又

頓首啓辱書累紙存問千万義味深遠時〻取讀
之洗然忘流俗之敗人意也聞得來使知吏部直
六月十三日已交割職事作得解官交局想更与
二三君子游覽山水間所未極意處也對自源數
篇詩來皆清壯動人耳目殊欣慰也何靜翁文字
清修求知味如觀復者豈易得當亦不能死思甚
根靜翁不能一來耳靜翁淡然不雜交未知与自
源孰賢至於筆下平易而已有剸抉之功自源所
未能也公幾時代成行聞來卒云未有行期何也
其既以江漲未能下瞿唐遂來青神省家姑姑年
八十相別五十年以万里相望之意牽挽不能去
豫洗人兄弟唯一人在又老者能奪其意尚此淹

留過重九乃[illegible]行且留來使多日文字亂未能成
書亦不得寫今日强作此草〻千万珍重九月初
三日

又

頓首承魚仲修侍程信孺來遂解印便欲作登戲
堂意訪去亦到青神然日應接人事比夜則嗒然
就睡終无意思可作前日信孺自眉來相見云適
有私幹未能即上道度十月末可去鄉里冬至後
欲交印如此則更数日作得記送史彥直家附去
模刻之日力有餘也來使煎迫甚故待〻遣行甚
不盡所欲言也

又

頓首公決行在幾時此別不足恨中原斷驛
雖南北可数書不比劒外乃牂牁夜郎之迷
詔也前卒還付書謝何靜翁不草〻而靜翁六
不得不肖書試爲根究恐小人輒以貨取之耳
年戎州荔子嚴登一種枝頭出於遷臘平大如
雞卵味極美每斤才八錢日飲此品九一月此宿
又似不虛來根公不同此味又念公死罪其一笑
一笑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五

戎州六

荅何静翁 四首

再拜何君足下去年辱惠書過有稱述意足下隨出毀謷未必自得之耳又久病之餘孏嫚成性鮮自源歸不能作報書亦以今世民之師帥不能行道以先覔覔民李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廸後進故李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李而取友因以卜足下誠有意於茲事否也專使來継辱書問勤懇不倦愛一世之所棄敬衆人之所慢足下真自得之者耶所寄詩醇淡而有句法所論史事不随世許可取明於己者而論古人語約而意深

文章之法度蓋當如此如足下之所已得者而能充其所未至生乎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也然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汎觴至於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与洞庭彭蠡同波下而与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李識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与諸生爲德也不肖去戎州或在秋冬之間大槩已具王觀復書中矣无階從客望風懷仰千万彊李自重他日拭目觀足下頡頏於青雲之上也

又一

頓首辱書勤懇審履道不踰礼義之防於黃巻中求見古人皆流俗之所趣而叩寂求音得之於淡泊甚善甚善今人古人皆可師可友皆自得之者天下之士也精求經術又能博極群書此刘向揚雄之李也如足下所已得者殊自不凡要得登龍蒙而小魯上日觀而眇天下耳其餘流俗之所相期不復爲亦知足下不望此於不肖也恨未識面茍知好李之方則千里同風矣秋熱更希珍重

二

比有歙州吳希照道人在瀘州槃筆絶妙乃可与往時諸葛兄弟及元道寍華並驅争先如侍其瑛彭壽諸葛元皆不及也自青神回當求便奉寄

又

頓首辱書推奬開慰情意千万好賢不倦之心良以歎息至於望我於不田而鶵生於輿則不敢承秋来早冷不審何如伏惟彊李日迈將見古人恨未相見叩所得耳前趙都監人回報所賜教并謝委禽之礼何緣遂不達耶可攜此書見趙君託根治也所寄風松雪栢未爲好品然知足下託我以歲寒之意願足下不負後凋耳未緣會集臨書增情千万珍重九月初三日

荅閬州魚仲修使君 三首

再拜元祐中在都下頗聞好李清修之譽恨未相識也區區去国十年塵垢滿胷忽奉賜書如逃空谷聞人足音也側聞爲郡豈弟模府有佳士時以

文酒從容山水之間何樂如之某以言語得罪竄逐六年衰疾所攻无復曏昔所蒙推与皆所不敢當比蒙恩復在官次三除皆不離南方実於私計養疾藏愚爲便未緣瞻承臨書嚮往謹附承動靜伏惟照察

又

秋暑未艾不審尊候何如伏惟爲政豈弟民已心化寢膳吉祥神所相助閒暇堂規摹宏壯當託世之大手筆紀其成事而屬之不肖似非所宜然誘諭丁寧不獲推避本留來使多日以待勉率鄙出適以賓客過從衮衮終日竟未能成須秋末自青神還家乃當求便寄上幕中史彦直推官眉人

計数有家僕往來可因之修問未有瞻承之便唯冀爲国爲道千万珍重

又

頓首蒙相与未能脱去毛皮尚惠牋啓此物於礼数雖繁縟而不情故從來不喜作牋又閒居不欲以私事煩公家故不復借書吏輙廢牋不用不審能察之否王觀復東州好李之士足爲幙府光輝遂解官去想甚惜之眉山史彦直能吏事作人知重輕亦不易得想不能逃藻鑒耳某再拜

荅蘇大通 六首

頓首頃見外兄張子履家嫂具道才德之美且以大同外生獲接懿親顧見之心非一日矣向以東坡二丈黄門三丈顧盼不肖忘年忘義之德耶衰朽多病百事慵懶念欲作書而未能專使乃辱以書先之長牋称述風味所期識如所示至於推不肖立於二蘇之列則極不敢當其天資驚下但以師友以德義勸之故稍能忠信豈弟耳其餘実无足觀伏誦來教愧不可言謹勒手狀

二

昨史婕過雙道極口称大通德義之美切觀書詞已見一班恨未得拭目蔚然之文出霧雨而玩風日光輝照映林泉尔亦承許錄惠詩及它文此大幸也明窗棐几拂去塵埃以俟來賜衰疾健忘作書无倫次照察幸甚

三

惠示東坡試墨帖雖二十五年前書如鸞鳳之雛一日墮地便非孔翠可擬況山雞輩也曇相十生記佳惠也旧聞此道人奇怪而不詳悉得此甚慰寡聞欲書数大榜令无爲山中作金字但未知山中何種牓額未經前哲書耳

又一

頓首辱書勤懇千万觀所自道從李就仕而知病之所在切窺公李問之意甚美顧既得官則難得師友又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飽閑散耶三人行必得我師此居一州一縣求師法也讀書光陰亦可取諸鞍乘間耳凡讀書法要以

經爲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又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橫以公家二父學術跨天下公當得之多輒復貢此此運水以遺河伯者耶蓋切觀公所論極入理人才難得故相望於後凋雪霜之後耳治行忽忽奉書極不如礼千萬珍重

二

惠示曇相真容觀之使人敬嘆不已水觀亦舊聞之然與楞嚴中二十五圓通聖賢一人相類橫卷欲作數語贊述會所遣人來遲已治行不暇及此前路舟中作得即送介卿所求便寄上寄惠曇相柑味極佳此蓋大善知識功德之餘自與凡物迥

刀十六 五

然殊耳榛子銀杏皆佳惠也未有信物可以爲報愧悚

又

辱書勤懇千萬學問之氣鬱然望風懷想恨未相識耳別紙累幅所稱述皆非不肖所敢當也東坡黃門皆得北歸計不日皆竞樞機雨露天下何慰如之雪寒異甚比來起居何如頗得光陰近書冊否某已治行李但戱嘉州舡猶愆期未至至即行矣世道方開天子用人如不及西州士大夫當皆仕於中原如此相見當有期矣寒澁千萬珍重

答孫曷言

頓首啓伏承不鄙衰疾頑頓惠賜長句伏讀增歎

所送賡韻蒙求佳作也得之撥忙偏讀記問縱橫不獨童蒙得益於老朽多忘甚有補也欽奉鄭重之意感刻無以爲喻欲和答來篇人事紛紛不得下筆亦欲作序引數句載之卷首記不朽以傳後到焚道作得因張介卿寄上也篇中小差處唯以田甲可溺和荀粲惑溺耳惑溺之溺亦作休奴歷反可溺之溺亦作尿奴弔反此書方傳千古不容草草願刊正之也對客作書不如礼唯長者能貸之矣霜冷千萬珍重謹勤手狀

答楊子建秀才

頓首頃幸得接欵曲而賓客坌集應接常無餘日不能叩李問之自得處曷勝耿耿冬候暄暝即日

刀十六 六

想起居輕安通神論佳作也畧能遍讀非潛心之地故倉卒不能得其義味作序如此不審可意否方此暌遠千萬珍重謹勤手狀

與杜元叔

奉別忽冉改朔懷仰清議何日不勤到青神西方相訪之客常能言動靜以爲慰青神寓舍忽二十餘日賓客如牆而進如牆而退無一日不然但竟夜卧疲頓百事廢缺以此終未能作書辱專使賜教勤懇審侍奉萬福奉助歡喜承卜宅窆之事不至費力否度伯脩來歸才能辦此耳某以信道嘉礼之約不可渝數日即解舟矣秋令方阻面千萬爲親自重

與王君仝

頓首旦來伏想起居輕安細事恩煩有一紫竹輪子未有竿欲乞两枝飽風霜緊小柱竹又須時月無毛病者便得之佳或無爲乞鄰不嫌似微生高也

與呂道人

頓首承齋疏累年自求佛果初不懈退甚善甚善所寄行道觀音輙隨作一賛少助頭陀清静行業夅道者別無奇特只是休歇貪癡求明眼人識己病者直下指出直行歸本家鄉更有甚麽事莫信臭禿奴輩看因緣求悟處此是道眼話此是羌别話誤人三生六十刼枉却工夫蜀中有一種說雪

竇無碍禪更是誤人入地獄如箭射也治行甚冗奉書草草

與純禪師

頓首奉别忽十餘日不忘懷仰所乘舟至今未還不審泝流累日安穩否想才動且就宝林放鉼鉢之地必甚喜也楚人不别和氏之璧想如夢中逆境鏡裏煙塵也已忘之矣某完葺僦舍畧就緒然猶日用七八人耳知命未有歸音越州却有二人到此範公聞消息否聳上座來相聚数日方此群吹不欲久留之也雜寫兩卷封付聳上座去聳忽得舡便行奉此草率

荅賢公座主

啓辱臨顧勤懇又畢存問感刻感刻喜承登舟鉼鉢安穩二子之緣惟當 心法古人云汝但辦心諸天若不如是雖有喙長三尺日誦佛語亦不入也持心如城守口如瓶必有相應者矣雲作緣事揚道者是箇出家人往依之必不宋殿直 謍知時别宜事可否往謀之

與崇勝客老

頃嘗論道人處俗之意公欣然見納恐未極其趣耳如公高明了了決不同流俗矣憂患自種爾來何鄉要須使虎兕無所措其爪角兵無所容其刃耳勢利之交決定能埋沒人人之所畏故不得不

畏清心省事不得已而後應然寡過矣道人壁立千仞病在不入俗至於和光同塵又相未折却與其和光同塵不若壁立千仞

與定嚴院主清公

頓首奉别忽五六年每因勝口巻嘗不思修上諸兄弟扶持相從尋林下之樂想茂林脩竹桃李成陰公雖避執乃是道人家風諸尊少久之相諳必漸相樂汪鄭諸家化緣純熟亦添展法堂方丈否要須作一客位自今厨厠之類皆便諸房納胥或索客到此人情所不免也彼既無十方僧到此來者便是十方人耳須得兩三童行是人家子弟佳習不下者乃肯相資助興葺爲之化僧緣亦易爲

力也常欲漸栽斧徑到路口初且以芭蕉相伴候松成即去芭蕉院後栽柿栗之類十年皆得用也先君往有題淨嚴柱一詩令寫去可治一柱令清淨託秀實寫之相望萬里臨書增林下之思千萬護戒忍垢與此湮廢他日或可為先公光輝佛事爾

與人 二首

頓首頃蒙清水所賜書悉意勤懇居蠻夷中得審金玉之音所慰實無有量聞遠官邅迴又室家疾苦故知情思難堪書則已在數月後又聞不久解印閑居杜門人事斷絶因循不作書至今然未嘗不懷想也

又

僦居城南雖小屋而完潔舍後亦有三二畝閑地畦疏植藥亦有飯後逍遙之地所謂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閑者也生事雖竟未能有根本然衣食隨緣厚薄亦自寡過少累耳但以舍弟知命不樂靜居數出入然流濕就燥水火自有性雖聖人不能易亦命也恐欲知故具之

荅人 三首

重蒙委曲誨諭感佩不忘人志行不同正如程李之為將張竦陳遵之處世爾張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効子亦敗矣雖然李我者易持効子者難將吾常道也亦知百慮而後行者寡矣然推心不疑性已成敢未易琢磨也

又

再拜奉手誨審尊候萬福為慰荔子昨日一飽已厭人煎得一盂可作湯恨不同之酒尚有之當令庫中請也煩親督鑄工極悚仄悚仄適碾一種茶極妙方點了遲數步耳少頃再令碾碾得遣上盖相亦輒喜飲茶故茶極費耳昨日自起得一納樣度如何乃勝知命者爾

又

頓首伏奉手誨審既望尊候多福為慰冬兒大腑未通但與紫霜丸若辰時一服至酉時未透可更與一服蒸熱恐只是變蒸見生人而啼是其候也今并紫霜丸方送去覩畢遣回鱠韲及嬭茄瓠少時送上幸且進一筋點心少待之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六

戎州七

與範長老 二十首

某不通問半年可罝是事或得容師來審聞動静開慰无量承万僧會齟齬楊十与父兄聞議論不合此自世縁奇偶何与吾事遣入浙人初亦不準擬十成去冬塩官自遣人到此近已發回矣所送文字皆於昏鈍有益者悦老語録後序北山録會要跋尾皆欲作尚未暇趙十二時已手寫一本付容師矣寄龍虎丹初若无用近四十乳母忽病風良苦極得此藥力也天下樂錦極佳適嗣直去年得男夫婦極懽喜來尋此錦作兒衣即轉施之矣

元師想已安幾時能來此容師亦自可愛也容於富順頗縁熟約月末復來乃下瀘川也所說世縁中不免累人亦彼此同病反覆觀之且爲作行主勾舡又何憂何喜隨事隨縁与人安樂而已所晦堂万杉語及論此方尊宿実處及黄龍頌甚警老鈍未縁叅承惟異爲道自重某頓首

又

頓首比圓明大師來家書雖草ゝ且見手墨知世務嬰薄亦隨縁自了開慰无量知命到家賓客紛紛亦罕得清坐相語然渠甚閙亦難望以心志純一深究此佛事也成都馬文叔遇世縁齟齬思欲脫去叅禪李道然殊未知向背盖世数中薫蒸朧厚驗犇逸未易調伏於此同蔬飯數月今欲往一見導師要須作家識病與藥先去其狂疾耳渠編綴不肖文字在黔戎者略无遺却可得閑一讀但恐亦少暇耳文叔忽成行求書到禪几筆墨極草草千萬珍重

又

啓承南禪藻公有感鐵面風流恨未相識耳文字當爲作但令年來極懶不可言海會堂額已書去閑爲容師寫文字已多不知能盡寄歸否知命到家已月餘久相别且得渠到家耳四十讀書亦不進韓十逐日上一鄰李且護其薄相縁耳大意如陶淵明責子詩也欲用紙卷并老杜詩及向所道

語從容寫一軸文字去每當可作書時輙冗迫耳某自正月還城南僦居去南寺二百許步薄費而完潔矣方經營時極得純公及唐道人力也舍後有数畝地知命到乃治作蔬圃亦隨分補綴其餘日用所須皆預与錢令來供送止用三兩奴亦足也純公今在嘉州承天寂老處過夏亦得三五人稍純静者同之唐道人遂歸爲之調護東歸之縁亦不費力也欲寄茶恐泰表白瀘州或淹留壞却朝夕别討人送上謾寄打扇一柄去

又

啓前因三李山化 回奉手狀并謾寄一扇不審得徹禪几否頃人自富義來再奉手誨喜承宴居

多福比客師自富義來報成都虛六祖奉侍又壽
寧僧宗喬自成都來云公已受六祖疏計不虛傳
輒作經疏助佛事然老懶不成言語也其寓居處
漸完葺内外終不會省費然厚薄亦隨緣知命欲
到成都看藥市此行一費亦不少亦无處減省耳
前所寄諸書甚助荒廢欲隨事記末數句尚未暇
惟悦老語録常在几案間一日緣會便下筆矣別
作一篇竹軒頌似可觀已付客師去可種竹於六
祖即用之或須別寫即寄本來可也所要文字多
寫在客師處不知化緣道路巻存得否秋熱懶倦
奉狀不如礼

又一

頓首伏奉九月十日手誨喜承秋來起居勝常所
示曲折皆盡事実初聞六祖延請便謂可住故即
作疏遣來介行耳非人事也李公雖未極玄關要
是清淨篤信之士雖因識者之言乃自斷於心以
爲可發於事故可信耳成都說佛浩浩吾道平沉
故欲相與作死馬醫道人分上不害光鬚頭淨洗
鉢也老子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
處超然人生既非匏瓜去住何常之有但以悲願
隨緣則頑石溪上之言猶在得於初約惠然一來
欵曲承琢磨之益何慰如之顧府公重人不輕發
不可必拒耳既至成都則可数通書萬事隨緣坐
断報化佛頭更无巧拙謹奉狀承動静

二

所諭住箇院子是甚閑氣此妙語也又云會府又
不同山林漸〻經营万人眼中入門便須成箇次
第則不然往時嘗有人問不肯使令公知開封府
便能辦得否對之云得彼人云從來名士輩才令
尹京邑往往不辦何也對曰彼看作開封府耳若
令不肯當之只看作太和縣也彼人笑曰如此決
辦矣上堂簇花四六春景秋意想成都人已厭聞
只是與佛法沒交涉築着磕着將錯就錯大家不
遊於兎徑千万人中教一兩人會者點頭此是公
家所有更提撥耳

三

方廣得書否比公孤潔不入俗想難得衆或以其
行高山祇地靈當輔之爾孟一留此多日灌漱不
煩人似天之君子也久留煎迫欲行適数日舍中
有客又懶放久遂不能動作書極草草也

又

頓首近得清公書甚安云宗住山谷雲水相望无
千里各有二百衆甚令人思天柱峯前歸老之計
也新公雲岩經藏看經堂緣事遂崇成已移住翠
巖雖壁立千仞比來人稍稍爱慕之矣比山録李
問該洽乃不易得然不經儒宗大匠磨琢故自時
有蕪音釋氏會要譜釋典内外虛有倫緒至於序
禪宗所謂賜之墻也及肩耳然坐井論天亦恠也

不得肇論體中不佳時復須此作樂也宋子景十贊不能稱東坡極口稱道之意在當時同輩中乃爲雄文耳此作數篇酒頌適此信急迫未果錄上遠公作詩換酒飲陶淵明涪翁作頌換酒自酌且道是同是別可爲一問宝勝老人也雙井一器已是去年者讓分上新茶到別送也

又一

頓首伏奉手誨審缾錫已到六祖聞開堂日道俗震動不勝欽仰但猶未有人傳語錄來耳計入院今半月餘想人事稍稍就緒矣開堂疏出於牽強乃承推奬過當若不同床卧爭知被裏破只是奉酬說耶偷牛耳霜露果熟諸聖推出想化緣必不齟齬但恐不能得人事清簡耳知命計數相見閒出入無間頗招當路人口語得所幹了早還亦佳某城南僦居既安便凡百不復与公家相関衣食厚薄隨緣時時扶杖到人家倦時忽經月不出亦自有味恨未得從容耳

二

前令羅富送舒州　及旧雙井到彼不壞否因江南何客更分新雙井去計院中或有佳碓也乍寒千萬珍重

三

客師想已到舍老人亦同到六祖否不知昔日五祖養母何以今日六祖養父也觀今日事體想猝

未得清閑弄書冊也南禪瀿公相見且爲致千萬意法堂記不敢忘但老懶不能特地作文字或遇緣可成耳純老方廣甚安佚所謂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者也比若鄉僕來族中索喚文字及報書累日方得辦眼花臂痛至今未復常稍定疊別奉狀也

又一

頓首不承來教有日自成都至者皆能道動静此可忘念耳知命顛倒饜足二月七日乃到戎州知敎鉢便成叢林士大夫歸心魔衆亦崩壞檀者不倦僧供有餘信如所傳甚開慰也舊所苦脾疾應接人事無休日得無小作耶翠岩後序不知如此可用否因人且寄周金剛四代語來欲手抄一通自隨也徐友信遂辦僧緣只是懞懂如故又不知非且令就左右剃落因令供侍萬一救得癡肉團上有个妙眼子耳南禪又辱書甚勤適數日來苦脾痛似前年秋亦不可解幸兩日差勝故未能多作書且爲道千萬意今年來似懶似勤可意處讀誦書寫或夜忘寢至於不可意處對之瞌睡雖勸請百端終不開可不知此病在甚麼處諸弟相佐助能勤僧事否未緣會面馳情千萬

二

楊家將深衣及带去如落井中遂歷三年不知作何變異耳與根究歸來戎州石刻甚衆適懶不能

尋遂寄上候別信也用十幅紙寫翠岩歲旦教誨一篇去或可刻石勸誘後生輩耳前附劉靜翁一書去乃蜀州郭守老衙內也書中託尋一僧伽帽今則已暵不用矣近編寫得蘄州龐老傷寒方論一部極臻致欲付成都開板試与問士人家有能發心開大字一本即作序并送矣

又

頓首承剎中亦事事未足而來者皆云年歲間必成辦果能尔否齋廚寂寞但与為般家人同此枯淡乃是古人住持法而俗子皆云若住持如此則供施者多退道心豈有是耶華嚴經未承來諭已施与方廣并為修華嚴閣疏及自開疏去矣渠識

得法身本智乃歷歷而於漚和絕少功故聊助之矣聞成都乃有華嚴大疏但二十五千便可成就果尔為尋一好事者与致來却与寫渠所要文字也龐老傷寒論前表道人一見欣然欲了此緣遂便与作序并以新鈔手數本付之矣不知師舜更用就成都開否若欲開印報亦元監院歸時并寫序一本去公住持大綱不愧古人矣然有論者云六祖可謂具三十一相因怪問之乃云惟有用俗家兄弟作知事尚缺此一相耳亦計是未有可委人計在事必成故如此然事之成敗渠自有數但付与十方人如何東行不見西行利謏及之矣四家錄已領甚惠得暇手寫一本奉寄也

又

頓首須相及蒙回書語雖有疎密如對德人之度則一也徐沙弥遂了僧緣亦是於吾二人有宿因耳知命留此兩月三月十三日解舟去二十九日方發瀘州計今亦須到涪陵矣圓明極機穎人李道亦无早晚但顧其行動似非行脚耳然煉丹砂極妙留二十兩甚於衰晚有益也知命要疏入南方乞无碍供因為極口勸施主其中語似有傷手處似折屋開路迎佛不略為老鼠惜窠窟也今亦寫一本付祝君聞祝君於佛事甚信向終始故也張廣之刘景年房伯庸之子知命皆留紙軸在此亦略寫得後便寄去范家僧來意勤懇不易得見

范子正朝散及龔美師舜皆為致千萬意所問南歸之計於此既不負人債既有官便有俸又有行券則不須取於人某度告下須在五月半後此時江已漲不可下峽當往青神覲家姑少從容山水也舟師行上狀草草

又

頓首奉別忽經歲盡懷琢磨之益何日不動既移座城東想法音清圓六種震動粥足飯足道俗歸依自此且不至憂俗諦中事一向宴坐但不知得力句夆侶誰耳徐沙弥久留此甚謹約書字極進但喜作偈頌更須炙尾翠骨耳江安須住十餘日元監院歸時更奉書也十二月十一日馬湖江口

又一

頓首以衰朽怯人事不能一到成都甚負佳處登覽然是老年漸不喜此曹狡猾耳乃煩轂爲人天談道之光陰翻憑一來掃地焚香奉侍已數日不知不爲世緣所奪否元監院相隨許時經藏記亦未就但亂寫得十餘軸字歸耳其人曉事幹辦他日若得渠相輔佐甚善廣之景年及房君所須字各寫得一兩軸并書囊在戎州不携來須到家乃可遣餘事元能道之又相見有期不復覙縷

二

白淨飯想寢食清健阿難ゝ陀輩各安否祝有道

信亦疎逸然常以作佛事爲念亦是宿有少香火緣耳亦隨事令歡喜而行知命得過夔州書後不復有一字計以小婢又産子於荆南復留滯耳方廣欲更來相見已發書止渠恐荒寺耡耘未淨不可數弃之來耳四十牛兒輩皆在戎州得書甚安

又

頓首前日大師來奉所賜書并寄惠石刻皆領承遂赴昭覺之請安衆處穩便亦是佳事既陞座作師子吼想欃槍者當皆調伏矣所教戒文信事皆悉文信於此極安帖人亦愛其素行不染故饒渠亂作偈頌胡寫行草耳舍弟知命不幸沒於沙頭老年失手足哀痛可知十數日來極苦心腹痛兩日來似小愈知命五男二女記在老夫爲无可憂但痛其狂心未歇倉猝捨壽不知臨行柢擬耶元公爲不肖治少俗事又輿歸奉狀草ゝ才般上舡即遣文信還左右矣

又一

頓首承來旦欲早行今夕復可會宿尉廳否石刻文納上并以銀五兩紗五疋聊助買石懺而極愧輕瀆然相去塵垢之外此亦不能免俗願勿推拒幸甚

二

承頫以深衣不還爲患不足繫懷也往嘗作兩深衣其一在陳留時爲穴坏之盜所取今其一又爲

少年子取去其義均耳世人裁衣當擇時日以避或爲穴恠計此深衣裁時觸逆大小耗輩耳相遠會面未卜聊寄一笑今晚不過此豈遂与南禪會宿耶已令就雍熙具飰早可同南禪過同飯也祭圓明大師文草子莫在彼否或不在彼必曾抄得本煩録示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七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八

離戎州至荊渚

與東川路分武皇城 樂共城 九首

比幸叅識数同宴席獲接緒餘實以爲慰恨覊旅瑣瑣不能少致殷勤但深愧尓别來數日想旌斾到城安穩寢食之味勝常某尚以舡未到到即般挈而東至江安可修起居問矣未聞伏祈厚自愛重

又一

本欲奉謁到江安数日即謀拜書請遣鞍馬而江寒泥深略無一日不雨聞上樂共道險滑不可言以此遂不成行踰約甚愧計中州相會亦不遠所

恨不得一窺小閤光輝及見黑解于家袛候人耳有我州舊曲数闋到瀘州得暇當寫寄也

二

介竹若早得数本封來甚幸摺疊卓子必爲留意青白花通裹試爲尋数條即納直也徐福張安久此使令頗會人意有李三者是一婢子之兒略垂郵也相望咫尺阻此山險久雨遂不得一瞻旌斾之光良以耿耿

又一

頃幸從容深服高明遇事快盡表裏恨當路諸公未相知猶在閑處耳别來不忘懷想治行忽到江安日苦追送之客相仍故不作書因循至今

辱賜教恩意千萬感服無以爲喻元春大慶伏惟履道平坦百福所集寢食之味有神相之咫尺不能叅謁臨書向往伏祈爲国自重以須陞擢

二

獻歲不共壽觴惟有祝頌惠酒殊佳介竹甚如法弓弢通裹亦精緻併佩珍貺所須大字已書兩篇作卷勝作幀故不復改碁子甚好但太大又数少只得如廣之所用不須極圓黑白皆石每色二伯二十箇便適用矣本欲初十日下瀘州以信道挽留十二日即行矣遠别曷勝耿耿然公自當翱翔中州相見不遠矣

又一

前日發徐福回上狀當已徹几格次日復奉手誨寄惠笋芽山藥木笋甚荷眷意摺疊卓子煩調護曲盡物宜荷眷郵之意不淺也惟是見招之諾以泥雨不能一參謁甚媿度君子盡人之情必不見訝臨書傾向春寒伏祈千萬珍重行慶鋒車之召入當超擢

二

别來何日不懷仰即日閤中郎娘安勝小閤宴裕解將軍時同淺酌否前聞在戎州買生犀不得不知用作何藥比解一株犀作帶頗有割落者或須示諭當分送四兩又寫得扇四枚但以非時或要亦上納某十五日早即發矣撥忙上狀極不如禮

又

專人來奉牋記之賜恩意千万審履春日用 安
閑慰无量别紙所諭敢不在懷公才器不碌碌年
又強壯朝廷清明用人如不及豈久留公在瘴鄉
也然有可以致言之地不敢不少助顓頊但恐人
微言輕耳方此阻别臨書傾想千万珍重以湏超
擢

又

多陰少晴天氣殊未佳即日起居何如伏想貴閤
郎娘皆勝寄惠酒醋極荷勤重之意旁近酒多苦
澁府中瓊酥可飲而難得唯得所惠與賓客朝夕
同之耳扇面六枚謾遣上并解生犀四两助珠女
作凉藥輕觸悚惕悚惕前道别奉狀数日方毄得
五鼓之頃作書匆訝滅裂

與宋子茂殿直 三首

頓首昨辱主礼勤懇感愧新醞殊佳不謂遠方廼
見漢官儀也三分醬臑和甚中節白芍藥萊莢皆
好極荷垂意云主簿家豌豆醬甚美可爲乞一斤
煩作三分乳醬爲路粮此有一甕子壓在笭箵衆
物下不可取尔山朮分上一塊并油拳一軸武宗
道筆十枝謾持往昨晚開木龍岩路掃除卧其下
極清凉恐瀘川避暑之地幽遠明清皆不及此不
知城中嘗有士大夫聞此間真境否夜來膏雨未
必非木龍之功盖掃除清潔神物之應也

又

頓首羇旅經塗良得故人之助不敢久稽朝命遽
此遠别甚耿耿經宿體力佳否王事勞勤不可不
勉力主人相待甚厚更思所以報之六庫之綷易
致煩言唯少加意

二

新醞尚有故不復遣餅去練絹并買乳一斤得人
送去納溪幸甚瀘川二 簡令人送達木龍岩
久幽而復顯亦非偶然得主人一往湔祓之則自
此光輝日新矣要須背却水筒則岩前不復沮洳
岩上水滴晴數日即断矣

謝瀘川賛府

頓首捐弃漂沒人不比数乃幸辱臨之欽佩至意
无以爲喻經宿伏想起居輕安王事不至勞勤某
多病畏蒻不復堪人事无緣叅候衆晴遂行未有
再承緒言之便千萬爲道自重

謝郭巡檢

頓首經宿想在公安勝侍奉尊堂太君萬福令嗣
勝裕經過幸累日款曲亦愧喧動多也遂此遠别
千萬勤官自爱

與處善使君 二首

再拜奉别二十年矣雖音問而不通而懿親從往
也往伯氏參軍於會稽頗蒙顧盼知公不以
有所畏避比有行役當出貴郡幸於參承切自喜

也夏熱暄濁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萬福其今早發
新喻來晩可瞻望不敢作公衙自踈於左右　幸
照察

二

別來至親至舊下世者相望念之有不勝情者矣
公雖富於春秋想及此何能不悵然也

答檀敦礼　十六首

辱手畢喜承朝來起居不爽調護寵惠筆墨及紙
皆珍感刻感刻切觀才器英特可以盡心於古人
遠大之業閉門讀書求心求己漬潤以古人義味
沈深重厚謝去少年戲弄之習以副父兄之願豈
不美哉屢承羞饋未有佳物奉答輒以藥石之言
爲報伏幸裁察

又

昨日幸一參候古器与山川之恠産粲然滿前可
以清暑此物華殊勝於博奕也然要當以彊李力
行守之所謂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審今治何經
讀何種史書參其意味有日新之功否惠貺珍器
敬佩嘉德竹表甃裹柰合盂極佳恨未有天生佳
甗称之耳米元章書率尔題卷末令親李郎安勝
貌古氣深穩似有李古之質甚可喜也

又

辱手字喜承日用輕安示喻讀書甚善然須深探
其義味使不爲誦古人之空文乃有益也班固漢
書最好讀然須依卷帙先後字字讀過使一代事
粲錯在胷中便爲不負班固尔周子發書亂寫置
卷尾不成字也天氣熱揮汗不給諸畫及止止軒
字未暇寫去承佳篇須蜀紙今送三百此乃自令
浣花王家作者生甗承見惠亦好但恨太嫩相柰
甗与相節竹同法不欲肥而欲瘦但要飽霜露耳
元長元慶書亦是一時之傑但鄙性不甚悅之若
有所譏評則二公方失勢不若不評之兩得也

又

辱手誨勤懇并煩録惠東坡英州橋銘雅文傑思
讀之清風生於齒頰之間也撥冗奉狀草草

又

奉手誨喜承晨起侍奉安勝惠古器荷佳意愧无
古人之風空受來賜耳石刻已領諸絹及藤紙軸
似須付之秋涼天氣如此又多病瘦薾頗能哀此
老子使蘇氣續喘否所謂老翁懶惰久覓兒行步
奔也昨日二軸各題數處去

又

所喻作字得涼得雨又病軀可蠱沒必須下筆小
詩須稍有思方可成耳

又

伏蒙手誨存問勤懇感慰千兒知命第四子從來
過房育於不肖之所機警渾厚異於常兒爱之實
等已出一朝失之无地寄情不病而百體皆痛人

事畫廢其情可知承奉侍至公安即須往來衝冒
宜珍愛三軸文字得暇當寫杜子美云十日畫一
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
跡妆書者亦欲精耳貪多不擇亦是一病

又

頓首今早辱車馬屈臨得奉對小項欽服俊誼病
餘萎薾又嬰私故未果恭候伏奉手誨喜承晚刻
安勝惠建溪感刻感刻未果礙試觀其名品當皆
不碌碌耳書三軸各題其末唯東坡簡一卷并詞
語皆髣髴象類爲之玷污先述故不得不下也揮
汗上狀草率

又

頓首江頭烈日狂風令人眩冒又賓客相及故奉
荅來教稽緩城中盛熱不審體力何如所須止止
軒文字老人多病不復能經構作文矣栘中書三
字此戲具皆在承天寺他日或因興可作山頂詩
亂書中撿未得得即送

又

頓首今日到雞鳴寺爲亡弟散道場飰僧罷因過
紫府得所惠教并貺金笑花藤合茶匙大筆恩意
重復何以當之所送東坡伯時畫皆服此一公翰
墨度足下未嘗見真筆故可漫耳畫贊跋尾并草
一軸并往一軸并一帊且留莫夜眼花都不成字

又

頓首辱手畢勤懇惠示知命舍弟簡礼對　哀楚
所留軸寫得今送大年兄弟畫惠崇九鹿徐　魚
李宗成山川雖名品不高皆非贋作也俟得暇題
去東坡龍眠畫決定不是東坡畫竹多成棘是其
所短無一點俗氣是其所長此畫柔媚而俗惟枯
木是丹陽高述筆也龍眠畫馬似　生爲其行筆
神妙此畫无筆故可知耳

又

頓首比承軒蓋絶不出甚善甚善閑齋清静古器
羅列左右思古人而不得見誦其書深求其義味
則油然仁義之氣生於胷中慮淡而其樂長豈與
頻頻之黨喧鬨作无義語之樂可同日哉惠示砧

研物材頗精似亦不甚使用蓋磨墨之地不廣則
難得墨瀋多置水則溢四旁非良器也少留此銘
其臂乃遣回其有大烏石研製作甚適用或要觀
可遣四人并小扛床來取之

又

其重辱手誨喜承晚來日用輕安端研亦佳謾作
數語其下衰老闌情不成文也嘗有人作一大鏡
研見惠下有足因戲作銘旦夕得暇當謾寫去砧
研銘了亦送漸欲省去長物不須惠貺也

又

頓首伏奉手畢喜承宿昔起居輕安惠建溪　焙
二併皆佳物也感刻感刻書硋兩試用之乃大妙

輙受賜矣桂林大研遣往若斋中未有此可留充一物也兩帖合併納上

又

頓首辱餞教相及於道甚荷勤意頑衰朽不堪事常稽緩耳桂林大硯但留之他日不能將則置尊府處耳盛暑賓客之餘氣不給喘奉小山殊佳當作小詩詠之銅器是古人物不疑以其制作精密也作壺牀而方謂之方壺可也若欲銘之不疑須古人可作方耳并遣回

又

頓首病餘苶然殊不堪事以習漕到三四日義當一入謁已不勝委頓適飯表弟家因解衣就卧俟小凉後拏舟歸卧沙尾豈可復勝冠帶相見古器森然在眼恨不得往入香雲餅佳惠也感刻感刻

與李翹叟法曹 四首

頓首盛暑日若賓客未能一詣館下重辱不慍惠賜存問息意勤重感激感激詩句清麗欽羡无已欲以褚河南所臨書見惠雖甚愛之恐不可輙奪所寶更須面議之脇瘍小平當試臨寫但恐不能得髣髴此蓋前人妙絶之迹雖褚河南英氣蓋世所到但能如此况老瞶初无筆術耶瘍雖小潰尚妨運肘上啓草草

又

前日辱寵顧得奉緒餘小慰懷仰一雨雖未救枯涸亦畧慰人望矣伏惟宴居閑適日與才叟令弟同文字之樂草書枕屏一東坡新作卷一黄庭經卷一謾送此豈可荅文賦之重他日每寫得小佳輙用塵書几也

又

頓首前日承寵顧盛辱方霍亂吐利少得寐子弟遂不以告失於迎展於今爲媿東坡詩猶未録得録了即送勿過慮欲更寫数軸所謂心逺力不逮者

又

辱手誨喜承日用輕安盗書衣冠者未必然恐奴輩喜事者挾藏耳東坡書无恙勿深慮也

與張中叔

再拜班荆相語一别又八年昨日畧望顔色未慰馳情屬表弟周元章入都昨遂費一日亦遣人至所館問軒蓋承侵晚未歸遂不得參詣旦來伏惟起居萬福今晚入府中覓閱兵輩盡去不可出來日方能往拜見謹勤手狀

與馬中玉金部 三首

再拜今日以兵輩云赴覓閲至今未有來者故不能遣記承動静天氣又驟暖不審尊候何如新傳得東坡少游文字旋鈔已数紙聊慰獨夜未眠綉書襆奉兩枚亦有清致不知用之否

又

再拜啓府中潭潭不異逆旅風雨驟冷擁被不温乃能降伏心意服枕晏然欽嘆欽嘆舟次大風皷舡凡動物皆謳吟達旦時時驚眠　有斷維折桅之憂今旦既不可出擁鑪假寐亦自不惡翹叟亦擇日出居乃是荆南人毛病明日應雨往往復還家作客矣亦聞澧州已食筍方欲作書從小檀求之饋挈祁感刻器之到當入城叅候也

又

再拜伏蒙手誨并辱佳句美酒之賜欽玩風味頓解昏睡率尔奉和當面一笑翹叟聞今夕宿紀南耳醉道士圖忽憶往時到陳州門外追送一遠客不及見壽星觀道士十餘髩鬅如此但无大砥吐耳

與黃益脩　二首

啓久尋御史賢宗之盟南北无從問曲折前日方知伯仲居此城中欣然願見乃承敦睦垂顧甚慰所望適以癱瘓未平未能往拜家廟重辱誨示并惠羊𦏁感刻感刻三兩日同推官弟到宅矣三兄且爲問訊千萬諒正同此意諸少皆奉起居他日令叅拜也

又

辱手畢喜承體力輕安惠新爪極荷分甘之意族譜今早端已兄訪及觀之因携去乃就取視也沙頭烈日暴風令人眩冒作記草草

與黃諒正　二首

頓首昨日謝二弟寵顧并惠示先侍御文集　讀之言簡而理致閑遠必有所勸戒譏切然後作真足以垂世傳後也略遍未能深窺猶未極其用心處耳旦來便熱體力佳否藥物因檢得者謾送并欲合之方同往白丸子便丸得幸甚

又

承手誨喜諸院皆安勝惠琉璃鍾佳物也感刻但媿德薄殊不稱先侍御之用器耳金蓮之供甚荷明潔之意

答黃端己

再拜比聞徙家在城中居欣然願見適以多病未

能入城尚阻叅詣乃蒙敦叙來顧舟次何慰如之未果到宅又奉賜教勤懇勤懇承宿來尊候萬福開慰无量謹勤手狀

與李深之

頓首再拜深之通直同年兄旦來略得瞻望深慰數十年懷仰之勤晚刻伏惟尊候萬福伏蒙賜教勤懇繾以羊𦏁之餽公春秋高　舍万心　而未禄何以能如此受之雖感刻而愧滿顏耳謹勤手狀謝

與周達夫　五首

頓首欽仰清修舊矣茲蒙不鄙惠然見訪切觀風度沉深清淨自信自得不加琱琢所見過於所聞

也雖未能從容求益極知是吾道中人當今人物
眇然豈易得哉特以盛暑又苦羸瘍不能少作薄
主人以接清論於今爲恨也卜祭候之期尚須逾
月伏冀爲道自重以副敬愛之願

又一

頓首久爲萍客煩内外親舊多矣愧悚不可言辱
書勤懇餽米麪及數種恩意曲折衰朽无堪何以
得此於長者耶感愧感愧承旦夕遣人如端彦此
美意也聖人云供養百千阿羅漢不如供養一无
心道人如端彦朝夕与之游真有益也方阻祭承
臨紙懷仰　二

舍弟兒子過承存問感刻感刻仲良早世使人氣
塞秋冬相見渠有還善悔過之心甚爲之喜不謂
遂弃其老親而去極可悲怛然季堪有骨氣亦沉
实佀可慰其親意尔宅穸之事煩公与元老議每
慎擧措爲上石刻於兄弟无盡也

又一

昨承過仁者之里得見隱居之清勝使人有蟬蛻
塵埃之意然迎來將往辱軒蓋甚勤愧不可言也
專人惠教勤懇悚惕悚惕審比來日用輕安良慰
懷仰堂室榜寫去奉新縣二鼓驛舍中有滴堦雨
灯下眼花奉狀如此　二

元老數相見此盛德之友甚欲從容求益叩其
後所得乃以卧病月餘都不通問自覺胷中俗塵
生也已作奏再乞郡異得垂聽則可荆州款曲相
聚也倦甚未能作元老書且爲達此意

與人

腸疽今日來稍愈尚未全安故如老將守城賢養
之不以其道必不得其意耳未緣面會惟有懷想
千萬珍重

與鄭彦能　三首

頓首病中聞苦下痢甚憂甚憂昨日見顔色知向
安矣但少服攻擊之劑調飲食之味日日痊矣赤
石脂末二錢搜白麪二两半切三刀子軟煮調和

羊青汁　子胡給方云虛劣人不過两服即成
矣河魚丸用大芎二两神麯二两剉爲細末湯
浸蒸餅丸如桐子大每五十丸薑湯下桃紅丸赤
石脂二两細研炮裂乾薑末二錢和匀湯浸蒸餅
丸如桐子大每百丸濃粥飲下日三服

又

頓首昨辱遣賢郎惠顧但恨索然怱遽不得少從
容耳奉手誨喜承眠食安穩赤白無害不肖所苦
政如此但用昨三方雖未即效不爽調護也族弟
友諒伯父侍御照之子知醫書慎重慮深不以人
之疾苦嘗其巧其人性行甚良儒者也但令令似
往剌見之即可邀至龍安矣此人無所邀求不肖

病月餘只是此君斟酌藥餌守之數夜遂安耳

又

某頓首奉手誨勤懇所以撫恤患災恩意彌篤但增感塞承服藥雖有所下而疠痛未已積未盡也今夕更可投一粒若下太甚則宜服理中丸雖相繼三四服可也若不大下緩服之某伏枕已二十餘日至今未成十分完人未能上謁

與人

龍安想不甚涼田子平家博古堂清風永日可速駕來此主人虛心相待也某上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八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九

荆渚

荅蘇黃門 三首

啓去遠門墻積有歲月棄捐漂没不當行李修敬無階唯深瞻仰謹具狀月日某狀

又

頓首流落七年家息東歸至荆州病幾死失一弟一妹及亡弟二子早衰氣索非復昔時人也性本疎懶鞭策不前以是未嘗得附動靜忽奉十二月二十四日所賜教存問鄭重伏審憂患之餘台候安健開慰無量端明二丈人物之冠冕道德文章足以增九鼎之重不謂遂至於此何勝殄瘁之悲況手足之情平生師友之地荼毒判割之懷何可堪忍奈何奈何所賴諸子皆有所立而季子文學幾於斯人之不亡也某病起荒廢恐不能辦事欲引去而未敢太平遂請義當一往來年夏秋間若病不再作尚可祈見無階承教臨書懷仰

又

伏承端明二丈宅窆有期天下失此偉人可勝實瀬石刻得三丈論撰無憾矣不審幾時得刻石記誰書丹若未有人不肖輒欲託名其上若自有人即已矣萬一不用不肖書則用家弟尚質所篆蓋別託一相知人名可也某三兩日即拏舟下巴陵出陸至雙井六日甫至即令家弟書篆携至荆渚

二月末可復來也小 相娶石諒奉議之女蒙鹵
記感激感激

荅李端叔 三首

頓首別來兩辱書荷 恤終始不渝方其與魑魅
爲群切伏草間不忘 息所以不作書者往歲奉
九書而不報公猶不 在棄捐中宜相貸也奉十
二月二十四日手誨不怒而加勤乃知德人之度
者艾而更愈深也又知不恤乖迕在官事事此雅
所風期於左右者更顧守心如城守口如瓶耳某
多病早衰百事不堪向者蒙恩遂便郡之請冬後
乃差健遂不敢再請宮祠三兩日暫到雙井二月
末復到荊州乃趨太平前此計尚得修問春寒千

萬珍重

又

得書數幅開闔累日想見傲倪萬物之容承官暇
每從蘇黃門引領欽歎何時預此清集不肖鬚鬢
已白十八九短髮幾不可會最求田問舍頗有之
亦未能如意爾小兒娶婦尚未得孫女子今已三
生矣知命二男三女似有可望者三女一已嫁真
仲亦咄咄逼人耳元明在萍鄉甚安亦有吏能聲
僕作虔州獄宮監司亦知稱渠洛而解事然非在
黔戎時語也老來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及少游嶺
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頗同味者難得爾

又

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皆開明窓淨室花氣
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懶作詩爾
公比來亦游戲翰墨間耶或傳陳履常病且危豈
有是乎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
厲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未識爾方叔安否

與徐甥師川 二首

某拜手辱書審涉夏以來同呂新婦侍奉八姉郡
君萬福諸兒女無恙甚慰懷想承瑩中便向吳中
失此淵對何能不悵然老舅六月九日領太平事
十七日奉朝旨送吏部即日解舡至江口以嗣文
同行遂爲遠別亦大風不可行留連方欲訣去會
駒父奉其大母來又爲之留七日閏月十一日分

手亦衝東風至蕪湖矣吏部告示作初任通判人
陞一季名次指射優便差遣三兩日間亦謾投一
狀也將家到荊南謀居居定或從容玉泉鬼谷之
間以須闕耳相望似不遠無因會面神往形留千
萬珍重十三日某頓首

又

見郎報承已除鄧州簽判想是所干乞但不知尚
待闕否駒父才器不凡但未周於世事九娘甚兢
爽諸兒皆渾厚有外家風氣其中必有可望者某
雖貧然將家向荊州亦粗爲餬口之計不至狼狽
也砥柱銘寫去盛暑異於常年煩倦都無筆意小
詩時有之未去故郡尚苦人事未能手抄他日因

書可時寄亦少思不工耳

答王周彦 五首

奉別來無日不思念四月到荊州五月七月兩大病皆幾死幸復濟耳而荊州親舊多無日不來百事廢闕以是絕不能通書太守所遣二卒來時方大病辱賜教勤懇又賻恤之荷不倦之意承太夫人尊體康強何慰如之太守賢明留意李校公平時以所聞推之鄉里後進者今有所申此亦可樂某大病之餘瘦薾幾不堪事乞得便郡甚如所欲一到鄉里以小兒未練事寓家沙市不能使人無耿耿因循留滯至今所欲李記欲下筆者屢矣輒為賓客攪擾又不成病來精神未復不能如昔時談笑中可成文字也二卒遠客久煎迫欲行亦人情也故且遣回舟中行無賓客事庋可成成即求便奉寄矣撥忙作書不能萬一千萬為親自重

又

變故不常承莊叔教源相繼捐館可勝嘆惋公手足之義至厚仁及宗黨當此何可忍割奈何奈何莊叔之子既官游居喪亦可教以詩書計可無憾不審教源有子否亦可教耶弒老不幸為痛惜之累月其親及兄弟之情可知矣何卒知其為佳士但相遠監司輩非深知雖已言之恐未能有所益耳元帥惠書及珠子黃甚荷渠雖遠不忘之意但以病起不能多書且為道謝之定國得洛倅似少慰意亦得渠秋末書

又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已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言讜論切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 常州來者云見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服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所惜子由不得一見又未得一還鄉社使後生瞻望此堂堂爾欲作詩文道此意亦未能成秦少游沒於藤州傳得自作祭文挽詞可為實涕如此奇才今世亦不復有矣

又

所寄詩文反覆讀之如對談笑也意所主張甚近古人但其波瀾枝葉不若古人爾意亦是讀建安作者之詩與淵明子美所作未入神爾見東坡書黃子思詩卷後論陶謝詩鍾王書極有理嘗見之否孫伯遠善論文章之病而嚴君可長於下筆公能致二士館之當有得耳

又

伏蒙垂意於李舍根數十年因循墮事之敝廟李崇成一新士民之耳目可謂知本之政不素食之效甚感甚感今日士大夫能者救過而全不能者偷安以待滿如公礼邑中賢能教士民以孝或曠一道所無也如某之不肖病弃廢李日就衰朽恨未得承餘論求少益耳懷仰懷仰

與王雍提舉

頓首數日苦食他家食作病稍自將節得小愈又苦賓客寢吪不得自便眼花頭眩而兩癩兵煎迫如火不欲久留之今日偶意思小佳且寫得數篇遣回大槩佛法與論語周易意旨不遠論語大旨不過遷善改過不自覆藏故君子坦蕩蕩入太廟每事問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天地同根萬物同一氣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但諦審諦觀當如何是其人莫認只令弄影戲漢若識得人萬事成辦元不欠少北窗日欲落來人請行不能一一道所欲言千萬珍重

荅王觀復 五首

頓首卧病二十餘日幾死者數矣今定不死但氣劣體羸四五分人耳忽奉手誨歡喜如從天上落也小女所苦不過是渴痢但用藥投去積便安矣雖休息五色皆易愈耳略垂訪解衣相語少時却往治病書此已倦甚草草

又

頓首病中忽得相見歡喜不言而喻兩日車馬之音閴然方切詠思辱教慰釋無量詩句穩實殊進於舊欽愛欽愛土宜之惠過當感愧感愧承明發見訪治餘泰侯同盤半夏謾及之耳

又

頓首兩　辱手畢坐報應人事晨出夜歸不能作荅風日小冷不審起居安否置飯元約不定日得暇即去何呼喚叮寧如此遂敗幽尋之意來日或翟戶部不見訪即同興上座奉謁但作一栝鳌不和油醬熟煮菜以侑飯此安樂也其餘俗物不用登盤矣

又

頓首辱手誨存問勤懇審體力輕安爲慰一篇皆佳作也欽嘆欽嘆惠楚人之食羣兒殊喜殊喜老眼昏花草草

又

頓首奉別回舟乃復惘然蓋好季知言之士或千

中得一所以相遇不能不欣然相失不能不悵然耳風雨不靜想行舟三日亦得泊松滋閣中及諸少皆佳否元操書納上見興公言公乃欲得舊紙扇今封上十柄餘須他日便風也十月十九夜漏下三刻

閩中孫文懿之孫思道亦是族兄思道　即其外生張協之婦翁相見頗敎老舅之意

荅向和卿鄧判 三首

頓首昨日方裝舡又值客辱手誨不能即上荅悚惕旦來風慘不審起居何如伏想王事雖勤勞退食不廢文字自有以樂之惠示寄少魏佳句疾讀數過氣味甚不凡惟是推奬過當極非小醜所敢

當之矣寄鄭松滋三篇謾抄呈不足報貺也因出
行縣道塗乃可讀書不肖往時作葉縣尉一月率
二十日在馬上然用此時讀得前後漢最熟至今
得力也暫別不勝馳情千萬珍重

又

再拜昨日幸獲瞻對旦來清寒伏想起居清勝建
溪數品行縣疲困恐或須耳

又

手啓伏奉手畢承行縣還道塗安穩眠食不爽調
護良慰懷仰佳句惠貺伏讀欽歎謹勒手狀道謝
許垂顧欲拂榻奉候

與峽守

與公同出於江西又當官仁者之里先公舊出於
侍郎之門士契臭味實不疎遠相聞頗見久矣隨
官南北無參對之幸比承出官夷陵謂當道出荊
州可一瞻望又此相失惟有嚮往春寒即日不審
何如伏惟仁厚德民下車未幾已聞美政之譽相
望一舍懷仰不已伏惟爲國自重謹勒手狀

與聞善二兄

再拜久聞晦甫伯父負天下大名志不遂而捐館
於道常恨不見其子孫今乃得識面又見家集慰
釋無量比蒙不以衰疾未得參候先垂屈顧既深
歡喜繼以愧惕三二日間私問少間即詣左右謹
勒手狀

與黃類徒

再拜宗子之禮廢同姓之子孫數世之後遂爲路
人切嘗深悲之舊聞先君緒言長一族初亦零
替聞有晦甫者儒斈里行所推宗恨未相識及不
肖游斈在淮南則聞闔濟以侍御史召名動京師
矣衰宗墜緒猶當敦睦況賢者之子孫乎今日相
見歡慰無已重煩尊誨愧惕謹勒手狀

與頤之八舅

頓首百憂衰疾之餘天末會面且悲且喜恨車馬
暫來即去不得款別後日新之斈耳夜來本欲蠲
致病軀奉爲寫遺經堂字既承誨諭來日未定成
行故到家即就臥耳朝夕寫得并草書篇送十一

推官所可　費一莊夫耳來日果上道千萬
珍護八姈縣君不果拜別婦婢輩恨不曾一請得
魚軒屈臨耳

與通叟姨夫

頓首累日多故不能參候惟有馳情承風雷頗驚
逆旅喜承體中安健天地大逆旅也人寓其間瞬
息耳此逆旅尚足驚耶

與范德孺龍圖

旦來伏想台候萬福嘗蒙重諾有鵝可以過飦來
日欲以蒸鵝盤兕具早膳敢邀屈一臨保安書院
否貴煮湯餅之類如法耳可即早煖轎奉迎昨日
奉餘論而忘疲薾今日又似小勝耳

與王全州
盤石廟碑中有誤失一兮字可令摹工取一兮字大小相似者充入字既差大篆額如此乃相當然二書皆不工顏魯公所謂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計其工拙者也

與歐陽元老 十一首
頓首辱書勤懇審事物膠膠而無位真人常閑常樂甚慰懷仰李仲良遂不起渠白髮之親何以爲懷李康又在數千里外非元老調護之便不得埋所也多日欲遣人往致奠而賓客紛紛不能得少暇故稽緩如此殊非本心也公既落魄於官游倏春上道亦佳衝冐寒雪而行竟何爲哉某既留滯至今往往爲兒輩作冬乃行繼此可時修問臨紙懷想千萬珍重

二
東坡遺文得之甚慰已付濟川姪抄抄了即遣上前承携觀復手抄一冊去若抄了煩因便送示近詩與公已錄上矣端彥得音問否前惠清秆館制作雖不爽古法然米大碎是一病須要篩米令粒相似乃爲之陶隱居所叙亦如此承是達夫家作殆未如古法又人家作餅多不篩去細米不知篩下者作糕自不爲失耳端彥相見爲問訊千萬想寡欲易足少求易供久佳賓客各得所也鄂渚漢陽間山水極佳不知端彥能來否達夫萬福相見必數比來讀書想益有味觀夢幻不可令般若頃刻不見前秋毫不盡天地懸隔比得雲岩新老書此老人愈更活鱍々也清公歸所受業院武寧之高居想甚得所也某昨日到鄂渚營居蓄新米遂有抵當錢過百千今從李康貸二百千或可得煩敎諭早遣爲佳萬一別有議論恐不須亦只用器之類在官中矣漢陽定居後可數書也

又
頓首蒙書勤懇喜承比來起居不爽調護開慰無量寄示東坡先生嶺外文字今日方暇遍讀使人耳目聰明如有清風自外來也亦改正數字今遣觀復手抄一通承肩輿與黃冠師衝冐山行又疏

食不把酒乃復勝健良助歡喜大槩世俗之士喜於道術中擇可意者行之譬如觳觫君聞滄浪之水可以濯纓則竊之見汙泥臭濁能生蓬蕈則眼明蓋其無明習氣所使者耳而高論自抗便謂不可染汙但可哀耳高明之士要須以聲爲律而身爲度也所諭仲良石刻敢不敬承如仲良於不肖極親厚無可言者但日太逼恐未能即成耳餘具李康書中

又
頓首雨寒滲々不可往來惟有懷仰旦來色力勝否端彥亦能踏泥到家乎砥柱銘得人事之餘遂爲成今送并二席同往

又

頓首別來無日不懷仰傾俗事袞袞疎作書耳伏奉手誨喜承舍中小大安宜寄南蘇珠佳湯餅之材亦應所關感刻感刻比得髙子勉來作詩極可意恨公不同之耳李宅得李康歸想安堵矣數日尤苦賓客來所以久留來使愧悚愧悚見季康爲道意恐人有暇送占米十石頗濟用或未暇亦不固求此就近幹之也三两日分雙井佳品去對客上狀草草

又

頓首相見亦無可言而奉別無日不懷仰此亦何理哉頗荃磬同音者難其人耳辱書勤懇審日用安宜舍中長幼勝裕爲慰承月初赴吏部方寒上道衝冒不易千萬珍重

又

頓首累日淹觀風度知游於世者甚逍遥也恨相從不數耳今日想便出城衝冒風露更希將護蜀紙一二百是自令造者殊不凡故謾送恐可作太玄草草

又一

頓首別來無日不懷風誼但疾懶不能作書耳李康人至伏蒙賜書勤懇如獲面對所慰可知承逍遥山水間日得般若之味觀空觀夢竟何所有人間事不滿笑又何足言某本已定居鄂 城南在所止隣巷皆仕人家稍稍營完亦無大費今又聞新制當避范德孺亦已於漢陽治第矣德孺到郎還過老來眠食之味不減去年但切思會面同此悠曠寒溫珍重

二

昨謀爲田宅事不甚嚮應遂已亦非汲汲謾經行之地故甚欲得之然託人往問語輒再三難共語也然此君意在東歸齋地其勢他日必賣償可得之餘不足問也此亦有數小詩賓客袞袞投閑作書未能録寄

三

到都下惟節飲食慎言語安樂之道也比來士大夫喜倡游言是大病若閒紛紛可如飲氷但銷入腹中耳

四

到都下可首往謁陳履常正字此天下士也謝愔公靜讀書知議論有餘處衆人中有以自持者也周壽元翁孝友之行如氷如雪學問自將不易得也公靜之弟悅公定元翁之弟壽次元亦皆衆中落落者也鄒志完陳瑩中萬一在都下不可不求見建溪數種時下碾皆妙難以同味故以奉寄此種都下亦難得也寄惠精飾湯餅之 荷不倦之意

與文舉 五首

自文舉丁太難不能再至服舍負負無已奉手疏伏承創鉅痛深孝履支持寔慰懷仰示喻得諸友之言深自懲艾甚善甚善古之持喪須言而後行者乃言渴於百日而墨其衰晏然以是從人耶公有高明之資故敢言耳舟已解來人索書極草草

二

舊時一詩辱蘇公賞音亦何能称提奬之意承見索不已故謾寫去甚點汚此江南紙也可留齋几不必刻之西山

又

別來三得書皆勤懇曲折而不肖曾不得以一字通左右雖出於老懶不解事而亦以公荼毒累年思念深矣蓋無所事此耳前亦以文潜之銘既詳書又其言不朽之言也亦遲遲於作表今則不暇作矣其文則已畢他日可成斯事居喪哀疚自悔事生之有不至而痛自癰割日月如過隙矣此所以厚行教本里中之士取法焉某竄宜州已治行略通此道別臨書惘然十一月十七日

又

辱書恩勤千萬惠建溪名品嶺南所難得荷惓惓不忘之意某治行已有緒既嫁女則無一事移舟漢陽留數日待親識之在旁近天　緣瞻近臨書增懷千萬珍護孝履十一月二十七日

又

辱書畢審侍奉萬福為慰來日欲無風即解去又來能亡西山公若欲作主人但就西山置一飰切不須為具臨時把酒家中可草具也

與劉温如

再拜頃者道出荆渚獲聞日新之論殊慰久別懷仰之心抱被接宿辱知辱愛恩同兄弟副所短闕無所顧惜感刻之情未易一二言也別來不能嗣音想道室宴安不妄鑒寐即日不審體力如何漸得道友否殊公雖多機智能探討此道極有根蒂觀諸人錯用心者多也歐陽元老才器不在人下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九

離荊渚至宜川

荅李幾仲

頓首昨從東來道出清湘八桂之間每見壁間題字以其枝葉占其本根以爲是必磊落人也問姓名於士大夫與足下游舊者皆曰是少年而老氣有餘者也如是已逾年恨未識足下面耳今者乃蒙賜教称述古今而歸重於不肖又以平生得意之文章傾囷倒廩見畀而不吝秋日樓臺萬事不到胷次吹以木末之風照以海濱之月而詠歌呻吟足下之句實有以激衰懦而增高明也幸甚某少孤窘於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責雖蚤知從先

生長者斈問而偏親白髮不得已而從仕故少之日得斈之功十五而從仕之日得斈之功十三所以衰懦不進至今落諸公之後也切觀足下天資超邁上有親以爲之依歸旁有兄弟以爲之佽助春秋未三十耳目聰明若刻意於德義經術所至當不止此耳非敢謂足下今日所有不足以豪於衆賢之間但爲未及古人故爲足下惜此日力耳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斈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斈問其自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也凡爲足下道者皆在中朝時聞天下長者之言也足下以爲然當繼此有進於

左右秋熱雖未艾伏惟侍奉吉慶龍水風土比湖南更熱老人多病眩奉書草草唯爲親爲己自重

七月二十五日某再拜

與胥彦回朝請　五首

不肖雖託懿親之末從來不淺而音問不相往來十五年于兹矣昨捨舟登陸來省伯氏於萍鄉道出節下謂當有參承之便乃通使事遠向嶺表郡中裝回甚懷仰也昨日歸驟聞歸軒之音歡慰無量伏惟衝冒風雨道塗良勤少就宴息起居安樂太夫人萬福日享甘旨之奉熙慶熙慶某更四五日即發此瞻望伊邇何慰如之

又

伏奉手誨審尊候安健太夫人萬福良慰馳情專覘廚醞教佩嘉德某來日可到城即詣賓次昨在郡中既承使節在遠亦不敢遣人承問太夫人然聞耆年耳目聰明飲食如壯者奉助歡喜也今者到城即當參省雙井今年舍弟遣人送一斤許分上數兩恐可爲老兒一煎也某江州之役般挈舍弟一房同行勢須十五來人邑中亦辦數至三百里矣恐郡中有買公用人可到江州得兩人幸甚或難得亦不固求自可雇人行耳

又

道出貴郡喜於承教伏蒙敦叙親親之義甚厚違遠忽復改月何勝懷仰夏暑暄濁不審何如伏惟

太夫人寢膳萬福府中清明事簡不廢溫清甘旨之職退而宴閑吉慶所會區區方抵高安幸無它方遠談席伏祈爲道自重

又一

夏氣煩燠不審尊候何如伏惟太夫人寢膳安宜貴眷皆萬福前因萍鄉人上狀當已通徹左右某區區幸已達九江舟陸賤類皆無恙方阻瞻承懷仰無已

二

萍鄉伯氏蒙盛德之庇深厚矣惟府中每追決人爲患不細因會議從容道其曲折或幸垂照目前承留紙卷道中寫得附萍鄉手力回不審徹几下否

與知縣　二首

頓首在黔州時嘗辱惠書勤懇見故人萬里之意竄逐之迹不敢累親友故例不作書想能相照也知當以十五日交印想下車忠厚之意已浹百里寢食之味有神相之某道出筠袁之間望貴部密邇不能瞻望臨書馳情尚冀爲民自重三月日

又

區區憂患之餘多病早衰惟是公家父兄恩親之義益勤而不倦又得以小姪桓託於積善之門何幸如之適以赴宮檣緩老兄弟欲款曲相見不得少迂路一奉謁亦恐公乍到方治糾紛之緒未可從容耳然懷想甚般也蔡　家姑之子家姑無恙夙亦勤李畏慎不敢有所謁但欲知姓名耳到萍鄉別上狀

與農丐染院　二首

頃辱去年臨發桂府書荷勤懇不忘之意所寄熟師處錫盆十酒皆不至兒子報柳和父所帶十酒亦不至必是和父道中飲盡此所謂八佾舞於庭但可笑耳即日想湖南春寒起居健否貴聚至長沙安樂鄭侯有子否比來客況何如因書垂諭其既還入城中亦隨事安排也殊未卜會面之期臨紙悃然唯千萬珍重以忠孝爲宗前對光寵

又

比來幸旅食無他但春初便大熱或恐作瘴癘耳奉煩指揮幹者爲買人參附子批諭其直幸甚見泰處度爲乞佳墨一九携來者已盡已封書忘說也

與唐次公　三首

宿來伏想起居輕安奉煩致意許子溫有南臍砂乞六錢作一藥子溫既盡日不在家公亦跧悶幸早過此同熟膾煑雞筍羹也今日小漕行不溫酒熱睡補數日勞頓也

又

奉手教審宿酲未蘇亦良苦耶但勿早食至申後思食乃舉筯則食美四體輕安矣晚能出過此來

幸甚

又

早來起居健否肯來同素飯幸早命駕有笋蕈亦略似有肉味也夜來爲公書得一卷頗有功少時亦與小許寫卷子也早來既大雨又聞千騎奉謁必料來日亦不成行耳

與崔供奉

久聞好事畜奇書異物之聲恨未相識假道貴州乃有參對之幸何慰如之小舟旅瑣不能作公狀謹勤手啓承動靜

荅伯舟父

辱手誨勤懇審居奉寝膳安吉爲慰貴字義取諸易之渙卦巽爲風爲木故風行水上渙又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乘木涉川而有功者舟也故以舟爲字伯仲叔季别兄弟也父與甫同男子之通稱也如周之程伯休甫樊仲父也如仲尼亦字仲尼父人或稱仲尼或稱尼父也近世劉敞字仲原父欲字叔貢父亦用此制恐悉故具之

與曾公卷

某頓首晚來辱書勤懇感刻感刻比日殘暑伏惟起居佳福衡陽侍庭日收寧問示江樾書事二解清麗雅正嘆詠不能去口欲便和去以久不作詩蓋井泥不食者矣雅荷調護之久諸子無雜賓客一意從事皆公卷之賜今城北相去差遠老懷頗以爲念也二百星知已送相處如所戒未敢遽以書謝丞相因家問先及懇懇幸甚已令分百星來宜恐前日溟上之傳不虛耳然列禦冦所謂營周之西猶營州也鍾乳何時再成前所惠草伏四神初夏腹疾和中丸四兩服之頗得益示諭南方不宜服金石藥荷公卷情眷周盡公卷 根在旁乃不可服其服之如晴雲在川谷間安得有霹靂火也如何嶺南秋暑殊未解此書到零陵已搖落矣千萬爲器業珍重

與人 二首

公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鈎時 著紙故尚有拘局不敢浪意態耳但精視法帖中王獻之書當得之大槩書字楷法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

又

鐙擎雖荷副所乏夜來試用觀書殊不惬老眼此乃照歌舞之器耳欲煩指揮别作一枝高七寸盤闊六寸足是鴈足不須受盞圈徑二寸半醆面三寸著柄醆旁作小圈如釵股屈之鴈足鐙漢宣帝上林中鐙制度極佳至今士大夫家有之古者鐙醆皆有短柄沈約四聲云鐙醆柄曲是也

與徐尉思齊

頓首到城雖得一參候而屢出軒蓋常恨客衆不得從容相語奉别忽七八日見所與伯氏書審比

來日用輕安良慰懷想遺杖謾煩求之乃承垂意搜索必獲又以公移將之禮数過當悚惕悚惕短頌戲奉一笑可與仰山崇勝觀之溢雨不晴意思昏鈍奉狀草率四月初七日

與人 三首

甲子雷雨深慰民望乃尊公清淨憂民之應欽歎欽歎暑氣未解計復作大雨當了此下種揷秧事爾

又

今日極熱南樓亦揮汗深念夜中不可卧也使宅有涼處否惠荔子甘好但此丁香一品不韻耳

又

今日南樓差涼亦減昏寢荷垂問也方若焦渴水飲不能有功得枝上乾荔子渙然氷釋矣東坡書千變萬化恨家中所有散在諸姪處不得使公盡見也紙軸煩調護極可人意

與馮才叔機宜 十首

廣僧自桂林回得賢郎書蒙垂問勤重審涉冬寒尊候萬福開慰無量閑居碌碌汩沒市井久不能修敬惟是懷仰何日不勤新師計在道詔便鼎來監司又有迎新送舊之勞亦良勤耶未緣瞻奉伏祈爲道自重

又

相望數舍往來能道動靜一慰馳情竄逐之跡亦欲省事以此或經時闕於修問唯是傾仰之心何日不勤天氣寒暄不審尊候何如伏惟幕府宴閑寢膳安宜參候無期臨書耿耿伏祈自壽

又

平時想左右之心未嘗不勤而筆墨不在眼前又無經過之便亦恐士大夫之常情畏竄逐之音問至前故極簡闊比時有親舊求書至門下輒候動靜之敘惟君子有常度不以前疎後數爲黷也盛暑可畏又歸衆聚新城之中人氣鬱蒸於養生之理倍費調持不審寢膳勝常否令嗣計安勝其今年來氣血差勝去年亦賴名藥裨補衰殘幸無它也未緣瞻望馳情無已伏祈自重以俟陞擢

又

前王紫堂入府因附手記當已通左右盛暑更欲不可堪不審尊候何如模府宴閑時有清集否周通叟去後誰數相從也二壻想時得安問荀活於此幸無疾苦但暑月城中湫隘難居又畏一翻麋費也未卜叅承引領深勤頃所苦風氣當漸清脫吉人神所相勞更祈以煮湯鍼灸自衛

又

昨兩奉狀承起居計皆微几格否暑雨煩鬱不審即日尊候何如想令嗣進孳不輟二婿常得安問伯氏猶未得歸到長沙書不能不念也比苦暴下累日至不能飲食幸今日小佳耳未緣瞻望懷仰

實勤伏祈自重

二

中軍按兵至王口不審旌旆同行否宜融柳皆闕雨甚者不能下種賴自淮以東大稔耳王秉來告欲之大府望得一差遣優便才叔幸少垂意人家子弟終自護惜或可委以事耳

又

比王秉往桂州賫奉狀當已通徹几下即日大暑可畏不審尊候何如令嗣李有日進之功否貴眷皆康寧否某衰朽多病又今歲大熱幾不可過幸數日雨足米價稍平亦與魑魅共樂時豈耳伯氏元明得長沙書所指射差遣皆參差所欲得者多限年又不可得或且還南豐也永州兩月不得書須候送茶人來耳參承未卜惟有懷仰伏祈自重

二

聞大旆出按西融不審旌旆發幕否方比畏暑道途亦良勤宜州人表端居處與並鄰有幹事才欲軍前一効其能然聞此行但興懷遠軍城砦耳如此則用人不多此人云但得達姓名於帥府它日或聽驅使爾其人能否固不逃於冰鑑之前也

三

邵晋義用心耿介喜讀書與人有終始不獨嶺南士大夫中難得也方欲達姓名以補麾下之闕聞諸幙府已有湔祓用之者甚喜慰也河池久不得人若邵君一振其弊实察遠照微之賜幸易胃闕於大府所患不得人耳

又

頃頻奉起居之敬不審皆得徹几下否承軒蓋從中軍之麾在懷遠伏想帷幄樽俎折衝千里動靜勝裕晋義邵侍禁自軍前回辱朋酒之貺甚副所之承賢郎亦從于邁盛暑居新城中亦暍耶某夏來幸頑健伯氏已之南豐永州兒姪輩近得安問未獲瞻承惟有懷仰伏祈善眠食自重

答李彥明知縣 四首

頓首到瘴鄉多病老嬾未能作書先蒙存問敬佩嘉德承豈弟近民邑庭少訟時與朋友游禽于枕杷陰中兩兒蒙益多矣兩孺子極煩差人取送更伏彥明時時提撕令稍嚴乃佳耳不肖雖與魑魅爲群亦極有生理具家書及公養書中病起尚未完復作書不能如礼時知察爾庚伏益熱千萬爲民自重

又

蒙書勤重承邑中之政豈弟而敏民已信服頗得譽以及友朋稍凉起居清康何慰如之不審比來閤中安和不須醫藥否阮髯李館想益就緒兩兒每煩遣白直取送感愧感愧相悦不練事每蒙教詔誘掖之爲賜厚矣愚溪之約非所敢望但佩服不忘之意有如前所惠紙更得百幅幸甚秋高氣

清想時有嘉集夢寐奉對也顧加重以須陞擢

又

辱書賜勤重審聞動靜之詳爲慰賤累久寓貴部蒙調護之賜深矣又兒姪每得聞長者之言伯氏遠來亦蒙借之羽翼此非一二可道也豈弟之政又律之以公清之威民所信伏想邑廷常虛閑也阮君學舍計亦成倫緖但憂其不嚴則諸兒獲益不多耳前乞紙護爾及之不固求也伯氏至止所謂蓬藋桂宇猩鼯同徑而兄弟親戚謦欬其側者也唯承教之日未卜臨書懷仰千萬珍重

又

前蒙惠書勤懇幷寄佳紙敬佩不忘之意紙兒輩緘藏不謹道中爲雨所敗然此紙品高雨點班班更益其古氣未嘗妄用也骨肉久寓貴部陰被忠厚之蔭多矣未知所以爲報也會合之期渺然臨書增情千萬珍重

答佛海瑞公

將家觸熱到圓通始知東林已有主人方欲作牋問如何遽承修敬何慰如之來早過山門冀幸瞻對所將人從多不欲久留飯罷即過盆浦也謹勒手狀

答棲賢和尚

辱手誨存問勤懇幷損惠尹蒲珍饌雖荷眷與之思然俗人虛受信施但增愧爾山寒伏惟道周輕安千萬珍重謹奉狀

答法鏡僊老

雅聞公才器超卓求之士大夫中未易得之獨恨未相識耳去春在雲岩已治萍鄉之行自朝至夕賓客袞袞雖承惠敎勤重不能作答旣行以道路未有燠穩之地以至今耳所以不果通書之意想照悉有餘矣專人辱書勤懇千萬乃知水邊林下風期不隔固不以俗人相望也尚阻瞻承臨書傾倒千萬珍重

答長沙崇寧平老

昨日淹留長沙每得雍容道室唯是賓客紛紛勞費主人又罕得奉淸談耳別來何日不懷想道遠難得便風音記闊然如化士來辱書勤懇承已作崇寧主人想見開堂盛集遠助欣慶耳寄茶佳惠此方幾不與秦塞通人烟石磑亦無但於臼子中杵茶煎飲耳所喜春芽極嫩再見漢官儀也相見無期千萬珍重

二

貴院旣作萬壽崇寧諸事一新亦不許闒茸輩安下道衆雍肅淨人如雲想何子玉奏處度時來破妙鉢耳汝用旣罷長沙聞作運是否開福北禪龍興東明道林嶽麓鹿苑相見皆爲致千萬意化主須到砂監欵曲方士人作書　挽去不肖昨到宜州以道中冒熱飲冷病滯　行旣又作暴

下亦半月餘方少安今幸復完矣骨肉寓永州亦
時得書承見問故一二具之
又
昨日如化主道莊夫回奉書當已徹几格即日秋
候微涼想日用輕安道衆雍肅堂頭賓客不至喧
閙否家兄約八月間自長沙至零陵度今已到相
見否何子玉來破建溪妙勝乎秦處度遂不成歸
淮南得安居否院中嚴奉新恩更有所興作否如
有此時想見化道頗行也未卜瞻對千萬珍重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二十終

山谷刀筆二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黃庭堅撰庭堅全集已著錄此乃所著尺牘也
以年爲次自初仕至館職四卷居憂時三卷在黔
州三卷戎州七卷荆渚二卷宜州一卷皆於全集
中摘出別行者然是編向有宋槧本非後人所爲
考宋史藝文志楊億亦以刀筆別行葢當時風氣
有此一體云

黃太史精華錄八卷

〔宋〕黃庭堅撰　任淵選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六年朱承爵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精華錄八卷》提要

以上原缺

萬寶集於肯則萬其價萬其色固不與杏取及擇而千之大自其弍可否有上選焉黃太史山谷集藝萬其篇章查嘗節其略而繼註之十之弍也發其間猶有薋蘭繼桂奇玉特珠萃類出拔者查又別帙焉是上選也弍曰雷子誠過而見之喜而欲壽梓來索帙實版故併述其所以登而與之弄社任淵序

黃太史精華錄卷一目錄

天社任淵選

古賦

煎茶賦

休亭賦并序

苦筍賦

別友賦送李次翁

悼往賦

樂府

和謝公定征南謠

黃太史精華錄卷一目錄終

黃太史精華錄卷一

天社任淵選

古賦

煎茶賦

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勳者也。余嘗爲嗣直瀹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爲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霆，日鑄如勢。其餘苦則辛螫，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失睡，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味江之羅山，嚴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夷陵之壓塼，臨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亦可酌兔褐之甌，瀹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又之

雞蘇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岐雷之醪
醍參伊聖之湯液斮附子如博投以熬
葛仙之堊去藙而用鹽去橘而用薑不
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
而堅作彊於是有胡桃松實菴摩鴨脚
勃賀蘼蕪水蘇甘菊既加臭味亦厚賓
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
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
棄之才太平非一士之略厥初貪味雋

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作
溫齋殊可屢歡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
有除治與人安樂賓至則煎去則就榻
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之蝴蝶

休亭賦 并序

吾友蕭公餉濟父往有聲場屋間數
不利於有司歸教子弟以自學而老
於清江之上開田以為歲饗祭祀灌園
以為遺豆兒時執太今想其陰獨

無鄰自行其意築亭高原以望玉笥
諸山用其所以齋心服形者名之曰
休亭乞余言銘之將游居寢飯其下
豫章黃庭堅為作休亭賦

槃礴一軌萬物並馳西風木葉無有靜
時懷蠹在心必披其枝郭時與黃間同
機世智與太行同巇飲羽於市門之下
血刃於風波之上至於行盡而不休夫
如是奚其不衰故曰衆人休乎得所欲

士休乎成名君子休乎命聖人休乎物
莫之嬰吾友濟父居今好古不與不取
亦莫予敢侮將強學以見聖人而休乎
萬物之祖曩游於世也獻璞玉而取刖
圖封侯而得黥驕名[illegible]組而物駭機心
先見而鷗鷺撫四方者倦矣遄歸休於
此亭濯纓於峽水之上游晞髮於舞雩
之喬木彼玉笥之隱君子惠我以生芻
一束是謂不蓄而篋從無龜而卜吉

苦筍賦

僰道苦筍冠冕兩川甘脆愜當小苦而反成味溫潤縝密多啖而不疾人蓋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以活國多而不害如舉士而皆得賢是其鍾江山之秀氣故能霑雨露而飽風煙食肴以之啓道酒客爲之流涎彼桂班之與夢永又安得與之同年蜀人曰苦筍不可食食之動痼疾令人萎而瘠予亦未嘗與之言蓋上士不談而喻中士進則若信退若眩焉下士信耳不信目其頑不可鐫李太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別友賦送李次翁

渠闊義於孫莘指顧遺以見招惜予行之舒舒曰其然以爲綱予望道於垝垣見萬物之高尚恨逸駕之絕塵又驂予以四牡胄輿後之師衆其四方予索友仰雲飛而迷弋慨淵龍之沉鉤或一能

之勝予忘日月之不予謀或登吞舟之鱗或下垂天之翼手予弓而不釋恐斯道之或息維廬江之四李三隱約於龍眠維若人之仕蚤懷明月而麗川歲庚午而會梁語闊道之大用吹江漢以爲深累丘嶽以自重尾擊之而首應兩犯之而東抗棄旗鼓而不逐儼其陳之堂堂偉道學之崇崛增儒先之激昂觀出日於東方雖於食馬而不吝無肯槃以自試居白壽於餘以彼還御之萬方期斯言之猶信水津津而進舟風剡剡而侵衰恐粵親之不勸則惟是之同憂

悼往賦

西風悲兮敗葉索索照陳根兮秋日將落髮鬖鬖兮夢與神遇顧騰九原兮豈其可作我有悲秋之羽蠹兮自傷時去物改擁舊柯而狐吟四郊終蒼鬱斷裂兮久而不勝其獸音生平之梗槩兮欲蕭

蕭而去眼將絶之言語兮忽歷歷而經
心謂逝者有知兮何喜而棄此去也謂
逝者無知兮誰識爲此夢也須臾之
不再得兮哀此言之不予聽回廓窈窕
月皓白兮無復曩時之履聲臨平生之
餘製兮澤其猶未沫雖飄飄其日散兮
吾不忍改其此偶悲夢其中予兮如
醒酒之不化欲別離之幾時兮誰與夏
日冬夜自我先兮一無窮在我後兮亦

一無窮六七十便了一生兮何異朱耒
之有狂風待外物而適適兮固不若於
之自得之場彼莊生之一作兮亦何異
荀氏之神傷吾固知藏於天者至精交
於物者甚麤欲泣爲皆瞳之媒幽憂爲
白髮之母憂來泣下不可安排兮如孟
津之捧土彼寒暑之演化兮天地尚不
能以朝暮目覺覺而不寐兮夜疊疊而
過中雖來者猶不可待兮恐不及當時

之從容

樂府

和謝公定征南謠

傳聞交州初陸梁東連五溪西氐羌軍
行不斷蠻檦盾謀主皆收漢叛亡合浦
譙門腥血沸晉興旂下白骨荒謀臣異
時坐致寇守臣今日挽芭桑已遣戈船
下灘水更分樓船浮豫章願聞師出三
鴉路盡是中屯六郡良漢南食麥如食

玉湖南驅人如驅羊營平請穀三百萬
邾連引兵九千里步府私錢不敢知大
農計歲今餘幾土兵羸馬貔虎同蝮蛇
毒草瘴竹中示論弱卒指金費直愁瘴
癘連營空我思荊州李太守欲募蠻蠻
令自攻至今民歌我殺我州郡擇人誠
見功張喬祝良不難得誰借前箸開天
聰詔書哀痛言語切爲民一洗橫尸血
摧鋒陷堅賞萬戶塹山堙谷窮三穴南

平舊時頗臣順欲獻封疆請旌節謫謀
猶訐病中原豈知一朝更屠滅天道從
來不争勝功臣好爲可喜説交州鷄肋
安足貪漢開九郡勞臣監呂嘉不肯佩
銀印徵側持戈敵百男君不見往年頻
海水郡縣趙佗閉關罷朝獻老翁竊帝
聊自娛白頭抱孫思事漢孝文親遣勞
苦書稽首請去黄屋車得一亡十終不
忝太宗之仁千古無

黄太史精華録卷一

黄太史精華録卷二目録

天社任淵選

五言古詩

寄師載
金陵新亭
過百里大夫冢
寄秉彝
題竹石牧牛
謝公定和二范秋懷
次韻楊明叔見餞八首
跋子瞻和陶詩
次徐仲車因賢行以見寄之詩
遊蔣彦回玉芝園
和子瞻粲字韻二首
過家
上冢
題王黄州墨蹟後
和張文潛贈晁無咎二首

留王郎
和孔常父雪
次韻荅邢惇夫
贈秦少儀
宿舊彭澤懷陶令
題宛陵張待舉曲肱亭
和邢惇夫秋懷二首
次謝與迪所作竹
拜劉凝之畫像

黄太史精華録卷二目録終

黄太史精華録卷二

天社 任淵 選

五言古詩

寄師載

齊地穀翔貴排門無饗饋二仲有甘旨
奉親亦良勤原田水洸洸何時稼如雲
撫民願豐歲政自不忘君

金陵新亭

金陵風景好豪士集新亭舉目山河異

偏傷周顗情四坐楚囚悲不憂社稷傾
王公何慷慨千載仰雄名

過百里大夫冢

行客抱憂端况復思古人何年一丘土
不見石麒麟斷碑略可讀大夫身霸秦
虞公納垂棘將軍西問津安知五羊皮
自粥千金身末俗工媒孽浮言猶道眞
幸逢孟軻賢不悞微子虖

寄秉夷

少時誦詩書貫穿數萬言爾來窺陳編
記一忘三二光陰如可玩老境嗟手至
良醫曾折足說病延眞意

題竹石牧牛

野次小峥嵘幽篁相依綠阿童三尺箠
御此老觳觫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
牛礪角尚可牛鬬殘我竹

謝公定和二范秋懷

西風一葉飛迹已不可掃巷有白馬生

錢回熒諫卑誰云事君難是亦父子間
所要功補袞不言能犯顏

次韻楊明叔見餞八首

平津喜牧豕飲飛能斬蛟終藉一汲黯
淮南解兵交楊子有直氣未忍死草茅
引之入漢朝誰爲續弦膠
楊君清渭水自流濁涇中今年貧到骨
豪氣似元龍男兒生世閒筆端吐長虹
何事與秋螢爭光蒲葦叢

事隨世滔滔心欲自得得楊君爲已學
度越流輩百坐捫故衣蝨垢襪春汗黑
聊脫紈袴兒可飲三斗墨
山圍少天日狐鬼能作妖睒閃載一車
獵人用鳴梟小智窘流俗塞淺不能超
安得萬里沙晴天看射鵰
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鶚王楊立本朝
舉世作郛郭觀公有膽氣似可繼前作
丈夫存遠大胃次要落落

虛心觀萬物險易極變態皮毛剝落盡
惟有眞實在侍中乃珥貂御史卽冠豸
顧影或可羞短褐釣寒瀨
松柏生澗壑坐閱草木秋金石在波中
仰看萬物流骯髒自骯髒伊優自伊優
但觀百世後傳者非公侯
老作同安守塞足信所便胸中無水鏡
敢當吏部銓根此虛名在未脫世糾纏
念作白鷗去江南水如天

跋子瞻和陶詩

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
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
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次徐仲車因曼行父見寄之詩

前朝老諸生太半正丘首投荒萬里歸
頗公問健否往時望江寧今爲夏津吏
他日可致之王音尚無棄

遊蔣彦回玉芝園

春生瀟湘水風鳴礀谷泉過雨花漠漠
弄晴絲翩翩名園上東閣觀後復觀前
借問昔居人岑絕無炊煙人生須富貴
河水清且漣百年共如此亦用濟濟淺
蔣侯眞好事杖屨喜接連甫戴蔣衍骨
堆排若差肩獻看孔玉面醜石反成妍
感君勸我醉吾亦無斷然亂我朱碧眼
空花墜便翻行動須人扶那能金石堅
愛君雷式琴湯湯發朱弦但恨嘗晉人
太半隨逝川平生有詩病如猶不可痊
今當痛自改三嚥復三澣

和子瞻紫宇韻二首

公材如洪河灌注天下半夙日未嘗輟
書夜聖所歎名世二十年窮無歌舞玩
入宮又見姤徒友飛鳥散一飽事難諧
五車書作伴風雨暗樓臺雞鳴自昏旦
雖非錦繡贈欲報青玉案文似離騷經
詩窺關雎亂賤生恨晚學留髮奉巾盥

昨蒙雙鯉魚遠託鄭人緩風義薄秋天
神明還舊貫更磨翳爾墨推挽起疲懦
忽忽未嗣音微陽歸候炭仁風從東來
拭目望齋館鳥聲日日春柳色弄晴暖
漫有酒盈樽何因見此粲
元龍湖海士毀譽各相半不眠卧許君
上牀自永歎丈夫屬有念人物非所玩
坐令結歡客化爲煙霧散武功有大畧
亦使寡朋伴詠歌思見之長夜鳴雞

東南望彭門官道平如板簡書束縛人
一水不能亂欺文燈矩邑何用圭瓚蹕
誠求活國醫何忍棄和緩開疆日百里
都內錢朽貫銘功甚儌倖廼見儒生儒
且當置是事勿求冰作炭上帝群玉府
道家蓬萊館曲肱夏簟寒炙背冬屋暖
只令文字垂萬世星斗粲

過家

絡緯聲轉急田車寒不運兒時手種柳
上與雲雨近舍傍舊傭保少換老欲盡
宰木鬱蒼蒼田園變畦畛招延屈父黨
勞問走婚親歸來織作客顧影良自哂
一生萍託水萬事雪侵鬢夜闌風隕霜
乾葉落成陣燈花何故喜大是報書信
親年當喜懼兒齒欲毀齔緊臘三百里
去夢無一寸

上冢

自公返蓬蓽稅駕上丘隴霜雨露此日悲

松楸十年拱養雛數羽毛初不及承奉
康州斷腸依風枝割不痛少年不如人
登仕無前勇髮疎牙齒搖隨波怒號洶
願爲保家子敢議世輕重稱觴太夫人
魚菜聽庖供

題王黃州墨蹟後

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舂聖人懷餘巧
故爲萬物宗世有斷泥手或不待郢工
往時王黃州謀國極匪躬朝聞不及夕
百壬避其鋒九鼎安盤石一身轉孤蓬
浮雲當日月白髮照秋空請君發蒙耳
汲直與臣同

和張文潛贈晁無咎二首

龜以靈故焦雉以文故翳本心如日月
利欲食之既後生玩華藻照影終沒世
安得八紘置以道獵眾智
談經用燕說束棄諸儒傳濫觴雖有能
末派瀰九縣張侯真理窟堅壁勿與戰

難以口舌爭水清石自見

留王郎

河外吹沙塵江南水無津骨肉常萬里
寄聲何由頻我隨簡書來顧影將一身
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頭親小邦王事畧
蟲鳥聲無人王生解鞍馬夜語雞喚晨
母慈家人肥女慧男垂紳有田爲酒事
豚韭及秋春生涯得如此舊學更光新
索去何草草少留慰艱勤百年才一炊
六籍經幾秦要知留中有不離跡同陳
鄙人懷妙質聊欲運吾斤

和孔常父雪

春皇賦上瑞來寧黃屋息下令走百神
大雲莊九近風聲將仁氣飄飄出九霄
寒花糝零亂來從照皇州千門委圭璧
曉日不肯收元年冬無澤人癘長螟螽
兩宮初旰食補袞獻良籌詔有司四夷守
無征鶴邦休耆年秉國論涇渭極分流

轂未入班品逸民盡歸周股肱共一體
間不容戈矛人材如金玉同美異剛柔
政須衆賢和乃可疏共吹改弦張弊法
病十九已瘳王指要不匿蝕非日月羞
桑林請六事河水間九疇天意果然得
玄功與吾謀此物有嘉德占年在麥秋
近臣知天喜玉色動冕旒儒館無它事
作詩配崇丘

次韻答邢惇夫

爲山不能山過在一簣止渥洼騏驥兒
墮地志千里岷山初濫觴入楚乃無底
將升聖人堂道固有廉陛邢子好少年
如世有源水方未無津涯不作蛙井喜
見中元老蒼趣造甚奇異過闕王公門
袖中有漫刺別來阻河山望遠每障袂
斯文向千載有志常寡遂後生文楚楚
照影若孔翠不應太玄草晞質感陽春
西作枕簟秋官閒省中睡夢不到漢東

名桃乃爲崇聞君肺渴栽斛復佳食蔬
讀書得新功來鴈寄一字

贈秦少儀

汝南許文林馬磨自衣食但聞郡功曹
滿世名籍籍渠命有顯晦非人作通塞
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頗聞鴻鴈行
筆皆萬人敵吾蚤知有覯而不知有覿
少儀袖詩來剖蚌珠的歷乃能持一鏃
與我箭鋒直自吾得此詩三日臥向壁

挽之不能寸推去輙數尺才難不其然
有亦未易識

宿舊彭澤懷陶令

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
沉冥一世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
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凄其望諸葛
骯髒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撝用諸將
平生本朝心歲月閱江浪空餘詩語工
落筆九天上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尚

屬余剛制酒無用嚼杯盤欲招千載魂
斯文或宜當

題宛陵張待舉曲肱亭

仲蔚蓬蒿宅宣城詩句中人賢忘巷陋
境勝失途窮寒齏書萬卷零亂剛直胷
偃蹇勳業外嘯歌山水重晝辰鷄催不起
擁被聽松風

和邢惇夫秋懷二首

一
王度無畦畛包荒用馮河秦校鄭渠成

晉得楚材多用入當其物不但輈與適
六通而四闢玉燭四時和
相如用金道留侯開有漢名登泰山重
功畧天下半讓頗封韓彭筭成群疑泮
天道常幽全小智贅後患

次韻與迪所作竹

吾宗墨脩竹心手不自知天公造化鑪
攬取如拾遺風雪烟霧雨榮悴各一時
此時抱明節君又潤色之枯萌或發榮

懸筆有臨危林梢一片雨造次以筆追
猛吹鵲鶻作微凉大音稀聲來豪健
松煙泛硯肥臘柜未落筆落筆必中宜
今代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或可遺巾幗
畏懦如辛毗生枝不應節亂葉無所歸
非君一起予衰疾豈能詩憶君初解鞍
新月掛彎眉夜月上金鏡坐歎光景馳
我有好東絹晴明要會期漪漪漢園姿
此君有威儀願作數百竿水石相因依

它年風動壓洗我別後思聞圖慰滿眼
何時遂臻玆

拜劉凝之畫像

棄官清穎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
名滿天地間龐能四十年保此清淨退
往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

黃太史精華錄卷三目錄

天社任淵選

七言古詩

戲和答禽語
水仙花
題磨崖碑
武昌松風閣
韓信二首
杜子美浣花醉歸圖

送范德孺知慶州
送謝公定作竟陵主簿
出城送客過故人東平侯趙景珍墓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次韻茅元實病眼
賦陳季張北軒杏花

五言律詩

贈楊明叔

次韻荅高水勉
和荅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和師厚接花
謝人寄小胡孫
贈惠洪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送舅氏野夫䄵知宣州
次韻楊明叔
和外舅夙興三首

神宗皇帝挽詩
司馬文正公挽詩二首
范忠文公挽詩二首
漢陽親舊攜酒追送聊爲短句
次韻公定世弼登北都東樓二首
次韻崔伯易席上所賦因以贈行
次韻秦少章晁適道贈答詩
和文潛舟中所題

黄太史精華錄卷三目錄終

黄太史精華錄卷三

天社任淵注

七言古詩

戲和荅禽語

南村北村雨一犁新婦餉姑翁哺兒田中啼鳥自四時催人脫袴著新衣著新替舊亦不惡去年租重無袴着

水仙花

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盈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含香體素欲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

題磨崖碑

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如絲明皇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奔竄鳥擇棲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難天

幸耳上皇蹈蹐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
否外間李父順指揮南內凄凉幾苟活
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舌喉二三策臣
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
但賞瓊琚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
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爲洗
前朝悲

武昌松風閣

依山築閣見平川夜闌箕斗插屋椽我
來名之意適然老松魁梧數百年斧斤
所赦今參天風鳴媧皇五十弦洗耳不
須菩薩泉嘉二三子甚好賢力貧買酒
醉此筵夜雨鳴廊到曉懸相看不歸臥
僧氊泉枯石燥復潺湲山川光輝爲我
妍野僧早飢不能饘曉見寒溪有炊煙
東坡道人已沉泉張侯何時到眼前釣
臺驚濤可晝眠怡亭小篆蛟龍纏安得
此身脫拘攣舟載諸友長周旋

韓信二首

韓信高才跨一世劉項存亡翻手耳終
然不肯負沛公頗似維容得天意成皋
日夜望救兵取齊自重身已輕躡足封
王能早悟豈恨淮陰食千戶雖知天下
有所歸獨憐身與噲等齊蒯通狂說不
可撼陳豨孺子胡能爲予嘗貰酒淮陰
市韓信廟前木十圍千年事與浮雲去
想見留侯決是非丈夫出身佐明主用
舍行藏要自知功名邂逅輒天地萬事
當觀失意時

韓生沉鷙非悍勇笑出胯下良自重滕
公不斬世未知蕭相自追王始用成安
書生自聖賢左仁右義兵在咽萬人背
水亦書意獨驅市井收萬全功成廣武
坐東鄉人言將軍真漢將死狗事姑
置之此事已足千年垂君不見丞相商
君用秦國平生趙良頭雪白

杜子美浣花醉歸圖

拾遺流落錦官城故人作尹眼為青碧
雞坊西結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纓故衣
未補新衣綻空蟠胸中書萬卷探道欲
度羲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干戈崢嶸
暗寓縣杜陵韋曲無雞犬老妻稚子且
眼前弟妹漂零不相見此公樂易真可
人園翁溪友肯卜鄰鄰家有酒邀皆去
得意魚鳥來相親浣花酒船散車騎野

牆無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
蹇驢駄醉起願聞解鞍脫兜鍪老儒不
用千戶侯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
萬國愁生綃鋪牆粉墨落平生忠義今
寂寞兒呼不蘇驢失腳猶恐醒來有新
作常使詩人拜畫圖煎膠續弦千古無

送范德孺知慶州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
人開戶玩處女掩耳不及驚雷霆平生

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薶九京阿兄兩
持慶州節十年騏驎地上行潭潭大度
如臥虎邊人耕桑長兒女折衝千里雖
有餘論道經邦政要渠妙年出補父兄
處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旆旌擁萬夫
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
用折箠笞羌胡

送謝公定作竟陵主簿

謝公文章如虎豹至今斑斑在兒孫竟

陵主簿極多闇事不理專討論胸松
無心古衡亂天球不琢中粹溫落筆塵
沙萬馬奔劇談風霆九河翻胸中恢疎
無怨恩當官持廉且不煩吏民欺公亦
可忍慎勿驚魚使水渾濁者今誰
存駟馬高蓋徒紛紛安知四海有聲齒
拄笏看度南山雲

出城送客過故人東平侯趙景珍
墓

朱顏苦留不肯住白髮故爾挽得人嬋
娟去作誰家妾意氣都成一聚塵今日
牛羊上丘壟當時近前左右嗔花開鳥
啼荊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窮秋積雨不破堤霜落西湖沙露背大
魚泥蟠小魚樂高丘覆杯水如帶魚窮
不作搖尾憐公寧忍口不忍鱠脩鱗失
水玉參差曉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

華五　六

有生死安知平陸無灘瀨賴此身寧供刀
几用著意更須風雨外是間相忘不爲
小濠上之意誰得會枯魚泣悔何及
莫待西江興東海
赤手取魚如拾塊爾網鸕鶿漫腹背豈
知激濁與湍流恐懼驅馳牽掣居仁
仁心到魚爲會有機生化餘[illegible]
[illegible]網目漏
吞舟誰能烹鮮作奇碎我亦江湖釣竿

手誤逐懶卒從下流[illegible]
生當得意少鷗邊何用封侯偕爲外不
如此魚今得所當身聽神明會征須
作詭戒鯨鯢防有任公釣東海

次韻范元實病眼

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
須玄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簡閱人
朦朧似有味看字昏澁尤宜懶從年
少白夫誰言行一一無可揀看君時子

華三　七

當瞻然乃補留大帝坦坦如何有物食
明月淚瞪頂採衣袖滿余[illegible]體會有
時湯熨取快術就知君不見南頭懶瓚
一生禪鼻涕垂下泥不掃

賦陳李張北軒杏花

青春不揀勢薄厚春到人家盡花柳。杏
園主人殊未來豈謂一枝先入手。天晴
日暖籠紫煙鏡裏紅妝獨帶酒。江梅已
盡桃李遲此時此花即吾友闌邊漸雨

枝上鳥歎息满諸為之文柴衰何異人
一生少壯輙將成老瀾狂癡未解惜光
陰不可十人常八九豈如大醉卧糟丘
太古乾坤隨處有更當種子如董仙博
米誰能問升斗

五言律詩

寄楊明叔

窮奇投有北鴻鵠亡何闕我已牘懸罄
君方燕雀但適應無介静學要盡工夫
莫斬猿狙杙閒堂待棟桴

次韻答高水勉

雲盡虛簷闊春從細草回德人泉下夢
俗物眼中埃文立我有待長吟君不來
重玄鎖關鑰要待玉匙開

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疏平生幾兩屐
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勳勞在石渠
拔毛能濟世端為謝楊朱

和師厚栽花

妙手從心得栽花如有神根株權下土
顏色洛陽春雅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
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

謝人寄小胡孫

致爾自何處初來猶素縢直宜少陵覓
未解柳州憎嫵喜常儲果頻嗔屢掣縧
報君無一物試為斷寒藤

贈惠洪

數面欣羊胛論詩喜雉鳴眼橫湘水暮
雲獻楚山高隨我王孫毳乞君宮錦袍
月晴放丹舫萬里渺雲濤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
不是故相違東縣聞銅臭江陵披裌衣
丁寧巫峽雨甚莫暗朝暉

送舅氏野夫之宣州

試說宣城郡停杯且細聽曉樓明宛水

春騎發昭亭稱秘豐拜戶衎楊臥訟庭
謝公歌舞地時對換鵝經

次韻楊明叔

全德備萬物大方無四隅身隨腐草化
名與太山俱道學歸吾子言詩起老夫
無爲蹈東海留作濟川桴

和外舅夙興二首

瓜蔓已除籠苔痕獨上牆蓬蒿含雨露
松竹見冰霜卷幔天垂斗披衣日在房
無詩歎不遇千古一潛郎
風烈佛魚響雷霜嚴郡角悲短簷疏酒掃
落葉故紛披水凍食鮭少肴寒蟻遲
朝陽烏鳥樂安穩託禪枝

神宗皇帝挽詩

釣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鑾光唐六典
度越漢中興宥世神宗廟千秋永裕陵
帝鄉無馬跡空望白雲乘

司馬文正公挽詩二首

國在多艱日人如大雅詩忠清[illegible]
孝友是生知加璧延諸老縈弓撫[illegible]
公身與宗社同作太平基
毀譽蓋棺了于今名實尊哀榮有
終始酌民言蟬冕三公府深衣獨樂
平生兩無累憂國[illegible]忘元

范忠文公挽詩二首

信道雖常爾知人乃獨明書林身老
諫紙字欹傾鼇去三山動人危五鼎
保金天子聖几杖送餘生
公在昭陵日文章近赤墀空嗟伏生
不待適英惟去國幾三虎閒韶待
誰言蓋棺了新樂鎖蛛絲

漢陽親舊攜酒追送聊爲短句

按浙報官府敢違王事程宵征江夏
睡起漢陽城鄰里煩追送杯盤寫
祇應瘴鄉老難忘故人情

次韻公定世弼登北都東樓二

真皇多廟勝仁祖用功深上宅遷九鼎
破胡藏萬金百年休戰士當日縱前禽
欲斷匈奴臂不如留此心
漢皇勤遠略晚節相干秋不足中原地
猶思一戰妝聖朝方北顧斜日倚東樓
廟筭知無敵寒儒浪自愁
次韻崔伯易席上所賦因以贈行
迎新與送故渠已不勝勤民貴腰間數
公竟柱後文諸郎投賜沐高會惜臨分
出國雖千里分憂即近君
次韻秦少章晁適道贈答詩
二子論文地陰風雪寒爐亭穿東郭屨
不奉子公書士固難推挽時聞有詔除
負暄直得計獻御恐成疎
和文潛舟中所題
雲橫疑有路天遠欲無門信矣江山美
懷哉謫逐寬長波空永記佳句况膠昏
誰奈離愁得村醪或可尊

黄太史精華録卷四目録

天社任淵選

五言排律

歲寒知松柏
款塞來享
次韻廖明略陪吳明府白雲亭宴
集
見諸人倡和酴醿詩次韻戲詠

七言律詩

登快閣
次韻賞梅
送顧子敦赴河東三首
奕棋呈任公漸
戲詠江南風土
次韻張昌言給事喜雨
自巴陵略平江臨湘入通城無日
不雨至黄龍謁清禪師繼而晚
晴

壺公謫處天飽多時暴諸無短更成妍
唯我孤登覺斷尚未究書空餘五字賞
文似兩京然醫士肱三折宜當歲九遷
老夫看鏡能衰白敢爭先

見諸人倡和酴醿詩次韻戲詠

梅殘紅藥遲此物共春歸名字因壺酒
風流付枕幃墜鈿香徑草飄雪净壇衣
玉氣晴虹發沉材錦屑霏直知多不厭
何忍摘令稀常恨金沙學饕時政可揮

七言律詩

登快閣

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
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
已爲佳人絶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
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次韻賞梅

要知宋玉在鄰牆笑立春晴照粉光淡
薄自能知我意幽閑元不爲人芳爲[illegible]

拂掠生春思小雨廉纖洗暗妝只恐濃
酷委泥土誰令解合返魂香

送顧子敦赴河東三首

頭白書林二十年印章今領晉山川紫
參可掘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勸課
農桑誠有道折衝樽俎不臨邊要知使
者功多少看取春郊處處田
家在江南不繫懷愛民憂國有從來月
斜汾沁催驛馬雪暗岢嵐傳酒盃塞上

金湯惟粟粒胸中水鏡是人才遥知更
解青牛句一寸功名心已灰
攬轡都城風露秋行臺無妾護衣篝虎
頭墨妙能頻寄馬乳蒲萄不待求上黨
地寒應強飲兩河民病要分憂猶聞昔
在軍興日一馬人間費十牛

奕棋呈任公漸

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兵角兩棋心
似蛛絲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湘東

一目誠堪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爲吾
徒猶懸首今樵月落不曾知

戲詠江南風土

十月江南未得霜高林殘水下寒塘飯
香獵戶分熊白酒熟漁家擘蟹黃橘摘
金包隨驛使禾舂玉粒送官倉踏歌夜
結田神社遊女多隨陌上郎

次韻張昌言給事喜雨

三雨全清六合塵詩翁甚雨句凌雲埃

漂戰蟻餘追北柱繫乖龍有裂衣藏去
鮮肥懸冬主食徧宗河嶽起爐熏聖功惠
我豐年食未有循姿可報君

自巴陵客平江臨湘入通城無日
不雨至黃龍謁清禪師繼而晚
晴

山行十日雨霑衣幕阜峰前對落暉野
水自添田水滿晴鳩更喚雨鳩歸靈源
大士人天眼雙塔老師諸佛機白髮蒼

顏重到此問君還是昔人非

寄黃幾復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鴈傳書謝不能桃
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持家
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想得讀
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煙藤

詠雪

春寒晴碧來飛雪忽憶江清水見沙夜
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風回

共作婆娑舞天巧能開頃刻花正使盡
情寒至骨不妨桃李用年華

春雪呈張仲謀

滕六霏霏若撒鹽須知十日麥纖纖
閤中枕聽飄瓦曉起高簷看入簾對與
月明分夜砌自成春滿滿晴簷欹金
醉張公子莫道街頭酒價添

次韻雨絲雲鶴二首

烟雲杳靄合中稀霧雨空濛密更微園

客繭絲抽萬緒蛛發網面罩群飛氤光
錯綜天然辭草木文章帝杼機願將朝
霞成五色爲君王補坐朝衣
幾片雲知薛公鶴精神態度不曾齊安
知雕鳥樊籠察便覺雨鴉羽翼低風散
又成千里去夜寒應上九天樓坐來改
變如蒼狗試欲揮毫意似迷

次韻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

世態已更千變盡心源不受一塵侵青
春白日無公事紫燕黃鸝俱好音付與
兒孫知伏臘聽教魚鳥漾飛沉黃公壚
下曾知未定是逃禪入少林

次韻郭右曹

閱世行將老斷輪那能不朽見雲仍歲
中日月又除盡聖處工夫無半分秋水
寒沙魚得計雨山濃霧豹成文古心自
有着顛地尺璧分陰未當勤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

中年畏病不舉酒孤負東來數百觴喚
客煎茶山店遠看人穫稻午風涼但知
家裡俱無恙不用書來細作行一百八
盤攜手上至今猶夢繞羊腸

清明

佳節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塚只生愁雷
驚天地龍蛇蟄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
祭餘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公侯賢愚千
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

新竹

插棘編籬謹護持養成寒碧映漣漪清
風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不知解籜
時聞聲簌簌放梢初見影離離歸閑我
欲頻來此枕簟仍教到處隨

和師厚郊居示里中諸君

籬邊黃菊關心事窗外青山不世情江
橋千頭供歲計秋蛙一部洗朝酲歸鴻
往燕競時節宿草新墳多友生身後功

名空自重眼前樽酒未曾輕

食瓜有感

暑軒無物洗煩蒸百果凡材得我憎藓井筠籃浸蒼玉金盤碧筯薦寒冰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此理一杯分付與我思明哲在東陵

觀王主簿酴醾

肌膚冰雪薰沉水百草千花莫比方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風流

徹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輸與能詩王主簿瑤臺影裏據胡牀

寄上叔父夷仲

艱難闊道有歸音部曲霜行壁月沉春王正月調玉燭使星萬里謝天心頗令山海藏國用乃見縣官恤民深經心隴蜀封疆守必有人材備訪尋

壺中九華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東坡

生名曰壺中九華并爲作詩後八年自海外歸過湖口石已爲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爲笑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六日明年當崇寧之元五月二十日庭堅繫舟湖口李正臣持此詩來石既不可復見東坡亦下世矣感歎不足因次前韻

有人夜半持山去頓覺浮嵐暖翠空試問安排華屋處何如零落亂雲中能迴

趙璧人安在已入南柯夢不通賴有霜鍾難席捲袖椎來聽響玲瓏

黄太史精華錄卷四終

黄太史精華録卷五目録

天社 任淵 選

長短句

贈送張叔和

以團茶洮州緑石研贈無咎文潛

送王郎

五言絶句

戲詠煖足瓶二首

報賈天錫以寶熏見恵乞詩

陪謝師厚遊百花洲槃礴范文正公祠下道羊曇哭謝安事因讀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爲韻

謫居黔南五首

六言絶句

題山谷石牛洞

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

題鄭防畫夾三首

蟻蝶圖

有恵江南帳中香者戲作

子瞻繼和復答

和高子勉

次荆公題西太一宮壁二首

七言絶句

題李伯時畫嚴子陵釣灘

北窻

和謝公定河朔漫成

戲題小雀捕飛蟲畫扇

竹枝歌二首

荅聞善二首

題畫睡鴨

題陽關圖

題小景扇

梅福隱居

四休居士詩三首

次韻子瞻延英入侍

青奴

乞貓

花　二月江南

砂稼　鄂州南樓即事

内直

飲之絶句

題邢惇夫扇

戲詠高節亭山礬花

題李氏園壁

登岳陽樓望君山

病起荊江亭即事

謝榮緒劇獐見貽

寄賀方回

黃太史精華錄卷五目錄終

天社　任淵　原注

長短句

贈送張叔和

張侯温如鄒子律能令隂谷黍生春有齊先君之季女十年擇對無可人箕帚掃公堂上塵家風孝友故相親廟中時薦南澗蘋兒女衣袴得補紉兩家俱爲白頭計察公與人意甚真更能束縛老姦手要使鰥寡無顰呻但回此光還照己平生倦學皆日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此醫自覺兩踵生光輝團蒲日靜鳥吟時鑪熏一炷試觀之

以團茶洮州綠石研贈無咎文潛

罪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

回萬牛自我得二士意氣傾九州道山延閣委竹帛清都太微望冕旒貝宮胎兕弄明月天網下罩一日收此地要須無不有紫皇訪問富春秋冕無各贈君越侯所貢蒼玉璧可烹玉塵試春色堯君胷中過秦論斟酌古今來活國張文潛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請書元祐開皇極第入思齊訪落詩

送王郎

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酒澆胷中之磊隗菊制短世之頹齡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江山千里俱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連床夜語雞戒曉書囊無底談未了有功翰墨乃如此何恨遠別音書少炊沙作糜終不飽鏤冰文

字費工巧要須心地收汗馬孔孟行世日杲杲有弟有弟力持家婦能養姑供珍鮭兒大詩書女絲麻公但讀書煮春茶

五言絕句

戲詠煖足瓶二首

小姬煖足臥或能起心兵千金買腳婆夜夜睡天明

腳婆元不食纏裹一衲足天明更傾瀉顏面有餘煖

報賈天錫以寶熏見惠乞詩

險心游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几香一炷靈臺湛空明

陪謝師厚游百花洲槃礴范文正公祠下道羊曇哭謝安事因讀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為韻

憶在睢陵日傾心用老成功歸仁祖廟政得一書生

平生但看鞭勿哭西州門故有不亡者
南山相與存
慶州自不惡籍甚載聲華忠義司無憾
公今有世家
公歸未百年鶴眾荒古屋我吟殄瘁詩
悲風韻高木
傷心祠下亭往時公燕處臨水不相猜
江鷗會人語
公有一盃酒與人同醉醒遺民能記憶

欲語涕飄零
委徑問謠俗高丘有佃作昔遊非苟然
今花幾開落
在昔貴方納成功見圓機九原尚友心
白首要同歸
人去洲渚在春回花草斑清談值淵對
發興如江山
落日衛城壁祠東更一遊悲來惜酒少
安得黃糟丘

謫居黔南五首

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
何用一開顏
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
昆蟲皆閉關
冷淡病心情暄和好時節故園音信斷
遠郡親賓絕
山郡燈火稀峽天星漢少年光東流水
生計南枝鳥

寞性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
天涯住亦得

六言絕句

題山谷石牛洞

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
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

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

短世風驚雨過成功夢迷酒酣草玄不
妨準易論詩終近周南

歎羨不如放麑樂并終悔巴西欲闕老
翁歸慶帝鄉無路畏迷

題鄭防畫夾三首

子母猿啼樹葉山南山北危機世故誰
能搏黑穀中皆是由基

惠崇烟雨歸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
舟歸去故人言是丹青

折葦枯荷共晚紅緇茜竹間時聽鴨不
知飄雪寒雀四顧風枝

蟻蝶圖

蝴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群蟻爭
收墜翼策勳歸去南柯

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作

螺甲割崑崙耳香材屑鷓鴣斑欲雨鳴
鳩日永下帷睡鴨春閑

子瞻繼和復答

迎燕溫風旎旎潤花小雨斑斑一炷烟
中得意九衢塵裡偷閒

和高子勉

句法俊逸清新詞源廣大精神建安數
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

次荊公題西太一宮壁二首

風急啼烏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直是真
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

晚風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白下長
干夢到青門紫陌塵迷

七言絕句

題李伯時畫嚴子陵釣灘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
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北牕

生物趨功日夜流園林才夏麥先秋綠
陰黃鳥北牕簟付與來禽安石榴

和謝公定河朔漫成

漢時水占千頃官寺民居瀰州堂
必九非忘故道直緣穿鑿用工多

戲題小斧捕蜚蠹扇

小蟲心在一啄間得失與世同輕重丹
青妙處不可傳輪扁斵輪如此用

竹枝歌二首

竹竿波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
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鷄赦九州
命輕人鮓瓮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
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鷄聞杜鵑

答聞善二首

公擇醉面桃花紅人百忤之無愠容華
老夜關傾數斗焚香嘿坐日生東
陶令舍中有名酒無多不爲父老傾四
坐歡欣觀酒德一燈明暗又詩成

題畫睡鴨

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
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

題陽關圖

斷腸聲裡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想
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

題小景扇　卷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落杏花香春
風不解吹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長

梅福隱居

吳門不作南昌尉上疏歸來朝市空笑
拂巖花問塵世故人子是國師公

四休居士詩二首

富貴何時潤髑髏守錢奴與抱官囚太

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
無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
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

次韻子瞻延英入侍

延和西略古槐陰不隔朝宗夙夜心公
有胷中五色線平生補袞用功深

青奴

穠李四絃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
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

乞貓

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瓮翻盆攪夜眠聞道貍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

二月江南

竹笋初生黄犢角蕨芽新長小兒拳試挑野菜炊香飯便是江南二月天

鄂州南樓即事

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夜涼

內直

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得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

絶句

破卵扶頭把一盃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裡如相訪不用閑攜惡客來

題邢惇夫扇

黄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

戲詠高節亭山礬花

北嶺山礬取次開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着幽香未擬回

題李氏園壁

荷氣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回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

登岳陽樓望君山

滿川風雨獨凭欄綰結湘娥十二鬟可惜不當湖水面銀盤堆裏看青山

病起荆江亭即事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

謝榮緒割麏見貽

何處驚麏觸機穽煩公遣騎割鮮肥秋來多病新開肉糲飯寒葅得解圍

寄賀方回

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盃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

黄太史精華録卷五終

黄太史精華録卷六目録

天社任淵選

曲

基上曲

騷

濂溪二首
明月篇贈張文潛
毀璧

雜體

二十八宿歌贈晁無咎星名
荊州郎事五首藥名
重贈徐天隱建除

詞

水調歌頭
瑞鶴仙
西江月

贊

蘇東坡贊二首

自寫真贊

王元之真贊

節竹杖贊

銘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游藝齋銘

研銘

頌

拙軒頌

黃太史精華録卷六目録終

黃太史精華録卷六

天社任淵選

曲

塞上曲

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肥弓力彊虎皮裁韝鶻羽箭射殺山陰雙白狼青氊帳高雪不濕擊皷傳觴令行急我王半醉擁貂裘昭君猶抱琵琶泣

騷

濂溪二首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爲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津有舟兮湯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挐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爲蓋兮倚芙蓉以當妓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

月爲家懷連城兮珮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明月篇贈張文潛

天地且美兮生此明月壁白虹兮貫朝日工師告余曰斯不可以爲佩棄捐櫝中兮三歲不會霜露下兮百草休抱此耿耿兮與日星遊山中人兮招招耕而食兮無鄰榛艾蓁蓁前唔牛兮瀕不可

更扶淺耕兮病歲深耕兮石嬰耜登山兮臨川雉得意兮魚樂小風兮吹波從其友兮尾尾日下兮川迦射雉兮要余一矢佳人兮潔齊悵何所兮行媒南山有葛兮葛有本我羞餔兮以蒼之鉏來

毀璧

毀璧兮隕珠執手者兮問過遽委兮鳶世一軌居物之患兮固常以好爲禍蓋桃荊兮飯汝有席兮不嬪汝坐歸來兮

逍遙采芝英兮禦饑淋善兮清明陽春兮玉冰晦於世兮天脫其纓愛胃人兮生冥冥棄汝殤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其雛嬰衆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兮逍遙西江浪波何時平山岑岑兮猿鶴同社暴亞天兮雷霆在下雲日爲晝兮風雨爲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寥無朋兮去道如咫彼幽坎兮可謝歸來兮逍遙增膠兮不聊此暇

雜體

二十八宿歌贈晁無咎星名

虎剥文章犀解角食未下亢奇禍作藥材根氐羅斸掘蜜蜂奪房抱饑渴有心無心材慧死人言不如龜曳尾衛平哆口無南箕斗柄指日汲僞惡狐腋牛衣同一燠高立無女甘謝胃虛名挽人受實禍累基既危安處我室中凝塵散髮坐四壁直顱直顱見天下奎蹄曲隈取脂澤

婁豬艾豭彼何擇僨腸倒胃得相知貫
日食昴終不疑古來琛命黃金臺佩君
一言等貂鶡月没参横惜相違秋風金
井梧桐落故人過半在鬼録柳枝贈君
當馬策歲晏星回覯盛德張弓射雉武
且力白鷗之翼没江波抽絲去彰君謂
何

荊州即事五首藥名

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牽牛避洗耳
臥著桂枝陰
前湖後湖水初夏半夏涼夜闌鄉夢破
一鴈度衡陽
垂空青蓴幕六一排風開石友常思我
預知子能來
幽澗泉石緑閑門闇啄木運柴胡奴歸
車前挂生鹿
雨如覆盆來平地没牛膝回望無或陵
天南星斗濕

重贈徐天隱建除

建極臨萬邦稽古陛下聖除書日日下
有耳家相慶滿意見升平父老扶杖聽
平生所傳聞似仁祖德性定鼎百世長
櫜弓四夷靜執事當在朝官冷殊未稱
破帽風欹欹簡易不騎乘危顛相扶持
泉石共嘲詠成樂澗阿中傲世似未敬
收潦下秋船期公拜嘉命開元正觀事
身得見全盛閉門長蓬蒿或許老夫病

詞

水調歌頭

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
數花上有黃鸝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
雲深處浩氣展虹蜺秖恐花深裏紅露
濕人衣○坐白石欹玉枕拂金徽謫仙
何處無人伴我白螺盃我爲靈芝仙草
不爲朱唇丹臉長嘯亦何爲醉舞下山
去明月逐人歸

原缺第六葉

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貶之珠崖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知其珠崖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間容戈至其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鑾坡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槁項黃馘觸時干戈其惡之也擠之於鯤鯨之波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終始

自寫眞贊

飲不過一瓢食不過一簞田夫亦不改其樂而夫子乃謂之賢何也顏淵當首萬物而舉以四海九州而厚之若是故曰人不堪其憂若余之於山澤魚在深淵鹿得豐草伊其野性則然蓋非抱沉陸之屈懷迷邦之寶既不能詩成無色之畫 出無聲之詩又白首不聞道則奚取於似摩詰爲若乃登山臨水喜見於清揚豈似優孟爲孫叔敖虎賁似蔡中郎者耶

王元之眞贊

天錫王公佐我太宗學問文章致于匪躬四方來庭上稍宴衎公含乳石青君堯舜來之商洛以切直去惟是文章詩以獨步白髮還朝遊思軒轅雜天融鼎群飛上天眞宗好文且大用公太阿出匣公挺其鋒龍怒鱗逆在廷岌岌萬物並流砥柱中立古之遺直叔向以之嗚呼王公其尚似之

節竹杖贊

屬廉隅而不劌故竊比於彭聃之壽所曲而有直體能獨立於雪霜之後伯夷食薇而清陳仲噉李而瘦涪翁晝寢蒼龍掛壁涪翁寢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解兩虎爭終不使卞莊乘間而孺子成名

銘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凡治有條如織有綜經經緯緯積寸成

匹管蒯之手簡功於幼可席可屨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蓬艾聖師所居風雨無蓋今誦聖言昔有夏屋爰及方冊宇以華閣華閣渠渠言行之林羣求古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承懷兹道勿嬉勿驚以迪有造得意自已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慎草几几吳咮楚尾其下脩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于民世得材用我培其根勒銘頌成弋上

爾後無或墮之永庇俎豆

游藝齋銘

色荒者使人蹻蹻酒荒者使人漠漠游於六藝之林是謂名教之樂

研銘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溫潤可使躁者靜戾者聽觀棐几而見研忘其一室之懸磬

頌

拙軒頌

覓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砂盆一問狂子因此眼開弄巧成拙爲蛇畫足何況頭上安頭屋下架屋畢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黃太史精華錄卷六終

黃太史精華錄卷七目錄

天社任淵選

記

瑞芝亭記

松菊亭記

大雅堂記

仁宗皇帝御書飛白記

脩水記

張仲吉綠陰堂記

文

跋奚移文

祭知命弟文

黃太史精華錄卷七目錄終

天社任淵選

記

瑞芝亭記

晉陵郤君叶爲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殆將有嘉歟以福我哉弍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時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廟其室四達爲亭命曰瑞芝奔走來謁記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泰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而世之所

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攷於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又漢孝武厭飫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于民間厲精萬事事無過舉然廟享數有美祥頗甘心焉故復脩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産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果

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乎又竊怪漢世既嘉高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没則烝嘗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麟鳳在郊陬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渡河里胥不追擾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効優於空文也耶

昔黄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鶡雀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爲皇天報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略有餘而微信奇怪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僞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爲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遷弘農太守驛道多虎崤澠不通昆爲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

爲光禄勳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之張敞之譏論世祖之知言建武之文不如光禄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徼福焉爲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萐莆扇庖蓂莢紀曆嶰竹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前世

之有芝草特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醲而取之異竫來瑞使因是而發政於民慘怛而無倦民將盡力於田土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實使歸刻之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己而已矣鍾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閒者哉貴者知軒冕　不可恐而有收其餘日　就閒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　就閒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褚中

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水之閒自名曰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道人笑之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閒者乎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耕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夫歌舞者豈可以徒樂之哉恤飢問寒以拊孤折券弃責以拊貧冠婚喪祭以拊宗補耕助斂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耕桑則何時已哉金玉之爲物怨入則悖出多藏則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豈爲之哉雖然歌舞就閒之日以休耕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昔者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

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交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寡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 居之松風襄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大雅堂記

丹陵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

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没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

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

仁宗皇帝御書飛白記

臣其元祐中待罪太史氏切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小遂生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上天德純粹無聲色遊畋之好平居時時御筆墨尤喜飛白一書之成左右扶持爭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間慶雲景星

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之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人思召伯愛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令父老言之未嘗不霣涕後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君子者邪竊嘗案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時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

修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秘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冒昧論著如此譬言天地之高厚贊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脩水記

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大槩山林中蕙而一蘭也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則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生蒔之以沙石則茂沃之以湯茗則芳臭所同也至其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榦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余居保安僧舍開牖於東西西養蕙而東養蘭觀者必問其故故著其說

張仲吉綠陰堂記

嘉陽張仲吉寓舍於樊道以酒壚為家產若朝夕汲汲於罌甀中之贏惟不足及能種花養竹闢閒於林下之樂嘗有餘其子寬夫又從予學故予數將諸生過

其家近市而有山林趣花竹成陰啼鳥鳴蛙常與人意相值或時把酒至夜漏下二十刻雲陰雷風與諸生衝雨踏泥而歸諸生從余未嘗有厭倦焉則仲吉父子好事喜賓客可知也今蒙恩放還去此有日矣故書游息之樂使二子壽刻之綠陰堂上使後之不及與余同時者得觀焉

文

跛奚移文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迺得跛奚蹣跚雖疏不利走趨頷出屋檐促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悦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降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瞽夜偷者不

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覃予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屨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絶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蓋編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爲跛奚求前吾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賦芧乎能與八駿取路乎

能逐三窟狡兎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爲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鎗瀹釜料簡蔬茹留精黜觕臠肉治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煑餅深注湯和齏勿投醯虀臼既用薑葱滌不欲焦旋蒩不欲黃飯不欲著水揚釜勿駐沙進火守烓水沃沸鼎斟酌蓺菜生熟必告姨嫗臨食

杷垢撩髮柔指舐杓嚴械褱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杖拭蠲潔寢匙覆椀陶瓦髹素視在謹數兄弟爲行壯牝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漱濡器械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梔鬱爲黃紅螺好光接藍杵草茅蒐槀皁漿膩粉白無不媚好爛熳慶亭尉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它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織撑複門關閉謹牢鎖飲飯貓

犬埋寒鼠穴爪爲攫肉貓觸目犯犬砒鎗
鼠竄甑甑皆汝之罪也春蠶三眠升簇自
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
絺綌錫練手作無有停時紾緝偷工夫
一日得牛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蒸霧
涼濠水薰叉出蚊水蝱去蠅果生守樹
果熟守笆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吮
嘗曰使殘少媼嫗罵譏癰痢泄嘔天寒
置籠衣食畢烘搔痒抑搔哀手摑凍無

事倚牆𤖹嘆何作堂上叫呼傳讙代諾
截長續短凫鶴皆鳧勞持勸補拙與巧者
傳九前之爲汝能之不敢奚對曰我缺
於足猶余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欲黄
子曰若是則不餓有用矣乎皆應曰然
無不意滿

祭知命弟文

君殁荆州我在萬里殁後四月始聞訃
音既無孤孥特有兄弟天既喪我君不

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素白英風豪氣窮
此一棺梢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
身有所縻既難以歸舟車可廩乃得吉
卜旅殯僧坊雖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
無恐扶將上壠絶慟一觴其君尚饗

黄太史精華録卷七終

黄太史精華録卷八目録

天社任淵選

題跋

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
書贈韓瓊秀才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書邢居實文卷
題濟南伏勝圖
題摹燕郭尚父圖
題陳自然畫
題徐巨魚
題自書卷後
跋砥柱銘後

書

與王觀復書
與洪駒父書
答王觀復書

黄太史精華録卷八目録終

黄太史精華録卷八

天社任淵選

題跋

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諫争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胷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凌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莫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載已没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

詩時不遇而不怨人不知而獨樂博物
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
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子言信於
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爲君
子者耶

書贈韓瓊秀才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
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說無全功
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
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
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
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
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
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
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
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爲文章無不如
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絶不
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
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爲實涕今觀邢
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爲一家甚似吾
師復也日者閔國馬留人曰千里駒往
往不及奉輿斃於阜櫪駑蹇十百爲群
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
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人
雖不能自壽百歲然必不躐等如水行
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若靡廢
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
微耳吾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
輩然慕大略小初日便爲途遠之計則
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收斂其才而鑒其
失也

題濟南伏勝圖

御史鼂大夫號為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作伏勝死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摹燕郭尚父圖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神會耳

題陳自然畫

水意欲遠鳧鴨閒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觀李營丘六軸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

何所賞但令饞獠生涎耳向若能作砥柱析城龍門岌嶪嶮湍險阻使王鮪赤鯉之流仰波而上泝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霆而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濟乘時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為天下壯觀也

題自書卷後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机相直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跋砥柱銘後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頹波之東注有

以予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爲此石羞矣營丘王蕃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質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慍者也故書砥柱銘以遺之

書

與王觀復書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

勤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巧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苶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

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婦之期日日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

略之

與洪駒父書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眞能陶治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

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又曰可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

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情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爲我雪恥罵大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謹勿襲其軌也

答王觀復書

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

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以後詩韓昌黎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

決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一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薾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黃太史精華錄卷八終

邑人朱君召美繕寫

貫胡累寶于櫝嫚藏失之寶固未嘗燬也散而不集于一耳人循跡其所而搜得之寶悉還櫝其識鑒曾不貫胡君也所以得之者有自故也

黃太史詩文天社任子淵精華錄選寶累矣予嘗得其目錄蓋宋元祐間刻板而亡其文必寶

其名而竊病其實居久之始獲旁乩載籍緣目尋辭以還故物若太史大全詩宋文鑑文苑英華文翰類選光嶽英華諸集悉掇拾無遺也或曰子亦天社之撰矣乎曰非也天社之選實胡之累寶也其亡也寶選而弗集也憑輯其辭而

完刻之得寶而還諸櫝之類也沛國朱承爵題

精華錄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任淵編淵有山谷內集註已著錄是集皆摘錄黃庭堅詩文前有淵序不著年月又有朱承爵題詞稱嘗得其目錄葢宋元祐間刻板而亡其文心寶其名而竊病其實久之始獲旁稽載籍緣目尋詞以還故物若太史大全詩宋文鑑文苑英華文翰類選光岳英華諸集悉掇拾無遺云云考庭堅卒於徽宗崇寧四年乙酉是書之選雖無年月然稱黃太史山谷集幾萬篇嘗節其畧而謬注三十之一也則成於所注內集後內集注中已稱徽宗爲徽考鄱海許尹敘內集注亦稱作於紹興時此集既刻於元祐中何以反在其後且錄中詩文以本集年月核之已有崇寧中作何以預刻於元祐時集中之目亦往往與本集不合如夜發鄂渚曉泊漢陽親舊攜酒追送一題是時庭堅自武昌赴宜州貶所故親舊追送至於漢陽此本割裂其文作漢陽親舊追送則親舊屬之漢陽追送字不可通矣又用前韻贈高子勉一題乃庭堅自用其韻本集可考此本乃作和高子勉則事實全乖矣謝公定和二謝秋懷邀予同作一題有末四字乃見倡和之意此本無此四字則謝公定自和二謝與庭堅無關矣甚至雙井茶詩人間風日不到處四句乃七言古詩之前半而割爲絕句改其題曰內直觀化第十一首之竹筍初生一絕改其題曰二月江南修水記一篇乃取庭堅書幽芳亭一篇摘其中一段而畧增末數語其餘竄亂不可勝數淵所注內集年經事緯考證詳明何以此集憒憒至此至於所錄集中不載諸詩西湖徒魚和蘇公二首乃陳師道三首之二見後山集中淵亦嘗注師道詩何以兩集並收漫無一語之訂正其新竹一首乃陸游詩題曰東湖新竹見劍南集中淵何以能於數十年前預見之其爲僞托固可不攻而破且承爵序既稱緣目尋詞集中一題數首者目中並無明文云摘選某首何以摘選者較多又稱所採之詩有文苑英華乃宋太宗時宋白等奉敕編撰所錄詩文止於唐代何以有庭堅之作

排律之名唐宋元人皆無之舊集具存可以覆按
至元末楊士宏所選唐音始以排律標目高棅選
唐詩品彙仍之不改乃沿用至今何以此本刊於
宋時已有五言排律其爲承爵依託爲之亦確鑿
無疑何景明曰山谷精華録任淵選者其所採取
多不愜人意王士禛曰精華録八卷有天社任淵
自序録中取舍未愜人意張宗柟亦曰觀其録取
大意祇以備體且多闌入游戲之作非上選也宗
柟所見者稱嘉靖間摹宋槧本士禛所見者稱明
章邱李開先家宋槧本皆在承爵之後何景明雖
正德時人而此承爵亦差後蓋皆即承爵此刻託
諸宋槧覩士禛所記任淵序與此本不異一字而
承爵之序與淵序貌爲軋茁如出一手其作僞之
跡固了然矣向來藏書之家珍爲秘笈蓋以名耶
之末及一一核其實耳

後山居士詩集六卷逸詩五卷詩餘一卷

〔宋〕陳師道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陳唐活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后山詩集十二卷》提要

後山先生詩集題辭

建中靖國辛巳之冬雲别涪翁於荆州翁曰陳無已天下士也其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絡有開有塞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其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作詩深得老杜之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予有意學問不可不往歸斯人之門雲再拜受教明年春至京賢士大夫出涕相弔曰無已亡矣雲驚歎失聲痛恨無窮洎來彭城求先生詩文且四年僅見一二最後得昌世所集凡六百一篇瑤璜珩瑀肯列大備雲曰幸矣至寶不没乃今有獲因記涪翁之語錄以示昌世自昔名世之士著書立言必賴其徒傳之文中子講道河汾以續六經房魏之倫皆北面受業及登廊廟不能顯傳其書卒以泯絕論者至今惜之昌世先生之高弟操行文章雅善先生之風雖隱約布韋而所立絕人不苟狗合故能蒐拾遺文成一家之言又序先生出處之大節其詞蔚然讀之使人凛凛增慕然先生之道必傳於後世者昌世之力也千載之下可以知其賢矣政和丙申正月甲午元城王雲題

後山先生集記

門人魏衍撰

先生姓陳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幼好學行其所知慕古作者不為進取計也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業於門元豐四年神宗皇帝命曾典史事且謂修史最難申勅切至曾薦為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方復請而以憂去遂寢太學又薦其文行乞為學錄不就樞密章公惇高其義僕來見特薦於朝而終不一往元祐初翰林學士蘇公軾與侍從列薦乃官之俾教授其鄉未幾除太學博士言事者謂先生嘗謁告詣南都見蘇公為私遂罷移潁州教授紹聖初又以餘黨罷換江州彭澤令未行丁母憂寓僧舍人不堪其貧甚外除猶不言仕者凡四年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為務益其志專欲以文學名後世也元符三年除棣州教授隨除秘書省正字將用矣歿於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之二十九日年四十九友人鄒公浩買棺以斂朝廷特賜絹二百匹當與往來者共賻之然後得歸初先生學於曾公聲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捨上

卒從其學黃亦不讓士或謂先生過之而自謂不及也先生既歿其子豐以全集授衍曰先實知子予為編次而狀其行既狀其行矣親錄藏於家者今十二年顧未敢當也衍嘗謂唐韓愈文冠當代其傳門人李漢所編衍從先生學者七年所得為多今又受其所遺甲乙丙藁皆先生親筆合而校之得古律詩四百六十二篇文一百四十篇詩曰五七雜以古律文曰千百不分類衍今離詩為六卷類文為十四卷次皆從舊合二十卷目錄一卷又手書之竊惟先生之文簡重典雅法度謹嚴詩語精妙蓋未嘗無謂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見於其中小不違意則棄去故家之所留者止此昔漢楊雄作太玄法言箴賦如劉歆號知文始敬之後而短對謂其必傳者桓譚一人而已先生之文早見稱於曾蘇二公世人好之者猶以二公故也今賢士大夫競收藏之則其傳也奚待於衍耶後豈不有得手寫故本以証其誤者則不肖之名因附茲以不朽為幸甚其闕方求而補諸又有解洪範相表閫微彰善詩話叢談各自爲集云政和五年十月六日謹記

宋史本傳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早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都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才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俯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密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致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其當然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而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于上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潁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于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後山先生詩集目次

正集卷一

古今詩七十九首

正集卷二

古今詩六十七首

正集卷三

古今詩六十九首

正集卷四

古今詩七十二首

正集卷五

古今詩八十一首

正集卷六

古今詩九十四首

逸詩卷一

五言古四十首

逸詩卷二

七言古一十三首

雜體三首

逸詩卷三

五言律五十九首

逸詩卷四

五言排律二首

七言律五十一首

逸詩卷五

五言絶句八首

七言絶句四十二首

詩餘卷全

小令四十八首

長調一首

後山先生著述甚富晚年删定甲乙丙槀詩止四百六十二首門人魏衍爲之編次別有逸詩二百餘首皆後人所捜輯而諸本混入集中非先生意也陳子霁川重訂先生全藁以魏本爲正集而逸詩及詩餘並附于後既不失當時删定之意而觀者亦可無遺珠之憾允稱善本若其詩品之高古則前人論之詳矣茲不復贅云武水胡然識

後山居士詩集卷一

門人 魏衍 編

妾薄命二首 為曾南豐作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
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
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葉落風不起山空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
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死者
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送外舅郭大夫槩西川提刑

丈人東南來復作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
事有期程親年當喜懼畏與妻子別已復迫曛暮何者
最可憐兒生未知父盜賊非人情蠻夷正狼顧功名何
用多莫作分外慮萬里早歸來九折慎馳騖嫁女不離
家生男已當戶曲逆老不侯知人公豈誤

送內

麀麌顧其子燕雀各有隨與子為夫婦五年三別離兒
女豈不懷母老妹已笄父子各從母可喜亦可悲關河
萬里道子去何當歸三歲不可道白首以為期百歲未
為多數口可無飢吞聲不敢盡欲怨當歸誰

別三子

夫婦死同穴父子貧賤離天下寧有此昔聞今見之母
前三子後熟視不得追嗟乎何不仁使我至於斯有女
初束髮已知生離悲枕我不肯起畏我從此辭大兒學
語言拜揖未勝衣喚爺我欲去此語那可思小兒襁褓
間抱負有母慈汝哭猶在耳我懷人得知

寄外舅郭大夫

巴蜀通歸使妻孥且舊居深知報消息不忍問何如身
健何妨遠情親未肯疎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

城南寓居二首

游子暮何歸草杜城南村秋水深可測挽衣踏行雲道
暗失歸處棲鳥故不喧牛羊閑籬落稚子猶在門

潭潭光明殿稽首西方仙平生修何行步有黃金蓮我
豈惜好徑報以履下穿洗足坐道場卒卒此何緣

憶少子

端也早豐下歲晚未可量我老不自食安得如我長呱

呱棄不子退省未始忘吾母亦念我與爾寧相望

絕句

冀翼陳州門萬里遷人道昔人死別處一笑欲絕倒

寄外舅郭大夫

丈人魯諸生明刑如皐陶幸寬右顧憂未惜一身遙西南萬里行可以斷繩橋愼勿冠惠文神母仁如堯

贈二蘇公

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櫨枏楓柞樟青金黃玉丹砂芒獸皮鳥羽不足當異人間出駭四方嚴王陳李司馬楊

一翁二季對相望奇寶橫道驥服箱誰其識者有歐陽大科異等固其常小却威之白玉堂典謨雅頌用所長度越周漢登虞唐千載之下有素王平陳鄭毛視荒荒後生不作諸老亡文體變化未可量萬口一律如吃羌妖狐幻人大陸梁虎豹却走逢牛羊上帝惠顧祓不祥天門夜下龍虎章前驅吳回後炎皇絳旂丹轂朱冠裳從以甲冑萬鬼行乘風縱燎無留藏天高地下日月光授公以柄扶病傷士如稻苗待公秧臨流不渡公爲航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强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老生塞口不敢嘗向來狂殺今尚狂請公別試囊中方

南豐先生挽詞二首

早棄人間事眞從地下遊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身世從違裏功言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作後程仇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歎嗟留琬琰形像付丹青道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暑雨

密雨吹不斷貧居常閉門東溟容有限西極更能存東

溼炊懸釜翻牀補壞垣倒身無著處可手不成溫

送江楚州

溱渠初得意閭里舊論詩晚歲何多難經年始一辭淮人飢饉後良吏拊循時欲託山陽簿翁歸不受私

送江端禮 季恭

正學元非世能詩新有聲諸公交鄭泰多士閉何生泛愛經過數移書底裏傾又爲淮海別病眼向誰明

晁无咎張文潛見過

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

憚除堂費深愁載酒佪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

次韻答邢居實二首

漢庭用少公何在不使羣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髮挂冠高處未宜彈

秋來為客意何如千里河山信不踈昔日老人今則少不妨紅葉閉門書

丞相温公挽詞三首

恭默思良弼詩書正百工事多違謝傅天遽奪楊公一代風流盡三師禮數崇若無天下議美惡併成空

百姓歸周老三年待魯儒世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玉几雖來晚明堂訖受圖心知死諸葛終不羨曹蜍

少學真成已中年託著書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得志寧論晚成功不顧餘一為天下慟不敢愛吾廬

次韻答學者四首 黄州何郎兄弟

津津爽氣貫眉目十五男兒萬里身筆下倒傾三峽水胸中別作一家春

黄塵投老得何郎准擬明年共我長熏沐不為杯酒汙飛揚未許老夫量

暗中摸索不難知眼裏輪囷却見稀行地徑須先八駿刺天終不羨羣飛

太阿無前鋒不缺鉛刀不堪供一切至柔繞指剛則折善而藏之光奪月

次韻秦觀聽雞聞鴈二首

行斷哀多影不留有人中夜攬衣裘筆頭細字眞堪恨眼裏長檠不解愁

立馬堦除待一鳴何如春夢不聞聲固知鷄口羞牛後不待鳴羣已可驚

嘲秦觀

長鋏歸來夜帳空衡陽回鴈耳偏聰若為借與春風看無限珠璣咳唾中

和豫章公黄梅二首

寒裏一枝春白間千點黄道人不好色行處若為香

色輕花更艷體弱香自永玉質金作裳山明風弄影

答張文潛 來詩云欲餉子桑歸問婦食單過午尚懸磬

我貧無一錐所向皆四壁瀛洲足風不露胡減飢色昔聞杜氏子翦髻事尊客君婦定應賢一作不然三梳奉巾櫛

九日寄秦覯

疾風回雨水明霞沙步叢祠欲暮鴉九日清樽欺白髮十年爲客負黃花登高懷遠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淮海少年天下士可能無地落烏紗

巨野

餘力唐虞後沉人海岱西不應容桀黠寧復有青徐燈火魚成市帆檣藕帶泥十年塵霧底瞥眼怪鳧鷖

示三子

去遠即相忘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哂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

嗚呼行

去年米賤家賜粟百萬官倉不餘掬青錢隨賜費追呼昔日剜瘡今補肉今年夏旱秋水生江淮轉粟千里行不應遠水救近渴空倉四壁雀不鳴似聞爲政不爲費兩不相傷兩相濟十年斂積用一朝驚濤破山風動地

秋懷示黃預

窗鳴風歷耳道壞草侵衣月到千家靜林昏一鳥歸冥冥塵外趣稍稍眼中稀送老須公等秋碁未解（一作）圍

天險連三峽官曹據上游百年雙鬢白萬里一身浮可使人無訟寧須意外憂平生晏平仲能費幾狐裘

雪後黃樓寄負山居士 張仲連

林廬煙不起城郭歲將窮雲日明松雪溪山進晚風人行圖畫裏鳥度醉吟中不盡山陰興天留憶戴公

謝人寄酒

舊香餘味寄黃封厭見春泥滿眼紅千爽莫從公子後百壺能爲故人東

從蘇公登後樓

倏作三年別才堪一解頻樓孤帶清洛林缺見巴山五月池無水千年鶴自還白鷗沒浩蕩愛惜鬢毛斑

送蘇公知杭州

平生羊荊州追送不作遠豈不畏簡書放麑誠不忍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茜如馬口銜今爲禁門鍵一雨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

送秦覯二首

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偏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兒大類未必慰親思

師法時難得親年富有餘端為李君御書讀鄴侯書結
友真莫逆論才有不如折腰終不補可但曳長裾

和江秀才獻花三首

風雨東籬冷落看清溪水落玉峯寒酒家不辦當壚費
乞與先生種杏壇

疎花得雨數枝黃白髮緣愁百尺長要與先生同一醉
故留秋意作重陽

江公孫憤不宜秋臉作秋蟲到白頭過我可爲千日醉
從公難作百錢遊

次韻李節推九日登南山

平林廣野騎豪荒山寺鳴鐘報夕陽人事自生今日意
寒花只作去年香巾欹更覺霜侵鬢語妙何妨石作腸
落木無邊江不盡此身此日更須忙

別負山居士

田園相與老此別意如何更病可無酒猶寒已白和高
名胡未廣詩興尚能多沙草東山路猶須一再過

送趙教授

東髮相看到白頭了知公鬢不勝憂可堪親老須三釜
又著儒冠忍一羞平世功名須晚節向來旬月取封侯
北州豪傑知誰健乞我黃游十里秋

次韻春懷

欲作歸田計無如二頃何折腰方賴祿拭面未傷和日
下鳥烏一作聲樂塵生鼠跡多渡頭留小楫乘興得相過

黃梅五首

異色深宜晚生香故觸人不施千點白別作一家春

舊鬢千絲白新梅百葉黃留花如有待迷國史須香

冉冉梢頭綠婷婷花下人欲傳千里信暗折一枝春

黃裏含真意春容帶薄寒欲知誰稱面徧插一枝看

花裏重重葉釵頭點點黃秖應報春信故作著人香

田家

雞鳴人當行犬鳴人當歸秋來公事急出處不待時昨
夜三尺雨竈下已生泥人言田家樂爾苦人得知

巨野二首

紅落芙蕖晚青深蒲稗秋平湖無過鳥鳴鼓有行舟

蒲港侵衣綠蓮塘亂眼紅將身供世事結纜待回風

別叔父錄曹

為吏專刑法成家託弟昆三年如昨日一笑更何言扶老須微祿移官實至恩兩疏元父子何日復東轅

出清口

家世山東飽耕稼晚托一舟順流下漁溝寒餅不下筯推柁轉頭更五夜平明放溜出清口霜落潮回霧連野平淮一葦三十里有日無風神所借似憐憂患滿人間百孔千瘡容一罅文章末技將自効語不驚人神可嚇予女玉帛君所餘寄聲白鳥煩多謝

泛淮

冬暖仍初日潮回更下風鳥飛雲水裏人語櫓聲中平野容回顧無山會有終倚檣聊自逸喧嘯不須工

猴馬 并引

楚州紫極宮有畫沐猴振索以戲馬頓索而驚圉人不測從後鞭之人言沐猴宜馬而今為累作詩以導馬意

沐猴自戲馬自驚圉人未解猴馬情猴其天資馬何罪意欲防患猶傷身異類相宜亦相失同類相傷非所及志行萬里困一誤吐豆齕芻甘伏櫪

徐氏閑軒

倦遊梁楚愛吾廬老寄山林孰與娛想見杖藜臨過鳥更能赤手縛於菟君寧平世輕二釜我亦東原有一區擬買嬋娟作歸計可無堆玉斗量珠

寄豫章公三首 許官未寄

密雲不雨臥烏龍已足人間第一功得諾向來輕季子打門何日走周公

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枉肺肝誓酒不應忘此老論詩寧肯乞籠官

人須百斛買雙甕水截龍章試虎斑老覺才疏渾不稱自攜雲月瀉潺湲

贈秦覯兼簡蘇迨二首

兩秦並立難為下萬里長驅在此初別後未忘三日語人來肯作數行書

文章從古不同時詩語驚人誰許奇過與阿平應絕倒世間能有幾人知

次韻秦少游春江秋野圖 宗室所畫

翰墨功名裏江山富貴人倦看雙鳥下已負百年身

江清風偃木霜落鴈横空若箇丹青裏猶須著此翁奉詩

云詩尤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幼嶺 外氏有石象山號幼嶺

外家英俊場季氏不好弄用意丘壑間頗以石自奉誰言拳握間意作萬牛重岱宗小天下不辦一席用

絶句

斫水水可斷續絃絃可完如何鄭公客不作百年看

贈歐陽叔弼

早知汝頬多能事晚以詩書託下僚大府禮容寛懶慢故家文物尚嫖姚只將憂患供談笑敢望功言答聖朝歲歷四三仍此地家餘五一見今朝

後山居士詩集卷一

後山居士詩集卷二

觀兖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略已聞其風中年見二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先朝羣玉殿冠佩環羣公神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帝書元自工黄絹兩大字一覽渺無從似欲託其子天意與人同曆數况有歸敢有貪天功集古一千卷明明並羣雄誰為第一手未有百世公廟器刻科斗背樽彝華蟲絅懷弁服士酬獻鳴瑽瑢插架一萬軸遺子以固窮素琴久絶絃棋酒頗闕供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已遠千載幸一逢吾老不可待草露溼寒蛬

送蘇迨

胷中歷歷著千年筆下源源赴百川真字飄揚今有種清談絶倒古無傳出塵解悟多為路隨世功名小若鞭白首相逢恐無日幾時書札到林泉

送黄生兼寄二謝二首

南第諸兄早相見別時托子以無倦百年論交見子心

一朝取別寧吾願妙歲遠遊長所難肯爲得官近長安
聖作詩書端有意猶須用心科舉外
城西兩謝俱能文穰丞精悍吾所聞每讀吾詩得人意
使不能文已可人○我昔謝公門下士早年安作功名意
如今老寄潁河東九泉雖深媿此公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三首

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露沙背大魚泥蟠小魚樂
高丘覆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寧忍口不忍鮮
修鱗失水玉參差晚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有生死
安知平陸無灘瀨此身寧供刀几用著意更須風雨外
是間相忘不爲小濠上之意誰得會枯魚雖泣悔可及
莫待西江與東海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舷攻腹背豈知激濁與清流
恐懼駢頭牽翠帶居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鮒
寧容網目漏吞舟誰能烹鮮作訐碎我亦江湖釣竿手
娛逐輕車從下瀨生當得意落鷗邊何用封侯踏萬外
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鯢
防有任公釣東海

詩成落筆驪歷塊不用安西題紙背小家厚斂四壁立
拆東補西裳作帶堂下觳觫牛何罪太山之陽人作鱠
同生異趣有如此餅懸實間終一碎流水長者今公是
雨花散亂投余瀨人言充庖須此輩慈觀史須容度外
賜墻及肩人得視公才槃槃一都會有憐兆窮與不朽
我亦牽聯書玉海

次韻蘇公西湖觀月聽琴

清湖納明月遊覽無留竢人生亦何須有酒與桐君自
醉寧問客一杯復一樽平生今不飲意得同醉醲清言
氷玉質壞衲山水紋彈精有後悟畜耳無前聞潛魚避
流光歸鳥投重昏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

次韻蘇公涉潁

衝風不成寒脫木還自奇坐看白日晚起行清潁湄三
穴未爲得一舟不作凝路暗鳥遺音江清魚弄姿宇定
怪物變意行覺舟遲公與兩公子妙語含風漪但怪笑
談劇莫知賓主誰得仰和音咏歎兆聽者相從能幾
何行樂當及茲生忍自作難百憂間一嬉時昂赤眼老
不探黃口兒解公頭上巾一洗七年淄至潔而納汗此

水真吾師須公曉二子人自窮非詩

再次韻蘇公示兩歐陽

公詩周魯後曳曳垂天雲府中顧長康風味如麴君非公無此客詩壽南山樽叔季大儒後偏醒亦同醺心與栢石堅章成綺繡紋多難獨不補少懟今無聞時無古今異智有功名昏可使百尺屎不作數斗渾

次韻蘇公勸酒與詩

五十三不同頰公以詩訴强酒古所辭妙語神其吐自念每累人舉扇無我汙復使兩歐陽縮手不分付平生

西方社努力須自度不受飄九頭肯為語一誤頓悟而漸修從此辭世故公有鳥金産寧能一朝具兩生文章家夙紀鳴蟬賦請公降城壘兵來後無數

次韻蘇公督兩歐陽詩

喰蘖正可候蟲鳴酒面猶須作老兵豈有文章妨要務孰知詩律自前生向來懷璧真成罪未必含光不受驚血指汗顏終縮手此懷端復向誰傾

次韻蘇公題歐陽叔弼息齋

行者悲故里居者愛吾廬生須著錐地何賴汗牛書丈室八尺牀稱于閉門居百鳥會有還一足不願餘紛紛老幼間得失了懸虛客在醉則眠聽我莫問渠論勝已絕倒句妙方愁予竹八無留塵霜畦有餘蔬相從十五年不為食有魚時須一俯仰君可貸遷篨

次韻蘇公竹間亭絕句是夕公畫枯木

竹裏高亭燈燭光令年復得杜襄陽候看老益千年後更想霜林百尺强

寄參寥

平生西方願擺落區中緣惟於世外人相從可忘年道人贊公徒相識幾生前早作步兵語晚參雲門禪拾筇孤山下一室頗蕭然林昏出幽磬竹杪橫疎煙昨日寄書至坐想參寥泉此泉如此公遇物作清妍一別今幾時緜首成白顛子亦憐我老我豈要子憐會逢萬里風一繫五湖船酌我巖下水咽子山中篇

北渚

南蕩不可渡北渚風浪生向來狐兔迹已復蛟鼉鳴

東禪

東阡急雨不成泥度密穿青取徑微邂逅無人成獨往

殷勤有月與同饑

八月十日二首

一夢人間四十年只應炊竈故依然兩官不辦一丘貫

五字虛隨萬里船

人生七十今强半老去光陰已後身更欲置身須世外

世間元自不關人

迎新將至澧城暮歸遇雨

早投林野違風雨晚傍塵沙飽送迎却媚雨街厨販子

臥聽車馬過橋聲

即事

老覺山林可避人正須麋鹿與同羣却嫌鳥語猶多事

强管陰晴報客聞

齋居

青奴白拈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一枕西窗深閉閤

臥聽叢竹雨來時

中秋夜東剎贈仁公

盈盈秋月不餘分葉露懸光可數塵此地正須煩一笑

要令排戶問東鄰

十五夜月

向老逢清節歸懷託素輝飛螢元失照重露已霑衣稍

稍孤光動沉沉萬籟微不應明白髮似欲勸人歸

胡士彥挽詞二首 元茂

晚進違前輩平生闕異聞書猶識此老天豈喪斯文暮

學家傳業英詞世不羣國應譏尚白官序見揚雲

此地來何晚經年見未頻薦賢仍賭命有道可辭貧徒

弟三千子聲名四十春襄陽耆舊內無復姓龐人

送趙承議 令時

先生隱德世難名晚見諸孫也自成頼水向來須好句

道山今日有宗英林湖更覺追隨盡巾帽猶堪語笑傾

勤苦讀書終不補未須墻角棄長檠

寄李學士 格非

眼看遊舊半東都五歲曾無一紙書平日齊名多早達

暮年同國未情疎稍尋東剎論茲事賴有西方託後車

說與杜郎須著便不應濠上始知魚

雪

初雪已覆地晚風仍積威木鳴端自語鳥起不成飛寒

巷聞驚犬鄰家有夜歸不無愁敗絮未易泣牛衣

晚出

應俗敢辭疾衝風寧小驅聊爲一日役不惮百金軀雪路無行迹冰枝有落烏寒門閑蕭瑟窮巷聽讙吁

寄晁載之兄弟

人言婚宦情欲本（古語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我始求脫君已半執知一世如一夢在夢而覺寧待旦寒蟲凍雨作秋聲冷屋風燈挑不明樽前已作十年語後會未期吾懷乾一聞七字心已識鉤章棘句天與力念子方壯我已衰不

見參天二千尺季也亦有詩百篇叔子擬度驊騮前端能過我三冬學可復參儂一味禪

寄答王直方

人情校往復屢勉終不近新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怨生世餘幾何尺箠日取寸懷祿有退心從俗無逸韻時從府中歸數過林下飯平生功名意回作香火願三年不舉觴吻頻煙火燄豈無雨差能沾我一雨潤官倉詩未工猛乞無小斬人生如此耳文字已其間是身雖臭腐寧作青紫植永懷忘年友死矣餘令聞（[illegible]）

頗似之老我何所恨

寄侍讀蘇尚書

六月西湖早得秋二年歸思與遲留一時賓客餘枚叟在處兒童說細侯經國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遥知丹地開黃卷解記清波沒白鷗

寄亳州林待制（希）

湖海相望闕寄聲雲林溢雨未全晴青衫作吏非前日白首論文笑後生似聽兒童迎五馬稍修書札問專城一聞苦李棠莊句不復人間世後名

臥疾絕句

老裏何堪病再來愁邊不復酒相開一生也作千年調兩脚猶須萬里回

南軒絕句

少日書林頗著勳暮年貪佛替論文銅鑪瓦枕芒鞋栗此外惟須對此君

獨坐

文章平日事風竹暮年須衰疾懸知此霜毛不更除一一丘吾欲往百畝有如無魑魅須遊子乾坤著腐儒叩門

聞啄木勸酒有提壺門徑無行迹秋來不道鋤

寄送定州蘇尚書

初聞簡策侍前旒又見衣冠送作州北府時清惟可飲西山氣與吏宜秋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塵具一舟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自兜牟

寄答李方叔廌

平生經世策寄食不資身孰使文章著能辭轍跡頻帝城分不入書札詢何人子未知吾懶吾寧覺子貧

智寶院後樓懷胡元茂

晚渡呼舟疾巢城着霧深昏鷗明鳥道風葉亂簷林久客登樓目中年懷舊心猶須一長笛領覽自沾襟

元日

老境難為節寒梢未得春一官兼利害百慮孰疎親積雪無歸路扶行有醉人望鄉仍受歲回首向一作東松筠

放懷

施食烏鳶喜持經鳥鼠聽杖藜矜雙鎖顧影怪伶俜門靜行隨月窗虛臥見星擁衾眠未穩艱阻飽曾經

絕句

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不共盧王爭出手却思陶謝與同時

送伯兄赴吏部改官

先子初增秩年侵鬢已皤念兄今善繼此別喜如何覲老家仍困門衰仕未多猶須教兒子早要中文科

寄張文潛舍人

今代張平子雄深次子長名高三俊上官立右螭停東笠吾何恨飛騰子莫萱時平身早達未用夢凝香[illegible]郡之樂發於夢寐

後湖晚坐

水淨偏明眼城荒可當山青林無限意白鳥有餘閒身致江湖上名成伯季間目隨歸鴈盡坐待暮鴉還

春興

東風作惡不成寒野水穿沙自作灘細草無端留客跽繁枝有意待人看

次韻回山人贈沈東老二首

一杯領意不須沾六字持身已有餘擬子未知天上樂先生今解世間書

隨世功名非所望稱家豐儉不求餘青衫出指論奇字白髮挑燈寫細書

送孝忠二首

老眼元多淚春風見此行又為貧賤別更覺急難情斗食方堪熱詞場爾向榮未須憐野鄭家法付宣城

經史三年學聰明一旦開把文甘淚別數日待歸來士患聲名早官今歲月催有親須薄祿臨路尚徘徊

以拄杖供仁山主二首

錯節孤根勁有餘坐牀須按老須扶一生用底今相贈更問林間有此無

洗足按節只坐禪厭尋岐路費行纏老來不復人間事不用山公更削圓

項城道中寄劉令促修溪橋

去怯危橋泥沒膝喜聞吾黨政如春須君不惜千金費此後寧無我輩人

碓磨寨

以人為食殺為戲自昔無聞禍所先信有亡身一言盡獨能遺臭萬人傳

寄張宣州

與世情將盡懷仁老未忘故人今五馬高處漫三長詩豈江山助名成淚飽行肯為文俗事打鴨起鴛鴦

送倫化主

赤髭白足可憐生踴躍擔簦壯此行要致雪峰千五百不妨兼識謝宣城

西湖

小徑才容足寒花只自香官池下鳧雁荒塚上牛羊有子吾甘老無家去未嘗三年哦五字草木借輝光

別月華嚴

萬世生同里隨方去有情來為百年別不惜片時程齋鉢須勤供經鐘莫倦鳴當來第三會此界卻逢迎

送吳先生謁惠州蘇副使

聞名欣識面異好有同功我亦慚吾子人誰恕此公百年雙白髮萬里一秋風為說任安在依然一禿翁

別圓澄禪師

法施老人臥不出呼我取別行問疾磨盤拭筋勒一飽少待須臾莫倉卒早年著眼觀文字萬卷初無一言契

多生綺語未經懺半世虛名足為累此去他來尚有緣
頭童齒豁愁無年殷勤三請久住世幹惡可念未可捐
平生准擬西行計老著人間此何意他年佛會見頭陀
知是當年老居士

別觀音山主

離合應生理過逢豈近緣情親見今日語妙記當年閑
户安禪主衝風逆水船不應清夜月故作別時圓

離潁

河市千人聚寒江百丈牽留連能幾日此地閱三年叢
竹防供爨池魚已割鮮拙勤終不補他日愧無傳

湖上

湖上雖為別梅梢已著春林喧鳥啄啄風過水鱗鱗緣
有三年盡情無一日親白頭厭奔走何地與為鄰

舟中二首

惡風橫江江捲浪黃流湍猛風用壯疾如萬騎千里來
氣壓三江五湖上岸上空荒火夜明舟中起坐待殘更
少年行路今頭白不盡還家去國情
野火燒原雉昏雊黃塵漲天牛亂鬭江間無日不風波

老去何時脫奔走詩書滿腹不及口遮甘寧須釣竿手
媿爾茅簷負背人仰目青天搔白首

規禪停雲齋

淨居衆天人宮殿隨所適少仕老不歸車門削榛棘道
人秀叢林妙語出禪寂浮身如浮雲隨處同建立平生
與二子嗜好同一律我此復助緣語綺已多負何年一
茅[illegible]座孤峯肆呵佛罵祖師塗糊千五百

後山居士詩集卷二

後山居士詩集卷三

答晁以道

轉走東南復高城。故人相見眼偏明。十年作吏仍餬口。兩地為鄰闕寄聲。冷眼尚堪看細字。白頭寧復要時名。孰知范叔寒如此。未覺嚴公有故情。

病起

今日秋風裏。何鄉一病翁。力微須杖起。心在與誰同。災疾資千悟。寃親併一空。百年先得老。三敗未為窮。

九月九日魏衍見過

節裏能相過談間可解憂致疎君未肯得此我何由語到君房妙詩同客子游一經從白首萬里有封侯

別黃徐州

姓名曾落薦書中。刻畫無鹽自不工。一日虛聲滿天下。十年從事得途窮。白頭未覺功名晚。青眼常蒙今昔同。衰疾又為今日別。數行老淚灑西風。

次韻答晁無斁

女生願有家名妾不以聘田里亦蒸君又惡不由正欲行不問塗已破寧顧甑耕鑿無一廛庖井要三徑還家憂患餘挽鬚兒女競十年寧有此一寒可無命平生晁夫子得士公室慶稍無車馬音復作賓客詩論文到韓李念舊說蘇鄭長年斷消息獨語誰和應此生恩未報他日目不瞑歸臥無好懷扣門有佳聽詩來霜雪後更覺天宇淨少好老未工持刃授子柄

次韻無斁偶作二首

肩聳三峰峻眉龎八字橫玄談人絕倒家法句新清八俊先張子諸公少賈生已傳烏鵲喜欲聽鸜鵒鳴

此老三年別何時萬里回更無南去雁猶見北枝梅會有哀籠鳥寧須溺死灰聖朝無棄物與子賦歸哉

古墨行并序

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為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為二矣嗟乎世不乏奇乏識者耳故為長句率無斁同作

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丸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外非良質潘翁拜跪摩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

了知至鑒無遁形王家寶物秦家御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侄黃金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囊聊可敵眉思駁駁夜夜半燈火鬬殘歌舞散白書細字答邊臣萬里風塵八尺起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匣人間見夜光炎炎衝斗牛細看大史占星變人生尤物不必有時一過目驚老醜念子何忍遽磨研少待須臾閱不朽（少游之亡嘗許先生爲他日墓誌銘筆先生常語俗作此詩時少游尚無恙然終先卿去矣讀者）明窗淨几風日暖有愁萬斛才八斗徑須胱帕管城公小試玉堂揮翰手

次韻晁無斁除日述懷

世學違從衆名家最近天感時猶壯志得句起衰年衣酒無何飲陶琴不具絃平生揮翰手幾見絕韋編

次韻無斁雪後二首

閉閣春雲薄閑門夜雪深江梅猶故意湖雁起歸心草潤留餘澤窗明度積陰殷勤報春信屋角有來禽

取性無通介隨時有異同雪餘盈地白春淺著梢紅寄食虛長算（時先生方編館閣郎大夫曹用使官是時爲州教官得遣書）論詩闕近功相看不相棄賴有古人風

贈魏衍三首

妙年文墨秀儒林老眼今晨得再明歷塊過都聊可待未須回首一長鳴

崔蔡論文不足過新詩平處到陰何寧須萬戶權輕重不待千篇一已多

敏捷爲文筆不休何妨縮手小遲留名駒已自思千里老子終當讓一頭

贈寇國寶三首

承家從昔如君少得士於今孰我先口擬說詩心已解世間快馬不須鞭

往歲黃童今寇君高文要學亦多聞留年看舉天南翼過目先空冀北羣

虎子隨地氣食牛雀兒浴處魚何求可奈我衰才亦盡正須二子與同遊

次韻春懷

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筍來敗絮不溫生蟣蝨大杯覆酒着塵埃衰年此日長爲客舊國當時只廢臺河嶺尚堪供極目少年爲句未須哀

河上

背水連漁屋橫河架石梁窺巢烏鵲鬧過雨艾蒿光烏語催春事留明報夕陽還家慰兒女歸路不應長

題柱二首 并序

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五字云無人解妾心日夜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讀而哀之作二絕句

桃李摧殘風雨春天孫河鼓隔天津主恩不與斯華盡何限人間失意人

從昔嬋娟多命薄如今歌舞更能詩孰知文雅河陽令不削瓊奴柱下題

蠅虎

物微趣下世不歎隨力捕生得轉虎畫形注目攝兩股卒然一擊勢莫禦十中失一八九取吻間流血腹如鼓却行奮臂吾甚武明日淮南作端午

陶朱公廟

千篇秦牘漫多知百戰收功未出奇名下難居身可辱却將湖海換西施

次韻晁無斁夏雨

咫尺隔山海作書問如何蟻垤既畜糧蛙窟如鳴鼉積暑復一雨斧斫仍手摩鉤窗欲懸麻出門已橫河人言月離畢未必致滂沱東皐繁草木蘭艾不同科鶩魚畏密罟獨鳥鳴南柯稍無蠅飛喧復覺蟬語多閑髯作好惡與物殊未和臥閑夜來雨歸種故山禾百年須下澤萬里付長羅先生斷百好尚以詩作魔縮于萬言手聽渠七字哦室邇人則遠燕默勞者歌思君得老瘦觸熱生積痾

寄無斁

敬問晁夫子官池幾許深已應飛鳥下復作臥龍吟待我中痾愈同君把臂臨泥塗無去馬夏木有來禽

次韻別張芸叟

中年為別更堪頻四海為家託一身此別時須問生死孰知詩律解窮人

宿深明閣二首

窈窕深明閣晴寒是去年老將灾疾至人與歲時遷默坐元如在孤燈共不眠暮年身萬里賴有故人憐

縹緲金華伯人間第一人劇談連晝夜應俗費精神時
要平安報反愁消息與墻根霜下草又作一番新

東山謁外大父墓

土山宛轉屈蒼龍下有槃槃巨世翁萬木刺天元自直
叢篁侵道更須東百年富貴今誰見一代功名託玉公
少日拊頭期類我暮年垂淚向西風

次韻晁無斁冬夜見寄

寒窗冷硯欲生塵短枕長衾却自親老子形骸從薄暮
先生意氣尚青春覆杯不待回丹頰危坐猶能作直身
城郭山林兩無得暮年當復幾沾巾

寒夜有懷晁無斁

同好共城郭十日不一顧人事雖好乖吾生亦多忤闔
門勅妻子歲月不可度閉目寧用遮傳杯仍下筯獨無
區中緣永懷巖下趣平生三徑資安得一朝具萬里初
歷塊前驅告驃驀歸懷屬有思棄世不待怒老境厭逢
迎人情費將護向來張長公吾亦從茲去燈花頻作喜
月色正可步預恐何水曹明朝有新句

除夜

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何懸知暮景促更覺後生多適
世名為累留年睡作魔西歸端若便老子不婆娑

寄鄧州杜侍郎 紘

南陽老幼如雲屯連日城東候使君後者排前旁捷出
爭先見面作殷勤六年重來已白髮一日再見回青春
道旁過者怪相問共言杜母真吾親使君雖老心尚壯
文采風流諸謝上名家從昔杜陵人盛德於今丈人行
我昔臥病老彭城畫船鳴鼓千里行致書饋奠初未識
丁寧勞苦如平生人言此事今未有古人中求還得否

忘年屈勢不慮辱公自一作取為德吾何取菊潭之水甘
且潔潭上秋花照山白請公酌此壽百年弈弈長為此
邦伯孰先一州後四方重金疊蓋登廟堂請從今日至
異來月三十斛輸洛陽

寄提刑李學士

石渠金馬青冥上東里西門濟水邊上冢過家真樂事
平時持節貴當年成家舊學諸儒問脫手新詩萬口傳
范叔一寒今若此相逢猶得故人憐

寄杜擇之 杜寄惠近詩

詩家兩杜昔無鄰文采風流世有人疾置送詩驚老醜坐曹得句自清新與來不假江山助目過渾如草木春褭馬智專吾不讓衡陽紙貴子能頻

次韵晁無斁春懷

城郭朝陽散積陰郊原注目日青深年衰鷗鷺如今是夢斷邯鄲何處尋語鵲飛烏春稍稍重簾深院晚沉沉不辭杖屨衝泥雪未有瓊琚報好音

寄晁無斁

稍聽春鳥語丁寧又見官池出斷冰雪後踏青誰與共花間著語老猶能笑談莫倦尋常聽山院終同一再登今日已知他日恨搶榆況得及飛騰

別寶講主

此地相逢晚他方有勝緣咒功先服猛戒力得扶顛暫息三支論重參二祖禪趙州臨濟皆曹人也夜牀鞋腳別何日著行纏

還里

曠士愛吾廬遊子悲故鄉慷慨四方志老衰但悲傷虛名自成誤失得略相當暮年還家樂未覺道路長閭里喜我來車馬塞康莊爭前借言色草木亦出光向來千人聚一坐獨徜徉手開南陽阡松栢鬱蒼蒼永願守一丘脫身萬里航平生功名念倒海浣我腸款段引下澤斷絃更空觴尚恐北山南有文移路傍

答魏衍黃預勉余作詩

我詩淺短子貢墻衆目俯視無留藏句中有眼黃別駕洗滌煩熱生清涼人言我語勝黃語扶豎夜燎齊朝光三年不見萬里外安得鬐身置汝傍還來諸子復秀發曾未幾見加端章剩欲摧藏讓頭角豈是有意羞兒傷於人無怨我何憾愛者尚衆猶吾鄉平生不自解嘲誚禍來亦復非周防我衰氣索不自振正賴好語能恢張詩家小魏新有聲舊傳秀句西里黃後生學行關師友臨路不進空迴遑看君事業青雲上聽渠螟蛉生膏肓

老栢三首并序

勝果院後庭有栢見之二十年矣疎瘦如故余寓其舍數以水溉之遂有生意

庭栢無生意摧殘二十秋稍沾杯水潤已與歲寒謀黃裏青青出愁邊稍稍瘳會看笙鶴下暮雀莫深投

英姿帶枯槁勁節闕和柔物理有興壞人情成去留稍
看樓鳥集聊待晚風秋解道庭前栢何曾識趙州
歲月那能記風霜亦飽經槁乾仍故節潤澤出新青色
與江波共聲留靜夜聽輝輝垂重露點點綴流螢

魏衍見過

暑雨不作涼爽風祇自高我老亦衰疾奈此正鬱陶魏
侯有新語高處近風騷隱几聆五字未覺歷日勞灑然
隨冰井起粟竪寒毛二山已在目萬象誰能逃歷險見
絕足過口味豚膏願為夏雷鳴莫作飢鳶號

次韻螢火

年侵觀物化共被歲時催熠熠孤光動翩翩度水來稍
能穿幔入已復受風回投卷吾衰矣微唫子壯哉

次韻夏日江村

漏屋簷生菌臨江樹作門捲簾通燕子織竹護雞孫向
夕微涼進相逢故意存何當加我歲從子問乾坤

次韻觀月

風雲隨落日河漢欲回天隔巷如千里還家已再圓簾
迷分細細江淨共娟娟他日吾何適聽詩說去作

次韻夏日

江上雙峯一草堂門閒心靜自清涼詩書發家功
麋鹿同羣歲月長何收江山隨指顧吞端倪形致
莫欺九尺猶拼白解醉佳人錦瑟傷

夏夜有懷

臥念張居士逃名老石根學詩端得瘦識字即空
笥夜賞遙燈花曉更繁未須哀老子也復守丘園

送杜擇之

兩父論詩伯仲間去思今識謝家安驕懶亦苦中

歸翼仍愁行路難四壁未堪風雨夕百圍已試雪
欲迷富貴疑無地千丈竿頭試手看

楊夫人挽詞 晁无咎母

初說南奔道路長湖邊丹旐已飛揚百年積慶鍾
十念收功到淨方絳帳未經親宋母綠衣猶記識
欲圖不朽須詮載今代誰堪著石章

桓山

平江如抱貫秦洪雙嶺馳來欲並雄是物皆為萬
閭棺猶有一朝窮林巒特起終有号一作汙美惡千

不空尚有風流羊叔子猶經湔洗與清風有少游記刻石

答顏生

煩君臨問我何堪剩欲從君十日談老退不應稱敏捷顏蒼寧復借紅酣世間公器無多取句裏宗風却飽參陋巷遠孫還好學未容光祿擅東南

送劉主簿羲仲

平生師友豫章公矻矻談君口不空半面相看吾已了逆城增價子何窮三千奏牘諸儒上四百菴紫一歲中父風流皆可繼謗禪排道不須同

觸目

溪響飢魚食川明柱影斜驚禽穿密竹噪鵲立浮查谷暗山藏雨林喧雀啅蛇鄉閒等行路何處更為家

晚望

黑雲映黃槐更著白鳥度蟬鳴不餘力蛙腹能許怒稱目有佳思側徑無好步與來成獨往意得誰與賦

送高推官

先生鍾舊德大府冠羣能過手無難事逢人有異稱郎賢餘一鶚夙記桒千燈看炬秦梁鑽頭頭數不勝

和黃預感秋

宿雲護朝霜秋陽佐殘暑蠅凝驅復來汗下拭莫禦庭梧自隕風過成夜語幸自可憐生胡然遽如許黃生多新詩如盆繭抽緒唱高難款乃雋永得吹咀竟合無古今按暗有迎拒名成弟子韓價重先生褚向來得斯人孰謂予細齬晚炊隣僧米晝拾狙公芋甘酸皆適口粥黃未登俎門前曲逆車謗甚北山女寧為潘中漸不作太倉鼠老退無好懷續明然兩炬擁背不成眠寒蟲促機杼

和顏生同遊南山

竹杖芒鞋取次行琳瑯觸目路人驚當年此日仍為客病目今來喜再明筋力尚堪供是事登臨那得總無情已知名世徒為爾可復緣渠太瘦生

僧慈僧和同往南山

驥騄同羣鴻鴈行登臨端為作重陽南堂二謝風流絕准擬歸來古錦囊

栢

用直寧論世名成不待官低枝緣我有偃蓋到誰看秀

色有新故英姿無暑寒要為千歲計豈慮萬牛難

謝端硯

王家舊物羣偷後石出蠻溪百丈深揮翰吾非玉堂手斲金君有古人心

捕狼

一狼將四子二猶走千羊亦得無前敵時乖鬪後防寧知射生手已發弩機張會使烏鳶飽空令豺虎傷

和魏衍元夜同登黃樓

車馬競清夜人物秀三楚登臨得免俗兹樓豈時覩同來兩稚子冠者亦四五落落俱可人頗亦厭歌鼓山月出未高潛鱗動寒渚檣燈接稀星杳日繫不數飄侯轉物手百好趣就叙得句未肯吐秀氣出肸宇水淨納行影山空答修語夜氣稍侵肌烏駭去其侶清遊豈有極喜事戒多取投靜未免喧於今豈非古永懷寂莫人南北忘在所樓楯限魚鳥作書欲誰與情生文自哀意動足復佇憑檻共一默望舒已侵午

和元夜

笳鼓喧燈市車輿避火城彭黃爭地勝（彭浬港 黃情）汴泗泊

人清（一作清）梅柳春猶淺關山月正（一作自）明賦詩隨落筆端復可憐生

和魏衍同遊阻風

舊說東風未世情不應作意斷人行絕須一怒催新句更可多憂促短生勝日著忙端取怪妙年得此未須驚懸知出處非吾事已復星河爛熳晴

和魏衍同登快哉亭

經時不出此同臨小徑新拂舊草侵欲傍江山看日落不堪花鳥已春深來牛去馬中年眼朗月清風萬里心故著連峯當極目回看幽徑遠雙林

登快哉亭

城與清江曲泉流亂石間夕陽初隱地暮靄已依山度鳥欲何向奔雲亦自閒登臨興不盡稚子故須還

招黃魏二生

出門不雨即遇風閉門值睡極力攻似聞湯鼎作喰聲已賀勝敵收全功却恩二子共一笑撥棄舊語無新工卒行好步不雨得能致公等我何窮魏詩黃筆今未有顧我獨得神所鍾徑須相就踏泥潦已辦煮餅澆油蔥

後山居士詩集卷三

後山居士詩集卷四

春夜

宿鳥一枝足爭林終日鳴庭花當戶發江月向人明鳥度清溪影風回晚市聲夢中無好語池草為誰生

和三日

苦遭年少强追陪病眼看花更覆杯夾岸萬人傾國出清江一注兩山開遊人欲盡鷗鷺下晚日猶須惡雨催更恐明年有離別折花臨水共徘徊

登燕子樓

綠暗連村柳紅明委地花畫梁初著燕廢沼已鳴蛙鷗沒輕春水舟橫著淺沙相逢千歲語猶說一枝花

和魏衍三日二首

林花女頰紅春水瓜頭綠步蹇我亡休來同君一足若嗟所歷小不盡千里目蘇景向昏鴉歸途取修竹

堤沙泥盡未及應江波不動風生紋虎頭魚尾不知數朱旗一點來奔雲春容已老有餘態袚禊雖古無前聞踏青摸石修祕祝落日帶雨催行人聽詩對月雨不厭頗覺過目徒紛紛君不見天寶杜陵翁屈宋才堪作近

鄰

答魏衍惠朱櫻

開門先得故人書稍喜提攜杞覆盃得句有誰知我在
當析此日賴吾徒傾籃的皪沾朝露出袖熒煌得寶珠
會薦玳盤驚一座莧腸藜口未思圖

和魏衍聞鶯

春力著人朝睡重葉底黃鸝鳴自送綠幕朱欄日觀明
回廊側户風簾動昨夜春回到寒谷好鳥飛來把修竹
整翰厲嘴初一鳴已落君詩界妙獨退紅著綠春事殘

後時獨立知何言側聽不盡已飛去懷抱此時誰與論

和黃生春盡遊南山

遂勝缺勇功餞春無少色出門欲何向坂丸隨所擊百
年餘幾何十步復一息同來二三子楚楚頗修飾行前
強老夫徑捷疲峻陟山門開煙霏禪房閉岑寂口燥沾
茗椀久厄此為德遂日下西山草路荒不識回溪轉鉤
出門徑入繩直故人喜領客內懷積腸腹所求為親舊
掃除稱寡聞疾風無末勢過雨有餘瀝高花初欲然平
荷已如拭因君感衰盛醜好移頃刻交新厭區區話舊

聽歷歷談間十一一四座已傾側茅屋漏風霜山回帶
沙礫尚能哀此老舉手謝四塞君如澗底松超拔出天
壁學詩有新功黃魏共推激生與魏衍黃預遊

楝花

密葉已成蔭高花初著枝幽香不自好寒艷未多知會
見垂金彈聊容折紫綫粉身非所恨猶復得閑思

和黃充實榴花

春去花隨盡紅榴暖欲然後時何所恨處獨不祈憐葉
葉自相偶重重久更鮮流珠沾暑雨改色淡朝煙若个

專寒酒移根擢化權媲非無價手刻畫竟難傳

和黃預久雨

甲子仍逢夏連朝雨腳垂黑雲京甲駐鐵騎冷官馳駃
日還蒙霧懸麻卻散絲頹墻通犬豕破柱出蛟螭野潤
風光秀涼生枕席宜撥雲開日月喚水出虹霓晉可留
須捷忌當記處房蒼頭行冒雨赤腳出衝泥詩好恭生
吻書工手著胝衰年得佳句懷抱頓能移

和黃預病起

似聞藥病已投機牛鬭蛇妖頓覺非李賀固知當得疾

沈侯可更不勝衣驚逢白髪山千仞會見黃金帯十圍只信詩書端作祟孰知糠籺亦能肥

何郎中出示黃公草書四首 魯直

龍蛇起伏筆無前江漢淵回語更妍好事元須一賞足藏家不必萬人傳

此詩此字有誰知畫省郎官自崛奇罪大從來身萬里政成今有一作參三岐

四海聲名何水曹新詩舊德自相高一官早要稱三字二贊何須一作誰教著兩毛

當年閭里與論詩晚歲河山斷夢思妙手不為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

和黃預感懷

壁立無堪佐子貧謾修簡牒効殷勤起臨明鏡看生意臥向晴簷共白雲逸氣不應供潦倒劇談脫或致紛紜但令蘇晉禪坊醉不患何山病破葷

陳留市隱者 并引

陳留市有工力隨其所得為一日費父子日飲於市醉負以歸行歌道上女子抵手為節有問之者不對而去江季恭以為達為作傳請予賦之

陳留人物後疑有隱屠耕斯人豈其徒滿腹一杯美婷婷小家子與翁同醉醒薄暮行且歌問之諱姓名予豈達者歟撟竹聊一鳴老生何所因稍稍聲過情閉門卜日雨唫作飢鳶聲詩書工發冢刀筆得養生飛走不同穴孔突不暇黔一作墨有不煖席接淅去齊行

寄泰州曾侍郎 肇

八年門第故違離千里河山費夢思淮海風濤一作塵具有道麒麟圖畫豈無時今朝有客傳河尹是處逢人說項斯三徑未成心已具世間惟有白鷗知

答顏生見寄

闃然車馬不聞音行路艱危已備更問舍求田真得計臨流據石有餘清江山滿目開新勢篇什諸人得細評閒處著身容我老忙中見寄識君情

和黃預七夕

盈盈一水不斯須經歲相過自作疎坐待翔禽報佳會徑須飛雨洗香車趨騰水部陳篇上收拾愚溪作賦餘信有神仙足官府我寧辛苦守殘書

贈鄭户部

十載歸來逆海東江山如舊里閭空時平未覺身難遇學賤依然説不窮著繡晝行兒細事下車磬折得深衷聖朝未有徐州相剩作功名數公（世稱青州王相徐州李相而吾州自開國至今才有鄧季二公爲執政爾）

九日不出魏衍見過

九日登臨迫閉藏老懷無限自淒涼山頭落帽風流絶壁面稱詩語笑香（南山有二謝詩石）衝雨肯來尋此老拂牀聊待黍黃粱獨無旨酒爲君壽正使秋花未肯黄（是日無菊）

送魏衍移沛

積雨漸行路重江未安流胡爲冒艱險迫此帛米謀歲晏風作横未寛爲予憂卒然託異縣所待如所求主人如古人待士禮亦優人情樂新知豈不懷舊丘我貧無四壁愛爾胡能留予也尚不容吾代諸公羞勿云百里遠已作千山愁念子捨我去誰復從我遊諸石吾未識因子卜可不能此已可尚終焉致綢繆

送河間令（曹閎曹勞）

今日中年令當年太守孫獨能憐此老肯避席爲門寒

日風濤壯邊城鎖鑰繁平生子曾子白首得重論

次韻何子溫祈晴二首

夜半風回雨脚收萬家和氣與雲遊蕭條異巷荒三徑突兀晴空裝二樓勝日登臨輕一醉下鄉拜墊肯同憂江空峽響魚龍冷盡放青青極目秋

九虎當關信不俫燒煙才上已回天驅除霧雨還朝日高縮波濤復二川參日光華開秀句堆場菜秸驗豐年從今更上中和頌少費將軍九萬牋

寄潭州張芸叟二首

湖嶺一都會西南史上游秋盤堆鴨脚春味薦猫頭宣室來何（晚一作暮）燕池得借留孰知爲郡樂莫作越鄉憂去國如前日爲邦得再游霜柑先落手春雁幾回頭只道風沙惡寧知賈宋留賦詩真有助弔古不同憂

送曹秀才

甲第衣冠後東邊歲月侵情親期一諾急病闕千金款並還家樂無忘在莒心時能記衰病辭迹到雲林

送王元均赴衛州兼寄元龍二首

先生英藉氣臨中命興代謀得老窮又見長身有家法

可辭短簿怒吾公石頭路滑行能速宣室歸來語未終
宛洛風塵莫回首直須留眼送歸鴻
先生秀句滿江東二子緣渠再得窮詩禮向來堪發冢
孫劉能使不為公炎方癉癘避軒轄故國山河開始終
傳語元龍要相識江湖春動有來鴻元龍亦謫金陵

杜侍郎挽詞三首

美政真吾母名家更杜陵于張從昔少恩衛至今稱絲
竹中年好詞華夙世能周南棠棣傳平世幾人登
驥騄方懷遠松筠忽有秋雍容名士數終始法家流凜

凜驚千載堂堂閟一丘能令羊季子不肯過西州
身去風流在人難玉石分平生才一見治行已多聞更
覺知音少還修地下文他年九原淚仍是兩馮君

黄預挽詞四首

敏慧仍江夏風流更妙年貧焚酒家券病得里胥錢精
爽來鷹隼清明瀉淵灑無兒傳素業有淚徹黄泉
骨秀神仙數詩清雅頌才識高懸日月韻勝絕塵埃去
就堪同事摧殘詎一哀了知天上去不似世間來
志大期千里身宜置一丘英詞真蓋世爽氣已橫秋地

要黄金骨天成白玉樓平生斲泥手斤斧恐長休
玉節凝潮後絲桐藝業餘遠途憎早悟曠度得中疎子
逝今何遽吾生孰與居豈無文士傳未有茂陵書

秋懷四首

積雨不受暑既晴還得秋未免困河魚寧如喘吳牛風
梧有先聲巢燕無後留人生行樂爾一經今白頭
小雨斷復續回斜落晚風寒心生蟋蟀秋色傍梧桐草
與遙山碧花欺晚照紅口須談世事目已失飛鴻
山斷開平野河回殺急流登臨須向夕風雨更宜秋急

急後飛鴈翩翩不下鷗晚舟猶小待暮雀已深投
黎塢當千户魚防擁萬頭寧須一網盡不為百人留密
雨點急水驚風擘繁舟百年供轉徙因病得夷猶

送法寶禪師

平生夫鐵腳道價喧宇宙望禮東南雲吾今獨何後晚
始識其子璐林一枝秀初開飲光笑復作空生瘦令年
退後禪袖中不肯又具成菩薩魔未免化城谷白月照
清光大鐘得鮮扣知止一何勇隨緣豈無復曾掌兩禪
子三請期一覲翩然挈缾盂百里往相就古寺風雨餘

觸目初邂逅夙昔有淨緣歡然宛如舊教我早自異叢
成誰得救世敎已備當躊躇復何俟鑽火勿停手時來
自渠透敍勤禮白足吾為太山溜

贈趙奉議

為惠不必廣但問與者誰受施何用多名義以為資平
生師友間四海參寥師一窮無四壁百代有仁詩而逐
越淮江十年鼻中歸初無贊公色不異淨名衣才如得
風鵲已復觸藩羝路窮誰肯憐語妙君所知我往亦淡
問歎若白受細乃知仁者聽不待辛苦詞趙侯名教仁
勁氣噴長霓論吐天下公而合吾所私明衡弄文墨妍
語含英姿要與識者論且從群兒癡篤好無新功終年
此交綏未須堅百戰當即建降旗

元日雪二首

半夜風如許平明雪浩然𥳽疎穿瑣細竹壓亞嬋娟箬
兎走留跡飢烏鳴乞憐遙忻炎海上還復得新年
度臘關閉一作三白開正還積陰炊煙茅舍濕噪雀蓀枝
深短疑千方談中年萬里心成書著巖穴或有後人尋

次韻黃生

八竹投窗夜打壁似灑殘臘作初正三更爽氣侵危坐
萬里回風逼發生呵筆小唫撩我老閉門高臥見君情
只今剩作驚人句頗覺唫邊意未平

答黃生

冰泥斷道雪塞門遠坊累日無行人臥聞喧呼誰叫閽
稚子往問鹿駭奔黃生與詩用力新急手疾口如翻盆
衝風踏凍送七言要令寒屋回春溫是時積陰又資杯
叫閽索火驚四隣遍來結字穩且勻豈不見我參寥君
嗟吾老矣心尚存後來得子空馬群徑須赤手縛麒麟
四大海水一口吞丈夫意氣抗浮雲道逢其人兩手分
妬婦捎膺王右軍

雪後

送往開新雪又晴故留臘白待春青稍回杉色伸梅怨
併得朝看與夜聽已覺庭泥生鳥跡遽修田事戴朝星
暮年功力歸持律不是騷人故獨醒

送張靳縣

接祿才餘歲為邦近故園案圖三萬戶鎮靜一千言雪
盡春泥滑風生沙水昏猶須放琴客坐席稍能温

送何子温移亳州三首

治出龍城守名高水部郎清明人共識風味獨難忘骨立秦書瘦鬚粘檜蜜香烹鮮師老耳曳尾肯䝉莊

青衿曾誦賦皓首始登門意得寧論晚心交不待言向來期北上可復改南轅嘗請吳越而得亳

畫地數佳政叢談何處郎

復作中年別仍懷後日憂關山遮極目汴泗只東流政好遺頻借詩清得暗投會看靈壽杖扶出富民侯

送唐司業

學舍論交二十年白頭相對固依然才難孰為吾君惜果滿寧容我輩先熟路長驅聊緩步百全一發不虛弦故懷未盡還成別飽慣人間不更憐

西郊二首

紅緑相催春事闌可能無意待人看不因送客那能出衰疾經年一據鞍

攢看斂目抵風沙暗度城西十里花歷肆側聽長短句緣溪斜著兩三家

寄亳州何郎中二首

西南日下共浮雲人事雖羣喜數分已度城陰先得句不應從俗未忘葷松篁有節元宜晚桃李無蹊只自薰欲入帝城須帝力且尋詩社著詩勳

西原追送未成句赫赫傳聲已迫人剩欲鈔詩寄來使尚能拂席致嘉賓孰知簡易歸劉向誰使循良作寇恂他日入東專一壑少留餘地許為隣

寄答泰州曾侍郎

千里馳詩慰別離詩來吟咏轉悲思靜中取適庸非計林下相從會有時生理只今那得說交情從昔見於斯含毫欲下還休去懷抱何由得細知

送提刑李學士移使東路

襟抱從前相向開唱酬於此未多陪身更寵辱談彌勝路別東西意自哀隱几忘言終不近白頭青簡兩相催孰知衰老難為別聲問應須續續來

和鄭户部寳集文室二首

遠遊遊則遠安心心已安茅狭更何爭一坐五年寬來問法要示以無所還勿云空生默聽者不勝言

貫有空王章貧無置錐地衡風窗自語流壁蟲成字向

偶有知音閭門接强對只道庭前栢西來本無意

隱者郊居

高齋繚繞度雙溝老氣軒昂益九州不爲江山聞愜快
正緣風味得淹留招攜好客供談笑拆補新詩擬獻酬
小摘自鋤稀菜甲旁觀虛作不堪憂

覽勝亭

新岸通横水吹花滿繫船中年擅幽獨輟食買林泉草
木眞成宋江山故作妍升沉有流轉且復賦歸田

何太冲 大中作 挽詞二首

課最三川守名成萬石君平生欠一識磬烈即多聞兜
率眞歸處琴臺只澌雲傷心今夜月忍便到初墳
哀挽諸儒競豐碑故吏繁素車紛雨泣丹旐與風翻幾
地留遺愛他年作九原湖流耆舊盡不獨爲鄉園

送大兄赴寄樹園練

貧有分離苦官無早晚宜又爲千里別未覺十年遲日
與江山遠風連草木悲平生劉子政見可共論詩

寄襄州程大夫

中年爲吏晚專城不獨身榮府亦榮江漢風流見羊杜
相門經術有韋平十年一别音書絶萬里相看骨肉情
今代麗公入城府定將懸榻與逢迎

送撿法趙奉議

三歲公門不屢過作牋時得問如何及兹去去翻爲恨
向使常常肯爲多勇鋭閑房猶著酒切深疾惡反傷和
贈言竊取仁人號善聽君居長者科

送建州鄭户部

淸江盡舸照新晴鐃鼓喧喧聒耳鳴昔日布衣今著繡
他年鶴化只空城還朝不待三年最得郡何妨萬里行

歲禄二千親八十世間誰有此時榮

送張秀才

學又三年積功收一日長擅場推老手附尾得諸郎度
鳥界晴碧過雲回夕黄孰知詩有驗莫愠路無糧

後山居士詩集卷四

後山居士詩集卷五

晁无咎畫山水扇

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屈蒼代氣萬里入方尺枒老詩作妙險絶天與力君不見杜陵老翁語湘娥增悲眞宰泣

奉陪趙大夫遊桓山

後水喧江落渾黃晚雲障日作微凉笙歌聲裏旌旗動羅綺叢中語笑香勸相秋郊閙稔樂摩挲苔壁吊荒亡風流一代令山簡有底樽前著葛强

寄曹州晁大夫

東方千騎貴當年白鬓居頭也自賢肯費精神修客主稍回功譽入章篇虛名不救飢腸厄晚歲仍遭末疾纏死去不爲天下惜鏡中當有故人憐

送馮翊宋令

三楚風流信有人先聲今已徹咸秦寧爲鷄口官無小欲試牛刀久要新細肋臥沙勤下筯長芒刺眼莫沾脣山西豪傑知吾老爲說猶堪舉萬鈞

嗟哉行

張生服石爲石奴下潦上乾如渴烏一朝債擻須人扶伏毒未動風出虛此生所得與昔殊韓子作志還自屠白笑未覺人復吁以身濟欲未必愚欲久而速反所圖嗟哉偉然二大夫

夜絶句三首

過雨作秋清歸雲放月明入簾搖竹影塞耳落洪聲

老樹仍孤秀秋蟬只獨明何須夜來雨却聽枕前聲

短短長長梆三三五五星斷雲當極目不盡遠峯青

送孝忠落解南歸

妙年失手未須恨白璧深藏可自妍短髮我今能種種曉粧他日看娟娟千金散帚寧論價萬戶封侯信有年清白傳家有如此歸途囊盡不留錢

寄單州張朝請

平生天上張公子尚記門閭半面人聲烈與風來不盡音書無使去難頻一言悟主心猶壯百巧成窮駿自新聞說監河收貸粟定傾東海活窮鱗

謝寇憲趙史遺米

平生忍欲今忍貧開口逢人不少陳倦薄身淸趙都史

也能作意向詩人

和趙大夫鹿鳴宴集

趙侯詩律近風騷雅意推賢答聖朝鴻雁著行過渭水鳳凰覽德下虞韶三千著籍今為盛九萬論程不作遙不讀世書談世事臥看君自致青霄

和朱智叔鹿鳴席上

三楚風流秀上林英詞從昔動修門才庭初識蒼龍磯賜禮行露白獸樽已卜鷹揚書輕一鶚更憑詩力化羣鯤十年遼鶴空城郭還見朱公有異孫漢大司空朱浮蕭人也

酬智叔見寄

老去斯文不更論却因夫子話師門清談不待傾三語勝日何知共一樽遙北我方填坎井圖南誰得料鵬鯤過逢為說侯芭在臥擁牛衣愧有孫

再酬

鄉里衣冠不絕人近天尺五只滿門論文正可齊雙筆澆舌行看賜上樽瓊玖每慚先木李蜩鳩方共笑飛鯤固知賢傑當傳世下里朱陳亦有孫

敬酬智叔三賜之辱兼戲揚理曹二首

龍爭虎據竟成塵只有青樓與白門青樓燕子樓也今宰才高先得句使君情重數開樽江山故國難留鶴科斗荒池可著鯤直使頷頭渾作白未應投鏞媲諸孫智叔有數白髮詩

險韻瘦詞費討論具持布鼓過雷門更看九日臺頭句未用三人月下樽鏡裏黃花明白髮海邊赤腳踏長鯤從來相戒莫打鴨可打鴛鴦最後孫

酬智叔見戲二首

百念皆空習尚存稍修香火踏空門撻腰摩腹非春事割愛投閑覆上樽白髮情多猶可染來詩有白髮之歎驂鸞與

書却乘鯤上界紛紛足官府也容河鼓過天孫

雨花風葉未宜春私挪官渠白下門每度清溪嘲白髮時容使席近芳樽雄蜂雌蝶元非偶野馬遊塵不佐鯤若許成功當封賞事具李待制席上篇請看子子與孫孫

送智叔令成平

二謝將能事重陽只故臺固須衡節去便恐帶秋回敏捷才無盡鋪張意有開猶須記衰疾書與雁同來

九月九日夜雨留智叔

騎臺九日登臨處只有歸人醉扶路千年二謝孰可代

我每苦留君只去花粗且只一作為前人惜曲誤不解丞
卿愁只消著帽受西風不待風流到新句

九月九日與智叔鵰堂宴集夜歸

鵰堂從昔有惡客酒盡不去仍復索欲留歌舞盡客意
風雨和更作三厄佳辰難得客更難我窮無酒為君歡
只欲泥行過白下萬一籬疎見一斑

城南夜歸寄趙大夫

書生作意一斑足杜陵據鞍兩眼寒風雨喚人歸去好
免教街吏報平安

席上勸客酒

稍開襟抱使心寬大放酒腸須盡乾珠簾十里城南道
肯作當年小杜看

戲寇君二首

老杜秋來眼更寒蹇驢無復逐金鞍南鄰却有新歌舞
借與詩人一面看
南鄰歌舞隔墻聽想對朝窗暈倒青莫望喚人看嫋娜
只憑幽夢寄丁寧

絕句四首

秋林歸臥不緣愁病與衰謀作老仇數樹直青能爾瘦
一軒殘照為誰留
芒鞋竹杖最關身散髮披衣不待人三兩作鄰堪共話
五千插架未爲貧
昏昏嗜睡元非病續續題詩不奈閒作意買山還得笑
多方拔白却成斑
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
好懷百歲幾回開

騎驢二首

復作騎驢不跨驢此生斷酒未須扶獨無錦里驚人句
也得梁園畫作圖
衢籬突市不遮巡掠面驚風撲眼塵出手推敲寧避尹
題門吟咏不逢人

壽安縣君挽詞

兩大推平日三從播後聲憂勤登上壽簫鼓閉佳城總
布千人從松楸十里行哀榮動鄉里點筆競諸生

寄曹州晁大夫

晴絮隨風化作塵黃樓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駒子

困倚欄干一欠伸

寄題披雲樓

使君高會荅清秋增飾披雲作勝遊九日再逢堪一笑終朝百過更深憂落霞孤鶩知才盡疎雨微雲怯語遒賓主縱賢終少在只今未可壓黃樓

絶句

木揺電繞雷取龍伏蛙號蚓海一作溝漬空黑雲黃槐度白鳥映日急雨回斜風

寄黃充

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黃生後來秀純茂靜者徒不見動經月來亦不須臾人事已好乖可復自作𨁝予雖向人懶勝處不可孤追此田事休仍當秋雨餘深知阻泥海步屐意何如

寄張大夫

只應青眼老尚記白頭翁一别今何向三年信不通不應書守倦未有北來鴻肯作彭城守何時馬首東

懷遠

海外三年謫天南萬里行生前只為累身後更須名未有平安報空懷故舊情斯人有如此無復涕縱横

荅田生

酒亦有何好人今未肯忘苟無愁可解何必醉為鄉勝欲論奇字終能諱秘方直饒肌骨秀正要壽耆長

早起

隣雞接響作三鳴殘點連聲殺五更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子度微明有家無食違高枕百巧千窮只短檠輪墨日疎身日遠世間安得尚虛名

和黃充小雪

度臘侵春亦未遲紛紛款款意猶微沾衣帶潤元無見著物還消不待晞勝欲打窗連夜聽未須迷馬斷行飛老來才盡無新語只欲煩君急手揮

寄張學士 舜民

湖海三年別譙徐一日間經時猶未見尺素信多艱理極那須說情生不自還從來關聲問相見若為顏

謝趙使君送烏薪

欲落未落雪近人將盡不盡冬壓春風枝冰柔有去鳥遠坊窮巷無來人忽聞叩門聲遠遠驚雞透籬犬升屋

使君傳教賜薪炭妓圍那解思寒谷老身曲直不足言
冷窗凍壁作春温定知和氣家家到不獨先生雪塞門

雪中寄魏衍

薄薄初經眼輝輝已映空融泥還結凍落木復沾叢意
在千山表情生一念中遥知吟榻上不道絮因風

送澧州錄曹宋參軍

宦遊男子爭訪别故人情能（一作於）今少春風及此行英
雄餘戰伐犴獄寄康平未肯輕衰疾人來問寄聲

和范教授同遊栢山

送客尋山已自仙行談坐笑復忘年平郊走馬斜陽裏
破屋傳杯積水邊洗壁留名題歲月（一作題名留歲月）登高著
句記山川風流幕下諸公子綰手陰邊更覺賢

早春

度臘不成雪迎年還得春冰開還舊綠魚喜躍修鱗柝
及年年發愁隨日日新老懷吾自異不是故違人

徐仙書 并引

徐清字靜之蓬萊女官也下西里王氏詩作謝體
書效黄魯直妍妙可喜欲作三絕句

蓬壺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黄家元祐腳
信知人厄匪天窮
詩成已作客兒語筆下還爲魯直書豈是神仙未賢聖
不隨時事向人疎
金華牧羊小家子西真擇桃何代兒詩著海山書落爪
向來何竟世人疑

寄酬咸平朱宣德 智叔

寘寘趨世纍蔚蔚秀儒林他日孰（一作熟）看面今詩初得
心白頭無故意異代有同音短綆徒施巧終然莫汲深

咸平讀書堂 爲朱智叔作

昔人三百篇善世已有餘後生守章句不足供囁嚅一
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閉閤畫眉嫵隔屋聞歌呼奉公
用漢律寧復要詩書俯首出胯下枉此七尺軀今代陶
朱公不作大梁署計然特未用意得輕金吳爲邦得藏
縣政密自討疎寧書下下考不奉急急符用意簿領外
築室課典謨平生五千卷還舍不問塗近事更漢唐稍
以詩自娛復作無卓飲醉臥擁青奴桃李春事繁軒窗
畫景舒鳴屋鳩喝雨窺簾燕哺雛休吏散萬帙風筐獻

筆等聽然一欲爲斯民免爲魚

絶句二首

眼中餘杏得嘗新馬上逢花始見春勤苦著書如此吏世間朽是最閒人

窗客丹房疊疊花一枝臨路為人斜丁寧語鳥傳春意白下門東第幾家

春懷示隣里

斷墻著雨蝸成字老屋無僧燕作家剩欲出門追語笑却嫌歸鬢著塵沙風翻蛛網開三面雷動蜂窠趁兩衙

屢失南鄰春事約只今容有未開花

歸鴈二首

弧矢千夫志瀟湘萬里秋箏爲寶箏柱背作置書郵遠道勤相喚羈懷誤作愁聊寬稻粱急寧復網羅憂

作計胸懷早爲生失住頻圖違陰積雪不盡洞庭春巧作斜行字催歸去國人知時如有信决起亦相親

和寇十一晚登白門

重門傑觀屹相望表裏山河自一方小市張燈歸意動輕衫當户晚風長孤臣白首逢新政遊子青春見故鄉

富貴本非吾輩事江湖安得便相忘

謝寇十一惠端硯

百工營材先利器市道居貨如作贅書生活計亦酸寒斷磚半瓦寧求備端溪四山下龍淵欝積中州清淑氣金聲玉骨石爲容河江屈流雲作使滑如女膚色馬肝夜半神光際天地諸天散花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没人投深索千丈探領適得龍伯睡驪龍挽出萬人負千歲之藏一朝致琢爲時様供斷渠上龍包藏百金貴北行萬里更衆目寇卿好事不計費南鄰居士卿之孫

豐悴相從不爲異似憐陶泓磨竈煤斆嚬不减前人志人言寒士莫作事鬼脅容偷天破碎龜玉韞匵與無同錦衾還客棄佳惠衆所欲得當有緣天獨於予可無意敗書細字注魚蟲要傳華嚴八千偈

再和寇十一二首

南山樓觀插穹蒼林杪青燈出上方形勝自如諸老逝功名隨盡一流長馬游從昔哀吾老王粲當年賦異鄉少日幻心今淨盡多生綺語未全忘與世相違氣自量資身無策護多方逢場作戲真呈拙

誤筆成蠅豈所長名字不歸青史筆形容終老白雲鄉
何須五斗輕千里賴有斯人未肯忘

與寇趙約丁塘看花寇以疾不赴有詩次其韻

早年學苦斷過從晚歲逢春意未窮欲共元劉爭著語
不堪姚魏已隨風坐無上客席虛左贈有英詞囊不空
障日長須釣竿手歸來無計駐青驄

和寇十一同遊城南阻雨還登寺山

雨阻遊南步泥留遂北情稍看飛霧斷復作遠山橫野
潤膏新澤樓明納晚晴歸宜有佳思紗帽壓香英

三月二十二日榴花盛開戲作絕句

五月榴花忽見春白頭喜遇一番新可能略不解春意
只有尋枝摘葉人

和寇十一雨後登樓

秀嶺歸雲巢華譙夕照中登臨初不數吟笑近多同麥
秀知春力人和驗歲豐預為逃暑約一快楚臺風

答寇十一惠朱櫻

故人憐一老輟食寄三山厚味非貧具先嘗愧客開甘
酸俱可口衰白不宜顏妙句那能繼情深未覺慳

雙櫻絕句

並蒂隨宜好連心稱意紅只堪驚老眼持此與誰同

謝趙生惠芍藥三絕句

郁郁芬芬十里莊紅紅白白數枝春要將結習惱鶖子
送與毗耶彼上人

從微至老走風塵喜見鄉園第四春獨舞東風醉西子
政緣無語却宜人

九十風光次第分天憐獨得殿殘春一枝賸欲簪雙鬢
未有人間第一人

寄鄰絕句

借子翩翩果下駒春原隨處小踟躕可能久背春風裏
臥把青銅摘領鬚

寄寇十一

鄰里相望信不通時因得句寄匆匆畫樓著燕春風裏
楊柳藏鴉白下東度日守窗驚節換經旬無使覺門空
錦囊佳麗鄰徐庾賸欲同君賦惱公

和酬魏衍

闊然聲問略相同百里之間一水通春典名多而紙價

雖懷一一逐歸鴻不憂寒餓成吾老稍喜朝廷託此公
夢每見君心已了不因新句覺情東

觸目絕句

果下翩翩踏紫騮踏花濺水見風流可無雙璧千金聚
付與狂兒取次遊

元符三年七月蒙恩復除棣學喜而成詩

老作諸侯客貧為一飽謀折腰真耐辱捧檄敢輕投早
作千年調中懷萬斛愁暮年隨手盡心事許滄鷗

送姚先生歸宜山三絕

鄭公龍變不容親猶有先生不絕塵（鄭乃姚之師然亦不復見也）定
力不為生死動始知天地有閒人

老逢熙運乞前官病遇先生得內丹一飽有期吾事了
千年不死後人看

字定心清面發丹下牀投杖覺輕安此身已許壺丘子
他日爭舁請長官

上趙使君

老氣崢嶸蓋九州治聲騰沸遂雙流向來置醴蒙殊遇
此日彈冠媿少留千里山連環故國中秋月好傍黃樓
不應為米輕鄉里定復還從馬少游

送鄭祠部

持節還家未白頭有親八十更何求又隨急詔朝天去
不為寒鄉盡歲留四著儒冠甘送老數經奇運得銷憂
擬登碣石臨朝日浩蕩滄溟沒白鷗

後山居士詩集卷五

後山居士詩集卷六

和寇十一同登寺山

度暑無好懷憑危略幽致衣冠蔚如林從我才一二兹山昔深登歲月誰得記尚有名勝流不與俞石悴孰知千載後我與子復至煙昏僅見燈洪發疑無地領略草句手割據英雄志與壞容一瞬今昔當幾胃圍山缺處北披目不可制歸懷納清境夜榻成良寐零落壁間詩豈特彼所慨會從南過鴈不問西來意

謝孫奉職惠胡德墨

奚李風流盡法傳諸外孫常山陳勝子懷抱自高擧孰云勝潘翁惟省山公言四海未盡識一變歸九原胡郎少年子外家典刑存一點落髹漆重價壓璵璠孫侯磊落人情義久益惇解囊贈玄圭孰知師白猿我資不解書下筆輙自喛良寶不受辱隱默而稱冤

登寺山

晴山堪著眼別意不勝（成一作）秋小作三年別聊為五斗謀要須乘下澤不待到壺頭預恐登臨處兵思馬少游

答寄魏衍

往昔敦朋好猶能作報書老衰渾得懶疎密略相如名隨網中蝶身隨冰下魚填門車馬客左席為君虛

拱翠堂（蕭邑富人費敦禮即泉山作此堂規制宏麗先生嘗作記）

千山茅竹蔽幽奇一日堂成四海知便有文公來作記尚須我輩與題詩至人但有經行處實蓋仍存朽老枝能事向來非促迫經年安得便嫌遲

贈田從先

衣冠魯國動成羣憂患相從只有君落筆如流寧蹈襲行前廉敵卻紛紜媿非伏老成和伯喜有侯芭守子雲意氣有餘功用少相望千里定能勤

別鄉舊

數有中年別寬為滿歲期得無魚口厄聊復鴈門踦齒脫心猶壯秋清意自悲平生郡文學鄭禹得三為

和李使君九日登戲馬臺

登高能賦屬吾儕不用傳杯擊缽催九日風光堪落帽中年懷抱更登臺江山信美因人勝黃菊逢辰滿意開二謝風流今復見千年留句待君來

與魏衍寇國寶田從先二侄分韻得坐字

將老嘗誤恩受吊不受賀欲趕尚遲回稍閒習成惰向
來二三子相與守寒餓一日不可無三歲安得過是時
秋枯高夜永月初破漏鼓已再更坐者餘幾箇酒薄多
可强說臈堅莫挫麞僑讀字細林缺聘星大吳喩未至
慢楚語不假此懷遠已屢歎論昔先息嘆身世喜相違
具成蟻旋磨平生陳孟公歲晚不驚坐

和黃生出遊三絕句

右坊左里遠相求東度南登稱意遊已著漣峰妨目極
不應疾雨使心休

諸兒聯璧萬人看新有詩聲伯仲間作意登臨還得句
此生寧復要長閒

臘欲登臨强作歡衣冠未動意先闌從今泉石非吾事
只借君詩細細看

盤馬山山頂數丈無草木相傳漢祖盤馬於此

耕桑戰伐飽曾經廟毀村荒不乞靈尚有君王盤馬跡
至今草木不能青

爛石村

亂石何年爛千林昨夜黃曉耕來鳥雀麥壠縱牛羊於

老須微祿持身闕寸長洗心開吉語時事信難量

別叔父崑山丞

父子兼知已扶攜共白頭又爲千里別未使寸心休烏
雀空庭曉風霜落木秋○近親零落盡更覺別離愁

從寇生求茶庫紙絕句

南朝官紙女兒膚玉版雲英比不如乞與此翁元不稱
他年留待大蘇書

黃樓絕句

樓上當當徹夜歌與人何事有枯榮已傳紙貴咸陽市

更恐書留後世名

酬顏生惠茶庫紙

破卵剝膜肌理滑削玉竹版光氣熏老子尚堪哦七字
阿買頗能書八分

黃樓

樓以風流勝情緣貴賤移屏亾老畢篆市發大蘇碑更
覺江山好難忘父老思只因千載後覽古勝當時

答黃生時初冬尚無冬衣先生以背子贈之堅不受到家以朱氏所贈二疋寄之因作寺詩行以書

我無置錐君立壁舂黍作糜甘勝蜜綈袍不受故人意
藥餌肯為兒輩屈割白鷺股何足難食鶣鵲肉未為失
暮年五斗得千里有婗寒熊背朝日

寒夜

閉户風將雨通宵浪打頭若為巾夜聽復作別時愁宿
鴈鳴漁火邨舂急暗投不應因二頃能使寸心休

贈周秀才二首

與君世好自比隣余古與大父外大父父諸君其家也豈悴相從久更親
急駕小舟來取別固知風味似前人
早逢異人得異術究窮咎休出項刻相逢拍手問由來
怪我今年有陰德周常謂先生命未甚合故有陰德之語行謹書

五子相送至湖陵

中年患別多作別早日諱窮常得窮勿云一水四十里
衣冠寒郭何人同周生子病輟身出劉子遠來今幾日
石家仲叔好少年頗能厭俗從吾律魏君不獨相從早
自君之來吾却掃歲月磨人孰能久反覆看渠難得好
湖陵古城風日寒情義乃知生別難高懷已為故人盡
交道應留後代看

霜葉紅於染吹花落更馨平江行詰屈小徑夾蒼青度鳥開愁眼遥山入畫屏畏人惟可飲從俗却須醒

寄單州呂侍講 希哲

往時三呂共修途擬上青雲近玉除中道勒回奔電足今年還直邇英廬縱談尚記華嚴夜枉道難隨刺史車遣興寬爲七字語尋人聊代一行書

寄沛縣姜承議 姜乃晉之孫以攝寇改官須作隱居自號金池居士

平生魯國老先生晚見諸郎識老成怪有武功棠鼎錫果緣陰德貫神明金池已作歸田計玉版方書濟物情

百里飢寒獨顧閭忍令一物不敷榮 顧閭謂親行

寄兗州張龍圖文潛二首

去國遭前政還家未白頭百年當晚遇一辱獨先收蕭脫空餘舌頗衰早著秋三爲郡文學大勝鄧元侯

勝喜開三面旋聞乞一州力難隨鳥翼行復立蟻頭今日麒麟閣當年鸚鵡洲寄書愁不達書達得無愁

家山晚立

遶舍苔衣積倚墻棃頰紅地平宜落日野曠自多風郵跡千年後家山一網中未休啗土偶已復逐飄蓬

寒夜

一夜風澎浪中宵月脫雲到窗資少睡遠響倦多聞星火遠相亂江山氣不分早雞先得便斷鴈屢鳴羣

鴈二絕句

來往違寒暑飛鳴在稻粱未知溟海大不肯過衡陽

截水無留影哀空有斷羣翅開先作字行斷不成文

山口

重霧真成雨疎籬不隔風青林擁紅樹冢鶩雜賓鴻漁屋渾環水晴湖半落東往來成一老猶在半途中

晚泊

清切臨風笛深明隔水燈堆塲穿鳥雀暗溜入溝塍 作

使扶行老船催趁渡僧茲遊恐未昏著句續先曾

夜雨

十月天猶暖 一作雨 三更月失明溟濛才灑潤點滴不成聲闔戶風煙入投林鳥雀輕旅懷終易感便起別離情

宿合淸口

風葉初疑雨晴窗誤作明穿林出去鳥舉棹有來聲深渚魚猶得寒沙鴈自驚臥家還就道自計豈蒼生

宿泊口

弱柳經寒色懸流盡夜聲更長疑睡少霜落怯寒生急急占星度搖搖苦舫傾風濤兼盜賊恩重覺身輕

野望

山開兩岸邨水遠數家村地勢傾崕口風濤嚙石根平林霜著色沙岸水留痕賸有還鄉泣難招去國魂

宿柴城

臥埋塵葉走風煙齒路頭童不記年起倒不供聊應俗高低莫可只隨緣鼕鼕遠鼓三行夜隱隱平湖四接天

枕底波濤蓬上雨故將羈旅到愁邊

瀕市阻風二首

水到西流闘風從北極來聲驅峽口坼力拔嶺根摧突兀重重浪轟豗處處雷順流看過舫更著使帆催

萬古梁山泊今年末椽船阻風兼著雪費日亦忘年世事元相忤衰懷忍自煎晚來聲更惡始覺畏塗邊

晚坐

柳弱留春色梅寒讓雪花溪明數積石月過戀平沙病減還增藥年侵却累家後歸棲未定不但只啼鴉

寒夜

留滯常思動艱虞却悔來寒燈挑不焰殘火撥成灰凍水滴還歇風簾掩復開孰知文有忌情至自生哀

絕句

雲海冥冥日向西春風意猶微（舊校丙本此句全云趙誠伯本作欲動二字未工王子飛云春風著意力猶微）一無端一棹歸舟疾驚起鴛鴦兩相背飛

禮武臺坐化僧（時呂希哲作單州守臺屬單州）

至人本無心起滅因衆緣化盡悲願在留形此臺蓋闕

名與致敬獲福皆無前千年一鉢水宿疾羲人瘳驍雄兗州軍馬步餘數千一呼可摧山四合如垂天老幼十入郵頃刻理無全哀鳴倚香火毀塔投其磚盛怒忽驚奔如有所見然等觀同一子豈特此所憐我來已再見童稚亦虔虔發火觸暗室青燈已娟妍始讀壁間碑妙力隱不傳頗恨語未工安得筆如椽歸路雲月黑滿波隅長川溪翁停舟待相喚聲相連解纜風拍岸中流水入船欹側腳不停竟脫蛟魚涎興壞如有待適當使□賢定能選妙士拂塵起熏煙昔承靈山囑早挈少林[illegible]

丐我一片石併刻維摩篇

晚興

去國猶能別逢人始欲愁不干遮極目自是怯回頭布網收魚椽連筒下釣鉤誰初教鮮食澤竭未能休

宿濟河

燭暗人初寂寒生夜向深潛魚聚沙窟墜鳥滑霜林稍作他方計初回萬里心還家只有夢更著曉寒侵

別劉郎 宣義之婿六年之別先生喪母劉喪父故其詩哀甚行雜書

一別已六載相逢有餘哀公私兩多事疢病百相催無

酒與君別有懷向誰開深知百里遠肯為老夫來

趙岩

一市萬人聚四衢千里遙胡然不作邑兼自可成橋羣盜去無迹諸豪壓不驕由來天下事浮議易傾搖

雞籠鎮 入棣州界

河市新經集雞籠舊得名初聞北人語意作故鄉聲客久艱難極情忘去就輕空虛仍餍忘何以慰諸生

除官

扶老趨嚴召徐行及聖時端能幾宇正敢恨十年遲肯著金根謬寧辭乳媼譏向來憂畏渐不盡鹿門期

題王平甫帖

早聞英氣擅家聲晚得諸郎識老成可恨治朝無此老卻嫌晚進不同生足知落筆千言疾尚想揮毫一座傾未信哲人窮五字二難還復以詩鳴

和李文叔退朝

朝流駭汗蒸雙貌風捲屯雲散萬蹄任使輕衫污嬌色可令纖手洗春泥

和謝公定雨行逢賣花

逢花駐馬尚多情天不違人旋作晴不使沂詩增紙價

得知春入鳳凰城

酬王立之二首

頓有亭前玉色梅情知不肯破寒開似憐憔悴兩公客獨倚東風遣信來

重梅雙杏巧相將不為遊人只自芳應怪詩翁非老手相逢不作舊時香

送謝朝請赴蘇幕

好合同黃卷情親須白頭胡然落丹墨不坐致公侯山

合遶西顧（一作沙紛涂步）欸湖回趁急流平生湖海與日夜逐
行舟

和謝公定觀秘閣文與可枯木

斯人不復有累世或可期每於丹青裏一見如平時壞
障塵得入慘淡令人悲墨色落欲盡巖崩終不移朽老
莫使年石心烏銅皮念此猶少作未盡冰霰姿北枝把
異勢意定下不疑惜哉不得語懶決幾與衰一爲要背
後可復惜畫師應與雖可惜塗抹復見遺謝侯名家户
感慨形若詞豈惟語畫工勁特頗似之何當補諫外一
吐胸中奇

和饒節詠周昉畫李白眞

若不見澆花老翁醉騎驢熊兒捉轡驥子扶金華仙伯
哦七字好事不復千金模高蓮居士亦其亞斗酒百篇
天所借英姿秀骨尚可似逸氣高懷那得寫周郎韻勝
筆有神解衣槃礴未必眞一朝寫此英妙質似渭只識
如花人醉色欲盡玉色起分明尚帶金井水烏紗白紵
眞天人不用更著山巖裏平生潦倒飽丘園禁省不識
將軍尊袖手猶懷脫靴氣豈是從來骨相屯仰旭雲空

鴻鵠舉眼前紛紛那得顧泥塗[illegible]卿不卿[illegible]恐剝啄
有新句勿言身後不要名尚得吳侯費百金江西勝士
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沉

謝王立之送花

過雨生泥風作塵馬蹄終裏度芳辰城南居士風流在
時送名花與報春

和參寥明發見鄰家花二首

短墻春色過鄰家行不逢人只見花新綠葉葉紅藏枝
却成粉面映青紗

滿城桃李一番新深院繁枝別得春從此詩翁有新語
不須紅淚少城闌

和張奉議贈舅氏龐大夫

朝下公門不曳裾時寛心遠等林居傳家聲烈二公後
貯腹平生萬卷餘藤架倚春聽語鳥石池迎日數游魚
人言酷似宋之舅未有新詩錦不如

和舅氏公退言懷

要使強韻媿難知應接前聞覺未多盛禮每虛摩詰席
舊制猶可慢見撥千關新徑延徐步眼趁高梧上月[illegible]

風雨入懷泥滿眼時須好語濯煩痾

欽聖憲肅皇后挽詞二首

二妃端協帝三后共興周決策天同力收功語不流權宜從殺禮未命尚深憂鬱鬱佳城閉終天配壽丘

復辟先元約長年損積憂春移栢城仗仙去帝鄉遊穗並塗莘敏功臨馬鄧優千秋修故事車馬戒如流

欽慈皇后挽詞二首

一祧從孝祀五典載虞嬪顯號追先志陰功見後人承顏親不待罔極痛如新未有如椽筆光容可得陳

靈岳騰佳氣琳宮閟寶衣曆期符寶曆錫號煥皇扉日月堯同數謳歌啟與歸傷心五雲去不見六龍飛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代人作

德名三后並母道兩朝尊勇決高千古危疑定一言先期還政事隆禮改山園哀挽西郊道雲愁晝亦昏

扶日行黃道乘雲上紫微憂勞形未命恭儉見陳衣布德開刑網和戎戢武威要知懷惠處行路溯交揮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代人作

彤管書陰教黃閨載德容漢宮先夢日代邸近乘龍喬

客舍黃粱應未熟且容秋蝶夢南華

甥氏新齋

堂因竹栢有花與歲時閑欲作中年計長留別眼看色
侵杯酒熟子熟落聲乾只有林園主相期耐歲寒

上晁主客 時與晁丹對酒及門而歸者辭焉

兩疏父子共含香不獨家榮國有光剩欲展懷因問疾
孰知相對只銜觴年侵身要兼人健節近花須滿意黃
從昔竹林須小阮只今未可棄山王

和鮮于大受崇仙觀餞別曾元忠

此別未爲遠兩都東西州情親有乖隔江湖成阻修脫
麋鹿翠密徐行當尋幽各有惜別懷共此一日留賓合
豈待約酒盡不更求闕詞固未可忍手亦何猶 是日坐
有黃冠師未解逍遙遊與來我與共醉罷君當休學房
火可親此樂行且謀萬事自糾紛高懷元一丘

答王立之

每逢無可語暫阻即相求解巻初增氣開懷得爲憂許
煙宜帶雨氣樹更添秋總唱猶多和先裁却後酬

又和過田承君

寺古專宜僻居深自作幽興來寧憚遠句苦不緣愁逸
氣無前足虛懷不繫舟逢人難晤語霄兩亦相求

贈石先生

多方作計老如期百疾交攻遠得衰晚有勝緣逢異士
生須快意關前知迫人鬢領紛紛白臨事迴迂種種遲
分我刀圭容不死他年鶴馭得追隨

送晁先咎出守蒲中

一麾出守自多奇四十專城古亦稀解榻坐談無我輩
鋪筵踏舞欠崔徽的桃作劇聊同俗遇事當前莫後幾

聖世急才常患少 神宗御筆曰治世當患難得人才 棧羊釀酒待公歸

題明發高軒過圖

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異才天縱非力能
畫工不是甘爲下今代風流數大年含毫落筆開山川
忽忘朽老壓塵底却怪崑鴻隨目前爾來八二復秀出
萬里河山才咫尺眼前安得有突兀復似天地初開闢
明窗寫出高軒過便遂愈崑聞噎啾晚知書畫眞有益
却悔歲月來無多官禁修嚴斷過訪時於僻寺逢稅鞅
秀潤如行琮璧間清明似引星辰上憂悲愉佚百不平

河擘太華東南傾平生秀句寰區滿掇拾餘棄成丹訣
平湖遠嶺開精神斗覺文字生清新未許二豪今角立
要知蜀有衛夫人

送歐陽叔弼知蔡州

潁陰爲別悔匆匆十載相望信不通晚遇聖朝收放逸
旋遭官禁限西東又爲太守專淮右縢喜郎君類若翁
梅椰作新詩興動可令千里不同風

送晁堯民守徐

中年爲別不堪憂東襞登門到白頭南省望郎仍國士
東方千騎更吾州彭翁老壽終遺骨燕子飛來只故樓
知已難逢身易老煩公置醴我歸休

送王定國通判河南

孤身十載客都城白社雙林諱姓名授館不爲他日計
解衣真出故人情翹才必定延枚叟宣室終須記賈生
萬里歸來髮如漆了知句畫更新清

後山居士詩集卷六終

後山先生逸詩卷一

後學陳唐編

五言古詩

和蘇公洞庭春色

洞庭千木奴寸絲不挂手來輸步兵廚釀作青田酒王
家玉東西未覺歲華走方從羅浮山已作南陽壽還將
甕頭春慰予雪入牖我方縛禪律一舉煩屢嗅東坡酒
中仙醉墨綮星斗詩成以鳧我千金須幣帛何曾樽俎
間著客面黨黯定須笑美人蘇甲不濡口

山口阻風

夕風朝未回來雲去爲雨繫舟直山口天意遽如許濤
風兩方鬬丘原莫當怒兩山爲俯仰一鳥不得度歸深
飲高枕偷生寧得所歷歷數過帆當逸翮如虎快意亦
適然淹泊豈吝恥迴洞更去留未易相爾汝行岙東山
顛壯觀前來觀九澤不滿眼五丈方一縷茲山昔誰遊
巨野傳自古旅魚無凶年末利猶不禦荷陳活萬人梨
埒視千户東方富絲麻小市藏百賈連檣自南北行從
雜秦楚向晚風力微湖清魚可數空倉烏鳥樂外舍酉

罪語身非天下惜家無千金聚欲留盜賊追欲去波濤
怒兩者酉何從一死吾未知

登寘山

東山如覆盂石擔仍數層昔人行樂處時過名不稱秋
風變草木樵徑餘新蒸四顧一水間不復知淄澠我痛
萬世利煙火千人曾平生登山腳歲晚如不勝求田君
勿問撫髀吾何能飛鴻將目遠秋水留心澄放遊豈不
朽作歌記吾曾

次韻答少章

秦郎淮海士才大難為弟蔚然霜雪後不受江漢洗春
畦不滿眼來擬到芹薺多病促餘年秋光欲辭柢儒林
丈人行搖起三界底出入銀臺門為米不為醴白頭容
北面斯文分一體媿我無異聞口關不得啓

送路糺歸老丹陽

身退不待年亦足不得餘寧聞有餘論但問我何如才
名四十年盛氣蓋諸儒獨無金水力竟與黿鼉俱晚為
府中掾直前不趑趄曾何愧俯仰頗亦困囁嚅有粟尚
可餬有酒尚可娛一朝脫章綬用意不躊躇富貴亦何
有惜君寧挽裾人生一世間僅得還其軀謝公江海人
此許竟亦疎千金一大錢兩子雙明珠妙語發幽光東
坡為欷歔不知兩疏去能亦有此無聊為三徑資從子
並門居

謝傅監

好士如好色昔聞令則無平生席為門未識長者車曠
士慕林谷羈人辱泥塗願為執鞭役莫順下風趨去年
辱公先懷刺留寓居我往拜其門驚鶩鳴高梧論交不
計年取材忘其愚一寒我如此百鎰公無餘今年賀公
歸乃復過我廬當使有近行磨門有長須小家不耐事
雞飛犬升階莫歸自有恨親顏一何娛汝家吾無憂能
致賢大夫吳公漢庭右賈生世用疎平分太倉粟盡讀
鄴侯書士為知己留不為食有魚三言移曾母投杼公
何如

次韻答秦少章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縹緲鴻鵠上眾目焉能玩子
從淮海來一喙當百難師儒有韓孟拭目互驚惋老生
時在傍縮手愧顏汗黃公金華伯莞爾回一盼彼方試

子雖疾前不應懦要當攻石堅勿作搏沙散白璧雖具
美礲錯加璀璨我老不足畏後生何可慢

次韵答子賓少章

英英黃金花諭時不論美靖節骨已朽棄捐乃其理兩
公意有餘采采今未已尚念白頭生臨風嗅霜蕊
交渐情已故室遠人則邇杯酒不相忘一朝得二子初
花美無度後時終可鄙與汝臥秋風看君雙控鯉

寄晁以道

兩官俱為鄭常若千里遠經年不通書子孰知我懶相
期宇宙外肯復校繁簡我愚亦知此予意豈不滿予教
東方生自視何益損人言不當價一錢萬余產須予五
千卷丹筆校黃本予家太史氏名成南北阮道山鴻鴈
行豈惟私門衍功名須老大四十未為晚快意會有違
急行寧小緩忽有河山阻遂恐消息斷我獨不念此人
窮令智短予勿放我慵書來慰愁眼

寄邢和叔

昔作梁宋遊幽憂廢朝昏閉門無往還不厭兒女喧隅
墻聞剝啄暮夜誰叩門知是邢夫子低回過高軒願為

布衣交不顧年德尊級匆立談罷又見東南奔江湖多
病後僅免餉魚黿久廢數行書因人問寒暄但愛孤山
西松筠數家村便欲築居室插秧仍灌園生前不自愛
身後何足論草玄笑揚雄贊易悲虞翻文章徒自苦紙
筆莫更存却尋南郭老隱几學忘言他日宦遊客誤入
桃花源葦間見漁父誰識王侯孫

贈閻彥長

少年初識字已誦子虛賦嘗疑天上人已離人間去蹉
跎二十年久自歎遲暮倦遊梁宋間却踏江湖路此地
始逢君秋陽破朝霧白首鬢毛新青衫顏色故問君胡
為然竟坐文字誤人事久難知高才常不遇論人救賢
智富貴寧在數不見竹林詩山王俱不與湖塘發高興
山林有佳處迫此朋暇時觀遊莫辭屢功名如附贅得
失何用顧但當勤秉燭長願隨杖履

平翠閣

我家山水間耳目厭雜[illegible]閣道浙西山經年通夢寐從
為遠遊客忘却歸來計欲置湖上田謝絕人間世湖山
多變態橫斜光氣異隨山轉朱闌臨顧窮幽邃惟存宣

公樓浮空堆亂翠媚池水仙人臨掛露高歸道人亦愛
山朝昏閱終歲最愛煙雨中半樓衝飛袂我來悲歲晚
風霜掃昏靜不見樽頭斝未盡花臨憑

次韻應物有歎黃樓

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投荒忘歲月積毀高城壘斯
樓亦何與與人壓復起紛紛徒爾爲長劒須天倚循分
即可久吾行誰與止邇來賢達人五十笑百里賴有寇
公子衆毀聞獨美直氣懾狂童羣嘲皆可紀少公作長
句班揚安得擬頗有喜事人睥睨欲椎毀一朝陵谷變

天語含深旨驚倒樓前人今朝有行履

秋懷十首 以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爲韻

昨日山中雲今朝山下雨牛羊沒禾黍蟋蟀促機杼磨
刀洗盆瓮社臘不勝數豈無聚斂吏觸手丞相怒
有家洙泗間歲晏榛棘荒稍知田家樂感此歸意忙老
馬甘伏櫪遊魂還故鄉四十尚無君天下未敢忘
採薪墟墓間行歌當歸耕向來輕薄子懷讒以爲榮喘
喘轅下犢力盡宮泥深壯哉八百坐一割探其心
翩翩王侯孫館我翠微院到飯隨鐘魚朝昏黃庭卷中
年妻子累往世西方願倘無許書力尼父安得怨
黃公輕千乘尚愛五斗祿風雨聽朝鷄歲月老松菊平
生白蓮社不受一飯偏識字即投閣貴者須食肉
昔作九日期一覽知四方夜雨秋水深烈風捲寒葉樽
空囊亦空花且爲我黃管奴霜青綾破屋任飛霜
翼翼陳州門萬里遠人道雨淚落成血著木木立槁今
年蘇禮部馬跡猶未掃昔人死別處一笑欲絕倒
籊籊孤竹君長我一身半凜然霜雪間時至亦陰換共
與王子猷永結忘言伴可使溪壑姿充我眼中玩

北闕書不上南山田不歸朝暮陳州門悠悠此何爲我
老何所爲暖日聊差池君聽城山烏啞啞端爲誰
潭潭光明殿稽首西方仙平生修何行步有黃金蓮我
豈惜好體報以履下穿洗足坐道場卒卒此何緣

次韻蘇公西湖觀月聽琴

公詩端王道亭亭如紫燕落世不敢學謂是詩中君獨
有黃太史抱樸把其尊韵出百家上誦之心已醉黃鐘
毀少合大聲擯不文世事如病耳蟬鳴作牛鬭若懷太
史意養豹煙雨昏後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

春酬應物

論世關眞是憎好成愚對衆手撓跛牂擬汲驊騮前與
子早相好於今不知年自從欲著帽憂喜同華顛生世
知風化高下亦偶然填溝偶不死揮刃忽自全病馬試
春早枯魚縱奔川稍思升斗祿覓庫未闕員一飢尚可
忍百歲當復延相余乘下澤得句要子宣此生期槃死
他日須詩傳縮手著袖間躡碁一爭先

次韻德麟督叔弼季默詩及破余酒戒

歲月不相貸夜牀衆算秋朝來明鏡中作意多少留惟

酒可為娛顧我非其流丈夫意氣合珮玦不循鉤臺行
無人非驥發不中休相逢問何如顛復中之不清坐豈
不好致眞豈糟丘兩歐以詩鳴與俗同沉浮百鳥畏嘲
弄往和長鳴鷗相寧忍快便風飄萬斛舟

次韻蘇公獨酌

霽月酒下明風露衣上落是中有何好草草成獨酌使
君顧為客老子興不淺飲以全吾眞醉則忘所樂未解
飲中趣中之如狂藥起舞屢跳踉罵坐失酬酢終然厭
多事超然趣淡薄功名無前期山林有成約身將[illegible]

曉意與天宇廓醒醉各有適短長聽鳧鶴

次韻蘇公獨酌試藥玉滑盞

仙人棄餘糧玉色已可欺小試換骨方價重十冰甕灌
以長白虹渺若江海漏浮之端不惡舉者亦何辭但愧
聞道晚早從厲門師律都無明文可復時中之汝陽佳
少年三斗出六奇家有持杯手兩好當一施風吹酒面
灰月度杯心遷百年容有命一笑更須時

次韻德麟植檜

種木待成材聊為十年事目中趣百里寧問萬牛費植

檜三尺強已有淩雲氣生世能幾何擬作千歲計衆人
笑狙手君子用其意蕭蕭孤竹君忘言理相契名以金
石交椿揚豈奴婢緬懷萬仞顛千丈蔚蒼翠蟠根泉石
底用意霜雪外寧須大廈才坐待斧斤至散為風雨聲
密作牛馬蔽

送叔弼寄秦張

盧陵四公子吾友識其半叔也英達人平易亦稍悍於
時吾始壯敗壁不塗墁孤身客東都轉食諸公館時來
叩君門百過不留難傾心倒囊笈燕語徹昏旦磬折挽

為親少得而多患相過汝頼上歲月不勝歎君才得公
餘十日而十歲舌端懸日月筆下來江漢此行不忝常
談者方一貫捷足寧小試實刀當立斷用意不崎嶇敍
得志挾彈目令平生親稍作春冰泮因聲晉張泰書來
不應緩

次韵德麟吳越山水

吳山那可說已覺心耳靜忍事如忍欲可遏不可騁人
生如此耳黃白滿朝鏡寧懷斗升粟不理東南艇君從
湖上歸頗說寒事竟沙草柔動色淺喧魚不定煩君冰
玉句無作江湖興君詩如靜女妙絕人所敬不更風雨
秋下有桃李徑試寫孤竹君名成三絕鄭

龍潭

清淵下無際落日回風瀾凛然毛髮直敢以笑語干陂
陀百尺潭葱翠萬木蟠驚飈振積葉清霜作朝寒水旱
或有差精禱神其難魚龍同一波信有水府寬向來三
日雨賴子一據鞍何以報嘉惠寒爪薦金盤萬口待一
飽歸卧神其安猶須雪三尺盛意莫得闌

贈魯直

相逢不用早論交宜晚歲平生易諸公斯人真可畏見
之三伏中凛凛有寒意名下今有人胸中本無事神物
護詩書星斗見光氣惜無千人力負此萬乘器生前一
尊酒擬寄獨何易我亦奉齋戒妻子以為累君如雙井
茶根口願其嘗顧我如麥飯猶足塡飢腸陳詩偉筆意
願立弟子行何以報嘉惠江湖永相忘

次韵蘇公竹間亭小酌

自昔有道人小飲不盡觴坐待竹間月奈此雲影長起
行林下路徑草侵平岡破眼一枝春著意十葉黃臨寒
會有分蜂葉來無央鳥語帶餘寒竹風回妙香細懷兩
公子 朝陽斯人班馬後如圭復如璋相逢予無
得佳處每難忘

送李奉議亳州判官四首

謝公中年後畏與親友別數日懷抱惡每笑冠纓絕生
有四方事死當一語決前笑今則悲吾衰擬何說著鞭
何必先倒筆不容掣鞭爾輩下駒萬里一改徹
祈氏號外府藏室多異書因公有餘力一覽亦何如爲
學雖日益受蒸不受謙正須高著眼濠梁有游魚

吾友孫子實愛學吾所畏持身如處子得句有餘味交驩艱難際凜然見名誼吾病臥里中車馬日一至遣醫餽藥肉憂喜見顏除般勤勤加餐代我破戒罪一別已三秋君室乃其季輪囷見眼中不作千里外因聲問何如胡不枉一字

吾友張文潛君行乃其里當年釣遊處壯者或可指聞風起遐想意作千古士不知塵土中奴推婢不齒胸中無一塵筆下有百紙勿問見自知未語君已喜與遊今已後行矣勿停軌

大風 梁山泊

積陰風易作隆寒聲益急百爲完有數一動必三日奔隤水勢壯攘扶波頭立前行後浪者一作促突起剪交射崩騰萬騎來倏忽一箭扶摧殘蒲葦盡簸蕩魚龍泣私憂地軸脫已分梁山沒向來萬斛重不作一葉直舟行兩水間觸突聲悉車路轉帆舉落舟排冰疊積經事長一智中人所知識千金不垂堂豈復待一失窮途得倖觀老氣猶少色準定不敢忘嗟來庶可及

後山先生逸詩卷一

後山先生逸詩卷二

後學陳唐編

七言古詩

擬古

盎中有聲囊不囊燕息不如帶加繫人生七十今已半一飽無時何可忍公侯早歲有如此奴婢華食支夜永向來擁蔽之子孫居鄰無傳家存井

贈知命

鳳頭居士元方弟不肯作公卿法網外人輕[illegible]知

他日靈山親授記學詩初學杜少陵學書不學王右軍黃塵扶杖笑鄰女白衫騎驢驚市人靜中作業此何因醉裏挑禪却甚真顧我無錢呼畢曜有人載酒尋子雲君家魯直不解事愛作文章可人意一人可以窮一家怪君又以才爲累請將飲酒換唫詩酒不窮人能引睡不須無事與多愁老不欲醒惟欲醉

大風

飛沙破面風裂石平林隱隱傾霹靂野火燎原漲天道鬭馬嘶不相得老翁強欲作少年立馬指除起無力

城南桃李春意動少待明朝莫相失

回風行

懸流洶洶從天來南風五日關不開御風起柁虎著翼
衝風繫纜頻死灰昨日逆風今日回萬人莫挽才浮杯
萬牽相賀天意得欸聲滿帆風倒槐天留異態須一怒
造物可得無嫌猜

贈張文潛

張侯便然腹如鼓飢雷収聲酒如雨讀書不計有餘處
尚著我輩千百許翻湖倒海不作難將軍百戰富善賈

弟子不必不如師欲知其人視其主秋來待試丞相府
鞍馬礪兵吾甚武問周不敵問其語一戰而霸在此舉
百年富貴要自取人將公卿退爾汝德如墨若誰敢侮

次韻寄答晁无咎

西湖欲雨樹煙滿風葉倒垂雲霞錯望湖樓上白頭人
獨倚欄干誰肯伴獨有詩人記病身清風千里寄行塵
豪華信有回天力驚開桃李閒新春往事不回如過雨
醉夢恍然忘惡語（前在黃州有詩見訾丈對閒以歲之見訾今以為言）人生如
幻此何尤未信黃金貴於土愛予千篇頃刻成借將腕

腹託吾人吟哦怪有芳鮮氣却被湖山識姓名（手書詩云遊湖）
（錢塘湖上逢歸來文字帶芳鮮）文章廢退知難強身外浮華本無望何
曾臨水惜芒鞋却解逢人拈拄杖眼根清淨塵不留否
伽過盡不回頭（東坡詩云不應幾女三年留）家在中原歸未得江淮漸
道無行舟兩山相逢翻手疾欲謀一笑寧無日却慚愧
璞似周人秖可開名不須識

送鄜州關司法

早歲相知晚相識抵掌回頭已陳迹萬里從軍壯此行
一筋鱸魚留不得夜靜關山秋月明莫聽橫頭流水聲

平世功名須少壯看君一箭下遼城

古怨（贈關彥長）

世態輕浮君莫道相逢何必論才調鉛刀快利莫助遲
果下翩翩望雲老人前安得無窮好應須富貴長年少
莫教白髮更披進不擲毀罵逢人笑

次韻蘇公蠟梅

化人乃作　花何年落子空三家羽衣寬袖浣香蠟
從此人間識尤物青瑣諸郎却未知天公下取仙翁詩
烏衣鷄距寫玉葉却怪寒花未清絕北風驅雪度關山

把燭看花夜不眠明朝詩成公亦去長使詩仙誦佳句
湖山信美更負人已覺西湖屬此君坐想明年吳與越
行酒賦詩聽擊鉢

奉陪内翰二友醴泉避暑

疾雷倒海不成雨墨雲御日吞不吐深院回廊晝景長
青簾朱幕風鈴語神仙中人龍作馬翠旌絳節從天下
竹冠芒屨紫綺裘曳杖林間觀物化青蓮照眼自生涼
修竹回陰欲過廊樽酒未空高興動含毫欲下雲飛揚
俗間道士業符醫未語已作庸人樣但知一扇博百金

豈識雙松到千丈蠅頭小字密著行四座歎叫醒而狂
忽驚天姥到庭戶風篁露草鳴巢鸞回天却日有餘力
小試席間留翰墨請公慎用補天手入佐后皇和五石

送張秀才兼簡德麟

長安千門憎熱客我獨憐君來解熱呼兒具飯懶出口
藜羹不糝甘一啜北州別駕玉麒麟索書往見良可人
驛使別來無一字知有此情誰與親

寄子問

煙昏曉寒風發屋行者抽蓮離者哭青衫白髮兩相鮮
積雪朝陽眩雙目猛虎食子有分愛潔鸞割股謀補肉
妻孥不用哭窮途前府故人風義篤

贈黃氏子小德

黃童三尺世無雙筆頭袞袞懸秋江不憂老子難爲父
平生倔強今心降我來喜與阿戎語應敵縱橫如急雨
生子還如孫仲謀豚犬漫多何足數黃家小兒名小德
眉如長林目如漆只今數歲已動人老人留眼看他日
笑君老蚌生明珠自笑此物我家無君當置酒我當賀
有兒傳業更何須

雜體

登鳳凰山懷子瞻

蜿蜒曲龍腹山間隱樓觀孤高伏龍角浮圖刺雲漢修
林霜雪餘落葉青紅亂想見洞中人不知時節換咳唾
落江東江東兩眼中舉頭觸浮雲大腳驚飛鴻逢人自
笑謀身拙坐使紅塵生白髮入山便欲棄人間出山又
與松筠別數篇曾見使君詩前後登臨各一時妙辭新
聲難得繼清風明月却相宜朱欄行遍花間路看盡當
牙題壁處更有何人問使君青春欲盡花飛去子瞻詩云應問

使君何處去愁花說與春風知

晁无咎畫苑

卒行無好步事忙不草書能事莫促迫快手多麤踈君看荷葦槲　郭崔家仲叔三人俱掃除事物費歲月收完神氣忘形軀恍然有得奪天巧衰顏生態能相如市師信手無贏餘一日畫出東封圖眼前百口怪神速背後十指爭揶揄君家畫苑傾東都錦囊玉軸行盈車補完破碎收亡逋欲得不計有與無問君此病何當祛君言無事聊自娛世間何事非迷途挾策未必賢樗蒱苑中最愛文與蘇情親不獨生同閭自謂知子誰知余叔也不凝回不愚憐君用意常勤渠揮毫灑墨填空虛風梢雨葉出新意老樹僵立何年枯我生百事不留意外物不足煩毆除翰墨才能記名字摸臨寫貌無工夫見溺不救危不扶獨無一物充庖廚看君駭漆顏丹朱意氣健如生馬駒逢人不信六十餘郁然一莖無白鬚呂公落莫起釣屠南山四老東宮須人生晚達有如此應笑虞翻早著書

鷙鵲詩并序

辛巳夏四月庚戌日將晏與客追涼露坐有雀引雛二三集垣下行且哺俄有鵲至自北俯啄雀間初循循少焉得雀遽攫一雛而升於垣出雀不意雀悲鳴啾啾奮身抵鵲再三欲奪鵲竟磔雛以食不顧如得計然坐客歎息余感之賦詩

若奚不鶚吾知避而遷汝胡不狸吾知遠而馳宵通吾巢晨蒞吾枝懷毒姙凶初不汝期恭恭拳拳甫笑嬉嬉情貌深厚孰從而追

後山先生逸詩卷二

後山先生逸詩卷三

後學陳唐編

五言律詩

山口

湖闊疑無地河回忽見山登臨聊自試衰疾致身閑四壁寧虞盜多方莫駐顏無風回遠笛有月待人還

次韵夜雨

暗雨來何急寒房客自醒驟看燈閃閃擬對竹青青聲到江千盡風回葉上聽更長那得曉欹側想儀刑

晦日

人老時情薄春深花意微喧寒南北異風俗古今違即事無同異旁觀有是非食蔬如許瘦飽肉未須肥

登城樓

城郭春容晚閑行可當遊飛來雙蛺蝶白盡一浮鷗峽喻山將合江平水知流同來端興盡且爲小遲留

奉賀陳聖予

合譜兒童歲爲僚一再秋初聞消息報已作別離憂急雪將無路寒江欲斷流相逢寧易得端爲小遲留

和王子安至日三首

近節翻多事爲家不亦難老成須藥力愁絕向誰寬凍雨能妨夢朝霜故作寒衰顏心自了不待鏡中看

物理有終極人情從往還陰陽消長際老疾去留間中白徒懷慙巢由不買山更歌吾和汝風日稍侵顏

晨起公私迫昏歸鳥雀催百年忙裏盡萬事醉閒來竹雨深宜晚江梅半欲開風燈挑不焰寒火撥成灰

送張衡山

昔別青衿子今爲白髮翁此行何日見多難向來同官

事酣歌裏湖山秀句中風塵莫回首留眼送歸鴻

除夜對酒贈少章

歲晚身何託燈前客未空半生憂患裏一夢有無中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

庚辰三月上旬登白門閒望

昔別子未仕人言詩有神預知河嶺阻不作往來頻膽喜今猶學須知祿爲親五陵花滿眼作意莫禁春

送王君玉赴試

汝穎諸王後風流獨此人談鋒堅百戰筆力舉千鈞得

士吾無愧多聞于未貧平生三學士相見定相親

春送劉醇老推官

古今猶異俗鄒魯尚多儒簿領三年責雲霄一武趨數過念潦倒惜別更斯須說與晁夫子今年雖也無

答李簿

老去才先盡春來酒屢空甘為耕釣手畏作囁嚅翁與罪寧無說吉詩新有功不堪須野鶩似欲吐長虹

九月十三日出善利門

十載都城客孤身冒百艱一飢非死所萬里有生還去國吾何意歸田病不關共看雙白鬢似得半生閒

送章推官

從事有多暇還家能少留持杯猶擲尾解纜即沙頭好事今猶壯論文老自休風埃留我老說與五湖秋

湖上晚歸寄詩友四首

鬢髮雖蕆老湖山穩寄身却尋方外士招作社中人霜葉深於染秋花晚自春無人還有得詩苦莫辭頻

蓑笠宜多病衣冠錯致身清愁偏待客白髮解禁人江月深留雪山梅併探春興從湖上幾詩為道人頻

功名違壯志戒律負前身劉德長欺客王融却笑人殘年憎（一作送）受歲病眼怯（一作却）逢春杖履知何向如公未厭頻

紅綠盡明眼敧斜久病身年齡不待命湖海却留人點滴花間露新鮮枊上春情懷將底用詩外不須頻

寄答顏長道二首

薄命猶多難浮生未定居故人憂已矣千里問何如白鬢盡明鏡青燈怯細書不曾知史館何用索枯魚

貧病憂居士離羣累壯夫不能羞齒頰幸免葬江湖疲馬甘垂首遊麇不應呼為誰歸未得山水故鄉居

春晚遊寶雲寺

紫杏青猶小曲花落更香日隨雲雨斷恨與水風長螘子何緣鬭蜂兒有底忙山人能棄世遊子不思鄉

夏日書事

花絮隨風盡歡娛過眼空窮多詩有債愁極酒無功家在斜陽下人歸滿月中肝腸渾欲破魂夢更無窮

晚遊九曲院和章秀才

冷落叢祠晚回斜狹路賒平荷留夜雨驚鳥過隣家雲

暗重重樹風開旋旋花病身無俗事待得後歸鴉

次韻順法師十三間樓避暑

窗暗時時雨門開處處山心蘇解衣後愁破立談間枕簟長相往功名久不關論文非小陸媿色滿顏

賀闕彥長生日

吉夢熊羆後名家韋杜旁風霜隨氣節河漢借文章漢相功名晚周南德化長欲申千歲祝願奉故人觴

經術宜傳世清明正得秋德優高士傳名重賦家流短袖妨妍舞青衫負白頭待看靈壽杖扶出富民侯

錢塘寓居

山水如相識東華異昔聞聲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門閉蕭蕭雨風催緩緩雲會隨麋鹿去長謝犬羊羣

寄寇荆山

曠士三年別荆山一額中百千人欲死四六老能工脫帽頭應白求田意欲東口須論世事目已失飛鴻

還江山

夜夜滄洲夢歸心劇旆懸呼童買輕舸拂榻下平川遡浪潮如闕凌風岸若牽江鄉厭回首足及棟花天

雜題二首

亂水交如線羣山翠作屏寒輕春稍稍雪盡麥青青霜草猶疑滑風林漸喜聽生涯鞍馬上歲月短長亭

泥雪才通脚煙雲復結陰遷留隨處處暴暴靜沉沉去雁懷歸意來禽欲好音稍寬瀟灑否不憚二毛侵

秋後五日應物無詩豈年志俱壯未解傷秋耶以詩挑之

伏盡暑猶壯秋生涼故遲蟬吟接遠響螢燭度深枝歲半身仍健年侵意自悲情知寇公子不作感秋詞

寄晁說之

閱世真難記如君自不忘向一作尚於書太簡正以懶相妨與有還家樂終無却老方莫須憂潦倒未許細商量

再贈寇司户

仕宦諸儒底名成一戰中酒為千日計詩費幾生功戲馬臺下呼鷹上蔡東少年豪狹窟杵臼得緣鴻

巨野泊觸事

蒲港牽絲直平湖墜鏡清順流風借便捷路雪初晴鳥度欲何向鷗來只自驚有行須一作真快意安得易為情

東阿

慟哭東阿縣傷心莫與論却思當痛日敢望此身存舉目人將毋回頭影吊寬更堪悲手足孤稚滿船門

甲亭

峻壁亭臨水橫陂樹徹山兩河惟甲氏數栢共蒼顏簡意遊成適回舟月與還早知乘下澤不再結青綸

遊鶴山院

積石橫成嶺行揚密映門人聲隱林杪僧舍遠紫根頓欂壚緣盡方知衆教尊只應羊叔子名字與山存南豐先生出守日嘗遊是院

登鶴山

小試登山脚今年不用扶微微交濟濼歷歷數青徐樸俗猶虞力安流尚禹謨終年聊一快吾病失醫盧山因扁鵲而名

別威德寺

三宿城隈寺輕齋類老禪暫來眞偶爾適去更翛然笑別留春塢行尋下瀨船此身猶斷梗飄泊且隨緣

雜題

春水漲湖田先尋漉漬船隔江爭問主入市不論錢味得尊尤滑香因豉更便他年楝花落追憶漫流涎

和董判官寺居作

共作東州客同棲古寺深論交非有舊不見解相尋今過清明節悲生故國心此身隨所寄未足問升沉

贈白關黎

餅錫傳西東歸來一榻空宗乘能自判文學更兼通講徹夜堂月定回枯樹風無從參淨社回首傳飛蓬

舒御史太夫人挽詞

回合蔣山秀佳城去域中珮環無曉日蘋藻自春風斷髮人何在捐金事已空蹉移男子孝更作直臣忠

和賈明叔秋晚見懷

陋巷少行迹故人車馬稀世情方汩沒吾道肯依違萬葉迎風脫孤雲帶月歸獨憐高義在猶肯問柴扉

望夫石

磧戍人何在狄霜志不移無言息嬀怨有淚舜娥悲山靜雲鬟髻江空月印眉誰將望遠意歌作送征詩

夏杪

一室青蕪長終朝靜不肆聖賢開美酒子毋破新瓜綠
篠初翻籜紅蕖稍薦花咄嗟功業晚覽照鬢初華

虞美人草

幽艸默通神舊題虞美人長言方度曲應節若翻身律
呂聲相應雲龍氣自親無情猶感會不獨在君臣

沈道院有水墨壁畫奇筆也惜其窮年無買之者賈明叔請余同賦

壁間水墨畫爲爾拂塵埃草樹精神出溪山氣勢回路
從沙嘴斷人自渡頭來莫怪知音少牙絃匣不開

同蘇不疑避暑法寺

酷暑不可處相將尋晝涼清談麈屢甘寢就方牀簟
劍明珠滑瓜浮紺玉香因知北窗臥自信出羲皇

和彥膽題遠軒

開窗得遠意興出杳冥間芳草日邊路片雲天外山好
花和露斷修竹夾藤刪每許南鄰伴時來一寄顏

寄君玉

不見紫霄翁侵尋暮已遲倦遊鄉域異歸夢夙宵同愛
酒貧應甚吟詩老更工清時公道在未足歎途窮

次韻遊花洞

遠洞容徐步繁英故壓枝錦衾堆疊積春事向離披作
意真成誤尋芳似較遲預爲來歲約及早共瑤卮

夜坐有懷（一作秋懷）

瑣瑣重門閉蕭蕭一再更（一作漸漸香煙 象象一再更）短檠昏（一作書）
細宇高枕笑（一作忘）平生來鴈防身早（一作來鵲 妨身健）秋（一作新）
陽換眼明已須甘酒力不用占時名（一作未吉辟里 首心肯向人傾）

送張芝卿

相逢已偶爾告別更倉然離合驚時換行藏乃世緣君

無學干祿我亦賦歸田泗水秋山外長安夕照邊

行次舊縣寄立之

歲晚方奔命春期作過賓逢君爲地主顧我拙謀身官
是三年客情緣一日親精身隨斗食應作未歸人

送晁奉議高郵判官

公族仍前輩都城早與遊七窮須祿食才大豈身謀雪
嶺無歸鳥冰河有去舟平生湖海意不爲有魚留

五言排律

同道卜錢冷然尋澗水源

曉領貢社子步昇東澗源拖笻採清淺垂手弄潺湲岸
闊殘花片樸留舊漲痕風潛丹穴遠龍臥古潭渾修竹
青垂蔭長蘿翠可捫忽驚穿樂圃不覺到雲根礙外看
飛鳥嗟邊見缺樸援琴寫山水布席坐蘭蓀白石丈碁
局青沙貯酒樽醉歌歸路穩洞口月黃昏

五言賀雨

六月郡江旱焦勞刺史憂貳星趣洞府踏月叩龍湫引
咎責躬禱壇古法修山川將雨徧牲幣豈吾留帝意
兹回眷神貺俯應求油雲潛威奮雷雨忽滂流急勢朝
翻暴寒聲暮增漫餘波平消帶草色蘇田疇池閣消殘
暑閭閻慶有秋邦民無以謝惟祝載途謳

後山先生逸詩卷三

後山先生逸詩卷四

後學陳唐編

七言律詩

寄文潛无咎少游三學士

北來消息不真傳南渡相忘更記年湖海一舟須此老
蓬瀛萬方一作丈自飛仙歎臨黃卷聊遮眼穩上青雲小
著鞭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

連日大雪以疾作不出聞蘇公與德麟同登女
郎臺

掠地衝風敵萬人蔽天密雪幾微塵漫山塞壑疑無地
投隙穿帷巧致身脆積讀書今已老閉門高臥不緣貧
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室春是日賜棄來

立春

馬蹄殘雪未成塵梅子梢頭已著春巧勝向人眞奈老
衰顏從俗不宜新高門肯送青絲菜下里誰思白髮人
共學少年天下士獨能濡澀轍中鱗

贈王聿修商子常二首

欲作新詩挑兩公含毫不下思先窮貪逢大敵能無懼

強畫修眉每未工幾病忍狂妨痛飲晚雲朝雨滯晴空
正須好句留春住可使風飄萬點紅
朱櫻青子已嘗新白帢黃衫見未頻載酒對棋無俗士
閉門高枕有閒人有底百年須薄祿相看一笑却關身
肯留惡客開家釀鶯坐何人更姓陳

次韻微酬元弼三兄

冥冥雨力及時來冉冉春光作意回白髮尚堪供語笑
青衫不惜著風埃林廬要自家家到樽酒寧辭日日開
只恐未便文字飲人間無夢到陽臺

和賈耘老春晚

紫紫紅紅幾絲飛榴葉千燈照晚暉紫翠園林鶯欲懶
黃昏簾幕燕初歸花明西苑將迎幸草綠平原正打圍
一臥海城春又晚不妨閒處得真機

次韻寇秀才寄下邳家兄

少共千憂老一官中間毀譽兩茫然去留有命真如此
俯仰從人却未然故著江山供極目正將強健入新年
驚逢小杜風流勝信有衣冠不乏賢

賀文潛

飛騰無那高符亭奔軼難甘杜拾遺[illegible]焚不為寧頡計
公侯有命却隨宜且留陳迹來韓愈不用逢人說項斯
富貴風聲真兩得窮人從此不因詩

送章氏兄弟兼寄金山寧禪師

未塗一過馬群空老眼雙瞻礪石鴻園有江東兼渭北
其如明月與清風一官羈絆吾堪老萬里嫖姚子未窮
寄語此時懷馬祖叩門何日許龐公

寄曹公權

超世功名子有憑過人材藝我何曾詩書忘麾難支敵
門館光華却再登捐棄妻兒逃世累掃除鬚鬢伴禪僧
待君持節東南日試問當年杜伯升子瞻詩云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

次韻閼于客湖上晚飲

風樹吹花落四鄰暮雲將雨作催人旋傾美酒留連客
急作新詩報答春試傍清湖看鬢髮莫辭行樂費金銀
如今歸去還高臥更問風光有幾旬

和休文至日新安

然成底事到天涯重見春工換柳枝歷盡江山苦行役

歸來風雨過花時驅馳共厭人間世險阻時聞別後詩
獨有窮愁銷未盡一番相見一伸眉

酬應物見戲

扣門賞竹任推排興盡歸舟挽不回平世山林成偃蹇
新年詞句得參陪醒心正賴揮毫疾誤筆仍煩送喜來
書省不應須乳媼何承天老為著作而同官皆少年目為乳媼來詩有館殿之句一時
除目盡英才近除秘書正字皆天下之選

城南

白下宮楊小弄黃騎臺南路綠無央含紅破白連連好
度水吹香故故長[illegible]清踏青穿馬耳轉危緣險出羊腸
孰知南杜風流在預怗排門有斷章

次韻楊內翰贈諸進士

一官歸老豈嘉賓喜見群材入選掄學變古今人得意
化行梁楚俗還醇士衆餘勇天同力詩度清秋物再新
勉作功名收善頌徑從平地據通津

次韻寇司戶春懷

謀窮懷祿得辭勞腰折頭低不復高夢幻更堪追鳥迹
去來何有拔牛毛依違玩世從君好吒叱生風蓋代褒
聞說妙年心尚在忍看花絮受風飄

陳輔秀才歸餘

千里相從愧子心未堪歸路馬騎騷更能作意憐衰病
肯復重來道古今三歲有期看一舉百年聊待到千尋
行逢淨社論餘習為說登臨久廢吟

登彭祖樓

城上危樓江上城風流千載擅佳名水兼汴泗浮天闊
山入青徐繞眼明喬木下泉餘故國黃鸝白鳥解人情
須知壯士多秋思不露文章世已驚

寄子開

致君意氣日方中許國[illegible]誠月貫虹一代英豪出門第
當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通風流身致羲皇上日夜心隨汶洛東
從使少年輕我輩只留顏面對吾公

寄徐吉父學士

臥龍山上摘黃花曾共西風醉帽斜當日已應天下樂
無人傳入畫圖[illegible]低頭強笑今何似多病難堪懶自嗟
聞道承明方歷直幾時來伴訪山家

和南豐先生西遊之作

孤雲秀壁共崔巍倚醉奇雲足懶回睡眼朦綠寒綠洗
醉頭強為好峰攙山僧煮茗留寬坐寺板題名卜再來
有媿野人能自在塵樊束縛久低徊

和南豐先生出山之作

側徑籃舁兩眼明出山猶帶骨毛淸白雲笑我還多事
流水隨人合有情不及鳥飛渾自在羨他僧住便平生
未能與世全無意起為蒼生試一鳴

和張次道再遊翠巖之作

去歲尋山有舊題重來似與故人期回聯俯仰如迎客

流水喧鳴擬索詩嶺路依危通鳥過吾身趁健白雲隨
自憐久快屠門嚼欲住安能久茹芝

初到錦城

溪遶層巒路遶溪飛梁相接挂晴霓山川王氣今何有
岩谷靈蹤昔未躋十里松篁參羽仗半天樓閣倚雲梯
勝遊欲盡無窮目未到桃源客已迷

何復教授以事待理

負俗寧能累哲人昔賢由此致功名驥收鹽坂車前足
琴得焦桐爨下薪三獻荊山時不識一鳴齊鳥衆方驚

傳聞下詔搜遺逸勸講方思用老成

和富中容朝散值雨感懷

節物驚心懶復嗟樽中酒盡復誰賒風擒雨脚俄成陣
雪閣雲頭欲結花萬里可堪長作客一年將盡未還家
自憐落落終難合白首詩書謾五車

謝贊闍黎見訪

好在談經老上人衝風踏雪到江濱百篇出簋自新得
一鉢隨身依舊貧終歲杜門逃俗士為師設榻對修筠
蒲團藜杖焚香坐此意此時無點塵

和蒲左丞有美堂座上觀雪二首

高牙大纛曉登山卷帳飛觴不避寒十二玉樓橫閣道
三千鐵甲壯師千封修已驗遺蝗化平隴寧虞宿麥乾
預喜豐年惟太守旋追賓從促杯盤
破曉初驚失舊山瓊臺化出坐中寒江心凍合愁蛟蟄
匣裏冰生吼莫干門閉洛陽人跡絕指穿東郭屐痕乾
鳳池不比梁園客咳唾珠璣落玉盤

和蔡太虛湖上野步

曉風踈日乍相親黯黯輕寒拂拂春觸目漸隨紅蕊亂

經年不見綠條新窮論白黑人間世懶復雌黄紙上塵
十里松陰窮野步暫時留得自由身

和沈世卿推官見寄

倦看世態久低佪且置窮通近酒杯未忍一身閒處著
暫容雙眼醉時開爲呼阿武扶頭起擬與山公倒載回
好在東籬舊時菊無心準擬白衣來

和劉元樂月夜寄賈耘老

胡牀欲上庾公樓那復周南歎滯留皓魄光連鮫室午
踈星冷浸洞庭秋鄉袍有興思姑孰桃楫無心問暮愁
喚取長江來入社不勞牛渚鬪行舟

酬呂明父學士

當日功名指顧收一言悟主遇千秋去登霄漢如平地
歸到雲山尚黑頭解組行參蓮社客揮金坐揖醉鄉侯
謝公不爲蒼生起擁鼻重來可自由

送傅子正宣義

漸漸烏竿五兩輕一帆秋色下江濱請纓北闕非無意
捧檄南州且爲親神驥解韁天上足風鵬搖翮日邊身
歸途眯眼塵沙惡夢想西湖十里春

和元樂銷暑樓曉望

遶郭溪山接四隣身輕步躡一梯雲閫南羽翮摶空見
倚北光芒入夜分無沒池臺餘故事風流人物想前聞
翛然便欲思招隱猿鶴還應怨舊羣

和寄朱文中

仰高當日誦成規想見風流盛一時魯國故知臧有後
孔庭早見鯉能詩侵尋末路同傾蓋邂逅淸談爲解頤
願借湖山容膝地爲令松菊寄吾衰

和王明之見寄

末路相逢首重回紫芝眉宇向人開老來惟有風情在
事去空憐歲月催憔悴不堪臨楚澤棲遲無路上燕臺
少陵肺病踈杯勺想負花前載酒來

和酬施和叟宣德

山陰傾蓋兩綢繆十載重來歲已秋往事促尋如昨日
故人牢落半滄洲流離道路生涯拙蕪沒田園歲計休
久要尚憐君子在爲言雞黍亦遲留

呂使君生日

司漏凌晨報曉鼕曈曈赫日上重簷良辰已應純乾策

吉夢先符大卜占棣萼同時升紫禁棠陰由此駐彤襜
一杯欲助邦人禱願借黃堂壽筭添
送澤之過維揚
夢裏揚州十載間青樓陳迹故依然袍爭爛錦催詩筆
雨濺明珠落酒船顧我老無騎鶴興羨君行及看花天
囊中秀句歸應滿不負韋郎五色牋
和和叟篤課還自都下
青雲直上馬如龍來往泠然若御風高步只應天咫尺
舊遊寧寄漸西東升沉道路從今異邂逅比鄰此日同

相見可堪懷抱冷需君健語破樊籠
和和叟梅花
百卉前頭第一芳低臨粉水浸寒光廣陵有粉水卷簾初認
粱猶凍遶鼻渾疑蕢亦香鼎實自期終有待天眞不假
更勻粧江南望斷無來使且伴詩翁入醉鄉
再到錢塘呈會宗伯益
負笈重來感舊遊流年衰鬢兩經秋湖山依舊渾相識
風月愁人不自由尚有故交貢冷榻可堪歸夢到滄洲
誰憐壯志空凋落百鍊今爲遶指柔

簡楊安國
侯門誰預識馮驩歲晚寧知范叔寒傾蓋尚憐吾道在
立談相信古人難開懷磊落無城府握手侵尋出肺肝
共許異時終此去滿冠塵土待君彈
簡李伯益
蠶鹽度歲每無餘垂橐東歸口未餬貧裏交遊新斷絶
老來光景半消除時情視我門前雀人好看君屋上烏
尚喜敝廬連蔣徑願求佳句遺奚奴
九日無酒書呈漕使韓伯修大夫

老大悲傷節物催酒腸枯涸壯心灰慚無白水眞人分
難置青州從事來倦筆懶從都市出醉眸剛爲麴車回
黃花也似相欺得坐對空樽不肯開
過杭留別曹無逸朝奉
陳蕃解榻爲留連俯仰徒驚歲月遷故意斯人奈風雨
多情於我獨山川可憐顏貌非前日依舊窮愁似去年
後夜相思隔煙水夢魂空寄過江船
簡令由司理
居連里巷室連甍多謝能容槃礴生幸有餘光子何損

豈無憐好我先傾已知涉世遽遽勞但欲求田侶侶耕
貧病久甘從棄置寧堪更累汝南評

張謀父乞花

二頃田園汴泗東春來心事幾人同固知短綆無深汲
又見新花發舊叢光氣著人渾欲醉妍華過眼旋成空
冷官門外戶一作無消息與報江南春信通

寄子閔

道山清絶況眞仙杜曲風流最近天曹濮於今眞樂闕
股肱從昔著時賢今回不辯終朝語此去無端久疾苓
可念臥如遺末契親陳埋沒不知年

後山先生逸詩卷四

後山先生逸詩卷五

後學陳唐編

五言絶句

江湖堂

莫愛西湖好涓涓去不回無情是江水猶解及時來

眠雲齋

已是登臨晚長須愛惜春終當捐世事來作臥雲人

擬李義山柳枝詞五首

江清沙日暖雄鴨雖鴛鴦相看不相識花晚越紅香
裊裊東門柳重重小苑花為誰須落子著意莫藏鴉
雨葉不自持風花故入衣飛花已無定忍著燕風吹
伏雌將沙鶩水陸不相直鴨鴨橫波去喝喝呼不得
莫解丁香結從教長苦辛却因千種恨別作一家春

萱艸

喚作忘憂草相看萬事休若教花有語却解使人愁

七言絶句

嘲无咎文潛二首

詩人要瘦君則肥便然偉觀詩不宜詩亦於人不相累

黃金九鐶腰十圍

一飢緣我不緣渠身作賈孟行詩圖窮人乃工君未可
早據要路安肩輿

寄都下故人示王子安

湖海相忘目自疎經年不作一行書世間惟有韓康伯
肯爲淵源住歲餘

擬漢宮詞三首

葉葉霜林著意紅翩翩行騎語墻東黃金擬買長門賦
未信君恩屬畫工

月與秋期特地圓花隨人意作春妍却因姊弟爭珠鳳
更欲君王意外憐

帳底吹煙香自薰鏡前含笑意生春經年不道君恩薄
却是恩深更誤人

秦少章見過

淮南小山秦氏子舊雨不來今雨來風席起篭晨究冷
坐看鳥跡破蒼苔

絕句

老著江湖才一得病占風雨漫多知身將白鳥同歸月

夢到黃粱未熟時

十八日觀潮四首

一年壯觀盡今朝水伯何知故晚潮海浪肯隨山俯仰
風帆長共客飄搖

眼看白浪覆青山誰信黃昏去復還縱使百年終有盡
何須豪横詫吳蠻

千槌擊鼓萬人呼一抹濤頭百尺餘明日潮來人不見
江邊只有候潮魚

江平石出漲沙浮船閣平洲水漸流朝暮去來何日了

一杯誰與吊陽侯

十七日觀潮三首

潮頭初出海門山千里平沙轉面間猶有江神憐北客
欲將奇觀破衰顔

江水悠悠自在流向人無恨不應愁相逢不覺渾相似
誰使清波早白頭

漫漫平沙走白虹瑤臺失手玉杯空晴天搖動清江底
晚日浮沉急浪中

月下觀潮二首

隔江燈火是西興江水清平霧雨輕風送潮來雲四散
水光月色關分明
素練横斜雪滿頭銀潮吹浪玉山浮猶疑海若静河伯
豪悍須教水倒流

宿錢塘尉廨

平湖遶舍山無盜官事長閒俸有金安得終身爲縣寇
不辭兒女作吳音

寄北山順法師二首

十年閒問不逢人一雨相逢過所聞高士不應輕俗士
欲將汗脚上乘雲
山下遊塵不汙人耳邊溪水去猶聞羡君身世渾無事
坐看青山過白雲

贈大素　軻律師二首 山居不出十四年矣

林間細路暗通門火閣深藏雪裏春自笑世間千計錯
羡他湖上十年人
枕帳清寒夜色空琉璃明淨曉燈紅定知城市無窮事
盡在山人冷眼中

贈寫真禧道人

久病多愁易老身塵容衰鬢不長新早須置我山巖裏
不是麒麟閣上人

次韵性都正北山逐涼

海風吹雨過梅黄叢竹留陰借晚涼更欲從君談妙理
鳧脛能短鶴能長

叔父惠鉢三首

當家父子親分付不比黄梅萬里來不解當年明上座
嶺頭言下却空回
蒲團未有祖師意洗鉢何曾識趙州萬里空歸君解否
老胡端爲我能留
聲中得句已忘言斷酒持齋却自然大有西來眞的意
飢時著飯飽時眠

次韵蘇公謁告三首

靜中有業富成集醉裏無何老是鄉文寶向來無一物
却須天女與拈香
竭澤回波不作難未應平地起風瀾是身非有從何病
試下先生一著看
紙帳薰爐作小春狸奴白牯對忘言更無人問維摩詰

始是東坡不二門

放歌行二首

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
怕君著眼未分明

當年不嫁惜娉婷抹白施朱作後生說與旁人須早計
隨宜梳洗莫傾城

戲元翰四首

濁涇清渭不同源世好因循到子孫只待白頭能潦倒
不虞青眼已瀾翻

山頭落日著窗明花裏來禽起笑聲豈有詩成須白傳
獨於酒可置公榮

翩翩別去七經年時特歸來兩浩然東道有時推謝令
後堂無地著彭宣

車馳卒奔風雨過白駿故人餘一箇幸是元無左阿君
何須不著陳驚坐

送王生兼寄西堂圓澄禪師

未仕寧論馬少游虛名非從韓湖州祖師若問西來信
爲說蒼頭與白頭

讀白樂天臨水坐詩

西方社裏收身早白驗人中得計長不作北門東拔客
更無閒事可思量

次韻黃無悔惜梅

雪擁寒門鵲不來江南春信小遲回遙知詩力生春早
一抹江梅趁眼開

酒户獻花以奉先聖戲作

蕭蕭竹雨亂鳴鴉裊裊風窗暗碧紗玉座塵埃香火冷
酒家來獻一枝花

謝田氏

登門執別有不答慚愧公家父子孫顧我何堪能至此
正緣同德又同門

南臺

城郭收燈興未休却回春信到堂頭東風未借登臨便
柳色遙看特地愁

馬上口占呈元之

廉纖小雨溼黃昏十里塵泥不受辛輙就鄰家借油蓋
始知公是最閒人

後山先生逸詩卷五終

後山先生詩餘卷全

後學陳唐編

浣溪沙

暮葉朝花種種陳三秋作意向詩人安排雲雨要新清　隨意且須追去馬輕衫從使著行塵晚窗誰念一愁新

菩薩蠻 七夕

行雲過盡星河爛爐煙未斷蛛絲滿想得兩眉顰停針憶遠人　河橋知有路不解留郎住天上隔年期人間長別離

東飛烏鵲西飛燕盈盈一水經年見急雨洗香車天回河漢斜　離愁千載上[illegible]遠長相望終不似人間回頭萬里山

綺樓小小穿針女秋光點點蛛絲雨今夕是何宵龍車烏鵲橋　經年謀一笑豈解令人巧不用問如何人間巧更多

銀潢清淺填烏鵲高層急雨長河落初月未成圓明星惜此筵　愁來無斷絕歲歲年年別不用淚紅滋年年

歲歲期

又

髻鈫初上朝雲捲眼波翻動眷山遠一曲杜韋孃當年枉斷腸　佳期如好月擬滿還須缺別易見應難長須仔細看

又（和彭舍人留別）

喧喧車馬西郊道臨行更覺人情好任宵一年情去留千載名　離歌聲欲盡只作常時聽天上玉堂東陽春是夢中

又（寄趙使君）

清詞麗句前朝曲使君借與燈前讀讀罷已三更寒窗雨打聲　應憐詩客老要使情懷好猶有解歌人尊旁未得聽

減字木蘭花

清尊白髮曾是登臨年少客不似當年人與黃花兩並妍　來愁去恨十載相看情不盡莫更思量夢破春回枉斷腸

又（贈晁无咎舞鬟）

娉婷婀娜紅落東風青子小妙舞逶迤拍誤周郎却未知　花前月底誰喚分司狂御史欲語還休喚不回頭沒著羞（一本作娉娉裊裊芍藥枝頭紅玉小舞袖遲遲心到郎邊客已知當筵舉酒勸我尊前松柏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

又

勻紅點翠取次梳粧誰得似風柳腰肢盡日纖柔屬阿誰　嬌嬌小小知是尋春人較老著便休凝付與風流幕下兒（古詞云十五年來從事風流府）

又（和人對雪）

清愁疊積莫更遲留春酒逼吹面和風梅信新來一線通　危樓曉望雪滿羣山開畫障目斷瑤川同凭欄干意幾般

又

今年百五風日清明塵不舉紫秀紅陳三節煙花次第春　來與去馬千念一空春事謝白下門東誰見初楊弄晚風

羅敷媚（和何大夫酴醿菊）

春風吹盡秋光晚瘦減初黃改樣新粧特地相逢只認

谷　南堂九日登臨處不共飛觴鏡裏伊傍獨秀釵頭
殿衆芳
芙蓉不借韶華助故滯緗黄宿雨留粧不出寒花只許
香　傷春不盡悲秋苦落葉浮觴知在誰傍一笑盈盈
百種芳

卜算子

纖軟小腰身明秀天真面淡畫脩眉小作春中有相思
怨　背立向人羞顔破因誰倩不比陽臺夢裏逢親向
樽前見

又　詠梅花與趙使君

梅嶺數枝春疎影斜臨水不借芳華只自香嬌面長如
洗　還把最繁枝遍與偏憐底試傍瓊臺仔細看何似
丹青裏

清平樂

休休莫莫更莫思量著記著不如渾忘著百種尋思枉
却　繡囊錦帳吹香雄蜂雌蝶難雙看上放開春色眼
前憐取新郎
藏藏摸摸好事爭如莫背後尋思渾是錯㑹與將來放
著　吹花捲絮無蹤晚粧知爲誰紅夢斷陽臺雲雨世
間不要春風

又

秋聲隱地葉葉無留意冰簟流光圍扇墜驚起雙棲燕
子　夜堂簾合回廊風帷吹亂疑香卧看一庭明月曉
寒不耐初涼
秋光燭地簾幕生秋意露葉翻風驚鵲墜暗落青林紅
子　微行聲斷長廊熏爐衾換生香滅燭却延明月攪
衣先怯微凉

又　詠柑子菊并序

柑子菊姿韻俱勝如王謝家十五女兒而名不足
馴爲改之曰官樣黄作清平調詞且令方内知有
此君也

重重疊疊嬝娜裙千襵時樣官黄香百葉一歲相逢兩
節是歲閏九月兩作重陽　曲欄遶偏芳叢一枝作意妍穠折得
有誰相意却須還與秋風

洛陽春

酒到黄波嬌滿和香噴面攀花落雨祝東風誚不借周

郎使　背立腰肢挪撚更須回盼多生不作好因緣甚
只向尊前見

又

素手拈花纖軟生香相亂却須詩力與丹青恐俗手難
成染　一顧教人微倩那堪覿見不辭紫袖拂清塵也
要識春風面

西江月　席上勸彭舍人飲

樓上風生白羽尊前笑出青春破紅展翠恰如今把酒
如何不飲　繡幕燈深綠暗畫簾人語黃昏晚雲將雨

不成陰竹月風窗弄影

又　詠酴醾

點點輕黃減白垂垂重露生鮮肌香骨秀月中仙雪滿
瑤臺曳練　綽約却宜長見清真不假餘妍較勤與插
小嬋娟要試尊前玉面

又　詠插花

葉葉枝枝綠暗重重密密紅滋芳心應恨賞春遲不會
春工著意　晚照酒生嬌面新粧睡污臙脂憑將雙葉
寄相思與看釵頭何似

又　詠丁香菊

淺色千重柔葉深心一點嬌黃只消可意更須香好箇
風流模樣　玉蕊令誰攀折詩人此日淒涼正須蠻素
作伊涼與插釵傍鬢上

南柯子　賀彭舍人黃堂成

故國山河在新堂冰雪生萬家和氣賀初成人在笙歌
聲裏暗生春　今代無雙士當年第一人杯行到手莫
辭頻明日鳳池歸路隔清塵

又　謝王立之送茶

天上雲爲瑞人間睡作魔疎簾清簟汗成河酒醒夢回
多眼費摩挲　但有寒暄問初無鳳鳥過塵生銅碾網
生羅一諾十年猶未意如何

少年遊

御園果子盤枝繁看看分摘無緣團沙弄雪勢心費手
不肯暫時圓　賽神爲願心兒有終了待幾時還巧藥
梢頭紅紅白白一種幾千般

木蘭花

陰陰雲日江城晚小院回廊春已滿誰教言語似黃鸝

深閨玉籠千萬怨　蓬萊易到人難見香火無憑空有
願不辭歌裏斷人腸只怕有腸無處斷

又 汝陰湖上同東坡用六一韻

湖平木落搖空闊葉底流泉鳴復咽酒邊清滿往時同
花裏朱絃纖手抹　風光過手春冰滑十事違人常七
八不將白髮並黃花擬下清流攬明月

又 和何大夫

榮光休氣天馬瑞道祖當天傳寶齋千年爲運此時逢
四海歡聲今日沸　濛濛香霧沾衣膩漠漠輕寒梅柳

細封人長有祝堯心從此年年并歲歲

虞美人 席上贈王提刑

城南觀閣連雲起形像丹青裏使君笳鼓渡江來恩帶
江南春色放春回　青春欲住風催去流水花無數尊
前觸目一番新只有玉樓明月記遊人

南鄉子 九日用東坡韻

晴野下田收照影寒江落雁洲禪榻茶爐深閉閣颼颼
橫雨旁風不到頭　登覽却輕酬牓作新詩報答秋人
意自閑花自好休休今日看時蝶也愁

潮落去帆收沙漲江回旋作洲側帽獨行斜照裏颼颼
卷地風前更掉頭　語妙後難酬回雁峰南未得秋喚
取佳人聽舊曲休休瘴雨無花孰與愁

又

急雨打寒窗雨氣侵燈暗壁缸窗下有人挑錦字行行
淚濕紅綃減舊香　往事自難忘更著秋聲說斷腸曲
渚圓沙風葉底藏藏誰使鴛鴦故作雙

又

陰重雨垂垂並馬西郊試薄衣紅蕊未開花已過遲遲

不見東風著意時　酒到更須辭報答春光舊有期勸
若著書妨作樂凝凝莫學衰翁萬事非洛人謂牡丹爲花而不名也向秀注莊子示嵇康曰妨人作樂爾

又 并序

晁大夫增飾披雲務欲壓黃樓而張馬二子皆當
年尊下世所謂英英盼盼者盼卒英嫁而盼之子
瑩頗有家風而曹妓未有顯者黃樓不可勝也作
南鄉子以歌之

風絮落東隣點綴繁枝旋化塵關鎖玉樓巢燕子冥冥

桃李摧殘不見春　流轉到如今翡翠生兒翠作衿花樣腰身官樣立亭亭困倚欄干一欠伸（周昉畫美人有背立欠伸者最為妍絕東坡為賦續麗人行）

又（詠棣紫菊）

亂蕋壓枝繁堆積金錢鬧作團晩起塗黃仍帶酒看看衣賸腰肢故著單　漸瘦却禁寒牽引人心不放闌擬折一枝遮老眼難難蝶橫蜂爭只倚欄

又

娜嬝破瓜餘豆蔻梢頭二月初眾裏腰肢遙可識應珠

暗裏猶能摸得渠　醉倒不須扶喚作周家行畫圖背立欠伸花絮㡳知無未信丹青畫得如

踏莎行

紅上花梢風傳梅信青春欲動羣芳競林聲鳥語帶餘寒江光野色閒遊徑　乍雨還晴暄寒不定重門深院簾帷靜又還日日喚愁生到誰準擬風流病

臨江仙

離別尋常今白首更須竹雨蕭蕭不應都占世間豪清風居士手揚柳洛城腰　文字功名真自誤從今好月良宵只消憐取畫嬌嬈修門君自到不用我詞招

又（送叠羅菊與趙使君）

官樣初黃過九關解妍時更宜寒挽回人意不成鬧香羅堆葉密芳意著心單　過與後房歌舞手輕盈亭色生顏隨叙擁髻與垂鬟欲知誰稱面偏插一枝看

又

曲巷斜街信馬小橋流水誰家淺粧深袖倚門斜只緣些子意消得百般猜　粉面初生明月酒容欲退朝霞春風還解染霜華肯持鴛綺被來伴杜家花

蝶戀花（送彭舍人罷餘）

九里山前千里路流水無情只送行人去路轉河回寒日暮連峯不許重回顧　水解隨人花却住衾冷香消但有殘粧污淚入長江空幾許雙洪一抹無尋處（一本作一截馬臺前京洛路東馬嘶嘶塵如霧借問行君天不語朝雲旋作留人雨塵斷山青人已去芳跡收拾淚眼仍回顧下二句同）

漁家傲（從叔父允蘇州溼江戕）

一舸姑蘇風雨疾吳牋滿載紅猶溼色鬪朝花光爾日人未識街南小阮應先得　青入柳條初落色溪指已

露春消息擬作浙詞酬帝力輕落筆黃秦去後無敵

滿庭芳

閶闔先春琅函聯璧帝所分落人間綺窗纖手一縷破雙團雲巢遊龍舞鳳香霧起飛月輪邊華堂靜松風竹雪金鼎沸湲湲　門闌車馬動扶黃籍白小袖高鬟漸胸巢輪囷肺腑生寒喚起謫仙醉倒翻湖海傾瀉濤瀾笙歌散風簾月幕禪榻鬢絲斑

晁无咎云眉山公之詞蓋不更此而境也余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境也余

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而爲鄉掾三年去而復返又三年矣而鄉士無欲余之詞者獨杜氏子勤懇不已且云所得詩詞滿篋家多畜紙筆墨有暇即學書使不如言其志亦可喜也乃寫以遺之古語所謂但解閉門留我處主人莫問是誰家者也元符三年十一月一日後山居士書

後山先生詩餘卷全

后山詩集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陳師道撰師道有全集已著錄此本爲雍正乙巳嘉善陳唐所刊正集六卷仍魏衍所編之舊逸詩五卷詩餘一卷則唐蒐輯諸書補所未備者也正集舊有任淵註今皆削去別本各行亦爲不可唐同里吳諄爲作序乃極論其註當削則謬之甚矣

舒雙峰先生存稿六卷

〔宋〕舒邦佐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崇禎舒日敬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雙峰存稿六卷》提要

序

人之言曰宋無文予謂宋非無文今無目耳夫文孰文于宋宋四六其最著者矣南渡以前如永叔子瞻之大筆意象冲融自然神逸詩家之初唐乎南渡後能手則周益公李雨亭爲傑出觀其參用經史錯綜時事排偶鎔爲流利對待儼若天成極其才情似弟汴京諸作者而兄之然明眼人必歸正始于歐蘇者以能盡而能不盡也我

序　一

祖雙峰先生生南渡初奮跡制科于

時哲匠林立而盆公寔爲領袖觀
集中所載呈技盆公詞遂不甲盆
公才先生而先生官止郎官位不
才配則先生之所秉可知詩從少
陵得氣骨古體尤勝文勢取竒恨
不多見總之能盡而能不盡者也

惟能盡所以頡頏南渡諸喆匠惟
能不盡所以趾美歐蘇而祐啓我
後人我後人潛泳祖德敢替箕裘
旣藏家廟且公海內爲嗤宋代無
文者解嘲也
明崇禎癸酉歲三月三日裔孫曰

敬百拜識

雙峰先生存稾目錄

卷一

雙峰堂記　訓後

真隱詩集序

定明院造佛殿緣化榜 即今黃龍寺

印施金剛經疏　賀太上皇天中節表

賀壽皇傳位表　賀壽成皇后牋

賀登極表　賀皇帝立后表

賀皇后牋　賀壽皇表

賀生皇孫表　賀壽皇生皇孫表

賀皇后生皇孫牋　功德疏

高宗梓宮發引皇帝慰表

謝賜曆日表　又謝賜曆日表

謝到任表

卷二

賀周樞使遷右相啓

賀留相進呈聖政會要加少保啓

賀陳尚書除同知啓

賀戶部丘侍郎落權啓

賀工部袁侍郎啓　賀中書鄭舍人啓

賀李給事啓　賀薛補闕啓

賀黃察院　賀林察院

賀新除張侍御　賀周相判潭州啓

賀王相除觀文殿學士判衢州啓

賀張侍郎加殿撰知紹興府啓

賀京侍郎加待制知成都啓

卷三

賀程帥加待制二任隆興啓

賀王侍郎除待制隆興啓
迎湖南孫憲啓　迎趙憲啓
迎湖南岳漕啓　迎河漕啓
迎張提舉啓　迎衡州余守
迎潭帥朱殿撰　賀朱帥交印
賀周相交印　賀趙憲交印
賀孫憲交印　賀周帥相年啓

賀江西劉漕冬啓

卷四

賀京制置除刑部尚書兼陳情啓
上趙鹽啓　上曹漕啓
上劉大諫陳情啓　上吳倉啓
上周相著作啓　謝沈帥薦舉啓
謝趙鹽薦舉　謝吳倉薦舉
謝京尚書薦舉啓　到任通廣西趙帥啓
通湖南趙帥啓

卷五

通湖南陳漕啓　通陳知錄啓
通徐檢法啓　通鄭路分啓
通傅教授啓　回湖北湯憲啓
回廣西方漕啓　回永州徐寺丞啓

回吳郴州啓　回章岳州啓
回漢州　守啓　回高檢法啓
回善化倪丞啓　回交代吳主簿啓
回潭州褚廣文啓　又
回方教授啓　回善化鍾解元啓
回王狀元謝禁墳山啓
回項正字謝列薦啓

回邵州徐守謝列薦啓
與靖安范令
卷六
五言古詩
曉起
予本不能碁因病又止酒
雨後即事　雨後
至後有感　讀退之傳
和洪龜父歲莫韻　送簡賀州五首
送陳糾
七言古體
蠶婦嘆　和懶窩嚴上人紙被詩
讀廣平梅花賦　送張倉移漕廣西
送孫憲就任除秘監赴召

著存亭
壽衡守李國正水詞歌頭
五言律詩
小院　春莫
聞野有饑殍感嘆　初夏二首
晚出
久雨望晴十月六日雷雨大作
夢覺　伏枕
小巷　丁巳正月五日
春半即事　嘲燕子
秀野　和王令尹遊園之作
挽余倅二首　挽左相京大師四首
隱几
七言律詩

曉步　雨後書懷

和許宰于尉問字韵詩後一首送其子赴

太學

于尉燈夜招飲酒酣援筆成詩繼韻

于尉惠詩有流落之嘆次韵招飲

于尉以書室新成惠詩次韵

天寒偶成　梅花

氷臘書懷　喜雪

和韵

和林帥喜湯王二魁將還

送馮勉仲赴省　送致遠赴耒陽酒官

病中口占　力古

五言絶句

桃花

以魯直露濕何郎試湯餅爲韻賦酴醾七

首

以呂黎驗長常攜尺爲韻賦筍五首

謾題

七言絶句

春日卽事　睡起二首

聞杜鵑　春晚

立夏後熱甚已而楝花風作極寒

櫥花　聞蟬

午睡　睡起

立秋後十日

秋暑極熾而雨作凉氣翛然

捲簾　憶官舍芙蕖

夜坐　偶書

至日見梅　瓶梅
書室前植竹今日移梅于其間
圃進賢道中　自嘆
和于湖集柰韵二首
慕容溥送題寶峰石刻并中秋詞以詩謝
之　贈畫魚童秀才
遺術士　贈太素脉王道人

爲端夫病起解嘲
以詩追墨　蒲團
題三石屏
一作煙霧昏濛欲雨遠山在有無中
一月色當空山川平地皆如雪後
一月出雲間山川皆如瓊玉
和李宰寓武邑賡楊丞靖安八詠

花光寺送使者書壁
讀子厚乞巧文　讀東坡韓文公廟碑
挽黃助教四首

雙峯先生存稾卷之一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裔孫　曰敬元直
　　　　　　　　　　　　學孟肖輿　輯

雙峰堂記

予竊第歸厭舉子業平生纏繞肺腑欲以古書一澣之家近市囂耳聒心蕩一日窺後圃古木環合桑柘蒙翳平林高峰如竦如揖出沒隱見去城市不步武而得幽人隱士之勝築堂三間尾以一軒堂之中有二山闖以入閈牖迎之晴則髻鬟綰鬟結蒼翠玲瓏不黛而緑不櫛而匀雨則飛雲浮霧冥濛其間舒卷濃淡變化無常霽耶雨耶無不娛目堂名雙峰志其實也軒不壁而窗環脩竹植名花竹簟紗厨藤床石枕夏日風閑清風颯至不减羲皇上人名以北窗志其宜也面堂鑿兩池無活泉雨則溢名曰天澤池上有橋觀月尤宜新蟾弄影雲霄間摩挲烏藤牽挽繩床或坐或倚少焉月色如氷雪冷浸則恍若廣寒不覺人世也故以待月名之堂成終日倘佯坐則深文贖義名章俊語相與爲莫逆起則煙霞吾朋徒林泉吾嘯傲花石吾娛戲蓋未始一日不居或過予曰淵明之松菊彼仕者而思此時之不可仕也白公之石樓彼功名粗了奉身早退爲身適者也子于二者無有奚玩于此曰不然退爲進基靜爲動主靜與退不錮乎心而一于動而進也則射利抵巇舐痔嘗糞亦恐不免何則誘乎外無以制乎内也若軒冕之念輕山林之意重則倘來富貴于我如浮雲而蒞官行已必不肯少負名教故能成天下之

大功名者毋每于心在功名之外者得之于將
植根本于斯也若夫出而爲雲乎爲雨乎爲鵬
乎爲鷃乎則又聽造物者處之而已無適不可
也客曰有是哉退而書之

訓後

惟子之在職存心處事必欲上通天意下合人
情買田築室勤儉得之後世子孫優必聞于詩

禮勤必苦于耕讀教子擇婣慎終追遠毋螟蛉
異姓以亂宗祧毋勇狠非爲自惟刑憲倘違是
言則必爲人指笑曰舒通直郎子孫所爲如此
可不慎哉

真隱詩集序

真隱集者靖安釋氏子權巽中詩也呂居仁作
江西宗派圖自黃山谷陳無已以下幾二十五

人巽中與東溪可正平爲詩詩名相齊人目爲
瘦權病可徐師川畫虎行卒章云郎今者傳無
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正平詩筆高妙自可想
見巽中少時瀾翻百世長無意功名平生所蓄
皆發於詩題洪崖橋有怒翻銀漢浪冷下太古
雪跳波落丹井勢盡聲自歇之句讀者擊節奇
賞由是轟轟有能詩聲一時擅詩名如徐師川

蘇養直汪彥章王性之立之僧覺範正平傾意
與交有唱斯和金鳴玉蹄師川跋其詩云巽中
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予每見之未示名字
輒能辨大率如得李北海字字外出骨骨中藏
筋讀之者當置輞細繹想見靜坐時也覺範云
巽近雙林對床夜語聽其誦近詩十餘篇令人
骨清神爽通夕不寐前輩不浪許予此數語洛

人間與此詩俱不朽何用後人厝詞弟向來芬芳人口者流傳僅十數篇觀者恨未見其全如太白殘月閃閃窗几而全漢之光芒未露也臨川許公宰靜安之明年政平俗寧棠陰訟簡婆挲文字間得其詩全集諷詠不釋而大帥給事程公鴻儒碩望權節兩服鎮以清靜令修庭戸化行湖山暇日搜遺采古而真隱詩因得上于

大府意其間豈無偶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之句如參寥道人得東坡先生賞音者朱絃古調一經品題則是集也播傳士夫間將家有之此可爲巽中今日賀而不敢不書其顛末如此某與巽中生同縣與其宗人遊得出處甚詳嘗從宴坐祖席雲水淡如獨酷愛詩每得意忘形作推敲之狀出門數十百步忘返不知者意其狂于酒也此集遞相傳寫不無魚魯然謹昔人白鷗没浩蕩采菊見南山之戒不敢以意逆之姑俟博古能詩之君子

定明院造佛殿緣化榜 即今黄龍寺

定明古寺山枕黄龍現寶王刹林天青紅一落刼火瓦解冰融有善上人倚枝瘦節百本買杉五丁鳩工一毫未立孤雲還峰我等衲子思始

圖終銘鏤遺音纘緝前功如船跨海無帆莫東十字街頭鋪說家風黄面老子寂寞爲宗立雪齊腰豈屋栟櫚黄金佈地旃檀成聚假莊嚴相發人敬恭人生百年掣電飛鋒積金至斗用盡竟空惟布施力還報無窮如水映月面面相逢洪纖不棄如響答鍾頓諸檀那成我梵宫捐金擲玉層層重重萬瓦疊鱗兩梁架虹欂櫨栱枅

間彩青彤天龍糺繞中嚴絣容咄嗟而辦如燃
指中成大緣事其報必豐如須彌山福祿屹崇
此一瓣香十方溥同

印施金剛經疏

八萬四千偈都是法門三十二分經此爲殺髓
如夢如幻泡要識眞詮求色求聲音莫生妄見
既諸佛爲人宣說故某甲鏤版莊嚴遇此三元

施之百卷居士得聞懽喜今朝有何舉揚且道
云何于此經是究意第一義離他人我相衆生
相壽者相了得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直見本
源方名解脫若只是簡癡蠅鑽故紙如何識得
金剛不壞身凡我見聞頓皆聽受

賀太上皇天中節表

舜絃奏五方歌長養之風漢獄呼三適際誕彌
之月懽騰萬宇慶洽兩宮恭惟　大德難名成
功不有丁纏呈瑞仰符南極之占亥首紀年俯
協絳人之數稱堯典可卜皇齡况茲付托之
得人専以逍遙而養性壺中不老物外長生臣
身繫熊湘心馳象闕未央奉卮之祝雖莫綴于
新班麥燈置酒之懽甚喜傳於盛事

賀壽皇傳位表

孝心日致思釋重負以養親宸斷天行故舉大
寶而與子綿洪有托定省無違臣聞漢殿未央
自此莫聞于善繼唐宮興慶後來弗見於相傳
豈如自紹興而距淳熙以重華而充德壽恭惟
英明獨運仁孝兼全措六合安若覆盂視萬乘
眞猶脫屣而况上奉長年之聖母下觀好學之
賢孫聚四世于一堂聽三呼於九陛邦家甚盛

編簡未聞臣達竊守符莫陪班綴王季爲父武
王爲子深知文后之無憂帝堯作典大禹作謨
敢請虞書之兼載

賀尊諡成皇后牋

道訪全山授以震男之位禮隆嬀汭稱乎坤母
之尊慶藹內庭權騰外宇恭惟 資全慈儉性
體靜專浣服示先蠶著嬪京之興居寒裘而去珈

成與子之謀母儀后德之俱全古往今來而罕
有臣濫叨分守遂阻趨班太姜太姒而太任知
僅配三宮之德若堯若舜而若禹者惟觀一道
之傳

賀登極表

皇圖有托慈極親傳增二典之光華成兩朝之
揖遜古今罕見夷夏交懽恭惟 天開濬哲之
資日就緝熙之學青宮主器翕然民望之歸黃
屋受圖久矣聖模之守月取三陽之泰明瞻兩
作之離剡爻作于述之同時自祖武孫謀之疊
見若堯舜禹相傳于古則脗合而不殊如曆元
肅親授于唐殆同名而實異道光三聖法守一
家重脩侍膳之前覬再論執中之數語臣濫叨
分守尚阻趨班頃愬四皓之從遊敢言羽就今

覩六龍之時御但切雲從

賀皇帝立后表

有夏承虞已光臨于大寶塗山翼禹宜首正于
中宮既婦道之俱全又慈皇之親命家齊國治
神福民安恭惟 德冠百王統傳千歲念人心
道心之論雖相授以執中然周南召南之風尤
有資于治內爰闡塗椒之貴俾符指李之祥奉

并旨于三宮正乾坤之兩位臣獲覩盛事但造
淸班文王至內門而日三想巳同于問寢太姒
嗣徽音而斯百更請祝于多男

賀皇后箋

舜典禹謨有光三聖關雎麟趾正始二南恭惟
性體慈仁躬行淸靜乾出庶物坤土應以無疆
日宗衆陽月遡明而並照贊五日一朝之禮爲

萬年千載之懽臣將漕有行趨班無自家齊國
治巳新王化之基地察天明益助吾君之孝

賀壽皇表

聖人之大寶曰位旣巳光傳天下之本在家尤
宜正始爰示嗣皇之訓俾明中閫之儀龜筮協
從神人懽喜恭惟　不以位爲樂思與天爲徒
盡道事親貽謀翼子調扶桑升日光臨諸夏之
初而傑李盤根宜正長秋之號想婦道更脩于
孝道而榆衣藝舞于斑衣臣濫領使華獲覩邦
禮禹謨舜典豈惟覩一道之同麟趾關雎碩宣
布三宮之化

賀生皇孫表

天睠炎圖早聞與子祥開朱邸新見抱孫懽動
華夷福綿宗社竊以漢室畫堂之慶宣帝喜而

自名唐家內樂之罶元宗爲之臨澡然未有其
旨奉兩宮之日誕彌成五世之懽惟我熙朝譪
然盛事恭惟　以仁保國以孝事親西被東漸
德汪洋于禹甸山輝海潤人歌詠于啓贇肆府
贇王茂毓家嗣蕃衍盛大胄益繼于神明安富
尊榮國自同於箕翼臣身馳周隰心戀漢庭嵩
嶽三呼莫與奉觴之列本支百世第知過曆之

期

賀壽皇生皇孫表

聽自天心佑無疆之大曆瑞呈王邸生有道之
曾孫慶藹宮闈懽均海宇恭惟 垂衣治久脫
屣功高在位三十年無非積累爲春八千歲坐
看雲礽漢家隆準之孫虞舜重瞳之胄宜畫堂
之交賀致太史之疊書臣假漢節以遄馳與周

邦而咸喜三聖相授幸覩揖遜之傳五世其昌
更覩延洪之慶

賀皇后生皇孫牋

曉望震宮徧藹鬱葱之氣香飄丙殿忻聞誕育
之祥國祚無疆天顏有喜恭惟 坤承乾而作
配月並日而爲明方瞻綵服之嬉更喜綠車之
慶曉問安而晝視膳孫助孝于兩宮上承祖而
下抱孫遂全懽于五世慈仁昭假嗣續蕃昌臣
跡阻三湘神馳九陛望雲切矣莫捧漢庭於萬
之觴就日覩之惟想唐帝見三之喜

功德疏

梅露小春誕彌厥月葵傾諸夏請祝聖人更思
徼福于神明盍欲盡忠于臣子恭願大德必壽
無疆惟休八千歲春八千歲秋長留日月五百

里荒五百里甸盡復山河

高宗梓宮發引皇帝慰表

八音遏密咸表哀萬壑爭流始從禹墓龍輴
即路龜日就陵竊惟太行太上皇帝功光祖宗
德參天地非心黃屋共知脫屣之高乘彼白雲
忽報攀髯之斷陛下欲極三年之制難踰七月
之期月送稽山恐見登僊之佚心攉前殿空餘

上壽之卮悲喜轉深涕泪俱下頓少寬於聖抱
用大爵于群情

謝賜曆日表

曆數在躬亦久聞於禹命歲月無易行方謹于
夏時恭拜成書敢云故事恭惟　誠參化育幽
贊神明雖自得裁成輔相之宜然必謹析因夷
隩之令臣識清臺之密課感丹扆之授時敬戶

初開豈但勉三農之務雁峰田去亦無令二社
之差

又

道運陰陽玅雖歸於丹扆農知蚕暁課必待于
清臺恭拜成書仰㽞大德恭惟　曆稽堯命政
法舜齊水火木金之脩功歌六府日月星辰之
次紀錫九疇爰正夏時遙頒禹甸臣敢不甫先

時授肅勵司存正月始和已戒布刑之象孟秋
既至更令斷獄之平

謝到任表

索粟長安愧乏絲毫之補分符蒸木謬膺綸綍
之榮初見吏民具宣詔令告以朝廷所遣吏之
意是皆聖主不忘遠之心莫不懽忻至於鼓舞
臣性天竅薄材地荒疎徒違紹于箕裘遂叨塵

于簪組半生州縣微善政之可書二載京都俾
權酤而奚益敢云假寵試以專城弟守嶺陬既
挍雁行之近親需活祿養又安烏哺之情在臣之
私于計良便惟郡牂重湖繁劇之所而路當二
廣往來之衝旁列兩臺政拙易于呈露籍惟五
邑財乏窘于枝梧矧多谿洞之錯居元欲羈縻
于有道于焉分土惕若臨淵茲蓋伏遇執舜之

中敷堯之命每貴西京之治璽必書貞觀之屏風知臣久在塵埃備識里閭之情僞念臣服勤畎畝必知稼穡之艱難特借寵光俾塵任使敢不勉思一得圖報萬分疏導恩波接湘流而無際布宣聖德與衡嶽以俱高但使民之安居實爲臣之報國

雙峯先生存稿卷之二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 裔孫 曰敬元直 學孟肖輿 輯

賀周樞使遷右相啓

恭審升從樞府晉秉台衡雖聖主詳于用賢非苟片言之合然天下望其爲相已恨十年之遲想見舜湯選衆之初如聽文富宣麻之日君子更相而稱慶國人鼓舞以交懽其官道粹聖賢文追盤誥其外如春風和氣潤萬物而無聲其中如泰華嵩高更千變而不動蚤聞簡注直上清華柰何正邪冰炭之殊遂起漁釣江湖之興身退歸而名愈白民思切而上趣還洎重入于脩門宜即登于潭府堯稼燭而書天詔尚借筆于二蘇本兵柄而破賊心又托威于一范衆徯

維巖之久矣公如止水之澹然果出前旒亟登
上衮勃處右而作相用振家聲旦居左而為師
行光世績本以平生涵養之地播為元宰造化
之鈞治體重輕人才純駁運之掌上探若囊中
自此內脩而外攘可以朝行而暮效矧一代詞
章之主皆謂文忠之後身而三台品位之崇又
過廬陵之前美豈特天開于我宋是將地重於

江西某側聽傳郵喜至折展聞正人之爰立知
公道之盛行由貢鱗封先述四方之公論屢歲
兼賀後輸一巳之私誠

賀留相進呈聖政會要加少保啓

虞書登御舖張萬世之休漢相疇庸陞進 公
之秩先生宰路喜動朝紳某官開濟兩朝經綸
四海胸中藻火斷天下之大疑肘後芝參養民

間之和氣自眡初政即見老謀以謂今日欲如
曩日之安當賛後聖恪遵前聖之治爰稟重華
之庶政勅成有宋之一經鴻筆摛詞進瑤編而
稱善衮衣陪蹕儲寶殿以多儀矧緣輔賛
之勞復此潤色發揮之美昭登亞保庸答豐功
一話一言碩永持于國論三公三少看序進于
官聯某忻聽告庭阻陪賀廈寫琬琰而為訓豈

惟觀二典之華喜股肱而作歌又將見三謨之
續

賀陳尚書除同知啓

誕敷顯冊進貳洪樞聽履而上星辰纔聞暖席
運籌而勝帷幄又見告庭自非以大忠而結前
旒安能不數月而登宥府華夷震悚廟社尊安
某官道傳洙泗之淵源文追盤誥之灝噩胸中

藻火判議論之大疑肘後參苓之養國家之壽脉早紬書于東觀旋演綍于西垣藉令安步而徐行久合為霖而作楫十年江海一節冰霜壽皇形宣室之思嗣聖得商山之皓自從羽翼紀會風雲從列其泉正三銓之繩尺班陞宗伯典五禮之範防史闌高筆削之公經幄摩論思之益人瞻維石帝付本兵平輔漢而出六討之奇家

聲雖在益贊禹而格兩階之舞德勝為先有言可以典邦上策莫如自治倘國如一身之有元氣所養既堅則虜如孤星之對太陽其何能久然後以六經之心地為四海之春風冠帯蠻戎埧箎宇宙歷盡汾陽之考公亦何心畫徧雲臺之勳國自有典繄衆素望非愚敢諛某舊出化爐今依鈞秉聽速郵之傳命喜析展而不知鴻毛過順風豈但慶明良之會燕雀賀大厦又將假棲息之安

賀戶部丘侍郎落權啓

顯膺天獎正貳地官總司會之權米衡雖舊拜卿真之命風采維新除目一傳懽聲四起竊惟禁路莫重民曹雖東南號財賦之淵豈可歛箕而過取而國家給官兵之費又非畫餅之可充

多為道御權御之高譚未聞民足君足之實利有能遊遊于肯綮之際茲謂傑出于流輩之中權之為眞用以示勸某官材兼數器學綜九流日炙玉潔之文橫流筆下地負海涵之學飽貯胸中蚤鳴履于周行旋分符于外服乘軺聽覽吏膽落于威名袖手經綸衆口為之浩嘆果膺召節亟拜上卿仍題史筆之公遂總版圖之賦

謂錢當流地豈可使帑藏之虛然財非雨天又
必持根本之論閔時能幾奏效甚優爰撤假齊
王之名庸表真漢相之出少持筆橐即正鈞衡
某得于傳郵喜至折展目凝天上莫慜吏于燮
賀之行書繫湘中姑傾倒于回鴈之足筆舌一
一襟懷百千

賀工部袁侍郎啓

曉禁出綸冬官貳職舜曰俾予從欲既不犯于
晝衣番哉命爾共工宜光持于紫橐自櫂朝紳
之望愈增禁路之高某官天宇清明神鋒峻拔
名魁西海與星斗爭煥其文氣蓋諸公壓嵩岱
不更所守蚤橫經于學省旋提筆于著庭良史
殺青望郎圖錦一麾而爲太守再見而拜上卿
多所平反不畏強禦誰歟怙勢欲私縱大理之

囚公也發奸乃反落御史之膽上曰獻納論思
之地俾此剛明正直之臣講讀軍攻八章皆因
脩器而復古毋謂考工一記止言冊物以示人
頓新起部之規模兼冠賢關之軌範逾高卿月
已逼台星某喜聽傳郵情因躍冶想夔龍會集
扈翠輦以方新而燕雀何知第朱門之來賀

賀中書鄭舍人啓

擢于右史職乃西垣綸閣坐對于紫薇官雖不
缺蟾窟首攀于丹桂人則罕逢何幸鳳閣之新
除忽得龍頭之高選才與位而相稱今視古以
增榮某官晁董聲名歐蘇詞翰斗魁多士謂橫
翔椗出而乃宜砥柱吾心何難進易退之甚武
方讀四庫之未見忽乘六轡以周詢詩酒忘勞
湖山供咲衆恐環轍之將老公如古井之不波

奐悟蒔旒亟須召節坐錦窠而應郎宿夾香案而侍玉皇吏借是是非非之書來演灝灝噩噩之訓在昔泰陵之初政嘗覩東坡之召還亦如是而三遷不少差于一職擬人至此盛事曄然敢作舍人何憚詔書之旁午覃爲宰相始知經術之該深大振家聲增光朝路某速郵以告賀厦無從大册高文行觀脩五鳳之手宜心寫意

敢先陳雙鯉之書

賀李給事啓

青瑣虛員丹宸有詔擢西掖發揮之妙正東臺封駁之司仰惟傑李之騰芳粤在有唐而爲盛舍人如嶠大掞今多主爲之給事若藩抗制勅所不便者洎來我宋益茂孫枝覩今日選除之新備當家先後之美可無素尺往候黃扉其官雲錦織裳玉匙啓鑰深天地以潛之學引星辰而上之文少年唾取于兩科一日名宣于四海自表儀于朝著以翰墨爲官常東觀讀未見之書石室紬不刊之史坐黃昏而紫薇作伴已彰綸省之纓當半夜而金蓮照歸兼直玉堂之印人一得之而皆稱佛世公兼有此則可謂米銜更膺書稜之榮亟正夕郎之拜郄詞頭已高前

日還詔書何憚今時論事少假於回天若早必資於作雨某登龍跡阻賀燕情深顧公儒者之詩雖未賡於山谷李門喜色之句先請詠于少陵

賀薛補闕啓

帝命甚新諫員復舊惟山甫能補袞之闕親擢何先蓋廣德論乘船之危家聲素直旣賀清朝

之否已又喜上坡之有人竊以九天從諫如從繩群公憂國如憂巳凡有忠嘉而必告尚虞遺闕之不無況前代嘗以此名官暨本朝始從而更制今欲裨于丹扆當盡復于青氈仍稽建白之章首選公清之士衆多睥睨公獨掀騰某官雋望隆名光芒星斗清規勁節照映冰霜早迪簡於王庭遂編摩于樞府今日不云無過而稱

補過君子豈肯當言而不盡言箴必鋪于六條線深藏于五色彌縫政治綴緝綱維矧于唐世而觀之亦以薛登而處此彼小而論七子之弊猶且傳今此大焉格君心之非自能越古行且冠七人之列豈徒增一姓之光某除目初傳懦衷尤激歸鴻可繫敢畧陳賀厦之書聽鱗非難行聽上積薪之疏

賀黃察院

疏恩比闕分察南司横壁水之經範模有素執霜臺之簡綱紀方新太平所基善類有恃某官學該而識正氣勁而貌和條屯田之便宜嘗平智畧撮長編之機要溫國規模觀其披肝膽之忠可以任耳目之寄果膺眷簡親畀抨彈然士在平時恨弗司於擊搏及身居此地常自作于

遲回竊知孤高動多雋偉碩以君子小人為上而區別然後侍從近臣以次而階升某欣聽顯除適叨收召抗章丐免恐未逹于閂關引筆輸誠敢先馳于竿牘

賀林察院

天庭出命言路得人肅我清朝方切新天子之僉叶于衆論獨膺真御史之除此事久無有識

相慶竊謂朝廷紀綱之選莫如侍從薦舉之公然以一人譽而用之尚幾偏信若諸大夫皆曰賢矣允謂僉諧是宜六察之峻遷首用二賢之合薦某官孤忠照世正學師心歲寒而栢不凋一生自信風疾而草逾勁衆目皆知雖清議之翕隨亦丹衷之素賞爰從宮教擢自臺評正當風霜擊摶之時况值天日清明之始必如鶚而

逐雀肯同舍豺而問貍先區別於薰蕕徐昭登于槐棘某欽聞新制殊激懦衷鳳凰鳴朝陽想見衆鳥之喜燕雀賀大厦敢脩饋鯉之儀

賀新除張侍御

演綸西掖專席南床秉筆立螭方夾玉皇之香案峩冠戴豸欲升御史之霜臺太平有基善類所恃載觀臺長多用序遷六察院之分必藹抨彈之譽二獨坐之貴始專雄劇之司未有擢自右坳徑躋橫榻伏讀除目仰測皇心蓋將借路于風霜儲作異時之霖雨譬如虎在山而藿不採然後石維巖而民具瞻此上所期亦衆素望某官孤忠身許正學家傳胸次九流凛凛濟時之畧筆端萬象煌煌貫道之文早際重華之知巳處司宗之貳經綸未展恬退自如暨遇重明

亟須一札長江萬里暫持將漕之權列職九卿即應太常之選榮夾紫宸之侍遷先白簡之持惟其懷鐵石之心可以捱山嶽之峙方聖主大有爲之日亦賢者不可失之機碩以君子小人爲上言之然後西樞東府歷階升矣某逖聞親擢倍激懽悰一馬乘驄共喜正人之用雙魚緘素少伸下執之恭

賀周相判潭州啓

華陛秘殿出判分藩廊廟老臣盡復青氈之舊詩書元帥尚迂赤舄之臨以救寧夷夏之餘爲綏靖湖山之細垂紳不動奠枕俱安嘗攷周公夾輔成后破斧之征四國何不亟動于風雷東山之役三年乃始迎歸于衮繡仰窺天意有警王心蓋再合之難則其信益堅而歷時之久則

其事愈白偉哉今日繼此家聲某官百辟儀刑兩朝柱石文章如歐陽子昔謂廬陵之後身德行如司馬公自是洛中之前輩重華擢爲上宰嗣皇畀以貳公如舜選皋如益贊禹天下春風和氣之薰協朝廷泰山喬嶽之尊安忌者誇以非衣浩然歸於綠野四海惟愁其老去九天極[illegible]言遽歸遂頒十乘之啓行雖歷三辭而弗許乃知分閫是亦假途昔者文潞公之再相則由許以朝富鄭公之重登則自汝而入恐未開于潭府已亟駕于追鋒矧詩什之所傳與歲華而宛似某職供奔走化近陶鈞東閣初開雖莫與瞻于巖石南枝已露行須染指于梅羹

賀王相除觀文殿學士判衢州啓

力辭上宰出判輔藩前相位十數公未有此得

君之久去王畿五伯里何忽膺分陝之除得非了天下于咲譚便欲輕入間之富貴雖以明天子欲留不可加之大學士式寵其行郡民甚懽國計似左某官端抱致君堯舜之學不數中興丙魏之功置諸左右者幾年徧持文武之二柄惟其輔賛之藏用了無形跡之可窺是以聲色之不勞端坐廟堂而自定何拂衣去二公之位

乃建纛當八面之衝雖云自葉流根并京蒙福豈若昂首低尾爲王留行所忻太末之區甚邇東陽之壤枌榆在望何殊晝錦之榮鱸蒓難留皆訝青氊之復某素依鈞播驟聽郵傳浩嘆再三可恨無人安長者之側誦詩數四惟祝有衮迎我公之歸

賀張侍郎加殿撰知紹興府啓

歷華書殿出鎮輔藩朝登巨闕已在簪筆侍橐之列國有大政遂總方伯連帥之權十乘光臨百爲具舉某官材周世用識洞幾先貫日孤忠傳紫巖之衣鉢潛天妙學得南軒之根源雖公相故是家傳然富貴皆吾自取周詢浙部何忝理輪之綱尹正神京不作畵眉之斂扁舟忽去一節召歸還天禁之從班掌地官之大計惟稽山之萬壑似漢家之五陵方嘆此群工血指之羞遂屈于族庖更刀之後既别盤根之利益知游刃之餘諒卽衮歸豈止氊復展大丈夫平生之志了先丞相未爲之勳某通家曾祀于膺門攬轡又依於孔里傳聞異數倍激懽悰剪紙陳情聊達凝香之寢濡毫候賀行聆入覲之圭

賀京侍郎加待制知成都啓

榮歷次對盡獲四川方喜皇華之北旋又擁碧油而西去雖一歲再爲萬里之行役寧無叱馭之勞然二事斷非衆人之所能正是補天之舉旁觀踴躍敢緩贊揚某官蓋世隆名經邦大手平生爲國難盡形容近事出疆尤誇偉子所執禮曰伐可汗彼雖言語不通而嗜欲不同知我父子有親而君臣有義竟徹胡樂肅奉[illegible]

富公歲幣之增尚懷不滿蘇武節毛之落幾得
空名未有引大義而屈虜酋是宜陛法從而厲
臣節何尚枘參歷井不郎旋乾轉坤騰言西顧
六十州遠去南面八千里殿邦必得真宰相此
地乃如小朝廷所以文潞公歸而端拜西樞趙
清獻還而竟參大政謀帥便爲擇輔觀往可以
知來浣花碧鷄莫作遨頭而驚俗眼松州雪嶺

端要籌邊而繼古人當機則指貔虎而復長安
無事則以琴鶴而保全蜀盡令蠶叢見州之衆
如近龍顏日表之光底定一隅歸褰九陛某叨
依恭梓喜近傳郵想大艦過洞庭青草之間難
陪燕賀然清夢隨雕唐灔澦之上何異登龍

雙峰先生存藁卷之三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　裔孫 曰敬元直 學孟肖輿 輯

賀程帥加待制三任隆興啓

升華紫禁因任洪都三錫之榮蓋未聞于南國
次對之貴又峻陟于西清匪聯上衷易哀異數
竊以久任之法在昔非無寇君願借于一年止

爲請留而少駐黃霸雖稱于八載蓋亦既去而
復來未有大書特書而屢書遂至一命再命而
三命某官量容雲夢之八九學高洙泗之三千
蚤結宸旒徧儀朝路雍容卿列少留惟月之班
封駁瑣闈大展回天之力不肯尺枉力求外庸
自作南州之主人甚慰西江之父老化黙行于
[illegible]厤民自得于湖山百萬之賦請蠲蓋爲邦而

固本分毫之罪不貸思戢吏以安民一意行寬大之書衆口滿循良之譽上曰召用僉曰允諧又恐斯人之失依寧爲大才而少屈擢居侍從之地如親咫尺之天既以紓其戀闕之思又以寵其殿邦之績只恐藕絲保障難留舟楫塩梅即聽賜環靡容臥轍其音傳天上喜躍湘中念昔蒙賞音于山水之間而今有敝廬在枌榆之下感既深而喜亦極言有盡而意無窮望騰閣

之鶩飛難陪客從附衡陽之雁去敢以書先

賀王侍郎除待制隆興啓

允膺紫詔榮鎮洪都峻西清次對之班增南國元戎之重且四海日望衣冠之從吉而九天細詢歲月之及期宜奏胖琴亟須召節斯民在襟帶江湖之地有田不秋明公挾康濟宇宙之才

視人猶溺少屈於外以蘇此方其官直氣敢言剛腸疾惡爭是非于萬乘威嚴之所擊姦慝於衆人趨附之時烏府早登抨彈不避鱗坳旋立言動必書掌帝制而對紫薇陟天官而比金鏡茲淹三載遂拜十連霞落鶩孤之詞恍疑舊筆春生秋殺之政殆是前身載瞻滕閣之遺規應記王禮之舊物恐難稽于分閫當即賀于宣麻

某側聽傳郵喜至折屐念北闕朝天之路曾覩後塵望西山捲雨之簾今依鄰燭夏一成而欲同幾賀地千里而莫遂鴻趨徒有筆端以寫心曲

迎湖南孫憲啓

抗章請外持節平反九郡衍楊喜見使星之動三湘泉石權迎文伯之來然君子勇退之何高

以聖主屢留而弗得國雖左計公則全名某官學抱真傳文推奇分雖嬉咲怒罵亦可衆口矧泓涵演迤自成一家此亦緒餘未爲儁備填者討論於史院與夫獻替於諫坡慷慨數篇不異澹庵忠憤之疏輯編五典又過醉翁紀傳之書旋領袖于賢關遨驅馳于荊壞切窺唐史嘗睹陽城亦如是而三遷殆眞同於一律然而起布

衣而居諫梨麻猶待于七年繇司業而浮湘剖竹止煩于一郄雖形似之少異較名節之寔同矧搏風九萬里之初于焉歛翼今屈指二十年之後來也乘軺訪橘井以猶存問鶴僊而無恙少詢周道即趣曹裝某爲貧所驅瀕老而出懵當書獄危甚臨淵其將詳而防屋雀之欺其將恕而戒淵魚之察得情勿喜寧失不經此肯平

生方冊之所聞未審今世君子之肯售敢因半面盡吐寸心指迷先炷後山一瓣之香托庇續詠杜老萬間之廈不我先不我後有如是之遭逢取人暮取人朝頓弗忘於微賤

迎趙憲啓

顯拜雲章榮更霜節自司倉而持憲益瞻臺治之尊既出嶺而浮湘庸示公歸之漸統臨所暨

鼓舞斯同某官四海眞英五陵閒氣流波濤于筆下賀白詩辭爍日月于胸中間平事業三朝通貴兩郡持麾峽水融川徧作有襦之詠洞庭春草遂煩衣繡之行戴白垂髫左餐右粥遺愛多留于荔子去思每切于榕陰遂勞四牡之光華還領五羊之歛散如子見母似物再春逮民甚歡公論則鬱謂五嶺皆炎之地衆所遲回六

轡如濡之車獨何淹滯亟命黃茆之别來爲紫
蓋之游或曰湖湘曠焉土壤此方久矣與烏言
夷面之雜居習訟囂然况雀角鼠牙之難辨此
俗之所深病而愚以爲不然凡下之俗之隆汙
視上之人而向背召伯聽而訟息皐陶明而刑
清得人如公何遜於古維城已竦秉樞是期某
白屋一寒青衫十稔嗜在獄吏之數徒守書生

之言然而疑罪惟輕慘者惜其漏網得情勿喜
黠者咲其坐癡自知其難何恃不恐有香一瓣
政欲忝避席之餘庇賀萬闕豈但作容身之計
霜催九月秋滿千崖傾徐行李之驅亟有泥芝
之詔

迎湖南岳漕啓

綸詔自天計臺易地駕輕舟而出灩澦持英節
而上瀟湘已辭蜀道之難便覺長安之近只恐
漕闕之路假爲歸衮之階此雖民言實占天意
某官才全德備神和氣夷雖功名富貴之自求
然將相公侯之有種方上登麟閣每念汾陽之
極忠及睨識龍駒深嘆召公之是似銓曹冒掌
戎監升華盍令赫奕之家聲盡還氣象于今日
如魯公光周公之績如條侯續絳侯之勛奚勞

原隰之驅未濶雲霄之步蓋岳鄂有望有故家
貔虎之營尚存而川陝平分亦古人牛馬之運
斯在故煩周覽大展壯懷爰自梓潼移于衡嶽
湖分南北雖有此疆彼界之殊民一歌謠不出
去思來暮之語想因假道尚記攀車更能爲此
而少留兹不見公而大悦某自甘拙宦羞學時
粧既不狥人而走趍安能與世而諧令知難伸

于屈蠖頗將夢于鱠鱸人有一天我有二天非敢祈于私請堂達千里門遠千里願廣布于上

恩

迎河漕啓

抗章請外攬轡載馳賢者建臺閫郡誰不舉手直臣去國有識甚爲寒心恩雖徧于三湘勢恐輕于九鼎敢云私賀姑載公言竊惟臺諫朝廷

之要官出處君子之大致倘進退之機不決則聲名之全實難善營貴如酖毒之酣人愛之者鮮不落其機穽而君父如雷霆之在上畏之者誰敢抗其威嚴自非先辨于拂衣詎能力進於苦口是以歐陽公之于河北蔡端明之于閩中皆從諫坡旋領漕運夫二公之始計豈願終爲此行然兩全之實難祇有不合則去至今壽定

尚照丹心如或顧戀于其間必將噤嘿而形語一時之榮華固含羞而得矣萬世之議論誰倒水而洗之孰謂于今又見盛事某官卓然忠義之致士禀乎行止之過人項在臺端已著乘驄之節暨居諫省復見逆鱗之忠蓋今風俗委隨論說淺陋三綱不立四維不張內未建於國儲外常防于敵侮此愛君者所當流涕而太息而

謀身者以爲閑暇而偷安自非我公誰吐素憤曾傳鄭之弗布而削稿以爲忠諫草夜焚扁冊明發今以王臣之蹇蹇出爲使者之皇皇必能激濁揚清裕民足國然當今歲頗厄常賜民憂艱食而所恃寬政郡無素儲而又資救之如補者瀉者之交望用藥固難兼全然取之于之之適宜活國自有老手宜寬督課之期限或除已

甚之科名內脈既彊外症自起至若按臨于寮
屬木當分別于正邪如君子得用而不閒以小
人則天下可平而何況于一路願高勁節毋忽
狂言徐俟賈傅宣室之思而後曹裴舍人之趣
則盛名全于終始清譽播乎古今某白屋一寒
青衫十稔浪舍水雲漁釣之樂來路錢穀訟獄
之塵然而情必得真毋使在縲紲而非罪人于

我奪將不待彈劾以歸耕確守書生之哀矜敢
作俗吏之健決豈意末路又竊餘光流水高山
倘遇知音于今日掩瑕匿垢必歸全璧于他時
老火回鞭凉風發軔敢請使軺之駕叅符屬郡
之聽

迎張提舉啓

擢從郡寂光擁使華遡大江而上重湖煩勞涉
遠從兩轄而持一節實賀遷喬候氣由關露誠
鎮室某官銘藏寶匣之古氷貯玉壺之清名宦
累年直要仰天而攀桂計程今日自當得地于
判花尚分漢郡之符首說池陽之政文非桂壁
盡布六龍御天之恩章上叫閽何畏九虎守關
之勢丹扆聞而三歎清議爲之一伸尚欲激朱
輪之心使知慕繡衣之貴寧追鋒之少緩煩沃

轡以載馳閩郡毫奥初不容于臥轍傳家事業
又復見於埋輪財貨本末知費經營貴賤奇贏
要從民便少勞散粟即聽持荷其委擲寸長奔
波手祿小大之獄不能察權天譴之難逃出納
之吝謂有司豈書生之素習終夕五起遶木三
依杜老萬間豈但斬廣廈之庇南豐一辦更須
叅避席之餘

迎衡州余守

芝塗右被竹剖左符聽蒸水之風謠云何來暮露嶽峯于雲霽覩亦爭先訝徐畫戟之森梶耀彩衣之戲忠孝具美道路榮觀竊以在昔衡陽爲今劇郡雁峰占湘中勝槩之一石鼓與天下書院之三合江留昌黎栽竹之詩花光得山谷愛梅之句天低溯近星並臺高必深旋辰之知

始畀繭絲之托其官鍾七閩之間氣生四謀之名宗將及可破于大軸明珠能照于兼乘已近長安之日奚分刺史之天思奉南陔之旨甘莫如外使不戀東華之塵土尤見中存雖此邦財賦僅足支吾然在庭獄訟頗亦清簡纔歌有袴卽聽賜環某止爲饑驅墮在吏役舍水雲漁釣之樂染桁楊朱墨之塵出納之吝謂有司邦賦

尚可小大之獄不能察民命云何輿欲盡于屬州身欸逢于廣厦有天可獨肯容賤子之少偷畫地以爲牢使古人之重歎臘將寒去春近陽來願劑量於天和以迎承於帝祉

迎潭帥朱殿撰

出綍起家建牙分閫四方負笈爭親道德之師十乘戒途奪作詩書之師斯文未喪吾道將興

其官心見聖人名滿天下格物致知之學豈徒師弟之傳收時行道之心要盡君臣之義然而州麾使節出則撫摩講席經筵入而啓沃每辭軒冕歸臥山林席間之丈不虛戶外之屨常滿夫豈時之肯舍其或道之未諧今者一札新除再辭弗許灑神毫而親換表天扆之勉行我克灼知盍起作百城之福達則兼善要盡行六經

之言某自愧庸迂幸同巡管重關起鑰政有望於發明一舸浮湘當自謀於親炙

賀朱帥交印

古著得日植纛班春父老聚觀皆頂天而鼓舞學徒紛集將借地以依歸喜氣浮湘懽聲震嶽某官動靜語默無息非真用舍行藏隨時各當得賢爲重知天語之難回挈道俱來覺人心之

自向别臨新治乃是舊遊登定臺而思于湖之醉吟望祝融而憶南軒之聯轡江山不改歲月驚馳歸然獨存暫屈元戎之臥護足以任重行遂大人之格非某仰止高山逢於湘水尺書賀厦蓋俗禮之未忘丈席凝香覬忠規之親受

賀周相交印

受命判藩涓剛入境老農相語長沙開府之幾百年宰相鎮臨盛事而今纔一二見某官柱石老臣鹽梅舊弼養氣之浩而輕富貴倪就功名推道之餘而爲文章仰追盤誥入輔重華之久親逢一道之傳方隆巖石之瞻遽勇急流之退詔屢煩于分閫辭終至於回天忽念三年之勞歸具存家法豈比五湖之不返止爲身謀戒十乘以啓行荅九重之深眷然而潞公由許而再

相富公自汝以重登便恐鋒追徑還舊某頃蒙陶鑄今倚帡幪不惟脩小侯事上國之儀亦當講門弟奉先生之禮宿官偏壘雖尚阻於登龍賛喜高牙幸可凭于回雁

賀趙憲交印

涓剛布憲入境觀風周道載馳與春俱到嶽峰亦喜無雲不開敢脩饋鯉之恭庸賛拂龜之慶

井官氷霜其操珪璧之姿賀白摛詞早淪銀潢之潤龔黄奏最屢更玉節之華登瀛乃宜浮湘似左然而民歌來暮士睹爭先逢想褰帷駐父老于節下不妨綏轡詢民瘼于道中犻令一新歌謠四起第宗城之已薙恐使傳之難留某司廪冐功代庖猶愧郊迎匪遠將快覩于清明臺治相依更親承于傳約

賀孫憲交印

涓辰入境攬轡觀風誦白粲萬艘之詩錦鄉又別哦紫蓋衆峰之句繡節初臨矧楚萍乃舊治之鄉而湘竹亦經行之處撫山河其無恙夾老稚以懽迎某官逵追六一之風流近復澹庵之氣節文章特其餘事忠義發于至誠着脚蓬山匪躬諫苑自此超遷之後夫何請外之堅似欲令媢竈之羞故幷作乘軺之遣其于名節尖有扶持然而夜泊浯溪元結之碑猶在曉尋橘井丁仙之觀尚存少須此地以婆娑佇見朝天而獻納某甲樓小壘寄邇大臺既得近於按臨是將謀于親炙夢尋三徑雖不遠于及瓜庇托萬間庶可歸于全璧其諸心曲留竢面申

賀周帥相年啓

天吹半夜之東風雖從律轉公作九州之和氣先送春來几竊洪鈞之餘爭致碧油之祝某官詩書元帥廊廟老臣約六經而成文玉堂事業輔三聖之守道金鉉功名受詔保釐爲國卧護買傅自長沙而入對未容年少之比符周公征東山而勞歸細數歲期而宛似梅報調羹之近[illegible]袞之兌某無路展衿葬帕首之恭有辭

代列炬焱贊之賀爲酒介眉壽敢請待熟桃之三共政圖舊人所碩聽宣麻之再

賀江西劉漕冬啓

夜睹星珠呈瑞在斗牛之分曉瞻雲物可書晉霞鶩之鄉端由賢者之薰慈容動天心之顯相其官風霜峻節氷雪清規入華郎宿之躔班中玉立出耀使星之次地上流錢仍擁碧湖之高

倍覺皇華之重巳添繡線行取青氈共相望江湖難覘履幕姑借一色共長天之水傾作壽杯更將三點入鴛行之詩裁成誦語

雙峰先生存藁卷之四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裔孫 曰敬元直 輯
學孟肖輿

賀京制置除刑部尚書兼陳情啓

召自坤維入瞻天表九重渴想屢趣追鋒三接承恩亟陞聽履蓋濫員於政府姑寄足於從班其官嶽降甫申天生姚宋才堪大用氣吞諸子

而有餘事至敢爲身載兩儀而不重頑者一星之壯去與夫萬里之西征執禮於氈帳之中群蠻爲之徹樂植纛於錦城之上四川恬然安流人所遲疑公能閑暇無蜀道之難有蜀道之易是雪山之重非雪山之輕龍飛思見于儀刑蚕叢空懷于戀慕扁舟出峽匹馬朝天昔者文潞公自益州而召還趙清獻由成都而入覲班綮

大政卽畀副樞喜五星今聚于槐堂而二示來從于劒棧或極輔相彌綸之玅而首登于揆席或破祖宗拘攣之制而決勝于籌帷盍踵前模尚稽正拜寖而復起喜且自驚于大賢之遇雖若淹囲論小人之私此爲機會盍聖世一新于薦法而秋卿可舉乎獄官此非人力之使能是乃天心之嘿相願上星辰于黃道亟施雨露于

枯池昔者爲隣尚有乞醯之與今而專柄諒無刓印之疑尚且疾呼是亦有說蓋見收于門下卽可比之職司在今外路之難求殆與登天而無異恐卽延登於當軸又勞宛轉於他門是非不收豫章之材已殊親佩豐城之劍幸從旣始亟達舜聰雖一字華袞之褒動四海綈袍之望然觀前輩吹噓之賜首及故鄉流落之人不自我後不自我先已知幸矣毋失其親毋失其故公亟圖之燕賀廈之萬間鵲遶枝之三匝俱形紙筆尤極汗顏

上趙壇啓

一技攙刺登門何啻于登龍再上韓書相士敢比之相馬寓言見意托物宣心庶不負錢鑒鏡目之神奇使可逢竹耳風蹄之吟賞竊以看雲

八尺始號驊騮散身五花端爲騏驥然管夷吾問道于已老之後燕昭王市骨于既朽之餘此而後知不如其已有能因一過而空冀北斯亮乘兩耳而服鹽車奈何俗眼重輕于驪黃牝牡之間不與此族分別于騅駓駰駱之細是以歷隤有鬐緑耳銷聲款段得名赤兔減價故東坡先生謂世上曾無伯樂而南溪太史謂人中難

得方阜載觀前輩之咨嗟益重後來之甄別某才小鄭驷枝正黠驢回旋叵試于蟻封踸踔難追于駿足平沙淺草野性本安朱勒雕珂官途澇住羈絆有際于朱墨髮鬣徧滿于風沙既不能顧影驕嘶而乞憐于主人又弗肯獻舞呈技而買咲于衆口但有失瘦而棄其外誰爲畫骨而得其眞望五百金之價而人不酬聞十二閑

之榮而身不到伏櫪有千里之志敢因酔後以高歌垂顧增三倍之高或謂時來而可待某官龍顏之冑麟趾之孫八駿聯飛望堯階而濶步四牡于邁歷周道以爰諏無問幾何價而幾何行不欲稱其力而稱其德凡入王良之御可空韓幹之圖我于是驤首而試鳴公毋謂自鬻而賤售銀鞍覆帕果歸使者之轡銜青絲纏頭當爲明公而馳騁

上曹漕啓

龍門岌業便風未掛于片帆虎節驅馳封侯得輕于萬戶既快先覩輒敢自媒或云不詣于躍金必也有疑於按劍然古人捫虱而譚當世之事遇合止在于片言而識者知馬而空冀北之群顧盼亦決于一遇情苟宿契理不待遲何必

三上書始逢一擧手恃此無恐僭焉有陳伏念某學淺而蔽深齒強而才弱著書將以傳世欲撞破煙樓而無此鞭爲政志在活人欲擊碎水甕而無此手柔敢云於鸞棘今政墮於馬曹羞面見人低頭摶飯小大之獄不能察常如痛痒之切身出納之吝謂有司但覺塵埃之滿袖自憐不肖可謂至愚以二中四下之才了三平十二

淸之事而況懶棹乞憐之尾恥求厚祿之謀故瑟雖工擊節誰聽踰歲方聞於破白淸時絕調既于飛黃自斷此生分付造物矧古道一類之後當仕途九折之艱朝廷以拔才而養國脉之根縉紳以薦士而買權門之咲固有朝擕濶扁莫卽光華執此爲百發百中之機且之爲萬舉萬全之策間遇慷慨者亦徒太息焉蓋以勢既牽

聯理難拒卻諫披言路誰無避禍之心政省從琐皆有求福之望勢不獲已情更可憐側聞下風殊激懦氣公之薦士不肯以人而以巳士之求公不敢挾賢而挾誠洗盡一時几陋之私端是八使澄淸之表祈聞奇特之舉頓生距躍之心若不能鳴是爲自棄伏遇某官所立卓爾著蓋然爲淸朝氣節之宗深乂之勁草有先正

典刑之舊曾此笏乃其棠自扶節於大臺甚聾于屬部案牘如山而親爲之剖决朱墨旋蟻而不累其淸明吏則水霜民焉雨露當二春之晴麗駕六轡以咨詢止舍而察官吏之貪廉駐車而問父老之疾苦要令楚江濶遠之地知近堯階咫尺之天然廵行郡國之初正搜拔人才之際伏望主盟公正收拾孤寒俯憐槍榆决起地

之卑願借吹嘘送上天之力得之眉睫挿以羽翰求之與與之與誠干造化知我者罪我者盡在春秋

上劉大諫陳情啓

朝廷正士方首列于諫垣門下書生欲誠祈干恩造若不訏其直前而枝劍則必咲其不祥而躍金然頂沐禹門之化鱗且今復鄭鄉之索米

藉此以爲之地于千獨有之天伏念某識鑒早昏學殖又落自叨進士之科級未脫選人之火坑人謀變化而掀騰已獨迴旋而踸踔蓋有挾者其售易無援者其進難而况相馬者止觀牝牡驪黄不復求乘千里之足聽音者祗喜伊凉胡部誰肯賞朱絃三嘆之音浩歎此生分付造物其來絜絜其容栖栖然今公道一新英才四

集委瑣寸木尚思自售突兀大厦可不謀安涸轍無依師門有請昔文忠公之于坡穎也初收之于衡鑒而後薦之于清朝昌黎伯之于籍湜也始示之以範模而終譽之于當世偉人今出盛事昔齊加長綆垂汲之時甚高屋建瓴之勢以文章之伯所向爲人才之主盟以臺諫之尊出語係天下之輕重倘隻字片言之被拂則一路諸司之祗承伏望憫其孤寒賜之特達已拜鑄顏之惠重施薦禰之恩再念某鬢將颯于二毛官欲書于再考梗楠難種烏兎易飛其望卵而翼之不啻渴而饑者矧宸極與大忠之稷契而宰柄求同心之蕭曹恐匪朝伊夕之間有並相合處之賀位登兩府禮絕百僚則攀援之愈難雖叫呼之何益飛聊城之箭願早發于鳴絃

收滄海之珠無亟懷于至寶

上吳倉啓

賜言之寵已懷采菲之深爲計非忙是亦望梅之切伏念某才焉髮短術則綳踈豹窺一班文未還于簡古蝸爭兩角訟安决于是非身有孤寒補無潤扁雖定天山之三箭尚需驪頷之雙珠自供走趍加惠推挽着鞭先路亟求速化之

方虧簣爲山深恐前功之廢而況及瓜時者八朔颯蓬首之二毛驚烏兎之易飛嘆梗楠之難種倘近舍于甫湜有識未收雖屢獻如卞和皆疑弗予望華袞之一字比中流之千金伏望念無援者其進難而垂成者其勢迫丹砂九轉而化鐵此特反手而可爲畫龍一就而點睛早使全形而飛去

上周相著作啓

以上相而鎮湘中孰踰威重持薄技而獻鈐下皆唉狂謀然長江巨湖之源委既通雖斷港絶潢而脉絡相貫特此理之無間斷故有言而忘賤貧竊聞眉山之坡仙嘗爲元祐之文伯不但秦黄騄乘鼂張扶輪雖西湖之詩僧與羅浮之道士凡有尺寸之技皆從杖屨之游或擊節而賞音或因病而用藥如劉左藏曾插菊花之句則屢形稱嘆如毛法 分付潮田之詞則直至挠留或忌波瀾之早者欲收斂其豪或撞煙樓之破者欲直指其玅冘爲先覺頓悟後來而況周公師保之尊寧忍韓門弟子之棄鄙者不度僣焉自鳴恭惟某官千載眞英三朝元老養氣之浩而輕富貴功名尚爲等閑推道之餘而爲

文章翰墨特爲游戲幼誦五誥妄窺一斑粹然而出則爲韓昌黎油然而光則爲歐陽子有書千卷作宋一經適際三年東歸之初來重十乘元戎之計鷗盟鷺約素知進退之輕衮衣繡裳又況迎歸之近尚鬱巖巖具瞻之望敢恃循循善誘之仁斐然成章率爾而對伏念某性天不爽才地尚荒覓粗工舉子塲屋之文未改少年虫

篆之習頗厭浮華而靡于外尚恐相馬者多在驪黃牝牡之間亦慕根蒂而約于中又疑聽音者不嗜簡古淡泊之味簾窺壁聽未抉眞機齒豁頭童恐孤此世隳卷感嘆搔首徘徊盡寫膏肓願施箴砭若取胸中之蟠鬱妄言天下之是非未敢直前恐譏於世願乞保釐之暇少觀皖敝之章摘其迂疎指以近似俟喜之文似西漢

敢過望于品題後山之香爲南豐但願承于宗派

謝沈師薦舉啓

元帥持荷已異前來之椎轂春秋褒衮況當今日之埋輪人之重而事之初擇必精而與必審寵先籃縷拜次凌兢某托地羈單受天窳薄東塗西抹甚憖三五少年之時北走南飛姑爲手

豕求活之計低頭栖枳轉眼及瓜亦有牧下體之菲葑作在門之桃李初謂令與職之相去止如唯與阿之幾何豈逢者明爲酌輕重吹噓拔拂而升高自下宛轉成就而爲山不虧似憐骨薄命寒如鮎上竹且使梯陛級轉若蟻緣階載窺薦墨之光尤下愧顏之汗儒者之於學豈文士競金擊石之夸工廉而濟以勤必古人酌泉

運甓而無愧褒題過甚稱慨良難伏遇某官筆橐從臣縉紳前輩元戎十乘倚方叔之壯猷作命三篇念甘盤之舊學將開東閤而相奇士先留南楚而睨衆材弗棄寸長以當首選某敢不畏龜蛇圖報之凡語勵氷霜思荅于己知然而鷄未雖榮龍門難遇求玉又求劍敢懷貪得無厭之心見牛未見羊或許申以小易大之請

謝趙撫薦舉

微官自縛未登元禮之龍門使者來歸首出孔融之鶚表捧由目恍下拜神驚竊覩昔人汲引之甚公以爲群才渙散而難識偶有未熟于己亦必加訪于人是以吉甫之佐唐託諸裴垍以爲士疏列三十餘輩用無一二或遺編簡流傳縉紳嘉歎恭惟使表端是相基既難徧覽部中

之英亦或共評天下之士庶幾相與推轂不致少有遺珠以今日薦揚一路而卜之則他日旁招庶位亦若此豈期么麽得與斯榮其身也一寒進焉九折文多滯思欲撞破煙樓而無此鞭志急活人欲擊碎水甕而無此手且懶袖細字長牋以艷自媒之態又安肯諛唇佞舌以晝入時之粧是雖夾席之甚親尚恐同床而弗察兄乎樞衣之便略無結襪之勞縱欲長松小草傾倒相依只恐斷港絕潢氣脉不接若非劉將軍肯襄陽訪士安得韓吏部薦侯喜能詩自分飄零誰復推挽幸哉攬轡適此盍簪因挑燈共話之時起采葑不遺之念平章屬吏收拾餘才遂使伐檀之素餐亦得好詞于黃絹且儒有强學以待問已則舊業都荒而賢者爲人所不能已

則新見絕少斷春草池塘之夢乏吳江楓落之傳謂之有文詎曰無愧諒必愛忘其醜不覺譽過其情循省缺然獎提過矣伏遇某官一代眞賢五陵間氣德高天柱而培塿弗遺筆倒洞庭而涓滴猶取向憂萬言杯水之不直今蒙一字華衮之過褒其敢不銘鏤丹心激昂素節拾塵言于几案上豈能酬王公大人之知置此身於

氷霜中庶不辱門生弟子之列

謝吳倉薦舉

如渴望飲方亘芻言若響頁吞鍾亟垂袞字書無諸公之特達無今日之遭逢竊以河南之薦賈生六太息之書顯漢武陵之推杜牧一阿房之賦鳴唐代有偉人力挽後進然某懷恩薦口無實汗顏器小如筲識昏似隶文思簡古恨無三歎

之遺音才欲雄深靡待再鼓而索氣頃奉少蓬之語別勉依瑞節以乞靈面北方謀指南是請豈謂厚明之譽與夫老健之褒弗自愛珎輕加畀于意善誘之切則寧虛其美使自反之愧則力圖其新不然宗工奚此浪語伏遇某官經綸小試信手成風鑒裁獨高有眼如月將欲浚西江之派許令嗣南豐之香然而奬之過者人必疑愛之深者誨亦至吏祈發藥少稱品題庶幾推轂之味言紙上不爲虛矣若爲銜珠而報德門下豈少此哉

謝京尚書薦舉啓

懇緘疊布尚懷刓印之虞薦表飛來終軫維桑之念啓函拜賜環屋生春竊以嚴助之薦買臣相如之逢得意俱繇里閈吹送雲霄然未若聽

履上星致身筆橐之貴指敏于手拔才霞鶩之鄉前無古人今見盛事伏念某百窮流落一意歸校每占大造之從遺用卜此生之窮達矧于近制可以冀收望之不來初驚蕉鹿之失得之甚喜旋聞塞馬之歸妻孥細讀以懷恩僚友傳觀而送喜雖蠻觸之是非相與戰于奪則宜奈雞蟲之得失無了時公平何有伏遇某官拔士

由已報國以人奪于衆口之交爭异此一襄之寡援豈徒閭郡閭者悦心遥想吾鄉譚不容口然某尚有無厭之請願垂不倦之仁政合浮圖之尖難缺爲山之簣知我者鮑叔已蒙一字之褒逢人說項斯更借尺書之譽

到任通廣西趙帥啓

畀三湘歛散之司誤叨隆委望五嶺清凉之國

正邇餘陰矧嘗試之尤難緊講明之是賴適方弛檐敢緩貢由某官識自著而知微學由傳而趨約軒昂氣局等嵩岱以俱高炳蔚詞華引星辰而直上宸廷紗東朝路徧儀書寢凝香甕分符于右掖夜詢前席即載筆于左坳天眷逾深地望彌峻持紫荷之橐已居言路侍從之班建碧油之幢尚爲詩書禮樂之帥瘴雲不動蒸水

安流江帶山簪悦憶韓公之詠梅花雪片重吟杜老之詩記八桂之難留正三槐之虚待某遠離滋久遡泳惟深不謂相望數十驛之程乃逢廣庇千萬間之厦兌分鄰燭豈但假于清輝覆發甕天更願鬯于警誨精誠雖切筆舌難周

通湖南趙帥啓

拈霞鶩以建臺頃焉阻拜中湖山而開府今也來依雖不獲與郡民同望其光塵何幸得爲屬吏仰承于條教初心若負末路忻償某官地峻宗城天高郎宿玉壺寒露照世徹底清明龍匣寶刀遇事了無盤錯頃者建牙于淮漢與夫植節于江閩雨粟流錢檣帆聯絡輕裘緩帶鼓角清閑尚煩千乘之啓行來控三湘之都會嶽山增重楚水不波至於馭吏如束濕言字民則如

孤孳軀如板薤而扶弱則如植㒺湖外百年之
父老無我公今日之規模三載政成九天詔下
小聽尚書之履大官丞相之麻某爲貧所驅匪
優而仕自玷慈恩之淡墨嘗供附邑之勾朱于
思今顙于復來鉛刀豈堪于再割芻職呂刑之
兩聽尚慙季路之片言踯躅欲行彷徨未敢適
鄉人送別皆能話前日之恩波謂賤子若來必

可倚震風之廈屋聞言其喜省擔亟前

雙峰先生存藁卷之五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

通湖南陳漕啓

拜履倉臺嘗得與杯觴之勝
斧繡之光幾如昌黎爲屬吏
我天之一肅瞻澄按敬冩歸

筆端程伊川之心地上六經命
屢遷富貴之梯愈上湖山留
上非不知天定乃勝似聞召
欲東餘子以俟太平庶幾蓮
詩書不爲虛話膏澤可以下
其人公肯爲南軒而少駐然
人皆望西掖之早歸某學淺

弱懵當司臬危甚臨淵其將詳而防屋雀之欺其將恕而戒淵魚之察以至得情勿喜寧失不經此皆平生布衣之所聞未審今日縉紳之可肯孳大手發寵天之覆盆一語以指南使古人無盡地之譏卽萬間之庇廈其他時俗暄凉之語未必屬吏肝膽之真不敢飾情復形紙尾

通陳知錄啓

黃卷聞名已嘗退步青衫試吏何幸承顏向者親炙于一編燈火之中今也奔走于數仭門墻之下觀風雖舊望庇維新某官泗水嫡傳豐關雋望手旋魁宿名壓諸儒匠鍜金章版傳四海自甚聲于月窟宜濶步于雲衢何州縣之勞人致獄訟之兇我蓋俗吏處狴犴闘爭之地或以煆煉爲能而吾儒熟典謨欽恤之辭自有哀矜爲主于門既大陳祉可酬其賦性至慳受才尤拙晩攀丹桂得鹿遺蕉鬧厄黃楊如鮎上竹倘不以雲霄步武爲間或下憐草木臭味之同萬戶封侯之輕旣容顧見一尊論文之細尤欲親承

通徐檢法啓

捧檄西歸嘗拜朱門之履暮携家南上今依夏

屋之帡幪訴半面之未忘炯寸心而先吐某官文高時輩學到古人須棹鞅于蒸汀泊蜚聲于澧浦執三尺而不撓秉一節而莅觚今司繡臺講若之規甚賛書象欽哉之恤人所可而法所不可衆曰然而理有未然必爭辨于毫釐之間使不差于輕重之際遑民被惠所至視地桎如道場公論方開必有達姓名于宸扆其診當司

臬攻隸建臺自顧匪長有恃不恐蓋一言行懇
已逢濆使之平反而三尺持平又際徐公之陰
德曰是之故敢爲此來

通鄭路分啓

鼠牙雀角方陷在獄椽之單莢頷虎頭何幸識
將軍之面雖俎豆未習于軍旅而貂蟬定出于
境允鏊敢夸一字之識丁而慢千軍之屯甲某官

忠誠貫日勇氣橫雲直要西飲月氏之頭豈但
北斷匈奴之臂帝云湘楚地雜蠻猺以其俗悍
而鳥言夷面之錯居或者歲饑則蜂屯蟻雜而
相聚孽息荊湖之浪即焚老上之庭某獄戶非
長轅門有托與我而緘因並獻敢言在泮之相
周得公而冦盜潛消所恃空囹之有自

通寧卒發啓

引領杏壇豈免小巫見大巫之愧回頭梓里所
幸肝江接章江之流既草木之味同亦桑麻之
境近可無尺素往白青衿某官眞鄭亹之廣文
嗣傳巖之良弼誦詩三百肉貫串而不如攀桂
一枝頷摛髭而何易項者吹赤壁之笛櫂澧浦
之蘭今以象山一瓣之香來爲合江諸儒之倡
風流不遠輦行相推石鼓橫經姑少令于頖宮

天池得路當遠見于鵬摶某司臬非長登門有
幸望似鄉人而喜使屬厭于絳帳之餘勿云俗
吏可增使邅隔於清流之外

回湖北湯憲啓

自天出綍涓日按刑繡節鼎來湖山已爲之改
色金科漸簡桁楊將報于消聲方裁賀廈之緘
兼露托鄰之悃盛禮翻成倒置不敏何以自文

其官身載時名家傳相業靈槎上漢早參六院之游圖戟班春旋擁雙旌之貴坐銷田里嘆息愁恨擢司財貨本末源流仍將蔽芾之棠盡入咨詢之響父老記留錢之送兒童喧竹馬之迎暨散陳紅盍膺誥紫蹁兄弟齊名之相入衣冠盛事之圖尚駕漢軺來空囹圄訪桃泛武陵之水姑繼仙游熟橘待洞庭之霜聊觀勝槩不日

措三千之辟乘風朝尺五之天振拂高門焜燿當世某鄉亭話別分袂幾何使斧瞻輝伐柯不遠筆舌為禮雖已失于先後之間唇齒相依願不分於南北之限

囬廣西方漕啓

疏綸南下易節西馳燕賀陳情盍先到青羅之水鶯封下逮返遠來紫蓋之峰睚鄰雖識于鳴謙不敏秖多于自訟某官九皐聞鶴五聚靈龜鑰啓玉匙貯胸中之四庫篇垂金薤倒筆下之三江從發軔於亨塗又蜚英于宦海二千石與共理甚愜群心諸大夫皆曰賢遂交薦口受知丹扆將命皇華爰念南廣總數十洲之繁其去北闕殆百餘驛之遠彼既平反而有效此宜飛挽以更馳頗聞漕計之嬴亦資墻茨之利頃雖

更轍今幸復氊然而輕動利權夫豈無扞格之處既逢大手又何憂盤錯之難竚觀流地之多竟服朝天之近某司倉何補庇厦焉依取斧伐柯豈但師於匠誨殘膏剩馥又將乞于鄰醯

囬永州徐寺丞啓

千騎鼎來曾披樂霧雙魚謙墜復睹郇雲既釋判袂之思又喜開藩之始一新蹁令四沸歌謠

其官抱負恢奇發舒閎遠光芒星斗文章特其
緒餘踐履冰霜名義爲之根本有聲劇縣策足
清朝彩纓六院之聯曳綬三丞之列夷途濶步
正當衆人醉富貴之時厝火積薪獨爲明主上
治安之疏一麾請外爲己雖輕九鼎益隆謀國
甚老眷惟一水素甲三湘浯溪之真刻猶存淡
巖之奇觀無恙意謂坐嘯之閑暇不妨吊古以

品題熟披長牋乃餘太息謂丁此兩間之俱幾
幾成手足之倒垂謂項雖一孔之弗遺而乃公
私之俱乏然今以明敏之手尚何憂盤錯之難
只恐賜環靡容溫席某周詢奚補借助方新一
面咲譚難先于卜日千里利病幸埀告于因
風寸襟所儲尺紙難究

回吳郴州啓

回雁相逢每恨分襟之遽凭熊坐嘯喜聆開府
之初賀廈方謀喜函先貺雖佩不忘之誼已慙
展慶之遲某官韶濩和音珩璜重寶游心得刻
翰墨真足名家與世依程踐履端如前輩早已
期于臺閣晚方上于蓬瀛雖久屈而後伸惟獨
行而特立弗肯枉尺甘作夢刀槃橘井之春徧
謳棠陰而疊芾泮宮芹藻教鑾簽以詩書武城

絃歌化劍戟爲錢鎛自一命今成于三命而後
來殊勝于前來已驗之方與嘗試者不侔相習
之器與杆格者有閒城郭皆是但年非丁令之
千家世傳芳又治見吳公之一考謹轉逵綸詔
促歸某秉傳何功同僚有幸共千里之月雖不
膈於心期報五朶之雲猶有慚于舌在

回章岳州啓

擁轓北去今上岳陽之樓傾蓋南留夜醉長沙
之酒自出郊而送別想開府之維新賛喜來皇
貽緘先及其官英標山立佳譽海流衫解牛而
若新盂摶鵬而直上蹇佩刺史二千石之印來
看洞庭八百里之波君山一螺木奴千樹皆入
古人之賦詠足供賢者之賞吟只恐銷嘆息愁
恨之聲便擢居言路侍從之職追鋒亟下臥轍

難留某驪隰湯勞竊鄰多幸舉杯相屬空寄想
于暮雲報語無能辱賜投于明月

回漢州 守啓

千騎啓行悵惘分襟之後雙魚拜賜懽忻開府
之初楚天秋早已惠于好音蜀道天遙難憑于
謝幅每思不敏無以自文某官摠錦水之清標
挲雲山之英槩因杜曲而思杜甫酌老泉而見

老蘇藹月旦於西州播風聲于北闕六龍簡記
五馬光華能令千里之治封長占三春之和氣
諸郡之最外臺以聞衆謂可以增美秩而賜黃
金上日姑且自偏州而陞大府想父老熟聲名
之久望使君如父母之來朞月之間從風而靡
第恐追鋒之亟未容截鐙之留某解纜梓潼乘
軺衡嶽貫南斗北轉覺人生會合之難夜夢晝

思猶懷杯酒咲譚之共若萬里不遺於故舊幸
一書頻訪于平安

回高檢法啓

名滿龍津同住閩中而未識官遊鴈嶠飄成客
裏之相逢自聞獵獵之行旌已動忻忻之喜色
方謀徃記先辱貽緘披玩至三感藏以百某官
紬繹古韵玉雪清規名父子之書科難兄弟之

聯屬斫桂方踰于一紀泛蓮已倒于三湘惟茲壤地之繁雜彼蠻猺之悍民輕犯法郡鮮空囹雖彈壓湖山威重自歸于使者然平反獄犴甚酌政賴于仁人竚聯一鶚之書歸近六龍之侍某墮在衡陽煎急之地無復唐人葵寢之香烏哺爲親雖巳沾于祿養鶯鳴求友重有望於鄉情敢祝加鞭早符聽履

回善化倪丞啓

丞于一邑無不問暇則哦松簿者高士豈肯爲設云棲棘幸受屢同飲西江之水今扗笏並觀南嶽之雲方切蒹葭倚玉之懷忽須煙雲落紙之貺高文餙賁盛德鳴謙某官其學未微所立拔俗曩祿一水今丞長沙便合作上界仙奚豐爲浮湘客意淡巖浯溪之勝飽蒭蕘夷惟道林嶽麓之奇未入眼界寄情在此俛首爲之剝門多古木清泉真類傍墻之槐竹而身介油幢繡節又成近水之樓臺諸公賞音乙夜交薦某侵尋向晚濩落無堪東抹西塗已自癸鮎魚上竹竿之嘆南飛北走無非爲鼠雀盜大倉之謀素業都荒紅塵滿座扣門不違甚喜資益友之多聞問字若來毋謂有公事而姑去

回交代吳主簿啓

回頭三徑夜夢菊荒倒指半年日期瓜及方欲涉春而往記乃蒙跨鵬以詒殘公辭親舊而占行色之新我對兒女而話歸期之近敢因回雁敬效烹魚某官織錦爲裳紉蘭作佩不但誦阿房賦而開薦口自能作唐春秋而妙筆端寒梅早香良田晚熟人稱枳棘尚何俛首就之景受

瀟湘姑欲寓目焉耳卽膺薦墨寧久勾朱某飯籮告空饑驅而出雪舟大冷興盡欲還纔聞火傘之張便作靑鞋之計無毫髮之可紀深愧邑人如瑾瑜之匿瑕全賴君子

回潭州褚廣文啓

學出南軒自是湘中之一派名高北斗文收天下之三魁欲長沙盛事自此相傳必廣文先生

爲之善誘某官玉匙開鑰金薤垂篇棹臂吹取桂枝難栖鸞鳳引手再穿楊葉遂肖頡軨蒙汗竹之見貽知戍瓜之已及水擊三千里風搏九萬里雖地狹以難畱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調公來之何暮願慰靑衿之望早符紫氣之占

二

䟽恩芝之檢職敎杏壇畵舫飛來聞水擊三千之里泮官不冷將頡肖七十之徒自慙無習主簿之名安敢通鄭廣文之問忽拜雲煙之紙落似憐草木之味同某官織錦爲裳飛霞作佩奉子大夫之對斫桂向高中經博士之科穿楊尤巧長沙獨冠九郡比年連占三魁雖楚有材亦賴之鑄秋風借便又當偕計之年春服既成況是舞雩之日少勞匠誨卽聽鋒追某誤墨得官勾

朱作吏歸夢栩栩雖止爲數月之畱鋸屑霏霏尚欲勝十年之讀

回方教授啓

一別家山屢作蓴鱸之夢雙封驛信忽貽金玉之音喜吾梓里之英士是杏壇之教可無尺紙往迓前旌某官學也海深才焉春麗董相上天人之對幾奪龍頭子厚爲衡湘之師甃游鷺泮

合江添勝石鼓增輝不惟學子之依歸益動吾
人之鼓舞蓋人生所喜無如親舊之逢而郡政
所先必賴師儒之化望公如渴為我加鞭某止
為斗粟之謀以代三牲之養見鄉人而喜深期
謦欬之相聞動天子之思弟恐綵綸之招去不
容久茈預切懷憂

回善化鍾觧元啓

有司論秀雖出無心吾邑得人豈不私喜然匪
武城絃歌之宰又非泮宮芹藻之師豈料長戚
亦及短簿載觀文陣可謂披沙而已得真金願
淬筆鋒行當白戰而不持寸鐵然既助湘靈之
十字豈難透禹浪之三層錦里榮歸將請賀青
衫俯拾之易錢囊羞澁恨莫資紅裙爭看之遊

回王狀元謝禁墳山啓

王喬玉棺之瘞蓋自出于天心吳郡銅山之典
乃欲傷于地脉宜子孫之弗忍況官吏之當呵
方戒公移奚勞私謝某宜龍頭貴客熊楚名家
稔聞先代之松楸深得遺思于桑梓隻雞酬喬
公之墓下馬瞻董相之墳但欣藤嶺之邃深豈
料泉陽之睥睨且發汲冢而得書者尚云不羨
矧鑿杜固而流血者又豈無心公當保護于九

原吾亦奉行于三尺佳城鬱鬱從今斷樵牧之
侵好語諄諄弟愧瓊瑤之報

回項正字謝列薦啓

捧詔神京試言禁地奏篇徹御旨驚議論之過
人濶步登瀛方信神仙之在世矧聯名如三學
士之貴同把袖為群玉府之遊賀厦方謀墮函
先覭至謂逢人而說項欲令私謝之及張敬誦

高文難當盛德某官洙泗嫡嗣荊楚真英人品甚高踐履要如前輩筆端更妙文章自成一家然而東遊會稽西入巴蜀夫豈至寶橫道而不顧是蓋良賈不市而深藏對三千字而日未斜今雖騰踏然九萬里則風在下匪自吹噓若夫首歲之薦章與彼諸公之交奏是特借君而爲重庶無議我之蔽賢乃蒙謙虛反加賁飾紙尾

更形于誨藥私心倍切于蔵銘某倘未引歸當佩斯語如女子有家之說知必待於行媒讀方皐相馬之篇恐難追于巳駟其諸誦詠罔究編摩

回邵州徐守謝剡薦啓

上無一日不念民循良是望我忝六條而察郡論薦當先治最既傳名聞敢緩出於公舉何以謝爲某官挺孺子之高風種有功之陰德嘗護潛于礿九當漸近于魁三借公侁無使民買犢凡問湖南之善政皆以邵陽爲首稱二千石與我共理乎自騰聲譽九萬里則風在下矣安用吹噓甫聯汲善之章姑示貪賢之意雙魚難拜寧敢市恩而自居一鶚橫翔但喜報國而無愧

與靖安范令

奉詔字民涓辰視印宰山水之縣五斗固屈折腰開父母之來一雷皆有喜色可無饋鯉往白飛梟某官玉壺寒氷銅盤艼露價重青錢白璧門森翠竹蒼梧脫穎俊邁揚標宦海愛古人之馴雉試大手於割鷄今者蒞官艱哉爲邑州家索錢政急如星火縣庭爲政安取絃歌古道難行旁覩太息竊覩今元帥龔黃復出則如新令尹

卓魯何難二異朝聞十行夕下鼻祖曾攬澄清之轡耳孫當繼烜赫之聲其辭滿有期祭拜不日事大夫之賢者又何假于薤規有先人之敝廬願少須于棠蔭

雙峯先生存稿卷之六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　裔孫　日敬元直　輯
學孟肖典

五言古體

曉起

風葉下宿雨菰蒲作秋聲起頭望天宇凉意脩脩生欲挽天河水一洗塵土纓誰人插兩翼送我上太清

予本不能碁因病又止酒

圍碁賭別墅斗酒博凉州驅之奪名利誰信可銷愁不如陶靖節客至空持巵不如蘇東坡勝敗兩忘憂此心無外累雲淨一天秋

雨後即事

昨日雨不歇薄晚雲未收更闌望天宇雲淨月

如鈎曉開讀書窗日光潑雙睥蔬飯羨一王孟起
傍吾廬遊一洗塵土昏水竹清更幽問花無恙
否低面含嬌羞驗荀長幾何突角凌羊牛前日
移新荷常恐水蓋頭池邊報平安小葉三四浮
竹林叫鈎輈栩陰鳴栗留趣晴欲雙飛更着喚
婦鳩物適吾亦適投節思悠悠却歸堂上坐蒼
頭獻茶甌兒聲清且美讀書如瀉油靜裏無聲

樂閑中不繫舟不知腰金公曾識此樂不我生
微官縛有如冠沐猴長恐舍此去禾愧池上鷗

雨後

積雨洗殘暑翛然窗戶凉蠅蚊不須驅時至自
退藏琤然一葉下梧桐殞秋黃仰視天宇濶賓
鴻初南翔兒時親燈火二尺便宜光咀嚼復吟
哦惟恐更漏忙老來病如縛空對書滿箱短檠

置床頭猶渴不能漿人生舍此樂百年謾風狂

至後有感

窮冬萬木脫風葉無停計老樹露槎牙四旁誰
權蔽泛觀林莽間一一獻憔悴昨夜新　復根
荄抱生意天將九轉丹一粒回元氣三陽即爲
泰原野爭明媚老樹亦逢春森森陰看垂地

讀退之傳

退之二十八三上宰相書晩析王廷湊罵佛戒

鱷魚少時及壯時君試觀何如士養要如此合
抱凌大虛

和洪龜父歲莫韻

兩鬢點秋霜黑白交相互倒指數行年如日斜
歲暮始汗千佛經頗嘆儒冠誤夜聲喧爆竹曉
炬驚鴟樹又是一年新三百六十度

送蘭賀州五首

人生五馬貴畫戟擁朱輪朱輪亦細事訏卷方
在身官至二千石此手要活人請將膠書敵
作五嶺春

朔風撼木落莫驚客居霜桂林雪片深成都碧
雞坊西南幕中去尚趣萬里裝今乘刺史車何
嫌驛路長

囊時鹽令吏官貧如負債而今舊法復私販奪
公賣且莫作是想亟欲目前快有錢藏之民畢
竟根本在

摩娑風月堂應記中齋公墻頭裔子熟勿剪比
國風此翁出嶺來兩頰丹砂紅但云身力健不
言檳榔功

我作送行詩勸務鋪美意吾君方悉覽待從有
虛位兩府多故人東閣久奇士如送鄭尚書韵
必以來字

送陳斜

我昔易屋討夜傍讀書螢開卷啖公文如味五
侯鯖今年觸熱來着脚湘山青暗中摸索着紫
髯照天庭風前咲語香陡豁病眼醒一日駕征
車問訊短長亭買酒酌別君我歌君試聽命薄

成雖甲字慙識一丁文場與宦海從此與乞靈
扁然舍我去却作參商星我歌雖不淸民謠如
轟霆謂公三年留陰德滿幽囹束縛老姦手兩
造必細聆民自以不冤刑期于無刑是宜五鶚
書風吹上青冥更鋪錦上花姓名記御屏不揮
玉堂翰必勒燕然銘文章特一枝九鼎重朝廷
人生[illegible]履早畫凌煙形斷腸有來鴈一字訪

風萍

七言古體

蠶婦嘆

舍南舍北爭斧桑欲老未老蠶滿箔曉切葉縷細且長夜憂繭族白間黃繰成萬絲手中香蠶得二月眼前殘有餘更着輸官忙無衣敢歌卒歲章

和懶窩巖上人紙被詩

身清不受人間辱更倩溪翁搗水殺素濤照眼絕針痕煖玉遮頭無臉粟參寥已似絮沾泥天女雖來煖并肉華鯨吼吼不成眠蝴蝶蘧蘧猶未足

讀廣平梅花賦

予猷清雅如此君菊花冷淡如淵明古人嗜物非着物風味相似因適情不見鐵心宋廣平乃肯一賦寫梅兄愛渠風雪不改清似我不肯郎張卿

送張倉移漕廣西

賓鴻度月叫秋霜天怕炎方雨露乾繡衣使者持玉節先送春風入蠻嶺前日日望行色湖南百姓爭臥轍兩路行人界上爭去思來暮歌

謳接廣壖變法是誰謀直至而今病未瘳嶺上逢人須細問遠方根本是深憂廣吏從來特天遠北歸南載無空返埋輪家世本澄清無使老蠶自營繭莫嫌嶺路去逡巡桂林見說最宜人筍樣山峰羅樣水錦囊收得越精神直聲曾動天顏喜更有元台作知已諫坡言路着此翁所謂如尊乃勇爾大蘇文章繼老蘇魏證勳業付

魏謨傳家况有黃金印行人未冠盛事闔門下
書生知此意戀戀不爲兒女計是黃花時節送君
行梅花時節迎歸騎

送孫憲就任除秘監赴召

閶闔排雲叫玉旒延齡不相白麻收圜橋留任
不肯任古來只說陽道州千載風流正相似難
處郊禋能有幾不顧諸郎尚白丁扁舟夜發浮

湘水富貴熏人如蜜甜小兒嗜蜜幾曾饜全家
先遯無人覺惟有誠齋句裏拈回雁峰前再秋
色哀矜折獄多陰德彈壓湖山處處春楚波不
動平如席不論朱墨細如麻夜判千張燭有花
老吏相看驚吐舌占如箭中的無少差世上紛紛
幾桃李過郡留華盡紛委老松閱世傲風霜萬
牛推入明光裏蓬萊弱水多逆船人生一到已

稱仙重來况是文章伯豈但舊物青玉璫一佛
出世從此度紫薇花下皆平步更有健筆繼詞
頭恰似當時在言路六一老仙贊萬微盍公首
轉造化機盧陵自有三台種他日聲名剪樣齊
三十年前辯一識三十年後供吏役朝天好施
一九丹教我春風生羽翼

著存亭

事亡如存死如生以誠則著著乃形二字親出
孝子誠曉然如見親在庭有人念母愁思凝終
日如癡呼不醒自云所見政如此觸物有感皆
分明山形作我枕扇清風葉舞我萊衫輕江蘆
千株白皎皎尚想白髮垂青青入戶恍然聞愾
息恍忽欲下來舉觥始知至孝無間斷聖人所
以見墻羹舜如忠信純熟者立則參前輿倚衡

然而存著亦非眞能于吾毋用吾情所見皆從所念得物非刻木外經營雖然銘鏤在中扃何待扁榜垂丹青要令日擊助心想不然安得名吾亭

壽衡守李國正水調歌頭

問訊金華伯元是地行仙只爲朱輪畫戟勾引到湘川用箇狎鷗心地做就烹鮮善政民化我

何言但賁衡陽紙紙落盡雲煙　近書雲梅索咲月還圓舊時嶽生甫重到是前緣快洗瑤觥一醉喚箇鶴仙起舞騎取上花氈春秋更多少莊木八千年

五言律詩

○小院

小院無人到徐徐影轉花池平初蹋蛤栝老半藏鵐矛戟猶封筍槍旗欲試茶一丘并一壑只此是生涯

○春莫

日月一箭過春光又別人竹孫纔解籜梅子巳生仁閲世眞旋磨看詩老斲輪壯懷因病落孤負百年身

聞野有饑殍感嘆

豌豆斬新綠櫻桃爛熟紅一年春色過大半雨聲中小野傷饑殍祈天願歲豐有誰捐白粲相伴臧青銅

○初夏二首

稍乂梅黃雨新晴麥熟天寸懷煎百慮一病費三年方冊繙遮眼短窗時送眠三生償業盡四體合安便

膚橘金珠似楊梅火齊如燕蚓春去後蟬噪夏陰初藥訪二年艾心疑一束書老身仍着病節物寂關渠

脫出

脫徑收霜滑青鞋路淺沙看雲閑活計臨水泛生涯離菊猶存葉江梅欲破花楓林凋落盡露出兩三家

久雨望晴十月六日雷雨大作

十月天猶暖渾如二月晴雷聲羨雨勢春令已冬行稻穟多生耳田家有嘆聲官倉須玉粒早爲桂銅鉦

夢覺

夢覺還尋夢胚胎一想中失身耶鄲枕得意大槐宮門在蝶何在蕉空鹿亦空自憐心未靜坐起究幡風

伏枕

索索葉夜雨夢驚窗月明一念隋世網百慮戰心兵天上麒麟閣沙邊鷗鷺盟展轉復展轉孤鴻三兩聲

小巷

蕭條一逕微來往覺人稀忽聽隣家鬧歡尋稚子歸卷書眞是懶添火且相依強起扶行處斜陽正滿扉

丁巳正月五日

春來猶爲臘年移已換正節從忙裏過愁向病邊生小雨止還作虗窗暗又明時光與心事無一可娛情

春半郎事

春來晴景少晝夜已平分寒鎖花藏蒼風微水
縐紋端成空識字雖可共論文惟有銅爐在時
拈栢子焚

嘲燕子

去歲相過日朱簾正上鈎雙雙如舊識一一話
離愁留爲荷花夏歸因梧葉秋今年頭轉白還
識主人不

秀野

秀野吾曾到名新景亦佳雨移新長竹晴接舊
來花矗矗山圍坐團團樹遶家病中心漫往無
計聚摶沙

和王令尹遊園之作

官事何時了偷忙得晌閑清風寒食裏飛絮落
花間靈運池生草淵明菊見山詩來今細讀玉
珮響珊珊

挽余倅二首

自踏功名地斯心每澹如東南雖數任來往只
單車上相逢知已淸時草辟書才寬天命窄輀
左換靈輿
仕接湖南北逢人問起居蚤曾師硯席非但托
鄉閭夢東詩春草毫端賦子虛諸郎圖不朽當

共葺遺書

挽左相京大師四首

皇華方北返栢纛指西風蜀謂今淸獻戎言昔
富公民夷兩心服勛業百年同賸與齊溫國功
高報亦隆
聖代多名相誰如德量寬平心消黨與着力援
孤寒禮極三宮養天開一聖懽盡忠扶孝治烽

火自平安
堯考聞憂日公身病猝時哀情知痛極疾勢轉
增危深壞將安　天胡不憖遺此爲天下慟未
敢哭其私
自際未敍嘗逢人說項斯蜚章先剡上薦墨更
交馳遽臥漳濱疾知轟薦福碑空流一襟淚無
路送靈轜

隱几
隱几香一炷時于靜裏求心源須得得世路任
悠悠佛國菩提樹莊園不繫舟忘機吾自信何
必驗沙鷗

七言律詩

晩步
晩來頗意林塘幽又拄烏藤款款遊細雨斜風

三日後落花啼
起幽人一點愁
池頭
○雨後書懷
策策西風兩鬢
勾牽睡潑面新
生空白一分頭

釣舟
和許宰于
太學
連珠疊璧照窗
花萼集更如大
十如何敢望顏
詩斑

簫雲追電咲譚鬪爭看騂騮出帝閑塹借短檠
睬眼力莫因遠別若看山詩閒庭下頻趨鯉易
在床頭久鑄顏趣瑕雙親皆未老綵衣歸換綵
衣斑

于尉燈夜招飲酒酣援筆成詩繼韻

低唱雖無金步蓮公來處處已聞紋滿街燈火
作元夕此段風光勝去年紙上飛雲驚筆落盤

中走彈喜詩圓便宜歸待傳科宴滿泛錢塘槳
玉船

于尉惠詩有流落之嘆次韵招飲

一紙西風書客愁愁來如瀉滿汀洲從他夢鹿
還爭鹿休問封侯與不侯百歲光陰草頭露一
年好景菊花秋人生能着幾緉屐且爲重陽一
醉小

于尉以書室新成惠詩次韵

無數雲山簇眼前又聽風葉響琤然近于此處
開三徑准擬歸來受一廛終日看山忘坐臥有
時扃戶鎖風煙尋花問柳如乘興且莫輕回訪
戴船

天寒偶成

雲凍長空鋪水墨風鳴破屋響琅玕憶梅探梅

春已露欲雪不雪天正寒呵筆豈能詩句好擁
爐偏怕酒瓶乾太平宰相非吾望煨芋何須問
懶殘

梅花

千林氣脉未全歸一點清香已着梅每愛月窓
橫瘦影敢將水墨污氷姿淡妝出屋新相見索
咲巡簷舊有詩不見化工先着力雪中風韵最

相宜

氷臘書懷

氷池照日暖初融准擬迎春更餞冬盃酒作緣情少緒尺緘稽報病多慵殘年斷送風和雪晚鄉相依竹與松囘首思量十年事倦投孤枕聽鳴鐘

喜雪

光入簾櫳曉色添開門疑是蝶飛簾千山陡失青螺隱萬戶橫拖白玉簷壓竹重時疑緑折著花輕處露紅尖自慚對景無佳句空咲當時絮與鹽

和韻

未問街頭酒價添迎光先卷讀書簾送寒作片頻窺戶着煖先融半濕簷莫作楊花添項強且隨梅點鬧簷尖可嗁勿壓南枝折商鼎調羹待作鹽

和林帥喜湯王二魁將還

爛醉春風玉不頽自封喜信入湘來同鄉多少同年士兩榜何如兩奪魁瓊苑宴開應共醉西湖賞罷更同囘早歸多謝文翁力莫待平安家信催

送馮勉仲赴省

客館旗亭酒半醺搏風九萬送鵬南薄勞汗馬功收一肯怨長途王獻三去去梅花催驛騎看看栢色鬬恩藍長篇好上劉蕡策莫作書生無用譚

送致遠赴耒陽酒官

雲凍長空晝亦昏誰歟剝啄扣柴門夜人言向

瀟湘去此別應須歲月論衡嶽五雲瞻勝槩去
陽千載吊詩魂舊遊倘有人相問爲說扶犁教
子孫

病中口占

拂枕投床鼻息鳴鄰雞報午夢還驚一春已過
半春了十日曾無五日晴與客難同藉草飲隔
牆虛認賣花聲十年前憶西湖上柳蔭蘇堤取

次行

力古

雪花點破潘郎鬢始得荷衣上釣蓑鷺經一眠
再眠後船歷歷順風逆風多雲煙過眼竟何有星
斗在天終不磨着鞭古人乃吾事長槩莫換短
槩歌

五言絕句

桃花

禎題玄都觀歡入武陵谿花面無今古人心自
咲啼

以魯直露濕何郎試湯餅爲韻賦酴醿七
首

石竹麝香劑博山水沉炷勾引愛香人攀花春
筍露

江南萬玉妃肌膚冰雪立平生愛淡粧不作臙
脂濕

金沙與同架荼蘼更連柯紅白雖相宜品藻當
如何

倚窗春睡覺折玉滿手香紛雲疑未穩指點問
檀郎

何面與荀香美丈夫可試不學海棠花只如妃

子睡

昨日落酒杯引我眠醉鄉對午猶未醒支頭聽

煮湯

愛花莫着花如餓貪畫餅一笑大江橫此句須

參請

以昌黎驗長常攜尺爲韻賦筍五首

前晚尚錐鋒昨日突檐劍今朝又稍長吾曾刻

竹驗

突兀出藩來頗似逞狂蕩高下列堦前又如識

少長

行矣脫錦繃笙竽奏風篁歲晚不可敬霜雪不

攺常

吾家蒼頭奴斫玉手自携云恐春風惡吹開枝

高低

我至再三惜恨不長百尺要夏結青陰蔭我醉

眠石

○謾題

世網角雄雌宦途爭是非入方鬪蟻戰吾自送

鴻飛

七言絶句

春日即事

正書東風自展扉雙雙燕子望巢飛楊花却是

原無定吹落南隣不肯歸

架上酴醾萬玉浮當年攀折爲遲留而今老病

空相對花不羞人人自羞

桃杏酣酣着意紅當時只要嫁東風而今却被

東風誤一片西飛一片東

鳴鳩乳燕寂無聲蚕熟花殘亦慣營睡起卷簾

春已晚竹籬穿筍兩三莖

穀雨催秧蠶再眠采桑女伴罷鍬鏟前村亦少遊人到牛歇濃陰人餉田

睡起二首

蝶夢驚回思尚迷起尋蟹眼試新旗桃花貼地楊花起正是江南二月時

雙雙燕語落簷牙驚破春屏夢到家擲起枯書

無意緒開窗隱几看桃花

聞杜鵑

眾禽棲息不聞聲獨向三更月裡鳴終日勸歸歸未肯故教枕上聽分明

春晚

桑柘枝頭一一空林巒放出畫屏風鶯鷥鷺脫歸飛急零亂青煙一抹中

立夏後熱甚已而楝花風作極寒

炎官司印未十日寒氣駸駸著病翁卷地吹來忽吹散今朝還遇楝花風

榴花

萬綠枝頭幾點春逢人偏喜上烏雲出來只爲當時暑故剪紅綃綴作裙

聞蟬

紗幮紋簟北窗眠只道清聲比管絃誰念夕陽官道裏幾多客旅聽淒然

午睡

傅山煙斷懶重添屋角無聲雀去簷午夢欲成鷄喚醒臥看修竹映疏簾

睡起

睡起挼挱兩眼眵卷簾惟見水平池小窗幽寂

無人到自撥爐熏試一旗

立秋後十日

萬綠枝頭一葉黃秋風恰則到林塘晚雲更作瀟湘雨恰得人間一夜凉

秋暑極熾而雨作凉氣儵然

日輪停午汗珠溶薰消都無半點風喚起驪龍行一雨病身移入水晶宮

捲簾

隔簷見竹早清幽捲起疎簾滿眼秋一段夕陽收不辦被人都送上簾鈎

憶官舍芙蕖

官池無數擁紅妝日日全家坐晚凉官職已拋無夢去尚疑身遶一池香

夜坐

霜螿照戶皷三更獨坐蒲團一盞燈名利此時都路破分明一箇在家僧

偶書

洒盡瓶乾一再添朔風吹葉響階前起來水墨圖中望正是江南欲雪天

至日見梅

插向書窗小小瓶看來看去眼增明花瓶咨子

能多少占却人間無限清

瓶梅

病眼因君得再明休誇風骨照人清憑誰說與司花女伴我長開過一生

書堂前植竹今日移梅于其間

三逕向來孤竹第一枝今日伴梅兄歲寒圖上曾相識一咲相看自有情

回進賢道中

逡巡憐兒女數還期自林歸騣趣曉鷄乾鵲有靈
煩泝喜馬蹄今日踏江西

自嘆

怡顏今得眄庭柯黃鳥啼邊綠蔭多回嘆此生
肝肺涸只因雕篆損天和

和于湖集茶韵二首

倒床鼻息欲鳴雷須仗靈芽一喚回此味直教
眞性在切防勾賊用鹽梅

金沙泉下喊春雷貢茗先隨造化回欲望頭綱
分八餅恨無筆刀繼歐梅

慕容溥送題寶峰石刻并中秋詞以詩謝
之

步屧尋僧到日西亂山深處見新碑却驚天上
披風手亦卷波瀾入小詩

月入中秋色滿林羣將好景寄清音自從何筆
天工巧景物無聊直至今

贈畫魚董秀才

我本江南一釣徒錦鱗到眼便懽呼他年蓴鱠
歸來日添箇漁竿入畫圖

遺術士

欲壽莫誇堯丙子欲貴莫疑雖甲辰學取燕山
人姓竇自然五桂一靈椿

贈大素脉王道人

按指如醫細切膚對人便肯說榮枯我今跳出
榮枯外試問先生脉得無

爲端夫病起解嘲

折臂三公古尚傳神全何必問形全前身恐是

婁師德試向沙頭覓渡船

以詩退墨

萬竈燒松有妙功分張猶未及隣翁陶泓毛穎來呼友要爲幽齋草泛窮

蒲團

細觀才滿一輪月靜坐能銷萬古心莫向紅爐烘醉客只宜清夜定禪林

題三石屏

一作煙霧昏濛欲雨遠山在有無中

煙霧宜濛雨意垂遠山隱隱林修眉無催行李投前店似我當年在道時

一月色當空山川平地皆如雪後

正是江南雪霽天素娥特地弄嬋娟山川一望皆如剡只欠渠儂訪戴船

一月出雲間山川皆如瓊玉

月姊携爐出廣寒鎔銀爲水又爲山夜闌歸去忘收却溜入浯溪石壁間

和許宰寓武邑曆揚丞嵩安八詠

市人常是醉昏昏買盡青銅酒已渾徒倒投床都不問日高猶未啓重門

君似春風自襲人無情鷗鳥亦相親莫驚仕路風波惡便憶家園自在身

我有淵明日涉園桃谿柳徑漸清繁却嫌市井喧囂近恨不誅茆住遠村

風旗獵獵半欹斜日日相傳便到家幾度兒童騎竹馬夕陽影裡簇汀沙

幕帥潭潭庇萬間已知流水與高山定應不負刀頭約合浦明珠早早還

好語飛來散綺霞淸新俊逸屬詩家著人似醉

菖蒲酒有味如嘗橄欖茶

家書寫罷報平安酒坐圖紅且醉觀別後雙溪

春色散應無賞鏡去尋官

里巷繅車日日忙今年又喜熟蠶桑公家無欠

私家樂細葛含風剪更長

花光寺送使者書壁

白沙翠竹釣魚磯家在江南未得歸寂恨花充

山下路數聲杜宇背人飛

讀子厚乞巧文

不見牛郎不秉鈞一時雖拙有淸芬附碁待詔

皆因巧何用翻成乞巧文

讀東坡韓文公廟碑

盡道潮陽因罵佛誰知忠諫得天知鱷魚夜徙

衡雲散請看而今玉局碑

挽黃助教四首

金鎞刮膜妙通靈從此昏花不再生聞道向來

昏醉眼而今黑白儘分明

有客携來幼婦碑細看一字是褒辭觸蠻索戰

吾無此方信黃家萬頃陂

楊枝一放任西東已把浮生比夢中今日等來

眞是夢翩翩丹旐引春風

春歸平日館池中想是桃花三四紅還有舊時

王謝燕喃喃來吊主人翁

雙峯存稿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進士舒邦佐平叔撰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厲鶚宋詩紀事亦不載其名前有自序稱早困舉子業竊第後方學四六語又稱尙書劉公曾爲辛丑省試官余以晩出門生之禮事之辛丑爲徽宗宣和三年則邦佐當爲北宋末人集中有和洪龜父歲晏詩龜父黃庭堅甥洪朋字也庭堅最賞其詩而劉克莊後村詩話稱其早卒則邦佐與之倡和又在徽宗以前序末題甲子歲四月而中云投紱西歸老於三徑甲子爲高宗紹興十四年則其老而退休在南宋之初而集中有賀黃察院啟在紹熙四年迎潭帥朱殿撰啟在紹熙五年上距高宗甲子凡五十年邦佐當已百有餘歲乃復在仕途似無此理況邦佐及見洪朋則與蘇軾陳師道僧道潛皆同時人特相距先後閒耳自序稱顧借後山句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句則陳師道語也眞隱集序稱遞相傳寫不無魚魯謹守昔人白鷗沒浩蕩采菊見南山之戒則蘇軾語也其詩復云不如陶靖節客至空持甌不如蘇東坡勝敗兩忘憂又云大蘇文章繼老蘇魏徵勲業付翹蕃又云參寥已似絮沾泥天女雖來嫂非肉皆作典故用之尤爲可疑他如池平初鬬蛤柳老半藏鴉即軾詩之夜凉初吠蛤柳老半書鵶也早爲挂銅鉦即軾詩之樹頭初日挂銅鉦也小雨止還作虛牕暗又明即軾詩之微雨止還滴小窗幽且姸也蜜熟花蜂亦懶營即軾詩之蜜熟黃蜂亦懶飛也卷地風來忽吹散即軾詩之卷地風來忽吹散也刻意學步亦不應雷同至此其爲摭軾詩顯作痕迹顯然至於宋璟梅花賦宋已不傳故李綱集有補作其序甚明今集中有讀廣平梅花賦詩知其出在劉壎隱居通議之後梅子又生仁句乃以唐寅詩試嘗梅子又生仁句截去二字知其出於唐寅之後是殆近時之所爲耳

可誘之運數適然若李忠定公之于宋其可慨也夫其可慨也夫公當靖康建炎紹興間三用為將相皆虜逼盜潰兵盡餉絕國危累卵所束手莫能輓救之時公身而為之不知何以忽

序二

若無事僉夫媚子見謂可以無事無不以公速去為愉快迨公去而累卵之危更甚于前矣不知國家無可恃為無事之日也即當太平熙洽亦必有二三大臣以其去就繫宗社盛衰之故

況主臣極辱存亡呼吸時哉彼僉夫媚子衛身不及蔡何有於國阿匼娼嫉固其所耳乃其所事之君亦稱聰明越人深自酷惡顧以覇禍中原并付悠悠數子長城砥柱雖有如無而挫蹙

公序三

日告亦獨何耶余讀史卷公行事又得書讀其詩文精靈磬欬殊覺未注大概擎天貫日之忠赴湯蹈火之勇批亢擣虛之智推心置腹之誠若日月有光隨處皆見以故蟬聯兵難塵獨江

皇天下戴之若星雲人主倚之若維樴然則何以不能久于朝廷蓋任之太力持之太堅言之太切人心歸之太深讒與忌所繇來也嗟乎之四者宋之所以賴有公公之所以猶得有為于

宋者也舟未屆而棄枷履將成而撓匠前功盡廢來患遂深後有起者其將若何斯亦千古之烱式也已考公禦虜勤寇諸策在今多可行者然今
國家全盛去公時遠甚
聖明又專任不疑借得如公者底平之直振稿落耳乃公箸策於
朝先後不過七十日平荊湖賊十餘萬見兵才千餘人所請益不過萬計令殫天下之力疲天下之兵積有歲時鮮緜黍效公

遺書具在曷不取而讀之逆從西昌孝廉戴初士知公裔太學生嗣玄刻集于家余幸得以按部過公里敢尚論洲筆附姓名集中且頌令之出而有為者知公之不竟其用以不用故若甚

君用之又值全盛時當毋以勳業
遜前人也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廣陵
李嗣京撰

合刻李忠定公全集序

士生而丁未造躬安攘非以血忱破膽顧必不爲而識不足洞微膽不堪定難雖爲焉亦不能宋忠定李公三者可謂兼之矣觀投荒萬里澤畔行吟無一念

一字不及君父而經緯膽識輒于危疑呼吸間徵之水災一疏策虜禍于七季警風雨于清宴朝上夕謫竄矣猶不足惟士爲不知已屈耳獨宣和以後建炎以前公之在朝廷朝廷之倚賴

公亦既彰彰矣乃旋用旋效旋效旋逐虜以用舍卜進退者我反以虜之進退用舍焉其故何哉豈盡耿黃輩之巧于蠱君耶諸帝意也何也宋室君臣受病在和迨般鑿童貫諸奸而症已

左序二

入膏肓矣惟都城虜薄萬萬難和始求救于主戰之醫王過此已矣然則當季降禪詔反鑾御要十議特三帝委命以從不得已也廼死之劑君若臣視之如烏頭附子急時聊爲標治緩焉

用之故虜騎過河一步即公去朝時也如城下未盟便議執嬰城者以謝公一日數邦昌罪于朝僉曰邦昌金所立疎之恐生疑夫不欲疎所立以疑敵也則媢敵必去所忌豈頤問哉嘗致

左序三

嘆于天人之際矣人定勝天天定亦當勝人人知公用于宣和都城必不圖用于靖康宗社必不覆用于建炎中原必不陷不知都城之不能不圖于宣和也宗社之不能不覆于靖康中原

之不能不陷于建炎也非朝伊夕矣厥亂以生公者天也生公又生蠢公之婦人孺子者數也公亦稔知之而不忍不言蓋王業不偏安仇賊不兩立公不欲喪于和諸葛武侯寧亡于戰鞠躬盡瘁先後一揆家少保傷今弔古每及公出處便拍案起舞而繼以泣時相激精相感耳頊夷氛方熾

側席時勤

主憂臣辱終夜徬徨安得有如公者

聖明在上休容布列不悲不知知不用用不竟終足音空谷焉奈何然盧楊不嘗有而書不可不傳昔傳而人與俱氛先令邵之綬安公所自出也得快讀奏議八千卷以未覩大全爲憾太學李生嗣玄是其族裔博俠類陳東尊公官長安時曾于

御府購得全本先受而繼觀之嗟乎痼癖遍天下金針祕五百餘季不一見見矣仍祕之坐視潰

決糜爛而莫救此亦與于不仁之甚矣三山周公祖深然余議

急謀

刑憲黎公同然先得慨捐俸授梓且弁其首咨之斷簡殘編今户誦矣餘風所振頑懦立起況讀書男子血性生具者哉論世友人志一動氣七十餘日未竟

殊勳當于

熙朝再見之矣余小子非其人也

願拭目以覩殺人士肯

大明崇禎己卯五月五日福建邵武府建寧縣知縣皖桐後學左

光先謹序

宋李忠定公全集序

古忠臣拂士不偶於時者豈盡其主不知知不用哉蓋有見察于青宮潛邸之中而登諸樞庭揆席之上使之呼吸禦虜艸昧扶傾如宋忠定李公者亦既用

輙效效輙速能使熛馳電發之虜有所遏而不得張已弃之河北河東有所繫維而不遽下能使都城數十萬衆不期而合爲之伏闕以鳴寃布衣俠烈之士不識一面慷慨而甘爲之死緜

而爲之君者方且猜阻惶惑若不能頃刻容于朝者于是再貶峽中長流絕島臨安播遷惡逆可赦而獨不赦公噫亦甚矣迨萬里生還屏居閩海荆湖雲擾則起公于荆湖筠贛蜂屯則又

起公于筠贛無兵無將藏洗廩懸公乃撫降納叛鼓舞激昂廓清掃盪而不知其功之所以成闔闢化遷雨金雨粟神運鬼輸而不知其餉之所以足公之能亦已見于天下矣然而可外而

不可內可暫而不可久荊湖數
月江右年餘露布朝馳彈章夕
下急則呼大將如小兒緩則擯
孤忠若鳧鴈若是者何哉豈真
志滿氣奪如弇州氏所云抑恐
中原復淵聖歸高懼其無以自

處與曰非然也公蓋見善明而
用心剛者也見善明則貞邪之
界分而小人無以容其奸用心
剛則復讐之志切而人主無以
容其憍夫剛明之與柔暗其不
相入也久矣是以亳社覆亡炎

兒囚辱神州赤縣之陸沉黠虜
逆臣之陵轢若皆以爲可忍而
獨不能忍忠臣挪士之匡持舍
爾介狄維予胥忌此公之所以
願爲大夫種而且思爲唐德宗
用而不可得也嗟乎公之志亦

足悲矣公著述甚富世不概見
先君任郎署時在
御府抄得詩文二十八冊歸而欲
授梓未追壬申抄本爲當道索
去玄懼先志之不彰乃晝夜精
選募衆手雜書之半月而工竟

又取郡刻奏議舊本并選之合
拟本各得十之三藏于家今年
五溪周先生來自三山快讀選
本亟謀諸
左令公令公又加筆削汰其稍
緩者十之一公之集始粹然若

丹九轉而鉛汞可捐醴五齊而
糟粕可弃矣共爲卷四十有八
爲帙十有六
令公慨捐貲爲剞劂費而
司憲黎公共襄厥舉閱百日而
集成而後公之純忠偉伐燦然

耳目之前賢大夫嘉惠之意與
周先生表章之力俱不可泯竊
惟當今奴虜流寇外煽內訌勢
雖鴟張然豈有幹離不粘罕之
豪雄楊幺郎曹成之强盛哉使
有人焉禦之亦何難滅此朝食

碩寇觸天下之半虜歲入幾輔
了無齟齬
聖天子虛懷側席倘有忠定其人
者出而應夢卜之求則乾剛離
明咸有一德雲龍魚水千載一
時亦何至使黠虜羣寇鳴鏑揚

鞭謂廷無人哉善乎左令公之言曰盧扁不世出而方書不可不傳然書傳而盧扁可代有矣志士仁人得是集讀之其禦虜平寇之方犁然具在舉而措之使用輙效效輙速以

仰荅不次之用特達之知無使千載後謂宋有忠定其人而不能用

今上能用而無其人庶不負二三君子嘉惠表章意哉余小子匡跂足需之矣

崇禎己卯季秋綏安宗裔嗣玄

頓首拜撰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序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廹於氣數屈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

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

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公獨知

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讁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决內

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
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彊虜然
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
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
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
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

得志再來之不可以不憂則讒
間蠭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
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
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爲
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
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

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
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
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陜南葺樊
鄧且將盡據形便以爲必守中
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
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

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
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
爲非策懇切反復以終其身蓋
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劄得
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
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

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季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

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仇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澨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

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致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

予方總群策以圖恢復之功使
是書得備清燕之觀而幸有以
當上心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
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
公者眞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
附于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

於福公之言云淳熙十年十月
丙午旣望宣教郎直徽猷閣朱
熹謹撰

凡例

集曷爲而選乎曰不得已也其不得已者何謂
蛸之佹而失也予懼焉懼而欲存之而不能槩
存也故汰之汰而後可捷舉而存也雖然言
則存惡乎捷匪汰則存惡乎久其迫而使汰者
乃其巧於使存也是則有天意焉
汰矣而集惡乎全且以半月而定公千秋也誰
信之曰予之汰之也有懼心焉有廣目焉有神

力焉心懼則不敢以易志秉目廣則不敢以一
律限而且窮晝夜之力不餒也非神行乎不至
此故引發率操繩墨謂予之過而存也則有之
汰焉而過者蓋寡矣
于鱗之選唐也曰此不足以盡唐詩而唐詩盡
於此然則茲選也其盡忠定矣乎曰否于鱗之
選唐也盡唐矣予之不足盡忠定也則目成焉
代贓焉兵祟焉其知者有易傳二十三卷有共

和迄五季天地五行之變百餘卷皆不傳矧又域于所未知然則予何足以盡忠定而忠定之與予目接者盡于此

選集而批點古乎曰非古而使人知古人之軌則焉則猶古也全集不批者何懼專也奏議批者何懼眯也且二三子患之也謂公之實用存焉標之而於目了然而於用犂然批此而全集可考解矣批而不點則猶之乎其不敢專也

凡例二

公之忠則純忠哉績則懋績哉述公者其忠與績之不能悉焉及文然而公之文寔江河洭焉金石宣焉奏疏有宣公之暢而無其俳殆幾幾乎勝之謝賜諸表皆磨壘肩鼻上得之何麗也或曰公蓋知人善任耳曰否前後表異時也而體裁一內外制與諸表異體也而風骨一血指者能乎公蓋兼才而斂者也然則制詞不選者何日非所急也且貲亦有所限焉

公往矣而勳爛焉勳熙往矣而文著焉公精誠之不磨而文惡乎泯故之傳而致約者欲其幾于粹也之約而致博者懼其蹟于遺也公族于邵育于邵休于福葬於福福宜有遺文焉績而廣其傳是不在福人士乎則孰爲緒斯引薪斯傳乎

息軒居士李嗣玄又玄甫識

凡例三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目録上

卷首之一
本傳
卷首之二
行狀上
卷首之三
行狀中
卷首之四
行狀下
第一卷
奏議
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
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諸監沙縣稅務到任謝表
謝復官表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劄子
第二卷
奏議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論禦寇用兵劄子　二十條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論用兵劄子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第三卷
奏議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乞罷知樞密院第五劄子
親筆手詔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論守禦劄子
進備邊禦敵八事
乞修塘濼劄子
乞修邊備添置參謀編修等官劄子
再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劄子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第八劄子

謝賜裴度傳劄子
第二劄子
乞罷宣撫使待罪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第四卷
奏議
論宣撫職事劄子
第四劄子
謝賜御筵表
謝降賜玉束帶等表
謝賜鞍馬表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親筆手詔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第二劄子
乞罷宣撫使第二劄子
乞罷宣撫使表
第五卷

奏議
上皇帝封事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十議 公初至行在未受右僕射之命以十議進說高宗
議國是
議巡幸
議赦令
議僭逆
議偽命
議戰
議守
議本政
議責成
議修德
第六卷
奏議
御書
謝賜御書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謝轉正奉大夫表
謝賜御馬表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
劄子
乞募兵劄子
乞括買馬劄子
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乞修軍政劄子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乞教車戰劄子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第七卷
奏議
議巡幸第一劄子
議巡幸第二劄子
乞減上供之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
力劄子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乞刬刷官田做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
子
乞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
團結教閱劄子
論君子小人劄子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乞罷第二表
乞罷第三表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表

謝落職依舊宮祠鄂州居住表
謝移澧州居住表
第八卷
奏議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具荆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再乞招撫曹成奏狀
乞兵招捕曹成奏狀
經過邵武軍乞往湖北展省奏狀
到湖南界首謝表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産塩地分計

置煎塩奏狀

宮祠謝表

第九卷

奏議

陳排禁賊馬奏狀

奬諭詔書

謝表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謝詢問利害表

奏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第十卷

奏議

謝徙觀文殿大學士表

親筆詔書

謝親筆表

謝親筆劄子

親筆詔諭

辭免江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辭免劄子

謝親筆詔諭表

論金人失信劄子

論襄陽形勝劄子

論和戰劄子

論財用劄子

論營田劄子

論虔州盜賊劄子

論福建海寇劄子

論常平劄子

議迎還兩宮劄子

辯余堵事劄子

第十一卷

奏議

謝賜玉鞍馬表

論進兵劄子

謝到任表

謝還賜玉帶牙筒等表

論賑濟劄子

乞差甲馬劄子

應詔條陳七事奏狀
車駕巡幸江上起居表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乞罷江西帥劄子
論擊賊劄子
再乞罷帥劄子
乞差發軍馬劄子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第十二卷

奏議

謝獎諭表
再陳已見劄子
奏陳生擒偽齊賊衆劄子
乞沿淮漢修築城壘劄子
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寧德皇后上僊慰表
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劄子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論舉直言極諫之士劄子

乞不必遠召辦帥劄子
乞屯兵江州防秋奏狀
乞益修政事劄子

第十三卷

奏議

論淮西軍變劄子
奏陳利害劄子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第十四卷

奏議

論使事劄子
辭免知潭州第三奏狀
謝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宮
祠表
擬起居道君太上皇帝御表
擬起居淵聖皇帝御表

第十五卷 附錄

公移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
申省措置酌情處斷招降盜賊狀
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盜賊狀
申督府密院開具沿江州縣合控扼去處乞
軍馬防守狀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目錄下

卷之一
詔 國書附
賜夏國主詔書
起防秋兵詔
與金主書
勑榜詔
戒諭武臣詔
撫諭河北河東詔
勑榜僞留中原詔

戒勵士風詔
戒諭監司按察州縣詔
戒諭帥臣修飭邊備詔
卷之二
書
與鄭少傅書
與中書馮侍郎書
與梅和滕侍郎書
澧陽與許崧老書
海康與許崧老書

泰宰與許右丞書

卷之三

書

澧陽與吳元中書

附吳元中荅書

又荅元中書

桂州荅吳元中書

象州荅吳元中書

桂州荅吳元中書

懷澤與吳元中書

卷之四

書

再與吳元中書

雷陽與吳元中書

卷之五

書

與向伯恭龍圖書

與周元中書

與秦參政書

與呂相公書共十四首

與秦相書共十首

與程給事書共四首

與馬總管書

卷之六

書

與呂安老提刑書共六首

與折仲古龍學書

與潘子賤龍圖書

與政府書

荅錢遜叔侍郎書

與潘子賤龍圖書

與李泰發端明書共三首

與呂安老龍圖書共四首

與趙相公書

與趙相公書

與張樞密書

與趙相公書

與呂安老檢正書

與趙相公書共六首

卷之七

書
與張相公書共二十一首
與李泰發端明書
與呂安老書共四首
與張子公舍人書
與陳國佐司諫書
與岳少保書
與張龍圖書共三首
啓
賀趙相公啓
謝宰執復大觀文啓
卷之八
序
易傳內篇序
易傳外篇序
釋象序
明變序
衍數序
類占上序
類占下序

靖康行紀序
送陳淵叟遊廬山序
乘閑志序
夢志
災異志
讖兆志
書檄志
預備志序
事宜志
人物志
卷之九
序　記
漢唐三帝紀要錄序
小字華嚴經合論後序
重較正杜子美集序
古靈陳述古文集序
類編建炎制詔奏議表劄序
送丹霞宗本遊徑山序
中興至言序
拙軒記

寓軒記
蘄州黄梅山真慧禪院法堂記
武威廟碑陰記
邵武軍泰寧縣瑞光嚴丹霞禪院記
卷之十
論
災異論
朋黨論
制虜論
禦戎論

理財論上
理財論中
理財論下
卷之十一
論
論骨鯁敢言之士
論君子小人之勢
論君子小人之分
論天人之理
論兵挽
論共患難之臣
論郭子儀渾瑊推誠待敵
論主之明闇在賞罰
論封建郡縣
論方鎮
論兵
卷之十二
論
論節制之兵
論將

論唐三宗禮遇大臣
論唐德宗任陸贄
論節義
論忠孝
論荀彧
論與夷狄同事
論盜
論變亂生於所忽
論西北東南之勢
論孔文舉

論治盜賊
論形勝之地
論范蠡張良之謀國處身
論秦隋勢之相似
論天下强弱之勢
論用兵
論料敵
論交深
論史

卷之十三

贊
洪崖先生畫贊
梁溪真贊
瑞光邑立化雀贊
天王院新塑釋迦像金色珠贊
富鄭公畫像贊
龍眠居士畫十六大羅漢贊 共十六首
頌
淵聖皇帝題十八學士頌
銘
直几銘
方杖銘
多言人銘
潛菴銘
傳
武剛君傳
方城侯傳

卷之十四

雜文
桂齋上梁文

荅賓勞
釋疑
華山辨
戒貪
書事
書僧伽事
書杜祁公事
書韓魏公事
書曾子宣事

卷之十五

題跋
皇帝御筆詔書記
道君太上皇帝賜宋暎御書跋尾
靖康皇太子學書跋尾
跋了翁墨蹟
書杜子美觀將軍歌贈王周士
跋了翁書杜子美哀江頭詩
跋了翁自跋戒疑論後
書襄陵春秋集傳後
書寄楙老易傳後

跋歐公書
跋司馬溫公帖
跋顏魯公與柳冕帖
慶餘長老閒堂疏跋尾
唐子方林夫送行詩章表跋尾
跋張稚仲樞密遺稾
哀辭祭文
蕭子寬哀詞
劉仲偃大資政哀詞
弔國殤文
祭陳瑩中左司文
祭黃大資政文
祭許叔老文
卷之十六
墓誌銘
追復龍圖閣直學士領開封府事贈少師錢
公墓誌銘
祕書省祕書郎黃公墓誌銘
直龍圖閣張公夫人黃氏墓誌銘
卷之十七

賦
含咲花賦
梅花賦
詩
赴沙陽謫所作
松江第四橋
雜興
讀賈
田家
嘉禾道中遇夏侯子陽
初到臨平見山

小雨
靈隱宮
自哂
渡浙江
桐江行贈江致一少府
偶題
江南三詠
鷲湖呂長老詢予來歷以詩答之
趨真亭
遊仙溪

堯擔石
學堂巖
船場岳
鷄窠岳
仙機岳
折筍岳
仙竹
泛舟至勝真舘遇雪
訪李道士
記舊夢有序

煙椿真舘三十六韻
劍浦道中
春詞
梅花
春雨
春意
春晝書懷
次韻志宏見示春雪長句
志宏以牡丹見遺戲呼牡丹爲道州長詩以
報之

戒酒
岩桂
志宏送岩桂并惠長篇求予賦詩次韻荅之
寄內
戲成短歌從志宏求芍藥
志宏供芍藥且以詩來再賦前韻
子美
太白
六月十八日同陳興宗鄧成彥鄧志宏早會
凝翠閣晚遊泛碧齋

十六日泚舟
次韻湖陰曲
次韻東坡四時詞
荔枝詞集句
枌梨敝以新枝易之
白鷺
次韻丹霞錄示羅疇老唱和詩
次韵和李太白感秋
中秋望月次玉局翁韵
又次韵中秋長句

桃源行
秋思
傳畫美人戲成
傳畫忠義圖
得家信淮南飛蝗渡江入浙歲事可憂感賦
乘泚舟碧齋至北溪口觀新橋與興宗志宏分
題弓得泚字
志宏得碧字以詩來次其韵
凝翠閣晚望
秋意

徘了翁書并寄石芝云其味初淡中苦已而
發甘鮮有知此味者感而賦詩
卷之十八
詩自沙陽放還作
次韻和歸去來集字
奉酬陳之元教授見贈次韵
題黃亭驛
武夷行有序
自分水嶺過江南
望龜峯

江行池陽至銅陵
銅陵阻風
題護法寺瑛老黙堂
自銅陵行四十里風復作泊江北岸地名散
潭屬淮南
夜坐
次韵和淵明形影神三首
雙鳧
次韵茂載游陵寓居有感三首
贈茂公明察院

自海陵泛江歸梁谿作
次韵上元宰胡君俊明與蔣山勤老唱和古
風
得吴元中書言近不作詩以所著豳七月詩
義見示因作此贈之
題伯時明皇蜀道圖
題伊平種瓜圖
唐植甫左司許出示所藏紅絲硯輙成短歌
奉呈并簡倪子美
次韵子美提舉許雪中見過之作

寄毛達可内翰并録送魏公別録
同似表叔易置酒平山堂
卷之十九
詩 罷相後及謫鄂渚作
九月八日渡淮
次韵季弟善權阻雪古風
善權即事
寓寧國縣圃中桃李雜花盛開感其所遭援
筆賦此
詠艸
黟歙道中士人獻牡丹千葉有盈尺者爲賦
此詩
望廬山
五老峰
歸宗寺鸞溪
戲賦墨畫梅花
兜率寺
玉溪寺
過苦竹嶺
次通城送季言弟還錫山

寄王周士
寓居通城僧舍東軒池蓮盛開竹菴珪老有
意見過戲贈此篇
張子公以圓鑑見寄作詩報之
飛雲
落葉
西風
卷之二十
詩
建炎行有序

秋夜有懷
聞山東盜有所謂丁一箭者擁數萬衆臨江
破黃州官吏皆保武昌江湖間騷然未知
備禦之策感而賦詩
松風
淵聖皇帝賜寶劍生鐵花感而賦詩
胡笳十八拍 有序
重陽日戲集子美句遣興
趙叔獮運判見示宣和御畫二軸其一馬舉
足奮迅將起其一兔正面踞地翻艸皆絕

去筆墨畦徑意態如生精妙入神伏觀歎
息感慨因賦詩以贊揚宸翰且敘小臣懷
憤之情云
摘鬢間白髮有感
冬日閑居遣興六首
食橘
得報以謫降官不許同處一州自鄂渚移居
澧陽有感
卷之二十一
詩 在湖外及謫海外作

自蒲圻臨湘趣岳陽道中作
鼠鬚筆
深省軒在丈室之西余爲名之
見報以言者論六事共五皆靖康往故其一
謂資橐士人上書以與後用謫居海南震
懼之餘斐然有作
桂林道中作
山月驛聞子規次韻
道陽朔山水尤奇絕舊傳爲天下第一非虛
語也賦此

象州道中
伏讀三月六日內禪詔書及傳將士撈檄慨
王室之艱危憫生靈之塗炭悼前策之不
從恨奸回之誤國感憤有作聊以述懷
含笑花
荔枝
恭聞詔書褒悼陳少陽陽官與一子恩澤賜
緡錢五十萬感涕而賦
次地角場以瘴癘不果謁伏波廟俾宗之拆
祭期以二十五日渡海一卜即吉夜半乘

湖解梓星月燦然平旦已達瓊管東坡謂
斯遊奇絕冠平生非虛語也
南渡次瓊管江山風物不殊民居皆在檳榔
木間黎人出市交易發衣椎髻語音兆離
不可曉也因詢萬安相去猶五百里僻陋
尤甚黃茅中艸屋二百餘家資生之具一
切無有道緣生黎山洞往往剽劫行者必
自文昌縣汎海得便風三日可達艱難至
此不無慨然賦此紀土風志懷抱也
次瓊管後三日忽奉德音恩許自便感涕之

餘賦詩見志
北歸濟渡海風便波平尤覺奇絕
雷廟讀丁晉公所作碑
謁冠忠愍祠堂
立春日龍化道中得家問諸弟已挈家渡浙
江和劍川又聞江西頗有羣盜嘯聚遂決
意繇五羊趨循惠潮陽假道閩中以歸時
十二月十九日
久不飲酒春日得家問喜甚輿宗之對酌調
馬驛中並飲數觥徑醉醉中和東坡醉題

寓瓊山遠華館一夕夢遊山間小堂松竹環
合有道士坐堂上誦李太白送人桃李圖
序中有良田名池竹果森然三十六洞別
爲一天之語覺而異之今假道容惠當遊
句漏都嶠白石羅浮皆洞天也登神者先
告將有所遇耶賦詩以紀之
南遷道鬱林郡守王君示古律詩一篇北歸
輒成兩篇以荅其意
客有言長沙軍變向伯恭能彈治規畫甚偉
適得伯恭書亦道其事作韵語寄之

蕭懋德秀才自臨江遣人致書海上遇於歸
途賦詩寄之
罪謫海上中州親故罕通問獨虞君祖道相
從湖海逾年北歸同途次容南賦詩識別
宿都嶠山靈景寺
潯守李侯以所藏法書十軸相示題卷末
清明日得家書
三月二十三日德音至容南恭聞駐蹕浙東
王師屢捷虜騎遠遁是日得諸季書挈家
寓饒之德興幸免驚擾欣忭之餘輒成口

歸
四月六日離容南陸行趨滕山路崎嶇然夾
道皆松陰山峰田家景物似閩中殊可喜
也賦古風一篇
江行即事
自晉康順流六十里有山巋然臨江下有岩
洞可容千人軒豁平坦景極幽邃石罅間
滴泉厥味甘冽因月之日玉乳岩賦詩以
紀其事
江上晚涼

蚊
端石硯
望白水山次合江樓韵
泛舟循惠陽山水清絶遂成口號
夜霽天象明潤仰觀有感成一百韵時歲在
斗熒惑在氐微甚辰鎮陵犯于翼軫間夜
半斗杓轉占帝座未明台星尚拆去
早行
通衢驛夜坐有感
卷之二十二
詩　北還道中及抵泰寧後避地長樂作
循梅道中遣人如江南走筆寄諸季
宿興寧縣驛
次韵申伯見贈
送季言弟還錫山省先塋
冬至後四日修供羅漢岩因訪丹霞本老漫
賦
上元日同王豐甫葉夢授會飲
聞建冦逼境携家縣將樂沙縣以如劍浦感
賦

次沙陽留題寓軒
留題凝翠閣
追次東坡和鬱林王守韵
次韵周元仲見寄
遊鼓山靈源洞次周元仲韵
季夏之初自安國遷南臺天寧寺依南山而
面北暑氣尤盛暇日登山頂松林欝然意
必有興因穴垣鑿磴以造其上形勢坦平
風日清美四顧山巒環合江潮往來景物
不可模狀月出林表清光更多夜久闃寂

殆非塵世作古詩二十韵以紀其事奉呈
巽達元仲
秋日奉陪王豊甫許子大康平仲遊賢沙宿
鳳池登昇山偶成
以舊賜戰袍等贈帥少師 并序
蒙恩除荊湖廣南宣撫兼知潭州具奏辭免
宣撫荊湖及罷歸長樂 并制置江西及歸後作
五月六日率師離長樂乘舟如水口
次昭武省祖塋焚黃因會宗族
八月十一日次茶陵縣入湖南界有感

次衡州
馬友餘黨步諒等以二萬衆自江西冠湖南
破醴陵攸縣屯於衡山縣界得報即走衡
陽率師次衡山遣兵將夜渡江晨叩其壘
賊出不意悉解以降放散驅擄老弱外得
精兵七千人分隸諸將潰成口號
初八潭州
余行次衡陽邵歷曹成七萬餘人出湖南境
移師衡山降步諒二萬衆既入長沙次日
即遣師降王進三千人於湘鄉縣七星寨
復破王俊三千人于邵州其餘羣盜以次
討定凡五萬餘選擇精銳得萬二千人分
隸諸將境內遂安流移歸業亟上章便丐
宮祠未報間聞有旨廢宣撫司及以言者
罷去有感
長沙有長江重湖之險而無戰艦水軍余得
唐嗣曹王皐遺制創造戰艦數十艘上下
三層挾以車輪鼓蹈而前駛于陣馬慕水
軍三千人日夕教習以二月十八日臨清
湘門按閱旌旗戈甲一新觀者如堵成五

絕句以誌之
初去長沙有感
自長沙至醴陵道中田皆墾闢道旁有築室
而居者
自水口泥舟如長樂
周元仲來自湖外傳示叔老贈東林珪三友
篇讀之慨然因次其韵
附許叔老三友篇
西軒小池荷花盛開與賓客酌酒其上以荷
爲杯引滿徑醉

詠懷
諸季招客遊東山置酒賦詩以病不果往次
其韵
送李似之舍人歸連江舊隱
題唐氏所藏崔白畫雪中山水
與叔易奕不勝賦著色山水詩一篇
題劉仲高提刑所藏文與可墨竹
庭中酴醾盛開二甥以詩來戲和其韵
送錢中伯如邵武
茅齋成乾元珪老以拄杖旄牛拂見遺

次韵李似宗見示小園之作二首
殘臘雪再作二首
再次前韵
趙都漕出示魯直少游所書榛詩次韵
冬日來觀鼓山新閣偶成
還自鼓山過鱓溪遊大乘榴花洞瞻禮文殊
哭宗留守汝霖
卷之二十三
靖康傳信録上
卷之二十四
靖康傳信録中
卷之二十五
靖康傳信録下
卷之二十六
建炎進退志上之上
卷之二十七
建炎進退志上之下
卷之二十八
建炎進退志下之上

卷之二十九
建炎進退志下之下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一

宋　邵武李　綱伯紀　傳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　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　訂

宗人李春熙皞如　輯

宋史本傳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

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陳所見綱上禦戎五策且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東宮恭儉之德聞天下以守宗社可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翌日敏請對具道李綱所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監國常禮可乎於是徽宗內禪而欽宗立綱上封事謂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以

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斡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

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陛下奈何輕舉以蹈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

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誰與爲衛且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及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梲綱曰臣恐李梲怯懦誤國事也上竟遣梲金人需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梲不

措一辭還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之綱還則誓書已行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夜斫敵營欲生擒幹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且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報至殺傷

內侍帝亟召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金人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綱至具道皇帝恩慕欲以天下養之意徽宗泣數行下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

他也綱奏方數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毋得諸詔輒憂懼不食陛下固鑾臣謂宜慰安皇帝之心勿間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且面責南仲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

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復上章懇辭上手詔勉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爲憂與樞密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寖不可長語綱奏須得旨給空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

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願乞骸骨解樞筦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旣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感動及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願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河北

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日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陳其弊時方議和詔止潮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為者矣即上奏乞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奏辭未幾以專主

戰議喪師費財落職予祠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自北軍代歸至是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趣之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宜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覬以沮其來上趣綱見于內殿綱涕泗交集上為動容綱奏

曰臣愚戇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為所惡因力辭帝為罷顏岐與祠而諫議大夫范宗尹亦以論綱罷為知州綱猶力辭上溫旨勉受命綱頓首泣謝云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因效姚崇要說獻十事一議國是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偽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寮一

切置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黃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幵莫儔而下悉謫有差綱又言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

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彊敵內銷盜賊
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
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
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
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
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
者國之屏蔽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
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
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
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朝廷永無北

顧之憂矣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
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間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
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
應募者凡十七萬人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
河朔都城受圍亮率勤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故綱
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
綱立軍法中明改更者數十條又進三疏曰募兵曰
買馬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
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
者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一日上與

論靖康時事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
寐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否則衡
石程書無益也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
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嘗言車駕巡幸
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
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
然中原非復我有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
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詔墨未乾
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黃潛善汪伯彥實
陰主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

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
綱每有所論諫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
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張所傅亮臣
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靖
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二人
設心如此願陛下察之亮竟罷乃再疏求去初金人
議立異姓宋齊愈自敵所來吏部尚書王時雍入問
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至是齊愈論綱三事
不報章將再上其鄉人嫌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

論僭逆附僞罪遂逮齊愈戮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
以私意殺侍從且論買馬招軍之罪綱罷奉祠陳東
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後有旨奪綱
職居鄂州綱爲相僅三月而張所傅亮以
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及凡所規畫悉廢罷金人
攻京東西殘毀關輔中原盜賊蠭起矣建炎三年帝
治行宮於臨安大赦惟綱不赦紹興二年盜擾鼎澧
潭三州除綱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綱
至盜平上言荊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
四川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議未及行呂頤

浩言綱縱暴諫官徐俯劉斐劾綱罷奉祠四年冬金
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詔行之時韓世忠等
兵屢捷車駕進抵江上勞軍金人退師詔問羣臣攻
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
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
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
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彊敵猶得以潛
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
既還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
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議者又謂敵人

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
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宜於防守既
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
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荊襄以
爲東南屏蔽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
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
失機會則逆臣可誅彊敵可滅若夫萬乘所居必擇
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
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
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

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
立官府搠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
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其心未嘗一日
忘宋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願爲内應者宜給之
土田予以爵賞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
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
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
迨今九年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也
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
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

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慴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遲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秋高馬肥不再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

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以至誠爲之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

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陳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

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明年淮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以酈瓊事引咎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張浚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車駕在建康將幸平江時綱已罷閒而上奏曰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豈可

固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遂自退屈果出此謀人情動搖士氣銷縮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雖埸未有警兵將無失利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及聞王倫使北還復上疏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從之則

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當滿被界以帥權昔季布謂漢文帝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也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允其請十年正月卒年五十八訃聞上軫悼厚賻其家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孝宗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朱熹嘗稱綱爲一世之偉人云所著有易傳內篇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

論曰李綱所柄用於靖康建炎間皆匪久廢黜遂使主辱國削卒莫之振甚哉讒人之爲害也蓋當時排和議以禦敵復讎爲己任者在廷惟一綱綱黜則可以悅虜而紓患斯唐李汪黃輩之謀實然要之欽高二君並闇弱務苟安是以全躯保妻子之臣得售其說厥後宜撫安撫亟徵而罷命隨下謗所謂狐埋而

狐搰之豈足與有爲哉夫綱之進退布衣之士稍生爲白于朝非忠誠所動曷能爾顧反不信於主上取嫉於同列至如張浚賢者亦不免見忌而訾其短嗚呼無亦天未悔禍使然耶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二

行狀上

宋丞相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贈
太師謚忠定李公行狀

曾祖倚護贈少保

祖㢘贈太保

父夔任中大夫充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追封衛國
公母吳氏韓國夫人

公諱綱字伯紀邵武軍邵武縣八龍鄉慶親里人也
其先系出有唐有以宗室為建州刺史卒官因家焉

閩剏太平興國四年析建州置邵武軍故今為邵武
人曾大父大父隱德不仕行義為鄉閭所宗先衛公
以進士起家為時名卿姚韓國夫人處州龍泉人賢
淑懿範中外所仰事具龜山楊先生所撰墓誌銘公
形神俱清器識絕人自幼有大志舉動必於規矩法
度見者知其必將名世年十四從先衛公官延安時
夏人入寇圍城甚急衛法遂城被圍乘城者以日計
功僚屬子弟皆登城頒賞公獨不從然時時騎遶城
上求無所畏冠退朝廷以言者論濫賞報罷衆以是
魏公將冠丁韓國夫人憂廬毗陵錫山塋次凡三年
哀感閭里既冠補國子監生第一方先衛公之入上
庠也名在第一而公繼之甫試步上到聲稱籍甚舉
進士未第以先衛公遇郊祀恩補假將仕郎附試貢
士後首選屬聞朞視之喪友人皆書期道路之傳不
的勉試春官以慰親老公不可調將仕郎真州司法
參軍政和二年上舍及第臚傳之日徽廟顧瞻再三
特旨升甲改合入官授承務郎充相州州學教授以
親庭遠易鎮江四年召除行國子正十二月對便殿
除尚書考功員外郎五年謁告迎先衛公于雲川有
旨除先衛公提舉醴泉觀以便就養九月還闕道除

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既入臺嘗因職事進對
先衛公亦以是日朝見徽廟顧公曰卿父子同日造
朝縉紳榮事未幾以論內侍建節及宰相任用堂後
官從官入朝以勞擊其下凡三事忤權貴罷言職公
之在臺纔一月耳十一月除尚書比部員外郎六年
轉承事郎七年充禮部貢院參詳官八年四月復
召對五月除太常少卿八月除起居郎十二月差兼
國史編修官宣和元年同知貢舉六月京師大水徽
廟降詔遣使所以憂勞者甚至而在位者乃寂不聞
有發憤納忠之人公獨懷不自已奏疏論列謂

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復之策臣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乞許臣因侍立次直前奏事翌日宰執班退得宣引問令公先退更不待立公因奏便宜六事且上章待罪有旨所論不當送吏部與監當差遣繼以待罪章上有旨更降一官與遠小處監當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先是父友故贈諫議大夫了齋陳公瓘識公于幼時每謂人曰李公有子了齋既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欲求天下奇士以此道付之方是時人皆以公爲鳳鳴朝陽了齋聞之與先衛公書曰伯紀所言天下

亦有非之者乎天下莫有非之者則其言也時矣使不當其可天下豈有不非之者乎積誨有自可以百拜爲壽公既來沙陽日所居僧舍曰寓軒職事之餘閉藏教於其間時了齋以書至且爲公引狄梁公李文靖王文正前言往行繼之以書曰嶷嶷梁公時克與對文靖文正輔世無悔識者歸之願公繼踵乎荃蘐之外時故有文殿修撰羅公疇方家居嘗與了齋書道公從遊之適了齋報書曰吾儕老矣寓軒之人嘗發妙言於鑿簇聚世俯耳以聽其奇鼓今乃欲韜絃袖手以適吾儕蕭然之社若許其來而不拒則是

私乎適己而以天下爲非己事也其爲一時名德推與愛重如此其後公衙在廟堂所爲所守天下想聞風采益不負了齋所期矣二年六月復承事郎十月復本等差遣三年轉宣教郎公歸膝下五月先衛公感疾不起公哀慕不自勝八月合葬先衛公於韓國夫人之塋了齋方謫居山陽以文致祭其末云孟仲叔季成遵誨飭論水者誰其動也方不苟不許說曰不然誰其爲之嚴父之賢識者謂了齋所許與父子之間不遺餘力矣喪既除七年三月除太常少卿六月到闕是冬金人敗盟邊報狎至朝廷震懼不復議

戰守惟日謀避狄之計歲暮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奉使講和降詔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先是詔求直言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公上封事大略謂當今禦戎急務要須治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誠爲知言所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曰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又陳捍敵十策時建牧之命既下公素與故相吳公敏厚善敏時爲給事中公夜過其家

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臣盜獵儞如此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公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儻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忘身殉國心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

宗社寧長聖壽無疆徽廟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君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徽廟感悟歎息敏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公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文字庫祗候別對實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具劄子大略謂皇太子監國特國家閑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期成功於萬一哉胡不假皇太子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衆仍刺

臂血書之其日徽廟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公不復得對二十四日孝慈淵聖皇帝即位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皇帝者公在太常條具以聞二十六日上實封言事大略謂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姦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嗣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夷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付托之意二十八日召對延和殿淵聖迎謂公曰卿頃論水災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

南飛之句公敘謝訖因奏曰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內禪勢必退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二也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三也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敵示和亦不較貨財姑如原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當量力以與之欲求割地五也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無爲浮議所搖可

無後艱淵聖嘉納二十九日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
正月三日充行營司參謀官蓋斡離不之兵遂渡河
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皇帝東幸宮闈相繼
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四日公侍對班於延和殿
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聞公忠之以
爲不可遂遇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於殿庭聞語之
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
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公曰此何時而用
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公因啓奏曰聞諸
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

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
乎淵聖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公曰天
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
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厲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
豈有不可守之理淵聖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默
然公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
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淵聖曰誰可將者公
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
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
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甚厲

聲曰李某莫能將兵出戰否公曰陛下不以臣爲庸
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淵聖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
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淵聖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
帶并笏公致謝且敘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宰執猶
以去計勸淵聖有旨命公爲東京留守公爲淵聖力
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
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
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
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
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

臣等留守何補於事淵聖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
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淵聖色變降
榻曰卿等無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决
不可留此公泣拜俯伏淵聖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
王至亦以固守爲然淵聖意稍定即取帋御書可回
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公曰卿留朕
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得稍有疎虞公皇恐再拜受
命是夕宿於尚書省而宰執宿于內東門司中夜淵
聖遣中使令宰執俟軍令狀詰旦决行五日公自尚
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

由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擐甲乘輿御
皆已陳列六宮後被皆將升輦矣公遑遽無策因厲
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避幸
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公即
拉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
戒行何也且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
一有中道散歸陛下誰與為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
輿之去未遠健馬疾追何以禦之淵聖感悟始命輟
行公謂宰執曰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
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淵聖御樓

以見將士淵聖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
樓前起居後降步輦勞問將士公與吳敏撰數十語
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
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
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公為親征行營使
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
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
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預焉凡防守之具無不
畢備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中軍軍八
千人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

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
以後軍居宋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
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
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是夕攻西水門公臨城捍禦
斬獲百餘人自務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翌日賊攻
酸棗封丘門公慮城上兵卒不足用乞禁衛班直善
射者千人以從傳旨如所乞賊渡壕以雲梯攻城公
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公登城督戰激厲將
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
强弩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

筏渡壕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
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十座斬獲酋
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淵聖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
諭有公忠略之志朕記於心及公悉心捍禦朕皆知
之之語特給內庫酒銀綵等以班將士人皆歡呼自
卯至未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以攻乃
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乘墜欲入城公
傳令輒開門者斬竟俟明乃入實初十日也淵聖御
崇政殿引使入對出幹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
中國之意閒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

所以和者公因請行淵聖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令
李梲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公留身問所
以不遣之旨淵聖曰卿性剛不可以往公對曰今虜
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
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臣恐李梲等柔
懦而慢國事也因爲淵聖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
及過許金幣之說淵聖頗以爲然李梲是日至軍中
果辱命北面再拜膝行而前金人出事目一紙付梲
等達朝廷梲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
婦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梲至自軍前

宰執同對于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須金五百
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一百萬匹馬駝驢騾之屬各
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
之割大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
乃退師且道其語甚狂屬宰執震恐欲如其數悉許
之公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
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
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
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所在子
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

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
[illegible]帑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
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
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
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謂都城破在朝
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于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
較也淵聖爲羣議所惑卮爭辯兩時無一人助公言
者公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淵聖慰諭曰
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條
議可也公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

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
人能爲陛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
城北壁復廻尚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
皆與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爲質
於金人軍中公無如之何則爲之留三鎮詔書戒中
書吏以飛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
圖而宰執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
府器皿皆竭取復索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
兩銀僅及八百萬兩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
謝罪公獨不謝於是王孝廸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

軍吏金銀物長榜於通衢立限輸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都城大被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公奏淵聖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後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又變不可不慮淵聖曰卿可往收榜歸行營司移牒王孝迪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公爲於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至十七八日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

獲奠居矣二十日种師道姚平仲以涇源秦鳳兵至公奏淵聖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隷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淵聖屢申敕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往往不復關報公私憂之自議和誓書既行之後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皆至淵聖意方壯又聞金人虜掠城北居民殺如故而城外墳墓殯發掘殆盡赫然有用兵意公贊淵聖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己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二十七日

公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于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公奏淵聖曰金人之兵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淵聖意

深以爲然衆議亦允期卽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衆兼
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爲
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淵聖以其驍勇屢召對內
殿賜予甚厚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
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
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离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
雖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公時以疾給假臥行營司
夜半淵聖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
卿可卽以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爲之應援公具劄子
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豫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

以軍令不得已力疾分命諸將解范瓊王斯古等圍
斬獲甚衆復犯中軍公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
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刧寨爲虜所覺殺傷相當折
千餘人旣不得所欲卽恐懼遁去宰執臺諫鬨然謂
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皆爲金人所殲無
復存者淵聖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离不遣使亦
謂用兵特將帥所爲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
於淵聖前語使人曰用兵乃李綱與姚平仲結約非
朝廷意會議欲縛公以予之使人反以爲不可遂罷
公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總兵蔡懋計合

行營司兵所失纔百餘人西兵及勤王之師所失
人外餘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淵聖賜
親筆慰勞且令具敍宣諭將役用之意公感泣謝恩
方欲丐歸田廬而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千餘人詣闕
上書明公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
集者數十萬人塡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舁登聞鼓
於東華門擊破之軍民必欲見公及師道乃去於是
淵聖遣中使召公及師道入對公聞命惶懼固辭不
敢行而宣召絡繹不得已入見淵聖於福寧殿閤子
中公泣拜請死淵聖亦泣有旨復公尚書右丞充京

城四壁守禦使公固辭淵聖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
掖門一帶安撫軍民公稟聖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
于福寧殿淵聖命公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
蓋不復有用兵意也所留三鎭詔書公旣罷乃遣宇
文虛中齎詔金人軍中是夕公宿于咸豐門以金人
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
城輒施放有引砲及發床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
公旣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之夜發霹靂
砲以擊賊賊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金人自
平仲刧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旣得三鎭

部及肅王爲質卽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矜十日
遂退師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公奏淵聖曰澶淵之
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更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
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盍遣
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爲太早公固請
之淵聖以公言爲然可其議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
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則擊之金人
厚載而歸輜重旣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
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除公知樞
密院事封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十七

日澤州奏黏罕旣破析代圍太原陷威勝軍入南北
關陷隆德府遂攻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
宰執咎公盡遣城下兵以追斡离不之師將無以支
吾公曰斡离不之師旣還自當遣兵護送黏罕之師
雖來閙旣和亦當日還決無他虞而執政中有密啓
淵聖者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斡离不之師
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
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卽還公聞之于淵聖
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
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沲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

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於是金
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黏罕之
兵聞已和果退如公言乃命种師道爲河東河北宣
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种
師中爲制置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先是公乞
力守三鎭不可割之議朝廷僉議以祖賦歸之求保
祖宗之地故也三月詔以道君廻鑾命門下侍郞趙
野爲奉迎使矜恭謝行宮所以都城闔閉止絕東南
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
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

道君還次南都欲詣亳州上淸宮燒香及取便道如
西都淵聖憂之每有御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
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又批吳敏李
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公奏淵聖曰所以欲臣及吳
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
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
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虞淵聖矜不許公力請之
乃聽卽令齋御書詣道君行宮抵南都道君御幄殿
公升殿奏事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
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獎諭曰都

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為多公因出劄子乞道
君早回鑾輿不須諸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道君
慰勞再三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公對曰臣
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
災伏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
執中有不喜公者公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
有所見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
兆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
形于脈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
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

以爲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大第公具以實對
道君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公曰朝廷
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復
論此公於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
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受圍恐
金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公奏曰方艱危時兩
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
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
贈司馬光及毀拆夾城等凡二十餘事公逐一解釋
復奏曰皇帝小心仁孝惟恐一有不當道君太上皇

帝意者毋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
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強盜劫掠須當隨
宜措置爲尊長者正當以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
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
入寇爲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
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
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
朕只緣性快問後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
簡賜公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
服公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

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
勤已降旨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
袖中出書付公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
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
萬世公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行先具劄子以所得
道君聖語奏知淵聖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
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進呈道君
御書具道所以問答之語淵聖嘉勞久之二十七日
宰執進呈車駕出郊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
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

搜索然後車駕進見公謂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南仲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公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儻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公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睿思殿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

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公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今南仲之言如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約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公因再拜辭上而出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道君皇帝以三日入國門公扈從朝于龍德宮並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

事并繳進劄子謂今日朝廷方禍亂救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爲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况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爲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究與誠果有之臣首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爲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知使臣不受黠闕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辨必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若與臣一宮祠使歸田里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有曰適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復令徐處

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懇惻公不得已就職虜騎出境公具奏乞用富弼守禦二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又乞修邊備防秋仍用李邈措置塘濼水匱等事批答依奏又具劄子乞措置三鎭及詔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行之於是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以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鎭又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鎭之制其二謂河北河東保甲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

以備其直其三謂復祖宗監牧之制其四謂河北塘
濼不復開濬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可益增廣宜
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皆當
築城民有所恃而安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
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䘏之其七謂宜復
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
其八願復祖宗解鹽舊制淵聖俾宰執同議而其間
所論與同列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旣退道君
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防邊禦冦之策置
而不問公切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同

知樞密院事許翰議淵聖前謂今秋敵必再至宜豫
詔天下起兵防秋爲捍禦之計條具將上得旨頒行
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爲不須如此者公又乞降
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
材武智略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淵
聖從之二十四日以覃恩轉大中大夫吳敏建議欲
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
第施行之詔以公爲提舉官命旣行爲南仲沮止公
奏淵聖曰陛下即大位於國家艱危之時宜一新政
事朝廷玩愒未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

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耗蠹邦財
者宜稍裁抑以足國用淵聖以爲然委公條具以聞
公條上三十餘事淵聖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
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榜東華
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銀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
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銀甲錢也公聞
之驚駭徐詢所以乃執政有密白淵聖以公得都城
軍民之心者欲以此離散之公始憂懼不知死所矣
方欲丐罷五月初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
狀奏知淵聖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

浸不可長之語公惶懼於淵聖前明辨曰始親征行
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
告勑宣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
而已此二人乃齋御前嚫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
報即以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
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爲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
任乞骸骨以歸田里淵聖溫顏慰諭謂偶批及此非
有他意公待罪丐章二十餘上皆批答不允遣使宣
押歸府公翌日見淵聖曰人主之用人疑則勿任任
則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

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聖意何在淵
聖安慰久之公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种師
中發於軍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公爲
宣撫使代師道者初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堅
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鏁城法以困太
原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
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种師中由井陘
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
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
之物悉留真定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

之欲賞射者吏告不足而罷士皆憤怒相與散去師
中爲流矢所中死之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淵
聖納議者之說決意用公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
日召對諭所以欲遣行者公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
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
今使爲大帥恐不勝任且誤國死不足以塞責淵聖
不許即命尚書省出勑令而受公奏曰蔡使臣不量
力爲陛下行亦須擇日受敕入辭大將如召小兒可
乎淵聖乃許別日受公退即移疾乞致仕力陳不可
爲大帥且示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

並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諫相繼上言公不
嘗去朝廷淵聖皆謂爲大臣遊說斥去之乃無敢言
者或謂公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
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
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公感其
言起受命淵聖錄裴度傳以賜公又劄子具道吳元
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
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且言寇攘外患有
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

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
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
淵聖優詔褒荅宣撫司得兵二萬人分爲五軍時勝
捷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宣撫
副使劉韐又以解潛爲置制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
爲河東幹當公事以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使見兵
實有萬二千人所得銀絹纔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
二日啟行而庶事未辦集乞量展行期淵聖批曰遷
延不行豈非拒命公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
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師

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筦之任乞骸骨淵聖慶入數四公入見具道所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祗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淵聖驚曰卿只爲朕踏邊便可還闕公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譬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詔護無錢粮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即須告陛下求代罷

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公摘軍訖掾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狥初安節肄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衆情脅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公召斬之人皆以爲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覲于以鞏邑氾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頹圮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

陵寢潛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爲足信無以小有才未問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根本以固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公陛辭日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收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

超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狥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亡捕獲皆斬以故軍律嚴肅無敢犯者公嘗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于是造車千餘輛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之公上疏力爭大略謂今河北賊馬出沒並邊諸郡素稱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决河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措置降詔團結防秋之兵不過十萬人使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臣被旨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所書團

結之兵罷去大半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
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
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
以必其兵之不多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
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
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若謂不須動天
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
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爲此擾擾也未報
閒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
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疏虞二則一歲之

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夫以軍
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
無復應者矣竟不報淵聖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
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幹當公事都統制皆
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
制之名特文具耳公奏淵聖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
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公條爲淵聖論
節制不專之敝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
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爲
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

矣初賊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曚使金人軍中議以
三鎭兵民不肯割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
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
仲唐恪尤主其議至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
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和議之
使紛然於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
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
敏後以內禪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公竊歎曰事亡
可爲者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議出公於外
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公亦不能留

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公具奏
力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憒之疾不罷決誤
國并敘累日摘前之語於是淵聖令种師道以同知
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公赴闕且俾巡
河巡視防守之具公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
官致仕九月初交割宣撫司職事與折彥質公行至
封丘縣除觀文殿學士知楊州具奏辭免不敢當且
上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
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於宣撫使得兵若干并防秋
兵若干今也駐某處皆不曾用於朝廷應副銀絹錢

若千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
皆椿留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
罷去恐不知者謂臣費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
臣自效不材乃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
金人狡猾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
以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
死以聞既而言者果謂公專主戰議喪師費財於是
著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
昌軍安置又以公上疏辨論還有後言再謫寧江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三

行狀中

建炎元年丁未春行次長沙被閏十一月三日旨揮
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冦再犯
闕前以和議為然者舉皆説圍淵聖感悟故復召公
然都城閉門道路阻絕久之方聞命即率湖南勤王
之師入援王室傳元帥府檄方術都城不守二聖播
遷號慟幾絕次太平州被上登寶位赦書悲喜交集
是時金陵為叛卒周德所據因帥臣殺吏民焚舟船
切官府公即遣使臣齎文檄諭之令聽禀節制勤王

乃肯释甲然桀驁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
乘間遁去既次金陵因與權安撫使李彌遜謀誅其
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
枋統之以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之
命上批論時事次寶應聞降麻告廷除正議大夫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七百
戶食實封三百戶行次虹縣始有旨趣召蓋行在前
此不知公由江淮以來也次宿亭上遣中使王嗣昌
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次穀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
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乃論公不當為相章疏及意

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
平章事增重其體公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
未到罷之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
以示公欲公之留外而不進也公乃知命相出於淵
衷獨斷而外庭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感懼後
會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龍圖閣學
士兼侍讀董耘來傳上旨云嘗遣從事郎劉默齎御
書由湖北迓卿嘗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
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
語公感泣流涕遂如行在上遣使趣見進對于內殿

見上敘致不覺涕泗橫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人不
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
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佑我宋大
命未改故使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
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迓二聖
以撫萬邦皆責在陛下與宰相而考慎之際首及微
臣自視闕然不足以仰副陛下知遇之意伏望追寢
成命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宜力爲
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
禍故如此朕嘗言於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

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定卿其勿辭公頓首泣涕
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荷知如此雖捐糜不足以報德
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
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慭但知有
趙氏不知有金人岐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才
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之所惡不當爲相則
不可臣愚不知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
氏耶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論如此如臣迂
疎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光即乞身以歸
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

以審處於此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
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公
奏曰陛下天縱聖明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綿薄實
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
御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時六月一日也翌日有旨
立新班奏事對于內殿同執政奏事訖力陳不敢當
一相之任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於國家艱危
之時而自圖安閑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
賴卿以安卿其無辭公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
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顛以創業

爲法而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語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況於爲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爲衆人不容使總兵于外又不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讒譖竄逐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後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

無左右先容之助徒抹虛聲首加識擢付與宰柄顧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涓埃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嘗慕其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得以盡其說上可之公因出劄子奏陳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

號其後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郡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厲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獪必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

退大臣太速功效茂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修德大略謂上祈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子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事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政當如此以次進呈四劄子奏事訖公留身奏上曰臣愚暫輒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聰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寮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

商量公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當道君朝邦昌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倘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有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偽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彦國等皆齎空名告數百道以行而彦國等四其使而四方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本末如此而議者

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伐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恨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憤恨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爲如何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而光武秪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得

已以身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爲三公郡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爲無功而陛下登極繇邦昌之奉迎臣皆以爲不然譬之人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肆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而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

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不同議論者乞降旨宣
召臣得與之廷辨如臣理屈豈復敢言上許之乃令
小黃門宣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
而潛善主之甚力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持在遠不
若在近之說公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
在近亦當幽縶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
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
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
引德宗奉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
不若在近之說公曰呂好問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

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
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
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
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
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
上頗感動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乃曰
卿欲如何措置公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
常自歸宥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責降可也
上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翌日同執政進
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

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
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
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公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
復悖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義靖
之禍視兩官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
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
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
見付御史臺推鞫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
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王時雍
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

容隱以袂聯屬以往若因縶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
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
政此四人者宜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
有之得旨皆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
內王及之余大均胡偲陳中等以贓濫繫御史臺候
結案日取旨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
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上曰卿昨日內殿爭
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公拜謝
曰自非陛下英斷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
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自力以圖報稱因爲上言今

日國勢比之創業爲尤難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
誠惻怛之意加之不爲羣議所動推先其大者急者
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
愚慮以裨補萬一復奏曰人主莫大於兼聽廣視使
下情得以上通陛下即大位已踰月而檢鼓院猶未
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又請置看詳官兩員
于侍從中選用凡士民上封事可施行者將上取旨
有旨兼充御營使以覃恩轉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
加食邑一千戸食實封四百戸時六月六日也是日
同執政對于内殿公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

間其不逮遠甚然而有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羣
臣輯睦於下庶幾革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今日
之事須有規模及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
強敵内消盜寇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
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
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
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
二聖此規模之大畧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于
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
理就緒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

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
眞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
霸深祁恩冀邢洺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爲朝
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
傑以爲頭領多者數萬人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
名守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
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爲金人所守粮盡力
困坐受其斃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援之兵
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
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

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忍棄
兩河於夷狄之意朝廷應副錢粮告勅有功者即命
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爲節度
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特絶其從
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北顧之憂
此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頗以爲然上曰誰可任此
者公奏曰陛下倘採用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奏
既還謝於士大夫間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
可以經制河東公亦頗聞其爲人張所者山東人嘗
靖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棄河

北旣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閣城中獨上
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
皆喜曰朝廷欲棄我于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
而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犇潰河北部
勒旣定會都城破謀勿果用上卽位于南都所首至
行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
事件以聞朝廷欲以爲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
所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汪潛厚姦邪不可用恐
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鳳州團練副使江
州安置是時公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非所

不可然公以所常論潛善之事頗難之不得已一日
過潛善閤子中相與款語曰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
捜訪姝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
言得罪儻能先國事後私怨爲古人所難不亦美乎
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道潛善意上說有旨
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遣使臣齎制
子召對蓦畫稱旨錫五品服內府賜緡錢百萬以備
募兵半年費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畿兵千人爲衛
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從事有劉浩郎
王生者眞定府人眞定府旣破率衆數萬保西山屢

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其所謀正與朝廷
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招撫司參謀官
使佐所傅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請練兵事靖康
初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其
冬後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陝右京西
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綾御將帥率如古
人斬然整一無敢犯令者上卽位亮詣行在召對除
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爲人氣勁言直議論不能屈
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經殘破無城壁亮上
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

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悖傲不遜降通判
河陽府公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
觀其智略氣節眞可以爲大將者欲且試之乃薦於
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㺹爲使㺹亦
陝西人累立邊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宜論亮
前疏中語公廣上意而奏曰大臣論事言不激切不
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
其所以如果出於謗訕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云
則必恕之以來讜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對武
帝皆人之所難堪者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

亮言如此但欲激陛下以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陛下有以含容之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勑銀絹與用綱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西漕臣應付粮草餘與張所已得旨而遣之初公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爲所當先者適後宮降誕皇子李執政入賀公奏上曰皇子降誕考祖宗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觖望夫兩路爲朝廷

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而勤王之師雖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勞矣疾病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該載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諭以朝廷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軍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依方鎮法命使臣齎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命榷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

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椿管用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嚮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且土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而潛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擣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公曰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深入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濬衛懷三州而真定可復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公不欲力爭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檄

者陝西人質朴有謀而善戰其材遠勝於忠既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而檄亦以公之策爲然有許高許亢者防河而遁至南康軍且欲爲變守倅以便宜誅之衆謂擅殺非是公曰淵聖委高亢防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先走以鐵騎五百自穎昌趨江南沿路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必知所戒乎是當賞上以爲然乃命各轉一官時開封闕留守公以爲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

修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其後許翰至公薦之于上謂翰外柔内剛謀議明决宜參决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爲尚書右丞初汴河上流爲盜所决者數處綱運不通命都水使者陳求道等措置而水復舊綱運沓來間撥入京師米價始平又於兩京城外及汴至泗增設巡檢商賈始通人情漸復舊命進奏院郵吏分番赴行在朝廷差除鏤板傳報外路增置馬遞鋪命令始通綱運入京者還載諸部公案圖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凡百皆一一措置悉

此類也又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上皆以爲然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政謂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僚屬將佐以治兵又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

牌以遣而逃亡死傷替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賄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將士觀者皆聳厲公又奏宜詔諸路州縣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且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使製造而教閱之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又奏於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戰船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

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以備將佐偏裨之任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軍政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國公奏上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於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中國强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卿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

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為然命公草表並致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傅雱皆借官為二聖通問使齎表及書以往又奏曰陛下當艱難時為臣民之所欣戴纂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具言金賊不道賴天下士民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為虛文務施實惠上乃命公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乞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官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幕職曹官

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務降乞出官止為通判一應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劇賊李昱擾山東杜用起淮南李孝忠亂襄陽皆遣將討平之其餘降者十餘萬一日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於終夜不寐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公奏曰淵聖在東宮令德聞于天下及即大位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為小人之所惑

故卒誤天事人主之職但當知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上以為然公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戰兩者皆失之遂致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為梗方金人初犯闕提兵不過六萬人既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固士卒奮厲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謂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

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為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于都城四面者二十餘萬臣獻策淵聖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為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衄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一失機會悔不可追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為鑑審

虞而決斷以應之庶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公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條日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闕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

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斂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決水以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即位之初將士奮力用兵其後賞刑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敘雖令嚴肅晝夜撫循未敢少休闕其後無任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恤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即詔罷大半蓋朝廷

專恃和議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為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患生於所忽也翌日奏事因裒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公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通言路然臺諫官議論譏峭者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劄東南官田募民給地做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

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修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公罷政皆不果行初公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以為藩籬葺治軍馬討平賊盜內則修政事明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常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近日外

議紛紛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
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難復振矣上
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
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守雖
金賊可戰公再拜賀上曰陛下英斷如此乞降詔以
告諭之乃命公擬撰詔文頒降榜之兩京讀者皆感
泣後半月上忽降出手詔欲延幸東南以避狄令三
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公極論其不可且言
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
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之精

兵徒馬皆出於西北一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
乘間以擾關輔盜賊且將蠭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
還闕不可得况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光武
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
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荊湖巴蜀可取貨財
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暫議駐蹕
自冬徂春兩河措置就緒仰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
上乃收還延幸東南手詔令與宰執商議翌日再具
劄子援楚漢榮陽成皐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
形勢於前且曰今乘舟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中原
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
會雖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
既已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失大
信於天下願斷淵衷以定大計上乃許幸南陽將以
秋末冬初擇日啓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延幸東南之
計動上意其議頗傳于外客或謂公曰士論洶洶咸
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決南陽聊復爾耳盍且從其
議乎不然事將變公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
危存亡於是乎分成命已行倘或改易吾當以去就
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爲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祿保

身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延幸之
命然公務相時每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
諫雖若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
指揮多不降出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頗多公知
譖愬之言其入已深一日留身奏上曰臣近日屢煩
宸翰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按據辨明幸蒙聖察又
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出顧臣孤陋寡與獨荷
陛下特達之知忌媢者多恐陰有譖愬而離間臣者
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
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謂臣

非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于混淆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且言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致察于此上慰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其餘章疏見省覽非曉降出公拜謝而退至八月五日遷公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公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雖知墮潛善計中蓋勢不得不

然也初張所既受招撫使之命進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即渡河移司恩冀以圖收復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騷擾不當置司北京欲附潛善伯彥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公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而言不當置司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以使之者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張益謙令分析以聞既劄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上取旨乞千餘言痛詆招撫司後數日乃關過尚書省公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一旨并尚書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懇爭于上前公奏曰張益謙所奏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詆訾之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沮抑張所何足惜致誤大計將誰任其責伯彥慙無所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依前旨行既不得還即又為傅亮之爭初王瓌傅亮既受命為經制使副即申朝廷謂河東州縣多為金人踏淺至于陝西如河中府解州亦為所據與陝府相對

以河東為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捍衛難以取勝乞于陝府置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及將家子弟結連河東山寨豪傑慶州縣可復即復之可以渡河即乘機進討收復有旨從之纔十餘日樞密院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即日過河亮申今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既過河後何地可為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為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悞國事公將上進呈奏曰經制司軍旅

未集遽違前議不卹其措置未集而驅之渡河正所以爲賊餌耳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豈可便以爲逗留不若只依前旨爲便潛善伯彥執議上意頗惑依違不決者累日公留身極論其理具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賴聖明察之不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白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期二人乃設用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

批出只令依原降旨揮于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公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傅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原降旨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聖意所謂上曰亮既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公奏曰臣論傅亮乞依元降旨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軍旅未集驅烏合之衆使之渡河即成孤軍必爲金人所潰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阻臣使去耳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降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非敢輕爲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

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公退聞亮竟罷乃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復入第二表劄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赴後宮起居隨宰執奏事訖公留身上曰卿所奏事小何須便爲去就公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倘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去因再拜榻前復奏曰臣以愚蠢仰荷聰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爲相潛善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

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及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巡幸宜留中原皆與之不同而獨陛下嘉納聽從固宜爲其所嫉臣獨立搴枉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如傅亮之事曉然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材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方朝廷承平無事時宰相猶可尸祿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臣自度終無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以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巡幸不可以去中原潛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傅亮而去臣臣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爲安

便哉頭車駕巡幸寔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
所在一去中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
其說以誤大事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
二聖未還爲念留神于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
臣仰荷天地之德雖去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
犬馬依戀激切之至因涖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
或謂公曰公决于進退于義得矣顧讒者不止將有
禍患不測奈何公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
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禍患非所
恤也畏禍患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

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八月十八日也以九
月中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于秀州宿留不行
者半月聞其掠毗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以歸
梁谿而言者又謂公遣弟綸與賊通傾家貲以犒賊
爲辦巾數千頂與之朝廷不復究問其實有旨落職
令鄂州居住公荷上知還付以國事當軸秉鈞纔七
十有五日而罷既罷之後張所亦以罪去傅亮以母
病不赴行在而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
幸而兩河郡縣皆陷于賊金人以次年春擾京東西

深入關輔殘破尤甚凡募兵買馬團結訓練車戰水
軍之類一切廢罷中原盜賊蠭起跨州連邑朝廷不
能制率如公之所料也二年戊申十月有旨謫降官
不許同住一州移公澧州居住會有上書訟公之冤
者復有論列十一月謫授單州團練副使移萬安軍
安置三年行次瓊州三日而德音放還任便居住四
年自嶺表訪家鄱陽未幾挈家還邵武七月復銀青
光祿大夫紹興元年辛亥三月提舉杭州洞霄宮九
月復資政殿大學士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四

行狀下

紹興二年壬子二月八日除觀文殿學士充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公以憂患之餘具奏辭免且致書宰執力陳所以不敢當之意四月七日內侍于蓋傳宣撫問敦遣上道乃還公迫不得已祗受告命樞密院差任仕安兵三千人以二十四日假福州貢院開司五月六日啓行有旨就孟庾韓世忠下撥統制辛企宗郝晸兩軍及令現在湖南岳飛韓京吳錫吳全等軍聽受節制初荆湖自庚戌春爲金人蹂殘土賊如鍾相雷進楊華鄧裝李冬至各擁數萬之衆殘破州縣保據巢穴西北流離之人相率渡江州縣不能制御孔彥舟據潭州後爲馬友所逐李宏據岳州劉忠寨于江湖兩界出沒數路而曹成兵犯郴衡永道以及二廣湖南安撫使向子諲爲曹成虜置軍中民不聊生韓世忠原留統制官董敗招曹成成雖受招而焚掠如故公是時總師由廬陵入本路界聞曹成將自邵入衡以趨江西而董敗所帶親兵纔數百人勢不足以彈壓即駐泊衡陽先遣使臣賁牓約東令放散驅虜老幼及戢其徒不得作過曹成至

邵以公狀申稱放散三萬餘人尚有四萬至衡率頭首百餘赴本司公參公召與語且以善言慰撫之戒以所至不得騷擾俟出境寧肅當爲保奏成感泣聽命一路遂以無事曹成既出境長沙報馬友之党頭首步諒等衆二萬餘人自筠袁還犯本路焚掠醴陵攸縣衡山屯泊于魚集市放兵四出人情震動公乃留統制官韓京屯茶陵統領陳照屯安仁統領湯尚之及將官白德屯衡州以備賊衡乃親率大軍趨衡山有獻策者謂自衡山至魚集市三十餘里隔湘江及茶陵江凡兩涉水不若自白沙濟師即一涉水白沙在衡州來路去衡山三十里去賊壘亦三十餘里賊無斥候必不虞官軍之渡可以得志公從其言乃約衡州備舟楫于白沙岸下駐衡山之次日令統制官任仕安吳錫率將佐軍馬還自白沙連夜渡江凌晨叩賊壘賊衆倉卒出拒見官軍徧滿山谷戈甲旗幟鮮明知不可敵乃降先是賊遣四千餘人出掠欲犯衡郴諸郡爲陳照湯尚之等所遏公遣使臣賁牓諭以步諒等已降老小盡在本司存恤宜早自歸亦令步諒遣人同往招之出掠之衆悉還聽命凡得首領統制統領官十餘人將佐五十餘人使臣五百餘

人共衆萬有九千餘人允江湖閒驟虜人并疾病老弱者並給公據放散擇强壯精銳得七千餘人分隸諸將既揀汰放散訖仰令精强者每五百人爲一部羅列于湘江灘磧中公仰中軍張具軍容乘高以臨之諭以爾等皆朝廷赤子失業至此良可矜憫今既歸降並令與舊軍相雜團結衹刺手背凡新軍所得財物輜重預行約束並不得毫髮侵動本司自以三萬緡及所獲牛畜等犒賞以故人情安帖自衡山趨長沙道中無散逸者其後措置招降並皆放此入長沙交割潭州職事時湖南瀕年爲盜賊所據州縣官

類多權攝乘時爲姦公于視事日枷項巨猾付獄得入巳贓凡三萬六千緡具案上之其餘州縣權攝官以漸易置爲民所訴訟者乃按治之于是望風引退者甚衆贓吏稍戢矣方入境之初召見長老問民所疾苦皆謂所苦者無甚于盜賊與科需公既措置招捕羣盜而科需之弊一縣至有十萬緡者公即移檄州縣盡罷科率非奉使司指揮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凡日前科需之物並以正賦准折又荆湘間民戸輸納稅米率四石始了納一石百姓貧困仍檄漕司行下州縣除官耗外不許增加升合以故流徙歸

業民皆樂輸是冬長沙頗稔得稅米四十餘萬石軍儲遂足方李宏之殺馬友也王進王俊以五千餘人遁去據七星寨在湘鄉寧鄉安化三縣之間日肆焚掠一方騷然公抵長沙之次日命郝晸出師次七星寨進以衆三千人約降俊以二千餘犯安化及破

州新化以逼邵陽公遣吳錫以其麾下由徑路趨邵陽以討王俊錫率所部倍道兼程自潭五日而至邵王俊之衆去邵纔數十里而錫兵至適雪作錫乘其不備縱兵掩擊殺千餘人生擒俊餘衆悉降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爲盜者悉平民漸安居惟江西接境間

有出沒如劉超張成等多者數千人少者亦不下千數遂檄江西會合夾擊且招且捕節次悉降揀汰放散外得精壯又數千人郴州土賊鄧裴彭鐵大依縣土賊王順等分遣韓京等討之以故境內悉平獨湖北楊么者鍾相餘党以左道惑民據洞庭重湖之險北達荆南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湘陰益陽周環千里出沒作過有衆數萬于是旋創戰艦命統領官李進屯湘陰馬準屯益陽以備之吳錫屯橋口破其數寨么不敢犯先是長沙遭兵火尺椽無有市井蕭然公留衡陽日先遣官造州宅使廳門

廡堂屋之類卽入城始及甲仗庫州官廨舍兩獄倉
庫等又造營房六千餘閒民稍歸業易草舍以瓦屋
城市始就緒帥府制度日以備具時有統制官張忠
彥者緣討捕駐軍廣州挾制州縣供億以萬計一路
震擾屢欲爲變撥隸孟庾韓世忠岳飛並不稟命至
是撥隸公麾下遣使臣召之不報忠彥意樂爲郡公
因檄令權知岳陽忠彥果來卽械送所司取旨諸路
帥臣帶宣撫者並罷公止帶湖南路安撫使公嘗建
議謂荊湖之地緜數千里南通二廣北控襄漢東接
江淮自昔號爲上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

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荊湖諸郡如鼎澧岳鄂連荊南
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西川之號令可通
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蓋公之志氣
其素所蓄積也乃祠得請乃以節次招降到潰兵盜
賊人數及見管軍馬數目打造戰船教習水戰次第
并見在金銀錢物與江西廣南未支撥到錢米之數
逐一具奏卽行丙年四月得旨令省記編類建炎元
年五月以後時政記公乃以非任宰相日得聖語及
所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略者建炎時政記以進有
旨宣付史館是冬虜僞入寇侵犯淮甸邸報旣傳中

外憂憤公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試爲三策以
獻其大略曰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
臣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
則僞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
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
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甚大則鑾輿駐蹕江上
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
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大將帥其全
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遁
逃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

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
旣遠號令不行賊得乘閒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
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
利在侵掠旣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
僞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爲善後之計
哉故今日爲退避之計尤不可倘朝廷措置得宜將
士用命則此賊安知非送死于我願一時機會所以
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有旨
以公所奏皆今日急務已付三司樞密院施行降詔
獎諭公旣以三策奏陳時又報韓世忠統全軍于淮

楚朋迎擊賊兵追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張俊統兵渡河應援車駕已發進臨江上撫勞諸軍公又條奏宜備者四日生兵曰海道曰上流曰四川至于保據淮南調和諸將增置禁衛廣備糧食措置戰艦水軍及措置揚幺凡十事以獻五年乙卯春詔問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公乃條對以獻其略曰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切以爲不然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倘不先爲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斂

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策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荆襄以爲藩籬葺理淮南以爲家計異時可省經費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

諸路剋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至於臨事制變不可預圖願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駐蹕建康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爲自强之計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開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猝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今天啓宸衷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潛師宵遁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果可覩矣臣願自今以往不復爲退避之計可乎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使船往來邀我以必不敢爲之事於吾自治自强

之計動輒相妨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曾不知其害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强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才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又復論議幾萬言皆切中時病內變革士風尤爲著明其略曰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士風淳厚則論議正而是非明賞罰當而人心服士風澆薄則一切反是昔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當時措置乖謬盜

賊並起而有五胡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士風遂相倣傚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迨今數十年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顧事實惟欲傷人大言則大進小言則小

遷論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强敵於關陝雖以忠許國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加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囘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罹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明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

罪伏讒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又曰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之閏二月復觀文殿大學士再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崇降親筆手詔以公條具賊退事宜已施行外特賜褒諭十月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公兩具辭

免復賜親筆勉公使行且得旨許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丙辰二月准告兼營田大使二十四日到國門翌日內殿引對上慰勞再四以已見利害并本路職事再對于內殿三月一日朝辭得旨引見進呈劄子凡十有六而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夫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其詳具奏疏先是公以靖康間道君淵聖所賜御書刻石因居祖以示張浚浚以上聞至是因棠宣諭欲見道君御書真蹟具奏以進外又以劄子繳進靖康間奉迎錄曰臣靖康務任知樞密院事被淵聖皇帝旨迎奉道君太上皇

帝于南京蒙道君賜對聽納其說罷幸亳社西洛旋
歸京師二聖重歡四海胥慶道君察臣之忠賜以御
筆禮貌優異淵聖察臣之忠賜以親筆褒諭再三而
靖康之末臣既去位羣枉當國與臣為仇顛倒是非
變亂黑白孫覿因召試中書舍人作誡勵詔顯詆臣
為指天畫地睥睨兩宮唐恪因令榜於朝堂士大夫
信以為然罕有知其實者銜冤抱憤隱受黯闇不敢
自明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大明旁燭凡臣子之
忠於所事而為回邪之所誣蔽有跡可考者悉蒙昭
雪君人之道孰先於此臣近嘗以二聖所賜御筆刻

之琬琰蓋欲侈大其賜因自撰白以裝成碑本託給
事中臣祉以示右僕射臣浚遂獲上聞伏蒙宣諭欲
見道君御筆真蹟並已恭依聖訓具奏繳納外有臣
靖康間所編纂御錄并臣進呈劄子二首徐處仁等
表一道道君御製詩詞一首淵聖御筆宣諭一首繇
寫合成一軸謹具劄子繳進仰塵天聽伏望聖慈特
加睿察得旨送史館是時朝廷銳意大舉既遣相臣
張浚視師川陝荊襄又降制命以韓世忠岳飛為京
東京西路宣撫使上嘗面諭公以十數年來訓練士
卒今方可用公既陛辭以行因極論所以進兵者其
劄子以奏謂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
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累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
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
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
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
善後者二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善制國用者有生財
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嚴實之政有懋遷
之術有闔闢之權皆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
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惟務降官告給
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

其取於民一也此未盡善者一也議者謂當因糧於
敵臣以為敵人聚糧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為
我有若欲取於偽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
違弔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
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平時不務
為可以制鐵騎之術此未盡善者三也今朝廷與諸路
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內輕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却
敵哉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謂麻制以韓
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
兵家之事行詭道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

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東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畫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謀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堅甚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使兩河

之民絶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爲力矣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爲善敗之計者宜如何哉此當善後者二也二十三日至撫州金谿界交割本路安撫制置大使職事是時朝廷以本路旱災饑民闕食御筆詔書令帥守監司多方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濟此流殍公即條具具奏又延見父老詢問疾苦乞將災傷路分第三等以下人户四年積欠特與蠲免又奏乞旋賜本錢十萬貫以爲營田之本先是降詔以六月乙巳地震求直言公應奏陳八事時虔吉盜賊爲患公以爲虔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虔東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爲三寨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軍既還則又復團聚遂發軍馬不能窮討正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其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既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賊首及徒黨傑黠之人盡赴軍前使用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虔賊至於盜賊衰息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復業安於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爲樂土然虔之諸縣多是煙瘴之地盜賊出沒

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願就又難强之使行欲望朝廷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與轉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轉一官其賊平定之後量與蠲免租税已前欠負並免催科庶幾官吏盡心民庶安業復有承平之象初洪州城池遭金人殘破之後城壁摧毀壕塹堙塞兼闊遠難以防守公相度裁減築濬用度既省處畫有序不擾而辦城高池深民有所依是年王師與虜偽相持於淮泗幾半年公具奏謂自古用兵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虜

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蘄黄間約岳飛兵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既而王師屢捷劉光世張浚楊沂中大破僞齊賊馬於淮淝之上斬馘擒捕甚衆殘黨遁歸淮北公又奏陳利害大略謂切見間探所報僞齊乞兵於虜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只有李成孔彥舟叛將發軍深慮賊情狡猾匿重兵於後而以發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將惰則爲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勵以待大敵仍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紿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

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有旨以公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降詔獎諭七年正月以公賑濟儀民招還流亡降詔獎諭及車駕將幸建康公具劄子乞益修戰守之具沿淮修築城壘二月報徽宗皇帝升遐寧德皇后上僊公既奉慰表又具劄子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二十七日車駕進發趨幸建康公奉表起居又具劄子論建中興之功大槩曰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繼進舉直言極諫之士乞不必遠召將帥二劄子四月十六日有旨以公典藩踰年民安盜息覽朕憂顧宜有褒嘉可特轉左金紫光祿大夫六月上遣中使傳宣撫問賜夏藥銀合茶藥先是虔寇以守臣失於撫循致招安人藩起爲

盜雖官軍屢捷賊黨甚衆公致書宰相以張觷材術正可任此所以薦之者甚力其後朝廷果命觷自鼎移守虔州招安說諭並令放散徒黨赴州公參與免罪犯八月諸路大旱公具劄子乞益修政事以救今日之弊大略謂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殍相望陛下軫慮之深親灑宸翰勸誘賑濟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徵輸交務急於星火官

吏愁歎閭里愁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然則陛下欲
銷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
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旱蝗役爲豐年矣夫今日
之患欲民力寛則軍食闕矣欲軍儲裕則民財匱矣
非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
也惟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及探報酈瓊叛歸僞
齊公具奏措置失當者五深可痛惜者五
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五凡十有五事且言天地之
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之足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
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爲

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等猝
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
靈之休戚者未嘗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
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
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
日之可憂者仍具奏以論列淮西叛將事宜其言措
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抵
牾難以復當帥守之寄乞降旨黜責或除一外任宮
觀九月又具奏乞外祠且以到任以來賑濟饑民招
填軍額建置營房修築城池繕治器甲增修官府廨
蓋倉庫催發錢糧招捕盜賊並逐一躬親措置屢畫
事件凡爲六狀繳奏有旨以公奏陳淮西事宜切中
事機降詔獎諭時張浚既罷相外議皆謂車駕將幸
平江公謂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而言者
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非是乃復奏陳利害大畧
曰臣切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
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
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
下將誰與立國哉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
以自強無爲趣時獻言者之所搖動古語曰臨大難

而不懼聖人之勇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
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寛假以責來效將
建康移蹕之謀既審公具奏利害大畧曰臣聞自昔
用兵以成大業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
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
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
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
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
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
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

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中不可得也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幸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將無不利之失朝廷止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靜以鎮之者此也又具防冬畫一奏請方欲候報措置而以論列淮西言及臺諫遂犯臺諫

之怒竟以言者之故簡會累乞宮觀奏章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未有代者檄靖康之故且以本司積蓄財穀之數申奏既而除端明殿學士李光爲代公貽書具言所以措置之意八年正月還次長樂是冬以王倫使事具劄子奏陳大畧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江南詔諭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毁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

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約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

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

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肴塗弗慮弗圖遽自屈
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
且勿輕許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
善者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嘗除
王音謂宰執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二月除潭州荊
湖南路安撫大使公累具辭免悉降詔不允又具奏
力辭曰臣迂疏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
西爲日未久又蒙湔洗界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
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
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願臣區區進

退如雙鳧乘鴈之去來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閒亟書
亟黜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于國體布告
以公累具奏陳可依所請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仍降詔示不欲重違之意十年庚申正月十一日中
使徐珣傳宣撫問初公之叔弟經博學多識公所以
期之者甚遠不幸早世公悼恨不能自已適上元日
具家饌致祭公撫几號慟倉卒感疾是日薨于叔弟
之家特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命公之仲弟維自浙
東提點刑獄移閩部以營葬事三省樞密院遣官致
祭所以存恤者甚厚是年十二月十四葬於福州懷

安縣桐口大家山之原十三年以長子儀之升朝遇
郊祀恩贈太保十六年再贈太傅以三子集之郊祀
恩三贈太師以五子申之請于上蒙恩賜謚忠定公
娶鄱陽張氏故直龍圖閣贈左金紫光祿大夫根之
女故資政殿大學士會稽郡公黃公履之外孫累封
越國夫人進封魯國太夫人後公十二年薨子男八
人長曰儀之右奉議郎次曰宗之右宣教郎次曰集
之右通直郎新差充福建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次
曰潤之次曰望之俱早卒次曰茂之後公百餘日卒
次曰秀之右宣義郎新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

事次曰申之女七人孫男九人長曰震次曰泰次曰
升次曰晉俱右承務郎次曰蒙次曰同次曰謙次曰
需次曰順孫女六人公資父事君移孝爲忠誠意所
至是非利害燦然明白直道而行無毫髮自爲心所
爲所言合於往古驗於方來天下之人信之如蓍龜
仰之如太山北斗受知三朝以身之用舍爲社稷生
民安危其所論列無非天下大計懃懃懇懇古人所
謂慟哭流涕長太息者其事未足道也自爲御史一
對而罷既爲識者之所推與至於左史論暴水達諸
閫嶠故老前輩莫不爲之咨嗟歎服固以任天下之

貢期之去國七年賜環未幾虜騎果至宛若嚌管巨
浸之環都城爰從廢僚建大策畫長算外捍黠虜內
釋羣疑雖小人共朝所以摧沮敗壞者無所不至然
而卒全都城安宗社使黠虜引而北歸惟淵聖能用
公於倉卒之際故也道直則身危功高則謗多羣姦
方以公去位爲得計而國家之事有不可勝諱者矣
嗚呼此天耶其人耶聖主嗣興公首膺爰立凡所以
爲上慮晝者規模宏遠矣同列害成少日竟罷讒言
巧詆人爲寒心惟聖主察其精忠每躓輒起忠言嘉
謨遇事憤發感激深切不復顧身閒居無事一話一

言未嘗不在國家迨將疊謝爲綸論天下事且以兆
者奏疏爲言悵然父之言猶在耳起莫叔兄一慟而
絕嗚呼痛心之極豈特爲吾家也哉昔韓魏公稱司
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有志之士同
有執鞭之願使魏公尚在覩公之所爲所守則其所
稱道將何如耶公於諸弟友愛既篤相知尤深嘗有
國士之稱然而未始效世俗相推挽也紹興七年郊
祀恩當奏子公之子未官者三人乃以仲兄之子琳
之名聞至叔兄不幸抱恨遷終嗚呼痛哉可以興百
世之下矣而綸之不肖無狀蒙公之所以愛憐者益

厚以加未甚半月抱送幼子殆預識去期聞者驚歎
方先衛公無恙時每欲於邵武置義莊以賙宗族有
志未就公晚年乃決意成之遠邇懽欣非獨被惠者
懷感也公平生交游皆一時名士其所薦進不可勝
言故有聞其名稱初未識面而既蒙引拔者矣然而
興其進不保其往既而以怨報德負公益多而公未
始以此意於待士也陳少陽平生未識面其慕公之
誠至爲公死若少陽與公眞不愧古人矣若乃放意
山林昆弟朋友把酒賦詩談笑酬唱動盈卷軸每有
奏議下筆數千言俄頃而就蓋公平日以愛君憂國

爲心籌畫計策胸中素定故遇事成章如是之易也
晚於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其
言微妙有深長之味頗取卦變互體爲說動有所稽
異於今世君子之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以
發明聖賢之意甚備而文章歌詩奏議凡百有餘卷
其在政府帥閫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錄奉迎
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
荊廣記制置江右錄惟公勳在王室德在生民至忠
大節孝誠友愛罔不具備雖身或不用用不久其光
明傑出固已如此而甍謝有年未克銘諸幽宮是敢

輒狀公之行事有求于大君子惟其文辭鄙拙無敘
次之能不足以發揚公之盛德不勝媿懼謹狀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朔右奉議郎通判洪州主管學
事賜緋魚袋綸狀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一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緝如輯
筠州戴國士礽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宋　李綱伯紀著

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時任比部員外）

臣聞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大於人材所以陶成天下者莫先於士風人材貴於衆多故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士風貴於淳厚故古者長民從容有常則民德歸厚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陛下廣學校

以作成之班爵禄以官使之天下之士雲蒸霧集人材可謂衆多矣至於士風猶有可議者在朝廷有以勸沮之而已狃於私枉而務虛僞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虛僞之行莫若獎忠實以先之志在表襮而尚浮華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浮華之習莫若舉惇朴以鎮之急於進取而事奔競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奔競之操莫若崇靜退以率之夫忠實惇朴靜退之士非內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內有所養而能見善明用心剛者以類而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可奪者又豈狗

情於流俗之間哉臣愚伏望聖慈親灑宸翰詔二三大臣進用人材必以激勸士風爲先務奬忠寔而務虚僞舉惇朴而黜浮華崇靜退而抑奔競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歸於忠厚之域此宗社無窮之計也

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時任起居郎

右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畢降御筆分遣官吏回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懼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

浸東距汴堤停蓄深廣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以宗廟社稷之靈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淹稽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效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闃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弭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祖宗每遇災變亦降詔求言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其說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閤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聖慮之萬一伏候勅旨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右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爲患乞賜燕間敷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得閤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備恐竊惟無地伏念臣愚蠢謏聞孤立寡與惟知仰

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逼近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處意犯陛旨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爲臣言者臣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言湯於旱旣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災以爲福易沴以爲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卒人心惶懼遠邇震驚幸賴宗社之靈陛下廟謨之斷屢降御筆處分疏導勢漸退落雖幾旬勞

延昔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竊謂水災既還之後朝廷未可以爲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固隄防寅念天戒益以修省不可忽也臣愚蠢不揆輒復妄發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原二曰折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潦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併灌都城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疏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

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注潦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得接連而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原之策也臣竊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濟其意蓋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堤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堤以爲之限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爲之限也爲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循隄西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殺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據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者隄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於轉易河嚙隄防日朘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則距清汴纔百餘步去冬危殆幾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霖雨湍激之勢豈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況大河之勢又可不爲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備積材料敢有抽差轉易

者必置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自沙蕩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稼不可以數計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切慮州縣監司未能悉奉行也願詔諸路應被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米

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徳至渥也然州縣蕭條蓄慮匱乏迫今未復今歲旬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恐願陛下斷自宸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完國用以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耳裕民豐財莫是爲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爲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爲兵民之天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寖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

遂至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爲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損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强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如此及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爲何不留意而獨爲懍懍也養兵足國莫是爲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備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顧臣智術淺陋文字荒疎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裁察下臣章宰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賜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寬假未賜斧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庶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仰

報盛徳

貼黄

臣伏以暴水之災理不虛發在廷之臣瘖默取容無肯奏知陛下以克謹天地告戒之意者不勝憤懣嘗輕任愚冒瀆聖聰今又不能自已輒復妄發伏望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士用嚴守衛以弭寧災害大慰天下之望避殿損膳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之罪己以詔萬方親御六龍率群臣負土石以先士卒所以固民心也誅

水官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擇材智驅策之與共患難所以收士用也輟營繕花石之不急者併卒伍而部分之以備不虞所以嚴守衛也四者既具又在陛下修胸中之誠感動天地如此而災害不弭和氣不臻未之聞也臣不勝惓惓盡死節惟陛下裁察

論監沙縣稅務到任謝表

臣綱言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謫都外積水不當准告授承務郎差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已到任訖爰封奏御仰冒雷霆之威宸筆正刑尚寬

斧鉞之戮罪深誚薄感極涕零謝〔中謝〕臣聞明目達聰者
君之經陳善責難者臣之義惟君聖而臣直則道交
而志通故雖帝王極治之時必有骨鯁敢言之士臣
獨何者竊慕其風以猥賤樸鄙之資玷清切高華之
選偶遇事而懷祿寔處朝而醜顏一時隄防失真水
潦暴集方詔令之旁午見睿智之焦勞而臣仰荷眷
知每懷補報思慮倉卒雖徇國而忘身學識迂踈誠
私憂而過計念戇愚之妄發知罪戾之難逃一再被
官蒼黃去國蝸均載筆夢想雲龍之遊斂浦征商分
甘莞庫之役夫何孤陋亦荷保全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天度兼容至明旁燭憐臣狂狷自取顛躋察臣精
誠本非沽激特屈憲章之峻俾霑廩食之優臣敢不
銘佩隆恩誓堅素守忠孝難並立徒深將父之懷節
義為大聊益勵愛君之志

謝復官表

臣綱言臣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
積水不當降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今月二
十二日准告敘復承事郎差遣如故已望闕謝恩祗
受訖海隅遠屏方循涯而驚深帝澤霧流爰赦過而
宥罪致茲孤陋亦荷甄收拜賜惟優撫躬增厲謝〔中謝〕伏
念臣書身巢若遺世隆昌惟造道之弗優致信古之
太過謬蒙識擢躐處高華簡省為郎荐膺器使霜臺
舉職親彼褒稱奉常贊郊廟之儀左史珥螭坳之筆
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自以立有道之朝輒敢效危言
之計雖思慮倉卒腸寔無他然蹤跡飄零孽乃自作
姑從薄謫已荷寬恩豈期謫宦之鄉忽拜復官之命
負罪至重雖未削於丹書歷歲纔周已悉還於舊秩
省循既往銘刻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德而
出宰執古道以御有念一夫之失職仁聖所矜施三
赦以恤刑惷愚最憐孤跡曾侍清光還其寄祿

之階示以滌瑕之漸荷恩益勝矢死為輕再念臣一
去彤墀屢經霈澤親年逾於七十喜懼之懷交深庭
闈遠者三千甘旨之奉久闕方聖主隆孝治以善俗
獨孤臣嬰罪戾而向隅興言及茲追咎靡及非天地
父母之德哀而憐之則犬馬螻蟻之誠誰復言者願
乘日月無私之照獲伸烏鳥欲養之心則臣失東隅
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為期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宣和七年十二月詔求直言時任太常少卿上封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宣教郎試太常少卿臣李綱謹昧
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聞忠臣不避誅以正諫

故能濟患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
力以自助臣愚忘生觸死顧效樸忠惟陛下留神幸
察臣近以太常職事贊導郊禋竊見陛下裸獻太廟
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仰助惻楚然臣
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
神考劬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况於宗社之大
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覩陛下
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
無所不至遠欲攄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
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

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
指縱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遺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
羽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判自燕地以南無高山
深林險阻以爲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
爲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糾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
疆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
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有旨
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
慨然有納用群策之意臣以庶僚賤不獲與議論
之末竊自傷悼久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之際
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
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愚辭惟陛下
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
在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知其本原敵乃可
制杜牧所謂上策莫知自治而以浪戰爲最下策者
誠爲知言前者不可悔而後者猶可圖臣謂治其本
原者其說有五一曰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
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
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己以收人心者比
年以來般運花石舳艫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製

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娛倍
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群心蠹耗邦財斬刈民
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凡此數事在
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爲甚輕然而蠹害天
下之大計於體爲至重斥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聖
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臣願陛下降明詔
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局省賜予之費
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前
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
事勢稍緩即復施行要在使衆必信上以昭聖德下

以收人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寖多人材銷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之士正須崇奬乃敢盡言況後摧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爲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爲得計而不敢言侍從之列懷祿寵而誅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羣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者況區區夷狄何足深畏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遯於

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弗出平日陛下所與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殿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責仍於明詔中深悼往年來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一切蠲除上以廣德聽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財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爲天雖有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能

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況於用兵禦敵爲持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府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足內帑已盡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無取之閭閻歛散之術而權貨之法已殫取之横賦暴歛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爲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及百分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況於權臣貴戚近倖之臣開端援例以沮壞之有裁

減之名無裁減之寔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賜賚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風靡而起豈不趣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既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樁管專給軍費卻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闕子有不如詔重寘于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財以助國用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聽優以官職又詔諸路漕

臣以上供斛㪷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於淮浙沿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寔中都斷而行之勿爲浮議所沮財穀充牣軍儲有餘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宰制萬邦役使群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物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比年以來發號

出令務莫之審朝令夕改務不必行審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束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駮夫元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爲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攬權綱爲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

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賞必罰戕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拯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如江湖瀰漫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其所以相生相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既廣取於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絲帛則有和買有預買有泛買有常平司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上供和糴有應副軍儲和糴有撥發搬運司和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數名曰和糴

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戶共分皆爲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額贓吏猾胥因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饑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陛輦者又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爲奪其父子兄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巨盜一呼而從之者飆集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爲梗職此之由方今邊鄙竊發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爲盜則腹背受患何以安乎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

積歲欠負並與放免逃降措置財利措揮如鈔旁錢
免行錢贍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
猾不得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
蒙陛下詳察而施行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
槩已舉矣變危爲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多方
捍敵之策臣請試爲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說
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畧素爲天下之所信服者
爲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使
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驍勇有謀素爲士卒之所
信服者各將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

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
邊功者召問方畧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
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
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爲兵者務令數多
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
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爲固旁近州縣屯
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
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
自中都應副優加撫恤勿使闕乏別遣將兵防護餉
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
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
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
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
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
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離
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扼要衝
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夷
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
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諜知敢肆猖獗又生一患則
陝西河東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

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
深討之昔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三
將軍軍霸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
去臣願陛下命將帥統六師屯於近郊訓練士卒陛
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厲士氣鎮之以靜臨之
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敗盟
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於渭
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頡利
遂遁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纔數驛真宗
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爲壯在我者理直而

有備士心書勵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以捍敵爲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爲先不可以爲非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避狄難遷岐山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誰與俱況欲合衆智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勢爲宗社蒼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事之鑒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水變嘗具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寔有

所懷謂陰氣太盛則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詔俾遠小監當雖抱愚忠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髮動天以寔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機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宗勤勞積累當措畀付之重俯爲子孫蕃衍繁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微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閒何惜榻前咫尺之地

不使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庶幾芻蕘之言或有涓埃之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策本原者五策捍敵者十無一語不切當而罷危右諫祠宮逐巧尤中忌諱幾而不死不寘者以勞瞀方丞耳　李文玄評

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旨赴都堂議事蒞置宰執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具劄子

臣伏覩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求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

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掊克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安人心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民無以過也然臣竊謂事勢迫矣結釁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和之理長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之今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能行者深計利害而明自行之無爲苟且僥倖養藏隱

幸以趣禍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為安則天下蒼生無
肝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皆在於
陛下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
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選將厲兵躬臨訓練降
詔問罪渝日啓行以惕戎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
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
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審邏
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
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
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

心效死為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既務鎮靜又施權謀
遣帥分屯傍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
敢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
其鋒待其糧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畧一鼓破之
此中策也下策為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
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閭巷之人戶知之亦疑聖意或
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
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拘攔沿
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為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
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臣竊痛其不深計而熟念

也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宮室百官萬民而去之遠
避必潰是以中原畀之豺狼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
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
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
不得已臣有愚計顧恐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
倘不奖聖意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於
亂兵與其死於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為陛下
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
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
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

監國此特國家閑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
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
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
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
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
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
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
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
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
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

四海屬心如臣之討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今日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爲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交遜之際變然明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歸依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釋重負享安逸於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纓紼帝堯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

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上封事朝奏暮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神靈啟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於田千秋哉謹刺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取進止

金人縱難之初便持和議從何處看出虜未薄城即持周亞夫用七國之策逆虜至而可以制其死命者無過于此發乘熟予胥中故應機立辨尚當時不能用耳胡騎長驅止有死守宗社一策而死守宗社斷無望于與情之敵宗令內禪無策矣然內禪是何等事以宋太宗之英明猶曰外人皆推戴太子當置朕何地況徽宗酒易以此言進乎非解要聲裝妻子此千割胃剜圖心斷斷不能發欲禪位太子一則曰以死抗敵再則曰以死捍賊三則曰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而以釋重負享安逸以中其所欲得之寔又以體道而輕外物中其所欲得之名此又進言之法也唐肅宗不即位靈武不足以復兩京而即位之命不出於明皇不足以大正始公倉卒出即慮及於是非析理至精愛君至切者安能籌此　李文去評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皥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筠州戴囦士韧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內禪公二十六日上實封言事奏狀

右臣伏覩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來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寓騰歡道君皇帝體道法古應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

授受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謂陛下主鬯春宮茲踰十年孝友之美塞關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群聽道君皇帝眷佑一德方茲艱難付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力然而方今夷狄恐陵中國勢弱奸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綱紀蕩無統攝陛下踐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戎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託付陛下之意哉適者道君皇帝下罪己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掊克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明於前陛下不可不和於後法於始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猶堯之禪舜論共縣兜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聰可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無為之治仰惟道君皇帝既已為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悔前日之非播告四方不匿厥背矣則夫左右愚寵之臣造作過事養成禍胎要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招權怙勢首為兵謀以僥倖之姿據帥保之任有如王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質挾奸雄之謀作奇技淫巧以

蕩上心運花石竹木以斂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田掊斂財賄剝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恣之私擅廢補之柄招兵自殖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俅者罪惡比於四凶誅宜行於兩觀陛下以其久在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宜流竄遠方以正典刑而自即位以來今已累日寂然未聞決斷之詔群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付之意上應天心下順人欲而使夷狄知中國之威遠邇而不敢進哉臣愚伏望陛下邁以乾剛照以離明為宗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

矣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即位
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
臣亦宜罷黜愼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
事惟宰相可行惟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
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
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
爲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爲臺諫者何以糾
官邪而諫王慝竊尸祿無補國家崇默不言致危
宗社其罪豈淺淺哉臣竊觀道君皇帝深悼前失欲
收天下之心而降哀痛之詔罪己之言所不忍聞仰

讀之人爲之流涕此誠禹湯之用心也抑良之極至
於感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
偃然如故恬不爲怪此何理也譬猶膚膂之疾病已
致人於危困猶且顧覩財賄自爲身謀不忍捨去而
慮他人之乘已也求病之瘳豈可得哉爲今之計正
宜深訪博採求人於閑廢疎賤之間所謂擢卒爲將
拔士爲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愚
戇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
見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異至大嘗具狀
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誠謂陰氣太盛恐有

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言故欲
面奏冀蒙詢降惓惓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
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
可誣也請以比年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爲陛下
詳言之崇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
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遲
今年冬日之至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梟鳴于庭
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
故導迎福祥昔宋景有善言三而熒惑爲之遷舍此
必至之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昏霧四

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赤光散
溢此君道衰弱議論未決之兆也陛下即位之日日
當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命之應此
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香拱殿見群臣之後蒙氣
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
而未融方中蒙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
者君象君以剛明爲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
今如此者殆陛下即位之初退託謙損未攬權綱之
所致也平時猶可如此今事勢迫夷狄寇逼日有變
故乃宗社安危之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所以

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下察臣前之所言啓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貶謫然後下寛大之詔一切不問其餘以安反側則主勢強而天意回人心服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太平可也臣素愚直爲衆所知方陛下聽政之初殊死上狂言惟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道君抑畏之極至感疾遜位而六賊不正誅國之誅宰相臺諫不任鮮官之罪是尚謂有刑政乎然誅及六賊可也而鳴鼓之攻及于宰相臺諫公之所以爲衆怨的也又云許

論禦寇用兵劄子（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進呈）

臣伏見金國敗盟大兵入寇郭藥師以常勝軍叛逆陷燕山人馬兩項夾策深入一項自北方入者圍安肅軍犯中山府以窺河北一項自西北方入者破代州犯太原府以搖山東兵勢迫急宗社可憂而廟堂大臣紛然驚擾初無禦賊先定之計所布命令皆失事機使四方無所瞻仰而陛下初即大位退託謙損未奮乾剛威信未立號令未行賢材未登姦邪未去其何以禦捍大敵保守宗社以副道君皇帝託付之意臣不敢遠引前古多說虛詞以瀆天聽謹以管見具方今禦寇用兵之急務畫一條陳庶幾皆至計伏望聖慈特賜親覽有可採擇推而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一金國入寇合爲固守之策遣師命將召募兵夫廣張聲勢臨督接壘屯駐要害之地堅壁深壘勿與爭鋒待其糧竭氣衰徐議攻戰絕其餉道扼其歸路使虜驚顧一鼓破之如漢用周亞夫破七國之策前漢亞夫列傳可以爲法

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臣雖不能知其所邀何事然以意料之不過五事欲求尊大之禮一也欲得歸明之人二也欲厚索歲幣三也言我首敗盟約過失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竊

以謂金國欲尊大之禮當屈體事之如文王之事獯鬻以紓一時之急無不可者欲求歸明之人當盡與之遣兵暴送以示大信我辭既直而可以無狼子野心之虞養濟費財之患一舉而三策兼得無不可者欲厚邀歲幣當答以舊約以燕雲歸中國故歲幣所以加於大遼今既敗盟盡取燕雲之境豈可復增歲幣爲兩朝赤子之故不敢愛惜且如舊約已爲過厚至於欲求割地則祖宗境土爲人子孫當固守之雖尺寸之地豈可割以遺人夫夷狄貪婪無厭設使割

地復有所求將何以給之又河北燕山接境惟
賴塘濼為固今悉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
何以立國當擇辨士奉使以死爭之

一禦捍大敵當擇大帥三人以朝廷大臣為之一人帥大河以北屯於真定一人帥大河以南屯於滑濬一人帥河東屯於澤潞許以便宜從事不從中制所統將兵各以十萬為率據要堅守慎勿與戰使其有所顧望不敢深入設使深入絶其糧道徐議攻戰度為萬全然後舉師虜必退遁

一諸將統兵每將以五千人為率擇有權畧武勇為士卒信服者使為之人材不足則召募武舉及第幷曾立邊功之人召問方畧擇識見高遠者隨材錄用責以功効

一諸路募兵全未辦集欲乞先會計畿甸禁兵及選諸色廂軍可用者充役及起保甲出內府錢帛召募畿甸之民刺手擴充弗逮之兵優與贍給事畢放還歸農以二十萬為率與已起發兵通為三十萬分隸三大帥諸路有召募到兵續分撥及屯駐畿甸

一軍前糧草錢帛各選差轉運使副各一人專行管勾計置並自中都應副不得擾擾逐路人民及乞降見錢委京東西淮南兩浙轉運司高價糴買斛㪷應辦粟米大麥黑豆皆可充數多方和雇計置舟船京東自五丈河入京西自蔡河淮浙入星夜疾速起發應副仍每路料定數目辦集優與推賞

一諸路兵器並召募人管押上京赴軍器監納優與酧奬

一畿甸幷近京州縣應官戶馬許留一疋其餘幷

私戶馬並籍定拘收優給價直分給將士

一並河州縣具見今守臣姓名揀擇內有疲懦衰老之人選差素有風力強幹者換易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

一河北河東郡縣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虜掠無所獲糧餉有所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

一沿邊並塞諸郡按地圖相形勢使各聚兵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有所顧望不敢深入

一夏戎窺伺中國已久乘我之弊安知無跳踉之
心當議備守

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備寢園陵寢理宜修
備以嚴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募人修
備責以近限乘此農隙可以集事此最不可緩
之策

一京畿屯兵及見在禁旅宜於近郊講武訓習車
駕臨幸以賞勸之勞問將帥如漢文帝勞周亞
夫故事

一措置將帥兵馬如已辦集宜下親征之詔以鼓

士氣以懾敵心如本朝真宗親幸澶淵故事

一近降赦書麻制詞臣不工敘述無法全不曾説
載道君皇帝以憂勤感疾遜位陛下主鬯春官
膺受天命之意道君皇帝傳位手詔行遣而赦
書行遣臣恐四方疑於觀聽欲乞別降手詔敘
述詳備指事明白依赦書例日行五百里以解
四方之疑

一近降哀痛手詔集四方勤王之師許令知州縣
令募兵起難竊恐天下騷動別致不虞欲乞降
詔罷之起州郡見在禁兵及福建槍杖手湖南
北峒丁仍仰安撫鈐轄司選差武臣管押赴闕

一近選寄諭官率俱驟擾欲乞並罷有所調發只
直降詔旨委本路監司知通當職官專切施行

一今來探報賊兵入境祇是憑常日馬遞急腳遞
舖兵士深慮不可憑仗探報失時欲乞逐州各
置烽火約日及差人兵別作一項白旗探報給
降銀字牌為號傳與請給

一東南漕運須綱京師控引江湖道里遙遠今輒
發運司措置應副宜選公忠強幹素有風力之
人委以轉輸大計如唐韓滉以鎮海軍節度使

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事在唐韓滉本傳可
以為法

右件所陳並一得緊大概二十事皆當今之急務宗
社之大計伏望陛下降臣章與大臣議詳擇施行取
進止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內禪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具奏辭免恩命

右臣被受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莫知所措
臣竊以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

有五兵之暫惟特族卿定重其選况今夷狄内侮盜
賊動搖方叛難多事之秋陛下克篤武志張皇六師
以昭龔祖之丕烈宜有英俊來啓昌期如臣鼻庸何
足採援雖往年論事濫得虚名然今日建官宜收寔
效寵禁過厚報稱誠難願寢誤恩以安愚分

論用兵劄子

臣伏覩御批降付臣僚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
與臣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為無人在陛下採其說斷
而行之而已唐韓愈有言不赦不疑惟天子明凡此
蔡功惟斷乃成正謂此也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

師征邑國於師之上六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
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卑辭厚幣
靡不順從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悖愈甚其勢非用師
不能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必成然功
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為戒而已臣愚伏望聖慈深
考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為浮議所動則大功一成
中國數十年可以無夷狄之患不然憂未艾也所降
奏劄更容臣來早將上面禀聖訓謹錄奏知

所上奏劄能與公暗合竟不知所陳者何人
亦斯人之不幸也

壽濟都城人皆以為老公獨謂用兵則其功
必成勤王之師集人皆以為必勝公獨謂用於
小人訓雖成必敗引易處尤切當可書公於
易學雖微悟于海外流離萬死之後然此時
已觀其深矣
李又玄評

辭免知樞密院劄子

臣伏奉聖旨除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
知所措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瑰奇之人以
居其任然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
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
拙動輒多忤去冬因邊吏殘備盗據全燕肆其凶威
干犯王畧太上皇南幸淮浙群臣亦有勸陛下為避

狄之計者臣躬進利害同鑾輿之幸為固守之策斯
皆臣子常分無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鄙驟加褒用
擢自庶僚不伍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
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竭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
憂勤深恐隳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揀閱將
校率厲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戢姦
以安衆間遣使務檄河北諸鎮使預為隄防忘食不
寐修葺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連營
逼虜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
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襲

毀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
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寔無
所與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援頃刻之間
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
荆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兵馬解范瓊王師古
等圍親以中軍措禦賊馬射殺金賊甚衆是夜臣宿
城下明日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
臣其曉未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
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款寔無他腸特賜宸翰
許之保全憫其空乏加賜綵金未踰三宿亟蒙召命

俾還舊物專為守禦之事論以怨仇讒謗欲持平仲
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燾生成之恩
不可為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施隆極捐軀弗避
惟是都城細民因閧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稟處
旨即取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群衆重
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既成金賊擁重
貲遯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乖臣本
志兼統軍事豈其所宜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
不得統其衆兵衆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既
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於舊法未見其可臣

竊謂朔寇務還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幾邑
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於何日之間犒賞條具
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种師中使司同團以
團結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內外人心庶以牧寧
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今陛下始終之
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罹
困阨良常有力乃願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
宗復兩京泌謀居多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遭值之
士乘時遇主以成功久安顯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
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單立一身朝無親黨乏昔人

之功業而有不貲之讒謗豈得安處寵榮不知戒懼
今縱內外粗定未敢亟去若明月纔甚進長樞庭非
所宜據則當懇辭得請而後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
出於迫切非敢矯飾務為虛文特降睿旨追寢隆恩
以安愚分不勝大願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尋具劄辭免蒙
降詔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望隆一時乃
副巾中之命豈材懸於杜不亦位長於樞衡輒忤至
懇求安微分剖伏念臣性資淺陋學術迂疎常自信

其樸忠類著聞於狂直思忘身而徇國慕以道而事
君抗章居左史之班析而為撓趣召貳奉常之職知
無弗為偶矧冠之盟連叛臣以犯順吞噬幽薊竊
籍河山方國家有釁之時蓋臣子竭誠之際上皇順
天心而授聖子克成堯舜之仁陛下因民欲而保神
京更遭宣光之業甘繫人力寔賴天功而臣叨擢任
於肅擁仍倚充於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還練六
師每揚聲而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以登陴克張熊
虎之雄昭示金湯之固火還其泉而不恐騎至渭水
以何虞佚集援軍式遏蕭纂猛將輻湊各喋血乘勝

之有關壯士雲屯皆技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金
進擬堅壁以相持使其形勢衰疲粮食乏空指歸路
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斯奮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勞
表邀截而絕疋馬騎輪之返重幣復得如荷息奉璧
之奇貨質來歸笑知釁賓稽之陋惜貪夫之妄作悵
幽出而失圖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輕兵之動徹臣
務不預知宜獨斷之威衆讙真莫能蔽增領僕禦之
政俾兼宥密之謀鑒照若兹屢捐周避然孤危之跡
僅免謗傷而騷然之胡既從和議驚魂未定旋表餫
以何堪素志不伸覺縮鈴而有愧行即引去尚留湏

史將分布勤王之人且匡處復業之衆回道君清蹕
於淮浙遂天子崇養於晨昏彗掃星流晝久逸永寧
之至計天開地闢應中興重歡之美歲然後請辭寵
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辟穀之張良放意收身效
看山之裴度庶存終始武解怨仇倘月居右府之先
處其保畏途之戒伏望皇帝陛下塞易盈之量崇難
進之風曲回渙女矜存確素恐至於戒譬若載飄以
車賓不敢當願復屠羊之肆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臣契勘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他
可從唯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各以祖
宗土地為人子孫當謂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有藩
濮以為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羅何以
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闕遣使議和李
棁鄭望之等寔任其事而金人所須欲以親王宰相
為質邀歸朝人割三鎮地多索金銀物帛之數臣與
李邦彥廷爭以謂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
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之數當量力以
畀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群臣不合因再邦

可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三俾專治兵時方艱難故
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力留三鎮
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
單前以致誓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勇臣亦罷黜而
三鎮之詔遂行方今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
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
能守崧還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固守不下彼必
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為懷由是觀之當
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後數日方
遣兵防托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約

親王至河而返今已與約又沿路屠戮橫屍滿野則
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別求釁端不旬
月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
河為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餘程緩不及事臣
恐三鎮人心動搖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
壘當於何郡控扼防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
法遣將命帥當以何人此四者皆不可不預為隄防
臣昨已奏具劄子乞令遣計議之臣措置未蒙施行
當今急務無大於此願下臣章部在廷之臣集議擇
其所長而施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三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嵋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錡州藏園士枋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綱言戎輅啟險因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蒐
撤之效敢具陳其悃愊輒伸問於起居中謝伏念臣夤
自單平繫蒙獎擢屬羯胡之入寇速叛將以俱來自
是微才猥當任責臣於正月四日自兵部侍郎蒙恩

除尚書右丞奉聖旨差充親征行營使既與闘於城
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
破毛國練兵選將遠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為堅
壁之說器械俱設樓櫓步施金賊於七日夜攻雲澤
門欲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濠持弓障弩兩兵紛集
難越高墉雲梯以登悉皆摧裂遂斂衆以却退因遣
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
復更定於誓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歷陣虜營
待命兵戰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
前史以為難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深入知

黠虜之無謀募兵將來專王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
社必安恭惟道君皇帝睿智如神高明合道下詔
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寔通
於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寬閑從容吳越
之奧區覽江山之勝境儼四方之無儀表二聖之
重歡誓竭駑軀少伸毫髮鳴鑾禹穴遥瞻方外之遊
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爲盛衰非徒人事殆亦天數金賊
既陷燕山遂寇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

相視而棄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
乘桴競渡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
月初七日追逼都城擄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
鐵騎攻水西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
厲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
迨曉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犬戎之衆醉屯
蟻附渡壕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冰
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
弩手救援射以矢不以推其鋒令敢死士焚燒雲梯
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賊兵乘機以強

弩射之往往淹溺倖汴河水令歸城壕水勢漲溢自
卯及午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
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
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
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于蒼古變鵝鴨爲好音化
虎狼爲善類不愛金帛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
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遣舍族犒師之物以歸
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情
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戰之兵
使虜蹤跡所須之數果如期而還夫復何言萬一叛

息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
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祗通神考以武
繼文天下歸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
翠華南幸臣拘於職守不敢負羈紲以從艱難之秋
月處暌攜誓將肅清幾旬奉迎鑾輿矢心已明頓首
何悔

乞罷知樞密院事第五劄子

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伏蒙聖慈批答不允仍降
旨揮諸處不得收接文字仰蒙眷遇之意所當上禀
[illegible]敕後有所陳然事有不得不自明者敢冒斧

鉞之威仰祈天鑒臣前日延和殿奏對因與耿南仲
辯論臣謂天下之理明則誠誠則明自明與誠推之
可以至堯舜闇則疑疑則闇自闇與疑推之其禍則
有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
闇而多疑其言不足深採臣當時止緣國事出語激
切寔無他腸不謂南仲銜臣此語及再對崇政殿忽
言臣與姚平仲結連二月一日劫寨并言初五日士
庶伏闕係陳公輔首先率衆并有使臣數人在其中
鼓唱作亂令公輔不可為司諫乞付御史臺根治其
意專以詆臣蒙陛下委曲宣諭南仲奏陳不已稱若

不付御史臺則罷陳公輔不然則自當乞去無可留
之理臣契勘昨來西師既到臣與將帥實謀用兵當
於樞前議論八事如扼河津禁抄掠以困金人以將
帥之意移檄軍前復歸三鎮當時吳敏种師道等同
對寔聞其事至初一日姚平仲擅舉臣未嘗與知是
夕止緣三奉御劄責以軍令臣始力疾出封丘門前
去策應而外議至今猶以為平仲之舉臣寔使之且
平仲係受宣撫司節制雖种師道猶不與聞在臣行
營司初無統攝安得而與縱使與聞止緣國事豈有
它故而南仲執以為罪何也臣既罷之後搬出浴室
院謝絶賓客皇懼待罪聞忽蒙陛下遣中使宣召始
知有士庶伏闕之事方擾攘中蒙陛下委任撫諭彈
壓辭不獲命至斬決數十人數日而後定臣之區區
誠蒙聖察而南仲指陳公輔專以詆臣何也且陳公
輔與臣初昧平生伏闕之事在與不在臣不得而知
也若南仲果識公輔知其首謀當時誠以為非自合
即時奏劾豈容今日乃至因事上陳兼公輔之為諫
官非臣薦引亦初不與南仲事而南仲欲以為去就
何也臣謂今日禍亂敉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為
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為

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黨與誠果有之臣首當
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為非則當明告中外洞
然曉知使臣不受黯闇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辯必
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如與臣一宮祠使歸
田里則仰荷陛下生成覆載之恩始終待遇之賜異
時圖報捐軀有日伏望聖慈特免所請取進止

親筆手詔

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邇者
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
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從者造言何所不

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
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
四海所願以爲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
以濟國事付李綱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宫祠特降
親批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惟
艱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溫詔遽覩雲漢之章既辯明
其謗言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薄感泣涕零（中謝）伏念

臣結約亡奇迂愚有素幸觸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
勞受知既越于常倫得謗遂生于意外倘非上智曷
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于奎畫安危疑
之孤跡洗蹤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
辯博陸之譖寔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
職守修政事而攘戎狄方稟奉於廟謨捐軀命以徇
國家誓力酬於天造

論守禦劄子（虜騎出境乞用宿將守禦二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具劄子進呈）

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
朝與契丹爲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
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
以制禦之術曷常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
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無
隙以投欲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見仁祖時富弼所
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
右出入縱橫應援曲盡其妙然謂非三十萬衆不可
則知制勝之術在於足兵與王翦之伐荆必六十萬
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爲今日防秋正宜用弼之
說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據諸
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死命

誠上策也所有富弼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
慈特賜省鑒採其說而用之取進止

備禦八事（三鎮官吏軍民爲朝廷堅守合賞宜飭武備條邊防條具八事以進）

一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
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懲之
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境無事
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
莫若以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
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脣
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

直隔黄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遣
棣德博建横海軍一道倣諸鎮之制則帝都有
藩籬之固矣
一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
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
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
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
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
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
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

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一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
草高凉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
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雖養以充數官吏便文
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
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
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值則不旬月間
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
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阻之地而比
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
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
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濠
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隳圮堙塞宜徧行修
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
之備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
入旁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
租賦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

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
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
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
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
一陝西解鹽無資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
不費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
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乞修塘濼劄子（虜騎既還乞用李邈措置塘濼成堡承聽等事具劄子進呈）
臣伏覩种師道詹度等奏金賊人馬已出塞垣朔方

保全宗社大慶然旁但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
之故且擁王師之襲不得不避其意豈常一日忘割
地之約耶深慮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捍禦
之策所當預修契勘安肅廣信平涼等軍東有塘濼
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三百餘里塘濼既可增廣
其他地勢雖頗高仰亦可因高就下限以長堤瀦蓄
水櫃以為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修築城堡屯
兵控扼或設塹穽以虞奔衝茲事甚大非藉能臣未
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郡風
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邈充使專

切措置塘濼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
克成大功以為未遠之利

乞修邊備添置參謀編修官劄子

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惰賞
罰無章每戰輒北兵既寡弱民又凋弊戎狄由此敢
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賊既擾
師尚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
懲創時亦向暑雖暫遠去秋涼馬健何憚而不來此
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謂宜及今速為之備一曰選
將二曰募兵三曰訓練四曰保甲五曰馬政六曰籍
器甲七曰峙糧草八曰修城壁九曰增塘濼十曰置
堡寨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
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賊未還師支吾目前因未有
暇今度其勢出塞決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
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後緩又況西戎跳梁
五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
方艱難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
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合
衆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
濟欲望聖慈許臣辟置參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

拘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共措畫條具
以時推行如蒙允許容臣續具姓名以聞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以御前頒書聞道至太宰賞之補試奏知上批有大臣專濫不可長之語上劄子乞罷

臣前日伏覩宸翰守禦使司轉資奉行批云大臣專
權浸不可長聖恩隆厚未賜誅殛伏讀以還不勝惶
懼臣伏念昨者金賊乘虐直犯城闕臣以菲材猥當
重任伏蒙聖恩許以便宜從事有功則賞有罪則誅
行訖以聞恭稟睿旨旬月以來國勢粗定儀曾而奏

乞罷守禦使司未奉俞允而邊防之間賊馬充滿間道通信欲及機會非假賞典不能使人故如奏行轉資之事往往尚仍前日此乃以守禦使司未罷之故非臣敢創為此也兼臣契勘置司之日蒙陛下頒降空名官告綾紙凡三千道若以委任之專凡此所降告身皆可盡用而置司以來前後書填只用三十一道而已自非灼然委有績效之人不敢妄與今宸翰以為專權竊恐聖意有所未亮也臣聞衆噓漂山聚蚊成雷臣之孤忠困於無助爰自遭遇未逾歲月而幾於危殆者屢矣仰賴聖明洞照愚悃故敢尚此罷

勉以圖報效而浸潤日聞聖聰已惑臣之微軀寧復自保夫專權者臣子之大戒而人主之所甚惡也臣雖至愚何敢當此重念臣竭忠報國非敢愛身然竊謂任則勿疑疑則勿任唯疑與任不可並行今陛下既已疑之矣豈可復處臣以樞機之任況臣自比日已來憂悸成疾心力耗盡動輒遺忘深恐有誤國事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致仕得避賢路乞此骸骨歸安田廬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始終保全勿使顛沛則臣感戴大恩期於結草

辭免河北東路宣撫使第八劄子

臣昨晚對睿思殿竊見陛下緣邊事焦勞至於咸徹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除命退伏惟念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昨于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檄當兵事蓋緣圍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才故徒以區區之忠遂有誅逐賊騎既退又蒙擢置樞筦求去不遂既已負非才之責矣今者忽蒙擢為大帥使之出將於外非所克堪中夜警惕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況自頃以來横罹謗譏或以為狂率或指為姦佞其甚者至以為收人心而又上煩宸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今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謗尚

如此而況使將重兵遠去闕庭乎臣區區一身誠不足惜深恐上誤國事雖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伏望聖慈早賜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院職事本官致仕退歸田廬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謝賜裴度傳劄子

（上令点錄裴度傳序賜具劄子稱謝且錄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上進）

臣伏蒙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八具劄子辭免未奉俞允又被宸翰過有褒諭并賜臣裴度傳傾臣何人可以當此竊以河北河東最為根本之地金賊乘虛兩路並入自河北入者既已侵犯都畿厚載

而歸矣而近者雄州奏報不待秋涼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使析代以圖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將重兵數路應援悉皆潰散校之矣元濟區區以蔡州數城之地爲唐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與今日士馬其強弱又不可同日而語而臣徒抱孤忠才術疎短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陛下以艱難乏才之故誤有使令以度況臣實謂非倫伏望睿明於在廷之臣精加選擇付之重寄天下幸甚

第二劄子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謂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禳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乃能成功焜燿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虜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于朝僉詖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任賢逐佞以

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語要輒塵天聽不勝戰汗之至

乞罷宣撫使第二劄子

臣嘗具劄子以奉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伏讀殞淨惶懼待罪乞賜竄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本以書生遭遇盛際常願奮身效命以報聖知自受宣撫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辟置官吏選用將佐團結隊伍關請器甲措置錢糧椿買車馬種種軍須率皆創建非若童貫譚稹諸事舊成上下應副咄嗟

可辦而陛下督責之峻循未及元選定出師之日便使臣遷延拒命不行竊恐聖慮有所未亮也臣前備員守禦使司散賞探報使臣已蒙宸翰謂其專權今承乏宣撫使司治行量展日限又蒙御批謂其拒命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于此罪不容誅陛下方臨遣大帥震揚國威捍禦敵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充其選無乃不可乎臣聞軍旅之事非任之專信之篤者不可以成功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下猶且聖訓如此況行師於千里之外謗讟交興上惑睿聽陛下果能亮其區區之忠乎與其進無所成

有誤國事不若知難而退毋受寵誅伏望聖慈罷臣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以正典刑選命信臣委以重任臣見居家待罪無任所天俟命惶懼戰越之至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彌深震恐竊念臣智識淺短學術迂疎偏於義命之際素知自信曩者遷謫七年退伏田里不知貧賤之可羞竭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獎致身樞輔不知富貴之可樂徒以上荷大恩未能報稱故雖屢求去位終亦未果今孤危之跡讒毀交興罪狀日聞致煩宸翰屢有訓勑今復有拒命之語退自循省莫知所以良自傷悼夫欲效區區之忠者臣之志也至於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宣撫兩路人臣重任事有至難自非陛下不致毫髮之疑於胸中安能有濟臣竊觀聖聽不能無惑於群言日侍清光尚難自慮而况可使之統重兵於千里之外哉此臣所以日夜憂懼而不得不辭也伏望聖慈憐臣於艱難之秋嘗效犬馬之力特賜保全解其職任使遂退休則圖報

大恩當期異日所有臣昨蒙除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等告勑謹具繳進乞此骸骨歸于山林臣無任干冒天威望懼戰越俟死之至

辭免諸號無關大業存此足以見公所處極難耳群枉變幻篤君熒聽易所謂不能遂不能退者非耶

李又玄評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州戴国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宋　李綱伯紀著

論宣撫職事劄子　累具辭免不獲將以六月二十五日出師上劄子論宣撫職事及乞稟受廟筭以行

臣伏蒙聖訓卿行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再三反復愈亂人意者仰荷委寄之重第深感涕臣既已拜命受兵促裝整駕豈復有可回之理見危致命臣子

常分亦無足道但國家之事中外一體同心一德乃克有濟今陛下遣臣獨出聖斷臣不量才而受任二三大臣不以為然使他日果能支捂則已稍有蹤麼仰累陛下知人之明必且以臣為歸罪之地此臣所以夙夜憂懼而不自安也更望聖慈博盡大臣之謀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讟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以報大恩臣區區素願死且不朽冒昧自列無任戰汗之至

第四劄子

茲者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闕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艱險力析罷免而眷爲之厚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國事之大非一己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廟筭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略當須先定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之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為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迭遣相望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

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為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衂必又以臣為輕舉誤國不知陛下廟筭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為梗今日之謀倘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計故敢冒昧言之仰黷天威伏深戰慄

謝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今
行有日特賜臣御筵者挍鉞將壇謬總六師之寄肆
筵宸禁猥煩八簋之陳諄語春温威顔天邇臣中謝伏念
臣奮身寒苦逢世亨嘉祿仰斗升粗識素餐之恥腹
詩慕藿初無肉食之謀自憂樞機空縻廩庾適犬戎
之犯順驕邊弃門驅虎士以遄征軍連代北悃其行
役錫以宴娛仍招佩索之臣以示加籩之寵飣餖列
宿繋鏐帶之内盼光奪流霞灔玉卮而親勸驩騰部
曲禁絶典藝北盍伏遇皇帝陛下祖豆豪英怵慷輔
弼大吏以養躬節儉以旁招小雅之詩政修攘而不

廢已後百朋之錫詎言三爵之過臣敢不仰懷推食
之仁力剗飲河之恥取羊豕執俘而獻馘期熊羆飲
至以策勲守祖宗之故疆誓不輕於赤壤上君王之
萬壽行入賀於紫宸

謝降賜王東帶戰袍器甲銀絹等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啓
行有日特降中使賜臣玉束帶一條撚金線小花紫
戰袍一領金笏頭帶一條魚袋全牙簡一面綠袋全
銀五百兩絹五百匹細物五百匹撚茸小籠茶二千
夸椽燭五十條刀劍大小人馬甲一副金鍍銀纓絆
撚一條花角弓一張箭三十隻烏銀犀皮鞘劍一口
者總戎兩部曾未宅於國威申錫百朋已繆承於天
寵轅門啟覲帥幄生輝荷優睠之有加擠虗庸而失
措臣中謝竊以先王盟府之法賞必示功大臣輿服之宜
德惟稱物凡此焜煌之數當酬瑰偉之勲慨念臣愚
早逢主聖疊著銖分之效敢當錫予之隆屬小醜之
未平曾大邦之敢拒猥膺推轂復與登壇才乏西平
帶仍豐於異錦德非裴度帶有逾於通犀衣以珍袍
副之古簡弭戈實劍俾執鋭以輸忠屬葬蕭骨期通
省而晝瘁丁寧示眷偃僂銜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紆上聖之資濟中興之業力排群議獨奮睿謀庇三
鎮於犬羊拯兆民於塗炭天聲震疊國勢扶牢察臣
齎與於邊捷故此俾宣乎廟筭假其行從被以寵靈
臣敢不肅整勝兵大摧驕虜期無南下之牧仰寬北
顧之憂

謝賜鞍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馬二疋金鍍銀鬧
裝紫繡鞍轡一副烏銀裝轡韂一副者使命來臨天
威在望中逵左璫之重載須内廐之良修服恩榮撫
深慚懼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萬化摠八柄

以取群臣念其馳驅之勞錫以駢蕃之寵壯元戎之十乘解左服之兩驂偉然神駿之姿被以連乾之飾臣敢不仰承眷眷俯罄悃忠誓不與賊以偕存顧維捐軀而何惜餘齡尚在雖無據鞍矍鑠之姿將命不忘或遂攬轡澄清之志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今月二十五日總師出門特差翰林學士吳幵就瓊林苑押賜御筵者寵靈下逮已霑零露之恩宴衎備臨再被需雲之渥載惟俛昌第懼戰兢（中謝）伏念臣社稷散材康瓠小器力學粗知

於忠義遂將寓意於功名適丁艱難猥叨任使起居丞轄罔著休功繼掌樞衡茂聞善狀自惟迂拙分可還藏未容乞身而歸更與登壇之選雖忠誠之備竭繇天意之莫回猥遇顯加褒榮渥修仍肆筵於中禁復申錫於上林天厨具絡繹之珍樂府備鏗鏘之奏雍容和氣感激儒衷下及群僚亦與榮觀顧寵嘉之莫報撫駑賤以何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使臣以禮推食慕漢高之義解袍有藝祖之風致此鯫生亦荷異數臣敢不力修軍政大報國威獻北闕之俘纘希蹤於前世郄南牧之驕期無愧於古人

親筆手詔

勑李綱卿以鴻樞之柄總元帥之權方爽伏之屆時眷屋薄之勤止載惟忠藎深所歎嘉顧邊警之未寧繄壯猷之是賴以卿舉措為國安危欲建成而銷萌宜持重以制勝往思必慎務俠萬全卿其勉圖朕所傾竚要勢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錫予優葬手詔鄭重徒文具耳宸眷之護諸已深體貌之綢繆尚眾無情寔而事獨文此宋之所以不振也李又玄評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八日伏蒙親筆手詔一道以臣宣

撫河北河東兩路特賜撫諭者曉辭丹陛方遠咫尺之威捧誦紫泥遽奉丁寧之訓浹惟德意仰見天心（中謝）伏念臣學淺而術迂德輕而援寡叨蒙獎拔事機方殷胡蓄銳於晉鄙而燕寇拏兵於朔部長驅封豕肆毒吾民鋒銷斧缺挫我天討賴聖神之在念宜俊彥之旁求猥及菲才俾專大計寔安危之所繫顧舉措之敢輕預責良深撫躬知愧伏惟皇帝陛下睿至明而在位攬長轡以馭臣任用者必責其有成訓迪者必覘其所蘊念臣輕於料敵故申持重之言以臣勇於赴功故有謹慎之誡乃形三札以取萬全

臣敢不上體淵衷仰循聖詔蹈仁皇之秘畧恭以並
行體魏武之新書動以從事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靖康元年七月扬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上劄子乞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

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涕流恭惟祖宗創
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受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
秋戎狄内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
治之日伏望聖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
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
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

賴天下不勝幸甚臣忘生觸死冒進狂言不勝戰越
待罪之至

論不可遽罷防秋人兵劄子靖康元年四月公在密院吏許翰除具論檢防秋之兵至七月公已出宣撫廟廷降旨部書所起之兵罷去大半公上疏力爭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
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兵闕額不補者過半
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
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衆無藩籬之固去
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
帛以億萬計驅擄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筆書之
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
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剗賊馬出
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
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之所據占秋高
馬肥虜騎憑陵决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
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扞
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
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
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
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

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朔衛王室隄防海道其
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
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
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
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
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
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將
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
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朝廷何特不留意
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

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費多二也河北寇還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劇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

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恐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還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來月入寇當取某地猶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矣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定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矣至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謂不須勤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

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開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部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第二劄子

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疏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爲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

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躡躍赴難至中途而為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唐耿諸奸銳意沮公不顧國事防秋兵罷而公不能留公不留而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公總師在道所以惓惓然以進君子退小人為言也　李又玄評

乞罷宣撫使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職任特降親筆令安心職事

及蒙宣諭和議解圍兩不相妨若虜人必欲三鎮不免戰爭今則解圍之事不可少緩臣伏讀聖訓第深感懼竊以今春賊馬犯闕倉卒無備自當議和但一切如其所欲許以三鎮及金帛之數太多則為非計臣所以當時與宰執力爭者正恐貽今日之患非為不欲和而主戰也賊馬既還河北兩鎮幸自保全而太原之圍至今未解陛下既出師以解圍又遣使以約和議雖兩不相妨然虜情狡獪自春徂秋頓兵堅城之下而不退又以重兵侵犯河朔我師屢北而議和之使始行臣恐中國之勢益弱而賊虜之勢益彊矣且自秋以來沿邊探報金人日聚兵為南牧深入之計朝廷日罷兵如太平無事之時今中山河間真定請郡乞兵告急羽書狎至宣撫司無兵可遣巾寨朝廷又只行下宣撫司措置是徒以空文往復初無補於寔用虜騎猖獗復有今春之虞將何以禦之臣累具劄子乞再行起發後來罷止防秋人兵團結弓手之類未蒙施行伏望留神為宗社計募兵選將以圖自強無謂和議之使便可恃以為安也如臣書生不習兵法不歷行陣大帥之任誠非所宜況今春危城之中陛下之所驅策者悉已去位而臣獨以非才

尚叨重寄恐不知者謂臣黷武貪功為國生事招致人言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也仰冀聖慈矜始哀憐特降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糜捐之報期於異日干冒天威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金人日聚兵為南牧之謀朝廷日罷兵如無事之日真空文往復無補寔用和議之使一遣便可恃以為安極中當時之病此所謂奸臣在內未有大將得成功于外者也　又玄評

乞罷宣撫使表

臣綱言王事方艱願狥國而捐軀將略弗優敢覦天而請罪與其冒寵榮而誤國曷若乞骸骨而避賢優詔弗俞燦綱書之一札張蹤增厲惕危腸之九廻再

瀝悉衷仰干睿聽謝中伏念臣斗筲小器章句陋儒粗聞忠義之風不知軍旅之事分棲遲於巖壑敢希冀於功名屬國步之多艱躐貴游而並進洊膺聖獎起執事樞俾待罪於西樞復宣威於北部自惟謭薄必至顛隮既懇避之莫從卒懷憂而就遣經營庶務黽勉百爲髮髮爲之蒼退氣血從而凋衰法嚴令具雖明馭衆之方將惰卒驕尚襲近年之弊幷門之閫未解係塞之寇禍來致此猖狂職臣庸懦屢祈罷黜未賜允俞伏望皇帝陛下覆以堯仁察之舜智念臣才謀淺短不足有爲憐臣疾病連延誠非避事冀蒙寬

宥特賜保全畫解兵權俾歸田畝江湖在望庶自畢於餘生溝壑未塡敢收功於晚節

法嚴令具明馭衆之方公業以大將之才自任矣所以不安其位者以内外不相應也善乎左候之言曰虜騎過河一步即公去朝時也予則曰公去朝一日即公遺虜時也是以古之英主必内君子外小人嗚呼明于内外之分者始可與之圖政矣　李又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五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筠州戴國士祕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上皇帝封事

靖康元年冬都城圍急淵聖始以京尹召公至次年四月公始聞召命即率湖南義旅入援至池州聞都城破王江寧開高宗即位因上封事時建炎元年也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大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夷狄爲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

陵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眞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親征旣殺其酋撻覽虜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

原當時亦有為邊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此爭之而弗能得者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從姚平仲劫寨小衂遂廢用兵之謀及其還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

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為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為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為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裕備者皆以為害於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為割河北河東之地畀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遣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大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

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逮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用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為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於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城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却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徇其抄擄即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

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為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室探囊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為之捍敵則何憚而不再來何為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人鬬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

慘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
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
我宋必有英主為宗廟社稷之所
所藏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
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
城而統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
祇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
動群聽孝友之德寔形四方然而
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
則欲拯生靈之危始捍禦大敵保

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
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
而金人北歸鑾宗室亦盡徙以行
聖之辱寔不共戴天之讐和豈可
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
或為豪傑之所據竊邇盡何易為
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
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
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
國論以何為宗願臣日夜思慮念

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
事其意以爲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
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
家欲爲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
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
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
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竊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
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備兵之策其意以爲夷狄之
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益治
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

之家突爲焦頭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讒誹百端使
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
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城而前日以和
議爲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
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國雖心馳
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
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血而繼之
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
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狩衛
北遷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繼覩陛下脩絢
群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
故於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
况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
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
則恭儉足以致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
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
爲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
爲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
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爲然臣願陛下深考
漢唐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

了然于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
已定于心術之中矣臣以疏遠未覩清光輒敢以芻
蕘之言求辭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
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俯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
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于陛下者乃所以報二
聖之知遇也千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是千古確論能戰而後和則所以和者在我虜氣懾而我之力強于是而許之和則敵人懾我而和可久不能戰而專務和則所以和者在敵虜氣驕而我之力誠于此不務自強則敵常挾我而和亦不可成此景德靖康之明驗也乃殷鑒不遠而建炎紹興之間和議之使往復紛然于道路誰秉國成而能爲此覆擾也

援師日集而亟求和又不務所以和雖我懇
也彼有所以愚我者也金人日造釁以縋遑
而許和自若雖彼巧也我有所以售其巧者
也彼有人焉粘罕是也彼能用之言聽計從
故不半載而餘天下之半我有人焉忠定是
也我不能用之言不聽計不從故不半載而
失天下之半天之生才以為天下也使彼有
其人又使之能用之以亡華使我有其人又
使我不能用之以張狄嗚呼天耶數耶
和戰之所以不决者以其不能任君子而為
小人之所間不能斷大事而為細故之所搖
故公于召用之初首以見善明用心剛致望
于高宗究竟不能用公而卒至不振者英哲
不足故也此時公尚未覲高宗而其終始事
業一言決之者豈非精誠之
極神先告之耶　李又玄評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臣綱言伏奉閏十一月三日聖旨蒙恩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者負罪黜幽方懼殞於死所宥過用舊乃幸許於生還叨秘殿之華資膺天府之重寄恩光併集圖稱為難恥且貢於愧辭以仰干於淵造伏念臣迂愚有素結約亡奇顧造道之弗優乃逢辰之過幸秉史筆於政和天臨之日與國政於靖康龍飛之初直道以行孤忠自許但知愛君而憂國豈復計家而謀身初被中傷若沙蟲之射影將遭巧詆類貝錦以成文致慈母投杼而下積會蒼蠅變白而為黑必欲擠之死地豈從寬之蛩方賴仁明之燭幽俾孤危而假息飄零去國寧悲骨肉之生離寤寐懷君恐咽黠胡之姦計果聞鐵騎再犯金城號令四隔者半年烽火斷絕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下常夢清都而身滯江湖之濱莫陳義旅痛心疾首泣血忘生忽承召命之頒倏若沉疴之去雖韓安國起徒步以為内史而張子高由亡命以刺其州方之所蒙詎足為比顧以材力綿薄無能之質而當賢智馳騖不足之秋已試罔功力辭乃可然念宗社危急國家艱難二聖拘甚危之城四方駭不存之地乃君父憂辱之日豈臣子辭難之時率勵軍聲誓清函步舳艫銜尾破巨浪於長江旌旗改容觸長鯨於隆鼻碎

身何有隕首以之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纂圖繼統英武震于夷狄孝悌通於神明攬用賢材駕馭豪傑勵枕戈嘗膽之志有濟世安民之心而臣憂患侵尋志氣凋落抑強扶弱詎堪牧養於細民修政攘戎庶可圖上於方畧伏望收還成命以穆師言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猶未曉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為期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者尹蹇京

邑之剗冒貫怳辭廷豋揆路之華遽須矣號方修政
攘戎之多故須經綸贊元之宰才自揣非宜誠難叨
據敵衝天而有請良踏地而靡容謝中臣聞自昔中興
之君必得非常之士相與同德以克有功傅說之相
武丁濟巨川作舟楫之用周宣之任吉甫憲萬邦有
文武之姿光武起於南陽鄧禹爲之羽翼元帝興于
江表王導爲之腹心因時施宜亦克用乂況於撥亂
反正大有爲之主豈無高識遠畧不世出之臣洪惟
國家混一區宇七聖之創業垂統威靈在天兩朝之
繼體守文德澤漸世屬強鄰之逆道困中原以作讎

神都失金湯之虞翠華有沙漠之幸天命未改真人
以興開府建牙虎步大河之外崩風發極龍翔與王
之都固將嘗膽思親枕戈待旦革積年之蠱弊新萬
長之觀瞻張皇六師繹熙庶績以雪二聖之辱以伸
中國之威宜有桀材來佐休運方茲天步艱難之際
寔非瑣屑俛俯之秋如臣者器不逮人學未聞道謀
迂用拙世知斷斷之無他志廣材疎自笑落落而難
合偶緣遭遇獲與政機已試罔功坐致衆毀之鑠骨
既衰多病重以積憂之焦心去魑魅之域而已幸於
湯環遂雲龍之廷而方 於披霧丐歸故里以養餘
齡豈謂皇帝陛下黙而識之於衆言棼亂之時舉而
用之於群陰閉塞之日考擇其相濫及非才顧效力
豈足以負山而嚙臂安能以當轍一身何有雖知取
義而捨生斯民所依大懼妨賢而誤國伏望皇帝陛
下收還成命改授其人持危扶顛允廸棟隆之吉力
小任重免貽鼎折之凶豈獨微臣自幸於保全蓋於
萬方同賚於慶賴敢輸悃愊仰冀哀矜

邀說十議 公於至行在未受右僕射之命以十議邀說高宗度其能行乃肯受命

議國是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

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
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
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
德中契丹入寇雖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
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
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粘罕守策而割三鎮之
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叔寨之小衄而不
戰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邑廷臣以春初
固守爲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
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

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紿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技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延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禦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佑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收率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

所從而可也臣雖不知國論之所從竊恐猶以和議為然豈非以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於虜廷議者必將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為不然請以古人之事明之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皋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郤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

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于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彊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豈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

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矣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攻戰則姑俟於可為之時蓋彼既背盟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汾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

遐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報天讎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倘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務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

卒報其恥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為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周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戚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為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

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天下無兩是而所以撓其是者不在真非而在似是以父兄之故而稱意請和援勾踐之謀而卑身厚賂豈非孝友之常經恢復之往亦哉而誅知不頓而戰霸羈者之所以歸太公也征辭爾上武圍者之所以返晉惠也事問有繼之而愈以急者此類是也法勾踐枕戈嘗膽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學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雖之而愈以合若此類是也定用是如作女者之立意欲高之際意先亂矣欲共爲陳之美得乎　李文去評

議巡幸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爾二百年康

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爲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輿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具儲蓄時糴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

六龍整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者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傑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圖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荊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臣就簡勿事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擾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應天宋太祖興王地今之歸德府也以繫中原之心

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爲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入保益治守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勑榜曉諭軍民及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採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旣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

甚

巡幸之勞擾誠不若定居之安便然權天下之大勢不得不規其遠者大者難者固不得以辭勞之名而文其苟安之實也　李又玄評

議赦令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僭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爲惡逆之

赦故其僞赦不循典憲而首爲亂階今陛下纘承大
統以爲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
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
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
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僞赦雖選人亦有
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
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
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安置
編管羈管等人以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敍用或
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爲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僞赦

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
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
嚴定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
者三也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爲正當如此耶將以邦
昌僞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
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爲過矣宜
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
管羈管人令刑部裒具元犯以聞次第施行則國政
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
此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爲度而勿以反汗
爲嫌天下幸甚

有天下者以公天下爲度不以私恩收天下之心此王霸之分真伊呂輩語也　又玄評

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
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況已僭竊位號爲天下所
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
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
忠義徇國之意但爲詭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
從胡騎以偕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
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擬

之以爲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
面以朝其僞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
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
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令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
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
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爲得計人之千紀一至於
斯倘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
揖遜之謀以罪爲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
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佑
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

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虜騎猖獗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書為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甚矣君臣之義之不明于天下也士論當時以邦昌迹使奉迎為可恕即數百年後愛惜之情猶盡而又具尚論千古之識如王元美者亦以公首發誅邦昌為非策夫元美豈與于亂臣賊子者彼與以此為不急之務古以異于汴都設闖時泯泯辨王程學術者云尒故其言曰宋有天下久矣非于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于誅邦昌者何也不知汴節破後學士大夫中有追還東官后妃使絡人不忍見聞如徐秉哲者有大索宗室以衣袂

係屬而比緯孩赤不免如王時雍者有日往來旁營號捷疾鬼欲廢趙氏立邦昌如吳开其倚者此其于君臣之義何如制僭逆如邦昌尤非諸奸比夫固已履帝位建國號處官禁僭偽詔以頒示天下其逆跡彰彰若此元美猶以為其跡未暴著欲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將帥士大夫嗚呼此而不誅則附比者知此之必卜其從賊益堅在南者知此之不足惜其去志愈速應在其廷以為叛臣偽也然則劉豫之篡尸邦昌者何曰豫之僭逆也以我之無以制其死命非有所懲于邦昌而然也且逆臣竊尸何患無辭是惡足以定邦昌之案哉甚矣尚論之難也　李又玄評

論偽命

臣聞運會之阨何代無之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仗節取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劫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邀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于俄頃稱類屈膝奉賊稱臣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為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偽號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朝以諂邦昌者或為之草勸進之表或為之定册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當闊畧昔李泌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偽命者肅宗亦正

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之功今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秉權用事者為一等以受偽官遷職者為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為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別應以忠義為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義

之教天下幸甚

議戰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
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
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擐甲厲兵
較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
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犢之寬則兩軍相攻迫
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
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尊強
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

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者二百年夷狄賓服
外患不興豪傑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
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
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傲中國而致
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
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爲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
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無與金人戰望風奔潰
不能取勝則積威所劫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
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
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鬬必不可也昔周用
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
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
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
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覩矣爲今之計
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
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
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勾
踐有會稽之恥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
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
爲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

士以武弁爲羞而學者以談兵爲恥至於戰卒賤辱
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爲先能言兵者
稍褒崇之寵武功爵祿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
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
察

因循胥不振之餘當屢挫方振之勢而休養訓練直期以三年公之起頁爲何如乃使之不能一日安于朝廷故羅揚之實遊也明州之艱險也非金能弱宋宋自弱也　及玄許

議守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
於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處

狼盜賊也曾不過爲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喫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帛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恥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爲虞害防患之計不可斃赦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眷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僞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于外必爲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爲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

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釁以爲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爲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逼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令冬不至越軼使圖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爲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陝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爲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畧之譬猶治病當視脈息察邪氣之所人預遏絕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矣惟陛下熟計而幸察

議本政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

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于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于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職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保身固寵不敢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

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鑒靖康之大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議責成

臣竊以綜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鯀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寘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爲治況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

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决紛然無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擁贊於其間反爲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斡离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奕者置棋不定不足以勝敵況於用人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爲細故之所搖勿爲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幾乎可爲也

選任將相當精加考擇於未用之先久任責成於既用之後此今日對症之劑也敵人之精擇久任者如何我奈何以驟進亟罷之將相當之今古同揆此亦志士所衛扼腕時矣

議修德

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

一德帝王之所以爲神明萬物主者仰以動天俯以咸民非德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勿以小累爲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恩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念父兄之辱而

欲見之於羹墻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天下不勝幸甚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六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皞如梓

錢塘戴國士務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御書

上自元帥府將登寶位遣從事郎劉默由湖北齎賜親筆御書

御名頓首清暑伏惟鈞候萬福久違瞻謁王室多故金人連歲侵逼中間詔書已再講和所以嚴戢兵鋒豈謂天未悔禍乘輿蒙塵臺闈之心焉如割已令會兵追擊冀速奉迎而歸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

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是用盡復公舊官職庸被斯人功委竹帛乃公素志想投袂而起以拯天下之溺以副蒼生之望所祝道中倍加保衛謹啓　御名頓首伯紀樞密觀文

謝賜御書表

臣綱言從事郎劉默至自德安府伏奉元帥府劄子復臣中大夫觀文殿學士又奉親筆御書一封臣已拜受訖者遠迂一介之行人荷皇慈之軫念曲賜十行之親札仰宸翰之昭回以金聲玉振之章寓屬素

贊襄之畫光生蔀屋情若父兄跪誦以還感涕橫集中謝臣聞自古聖主賢臣之相得譬猶雲龍風虎之相從益不約而自親豈有求而後合惟成湯之舉伊尹志氣已相與於畎耕樂道之時而傅說之相武丁謀猷豈旋定於登車受幣之際故能同德相與有爲而非其人孰振斯道恭惟皇帝陛下英武善斷聰睿以謀虎步龍驤之初寔天所相龍飛九五之位豈人能爲方艱難多故之時有考察微臣之意偶來從於江湖之上遂月據於幃幄之先一軍皆驚如築壇之拜韓信萬戶則止敢封邑之望留侯惟聽用無二人之

疑益照知非一日之積繁函泣讀頓首知恩臣敢不竭贊大猷仰遵睿訓變百官偷惰之習以二聖旋歸爲期三年有成冀辨民於仁壽十襲以寶願代龍於雲來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尋奉表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恍韙上達益量力以知難溫詔俯頒乃宜恩而推命仰荷大君之殊遇益虔小己之難勝敢陳懇款之誠冀回天地之聽愧懼交集感涕橫流中謝臣聞泰否相生治亂相乘否終則傾而有泰之兆亂極則變而爲治之萌然而處泰治者易爲功革否亂者難爲力自非明君碩輔有千載一時之會何以興衰撥亂爲邦群黎之心方今當宗社再安之初乘戎狄憑陵之後國勢削弱人心動搖軍政頹壞而不修士氣委靡而不振物力既屈倉廩竭而府庫虛號令未通郡延緩而州縣弛營壘之卒潰而爲盜賊田畝之民憊而爲甲兵官非不多而人材誠爲鮮少地非不廣而井邑類多凋殘縉紳無伏節死難之風黎庶有修衣糜食之志百度皆廢四維不

張寔國家艱難多事之秋乃賢智馳騖不足之日任一相以同德厥惟艱哉譬百川之狂瀾孰能任此而臣學識甚陋心志弗強徒抱自信不移之忠初無建時適用之術謀王體而斷國論尚或可言彩天緯而幹化樞則非其任與其覆餗而誤國曷若見險而乞身再瀆天威冀從人欲伏望皇帝陛下廓以天地之度燭之日月之光洞察非材追寢成命俾臣保全晚節得養拙於故廬圖報大恩期捐軀於異日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曹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寔封再具表剳
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危誠仰控冀
蒙聰允之私温詔俯頒深示眷懷之厚力辭弗獲祗
勉以承雖寵命之自天益愛戴之無地（中謝）伏念臣少
雖力學擴於非而每見笑於大方壯欲有為局轅駒
而徒有志於千里因循仕宦荏苒歲時適當國家艱
難之秋願致節義自奮之效道君嘗嘉其愚直淵聖
亦許以朴忠讒嫉既多飄零何有遇陛下龍翔於大
火之次偶微臣環召於重湖之南惟擢用之不疑荃
照知之有素矢不交下雖横穿之甚深日月方中宜

雲霧之皆廓顧臣何者被遇若茲轓木輪囷無左右
先容之助循墻傴僂懷顛危非據之慙披陳辭披
肝納計敢效唐臣遂説之十事庶幾商相咸有於一
心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採其芻説進言若石之
投水從善如破之轉圜周室中微宣王有興衰撥亂
之志漢祚甞絶光武有戡亂配天之功方之英明未
堪比數有君如此頓首奚辭臣敢不效微力而馳驅
盡愚衷以籌惑修政事而攘戎狄誓不與金虜以偕
生廣孝友以格天人期可致鑾輿之還返辭之乎矣
天寔臨之

謝轉正奉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登寶位覃恩授臣正奉大
夫依前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
國公加食邑寔封兩具表剳辭免伏蒙聖慈降詔批
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否極為泰而天地交澄亦輸和
之任屯散為解而風雨作勿需優渥之恩固遜莫從
以榮為愧（中謝）伏念臣閩海冷族乾坤腐儒歷事三朝
粗守一節顧功名之何有悵歲月之已徂寸心如丹
雙鬢半白率皆憂國之餘豈斯暮齡
乃遇休運蓬飄梗泛偶起江湖之濱虎嘯龍吟遂感

風雲之會一言寤意而僅同高廟令十事遂説而有
愧老徵師曾何補於涓埃乃若膺於寵數循墻弗許
拜命若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運神心而
獨斷以公用物一天視而同仁需為雨露之恩初無
通遐之間致茲顛躓亦被鴻私臣敢不仰體眷懷益
堅志節披肝膽而效計期無負於古人修政事而攘
戎虜可觀於來效

謝賜御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御馬二疋者須天
廄之權奇風雲熊于絶足迁星使以宣貴光寵動於

私度夫何樸陋之姿獲此神駿之物恩輝若此報稱謂何中謝伏念臣俎豆之事則聞未嘗學軍旅之事樗櫟之材其陋豈能棋楠櫨之材倘嘗與步之艱難特荷聖知而驅策筋勢內綫詎勝十駕之功御適擧調亦有千里之志伏蒙皇帝陛下日加三接恩解兩驂惻其驅馳之勤錫以安閑之乘鐵花秀發先有備物之羅雪彩鮮明以照夜之自昭示百辟克壯元戎都邑駭驚駛驊行於路上將士感動或勞在於目中須伸一汗之勞以報千金之賜臣敢不體稱德之華喻勵伏櫪之壯心石憂雖愚期樂策而知數之友不

伐謷絶意於為先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藩蔽也王者得之而王霸者得之而霸猾賊得之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完為天下之脊介于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周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半相失策欲脱一時之禍而不為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之遂割三鎭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還三鎭兵民為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於邊諸郡既已保全而賊盡力以圖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稅租以易鎭土金人且許且攻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講詐以講和不為備禦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畫河以為界遣執政侍從郎官數十輩分請交割皆為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

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我既破京師挾二聖以北脅逼臣僚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地為然此何理也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天河西山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頌者號願朝廷乞師請援願為前驅因而循撫為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易衣髮以疑

我耳大兵踵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北復爲我有矣然後彩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爲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僚中有材畧名望素爲兩路兵民信服者爲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免給錢

穀以賑貸其乏絶辟置僚屬將佐乘權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儻捍水患於决溢之戶則下流無泛濫之虞禦盜賊於門墻之外則堂奥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倘捨此而不爲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幸甚

捍水患者必塞于决溢之戶則下流無泛濫之虞捍盜賊者必禦于門墻之外則堂奥有安靖之勢今乃盡河爲界是猶弃異餘而守堂奥可乎率之河外割而河南竟非我有此自然之勢也割地不足以饜金人貪婪之欲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想兩路士民自相結集爲朝廷堅守不因而撫循以爲吾用乃悉而弃之使歸怨于朝廷其後逆豫入寇擾淮甸者皆吾兩路之民向使招撫經制司不罷河外封建之議遂行賊安敢深入若此嗚呼誰寔罪公者而使中原糜爛至此極也　李文玄評

乞募兵劄子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爲重熙豐盛時內外禁卒馬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闕額三分之一失於招填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沒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路禁軍往往潰散流爲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

兵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于田畝之間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衆環繞畿甸不得毫髮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爲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費又倍於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今秋期不遠理當揀擇留之分屯沿河要害之地則所費不過月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師已行放散被甲荷戟而歸者項背相望於道路亦有纔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將何所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不素習

復起雖起之必無應者秋高馬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梧臣愚以爲濟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爲厲已也國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爲上供又榷茶鹽之利以實中都蓋以養兵日給六宮百官之費待祭祀賓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奉今六宮百官之費祭祀賓客之用省矣而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

外一切裁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民出財之令且降青紫官誥置於京東京西河北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爲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二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爲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爲精兵與夫起烏合之衆暫聚輒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西爲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陝西素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路分建置營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擬募新軍號

驍勝軍　壯捷軍　忠勇軍　義成軍

龍武軍　虎威軍　折衝軍　果毅軍

定難軍　靜邊軍

欲陝西路委錢蓋河北路委張所各募五萬人京西路委謝晛京東路委程瑀儒各募二萬五千人每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其招填等仗例物月給錢糧並依

上禁軍法團結訓練並依新軍法每招填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統制官部隊將量給盤纏錢管押起發赴行在聽候指揮於合屯泊去處駐劄其不及等仗人聽充本路帥府要郡禁兵及廂軍餘依新降募兵指揮施行（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是不易之論）

乞括買馬劄子

臣竊以馬之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爲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羸斃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爲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爲虜

秋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非下如
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
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綱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
必是上戶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
括買之未為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
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綱馬管押至京餵養不時死損
過半令客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
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
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遠者族誅
凡得馬萬餘疋而京師之馬為之一空是吾所有者

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為失計乎今行在之馬
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
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得乘馬然後
諸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定價嚴隱寄之法重擾攘
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
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博特磨道亦有
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
淮閫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
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臣竊以唐有天下正觀開元間號為治平無事者以
外有方鎮之兵捍禦戎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
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
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者方鎮力也代宗避
吐蕃之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
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捍
臣寖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
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
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
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

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
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
患禦侮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
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
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
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
臣請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
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
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防禦
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

假之權將佐參謀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夷狄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數路約為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擬帥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帥府 大名府 橫海軍　要郡 開德府 棣州

次要郡 濱州 永靜軍

京東東路

帥府 青州 徐州　要郡 襲慶府 萊州 登州 密州

次要郡 沂州 濰州 淄州

京東西路

帥府 東平府 應天府　要郡 濟南府 濮州 興化府

次要郡 濟州 單州

京西北路

帥府 河南府 順昌府　要郡 河陽府 潁昌府 汝州 陳州

京西南路

帥府 鄧州 襄陽府　要郡 唐州 隨州

次要郡 金州 房州 均州 商州

永興軍路

帥府 永興軍　要郡 陝府 華州 虢州

次要郡 同州 耀州

淮南東路

帥府 揚州　要郡 宿州 楚州

次要郡 泗州 海州 真州 和州

淮南西路

帥府 廬州　要郡 壽春府 亳州

次要郡 舒州 黃州 濠州 光州

江南東路

帥府 江寧府　要郡 宣州 江州

次要郡 饒州 池州 信州 太平府

江南西路

帥府 洪州　要郡 虔州 袁州

次要郡 吉州 筠州 撫州

荊湖南路

帥府 潭州　要郡 衡州

次要郡 永州 道州

荊湖北路

帥府 荊南府　要郡 鼎州 德安府 鄂州

次要郡 澧州 岳州 復州

兩浙西路

帥府 杭州　要郡 鎮江州 平江府 湖州 常州

次要郡 秀州 衢州

兩浙東路

帥府 越州　要郡 明州

次要郡 溫州 處州 台州

敵方鎮以練兵事寔是救時良策諸路帥府要郡了然在目有志于天下國家者其可不究心于此乎 李又玄評

乞修軍政劄子

臣竊以大軍之體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爲衆聯屬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閱則有戰陣之制披執則有甲胄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階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誅擾亂群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卹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高俅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擊甲胄伍兵物不服練旌旗金鼓物不習熟禁戒號令之威不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階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心兵將取於臨時而物不相知彼此遞相觀望而物不相救盧灊之叛又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浙東之役擄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擾亂群者不罰矣僕厮親延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爲名而死敵者不卹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扞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扼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共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不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威信已著則

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之漸非一日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散者反招集之此風既成習以爲常則有不可勝誅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一日也夫用兵驅之於死地者也苟非畏我過於畏敵進有生理退而必誅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成却敵之功哉爲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結之法自五人爲伍積至於二千五百人爲軍部隊將統制官遞相隸制皆有尺籍伍符以周知其名數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隊陣戰鬪進退緩

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而不散矣教
鬪之法以車騎步兵総爲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入
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捍
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鬪力而以射親中的者
爲上習牌鎗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爲
勝神臂筒射鳳凰箭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兜鍪
金甲卒伍多不肯披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冑五
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則進
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爲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
鼓間作初無退止之令旌旗錯雜初無指麾之意宜

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以
一衆而臨敵矣禁戒號令雖出于臨時而信必在于
言前然後威可長也上下階級纍著于甲令而勢不
容于幸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精
選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于士卒則兵將相諳矣
自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援觀
望不進及輒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逃
亡依法七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鬪力不能勝因
而潰散不再聚集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族
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禁軍於行師之際畓博鬪

毆飲酒至醉拋棄器甲藏匿婦人脅取財物扇搖惑
衆者並行軍法則掠擾亂群之弊可懲矣先登陷陣
及能以弓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軍全勝則全
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斬賊及中傷在前者則自
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殁非逃亡者委保伍
將佐聞具保明優卹其家不得輙以妆身不到關落
遙者重寘于法如此則死敵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
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
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
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

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
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又
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餒故難活其言極
爲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留意於所以養
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吝也所有修改軍政
條列于後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擬團結新軍指揮

欲令御營司將見管馬步軍兵揀選團結許自指
識同保以五人爲伍內推一人爲伍長五伍二十
五人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一百人爲前後

隊差隊將正副二人五隊五百人爲部差正副部
將二人五部二千五百人爲軍差正副統制官二
人伍長以承局節級或長行中有武藝爲衆所推
者充甲正以十將節級有武藝爲衆所推者充前
後隊各差引隊一人選十將節級壯勇能率衆入
賊者充押隊一人選十將指揮使能部轄者充正
副隊將差副校尉小使臣充正副部將差大小使
臣以上有材武邊功者充統制官朝廷選差自伍
長以上皆置黑漆木牌長二尺濶三寸書刻所轄
人姓名以雌黃填之置腰間甲正則書所轄伍長

姓名隊將則書所轄甲正姓名部將則書所轄隊
將姓名統制官則書所轄部將姓名皆置籍掌於
御營司有事故逃亡即時申報差人補填遇有使
喚並全軍或全部差撥不許抽摘出戰有功及能
遞相救援並許統制官部隊將次第保明推賞其
伍長以上所轄姓名牌子一面刻統制官押字統
制官牌子一面刻都統制押字有移易補填即時
申報換牌牌舊者毀之團結訖具數申御營司將
來帥府要郡團結軍兵准此

威信已著則爪刑及小紀律一施則不可勝
誅生之而反以殺之而反以生治兵者將

何衛
此文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而隊伍井井無意
爲文而文陣自佳蓋經濟熱于胸中故矢口
信筆無非妙義未段欲修軍政當先務所以
養之者尤爲至
言　李又玄評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內地城池
堙圮而不修去春賊騎渡河殘破幾邑止於百里之
內蓋未知中國虛寔不敢遠縱賊退因建議請修畿
甸諸邑拱鄭許滑四輔郡洛陽河陽城壁以防金寇
復來使吾民有所保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
指揮而言者以爲擾民遂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

遠掠環畿千里之內無人煙矣今京東西及江淮之
間州縣往往無城將來秋冬虜必愈更南牧何以捍
守治安之久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穀粟貨財不可
勝計使虜得之因糧取財脅掠吾民以爲之用是所
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
利豈策也哉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
牒應副至於器械甲冑之屬州縣類多闕乏亦宜立
多色降樣制使及時製造除戎器戒不虞此正今日
之先務也

乞教車戰劄子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為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

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眾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笐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于口中而窺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鉤索止則聯屬以為營衛制簡而運轉速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

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擁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鉤聯以為營不必開濠塹而禦營壘最為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製戰車冒以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為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冒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上塵

聖覽乞降下御營司制造教習便殿按視可以施用即頒降帥府要郡施行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臣聞生于陵者安于陵生于水者安于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泳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習於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艦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吳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還晉有江左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凡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槳棹可以破風濤須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為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擒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為迂闊不果行

使用其說爾敵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間金人豈能遽濟遂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擬水軍號

樓船軍　凌波軍

欲於沿流帥府要郡次要郡置水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泳操舟便利之人刺手背除以時教閱外許自便遇有使喚施行勾集仍止披甲充駕舟人其施放自用正兵分布戰船依新降教閱水戰法式指揮施行

此時猶駐蹕亳都即留心水軍亦逆知有南渡事耳　李又玄評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緯如輯
鈞陽戴國士杨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宋 李綱伯紀著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物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謂京師物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法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伏蒙慶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祗備謁款宗廟而來與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爲言嘗蒙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遷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還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宜諭京師未可往而

欲爲太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爲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聖慮與前不同果以爲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爲當如此臣竊以爲未然如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則臣竊歎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亂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到徙以城池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爭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爲我有矣請爲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之腹心也河淮荊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隣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寬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蠭起殺害官

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爲害
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
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
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
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
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爲安臣愚竊以爲過矣夫利在
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
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于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
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于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偸
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

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
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忠所據
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
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隣關陝可以召兵北
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
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
重兵民風號爲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
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守臣增修城
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
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大駕啓行由陳蔡唐以趨南

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
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
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
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
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
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主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
甚

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并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足以并西北此自然之勢也獨我太祖起東南而混一西北則以胡運方衰陳張諸勍敵皆在東南東南舉則孩兵西北猶拔擇耳此時勢不同非所論于方張之全勝也今西北勁兵健馬之地而自棄于

江海柔脆之鄉其不振固宜且河北河東兩路軍民爲中國死守宋弃之若遺使兩路之民裹視本朝并爲虜用汪黃諸奸偸一時之安而遺莫大之患此亦千古籌國之明鑒矣

議巡幸第二劄子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修葺未備未可
保守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
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
慈令與執政同議然前䟽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
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
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
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

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皐間，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勍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懾，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

謂撻覽者，虜主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為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為勍敵，其寔皆中國失業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寇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懾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為之不通，盜賊蜂起，所在猖獗，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虜謀非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稈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堅戴宋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夾有轉危為安，撥亂

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為群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鍾伯敬史懷論項羽鴻溝、曹操官渡之事，余深數服，以為千古用兵不易之論也，不知寔本于此。此書天下不樂見，伯敬從何處得之，豈英雄所見畧同耶？抑公之精誠不容泯沒，其文字或數見千人，獨伯敬得之，為枕中之秘耶。

據地利而其肯先退，盡人力而其肯先屈，最為當時對病之藥，尤為開君膽臣意中所最苦難之事，宜其格格入也。李叉玄評

乞減上供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

子

臣伏以祖宗取於民者有常制供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寬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多用度浸廣于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糴無錢可數至于宣和之間有應奉須索之煩有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靖康之初降寬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克奉行徒有虛文初無實惠民之憔悴幾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歛一切罷去與民更

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為盜賊而天下之勢離矣夫自崇觀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縣又有養兵給官吏祿廪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于是常賦之外加數以取于民如江東西湖南北有至于納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贓吏又因緣為姦欲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勘會上供增數蠲減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養兵及官吏祿廪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輙取犯者重真于法則民被實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于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實中都今京畿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興則酌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蠲減茶鹽不得抑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為政夫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涸而至于竭則魚亾財日取而至于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之於陂池深渺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政常能行之則足以得民心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慈乞降旨三省措置條具施行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臣聞擒山煮海天下之利源而國家經費所賴以給足也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崇觀以來茶鹽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實其後悉歸於御前以為玩好宴遊錫予之物則天下利源竭矣今國勢艱難如此州縣匱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冠難方多有帥府養兵修繕戎器之費類此幹運以濟艱危其勢固未能盡捐以與州縣然崇尚儉素固陋就簡內禁掖與用度甚夥外之官吏廩祿裁減亦幾凡前日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無有則亦不必盡蓄之中都為今日之計莫若損益其法以通商賈凡茶鹽之

利以三分之一與州縣既足以紓州縣之急又足以給朝廷之用則內外兼濟輕重惟均天下之政事可舉矣夫王室根本也州縣枝葉也王室腹心也州縣四支也稿澤肥瘠通爲一體然後可爲況艱難之際寔賴州縣協濟國事州縣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變通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中書省措置施行

乞劄刷官田倣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爲鄉遂之民有事則

爲軍旅之士三時農務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爲精兵有所不出出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衆之寔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既分不可復合惟陝西沿邊弓箭手及近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畝使家出一人爲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爲收掌有事則給之而養馬者又別給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力者雖一人係籍置私名數人以相夾輔故弓箭手雄於西邊捍禦夏人多頼其力而刀弩手之法頗與之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今東南官田最多如所謂戶絕田逃亡田天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令劄刷用弓箭刀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爲義勇軍給地與之州縣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閱則數十萬衆不勞力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最策之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乞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教閱劄子

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爲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

提舉官總之以時教閱蓋有意寓兵于農也十餘年來降指揮以免教閱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詳於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爲得策而朝廷不以爲然今河北河東之地既爲金人之所踐蹂豪傑強壯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畧之矣獨陝西保甲名數尚存可行措置然陝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差正副統制官總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

擇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具西可以捍
夏戎北可以禦金寇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
皆可倣此推行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

此時兩河爲金人所蹂踐乎及陝西矣朝廷不籍而用之必爲金人所有時勢宜然否則户驛人以爲兵惡在其不擾民也 李灭玄評

論君子小人劄子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爲
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混淆然後天下
可爲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
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

圖回事業雖材智兼用然惟腹心非君子不可何
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
義忘利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
未嘗不至于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
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致于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
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爲得計於國事恬
不知卹非不知卹也以謂必不至于危亡而不知卹
厖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促
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爲身謀不顧社
稷大計及遺陳元禮之變方加于頸而後知甚亦晚

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言夫
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于已而不利于人則爲
之害於國而不害于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然而
害于國則亦害于家不利于人則亦不利于已是以
自古小人之敗必至于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
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爲人主者曷嘗不欲用君
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
小人嘗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
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
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爲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

爲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
子雖欲有爲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
而弗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
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
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況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
中興之功哉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于君
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臣嘗具誠懇干冒天聰以臣智識淺短議論迂濶深
恐不足以仰副陛下委任[illegible]之意乞賜罷免過蒙

聖慈特加慰勞未從所請第深感泣伏念臣愚惷無取獨守孤忠遭遇陛下龍飛之初特加識擢起于江湖之濱任以揆宰之職人言紛至存斷不疑特達之知曠古無有臣所以仰戴隆恩誓以死報夙夜黽勉思竭犬馬之力以圖尺寸之功捍禦外攘銷弭內患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奉事左右致復太平此臣區區至願也然而事有與願違者臣受材素拙稟性復疎材拙則不能適時之變通性疎則不能防物之窺伺加以孤危之跡冒處寵榮之先趣操既已不同謀議自然各異誠慮不能上體聖意協濟

艱難虛負天下之責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有言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非不貪戀陛下恩德欲效涓埃然力有所不能道有所不可則臣豈敢虛負寵榮久妨賢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職事除一官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臣自今月十六日更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此漢太公之所以不請而自歸我英宗之所以不所而自至也不能自強而徒朝祈夕請冀虎狼之憐已得乎　李叉玄評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已具劄子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答不允者冒貢悃辭祈歸政柄曲煩溫詔未諒愚衷輒輸肝膽之誠敢避再三之瀆恩深志激言出涕零中謝臣聞明主用人進以禮而退以義君子事上用則行而舍則藏矧當國家艱難之秋尤賴股肱協濟之力苟不勝任其敢冒居復念臣樸鄙之資不足以適時蹇淺之學不足以揆事誤蒙識擢付以鈞衡黽勉百爲冀答丘山之賜侵尋兩月曾無毫髮之勞愛莫助之慨其嘆矣經畧遠圖則以爲迂闊廷爭大議則以爲擅專屢嘗

借筯而謀寔有掣肘之患嘗呼醫而吐藥石敢言瞑眩之期猶執匠而止斧斤難任斲削之事與徒尸素曷若退休謹援周任陳力就列之言仰遵仲尼以道事君之訓乞此骸骨歸于山林伏望皇帝陛下照以離明運之乾健兼騏驥之逸足捐梼櫟之散材則能否各安其情用舍兩得其道愚惷既不虛任天下之責廟畧亦以早致中興之功茲非飾辭敢以死請謹奉表陳乞以聞

呼醫而吐藥石執匠而止斧斤二語精工痛切當倥傯戎馬間諸表聯翩乃爾故自難

乞罷第二表

臣綱言精意格天未動蒼高之聽危辭瀝血願明難
奪之心輕去大患非緣細故敢再陳其懇悃以必冀
於矜從（中謝）臣聞天子之君萬邦莫先於論相宰相之
宅百揆無大于薦賢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帥之材
爲急所以蕭何之於漢必薦韓彭有若杜房之於唐
亦推英衛惟天下危而注意將則四面立而國勢安
顧兩河之土疆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堅壘叢崒相望
高山大川險互交鎖風氣便用武之習兵民堅毅宋
之心因而用之靡不濟者隄防修則泛濫自息藩籬
固則堂奧可寧機會在于一時功利收于百倍力陳

至計幸投淵衷創招撫經制之兩司擇張所傅亮爲
二帥所建議于靖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摠戎于
建炎之初有大將之規畧皆采衆論匪徇私心齋壇
旣登戎車甫駕時靡旬月之久變生心腹之間樞廷
降旨以沮所者踰千言寢翰從中以罷亮者方寸紙
事同戲劇人爲嗟咨而臣備位宰司謀齊國寄旣不
能以先見之明杜讒口又不能以至誠之意回天心
復何面顏尚叨寵祿伏望皇帝陛下虛心體道公聽
並觀惻臣謀所當爲蓋專于報國察臣去不得已非
薄于愛君特許罷於政機俾得歸於田里誓堅晚節
仰荅鴻私謹再奉表陳乞以聞

驕儷中有大議論大經濟且敘致自然非大手筆不能　李又玄評

乞罷第三表

臣綱言感激危辭數陳已極眷留綿禮當荷尤難豈
進退去就之敢輕蓋鋭矩準繩之難合軒墀將遠湖
濱交零（中謝）伏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舊物以腐儒而談
軍旅之事以䠶質而充柱石之材賦分窮奇局將天
屬艱事倒懸似非人爲遭當雲起龍驤之秋自謂千
載一時之遇召從江海畀以樞衡披宸章有忠貫金
石之言奉玉音有氣折夷虜之訓特眷知之有素忽

竄伺而不防凡所施爲皆成罪纍其進鋭者其退速
物理固然以寡親者以毀衆人情應爾傾難得者可
乘之機會而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豈惟繫宗社之安
危蓋亦本生靈之休戚如臣用舍何足少多雖匹夫
無不獲自盡之功矧大臣有不可則止之戒敢言斯
義仰冀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微誠曲矜深懇俾
退避于賢路以保全于素心犬馬之戀無窮徒深瞻
瞻天地之恩難報終誓糜捐謹三奉表陳乞以聞

難得者可乘之機會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贊世讀之猶增感歎而高宗不動者何耶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上還印紱方虞譴責之嚴退卽田廬更冒光華之寵殊庭優禮祕殿清資拜命若驚捫躬增厲中謝伏念臣人微學陋志廣材疎妄意功名衆龍豈能致雨潛心文墨畫餅不足療饑嘗艱難多故之秋被考慎非常之選代大匠斲已血指而汗顏彌衆僨先宜擢髮以數罪念朝廷愛惜寸陰之日非臣子貪戀寵利之時與其尸祿而妨賢不若乞骸而避路力祈罷免曲荷矜從五湖扁舟雖有慙於范蠡三宿出晝猶竊慕於孟軻孤忠自儕大恩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審大君操用舍之權俾微臣全進退之節情同犬馬悲蹤遠于華軒身在山林終心馳于魏闕

謝落職依舊宮祠鄂州居住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卽明刑天地有容祇從薄責恩深罪大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乾坤腐儒閩海冷族遭朝廷之多故彌英俊以登庸雖懷憂國愛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荷知特達恩圖報于涓埃謀已瀾喙曾莫虞于擿舜雖嘗身退尚致人言頻瀝血安能明心雖擢髮不足數罪庸智有察覆照無私寬其斧鉞之嚴誅處以江湖之善地始鐫祕職尚領真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堯天仁深湯網憐臣寡與自取顛隮察臣孤危本緣愚直特曲憲章之峻俾霑鎔[illegible]之餘臣敢不循省前非益堅素守軒墀在望莫施犬馬之勞恩輝所臨但傾葵藿之志

謝移澧州居住表

臣綱言蒙恩以謫降官不許同居一州移澧州居住者負罪遠屏去魏闕者再冬抱疾連年走江湖者萬

里僅存殘息仰荷隆恩中謝伏念臣學不足以爲己而欲推之以爲人謀不足以保身而欲底之以保國進不量其淺薄退遂致於顛隮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跋前疐後自貽速謗之憂天地涵容日月清照雖遠從于譴斥乃曲荷于保全迨此例遷猶得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智爲燭所寶者慈憐其孤危之踪處之深僻之所尚叨厚祿以養餘生臣敢不銘骨知恩洗心念咎情同烏雀願依湯網之寬仁德仰乾坤肯慕湘纍之狷介

流離至此忠愛藹然惜海外謝表不傳爲可惜耳　李又玄評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醇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鄱陽戴國士物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除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特降中使傳宣撫問敦遣赴任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久去天墀徒深葵藿之志遠迂星使特頒雨露之恩祗佩寵光彌增感

激臣綱中謝伏念臣一介腐儒三朝舊物荷聖神之知遇念終始之保全辯讒誣于財貨當緊之時脫餘生于蛟鱷毒涎之口恩輝厚矣報稱蔑然迫茲命帥以綏戎乃復素餐而用舊式須與數聯示眷私滿頻以恤荒之靈芽稍疾以尚方之妙劑賚奮深時溫詔誕敷穆如清風之慰心恍若沉痾之去體夫何孤陋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心天運公生明而患邪自辯道乃久而是非自明故于起廢之間示之體貌欲使錫命之際知所勸懷臣敢不仰體皇慈深求民瘼布宣威德庶收藥石之功懲撫黍黎俾知飢渴之解願圖尺寸之效以答乾坤之私

具荊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今具荊湖南北路招捕盜賊措置歸業之民經營控禦措置錢糧已見利害于下

一准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司關荊湖南路馬友約六萬餘人馬數千疋船數千隻見在潭州李宏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曹成約十萬餘人見在道州劉忠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平江潭州瀏陽界出沒作過胡元奭三千餘人見在茶陵界上李冬至餘黨五千餘人見在郴連

界上荊湖北路楊華約一萬人雷進約八千有餘人劉超一萬二千餘人見在鼎澧州界已上約二十餘萬人其餘接境去處千百群聚又不在此數盜賊之衆如此非得重兵制禦彈壓使之畏威不敢猖獗然後可以招納為用而遽欲以恩意姑息懷之臣未見其可也今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臨以重兵理當聽命訪聞馬友一項人馬即日見在潭州規諳處頭項頗為循理宜先次招納稍加旌賞以勸其餘劉忠一項人馬號白氈笠即目見在岳鄂潭袁諸處界上屯

洎出後作過自知罪大不能自新嘗于旗上有
來不伏招安之語此一項最為桀黠倡亂欵州
之民皆被其害宜先次討蕩使其餘知所懲創
胡元爽一項已為提刑呂祉會合殺散劉超一
項已為鼎州帥臣程昌禹遣兵趕逐出境未知
所向自餘李冬至鍾相餘黨楊華雷進延項賊
火招納討定當隨宜措置外惟曹成一項狡獪
慘酷尤甚屢招屢叛所至以人為糧靡有噍類
即日見已起離道州侵犯廣西賀州界分緣廣
南州縣素無城郭人兵單弱深慮乘虛遠引為

二廣之患宜先遣曉事官吏使齎朝廷所降勅
牓賞旗金字牌先去撫諭示以禍福許之自新
如聽伏招納即依金字牌上聖旨處分將所被
虜及老不堪披帶人經所屬給據放散外其寔
堪披帶出戰人結成隊伍並聽宣撫司使喚其
首領姓名推恩外其首領理須撥隸諸將下隨
材録用不堪披帶出戰而堪執役之人合剌充
廂軍分隸諸州其揀退老弱不堪執役之人給
公據放散係東北人無業可歸令就近分送州
縣居住將天荒戶絕拋棄逃亡係官田土措置

給與耕種借貸種糧務令存恤得所昔東晉朔
北方流人皆置僑寓州軍以處之蓋流人與土
著盜賊不同放散無所歸又須結集為盜全藉
州縣官用心措置自當復為良民伏乞朝廷更
賜詳酌指揮其李宏一項元隸馬友今已將帶
一行人馬擅往岳鄂亦乞依此施行如不伏招
納依舊作過即乞多發兵將會合掩殺以殄滅
為期如此則荊湖盜賊不踰時可定緣臣所得
聖旨指揮令相度由廣東前去之任因令撫定
廣南州軍見已具奏申明若自廣南前去即荊

湖事無由措置深慮有失機會伏望聖慈特降
睿旨作朝廷行下付福建江西荊湖路宣撫司
審切措置施行
一勘會荊湖南北路州縣居民近年以來屢遭鍾
相孔彥舟作過悉徙失業重以馬友曹成李宏
劉忠劉超楊華雷進十數頭項蹂踐擾民不
聊生湖南潭衡全邵道永郴桂陽湖北岳鄂鼎
澧荊峽歸等州皆殘破民居存者百無一二田
土荒蕪財谷匱乏將來盜賊平定之後若不極
意招集料理使之歸業墾闢耕鑿以望歲豐則

破殘州縣卒未就緒欲乞朝廷特降敕牓曉諭
應歸業之民委寔曾經兵火不曾種蒔去處與
免將來多前租稅無力耕種貧不能自存者官
貸種糧隨物力等第約度數目支給候將來成
熟隨料回納入官逐州見今起發上供錢絹銀
等委是無從而出特與權免一次檢踏田土支
散錢糧官吏奉行不得滅裂揀擇重寘于法務
令寔惠及民使一方曉然知朝廷德意所在勢
撫荊湖北地沃衍最産穀米財物止緣累年盗
賊失于措置遂至凋弊朝廷稍寬目前之急不

惜賑貸之費假以歲年漸次復舊國用何患不
饒如合聖意伏乞特降指揮施行

一荊湖之地綿數千里南通二廣西引四川北控
襄漢東接江淮自昔號爲上流諸葛亮謂之用
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荊湖諸郡
如鼎澧岳鄂連荊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
形勢使四方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
有恢復中興之漸今福建江西荊湖路宣撫使
司之兵將來平定盜賊之後復還行在臣晝一
內依所降指揮踏逐乞兵不濟爲人若到本路
兼得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方及二萬之數
分屯布依沿江要害去處深慮不足伏望聖慈
許臣候到本路相度形勢圖上方畧別行申請

一契勘荊湖兩路當盜賊兵火之後物力大屈今
來養贍官吏軍馬賑貸歸業之民修治官府城
壁器仗之類百色用度並皆未有指擬朝廷欲
以二廣經理荊湖因爲得策然廣南素號薄瘠
米穀不多財用窶乏加以比年應副朝廷須索
尤覺困匱借使竭力刻剝所有幾何今又盜賊
未弭道路不通卒未可以那移應副近准尚書

省劄子許于吉州權貨務支銀一萬兩錢一萬
貫此但可以支目前之用若要支吾年歲間非
于江西鄰近湖南州郡權宜應副決不能有濟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于洪袁虔吉等州應副
米十萬石于轉運司及吉州權貨務應副銀五
萬兩錢十萬貫接續支使庶幾不致闕誤右謹
錄奏聞伏望敕旨

此篇不當以文字論其招撫盜賊須堅以重兵不可違以恩意撫之深中今日流寇之病其分別良惧以爲招討次第及分隸強幹剿尤痛軍放散老弱安挿流人皆當今良策至于屯宿重兵于上流要地使四方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恃亦是恢復急務[illegible]

湖南北兩路綱頁
銀止六萬兩未鏡

再乞招撫曹成奏狀

右臣契勘昨來荊湖群盜
逼嶺外唯廣州事體最重
急之序臣謂當以經營曹
萬之衆除老弱婦女外能
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林遹
連州界若便行進兵掩擊
先犯廣州而廣南東西兩
營曹成軍馬先須招撫為

重兵先張形勢示以國威
息之恩賊衆必不肯投戈
前名為招安必貽後日之
遷延壽未到德安府顧從
既近州城覘知德安兵數
誅擊房規僅以身免官吏
昌歷建康湖杭千有餘里
劉光世韓世忠等招之皆
城秋毫無犯其意可謂確
古等兵衆不多遂劫盟以

乞依近降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成奏
狀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相度取道廣東之任就令撫
定廣東州縣又據廣東經畧安撫使林遹申曹成侵
犯賀州及懷集縣臣已恭依聖訓起發前去廣東
措置撫定緣臣見帶軍馬止有任仕安一項計一千
三百餘人除火頭輜重外結成隊伍不滿千人雖依
朝廷近降指揮踏逐人兵並未蒙差到亦無可使將
官委是兵力單弱其曹成賊馬十萬若不就招撫爲
岳飛等逼逐奔突二廣廣西猶有峒丁土兵刀弩手

等可以防遏廣東將兵羸弱除廣州外其餘州郡並
無城壁可守非得重兵豈能控遏賊鋒保護兩路況
臣誤蒙聖恩宣撫荆湖廣南深慮無以遠將明命宜
暢國威使臣冠重風霆服萬一與賊相遇勢當掩擊
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以千兵而當十萬之衆
是以一當百雖古名將能以少擊衆亦難成功況臣
書生不諳行陣徒以嘗備位宰相使之撫定一方今
日職事動繫國體與戰將偏師僥倖一時之利者自
不同科其所乞之兵未敢全望且得萬餘人分爲五
軍粗成軍容張大聲勢鼓行而南庶幾亦可指受將

佐乘機制變施設方畧保全二廣仰寬陛下南顧之
憂若只令臣以任仕安千餘衆苟且前去竊恐虛受
重責伏望聖慈矜察特降睿旨早賜指揮更自朝廷
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與臣見遣還前去聽候
回降指揮

小帖子

臣契勘樞密院劄子內備奉聖旨令福建江西荆
湖宣撫司斟量賊勢分撥人馬策應岳飛上項所
差兵合自南雄英部前去廣州稍可捍禦賊馬保
全廣東乞降睿旨令差撥隨逐臣前去聽受節制

庶幾藉其兵力諸事易爲措置如蒙聖旨允臣所
請乞用金字牌降下施行

既付公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又懼其兵千餘其所以遣公之意謂何公所乞僅萬人便自許以乘機制變施設方畧保全二廣而所乞之兵又只從朝廷所遣策應岳侯者使聽公節制公所處之時何其難而公所望於朝廷者又何其易耶　李又玄評

經過邵武軍乞往祖墓展省奏狀　存此以見公爲邵武人也

右臣準奉聖旨將帶任仕安所部人馬前去廣東撫
定州縣今月二十五日已入邵武軍界邵武軍係臣
鄉里有祖墓去城七里久不展省臣已一面措置輜
重器甲爲陸行計量帶人從前去祖墓展省並不相

妨亦無分外留滯日數緣臣見統軍馬合具奏知

屢墓亦須奏知赴任經歷之路亦從中制其矣文法之繁苛也然用兵則失律者不誅士卒徒潰者反以銀絹招集何寬嚴之失體也 李又玄評

到湖南界首謝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充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不許辭免內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臣已祗受告命遵稟聖訓自福建路起發於今月十一日至衡州茶陵縣入湖南路界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訖者撫楚粵之俗于遐方叨將明命觀天

人之文于秘殿復與清班惟寵數之過優知委任之難稱以榮爲愧感極涕零中謝竊以荊湖之奧區寔爲東南之重地控引川廣襟帶江淮方時承平爲一都會屬夷狄之侵擾致盜賊之內訌郡邑凋殘姦吏因而漁獵田疇荒茀遺民雖與拊循宜得信臣往膺重寄如臣者崎嶇可笑綿約亡奇徒自信其孤忠曾莫著于微效三朝遭遇濫叨出將入相之名七載飄零揚無防患周身之術憶昨歸從海上退處閩中疾病交攻但有餌藥持危之志血氣傷耗孤懷據鞍矍鑠之心豈謂皇恩不遺舊物付以分閫之重任加以禁殿之隆名中使來臨載傳溫詔匪頒迺祗沐湛恩不容一再以懇辭乃爾黽勉以就職安國久廢豈死灰復然之敢期文淵慨慷必馬革裹尸而後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御極體道應時明原皆以定是非本何心于用舍修攻事而攘戎夷蓋有意于翕張致茲憂患之餘亦荷甄收之賜臣敢不激昂素志澡瀹前非撫凋瘵以綏善良宣威靈而戢姦宄承流宣化遠希循吏之風禦侮折衝更勵虎臣之節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右臣准樞密院劄子近據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

撫使司奏潭州申副總管馬友自到潭州擅置刑獄枷栲州縣官僚分遣衙兵肆行劫掠殘害良善無所不至又遣本軍官遍權屬縣強取錢糧凌遲知通歐詈恣橫及遣牙兵下村收捉百姓蔣邁等剗刷金銀每二十人爲一串皆透手心以索貫之出語不遜欲抗拒王師承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統制軍馬李宏公文承馬友句請前來會合收捉劉忠既到潭州即無遺兵收劉忠之意言語大段不順宏不敢依從于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除已鈐束軍兵不令騷擾曉示居民安業外奏聞事六月二十六

日奉聖旨李宏誠心體國勦除叛逆備見忠義可令
學士院降勑書奬諭其馬友軍衆令樞密院給降勑
牓撫諭差使臣齎送前去仍仰孟庾韓世忠措置撫
存將湖南江淮百姓放令歸業外將帶堪出戰人馬
隨軍使喚劄送臣照會臣竊見拱衛大夫成州團練
使馬友與李宏皆北來盜賊犯湖南占州縣內馬友
以嘗殺敗孔彥舟已蒙朝廷勑命除湖南路副總管
在潭州駐劄一年有餘雖務制官吏擾擾百姓掊聚
錢糧驕養徒衆不無過惡然寔未見有背負朝廷之
迹李宏陰圖殺害并誅將佐王成等十數人却稱馬

友常有不順之語不敢依從於六月一日統兵入城
已將馬友處置訖既無證佐事理難明設使馬友有
不順言語及諸般過惡近則有福建等路宣撫司見
在吉州遠則有朝廷皆可申陳聽候指揮豈可擅行
誅戮如殺一副總管以言語他故加之則以次將領
凡欲戕害將帥者何所不可方今朝廷欲振起中興
之業正當分別是非明辨曲直使號令所及群盜心
服自然不勞兵革可以底定今馬友下潰散軍兵數
萬為群散漫江湖間擄掠作過雖加招撫往往以此
為言李肯聽從今來李宏已隨韓世忠軍中前去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李宏特正典刑庶幾四方盜賊
見朝廷紀綱既正漸次率服

小帖子

臣契勘李宏既殺馬友之後恣其徒黨盜取官司
倉庫金銀錢米為之一空官吏居民盡遭劫掠類
皆探囊其所得財物盡于岸下用舟船裝載意欲
遁去適值韓世忠前軍統制解元到來盡皆拘攔
入城又遣人兵奪門欲出為解元殺散數百人李
方肯定觀見李宏圖殺馬友本非激于忠義若不
正典刑深慮為盜賊所窺上累國體不細臣素慮

直輙敢干冒天威妄有陳述伏乞聖察

馬友雖曾為盜賊然有敗孔彥舟之功既已蒙朝命為副總管矣倘其下殺一副總管便代其位則何以號令三軍故必誅李宏而後紀綱正盜賊服矣　李叔玄評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鹽地分計置煎
鹽奏狀

右臣累具奏聞乞于江西路虔州撥米五萬石錢十
萬貫應副本路支用至今未蒙回降指揮蓋緣本路
連年為盜賊蹂踐州縣類皆殘破百姓要經科須物
力殫乏難以再行敷配深慮目前闕乏無以贍給軍
兵招捕盜賊及到本路官私空匱皆如所料雖多方

擘畫應副支遣別無可以措置理財足用之術嘵嘵仰煩朝廷方當多事之時決難逐一指準應副竊見廣西逐年貢造海鹽元額都計二千一百萬斤近年以來失於措置煎造不及四分之一其餘皆是失陷之數湖南北路見今通行廣東鈔鹽商賈入納搬運數目不多遂致闕食每斤價例日漸增長厚利悉歸商賈民間日食貴鹽見今私販公然行往定難禁止欲乞朝廷特降指揮許令臣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產海鹽地分計置貢鹽于二千一百萬斤十分數內只乞二分之數計四百二十萬斤本司自備舟

船脚力般運前來本路出賣應養鹽價稍平民不艱食應餘之數可以贍養軍兵不致仰煩朝廷應副如朝廷以為有侵榷貨務之利即乞依廣東鈔鹽體例于榷貨務入納鈔面錢即于隨法並不相妨委是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廣西未聞有海鹽也故存以備考且以見公措畫兵食之艱也　李叉玄評

宮祠謝表

臣綱言臣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准物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本部令于侯藩覬無善狀修香火于琳館叨沐寬恩感懼交深涕泗橫集謝伏念臣衰遲孤跡憂患餘生蒙起廢于丘壑之間俾收功于桑榆之日蕩擾群盜循撫疲民黽勉百為僅著涓埃之效積累多釁紛煩撐擘之才荷聖度之包荒賴皇明而炯隱衆毀銷骨雖貽投杼之嗟太陽中天必冀容光之照解帥閫之重寄還真祠之清游有靦面顏尚叨廩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天錫之勇智濟國步之艱難以虞舜好察之心行成湯克寬之政致茲罪戾亦被保全臣敢不澡雪前非激昂晚節遙瞻軒陛雖無望雲就日之期自屏山林益勵愛君憂國之志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九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宋李綱伯紀著

鍔陽戴國士楙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陳捍禦賊馬奏狀　紹興四年上

臣竊以僞齊劉豫以殘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輒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強敵輿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

遙度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舉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遁屈已在目中審謀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岳飛新立功于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于武昌僞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倘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擣湖南北驍將銳兵為之犄援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僞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甚大餽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燮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遞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師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

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齊之謀卒伍有潰散標掠之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則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為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歸方暑則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為退避之計則可今為是役者僞齊也使之

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鴟張則將何以為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況偽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關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于我昔苻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

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議論而扞牧圉夙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已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聽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

此公罷荊湖宣撫還居長樂時所上也忠義激發千古如見非特獻翫不忘而已

獎諭詔書

勑李綱所奏三策捍禦賊馬事勢具悉朕以豫賊遣諜敵稱兵而內割金戎助逆共乘秋以來侵侮截摩容臣民共憤延覩乘于戎幄用戡定于邊隅

卿忠貫神明慮先蓍蔡料敵于千里之外制勝于三策之間既攬囊封備觀籌畫見大臣體國之義得賢者愛君之誠心在王室而無中外之殊憂以天下而以安危自任慨惋所形嘉歎不忘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所陳三策捍禦賊馬事特降詔書獎諭者賁封上奏冒陳千慮之愚衷函詔俯頒光奉十行之細札粲若日星之麗寵踰袞黼之華祗荷恩私深深感涕中謝竊以逆臣于紀肆其蛇豕之心

黠虜怙強借以虎狼之勢侵陵淮甸窺伺江南六飛決策以親征諸將摧鋒而用命人神助順輔相協心明明廟謨宜天聲之大振嘽嘽王旅將賊黨之盡殲而臣夙荷眷勤備陪幾政抱病負罪雖遠跡江海之濱愛國愛君每馳心輦轂之下當天步艱難之日乃淵衷開納之秋敢輸老馬之知少贊寶龜之用顧借籌以靡及慙料敵之匪工出位而言方冀斧鉞之戮虛心以聽丞被絲綸之襃拜賜甚優以榮為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聰明日躋謂光格于中興必削平于大憝欲恢遠略以盡芻蕘之言故不遐遺

朝廷督促之旨致茲誤寵驟及匪才臣敢不仰體睿
慈益堅素節謀或可稍償著稱甲令之忠知無不言
願攄塵乙夜之覽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敕李綱比以逆臣嘯亂反易天常陷導狄人提兵
南嚮朕親乘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
按甲江上特由輕兵所向奏功俾賊係道彝勞旣
屈潛師遁逃念茲却敵之初圖爲善後之計卿以
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爲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
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急之畧可悉條具來上

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
害之決斷以必行欽佇嘉猷冀聞確論故茲詔諭
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詢問利害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
上臣已遵稟齊諭具狀奏聞者十載佗游屏居海上
數行溫詔來自日邊光消閒之下詢告一時之急務
恩輝所逮報稱爲難謝中竊以詢于芻蕘帝王之盛德
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恭詢黃髮而鼎業成漢屈群
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覩國步
之多難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六師文帝幸
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讋羌戎肆
于却敵之初圖爲善後之策特頒明詔俯訪舊人丁
寧胥訓之辭若恭承黼扆之側諮詢當世之務如親
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晝咨史策宜
得乎良之臣而臣曩以非才嘗叨近輔學術泥古識
慮闊疎憂患薰心志氣凋落夫何獲啓宸閫之陋亦
與詢謀採擇之間謹已審察事機條陳利害亟上皂
囊之奏冀塵乙夜之覽戇直不移僅同派緒之妄發
疎通知體豈效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

明容之大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稍之謀用以設施大
啓中興之運則臣雖此有得敢忘上陳海樸深崇豈
類涓涘之助日月清照常傾葵藿之心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紹興五年上時公居長樂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
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急之畧條
具來上臣仰荷聖恩儕臣孤跡嘗備位于近司察臣
迂愚有千慮之一得繼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遐遺
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俯臣學術疏陋智
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畧之萬一敢竭狂瞽

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
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欲擾淮壖其意蓋
料朝廷蹈前日還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
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
俘馘係纍虜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蓋陛下廟謨宏遠
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
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遠遁爲可喜
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爲
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于腥羶爲可恥
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

使狂寇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
矣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
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還當遂用兵爲
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譬如奕棊先當自生乃可
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
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
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
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倘不先爲
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
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

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還當自係
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譬如奕棊捨
局心而就邊角迫蹙褊小處以衰殘何以取勝秦師
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
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蕭何曰吾亦欲
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
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
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之
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
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

以圖敵謂宜于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
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于守備之宜
則當料理淮南荊襄以爲藩籬夫淮南荊襄者東南
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
盡在淮南荊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
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
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
廷欲爲守備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也
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荊襄以襄陽
爲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浙遶其

初朝廷應副錢糧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要郡上連下接自爲防守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他亙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餽之費不

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于江南亦仰給于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甸以爲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于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于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犄角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雪大恥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于中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萃無不可成之理至于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于後則此未足爲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甸荆襄以爲固選將練卒屬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于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稾

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于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漕運財穀無不便利臣昨于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

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
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
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
來車駕所過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
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
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
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
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畧則臣願先為自
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
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于黠虜之勢為所耑

迫陷于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
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護之故數路之民
雖困於重歛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倘淮南荊襄
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
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
宜命諸帥優加撫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
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就不歲從朝廷近者
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
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
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畧所當先
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
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
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害
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
則君臣之遇千載一時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
淺言深則有失身之戒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書如此
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
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
咸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
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

其忍負之敢冒觸僂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寔
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
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
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
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
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
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毅然敢任天下之重建
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
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
成功今于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

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
小廉曲謹矜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畧忽有擾攘之
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遇天下憂危之
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于國家陛下亦安取此
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
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
誤國衆戶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
矜不得其要領舉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
且偷安而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
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赫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

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
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
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
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
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譎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猖獗
相尋道理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
于奔命哉是宜明詔于却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
夙夜爲陛下深思所以爲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
前日之所爲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棋之
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棋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試陳

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爲親征
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
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
祖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
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
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
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于大安此所謂始于勤勞終
于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
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
退而至于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

至于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虜騎南牧復將退
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
險此尤不可者惟當于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
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
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
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
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讎之
邦難復遣使豈不只釁隙旣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
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
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于僭僞之

國而自取辱無補于事秖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
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
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
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
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
也非特如此于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
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
悟夫辯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
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
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

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
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
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
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
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
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
國家遠有盛彊之黠虜近有僭傳之逆臣所仰以為
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
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

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彊虜不足畏逆臣不足發此
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
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
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
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
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
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
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
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于衆以圖任遂能得
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

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
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
能撥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
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
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況于欲恢復天下者乎魏
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
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
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
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
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

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于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爲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共治至于艱難有爲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之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爲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

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于自進恥于自明雖負重謗遺深譴安于義命不復自辯惟至明之主爲能悉小人之情僞而辯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于昭帝房喬所以見信于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爲正人端士者往往閒廢于無用之地豈非惟此謗耶遂使陛下孤立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爲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蓋亦少留聖意致察于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

偏黨皆足以爲至公之累惟以道爲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于私情用人以興邪必由于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

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物不相及然其實相爲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寖明寖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浸微寖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

為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群枉
嫉之指為姦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類皆
家寬仁祇從竄逐其士風遞相倣傚顛倒是非變亂
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
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惜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
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昔
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譴之寃國家有治安之寔
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
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憂事寔惟欲傷人
大詈則大進小詆則小遷諂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

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于関陝浚雖
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觝醜詆
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
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
清光于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因讒
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為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擠
之者則何以自雪于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故
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
于大故亦須覈寔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
從輕典使言而無寔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

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
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
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
其寔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
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寔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
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
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
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規
摹可一日而成至于鳩工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創
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

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論
鼎立之計皆定于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
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
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兹境土未復
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
規摹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邇事粗定之時朝廷所
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于攻討防守之
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僭逆之臣強悍
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
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

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
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
下德意而奉行之所立期限勿太遠以致擾擾勿太
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
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
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
其在皮膚針砭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于骨髓
則雖有扁鵲俞跗茂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
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
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

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寔
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穮蓘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
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
人不天不成人事盡于前則天理應于後自然之符
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
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
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
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
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郤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
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
者而以其成功歸之于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
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
自退屈而欲責成功于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
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繼天命則恢復土宇翦
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卽天心也下得
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
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
天之于王者如父母之于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
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于災害必書以謹天戒臣
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

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
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懼修省以
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
耶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
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
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
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眷天譴然臣
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
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
于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

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
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糞土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
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
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
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
皆躬擐甲冑親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
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
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
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
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

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
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
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
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
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
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
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
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
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淸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
慄慄危懼勉勉自强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

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從古
稀下之美詠于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
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修攻
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
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
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
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逾于等倫特以志廣材疏自度
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
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
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

上達延者遽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
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
者又奉部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
瞽之說以瀆天聽昔太宗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
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
于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
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在
陛下察之而已況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
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塡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
今得奉明問攄罄情悃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寔天下之幸

高宗之安於和議而不思報復者其氣奪固也而其最受病處尤在志足其志足者何也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變人臣耳今雖稱臣金然猶人主也雖失中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其所有而恐失之者足于其所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倖而一捷益沾沾矣志益盈氣益索矣忠定深有見于此故未論其所以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畧而先奪其可喜可安可賀者而激其可憤可懼可虞者益欲高宗志先定于中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則事無不成之理也惟其志不定則着雜可以不成中原可以不復志不定則閑暇以和議爲得計奪李以退避爲愛君于是自南都退而至維揚自維揚退而至江浙未已也即明州汎海而不以爲勞于是新哀于佐讐之虜假道于僭逆之臣未已也卽受其鄙諭江南之名而不以爲耻此豈其心人後恬不知耻者哉彼固謂窘蹙倘庶有之材之數不知懷材抱義願爲國家宣力如忠定者又困于讒口雖于自明無因而後進此忠定所謂中興用兵止是一事其要在明賞罰別是非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而後強虜不足畏逆臣不足憂嗚呼其可謂知言也已公每奏悵悵以不失機會爲言機會失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自靖康顛覆以來其可以恢復者得此時耳有將相如忠定武穆可以恢復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生失機會自取陵夷嗚呼此元美氏之所以深思痛恨于高宗也　李友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琦州戴國士祈士較
宋　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嗣玄評定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紹興五年

臣綱言伏奉告命復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者禋祀合宮精意格于上下錫福寰海湛恩浹於臣與致茲皐戾之餘亦預甄收之列以榮爲懼既感且愧中謝伏念臣造道弗優賦材甚陋值國家之艱棘屬英俊以聚馳當聖主龍飛之初誤蒙首擧任大臣極隆之貴其敢雷同雖信古太過而欲爲曲突徙薪之謀故與物多違而每致跋胡疐尾之患奉身以退何補朝廷任道而行有同夢念一遭於軒陛忽九換於星霜適罹喜過之殃自貽伊戚免被舒乖誕之口難報此恩恍然若脫兎之投林老矣嗟病牛之臥塊窃真祠之厚祿已負素餐極秘殿之華資更慙非據切膺寵渥冞積凌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之公以慈爲寶陟降無私於好惡體貌不替於初終

濟事告成欲均歡於有衆皇恩廣被遂溢及於陳人臣敢不益堅葵藿之心期保桑榆之節望鸞鷺之清切莫陪北闕之班奉香火之榮歎願祝南山之壽臣無任瞻天仰聖戰越惶悚之至

親筆詔書

朕昨總戎事前臨敵壘治潛師之引遁勞戍役以言旋惕若恥躬懼茲多難聿求善後之計敢蹈護前之非佇訪舊臣屢形深詔卿首陳三策適投却敵之機繼上六條大開興邦之畧意拳拳而曲折旨稟稟而高明有發予衷如對卿語此乃卿精忠

許國誠節表時雖在燕閒之中不忘開濟之事肆披風蘊因致良規省閱再三嘉歎不已至若議和避地之失練兵積粟之方將議攻圍共期底績臨朝願治顧策慮之是資當饋思賢念話言之可想宜從疾置時告嘉猷終藉經綸之才助成戡定之烈故茲親筆以示至懷賜李綱

謝親筆表

臣綱言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無辭冒貢方厪蕭斧之誅宸翰載頒乃膺華袞之寵銘鏤奎璧之畫昭回雲漢之章蓬屋生輝臣鄰改觀中謝竊以人臣之言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而激切則有逆鱗之愆人主之聽不廣大不足以盡人臣之言而廣大則有盈庭之咎辭順理直而匪訐者言之善博詢精攷而不惑者聽之公自古所難於今乃見皇帝陛下惕戎壘之弗靖慨國步之多艱欲成捍禦強敵之圖故有詢訪舊臣之令而臣夙叨殊獎嘗忝近司淸問下詢雖願殫於千慮空言上達曾何補於萬分誤蒙睿慈親灑宸章褒以精忠之目許之時告以言鳳翥鸞翔筆勢妙追於古蹟風飛雷厲訓辭感動於人心顧臣何

人當此異數竊惟光武之親詔李靖奉太宗之手書如臣所蒙視古無愧刻之琬琰者聖君與善之誠傳之雲來見愚臣許國之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威能天縱盛德日躋招徠俊傑之謀協濟興王之運禮從微始豈若辛毅之先化不遐遺曲敦舊履之舊致茲榮耀曁及凡庸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素守冀憨定遠難致玉關之功老比營平願上金城之畧報恩有路矢死爲期

從來雖有蕭斧之說然無意義蕭斧當作齊斧古者遣將其斧鉞齋於太廟而後遣之所以重將帥之任也李又玄評

謝親筆劄子

臣綱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跪讀聖訓仰戴天恩涕泗横流精爽飛越竊念臣賦性樸鄙初無寸長誤被特達之知首膺眷愛之選待遇之禮超軼等倫犬馬微誠敢忘自效而臣許國之忠雖切防患之術實疎拙於謀身與物多牾乞骸罷政誣謗並興流言飛文汙涜天聽負憂抱釁不敢自明陛下察其心於群口鑠金之際薄其罪於衆人欲殺之時始終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肉骨之恩盡出鴻造永惟天地父

母之德非臣殞首捐軀所能報稱昨自去冬狂虜犯順戎輅親征海寓之情罔不憤激而臣不量淺短輒以已見陳防捍賊馬便宜利害以附伏蒙詔書特加奬諭迨至今春虜騎既遁又奉詔旨令臣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所以為善後之策者來上臣感荷大恩殫竭愚慮敢以區區管見冒瀆天聽議論迂疎文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補涓埃之萬一今者乃蒙聖慈親灑宸翰曲賜褒稱既日之以精忠又許之以時告不遺樸樕之意溢于訓辭顧臣何人可以當此銘鏤肌骨矢死不忘昔唐權德輿嘗讀太宗賜李靖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如臣所蒙於靖何愧顧臣苶然衰病未知圖報之所惟當十襲祕藏刻之金石傳示雲來使天下後世知聖君不忘舊臣樂取諸人以為善者如此臣已奉表稱謝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冒塵睿覽臣不勝感恩惶懼戰越之至

親筆詔諭 紹興五年十月起公安撫江西公先有辭免二疏故高宗以手詔起之

朕以大江之西俗輕而悍弄兵之寇無歲無之師旅荐興民益凋瘵肆圖舊弼往鎮臨之卿威名德望聳動一時風采想聞人自幘服起于閒散作我价藩匪惟指顧之間一變潢池之習先聲所暨諒

祈退衛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已任勿間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故茲親筆詔諭卿其悉之

辭免第三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傳奉聖旨以臣辭免新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允所乞臣已再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勉臣使行不必數有所請臣不勝感恩荷德惶懼激切之至伏念臣學術空疎才能迂拙嘗誤蒙於器使初不聞於歲時建炎承乏宰司

者僅七旬紹興將命荊廣者纔數月迄無善狀仰報
朔恩豈徒一誓而一非固已再奮而再躓自知淺薄
姑務退藏跡異義之雖微誓墓志同仲子但欲灌園
豈謂皇帝陛下曲軫深慈眷憐舊物起自閑廢之地
付以方面之權親灑宸章臨責丘壑隆恩厚德超度
等倫瑣質庸材益難報稱而臣衆毀所集憂患異於
他人多病交攻精力銷於往日經霜之葉望風而先
零傷弓之禽聞弦而亟隕畏首畏尾而身之餘者有幾
懼妻斐而心之慮者益深惟險阻艱難之備嘗宜恐
傷驚危之獨至使膺委任必致顛隮與其異時蒙曠

職之誅曷若今日被固辭之責力祈矜允不避再三
伏望皇帝陛下洞照悃愊無嫌反汗使安閑散深訖
孤蹤至於在畎畝而愛君伏嵁巖而憂世此則微臣
之素志豈以進退而異心閑寂之中思慮有得自當
獻進於君父庶幾以報於涓埃干冒天威俯伏俟罪

辭免劄子

臣綱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重寄臣以憂患之
餘早衰多病再具奏辭免乞寢成命未奉俞允今月
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賜臣德意
之隆訓辭之渥非臣愚陋之所宜蒙臣不勝感激惶
懼之至伏念臣久荷國恩謬被驅策備嘗艱險屢蹈
危機仇怨滿前得謗特甚皆緣國事豈有他哉一昨
靖康間金寇犯闕臣竊謂朝廷軍政不修故使夷狄
敢肆陵侮當治兵爲自强之計然後和約可成而主
和議者一切苟且目前不爲宗社生靈長久之策謂
臣異議遂成怨仇至建炎初遭遇陛下龍飛首蒙擢
用寘之宰司是時僞楚張邦昌以太保同安郡王領
尚書省臣竊謂邦昌已嘗僭竊位號豈可參與朝政
使四方解體上疏乞正其罪聖意開納邦昌謫授散
官安置僞命臣寮等第行遣而受僞命者復成怨仇

二怨合力致死於臣巧詆厚誣靡所不至加以危難
寡與忌嫉者多徒抱孤忠不能自達今者陛下察臣
於積毀薰灼之中起臣於遠屏閑廢之地宸章奎畫
尤責山林聖德厚矣而臣久冒風波之險實懷憂畏
之心啓處不遑進退維谷藉使臣力疾承命黽勉效
官遇事蓄縮無以自見豈不仰負陛下委任之意哉
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累奏力辭者非獨以犬馬之齒
衰負薪之病方甚之故也伏望聖慈哀憐更加眷
察許臣少安閑散保全晚節使仇怨者無以中傷則
臣感戴天地父母之恩隕首捐軀何足論報臣已三

具奏辭免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聰伏俟嚴譴

和議之誤㫖彰彰矣而受邦昌偽命之臣雖王恩者猶知惡之乃竟以二姦交攻使公孤忠莫遂甚矣闇主之不足與有爲也　李又玄評

謝親筆詔諭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特降親筆詔諭臣已望闕謝恩祗受告命訖者恍辭冒貢仰祈從欲之仁宸筆載頒誤被非常之寵天語丁寧而溫厚雲章燦爛而昭回久抱負薪之憂有稽祗命莫遂衛墻之請徒切覥顏中謝伏念臣奮自書生幸遭休運當聖主龍飛之日

定中興草昧之初傳選時髦首冠台輔外拒憑陵之醜旁祖定規摹內排僭偽之邪朋稍伸典憲荷知甚厚圖報未能責重憂深果自貽於顛覆才疎意廣終何補於涓埃賴皇明之燭幽脫讒波於濆死美名雖秩盡復青氊三徙一塵已甘白首敢意曆明之求舊加憐孤陋之投閑起自山林付以方面親御翰墨發爲奎璧之文光賁臣鄰增重藩屏之勢恩輝若此報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憂勤圖治念股肱之郡聿求共治之[illegible]葑菲之材不以下體而棄誕敷大訓式遂其行厲人集中外之殊寶繫鴻造自任以社稷之重其可易當臣敢不佩服深慈激昂晚節謹奉法而循令庶宣化而承流成象可觀幸仰窺於羲畫上章請覲願親奉於堯言

論金人失信劄子　紹興六年二月召赴行在面對說赴江西任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爲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輒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爲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恥而拒服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繇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

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回遹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𦯀然不知所伏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爲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爲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爲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爲久長之計一切有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爲梗然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反不肆侵

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皆降詔書諭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於夷狄耳淵聖奏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往爲兩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繇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哉虜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遂遷二聖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

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又以此名加於中國以爲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刧掠主人恃其凶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爲已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人橫逆君子猶以含默蓄之況夫夷狄强暴中國豈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爲壯曲爲老興師動衆奉辭伐罪以直爲先願陛下降臣此章與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振戡亂定功莫此爲先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直壯曲老韜鈐家能言之志爲氣帥不懾則餒非韜鈐家所深知也　李又玄評

論襄陽形勝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勢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棊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宣撫制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繇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爲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陝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

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遏僭僞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爲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嘗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毁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志於爲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擇形勝廣招納披荆棘立官府屢艱險

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募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通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請屯兵聚糧運漕爲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舡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

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公嘗論天下形勝以關中爲上襄鄧次之今以襄陽爲上者以兩河既失因時制宜也

論和戰劄子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橫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遊軼結騁說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橫人遊軼結騁說以連橫之說則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胷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爲群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橫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繇是言之爲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鄰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來休息兵革災患相卹慶賀相從夫是之謂和金人不然假和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已約和則又求釁以戰以此亡契丹而困中國中國爲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來持和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

至建炎以來見於文檄彼其待我者爲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爲自安之計其可乎況仇讐之邦不共戴天卑辭重幣秖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修政刑明賞罰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士氣既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惟戰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孔子未嘗不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脆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模有應變之方畧有擬議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

敵人有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係不可忽也今日爲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既修欲議恢復正當慮始慮卒預圖善後之策得某地當屯某兵用某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願無以細故動搖益務自治自彊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橫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金人每勝必和既和則又求戰以戰二十年來以此爲策具國中國而終莫之悟但不能默明眼人如忠定者耳以戰國之從横譬當時之和戰極確宋人議戰國策亦咲連衡之愚而且戰且和卒無定計者不能堅忍而爲綱故所搖也　又玄評

論財用劄子

臣竊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祿有以見朝廷財用之闕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憂勤無燕遊玩好之娛六宮戚者無横恩濫賜之費執政常虛侍從多闕省臺寺監之官未嘗具員而財用闕乏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貲故耶臣竊觀近年行在禁衛之兵與夫諸將屯兵於大江表裏不啻數十萬人日有食錢月有傣料時有激賞犒設凡數倍於承平無事之時而戶部歲入常賦無承平三分之一朝廷所資催貨亦頗有入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累歲帑藏遂虛無足怪者戶部調度不足則仰給於朝廷朝廷支降不繼則責辦於州縣雖陛下屢降寬恤之詔不許歛取於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於民曷從而得降官告給度牒理積欠賣戶帖名雖不同取於民一也方今民力凋弊取之不已物力耗屈人心驚疑非長慮却顧之策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非義不理興師動衆奉辭伐罪非財不

行今陛下張皇六師恢復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足將何以充濟大功昔太公佐周而立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明取予之權范蠡霸越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輸之事近世有唐自天寶而後兵爭不解肅代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滉之流皆通於財計權百貨之低昂籠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歛於民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其術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委官考劉晏韓滉事跡可行於今者條具進呈試採其說擇有心計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用於戶部常賦朝廷榷貨外別須封椿專以養

兵而佐中興伏惟陛下裁幸

論營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總治之可謂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亦莫難於營田何哉耕闢疆土教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戰此所以莫利於營田也開荒墾廢必有其人若籍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蕪況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久習驕惰但知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於南畝勢必不能而又牛具穀種農家所須皆不可闕勸懲

勤怠督視耕穫必須親臨取予有術其利猶在數年之後此所以莫難於營田也臣愚謂宜令淮南襄漢宜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之民厠出文牓厚加撫循有來歸者擇用土給牛具貸種揀使之耕墾荊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其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振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取其半罷給錢振則所謂知予之爲取政之寶也凡此數者皆措置之大槩其詳須畫一條具立爲成法乃爲長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何補於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路營田使司各具利害申朝廷斟酌其宜而推行之庶幾有助養兵之費不勝幸甚

忠定公營田之說能行于紹興則足以禦金人董崇相營田之功不羅于天啓則無憂乎奴殤良法已行美利已見又群囂而旁撆之階厲爲擾自昔已然　鄒又玄評

論虔州盜賊劄子

臣契勘本路虔吉二州民素強悍狃於爲盜結集兇黨動以萬數千百爲群頭項不一出沒江西廣東福建數路作過雖朝廷節次遣兵或招或捕至今徒黨

依舊猖獗全未平殄多於虔州管下諸縣擇要害地建置寨柵蜂屯蟻聚窺伺間隙攻陷州縣殺戮生靈擄掠財物爲害不細一路官兵進討則散入他路諸路官兵進討則深入巢穴依負險阻卒難討蕩官軍既退則復出爲惡習以爲常而又諸路軍馬無所統一作前作卻心力不齊非設方畧使諸路之兵節制歸一難以成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西廣東福建三路軍馬一應節制諸路各應副錢糧江西兵屯虔吉州廣東兵屯循梅州福建兵屯汀州禁其出沒抄掠因利乘便會合掩擊討蕩巢穴勦殄積年逋誅

之寇或因兵力招撫出降以次酋首并强壯人充軍前使喚使數路良民早得奠居不勝幸甚

國朝於廈州置節鎮正與公意合但節鎮難其人耳　李又玄評

論福建海寇劄子

臣契勘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刦掠沿海縣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得動以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豔皆有傚做之意臣恐自此為患未艾蓋緣兩路帥司並無戰艦水軍遇有海寇坐視猖獗不能進討止是於沿海擺布些小兵卒為保守之計賊船來去近

遠不常並海之民罹其荼毒擄掠船艦既多愚民嗜利喜亂從之者衆將浸成大患如晉之孫恩不可不過為之備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常存兵於兩路鎮壓仍下逐路帥司委以措置戰艦招集水軍水夫常切教閱令士卒習於風濤之險以水夫駕舟以官軍施放弓弩火藥雖賊櫂飄忽可以追逐擒擊殄滅一兩頭項則餘人有所忌憚不敢覬覦妄作庶幾海邦之民得被朝廷大賜不勝幸甚

以作賊得官嗜利喜亂之徒其歆豔固宜此今日招安盜賊明驗也必威足以讋使懾而自歸恩足以不挺而走險于武震庶毋須乎　李又玄評

論常平劄子

臣聞火旱金穰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無水旱而能不為水旱所困者人事修而蓄積備也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況年歲之儲尚有關乎祖宗常平之政寔用古制豐年則增價以糴不使傷農凶年則損價以糶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饑困之患勑令備具禁制嚴密誠良法也建炎以來罷提舉官而以茶鹽司兼之奉法不謹浸以隳壞常居諸色錢物州縣那移朝廷剗刷所餘無幾豐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糴凶年民有饑色則無

米以糶法存而人不舉可勝歎哉去歲之旱縣亘數路江湖為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民之流移而無以賑貸則常平之政不修之過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改提舉茶鹽官為提舉常平茶鹽等事勿使視之為兼職恬不加恤責其遵奉法令不得少有違戾自今州縣不得那移朝廷不復剗刷依舊推行糴糶之政敢有違戾重寘典憲庶幾良法復舉民受其賜天下幸甚

議迎還兩宮劄子

臣伏覩陛下近降親筆詔書令道君太上皇帝孝慈

淵聖皇帝鑾輿未還久困沙漠陛下欲盡爲人子爲人弟之道而未可得辭旨懇惻讀之者爲流涕臣竊仰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思慕之極見於顏墒誠意格天天必從之兩宮雖遠安知無可還之理然議者或謂二聖還則難於所處臣竊以爲不然昔漢高祖旣定天下太公猶存高祖曰定天下者我也故太公稱太上皇韓安國援此以說梁孝王使知帝王無私天下至公之道萬世之訓也方宣和末金寇犯闕道君不能禦而遜位淵聖及靖康末金寇再來淵聖不能保而遠狩絕域僭僞之臣易姓建號宗社顛危

天下反覆賴陛下總師于外億兆推戴受天眷命入繼大統守宗廟社稷爲神明萬物之主迨今十年國勢粗定此陛下之功也況將恢復區宇剪屠鯨鯢使中國再安二聖旋軫爲宗社無疆之休哉正當盡爲人子爲人弟之道問安視膳先意承志極四海之奉致天下之養使薄海內外歌詠歎仰而吞裕無窮豈不韙歟臣聞至誠感神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古帝王稱爲達孝無如帝舜者臣願陛下夙興夜寐齋明盛服禱于上下神示惟以二聖早還爲祈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

摠覽萬機惟以何施何爲可以還二聖爲念則神明之所陰相必有合天人之願者矣昔申包胥聞伍員有亡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於秦廷以乞師果復楚國狄仁傑諫武后之事於廟南江中其後卒復唐嗣乖祚三百四夫之志其烈如此況於陛下履帝王之位躬孝悌之德欲救父兄於漠北苦寒之鄉天地神人其所佑助宜如何哉昔太公爲楚軍所獲高祖兵振太公乃歸陛下誠能爲自治自强之計國勢日隆臣將見如侯生之流纔煩往說迎還兩宮仰副陛下之盛德必不乏人矣臣以愚惷干冒天威不

勝戰越取進止

二帝之還不在朝所久請而在所施所爲冀
高兵振而太公自歸其明驗也于此深得
北意
晉惠公爲泰所執使人歸告卻呂曰孤雖歸
羣社稷矣其上策也寧此觀之則知聖歸
亦不難于所處矣此古今不易之理也

辯余堵事劄子

臣伏見靖康間結約余堵事近年朝廷士大夫不深知其故往往追咎以爲失策又以其事爲專出於臣此所謂見影而吠聲者也臣請論之余堵者耶律氏之尊屬也實掌契丹兵柄天祚失德人心離叛余堵欲立其子所謂晉王者以靖國人未果而女真之變

作余堵將兵于外以禦之其謀頗泄天祚誅晉王及其母余堵聞之不敢歸國遂從女真方粘罕之圍太原也余堵在其軍中因使者蕭倫等來使達意於中國欲援立耶律氏且為內應是時那倞張據館伴得其言奏聞淵聖宣諭宰執僉謂國家自澶淵以來與契丹盟好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受其賜古所未有一旦見利敗盟遂有金人之禍非援立耶律氏以合天心禍難未已且謂使謀雖泄亦無甚害正欲間之使燕人德我而金人疑燕如高祖使陳平間楚之義淵聖以為然得旨令宰執召使人會議翌日宰相徐

處仁吳敏知樞密院事臣綱門下侍郎耿南仲中書侍郎唐恪尚書右丞何㮚同知樞密院事許翰皆聚於都堂召使人蕭倫等并館伴官那倞張據河東轉運使張灝皆使與議詢其說與那倞張據所奏之說合宰執因以朝廷之旨諭之以答其意是時雖屏堂吏而與議者衆其言頗泄於外士大夫多知之其後臣被命宣撫兩河得淵聖親筆令援立契丹招納李嗣本等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屬官唐大和主之皆得其要約何獨余堵哉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耿南仲之論中變臣亦以疾丐歸其事遂寢今唐大和猶存可召問也靖康之末言者乃以余堵之事歸罪於臣士大夫不知本末從而和之因敵制謀結約離間此兵家之常事昔高祖與項籍爭天下則遣隋何說其諸將使背楚而歸漢仁宗欲制西夏則遣种諤間其族用事酋首後皆得志奇謀祕計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今朝廷方合衆智屈群策制敵國以圖大功計謀未可廢也臣恐議者猶援余堵以為言使智慮之士懲創畏縮不敢盡其謀畫非計之得伏望聖慈與大臣熟議凡獻策者察其事宜如可採用一切推行後有顯效優加旌賞庶幾協謀併力可

為中興之助取進止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緝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謝賜玉鶻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玉鶻馬一匹臣已祗受訖天庭入覲懇非季子之歸御廐呈材濫受康侯之錫寵踰其分愧溢于懷中謝竊以晉文多修扞之功乃被周王之賜子儀有戡定之烈是膺唐帝之恩

顧臣何人亦與茲數去軒墀而戀寵昇牧圉而增榮秀骨蘭筋騰驤磊落殊形逸態倜儻權奇鍾流雲飛電之姿有超山跨谷之足宜膺駕御節以和鸞以昇瓊材寶調非稱此嵩伏遇皇帝陛下法天臨下以道觀能起臣於閑廢之中賜臣以清燕之對禮加三接恩解左驂憫其驅馳之勞予以安閑之乘而臣衰頹已老結約㕓奇修飛戈矛莫豫宣威於沙漠歸于丘壑終期解縱於渭濱

論進兵劄子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內殿三賜引對諏遠之跡得望清光於咫尺間從容移時仰聆玉音俯賜慰卹臣子之情不勝欣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拙訥敷奏迂疎猶有未能盡其底蘊者敢昧死以聞臣本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見朝廷軍政不修致有夷狄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爲自治自強之計非兵不可昔蘇軾當熙寧元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今日則必以兵爲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千緒萬端有奇有正變通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於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

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故昔之善用兵者料簡至精率能以少擊衆如千將鏌鋣迎刃而斷莫之敢攖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語哉王邑百萬而破於光武之三千苻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又況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務并吞初不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也冗食既多坐耗國用疲勞非簡遇敵先潰一大將連十數萬之衆

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適爲敗擒故昔之善將兵者或深謀於己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士皆莫能知此深謀於己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之遂傳檄而定燕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己則堅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遮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鑼鳴鼓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今之大將號爲出群帥之右

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虛心下士以謀爲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豈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奔潰閒有累布行陣爲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豈[illegible][illegible]遠哉魚麗偃月平銳曲直陣形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爲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昔北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爲三覆以待之衰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古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爲先山川林莽薈蔚深密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薄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應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膚駭狼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

與敵相遇惟務力爭不求謀勝雖有小獲未聞有能大殲醜虜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彭英盧如指蹤獵狗而得歡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臣荷恩之深嘗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狀置時告嘉猷之語

苟有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爲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擅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説有聚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闢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爲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户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户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數配下户絶食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屈

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魚鼈無生養之理爲父母而日朘其子飽腹心而自戕其肌欲求久安其可得乎昔唐德宗急於用兵而有除陌税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爲鑒此未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餽粮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軍旅之興粮餉爲先而去季自江以南縣地數千里適有旱災粒米惟艱穀價翔踊饑民餓莩相望於路雖浙西號爲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廷糴買數目雖多亦未必能豐衍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粮於敵臣竊以爲不然使敵人聚粮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爲我有粮道不繼爲患甚大若欲取於偽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遺弔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所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興舉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於戰陣之際國家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如奕棊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制輕

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今朝廷興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内輕指大臂小平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却敵哉兵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罄所有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兵家之事行詭道鷙鳥之搏必戢其翼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欲敵人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爲備乎欲敵人之不爲備乎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然既有

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説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於泜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既行宿衛单弱肘腋之變不可不慮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謀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

二夫勝負兵家常勢勝之非難持久爲難藉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此當善後者一也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援護之乃可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塗炭屠戮使兩河之民絶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爲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奕者其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先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爲善後之計者宜如何哉此當善後者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漠北出自睿斷圖此武功事勢既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既修莫若小試勤兵於山東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賦稅頼之以爲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爲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蘇海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至計也臣蒙陛下

面諭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爲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潰之虞猶未易也金百鍊則爲精金卒百戰則爲精卒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氣百倍乘破竹之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義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夷獫狁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鋭飈舉電發然常武之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爲主也夫其進鋭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方强志慮太鋭一有挫

卹遯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高祖與項籍戰其丧
師跳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
相之告宣帝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
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
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
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
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
兵以義起以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
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
中與聞國論當是時豈不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南

留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
聞之士大夫亦頗得其梗槩矣臣素以治兵爲然豈
不願戰但亦欲戰得其是則中興之業自玆以始夫
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戰則勝以守
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惟
覬一有蹉跌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
算取勝而無爲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取進
止

進取之序先山東而後京西此所謂攻其瑕則堅者瑕也圖善後之策使兩河之民不虛遣督戰之將排用狠之說使偽地之民不若堅從賊之心此所謂以天下爲度也公固主戰者也而務持重多算遲籌制勝所繇與好勇倖功者異矣天下士民無不願戰勝獨主和者袖手旁觀惟覬一有蹉跌以售其說主和者之肺肝其足食乎

李又玄評

謝到任表 紹興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到江西境受帥任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
營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交割職事訖
者起膺分閫濫當江表之十連入覲行朝謀叢晝日
之三接祗奉丁寧之訓敕敢辭疲役之驅馳已見吏
民布宣德意中謝伏念臣駑駘陋質樗櫟散材叨考受

於風雲感會之初迄無善效備使令於盜賊披猖之
際頗著微勞甘心流落者十年徧嘗艱危者萬狀玆
蒙起廢來從寂寞之濱更許造庭賜以從容之對撫
勞優渥寵賜便蕃凡鑠金銷骨之謗誣皆見睍從風
而散釋迨承臨遣深軫皇慈乃眷大江之西近接長
淮之境屢更兵火繼以旱災流移衆而田萊多荒科
斂煩而物力耗屈欲禦寇則軍馬單弱將養兵則帑
藏空虛疆埸弗寧盜賊未殄付以捍患禦災之政宜
得通方適變之材顧臣何人乃預玆選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日躋盛德天覆群生既諒臣之忠誠兮

以要害之地欲試臣以民事乃任之以艱窘之時而臣命蹇數奇材疎志廣終始維持於一意俯仰無愧於此必使足食及兵而可爲盡瘁敢忘於夙夜儻求牧輿務而不得乞骸願返於山林

論賑濟劄子

臣昨者入覲伏蒙聖慈宣諭江西旱災饑民闕食使之推行賑濟及至境上又奉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天意敢不夙夜自竭以奉詔旨自到本路與監司協力行移州縣凡有流徙闕食之民通融斛斗盡令

給米救養共賑濟五萬九十二人又給曆州縣遣官簡察令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米麥穀二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石五斗其間亦有願入米麥以助官中賑濟者臣已各項開具數目別狀奏聞訖契勘本路連年旱歉去歲尤甚臣到任之初米一升價錢至一百三十四文近來雨澤霑足早禾已熟米價頓減新米一升止四五十文將來秋成决有可望之理此蓋陛下勤恤民隱至誠惻怛聖德感召和氣之所致然今春小民乏本田畝有不曾種蒔者甚多人情方蘇未宜重取更望朝廷寬假有以涵養之乃爲得計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前日旱暵安知不爲中興之資在陛下特加聖意而已干冒天威不勝戰越　存此以見當時民困乃至如此

乞差軍馬劄子

臣竊見江西路環數千里爲郡十有一爲縣五十有三控引荊湖襟帶吳越爲上流重地去淮南京西道里不遠平時商旅繇獨木渡江自光蔡以趨洪都最爲徑捷當六朝時九江豫章皆重鎮屯兵選帥以臨之今朝廷保據江左審察形勢知此地之要害故與江東荊湖皆置大使付兵二萬假以重權錢糧優裕

賻養不闕所以崇屏翰之勢爲長久之策也近年以來軍馬撥隸他將錢米隨亦轉移疆埸蕩然無捍禦之備倉廩枵然無蓄積之資而猶建置大帥是有名而無實其失本意遠矣且以江東荊湖論之建康有張俊一軍當塗有劉光世一軍武昌有岳飛一軍猶足以耆張軍聲以爲翰蔽江西一路獨無兵將於江上下千里之間殊乏控扼使敵人不來則已如其果來必乘間擣虛則無如江西者矣譬猶邪氣之傷人必竊間隙盜賊之妄意必出無備豈可忽哉臣昨者入對嘗具劄子乞元降畫一指揮軍馬錢糧之半伏

蒙聖慈察見本末有矜從之意降付朝廷至今未蒙
應副臣非不知方朝廷措置准甸恢復京東西未暇
及此然但知進前不知備後非策之得也今沿江所
屯數十萬衆摘萬人以爲一路根本似未爲多臣昨
自行在將帶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分遣討捕盜
賊已差出三分之二見今諸郡竊發者紛紛未已正
緣兵力單弱不能鎮服所致而欲使之捍禦大敵豈
不難哉雖依近降指揮招補闕額禁軍然未經訓練
何可倚仗非得正兵相兼使喚決誤國事又舒蘄黄
三州實爲江西屏蔽見聽本司節制亦無軍馬内舒

州隸劉光世蘄黄州隸岳飛臣近已具奏問乞於劉
光世軍中摘那二千人屯駐舒州於岳飛軍中摘那
四千人屯駐蘄黄州緩急聽臣節制亦未奉指揮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下都督府如臣前奏所乞差吳錫
等軍一萬人充江西大使司軍馬仍令劉光世岳飛
分兵屯戍舒蘄黄州與江西相爲表裏庶幾敵人不
敢窺伺一路生靈恃以無恐不勝幸甚臣以衰病難
當重寄已具奏乞依舊在外宮觀差遣必冀矜從然
不敢以將去之故不爲國家深慮至計伏望聖察
以千餘之軍遣三分之二分捕盜賊每郡不過數百人而所向有功則公之成功奇而用

必者矣

李又玄評

應詔條陳七事奏狀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地震求言雖芻蕘之微亦得上
達況臣嘗備近司荷恩隆厚受知特深苟有所見豈
敢隱默輒罄狂瞽冒塵天聽伏望聖慈特賜睿覽謹
條具奏聞

一臣聞地道積陰以靜爲德理不當動動必有變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聖人必謹而書
之者志變也漢唐以來或頻年震或一年數震
變不虚發其感召之因皆有所自可攷而知邇

者六月乙巳地震于駐蹕之所陛下克謹天戒
降詔求言誠得警懼修省之道然臣聞應天以
實不以文天人一道初無殊致唯以至誠可相
感格臨變而懼變已則忘有畏天之言無畏天
之實皆不足以銷弭變故導迎吉祥凡以無至
誠惻怛之意故也夫夷狄兵革女子小人皆爲
陰類願陛下致察於數者之間每事致戒則天
災爲祥何難之有昔成湯遇旱禱於桑林以六
事自警而雨澤隨至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
誣也臣願陛下凡應詔上封事者特加省覽其

言可採降旨亟推行之不必加賞夫忠義之士
有愛君憂國之心者但以言聽計行爲志豈待
賞而後勸哉至於草茅疎遠不識忌諱論議激
訐亦望容貸以來直言日慎一日不以天地之
變爲出於偶然如日月之餘既過則怠於修省
此乃所以爲應天之實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聞諸道塗車駕將有建康之幸旣降旨以
趣營繕又具例以勑百司此誠甚盛之舉然日
俟一日未聞下戒行之詔豈猶有所疑而未決
邪夫建康在東南爲形勝之地在今日爲不可

不駐蹕之所臣嘗條具奏聞屢矣天時地利人
事皆當捨臨安而幸建康比者地震不在諸郡
而在臨安不在他所而在宮禁此無他天意欲
陛下有所遷動避危以趨吉而已夫懷土以安
實能敗名昔公子重耳安於齊子犯謀醉而遣
之自齊適秦秦伯納諸晉遂成霸業今陛下久
駐蹕臨安躊躇未遷無乃有安之之意邪不然
天意何以丁寧告戒之若此此天時之不可不
幸建康者一也臨安褊迫偏霸之地非用武之
國又有海道不測之虞爲若建康襟帶江湖控

引淮浙龍蟠虎踞自古稱爲帝王天子之宅此
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二也諸將重兵已皆
分屯淮泗陛下時乘六龍躬率六師進臨建康
則將士之氣百倍其勇號令賞罰皆出睿斷人
人願戰前無堅敵與夫深居而遥制豈可同日
而語哉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願
陛下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援龜而決早降詔旨
以慰士民之心庶幾中興之運不日可致伏望
睿神幸察
一臣竊觀古之善治兵者必多其將之員數而少

給之兵所以爲臂指聯屬易相運動之術漢光
武之二十八將是也又必重內輕外以爲强本
弱枝表裏相濟之術唐府衛之兵是也祖宗制
兵每將不過五千人其不隸將者每指揮不過
五百人有事則臨行陣無事則歸營壘此得所
謂多將員而少給兵之法盡屯天下重兵於京
畿足以制四方州郡之兵又設禁旅拱衛王室
此得所謂重內輕外之意海內平定幾二百年
靡有兵革職此之故今陛下奮皇武以圖恢復
之烈盡以重兵分隸諸大將多者至十數萬人

平居已不能運掉而況於倉卒擾攘之際乎宿衛单弱初無正兵緩急何以衛宸極而禦外侮此臣之所以夙夜寒心者也雖陛下恩信足以結之威德足以服之手摀指顧莫不從令然立國之道當爲長久之策恐不應如此臣愚伏願陛下常留聖意偏裨中有可用者親加識擢漸付以兵使自成頭項以備緩急兼策或收召舊人或選擇將士廣置禁旅更番宿衛使爲天子正兵考漢唐之舊制遵祖宗之成憲稍復前規銷弭後患以早致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聞兵法欲致人而不致於人此猶弈家之爭先法耳故善弈者之置子必能制於數路善兵者之禦敵必能禁其四出今諸將大兵列屯淮泗又以宰相督之可謂重矣敵人亦必聚其犬羊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願詔劉光世專事陳蔡岳飛專事唐鄧使敵人分兵以拒我則淮泗之力紓使不能分兵則乘間擣虚吾無遺策矣今劉光世軍已進據合淝而岳飛大軍尚留武昌未進誠恐緩不及事坐用錢粮未見其可伏望聖慈特降詔旨督促其行庶幾不失機會今冬可無衝突之虞願加睿察

一臣聞行師用衆根餉爲先雖有堅甲利兵非粟無以戰雖有高城深池非粟無以守有國家者無三年之蓄曰不足而況於月支日給乃旋爲之計乎去歲旱災之廣縣地數千里穀斗有至千餘錢者常賦損於蠲放漕計困於轉輸常平義倉匱於賑濟公私枵然皆無儲蓄使今秋復繼之以水旱其何以堪所幸天道佑順雨暘時若遂成有年江浙閩廣悉皆登豐目今米價已

賤將來穡事告成粒米定須狼戾此誠朝廷廣糴儲蓄之秋也昔趙充國討先零嘗謂塞下糴四十萬斛賊豈敢動我繇是觀之國以兵爲命兵以食爲天何可少緩夫穀太賤則傷農乘登豐之歲以善價廣糴官有儲蓄而農不告病是行一事而兩利也竊見近降糴本付轉運司限數收糴固爲得策然轉運司不過分降諸州諸州不過分降諸縣諸縣不過敷配人戶强委之直而責其粟則是有和糴之名無和糴之實非計之得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諸路州

郡以轉運司所分糴本專委官吏置場收糴其
初即以善價取之民間量增分數嚴立約束使
無邀阻廉費則人戶商旅自然樂輸數百萬斛
不難辦也如時民間唯患交子恐難行用今朝
廷旣改交子之法以爲閱子即與見錢無異自
可通行唯官告勅牒須勸誘上戶使之入納亦
乞令州縣以勸到見錢付之糴場使之收糴庶
幾革近年科糴之弊公私兩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近年以來委辦州縣或製造器用
或收買物色期限太嚴督責太峻州縣官吏不

敢申明如期應命但欲塞責而不爲長久之計
遂使公私皆受其弊而卒無補於實用如福建
之刱海舟製造滅裂尋即損壞廣南之買耕牛
道里遼遠率多斃踣此皆所費不貲無益於事
不可不察也夫創造不精曷若買舟之可久遠
致多斃曷若厚價以招來雖有所費蓋不得已
如其不然所傷實多方朝廷用兵之際財賦窘
迫豈可不計較愛惜而耗盡於無用之地哉臣
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朝廷拋降製造收
買物色或期限太迫或土產非宜並許州縣申

陳利害從長相度以聞朝廷更加審察而施行
之庶幾公私兩便無虛費而有實利天下不勝
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前此數年專以退避爲策亦不責
州郡以捍守又降詔旨許令保據山澤以自固
城壁守具率皆不治循習既久往往以修城壁
爲生事建議官吏反受罪責如連南夫以修泉
州城委官體究裴廩以修衢州城重加貶黜州
郡望風畏縮無敢復議修城者夫以偷惰苟且
之習而重之以朝廷威令其誰敢復冒罪責而

建長久之計乎臣恐自此州郡城壁壕塹頹毀
湮塞不復修矣今與僭逆之寇壤地相接無數
百里之遠而沿江表裏數十州郡朝廷所恃以
爲藩籬者蕩無城池可恃以守卒然賊馬警急
迫摩封疆不知何以禦之此臣之所不能曉也
臣愚伏望聖慈特加省察令朝廷熟議如捍禦
之計非城池不可即乞降旨明告中外以昨來
罪責官吏自緣擾攘非以修城之故應沿江州
郡候今冬農隙許之漸次修築城池建置樓櫓
之類朝廷特與應副庶幾可保之計假備進討

之策可行天下不勝幸甚

以正兵屯淮淵以奇兵擣京西使彼分兵則淮淵之力舒彼不分兵則擣虛之計得此理易見而不能用者殆有膚儒之見宅于其胸故惝疑莫决耳　李又玄評

車駕巡幸江上起居表

臣綱言伏覩進奏院報九月一日車駕進發巡幸江上者鑾輅順動法天道以省方霊旗指麾慰民心而伐罪號令所及呼舞惟均臣綱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孝悌通于神明覆戴侔乎天地念父母之辱欲救之於闗河萬里之間憫烝黎之難將拯之於塗炭十年之後揆之公論斷以必行方其發軔

之初已有中興之象勞軍細柳想按轡而徐驅督戰澶淵宜應弦而遠遁凡爲臣子咸願翼從況臣嘗備近司最蒙殊獎守藩條於外服莫陪羈靮之餘望日御之所臨徒深葵藿之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遣左宣教郎本司幹辦公事臣羅薦可詣行在所奉表起居以聞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臣近嘗具奏論諸帥重兵盡屯淮上虜僞亦必聚其犬羊之衆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慮宜詔岳飛進兵可以得志近據岳飛公文分遣兵將收復鎮汝軍商號等州殺獲甚衆所得粮儲不貲頗如臣之所料然臣竊謂大兵弔伐當以招納爲先不在廣行殺戮收復境土當以保守爲上不在亟務攻取願詔諸帥約束將士使明知陛下之德意則中原士民日傒王師之來響應影從大功易集臣又聞虜僞相與定謀不爭城邑縱我師使深入而斷其歸路使果出此不可不戒願詔諸帥以持重用兵勿爲利誘而墮其計中則師出萬全區區愚慮庶有補於萬一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僞境本吾境而僞境之民本吾民也弔伐以招納爲先不在多殺復境以保守爲上不在亟攻藹然王佐之言　又玄評

乞罷江西帥劄子　乞兵二十上竟不報故乞罷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惟負瀆死有餘罪伏念臣鄙樸無取誤蒙聖恩起廢於十年流落之餘畀付以一路兵民之寄夙夜黽勉期稱所蒙適丁僞虜倡獗之秋當爲防冬捍守之計而臣本司軍馬盡已撥隸諸將沿江千里要害之地初無數旅控扼之兵累具奏陳未蒙差撥今者邊郡探報羽檄交馳朝廷行移星火緊急皆謂賊馬屯聚將爲擣虛之謀惟臣本路空虛初無禦敵之具儻使犬羊之衆來犯封疆則夫

士民之心何所倚仗臣已再上章疏控告朝廷乞摘那都督行府之偏師及勾抽福建廣東之半將濟此危急庶能保全臣聞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帥守江西臣之職也朝廷付臣以一路委任重矣不知緩急之際責臣以守乎不責臣以守乎責之以守則必與之以可守之具不責之以守則非獨朝廷今日事體不可如此亦非臣平日之素志也如蒙朝廷俯從危懇使兵力粗可支梧則賈誼所謂守圉捍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者臣雖無似竊庶幾焉儻或所陳不合廟畧即乞朝廷以臣不

材先次罷黜使得歸老山林保全晚節亦臣區區之至願伏望聖慈特降睿照憐臣堅請力爭蓋憂於謀國察臣雖進易退非薄於愛君早賜矜從以安愚分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

論擊賊劄子

臣竊觀自古用兵者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曹操袁紹官渡之事是也王師與虜偽相持於淮泗間幾半年矣前日岳飛之舉我出奇也惜乎以錢糧不繼而勾回軍馬未能成功今日賊馬渡淮彼出奇也若能設策破之則奇反在我臣願陛下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蘄黃間約岳飛兵相爲掎角以夾擊之期於必勝以復陳蔡則淮泗之師亦當自解大功可成至於江南屯兵控扼以捍奔衝自是一段不可闕也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取進止

彼出奇而我能設策破之則奇反在我此基家換先法也古兵法多出此須人不悟耳

再乞罷帥劄子

臣近者冒萬死干天聰乞罷臣江西帥任依舊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未奉俞允伏念臣材能無取誤蒙聖恩帥守一路夙夜黽勉願效涓埃以圖報

知遇之萬一而臣自今春入覲之初即論本路爲上流重地去敵境不遠朝廷建置大帥付兵二萬人近來撥隸他將靡有存者緩急不足以折衝禦侮鎮服一方乞差萬人庶可集事伏蒙宣諭以臣言爲然既而降付朝廷止是關送都督行府累具利害申都督行府止云見議遣兵自春徂冬初無一人一騎至者方用兵之際邊報警急之秋付臣千里之寄而軍馬單弱曾不足以薄具防守臣雖至愚豈敢貪戀寵祿虛任重責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乞歸山林非獨以衰年多病不任繁劇之故也重念臣自靖康以來爲

國深慮心之精微衆人不逹皆以主戰歸之姓名誤
落於虜中尤爲敵人之所不喜使其知臣堀守空城
於此無兵可以爲用其致寇必矣如臣者固無足道
然嘗爲大臣被遇三朝使失守殞身上累國體雖死
不足以塞責伏望聖慈哀憐特降睿旨簡會臣前奏
所請宮觀或致仕早賜施行臣不勝幸甚

付公以當一面而無兵無將無錢粮而使之
忍一路之憂責廟堂諸人不足惟張德遠欲
不應尒
李又玄許

乞差發軍馬劄子

臣伏准御前金字牌降下樞密院今月十七日劄子

以臣乞除在外宮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備奉聖
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仰荷聖恩但深感涕伏念臣
材能無取誤蒙擢奬起於閒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
夙夜黽勉願效涓埃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到本路
適當旱暵闕乏之餘金穀細碎皆躬親料理粗能支
梧應岳飛大軍錢粮亦不敢闕乏建置營房修葺城
壁制造器甲安集流移招捕盜寇皆稍就緒惟是軍
馬單弱不足爲一路防守之具自非朝廷應副則新
招烏合之衆何足倚仗累具奏陳未蒙差撥近者邊
報警急賊馬渡淮侵擾淮西州縣沿江一帶要害去

處並無控扼人情震恐臣深慮倉
與其無兵捍禦受失守之誅曷若
之討情迫辭切日虞譴訶豈謂皇
憫其拙直既賜以詔書不容遷去
別作施行雖父母之於子恕其愚
也今者王師大捷賊兵遁逃固足以
中外之慶然月始初冬解嚴之期尚
虜之衆尚多正當益虞大敵愈修
防之地持勝爲不可勝之謀用臣
江西一路尤今日所當留意也臣

之後便謂可以無虞兵馬不必調發
則非臣所敢知也伏望聖慈速降處
馬早賜施行及臣所乞李貴韓京一
請庚衆捍禦有備可以輯寧一路仰
軀終冀矜從得安閑散干冒宸聰無
至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臣伏覩樞密院劄子行下捷報劉光
等大破僞齊賊馬於淮淝之上斬馘
遁歸淮北此誠陛下天錫勇智道兼

恩威並行所致露布所傳中外同慶然臣竊見間探所報僞齊乞兵於虜人其統領來者如四太子龍虎大王渾女渾金牌郎君之類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止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獪選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惰則爲患有不可勝言者加以時方初冬去解嚴之期尚遠合當措置防守去處更宜嚴爲之備伏望聖慈降詔諸將既加奬諭又戒其無以戰勝而驕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

其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萬一虜騎衝突遭吾術中王師能取勝於金冦則恢復之功在此一舉不再籍矣臣以迂陋疎遠輒議大事罪當萬死伏望聖慈特加睿察取進止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二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皥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筠州龔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許定

謝奬諭表

臣綱言伏奉詔書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特加奬諭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臂言上達方虞出位之誅温詔褒敷更被自天之寵戴惟明冐深切凌兢中謝伏念臣識慮迂疎材能蕭薄所願學俎豆之事

未嘗讀孫吳之書偶當戎事之艱危輒整愚悰而忖度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苦口逆耳之言多亮之者謂懷匪躬之誠笑之者謂犯斯辱之戒但知自竭豈暇恤他正如野老之獻芹敢意聖君之釆菲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嘉其千慮一得之愚奬以細書十行之札褒踰華衮賜重萬金蔀屋爲之生輝士民忽焉改觀臣敢不激昂素志砥礪孤忠益思料敵制勝之謀以助禦侮折衝之討霆旗所指方勤燕山之銘豈不可磨願撰浯溪之頌

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苦口逆耳之言多是千古忠臣小影惟不從統則自然后從諫則

聖是千古英主貽
貽李又玄評

再陳巳見劄子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奬諭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伏念臣欽降寡聞初無智畧徒以誤膺知奬實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冒屡聽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不惟恕其狂愚又復奬以優詔顧臣何人可以當此惟知自竭以報鴻私臣竊見國家與虜偽相持累年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蓋緣六飛親

臨將士用命之故儻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淝水之師安能既退而復進變敗而爲成哉前年親臨則虜騎宵遁今年親臨則偽齊奔北其效昭然可見臣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獅令王師士氣益振則雖黠虜陰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遁屈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楚以亡真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斷以不疑布昭聖武以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國家近年以激勸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今軍推賞習以成例皆藏爲底今者諸將成捷當行慶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而勸者推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厚賂賻贈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昔勾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先封雍齒而反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

戰勝不計首級乘勢殺敵加轉巨石於萬仞之巔以摧枯朽此用兵要訣也然全軍推賞則濫賞之弊滋要在有術以稽之總在統帥得其人耳　李又玄評

奏陳生擒偽齊賊衆劄子

臣竊見近日諸將獲捷其捷報内並稱生擒偽齊賊衆多者以萬數少者亦不下數千人除願充軍外餘皆給據放散所獲糧斛多者十餘萬石少者亦不下數萬除給散外盡皆焚毀契勘諸路招捕盜賊例有給據放散歸業之理今來偽齊賊黨雖元係朝廷赤子緣州縣未盡收復其給據之人實無所歸若令依舊歸偽齊州縣將來不免又被驅脅從軍死於鋒刃誠可矜憫今江淮閒曠土甚多見措置營田全少人夫可以耕作臣愚伏望特降睿旨行下諸將今後生

擒到偽齊賊衆除揀選廂充軍外餘人並管押赴江淮荆湖逐路帥司令措置分俵充營田使噴寔爲利便其所獲糧斛亦乞指揮務令愛惜或可保守或可搬運或可給散隨宜措置勿令焚毀以爲將來大兵就糧之資寔爲得策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偽地之民本吾民故歸是也然歸而使之致死於我且未免復死於鋒刃名生之實殺之也不若使之營田以養兵其所獲糧料愛惜恭收使大兵有所因而來歸者有以養尤爲得策

李又玄評

乞沿淮漢脩築城壘劄子

臣伏覩手詔車駕將乘茲春律駐蹕建康此誠至當

甚盛之舉也臣昨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建康爲措置之所當先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於江北料理營田葺治城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矣營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築城壘矣惟是沿淮如廬壽沿漢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畫臣願陛下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於楚張俊之於盱眙楊沂中之於泗使名城堅壘緜亘相望以張國勢以讋敵心又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漢深考古跡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塢牛渚圻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犬羊無侵突之虞龍虎有蓄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上策也夫守戰一道也能固守而後能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如奕棊之家凡欲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陛下既已斷自淵衷不惑不疑駐蹕建康以承天意矣伏望聖慈益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臣以衰病見丐閑散不勝臣子愛君憂國之誠輒復自竭冒昧以聞或有可採亦臣仰報聖恩之萬一也

守者進之基能固守而後能進戰可謂片言君要深考古跡要害之地如濡須塢牛渚圻

之類皆宜築壘屯兵是棊家令著今就寇欑此爲先務

李又玄評

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蘚奉使廻得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逮及凡在臣庶悉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詑者國家鍾九六之運變興有沙漠之行遵厭棄於人寰遂上賓於帝所徒抱遺弓之恨莫聞憑几之言臣民痛心天地改色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

道君太上皇帝聖繇天縱道本生知適遭䰟霧之悲
陵因致翠華之播蕩閱河萬里霜露十年荆野馳心
猶佇八龍之返使軺通問空羈九土之悲恭惟皇帝
陛下備極人倫敦崇聖孝孺慕不忘於宵旰深思欲
見於羹墻嘗膽枕戈夙講奉迎之計問安視膳阻伸
致養之誠罹此閔艱何以堪處伏望爲宗社之大計
副生靈之至情少抑聖懷俯從禮制冀昊穹之悔禍
乘將士之奮忠報不共戴天之讎神人所助建中興
復古之烈華夏來寧

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蘚奉使廻得大金國右副
元帥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
德皇后亦已上仙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
所逮及凡在臣庶悉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
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訖者天柱傾而絕地維日華虧
而流月魄翔際方於遐城尤軫慕於聖懷承命震驚
拊心摧殞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寧德皇后
體儷宸極德合坤靈上皇資內助之賢淵聖嚴母儀
之奉徽音流乎海宇懿範著於宮闈遭國步之艱難
從鑾輿而出狩惟備嘗於險阻致或爽於輿居間寢
膳稽莫遂九重之養傳音沙漠空遺萬國之悲恭惟
皇帝陛下夙蘊孝思永懷慈訓以富貴崇高而不得
盡人子之志以兵威強盛而未能報敵國之仇忽凶
計之遽聞諒至情之曷處念四海亂離之未靖曆兩
宮寄託之匪輕嘗膽有爲冀刷憑陵之恥茹荼雖痛
願寬哀慕之情用慰在天之靈是爲報親之義

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劄子

臣伏覩皇帝陛下以奉使何蘚回得金國右副元帥
書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

亦已上仙聖情追慕孝思罔極顏色之戚哭泣之哀
群臣不忍仰視傳於四方莫不殞涕雖遵國家舊制
以日易月而宮中自行三年之喪雖俯徇宰執百官
之請七降批答始以軍事方棘不得已而從之備彼
素幄聽政於几筵之側聖孝隆厚度越百王簡冊所
載未之有也臣聞之禮經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爲
匹夫而能復讎者前史美之況於萬乘之主乎金人
不道以其詐謀陵中國破都城邀兩宮以北狩而置
之漠北苦寒之野飲食衣服醫藥皆不得如意以至
此大故此陛下不共戴天之仇也訃音之來旣不以

聘又以朝廷新有武功始遣使回其報函問皆其姦
計豈誠意哉遣發使人奔問諱日奉迎梓宮在人情
固不可後然或從或違麗其度内皆未可知臣恐議
者又以此爲敵人之真有害於吾自治自疆之術則
在朝廷不得不先定其策也自建炎以來爲和議所
誤專務退避國勢日蹙主威日削失天下者太半方
幸近年天啓宸衷悟和議退避之非爲治兵進討之
計天聲漸振虜僞震懾將有恢復之期儻或緣此墮
其計中小不忍以亂大謀則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昔新城三老說高祖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高祖聽

之三軍縞素爲義帝發哀率諸侯東嚮以誅項籍而
漢楚勝敗之勢遂分今陛下詔屯邊將士不用舊例
盡爲道君太上皇帝舉哀其策得矣臣聞將士感憤
至有感哭達日不輟者人心戴宋追思道君太上皇
帝恩德久而不忘於此可見臣願陛下順人心承天
意益廣孝思施之行事枕戈嘗膽修政攘戎以報不
共戴天之仇以刷中國之恥一飲膳一寢興無不以
兩宮大故爲念則必有合於天人之願者矣匹夫之
孝感動天地至有魚躍于冰筍生于冬者而況陛下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聖心感格
所欲其有不從者哉臣以愚直荷道君太上皇帝知
遇雖嘗抵牾終不棄捐奉迎南都恩撫甚渥聞問哀
慟不如無生惟有孤忠願納之陛下故敢罄其狂瞽
不避斧鉞之誅妄有獻陳伏望聖慈不以人廢言與
五六大臣深議而力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金人以生道君而猶可言也既要駕則奇貨巳矣乃又奔問計日奉迎梓宮復以市董之柄倒授敵人此何爲者兵法固有激士心之情而用之者將士感哭達日積激深矣不圖其情而用之而幷爲仇從高宗于是乎爲不子矣　李又玄評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紹興七年公在江西上

臣綱言伏覩都進奏院報車駕以二月二十七日進

發巡幸建康府者乾旋坤轉共知天意之回雷動風
行頓覺皇威之暢御六龍以于邁屯萬乘於要區三
靈歡欣四海呼舞（中賀）竊以江左之形勝莫如建業之
渾雄自昔稱帝王之州於今爲東南之會控引淮海
襟帶江湖豈惟民物之阜蕃寔乃舟車之輻湊玉麟
神璽晉以中興虎踞龍蟠吳資用武兵戈之後王氣
方隆皇帝陛下慨閔步之多艱偶常都之未復因其
天險濟以人謀高祖之困關中戰必勝而攻必取光
武之保河内利則伸而鈍則蟠赤縣神州行遂定都
於河洛靈川沃野聊茲臨幸於江山方將張皇六師

震疊中土駕馭貔虎羽屠鯨鯢掃蕩殘之氛埃葺宗廟之鍾簴恢復故境再臻太平而臣誤被寵恩濫當閫寄雖長隄新庭竊慕於常丹顧重鎮上流有懸於温嶠心馳魏闕莫參鴛鷺之行地近日邊益傾葵藿之志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臣伏覩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延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剪大憝刷耻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埊風鼓竦抃踏踊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

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開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東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况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之彼與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假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

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惟然敗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

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强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既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强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稔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

應之以我之無虞待彼之有虞則戡亂定功從不再籍夫何難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為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為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衰病尚庶幾未填溝壑獲覩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矣

通篇欲高宗以立志為先末段欲覩高宗恢復中原舒憤千古以自畢其戰守之志願意在筆先故不覺文情之周匝也

自建炎至此十一年始有中興氣象帝亦謂十餘年訓練士卒今始可用公乃汲汲以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為言未幾而秦檜得政專主和議政事不修賞刑不信而宋遂厭厭人殺矣噫公何見之之早也

論舉直言極諫之士劄子

臣伏覩二月九日手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諫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有以見陛下克謹天戒思聞讜言銷弭變故以彤中興之運甚盛德也臣竊考西漢舉賢良文學之士詳延于庭如董仲舒公孫弘晁錯之徒不過對策一篇指明時政得失至本朝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始有進卷及試六論乃對延策其六論題雜出於經子史注疏之間所以求卓識洽聞之士號為制科其得人如富弼張方平夏竦皆致宰輔其次如錢易錢明逸孔文仲武仲蘇軾蘇轍兄弟之流皆為名士論議有補於國家然制科之舉貫穿古今汪洋浩渺非強記博識積以歲時未易能究其業所以朝廷近年復置此科未有應令者無足怪也今者陛下以天變之故詔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臣深慮有司拘以進卷六論牽制舉者難於得人無以仰副陛下咨訪闕失寅畏天戒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

睿旨將今來所舉直言極諫之士與免進卷六論然令對策于廷仍於制策內許其展盡無隱庶幾直言嘉謨得以上聞其進卷六論自以待應科目之士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不必遠召將帥劄子

臣伏覩陛下駕御將帥恩禮兼隆至有不遠千里召赴行闕者燕射錫賚賜與優渥此誠足以得其心而用其力也將帥荷眷遇之厚爭先望天光而聆玉音竭蹷造朝惟恐居後此亦臣子之至情然臣聞古之善為將帥者非有大事不去屯所文帝欲勞棘門灞

上細柳之軍則親臨之凡以三軍之命係於主帥機
事之來間不容髮使帥不在軍敵人覘而知之卒有
警急何以應敵今將帥既輕千里而入覲又有進對
燕犒之留連邊境有廪誠不可不慮伏望聖慈留神
深念自今非有大謀議不必遠召將帥如有獎賜之
恩遣近臣即其軍中可也庶幾將帥得以畢精盡慮
爲陛下敵愾禦侮以圖恢復將來武功告成中國又
安之後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朝夕進見體貌有加[illegible]
敢不作則遣使以訪之惟陛下所幸耳愚慮所及[illegible]
昧以聞死有餘罪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乞屯兵江州防秋奏狀

臣竊聞思患預防與事來輒應者利害相去甚遠平
時不思爲預防之計及事至而應豈不誤國家大計
耶目今僞齊之兵爲劉光世擊敗於淮淝之上其餘
破亾殘黨散走嘯聚往來於淮西之間蘄黃兩州既
有岳飛等軍屯駐鄂渚分布策應照得蘄黃兩州與
江州實爲對境蘄黃即江州之脣背江州即江西之
咽喉也萬一敗亾之卒批亢擣虛延入內地使不預
爲之計臨時緩急調發於他郡則受敵之際旁需救
援豈不誤事況蘄黃等州與江州煙火相望通淮之
路大小十數馬行不過三四日步軍不過七八日便
抵江西若無屯駐軍馬防托要害受敵必速他郡救
援非月餘不至何益於事臣竊謂淮西之舒蘄與淮
東之通泰事頗相類京口無兵則無以護通泰九江
無兵則無以援舒蘄舒蘄不守則江西受敵矣臣已
依指揮將江西等州兵將許臣勾抽照得江西盜賊
已漸寧息將逐州所屯駐兵勾抽一半起發分布控
扼所有一半仍舊屯駐討捕盜賊未盡之處其隸將
兵雖例前去差撥竊慮逐州占吝不爲發遣兼掌朝
廷差到李貴步諒人兵皆在虔州措置盜賊相去窵

遠緩急難以勾抽沿江一帶險要去處並無人兵分
布防守況車駕駐蹕建康如江州等處最爲上流重
地又與去年防秋事體不同理宜分屯大兵以爲控
守劄兵必已行下措置本司並不曾被受指揮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早賜詳酌施行

京口無兵則無以護通泰九江無兵則無以
援舒蘄是扼要語　李文玄評

乞益修政事劄子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沴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
誣也政令和平合於民心天應以福雨暘時若而爲
豐歲此和氣致祥之效也政令乖戾咈於民心天應

以災水旱極備而為凶年此乖氣致沴之符也豈凶之本乃在人主心術朝廷注措之間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焉可不懼乎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離失業殍踣相望陛下軫念之深不遑暇食親灑宸翰勸誘賑濟其所全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稔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意民間之有蓄積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歎

閭里愁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廣歲且艱食人情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然則陛下欲消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則旱暵必復為豐年矣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王化復行雲漢之詩是也安知旱暵之災不為中興之資乎願詔朝廷益修政事凡所以賑救民災給足軍食者早豎素備無待倉猝取具臨時方今強虜憑陵僭竊窺伺屯兵淮上以為控扼欲進則未能欲退則不可聞口待哺於縣官者數十萬人平時運餉已極勞費歲一

不稔將何以給之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備裕則民財匱矣二者如鐵炭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今也兵之數不多於前時而養兵之費十倍於往日死生來去無籍可稽上功行賞無實可考轉資遷秩者動以萬計廩祿之費又不知其幾何也開端者不可復斂放行者不可復收日益月加無時而已天地之生財有時人力之理財有限而度量不立於其間養兵之費有增無減坐致耗屈竭出於民謂之有政事可乎此

臣之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者也夫政事立然後財用足財用足然後軍食給軍食給然後民力寬民力寬然後天心格天心格然後和氣可召而為豐年此臣所以願陛下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為先也臣偉察天時俯揆人事今日誠為危急存亡之秋惟陛下念宗社生靈之重圖為善後長久之策留神邦本天下幸甚臣以衰病屢乞閑散將歸山林不勝憂國之情輒復自竭陳其大畧以瀆天聽如聖心尚有所疑願賜清間得以展盡底藴為陛下詳言之瞽瞽狂瞽仰酬大恩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燕雋如輯
筠陽戴國士初士較
宋　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嗣玄評定

論淮西軍變劄子　紹興七年公在江西

臣據舒蘄江黃州探報酈瓊叛逆擁淮西全軍并都督行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僞齊沿江州郡人情惶駭此誠不測之變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者也臣請爲陛下條陳之劉光世治軍素無紀律遇敵輒

避衆所共知不爲無罪然其所部軍馬皆陝西西蕃部落招降巨盜及簽軍漢兒渤海之流最爲麗雜烏合光世御之以寬頗得其心平時不至散叛已爲不易去冬賊騎侵犯淮西光世初雖左次以避敵終能逐旆而成功朝廷因而撫用激勵士氣亦足控敵一面乃輕從其請罷兵柄而授閤散將士觖望遂生攜貳此措置失當者一也既罷光世帥權即當預選武臣之有威望智略者以爲之代使將士悅服人無閒言則一軍安矣乃遣呂祉以參謀總師分守不正不足以蒞軍事名望素輕不足以厭衆心號令賞罰亦有不合其宜者馴致變亂豈無自而然哉昔人有云每一發兵頭鬚爲白此言用兵之難也祉以書生驟得官職意謂功名可以唾手而取輕當委寄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坐使叛將得成其姦此措置失當者二也王德酈瓊在光世軍中皆號梟將德以嚴猛失士心瓊以姑息得衆情平時已不相能易帥之後自當分置他軍以絕閒隙乃使共事以成忿爭呂祉又不能駕御而調和之宜其生變此措置失當者三也初光世一軍老小盡寓太平宜城將士遷屯廬壽限以大江足以繫累其心非小補也自今夏經火災

之後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悅衆而不知有攜手同歸之虞術亦疎矣此措置失當者四也王德擅離職守奔歸行朝正當權將之宜歸罪于德械繫有司遣使撫存軍中喻以禍福必有忠義奮發安衆而解紛者衆情既安瓊必遁逃借有從者不過部曲耳密諭鄰境諸帥出兵遮截邀擊於要害之地瓊必成擒不務出此而急置宣撫制置使剛臨以重兵是趣之使去也生靈遭屠戮官吏被驅擄數萬之衆一朝失之誰任其咎此措置失當者五也軍旅機會間不容髮措置一失禍患隨之而況五乎深可痛惜試舉其說自

艱難以來所乏者兵西北將士尤爲難得以百金募一卒以萬金養一士未足爲多十年之間疾病死損所餘幾何今一旦而亾數萬之衆棄撫育之恩歸仇讐之境此深可痛惜者一也舍我歸彼賊勢益張朝爲君臣暮爲仇敵如李成孔彥舟閻師古輩我不能有反爲賊用致死於我可不悲乎酈瓊將士備知東南曲折秋高馬肥爲之鄉道以擾江淮寧不可慮此深可痛惜者二也朝廷屯重兵於江淮以爲藩籬倚此一軍控制廬壽盡卷而去藩籬決矣何以補之折東補西愈見疎闊姦逆窺伺强暴憑陵喪威辱國自

取予侮此深可痛惜者三也近年議戰士氣稍振去冬累捷國勢浸强將定恢復之謀漸成中興之業而以措置失當之故亡此全軍使忠臣義士扼腕憤歎此深可痛惜者四也此端一啓人各有心後來將帥何以號令此深可痛惜者五也書曰雖悔易追語曰既往勿咎此雖措置失當深可痛惜然既往之事不可復追臣願陛下鑒前失以圖將來而已所謂鑒前失以圖將來者降罪己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一也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二也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三也採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四也堅聖心之守而勿輕變五也遇變而懼修省以應之其說固多然在今日莫先於此五者昔明皇幸蜀中道將士有散叛之心明皇下哀痛之詔諭以誠意衆志乃定德宗遭奉天之變所降詔令武夫悍卒聞皆感泣李復京師故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所謂降罪己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天方艱難深闕成功之所正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兩年以來經營恢復蓋亦勤矣然卒未能收尺寸之功今一朝以措置失當之故人心攜離士氣沮喪豈可不相時之宜暫

輟攻取之謀且爲固守之計靜以待之俟人心漸寧士氣復振然後可以行師順時而動以迄天誅所謂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天子所居上憲乾象紫微之宮三光之廷皆有藩垣以拱衛宸極行幸之所尤宜嚴備以待非常今陛下巡幸省方駐蹕建康而禁衛單弱朝廷初不留意近聞楊沂中劉錡皆以殿前中軍及侍衛馬軍司兵出戍淮甸外重內輕誠可寒心肘腋倉卒何以待之明受之變商鑒不遠所謂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在今日爲不可後也昔秦穆公歸自殽作書以自誓其

言曰尚猶詢玆黃髮則罔所愆又曰如有一介臣斷
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
亦職有利哉夫黃髮之臣其經歷久諳之則利害必
審好善之臣其忌嫉少容之則薦進必多方召以元
老壯猷而興周房杜以持衆美效之君而興唐職此
之繇也夫專任乃能成功而偏聽亦能致亂顧所以
聽任者何如耳漢唐之初以專任興秦隋之季以偏
聽亡是以堯舜之世任賢勿貳任欲專也明目達聰
聽欲廣也方今虜僞竭張將士離散天下危於累卵

陛下得不廣聰明爲扶顚持危長久之計乎所謂稽
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在今日爲不可後也自古創業
中興艱難之際叛將不能無也在高祖時有若盧綰
陳豨在光武時有若劉寵盧芳在太宗時有若輔公
祏王君廓德宗奉天李懷光叛之肅宗靈武康楚元
張嘉延叛之晉遷江左蘇峻祖約叛之惟能因時制
變旋即討定故不足爲患今淮西一軍數萬之衆一
旦叛去固不爲小變若能應之於後亦未足爲吾害
也或謂虜僞得吾叛將因而用之決須深入建康去
淮南不遠勢恐難安是不然韓世忠兵屯淮東張俊

揚泝中兵屯淮西岳飛兵屯上流不下數十萬人又
有長江天塹之險若能撫綏將士措置合宜號令得
所賊馬豈敢深入倘以一時之變而議退避則車駕
一動大事去矣所請堅聖心之守而勿輕動在今日
爲不可後也帷幄之謀必有勝筭愚臣私憂過計不
識忌諱激於忠憤忘生觸死冒進狂瞽然臣聞天地
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
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
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
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

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
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
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
最今日之可憂者臣以憃愚夙荷眷獎每思竭盡以
報大恩第以人微跡疏無階自致遇事輒發罪當萬
死伏望聖慈哀憐孤忠留神聽覽倘有補於萬分之
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塵瀆天聽臣無任惶懼待
罪之至

小帖子

臣續據探報酈瓊驅擄官吏兵民老小凡二十

餘萬人北去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
并帥臣等並爲所執統制官喬仲福張景劉光
時等死之此豈小變未聞朝廷別有處畫臣以
疎遠初不敢論列再三思之當艱危之際仰荷
重恩嘗蒙詔許令入告若不盡言實負陛下然
臣前件劄子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憂憤所激情
迫言切難以復處藩方已別具奏聞乞賜黜責
或俯會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伏
望睿察臣近准都督府劄子招收淮西回易官
兵已差都承旨張宗元前去措置臣竊以宗元

之行何異於呂祉更望聖慈詳酌淮西軍事只
委制置使楊沂中爲便伏乞睿察

中興方有其端而酈瓊忽叛士氣沮喪真可痛惜然岳韓張楊精兵不下數十萬勢猶足以自固何至洶洶蓋喝遷自遑屈方其幸建康圖恢復規模氣象真足有爲曾幾何時勇往與王倫備來遂以詔諭江南爲名竟隱忍受之而不知覆何強弱相尋之遽也所謂主和議者借謂一有蹉跌以借其說忠定公之言于是乎驗矣

劉光世軍無紀律遇敵輒遁議者乃與岳韓並稱何不倫也

呂祉雖有不足以馭鄰瓊使瓊得叛去然被執至爲境能下馬罵賊竟死國難其節槩有足稱者

採衆哲之言而勿偏聽聖心之守而勿輕變是救時急着天地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是千古至言　李又玄評

奏陳利害劄子

臣近者不量短淺輒冒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
瀆天聽夙夜靡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既赦狂瞽又
降璽書特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然
臣竊見都進奏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宮觀淮
西之變浚實有罪責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
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愚竊以爲不然試爲陛下
陳之昔王恢設馬邑之謀欲誘匈奴擊之事既不諧
武帝以造兵謀本出恢動大衆而無成功不誅無以
謝天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德事也何

則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畧何如耳易象有左次無咎
之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詎以一失遂害大計黃
觀秦穆之用孟明拜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
收功於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爲無失也今
浚之罪乃在於志廣才疎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
而專於自用不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
攜離捨我就敵以此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爲比
咎其始造兵謀則是因噎廢食懲羹吹虀以細故而
捉大計恐非策之得也方今彊虜憑陵僭逆窺伺國
勢未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爲自彊之計則

何以安宗社保生靈固邊疆禦外侮徒以措置一失之故遂欲盡棄前日之所爲歸罪于始造兵謀者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言忠義之臣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荆襄連接川峽韓世忠張俊岳飛吴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爲弱去冬敗劉麟劉猊之徒其衆用兵未爲不利徧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明紀律徙諸軍家屬於江南以便糧餉教戰艦水軍於沿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且爲固守

之計和協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復不察此理經變故而亟動搖使外寇得以乘其間隙譬猶弈棊前著既差後著復錯是謂自敗欲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頃年嘗因賊馬入寇淮甸獻陳愚計以謂退避之說不可行於今何哉前之爲寇者金人也利於擄掠得所欲即還師今之爲寇者僞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翠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鴟張將安所定止哉謀蒙採擇特降褒詔今日之說亦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爲逝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走者屢矣然卒與成功者皆舊臣也借使身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其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浚者今此論奏亦非爲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謀之喻深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聽則大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言死有餘罪臣以衰病累請宮祠未奉俞允遲來犬馬

之疾益深將塡溝壑已別具奏乞骸骨以歸山林貪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之志雖在畎畝豈敢彈忘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王恢設馬邑之謀無故而挑强敵漢武誅之是也若金虜則破汴都劫二帝辱六宮奴隸族自有天地以來中國之辱未有甚於此者此而不注意治兵一洗振古所無之恥則何以自立於天下臣民之上耶王恢有罪無功張浚功浮於罪忠定第欲深明浚不宜害故不得不以王恢之誅爲失策耳

言者之罪浚意不在浚也欲借浚而以退避講和之說進也公之救浚亦意不在浚也惟恐其因浚而使退避講和之說行也

以漢高喪師屢跳不誅罪良平爲喻極確

李又玄評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當靜以待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蓋為自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畧而未詳今聞朝廷以梁汝嘉知平江衙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俊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如此則是移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於所關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為陛下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間高祖雖屢

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有河北繇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虜偶乘之誰為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為限隔使馬疾驅數日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逼還而之臨安又退而之會稽又退而之閩粵極矣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幸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貽後患以自趣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江表

者必以淮南為藩籬屯重兵於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符堅石勒宇文拓跋之盛不能陵踐凡以強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繇是觀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俊既去盱眙楊沂中又去廬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酈瓊之叛屋宇倉廩置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淝則舒蘄光黃一帶無兵可禦决須退保是賊無亡失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失淮西與之共長江

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備人情震駭一患也
薤貨不通粮餉皆匱二患也濟渡多端難以控扼三
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州縣蝟
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爲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
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爲急淮
西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趣廬壽前日以劉光
世全軍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地
與敵以爲背脇疽根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
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務自固者此也前日
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將士攜離捨我歸敵

非細故矣萬一因此擧華移罪將士召還以致不可
勝言之患是措置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
勤不詳思輙喜言謀謀不可數也臣觀朝廷自建炎
以來每失機會其謀多矣譬猶奕者前著雖差後著
猶可救也著著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爲之寒
心臣愚竊思所以爲今日計願陛下深體藝祖之用
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
三四大臣益尚所以自固之策遣張俊全軍進屯廬
壽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粮餉命韓世忠兼保盱
眙而留楊沂中以衛行在詔岳飛分屯江池以保上

流沿江有備則國勢亦粗定矣前日朝造車船戰艦
所費不貲竟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
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
縣擺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刺手背
爲水軍差官統領分隷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
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熾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
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徐圖善
後之策捨此不爲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
聞之書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
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天子作民父母必有保民

之心然後衆心忻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
能相固也昔先主去荊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
或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弃之說者
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猶如此而況於天
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爲先則雖弱必强中興
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蒙褒納
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數覆之時復進苦口逆
耳之說言或可採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
而行之庶幾有補萬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
漢高祖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畫策勤

必有功然勸爲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葉者轅生也勸都關中者婁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者田肯也必有衆謀乃能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里之外乃有所聞輒獻聽說仰裨廟謀尚庶幾於數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幸甚

用兵以作氣爲主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千古用兵第一義當時趨場非有警急之報徒以一叛將之故遽弦自驚望風退屈此何爲者甚矣闇君之不足與有爲也

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屏蔽固而後江南可都自六朝已然矣我國家定鼎金陵宿重兵於池河而留諸衛半在江北亦是此意乃無故而撤張浚楊沂中之兵是自撤其籓而與仇敵共長江之險也其可乎

以保民爲先是王佐之言以良平推廟堂而以董公轅生輩自比得進言之法　又玄評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契勘臣近累具奏聞以衰老疾病乞罷帥權除一宮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令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感戴天恩涕泗橫集臣雖衰病敢不黽勉自力用忘疾憊以圖報萬一然臣所管江西一路實爲上流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障閩廣接連荊湖自江以北控引淮西去僞境不遠豫章九江興國三郡縣地千餘里皆係要害去處虔吉筠袁等州素產盜賊蜂屯蟻聚千百爲群不可勝計而自近年以來帥司所統軍馬盡爲諸將之所兼并器甲錢糧席卷一空臣到任之初蒙朝廷差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比因盜賊猖獗又蒙指揮添差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不多仰賴朝廷威靈兩年之間招捕群盜凡數十夥幾數萬人逆者誅鋤順者惠來幸悉寧謐惟是防冬以捍大敵之具闕然未備誠可寒心近日探報虜僞增兵駐陳蔡潁昌臨汝諸郡與舒蘄光黃對境相望間遣步騎渡淮作過初無重兵可以捍禦九江興國沿江一帶又無精卒爲之控扼新經酈瓊之變籓籬疏缺人心動搖萬一虜騎奔衝有

南牧之意何以待之今年防冬非去年比而本路空虛軍馬單弱與去年無異如臣一介書生蹤跡孤遠豈敢虛任重責積憂成疾恐誤國事屢此乞身非得已也今者既蒙聖恩未忍棄捐尚使待罪籓方以備驅策自非披誠控告君父洞照幾微審量事勢補那兵將假以權宜使得竭犬馬之力圖尺寸之補則何以仰副使令庶無罪悔敢陳愚懇冒瀆天聽伏望聖慈曲賜矜察特從所請所有防冬合行事件謹畫一條具下項

一本路或有賊馬侵犯理當隨宜措置倉卒緩急

之際有難待奏報者欲乞一切防冬事件特許
臣以便宜施行訖奏聞
一本路元置安撫制置大使司差兵二萬人近年
撥付都督府及分隸諸將瀰奔失徙並無留者
雖蒙差到中世景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不多又
以虔吉筠袁等州盜賊殘黨之故分屯彈壓不
可輟那目今防冬之際勾集使喚全然缺乏夫
以一路十餘州縱千里之地與敵相隣日夜窺
伺防守之職責在帥司而不畀以重兵徒有其
名而無其實雖使廉頗李牧爲帥亦不能有所

施設而欲付一書生使之談笑却敵安能
有濟倘或兵將足用使令不乏臣雖不才殫竭
駑鈍臨機制變庶幾尚可爲朝廷獨當一面以
保上流不能則繼之以死所甘心焉使無兵將
虛受重責則一死雖小臣實惜之至於敵至而
避懷印遠遁但爲身謀不爲國計則非臣之素
志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差撥可用軍馬五七
千人與見管之兵相兼使喚庶幾不致誤國方
今朝廷新失淮西之兵非不無缺乏兵將然摘
那應副於當用之處有不可已者伏望留神幸
察
一本路江州最爲重地自昔六朝皆屯大兵號名
臣以居之吳則陸遜東晉則溫嶠陶侃誠以控
扼上流不可與他郡比也今方車駕駐蹕建康
九江尤爲要害雖嘗降旨令岳飛分兵屯泊至
今未聞有至者夫兵貴合不貴分然兵家常
勢至於要害之地當分兵控扼使敵人不敢窺
伺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是可一哉近年九
江爲馬進所據朝廷遣大兵攻討幾半年僅能
克之今舒蘄光黃並無捍蔽使虜騎奔突占據

九江則江東西必大震擾其爲患非淺淺也伏
望聖慈特降親筆趣飛分兵疾速依近降指揮
屯駐江池以固上流之勢事不可緩
一東北流移之人布滿江西其間多少壯可用者
無業可歸迫於饑寒類多失所朝廷近降指揮
令招充闕額禁軍誠爲得策然必令刺填洪州
軍額一隸軍籍卒無脫期非人情所樂遂致無
願就者流遷轉徙潰叛或流爲盜賊誠可矜憫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招充義兵只刺手背
日加訓練聽本司使喚所有錢糧本司自行應

副支給候過防冬具人數申取朝廷指揮實施
利便
貼黄
臣契勘建炎二年虜騎自武昌渡江侵犯江西
當時但為退避之計官省慨行御臣亦避兵民
莫有統率之者遂致洪州殘破最為慘酷撫吉
筠袁皆被其害紹興元年李成馬進占據九江
自筠及洪賊勢猖獗朝廷遣張俊統重兵以破
之賊馬遠遁保全一路以至今日繇是觀之退
避之與進討其效可見今本路自兵火之後六

七年之間涵養休息漸復承平舊觀萬一虜偽
乘間南牧欲退避則不可欲進討則無兵不知
朝廷使臣何以處之委一路生靈及財賦根本
之地置而不恤使虜偽得以占據未見其可也
若謂賊未必來及淮上有兵如去冬之捷雖來
未必能南渡皆出僥倖豈可數哉如臣晝一所
陳皆防冬所不可闕及審度朝廷可以應副者
方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與三四大臣熟議早
降指揮如朝廷以為不必遣兵實難應副責
乞簡會臣累奏所乞或先黜責施行伏望睿察

所謂虜騎犯江西宮省既行御臣亦避者蓋以金人入寇高宗命津遣六宮及奉元祐太后如江西朮知太后在洪州遂趨江西劉光世屯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渡江無知者虜薄城下光世引兵遁屯南康金人入江州遂躡大治趨洪州太后聞警出城而江西制置使王子猷棄城走金人遂陷臨江筠袁撫吉等州太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輿走虔州僅得免金人遂還屠洪州慘酷極矣夫江西內地也使九江咽喉之地劉光世能固守勿失縱虜豈能蹤躡至此乃使六宮流離數州糜爛光世失律之罪其足誅乎後世乃與岳韓並稱不亦辱忠貞而羞撐天之烈哉此論世者之所以必考其實也　李又玄評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除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
謝恩祗受訖者分閫踰年莫著蕃宣之效奉祠得請

由蒙保護之恩感涕無從競懸罔措中謝伏念臣謬膺
藩使素乏材能徒有憂國愛君之心曾無過身防患
之術屢封上達每罄愚衷函部俯須屢叨屏奬夫何
牴忤自取悔尤積有煩言憒憒蓋高之聽事無實狀
難當濫惡之辭豈敢辯明但祈照察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以慈為實體道宅心推善貸之深仁廓納汙之
宏度致茲盛德施及孤蹤臣敢不省循致謗之繇克
謹保身之戒攀援並絕方屏跡於山林祝頌情深
遙因於香火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四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宋人李春燁如輯

筠陽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論使事劄子　紹興八年時公退居長樂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爲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

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凡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暨于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群臣推戴允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爲神民萬物之主一紀于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久建之計群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爲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遷二聖鑾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不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對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仇猶當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讐之名愼固封守選練將帥以爲自保之計觀釁待時動必有功傳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讐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幣藏爲虛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荐至乃建詔諭之號

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爲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未艾也臣聞忠信爲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爲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諏謀度詢必以周爰爲言使不忠信爲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爲者市井駔儈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甘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

以奉迎梓宮爲指而屢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
術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
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
愚料之勢爲此名以逞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
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
布須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
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
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
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
以稟令受詔爲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

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
卑以天爲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
民則以遇赦該恩爲幸倘朝廷宣布須示郡縣則天
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
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爲諸侯曰藩臣天
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來藩稱臣稟其號令
則事不在我而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
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
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迫而欲
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
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置屏蔽保
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爲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
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
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
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
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
之則無有既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又爲兵端以爲
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
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
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

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
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
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
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
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至
身衣疎布誘率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
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比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
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
帛運漕不絕舳艫相銜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
可用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爲而欲

北面以事仇讐并受此屈辱也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繇布衣奮歷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詒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讐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冊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爲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爲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强敵號令賞罰皆不繇已出

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爲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强弱弱者必服於强故太王事狄句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爲不然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句踐身入吳以爲臣僕僮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

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哉爲此說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爲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謂秦帝則諸侯皆爲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新垣衍請不果帝秦而秦師爲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荆州勢搖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爲孫權畫策謂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

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返禍爲福轉敗爲功胷中了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爲脅制之術顧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苻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爲語擾方危迫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畧則無貴於智者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無積累統緒之功唱爲和議者紛紛趣慶目前而不以後艱爲念以致今日之陵僭非偶然也忠義之士

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顧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聽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但欲卑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議和之說謂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為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他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

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為宗社大計萬機之餘長慮却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或稟正朔易服色趣朝會標誅賞盡取較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國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太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

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為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覩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為所制身危國蹙必至於亡而後已與之絕則國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仇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若憤然改圖正仇讐之名辭順

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為存未為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甚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卻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勿遣降哀痛罪己之詔深咎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切至以激厲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邊離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音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強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為國進賢俊退佞諛修政事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

而沓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弃如弁髦土梗何則彼爲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爲事也陛下視金人之於我孰與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猶不足信而况復故境歸侵疆乎惟智者可與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爲未然願降臣章與群臣之有智略者慮而圖之勿爲卑見之所惑勿爲黠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時乎時

不再來臣言可采陛下斷而行之勿疑以爲議論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惟陛下裁察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酈瓊之變以己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詔獎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謂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聞有一言及之者犯臺諫之惡厚誣醜詆以無爲有群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叅術龍拙臣之爲幸大矣蒙垢忍辱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聽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胡澹庵上高宗封事其言可謂切矣公此疏尤爲沉痛澹庵諫臣也故多憤激之詞公大臣也其爲慮周其愛君篤其言激而婉迫而可思然澹庵封事膾炙人口久矣此疏秘五百年至今日而始洩之真千古快事也宋之興衰强弱一言而決在和使之通與絶而已與之絶則直仇賊之名作士民之氣興兵選將可以轉危而爲安與之通則仰愧宗

廟俯愧士民身危國削必底于亡而後已夫主和議者不過欲劉豫其君已耳豫今何如何有于我雖欲求復以江南數郡地王我不可得而况欲迎還梓宮規復舊宇乎公之言危痛至此而猶不悟噫蓋惡之心人皆有之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一與魯仲連折新垣衍之意同王倫復爲金人所留欲以爲晉平華州都轉運使倫不從遂縊而死倫似非叛宋者然尊死耳倘能以死爭詔諭江南之名豈不爲中國重計不出此乃與虜使偕來張虜焰而羞中國後雖不爲虜用竊之以死竊不足以贖其罪若倫者可謂不善處死者矣　又玄評

辭免知潭州第三奏狀　紹興九年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新除知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大使特降詔書不允者仰戴天恩募深感

竊臣聞人君知人而善任則足以成功人臣奉公而
服勤則足以稱職各盡其道非相為賜也臣以散材
遭逢休運蒙陛下起於罪戾閑廢之中付以方面兵
民之寄者屢矣德厚恩深每欲黽勉自竭以圖報萬
一而以迂疎之故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洞瀆宸聽
卒不能有以少稱知遇之意此臣所以夙夜感歎而
不遑啓處也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湔洗畀
以帥權雖陛下日月之光幽隱必燭而微臣螻蟻之
跡踽踽靡容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
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

者有以窺陛下也顧臣區區之進退如雙鳧乘鴈之
去來何足少多然數年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
任使之明實有繫於國體況臣衰病日加精力凋耗
積以憂畏心氣不寧豈可復當上流重鎮之任伏望
聖慈察臣精誠非敢飾說辭難簡俞臣累奏追寢成
命依舊外祠以安愚分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
之至

謝免荊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宮祠

表

顯天請命方賡雷電之誅稱物施仁遽霈雨露之澤
祈恩益腆撫已增慚中謝伏念臣少也過庭嘗聞詩禮
之訓晚而遇主濫陪宰輔之司雖迂疎素乏經世之
遠猷而周慎常謹律身之小節坐羅讒毀皆出怨仇
馬援謗深誰與辯明於薏實羲之誓苦但期終老於
蘭亭豈謂大君未忘一介起於閑地付以名藩而臣
景迫桑榆衰先蒲柳憂畏甚矣直類傷弓之禽疲瘵
憊然久抱負薪之疾既不獲黽勉以承命又深懼稽
遲之速辜夙夜靡遑進退維谷念父母之於厥子惟
疾痛之為憂而天地之於群生俾飛潛之各遂力布
錄中之懇果蒙從欲之私琳館優游尚叨厚廩海邦

深遠仍許便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宅心用人
惟己不違簪屨之舊物每賜記憐尤矜樗櫟之散材
曲加芘覆致茲孤陋亦獲保全臣敢不克戒暮途益
修素履甘山林之寂寞一洗五十七年之非憑香火
之因緣上祝億千萬歲之壽

附建炎起居表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御名言神京不守坐失金湯天旆啓行越在草莽凡
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憤之情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
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遊神穆清宅心昭曠洪

堯舜之遜禪濟國家之艱難方交兩宮之歡未享四
海之養鄰邦犯順戈戟暗於中原帝座移居鑾輿幸
於朔野神人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師權莫陪蹕
御迫羣臣再三之懇請謂大寶不可以久虛勉徇羣
情嗣守神器瞻行宮而廓及慕慈訓以增懷輯睦師
徒冀宗社之可保撫寧方夏佇車駕之言歸謹遣通
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

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

臣名御言戎馬荐興環日纔而布列帝都不守致天步
之艱難萬國悼心三靈失色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

首恭惟孝慈淵聖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體堯舜
之聰明十載東宮令德聞於海寓踰年南面仁政浹
于寰區適當嗣位之初而致鄰邦之寇割地增幣以
生靈屈已而講和擐甲登陴為廟社忘身而固守金
湯失險羽衛啓行致翠華之蒙塵瞻紫微而移座華
夏失庇神人疇依而臣叨據師徒莫陪羈靮迫羣臣
之懇請嗣大寶以撫臨仰遵勤儉之風庶格中和之
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整駕南還尚冀敵人
之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雱奉表起居
以聞二表不激不阿使人悲痛

宋李忠定公奏議附録卷之十五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人李春熙皞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筠陽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公移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綱伏覩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探報敵人
窺伺承楚如州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綱於
十月二十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

獻三策自福州入急遞投進今來又覩進奏院報韓
世忠統全軍於承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
遣大臣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江應援車駕已起發
進臨江上撫勞諸軍竊惟朝廷當危急艱難之秋爲
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貳不疑毅然親征
將士用命捷音來路廟謨克壯虜勢退屈誠可爲天
下大慶然賊情狡猾戎事方棘機會之來間不容髮
綱輒敢竭其愚慮陳十事以獻伏望鈞慈特賜詳覽
有可以裨廟算之萬一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
勝幸甚

一宜防備生兵綱窺觀僞齊劉豫招誘叛潰驅河
北河東陝西之民挾帶虜騎侵擾淮甸聚糧既
久備則僞齊聚糧於淮陽宿遷縣入寇亦早性 甚久爲入寇之計非一朝一夕年
虜騎南牧多以春冬之交今僞齊 以冬初入寇比之往年爲早 倘然有窺伺
江左之意今既王師屢捷挫其銳氣勢必遲留
境上乞師金人萬一有重兵繼來我以疲乏之
兵當新羈之馬則將何以取勝宜命諸將蓄養
銳卒更進迭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於諸路摘
那精銳鞍馬以爲游師之計庶幾可以捍禦
一宜防備海道綱窺聞僞齊劉豫於登萊等州多

造海舟又於楚海等處擄掠客旅舟船其用意
非淺也方冬月風便之時勢須驅使山東之人
自海道犯浙東一帶瀕海州縣則害腹內之民
擾矣然自海道來者必皆步人實不足畏朝廷
既遣兵將分屯明越以備不虞而沿海州縣巡
尉弓兵數不爲少合之則勢强分之則勢弱宜
命帥司并提刑司團結成軍於要害地提布控
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巡綽捍禦許以將
來事定重與推賞不爲無補
一宜防備上流綱窺觀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繇

上流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
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
東晉以來必屯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荊南岳
鄂九江一帶雖無他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
復爲我有上流形勢倚之爲重襟帶荊蜀控引
江淮下瞰僞甸真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帥
統重兵以鎮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
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俯窺此最
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綱窺觀金人累年侵犯四川其意

蓋以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山川險固
將士用命僅能保守今賊馬南牧擾我淮甸安
知不別遣重兵窺伺川峽道里遼遠號令難通
都督既已不行兩宣撫不相節制邈然一方深
可憂慮宜命信臣早臨撫之布宣威德不失機
會庶幾四川生靈有所依怙國勢賴之以安非
細故也
一宜保據淮南綱窺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畫江
之言蓋爲劉豫之計今賊馬南牧雖未必敢窺
江左其意决欲盡得淮南深慮兵交使在其間

原缺第五葉

復有畫江之請朝廷欲舒目前之急或遂許之
則大事去矣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
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所以為藩籬者盡
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
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
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
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畫江之請慎不可許宜
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遁將來措置淮南當
於兩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路揚州為帥府屯
重兵為根本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濠泗壽

春淮陽沿淮一帶諸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
初朝廷應副錢糧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邊有賊
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乃可召人歸業
漸次葺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
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議攻討之
策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
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備不幾於
倒置而虛設乎願廟堂熟計之

一宜調和諸將竊聞師克在和不在衆將帥不
和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剛果有所

者使率其部曲充御營使司使喚更不隸屬諸
大將下使軍容奮張國勢益隆誠今日之先務
也

一宜廣儲糧食竊謂用兵以糧食為急糧食以
飛輓為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捍禦勢或持
久則糧食不可不廣為之備訪聞湖南米斛百
錢江南東西歲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
命江湖廣行收糴措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於
建康鎮江轉漕淮甸以給諸軍庶幾倉卒無乏
絕之患若止仰常賦深恐緩急不免科須米價

翔踴民力重困惟廟堂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竊觀大江限制南北實為
天險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瓜
步孫權以舟師拒之見旌旗戈甲之盛歎曰生
子當如孫仲謀權告以春水方生疾癘將作操
乃還其後曹丕南伐見波浪洶湧吳師有備亦
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班師繇是觀之據長
江之險撐要害之地置戰艦水軍使形勢相接
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豈敢輕犯
我哉何則彼為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主客

之勢既不相侔北人所習又非其利真東南形
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江左而累年以
來不聞措置設險之策使敵人得以窺伺玩歲
愒日於閑暇無事之時邉遽震恐於倉卒擾攘
之際有險而不議所以守之者可以爲而不爲
真可惜也荆湖間車船乃唐嗣曹王皋遺制其
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挾以雙輪鼓蹈而進駛於
陣馬又仁宗朝修武經總要該載古今戰艦之
制甚備願命荆湖須降式樣於沿江諸州使之
製造召募水軍統以將佐逐時閱習可以爲長

久之利非特應一時之急而已天下無不可爲
之事勿謂緩不及事而遂置之天下幸甚

一宜措置楊么綱昨任荆廣宣撫使日招捕群盜
數萬人惟湖北賊楊么據重湖之險非有戰艦
水軍未可攻討嘗具楊么本末申奏謂此賊不
可輕是時朝廷已罷荆廣宣撫司特降指揮令
綱節制湖北荆南同共進討方措置間綱蒙恩
罷任朝廷委制置使王瓔同兩路帥臣措置迨
今未聞殄平勢頗猖獗蓋此賊非陸地群盜之
比據重湖環千餘里出沒不常其徒皆舟人漁

子便於操舟又有潰散兵卒竄其間以教之戰
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往往不利屯聚持久則
錢糧之費不貲今又淮甸警急朝廷不免矯那
兵將則此賊之勢又復鴟張未有掃蕩之期爲
吾牽制非細故也宜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
入俟其抄掠則隨宜擊之分兵屯瀕湖諸邑使
之不得使漁種植以絕其糧明出文牓揭近上
首領姓名重賞捕之許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携
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後可圖兵以緩爲速
如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今其徒既衆必示以

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酋首必欲盡殲以堅
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廟堂裁處
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
必賜以兵威乃可使之自歸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右相張德遠浚也

綱竊以主上躬膺智神武之姿有知人之明所以待
遇相公倚成恢復之業者信任之專古所未有相公
蘊王佐之才有不世出之略被受眷知願捐軀以徇
國者精忠之誠遠追古人憤彊虜之憑陵恥逆臣之
僭竊悼二聖鑾輿之未還憫中原生靈之塗炭深謀
遠慮圖此武功此固十數年來天下士民之所傒望

者也然而適當草賊之餘財用匱乏民力凋瘵不取於民則調度不足取之過甚則人心驚疑正在斟酌損益之間使軍不乏興民不告病乃爲得策聊殫淺短之慮庶幾萬一之得以裨廟筭伏望鈞慈特賜采擇謹具下項

一綱所過衢州竊見都督行府劄子須降官告勸誘上戶進納文臣自宣教郎至廸功郎武臣自修武郎至承信郎價直各有等差計錢六十一萬貫內宣教郎六萬貫廸功郎一萬其餘升降各以萬五千貫爲率契勘自來進納文臣止於

判司簿尉遇有功賞官即轉入右列蓋所以淸流品重名器也今以京朝官許之進納恐失本意又上戶之家雖有物力安能目前具六萬緡以買一官若分科衆戶則此官當使誰受綱謂不若以一宣教郎分爲六廸功郎倣此以行則上戶易於出財人情樂於入仕州縣勸誘不至費力又無輕名器之患就不得已之中此爲長策仍於諸郡量減分數庶幾不至騷擾易於趣辦伏望鈞慈更賜裁處一轉移之間便成好冊勸誘易從而名器不濫

綱契勘本路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物帛剗延元降指揮立定分數從第四等已下折納價錢依自來條限起催蓋優饒下戶易於催納今承都轉運司公文准尚書省劄子勘會本路合發折帛錢元責限三月椿足欲督責兩漕臣摘催日下並要起發盡絕奉聖旨依仍展十日省依所展日限合至四月十日了足今來正是蠶麥未熟新陳不交之時本路洪吉筠袁江撫州興國臨江軍皆係災傷至重其第四等已下人戶多是官中見行抄劄賑濟之人難以預行催納如州縣遂急於上戶催科將來下戶卻合入

納本色顯是重困除已申奏朝廷乞將本路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其餘州縣自依今來立限指揮庶幾災傷下戶得被實惠不致逃亡更望鈞慈特賜照察

一綱竊見諸路應副岳飛錢米並津般至鄂州交卸勢須先有重兵屯駐及修蓋倉庫安頓去處又自漢沔至郢州千有餘里密邇僞境須得軍馬防護糧道乃可無虞綱竊以謂不若且於鄂州椿管候將來大軍進發泝漢江有備乃可旋次措置津般實爲得策更望鈞慈特賜裁處〔

一綱竊見自軍興以來取於民者非一條官告給
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色
甚多當此旱災之餘民力已困誠願朝廷講求
理財之道救弊覈實開闔貿遷使不斂於民而
用度足乃為長久之計伏望鈞慈特賜垂念
一綱近因入劄子論兵家利害妄意朝廷措置有
未盡善者近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議論迂
疎誠不足裨補廟謨之萬一姑盡其拳拳之忠
而已輙錄副本拜呈伏望鈞慈特賜詳覽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 李尚書諱光代公為江西安撫使

綱竊觀六朝於上流重地必擇名臣為之帥守使自
為家計乃能鎮撫一方屏翰王室皆有實效不事虛
文私竊慕之故自到豫章以來修築城池為可守計
創置營房使兵民不相雜處繕治器甲修造官府倉
庫措置財賦蓄積金穀團結軍伍招捕盜賊皆幸稍
稍就緒庶幾古人之萬一少副朝廷委任之意今具
下項
一修築城池
洪州城池北面尤為闊遠皆係荒閑田地無人
居止又城外一帶盡是漲沙高與城齊可以下
瞰城中若欲為可守之計其勢不得不修治因
朝廷有覆臧指揮具奏條陳利害且乞給降空
名告勅等得旨給空名告勅五萬貫自去年收
買木植燒變塼甓等至今春興工止是本州廂
軍壯城及他州剗刷到兵卒共五百餘人漸次
修築至夏末秋初方借寺觀莊夫以助工役日
給錢米月有犒設皆大使司辦給並不支用漕
司經費至十一月半畢工為城七百二十丈壕
與城等為樓櫓一百二十餘座計七百餘間為
城門十有一所計三十餘間器具皮籬砲座等

并舊城皆一新未嘗調發民戶一夫無顆粒分
文歛於民者用新塼百二十餘萬口皆自置窯
燒變及今塞戶高價攬撲皆有數在工房可稽
攷也泰發到豫章日願一登新城按視及登舊
城以望漲沙方見栽減利害之不謬 泰發郎李光字也
一創置營房
洪州自兵火之後營房並無存者廂禁軍與民
雜處不可鈐束兼得朝廷指揮每歲防秋許勾
抽本路隸將不隸將兵按閱使喚亦無寺觀屋
宇可以屯泊不免建置營屋大使司支錢與諸

州收買木植及令諸縣根括戶絕拋棄屋宇拆移改造置營房三千餘間並係瓦屋除撥付本州廂禁軍逐營外造各軍營房一所五百餘間見今屯泊諸州及步諒軍馬使司工房及洪州公案皆有圖籍具在可稽考也

一繕治器甲

大使司元降畫一撥兵二萬人自近年以來並撥付都督行府及岳飛下去年春乃無一人一騎留者併與器甲軍須一切席卷而去綱去歲到官簡視甲仗庫空空如也因奏朝廷乞降告

勅以漸製造督責所作院嚴其課程又分委諸州製造逮今已積三千餘副金鼓旗幟弓弩刀槍之類率皆新置又以格式造戰船戰車三勝弓合蟬弩等皆有名色數目在工房願案發因暇日試閱視之

一建置官府倉廩

洪州素無吏舍止以設廳前廊屋爲之難以簡察因規度都廳之南造吏院三十間以居群吏卻以設廳前舊吏舍分置甲仗激賞營田儀從添賜等庫下馬門外舊皆草屋爲造房廊數十間收其直歸公使庫州學舊未全備爲增修兩廊齋舍等五十餘間大豐倉自兵火後全無屋宇爲造新廒八座計四十餘間以貯大使司并常平司米斛前此並無教閱之所爲造新兵射廳及閱武堂防城器具之類不可無安頓去處爲造東南壁及西北壁防城庫兩所共四十間無館賓客之所爲置侯參謀宅以充行衙見今照路分居止皆有數目在工房

一措置財賦

洪州前此財賦所以匱乏者非惟以年凶民貧

用度廣之故不治其源使之然也諸縣者財賦之源置而不問每遇緩急窘迫之際乃召縣令使之耳認應副豈非倒置乎綱自到任將諸縣合納窠名錢一切根刷見各色將本縣合支用之數分撥窠名存留應副外自餘并諸司錢物並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違限者治之又每季因通判行縣委之刷例只此源源而來不絕官吏軍兵請受並按月排日支給軍衣之類亦前期椿辦不闕月椿錢最號難辦本州應副岳飛月六千餘緡田邦直月一千二百餘緡養申世

景兵月九千餘緡凡一萬六千餘緡此皆的確
不可闕者今月椿庫常有二三萬緡見管蓋緣
中間力申朝廷理會裁免每月折帛錢三千餘
貫及撥到發運司二分錢及朱墨勘合錢等所
以粗有贏餘又每差使司回易官載米斛前去
湖北回易兌撥應副岳飛軍中既有利息又省
脚費此不可不知也綱去歲初到官日大寧倉
米止有四石六斗軍資庫錢止有二百餘貫今
錢貫米數頗多於前日春衣錢亦已椿下二萬
貫幸取倉庫都曆及稟支曆試閱視之

一蓄積金穀

使司金穀頗有積蓄未嘗有毫髮歛取於民者
皆係措置回易均節用度收拾失陷所致近交
割與權官錢約計七十餘萬緡米計八萬餘石
州縣之數不在是也亦常具數申奏朝廷近聞
有金字牌撥錢二十萬緡銀二十萬兩金三百
兩赴江州椿管聽候朝廷指揮取此猶可若再
取即不堪命矣所以積蓄得此錢米者蓋緣每
每力申明朝廷若一切委隨則掃地皆盡矣於
中米尤可惜去歲初到升百三十秋得一稔升
十數文寸積銖累以及此數若不妄散以陳易
新可以常爲洪州之根本非細事也洪州歲用
米八萬餘石而所得耗米止及其半何以支吾
此亦須有以處之方欲申明洪州聚三司官吏
數倍他州而所得耗米絶少何以能給謂如安
撫司漕司吏自當責辦一路宜於吉撫等州耗
米多處約度應副乃爲長久之策更在裁度也

一團結軍伍

大使司初有兵二萬人至去年春尚有數千人
朝廷撥與岳飛遂無一人一騎留者綱自行在

乞得申世景軍將帶前來纔及千人其後累乞
兵于朝廷止是關送都督行府及乞兵于都督
行府報云候有警急日遣發然竟無一人一騎
來者既而有淮上之撓僥倖少安自今年春以
盜賊紛擾之故屢次申陳蒙朝廷差到李貴步
諒軍馬各千餘人今秋並勾赴本司教閱以申
世景將本軍爲前軍貴和仲將諸州起發隸將
不隸將兵爲左軍任仕安將洪州禁軍爲中軍
李貴步諒各將本部兵爲右軍後軍共六千餘
人團結教閱軍聲粗振然其間如申世景李貴

步諒之軍多西北人差可用如本州及諸州兵
但可張聲勢耳此五統制者皆一時之選更在
有以駕馭激勸之也

一招捕盜賊

本路盜賊屢爲最吉撫筠袁次之去年到任之
初遠方人但聞逆一前宰相爲大使意謂統兵
必多往往泯服其後屢守孫佑邀功生事致屢
寇已受招安者遂起幾破吉州賴本司遣兵襲
逐破之後歸巢穴然所遣不過數百人群盜寇
見鮮少遁相效學紛紛不已延及撫吉筠袁亦

有竊發者所幸將士用命招捕一火了當又措
置一火方漸衰息至秋初得張丞直來守虔州
相與商議措置又得朝廷差李貴步諒兩軍前
來渠魁如周十隆謝小鬼等悉就招撫如劉宣
熊定李安靜等悉就擒捕凡招捕過群盜六十
餘火其間每火有至數千人者皆有人數姓名
在刑房亦嘗開具申奏今一路盜賊有名字者
者悉已净盡大抵江西民俗獷悍輕生喜亂有
仇殺之風全在巡尉得人於其微時用心緝捕
無使滋蔓則亦不能爲大害也要當使之服業
田畝而無科須之擾廼爲上策耳

前件八事謾以塊聞亦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之意幸冀照察

公爲當一任艱難傥擊財之時無不爲經久之計不特爲洪州造福而已公初到洪州時錢粮軍馬器甲缺乏如此一歲之內掃蕩虔吉群寇修集城池宜愈加缺乏乃錢米充牣至此豈有神鬼輸運不過一念忠誠遂算無遺策乃使公不安其位而去宋事尚可爲邪

申省措置酌情處斷招降盜賊狀

契勘官軍自來討捕盜賊有招降有脅降雖同謂之
降而事體全然不同或聚集徒衆官軍未易敗獲或
保固險阻官軍難以攻取遣人齎發旗牓入賊說諭

供狀赦伏聽從號令解釋器甲束縛槍杖依限出參
有悔過自新之意此招降也招降則當免放從前罪
犯一切不問首領量補官資徒黨揀選使喚待之與
諸軍一等若或官軍已臨賊陣决可擒獲及與官軍
已入賊巢逃避無所乃始祈哀乞降保全性命出於
事不獲已此脅降也脅降則當以便宜酌情處斷其
有久爲頭首累受招安長惡不悛及殺人衆多情理
巨蠹之人自合依舊處死及有隨隊劫掠不曾殺傷
之人合從斷配若是驅虜入隊爲賊負荷不曾劫掠
作過之人合從釋放上項脅降即難與招降一例放

免今來本路從前脅降到賊並不分别遂致兇徒無所懲戒方其嘯聚徒黨初謀作過之時已謂官中必須招安可無後患恣情刼掠無所忌憚及至官軍圍捻不能自免又便出降給據放散安然無事至有朝受公據散歸田里暮持槍杖放火殺人遂致兇徒遞相倣傚一火纔了一火又生無有窮已本司今將近來討捕到賴漏八捌三十四熊清李安净等諸項賊火徒黨内有脅降之人用所得便宜指揮依前項措置酌情處斷外伏乞更賜詳酌如得允當即乞指揮行下見有盗賊諸路帥府悉依施行庶幾事歸一體

盗賊有所懲戒漸見衰息

申省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盗賊狀

七月十八日准樞密院七月一日劄子臣寮上言臣竊以虔州地險民貧風俗獷悍居無事時群出持兵私販為業自軍興以來嘯聚為盗招捕殆將十稔終未殄滅臣深求其故乃知招安之後田業荒蕪耕種不具州縣救目前之急不暇存恤又督逋負宿惡乘之相煽愈固加以巢穴深遠山多瘴癘官軍怯於窮討有司疲於供億往往以招安為便殊不知官其首領餘衆何歸朝廷若不嚴行措置與時鄰境悉應相率從賊患益滋矣臣愚過計欲乞汀州常屯兵千人循梅州各屯千人虔州屯二千人間歲更番每遇猖獗併力掩殺仍擇守令專意撫存失業之人如此則良民有以自存頑民知所畏憚庶幾兵可罷而寇可銷矣候其平定瑞金乃諸邑上流增以軍使之額邑宰兼之留屯千人委帥司擬差本州將兵四百人他州六百人險防此微選驍將主之庶制其命俾不復萌意實永遠之利也取進止奉聖旨令李綱連南夫張致遠相度申樞密院劄送綱疾速施行綱契勘虔賊積年止是冬月農隙之時相率持杖往廣東販塩

以圖厚利後來漸次於循梅等州村落間刼掠得牛畜錢帛歸家使用廵尉不敢誰何徒黨漸衆遂犯州縣至建炎四年宫省移在虔州陳大五長嘯聚作過當時官司措置無策賞罰失當土豪有物力之家往往嘯聚結集報復讐怨頭項漸多州縣不能制禦遂結滋蔓以至今日雖遇豐年亦不衰息其說有二一則虔民賦性獷悍喜於為盗易為結集動以千百為群互相刼掠凌逼州縣不畏刑法不顧死亡循習成風不以為怪異於諸路盗賊二則自近年以來專務招安官司失於措置有以誘之為盗謂如招安到賊

火首領盡補官資放散徒黨其徒黨中桀黠者又復
糾集徒衆自爲頭首以俟招安復得名目遞相倣傚
無有窮已其招安出首領雖已補授官資或與差遣
多是不離巢穴不出公參依舊安居鄉土稍不如意
或資用闕乏則又相率爲盜以此滋蔓雖痛遭屠戮
亦不改悔竊恐爲患未艾今來朝廷欲措置虔寇不
過招捕兩事臨以重兵有以制其死命然後可以招
撫務令措置合宜乃爲得策何謂臨以重兵有以制
其死命今虔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東三路界首
置立寨柵爲三窟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軍

既退則又復團聚中間遣發軍馬卒於不能窮討正
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其不能散逸且捕
且招威令既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
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爲首及徒黨桀黠之人盡
赴軍前使用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綱昨曾陳情
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務捕
虔賊蒙朝廷許令本司辟置然至今未敢辟者非惟
難得其人亦以本路軍馬單弱不足以副都統制之
名故遲留至今如蒙朝廷遣發防秋軍馬使本路兵
勢稍壯方可辟官充上件差遣使統三路之兵協措

置虔寇數月之間必見就緒既以兵力招降乃可使
之遠去巢穴以消永久之患應招安到賊火除放散
脅從羸弱之人外其頭首及強壯桀黠之人並令解
發赴軍前使喚頭首與補正官資及其餘強壯人並
與刺手背分隸諸軍下使喚若能用命立功優與施
賞或又作過必殺無赦其不能復改逃亡復歸本土
之人許諸色人捕斬籍沒田產編配妻子以係累其
心使知爲盜之無益自然不敢復爲頭首則虔人喜
爲盜之風漸次可銷昨韓世忠既破范汝爲其頭首
及強壯人並將帶隨軍前去所以建州數年無盜賊

之虞者正以措置得宜至於盜賊衰息之後又須縣
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
復業安於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爲樂土此尤不可
後也綱昨嘗奏請辟置虔州縣令已得指揮許辟然
至今猶未敢辟奏者實以虔之諸縣多是瘴煙之地
盜賊出沒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
不願就又難強之使行令吏部注授者既不肯赴上
見任者又皆欲省罷欲其究心職事撫字遠民消革
盜賊之風未易可致欲望朝廷優立賞格將來辟置
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

京朝官與轉行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與轉一官其士
賊平定之後並與蠲免租稅已前欠戶並免催科庶
幾官吏盡心民庶安業復有承平之象所有乞將虔
州屬邑分置軍壘屯兵一節見行相度別具供申外
謹具申樞密院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虔寇偪近吾鄉至今爲梗存此使弭變者采焉是亦公經籌之深也　李文玄評

申督府密院關具沿江州縣合控扼處乞軍馬防守狀

契勘本路西接湖北東連江東北與淮南對境去僞
地不遠沿江州縣渡口險隘去處自來防秋皆合行

措置控扼前此數年本司蒙朝廷撥到兵二萬人可
以分布使用如江州興國軍皆屯重兵武寧分寧諸
邑亦有軍馬近日兵將盡皆撥隸都督行府及岳少
保軍中所存無二十分之一今來秋氣已深應合控
扼之處並無兵可以防守雖朝廷遣兵屯戍淮上可
以保障然預備不虞兵家常理亦本路近年舊例不
可頓闕若沿江三州軍有兵可守緩急別無他虞則
其餘州縣皆可保全所有防守雖合用兵數至多今
來止望朝廷依累降指揮量行差撥五七千人本司
隨宜處置庶幾不致闕事今將沿江州縣渡口及險
隘合行屯兵控扼之處畫圖貼說繳申朝廷都督行
府乞賜指揮差撥應副施行今開具下項

一沿江合控扼州軍
洪州　江州　興國軍

一沿江控扼縣分
洪州武寧縣　洪州分寧縣
江州瑞昌彭澤縣　江州湖口縣
興國軍通山縣　興國軍大冶縣

一合控扼險隘
武寧縣界狗咬口　瑞昌縣界泉口

一合控扼渡口
李家渡　馬家渡　富池口　洪雪洲
磁湖

右謹具申樞密院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今歲寇猖獗于豫楚之間江西防扼不可不周悉兆見以周知阨塞而爲之備亦周慮之急務也　李文玄評